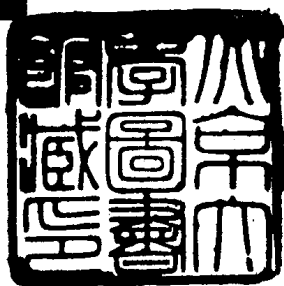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八九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九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鴻苞四十八卷（二）〔明〕屠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元儀刻本……一

鴻苞四十八卷（二）

〔明〕屠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元儀刻本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充苻泠玄校

古今風俗

談者謂方今風俗婬靡甚於前代余曰不然考秦漢魏晉隋梁唐宋元季君臣宣婬豪右驕汰宮室車騎衣服飲食器用聲伎僕妾讌會田獵之盛至於無有紀極而淫縱泆蕩破義踰檢之事亦往往遠於人道之外方今法律甚嚴淸議更重人矜名節家遵繩檢衣稍華則市駭行稍僻則巷議即有一二汰而不檢者尚知懼法畏議而不敢大肆君如二世隋煬臣如梁冀似道士如杜牧元禎民如廣漢元寶近世皆無之則以我　太祖高皇帝蕩滌腥穢改闢乾坤規模宏遠氣脉深厚二百餘年來易澆漓爲敦龐昭代人物理學性命氣節文章

之士雲蒸霞蔚往往足以籠罩今古師模後代不爲不盛矣余所不滿於今之士大夫者在有町畦機械飾須眉情然覩前代之機險抑又甚焉漢唐而下無論即如春秋戰國之時以智相角以巧相傾自昔已然固未可獨歸咎於今時末流之趨也余又見方今士大夫秉素心執玄德以游於鴻濛之鄉者亦尚不少此又維持世道人心之砥柱豈徒自了其道作辟支獨覺之禪乎

世降

今士大夫之持清議賤風流類宋人道學而內行不備今士大夫之輕譴罰好直言類東海氣節而立名非眞此世道之所以降也

浮巧

甚矣人之好附而趨利也史言漢武帝好神仙海上燕齊迂怪之士爭搤腕言有神仙近世爲甚當塗好趨奉則爭媚色軟語嚪喈奔走以進當塗好財貨則爭輿金輦玉納賂通賄以進當塗好道學則爭寬衣博帶繩趨尺步聚徒結社高談性命以進當塗好佛老則爭言泥洹羽化虚無空寂機鋒玄解飾有道氣象以進當塗好功名則爭譚黃石

素書五兵三略攘臂請纓東征夷北討虜作英雄面孔以進當塗好簡朴則爭敝車羸馬麄衣糲食內或多慾外示清眞以進當塗好詞賦則爭誇雕龍繡虎人懷寸珠家藏片玉握管函牘以進水石幸投椒蘭遂緦因緣梯媒獵取榮利一旦時移事改大謬不然矣見貪婪饕餮者得利則不羞以身爲溝壑黃昏閉戶白晝攫人擾擾熙熙有同牙儈見清潔介特者得利則麾斥問遺訐首筐篚矯亢詭激始立名高而徐收其厚利及一旦呰窳誰無耳目人可欺乎見建言者泰山北斗位望隆赫則脂韋而效蒈桂軟曲而勉骨鯁爭伏闕陳言犯顏批鱗冀得一嚴譴而去凄涼一時榮華無已是何此時龍比之多耶劉向與欽永同朝劉蕡與李栖楚共列魚龍珷玉溷而不可復辯世道人情日趨浮巧可歎矣

化俗

南人習舟北人習馬秦晉壯悍楚越機鬼蠻方椎吉吳人文身俗不同也故聖人有化俗有因俗箕子封於朝鮮而朝鮮有禮泰伯居於句吳而句吳尚文孔子爲政而愼潰氏出其妻沈猶氏不晨飲其羊化俗也孔子之朱章甫之魯逢掖禹適祼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俗也俗不可卒化姑先因之久之則化矣既不能化又不能因而矯之則亂

聖人善化人然有不可化者水器圓則圓器方則方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草木地肥則肥地瘠則瘠是可化也鴝鵒不過濟貉渡淮則死是不化也故父如堯舜不能化朱均子如大禹不能化鯀兄如姬公不能化管叔師如程子不能化邢恕

吏治

甚矣吏治之難核也瑕瑜隨乎毀譽毀譽根乎愛憎如其愛而譽之也嚴刻則曰精明選耎則曰仁厚疎懶則曰簡靜躁擾則曰任事剛愎則曰勁直姱婀則曰恭謹遲鈍則曰有度儇狡則曰有才鄙陋則曰朴忠泆蕩則曰倜儻又或曲護其短而別求其所長如其惡而毀之也精明則曰刻核長厚則曰懦緩安靜則曰廢惰任事則曰煩擾勁正則

曰剛傲高朗則曰疎闊端嚴則曰迂腐清廉則曰矯激豁達則曰疎放細謹則曰狹陋爲善則曰好名又或掩蔽其長而文致其所短美惡在其轉移好醜視其唇舌黑白雖欲不混淆不可得也余嘗貽書友人曰兄清白吏勤心苦行不減陸績吳隱之乃以悃愊無華七年不遷見世之貪婪狡猾者家已猗頓身仍大官嗟乎當事者奈何忽諸夫鑑惟空也而後須毛不混矣衡惟平也而後銖錙不

爽矣在上者欲旌別吏治必先自清心寡慾而後
可

核實

人之才性有深沉厚重者其德玄遠其器鎮定退然常不欲爲天下先而當機應變不動聲色夫是之謂上善而中庸之徒亦往往遁焉淺中輕慮之夫遇事風生浸無成算至浮佻矣而英雄快士抗慨立斷世之椎魯者亦必以輕俊詆之是烏可不辨哉夫所謂深沉厚重者當其無事時凝然不動機來變起駛于風雨捷于

激矢矣若內存恇怯而外託沉重已則無能而自號省事不爲善亦不爲惡事關國家之成敗者退不敢任而曰吾不好名係一身之利害者尺寸而計之而曰吾不爲禍首脂韋淟涊而文以溫恭厚貌深情而目爲沉靜儌天之幸終身福澤當時盛德之稱歸焉此亦可謂之深沉厚重乎英雄快士明爽洞達則類于淺露英毅神敏則近于輕揚砥志好修有似近名勇於赴義有似喜事不知省人

淺露而心迹之皦如天日者亦謂之淺露乎薄夫輕揚而機事之貴于立斷者亦謂之輕揚乎好修則以爲近名名苟不好何不可爲然君子之爲善豈必皆爲名爲名者背人也勇于赴義則以爲喜事赴義不勇則天下之事誰當復任之乎大都善人吉士好善樂義自其天性有大利害不計而何計區區之小名遇事風生當機立斷而其先必有沉思其中必有遠識固非一無所主而孟浪爲者

也自好名之說興人不敢顯然爲善者而敢陰爲惡自喜事之說興而國家任事之人少矣奸人往往得志而英雄坐困是烏可不辨哉蓋其所關于國家者不小也此說盛行乃奸人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務眞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麐角寥寥哉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龍比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蕭譚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贋物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喆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人物以爲

大丈夫之事止於此而已不勝其脂韋繞指之心頭頂綸巾手揮玉麈忼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于之下亂矣談孔論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識者嗤焉夜光明月世不恒有假魚目以爲珠碔砆以爲玉則充肆矣余顧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眞乎

古今人不相及

古人仕宦則食祿罷官則歸畊此常事耳盖不獨清德之士爲然必都將相立功名乃或有厚產如房琯楊綰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光雖爲相猶然清約如寒士今士大夫一登仕籍輒朥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爲常不爲深怪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姍笑公廉骯髒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靡矣古今之人不相及一至於此有志者爲之於邑

風靡

遥奐柔滑近於温厚常得人緣而天道不與孤高峻潔一塵不染常合天道而人情多忤故胡廣馮道榮祿終身夏馥范滂坎軻沒世嗟乎廣也道也一時榮豔萬古淒涼馥乎滂乎半晌摧殘千秋景仰而闒茸庸夫往往以咿嚘嚀沓闒媚逢時位高身泰蔭及妻孥平居摸腹掀髯津津得意世人見其如此自非百鍊之剛有不隨風而靡者尠矣

知人

余嘗見世人好以一節而雌黄人物驟聞片語而定執品衡斯皆不虚心之過也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以帝堯之神聖而不知伯鯀以晏嬰之淵頴而不知仲尼以延陵之卓識而不知披裘以崔浩之淹朗而不知高允且晏子大賢人也崔杼之難誓死曲鉤相國之尊甘心湫隘狐裘服以三十年待舉火者周於九族逹輿亾之幾於陳氏

悟消息之理於爽鳩辭命足以親隣謀謨足以保國高介足以拔俗雅素足以完眞生平嘉言善行可稱者多矣而孔子獨取其善與人交之一節豈晏子可齒之實止此邪抑縱跡遼邈不盡聞也知人之難如此嗟乎鑑有昏明本之皮相之目則失眞情有愛憎索之萋菲之口則多枉人終身砥行而吾欲悉之几席之片言人闔戸銷聲而吾欲得之道路之浮語鮮不謬矣夫胎禽戢黑翼於尾元晦誤以爲尾黑蟛蜞八足二螯蔡謨誤以爲蟹物之皮毛猶難相也而况人之精神心術乎今之海内名賢甲以爲鳳乙以爲梟朝來一人之言夷齊暮來一人之言蹠蹻或賓客滿座月旦盈庭而雌黄互異臧否人殊狐裘蒙茸何所適從乎人之託生於悠悠之舌端難不難矣請從此絕口不復譚掩耳不復聽有志之士密砥潛修何問人知以俟天監

相人

余閒讀吳立夫韓蘄王花園老卒歌云蘄王手種紅錦花十載不掛鐵鋜鍜花園老卒守花樹睡著花磚聞曙雅白頭白盡身無事古塞沙場戰餘騎多士如雲足健兒一奇在腹終憔悴青銅萬緡滿地光寶函矯飾賜夷王宫粧粉盥去酣酒海貨珠琛歸壓檣王家舍兒驚吐舌御府珊瑚碎飛雪口猶乳臭却帳前叟鍱一翁嗟棄捐君不見天下英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頸血淋漓思鼙鼓史傳沉埋誰比數花落花開幾風雨余壯其歌梧風松月下曼聲歌之意氣慷慨遂投筆和焉中原胡沙漲天起汴城日落大旗靡翠華北去泥馬南坐擁西湖衣帶水蘄王徒步起行間百戰馳驅匇光駛金牌晝飛玉塞昏獄書一成岳侯死王也搤腕氣衝冠烏盡弓藏痛脣齒飄然角巾歸西湖自號清涼老居士湖邊花園春色妍亭亭百卉紅燒天

守園老卒鬓鬓短白日閒就花陰眠蕉鹿呦呦蝶栩栩石頭爲枕苔爲氈黑甜正熟屐聲響王來蹴起始矍然頭顱若此隙駒過長日如何只高卧相公勿輕灌園人渭濱垂釣淮陰餓龍泉補屐鎌刈葵閒却英雄無事做王歎此叟何氣豪與爾十萬金錯刀青雀樓船貫月上紅牙歌吹遏雲高少女如花雜賓從翁鬆白髮照錦袍口銜巨羅海霧捲手揮如意江風騷酒酣指點挂帆去鳴笳疊鼓凌波濤夷王倒屐迎上客匜地氍毹布瑤席光生珠貝鮫人探寒透氷綃龍女織趙氏璧玉連十城石家珊瑚高數尺歸來大犒蘄王欣豪傑計倪少伯倫胸中之奇聊一見遊戲仍卧花陰春吁嗟乎尉遲微時曾鍜鐵王猛不遇行負薪塵埃物色古所歎從此不敢輕相人昔季札行遇披裘翁見道上遺金呼令取之翁張目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子皮相者何足以知寥廓士也夫季

子達人其識宏遠矣猶以皮相失披裘庸渠知花陰老卒乃英雄乎曹公貌寢崔季珪儁若天人乃吏使英雄之目不歸季珪而屬牀頭捉刀者此使可謂不皮相顧反勝季子耶太公方困鼓刀妻尚不能知而求去西伯得之猶賴卜耳武丁得說則以夢帝亦謂相人難也毛遂不脫穎平原門衆人畜之固也厮養卒不御兩賢王歸終身厮養哉淮陰擊絮媼徒哀王孫飢耳未必知王孫千金之報

酬一飯可也丈夫顯則炎炎晦則寂寂李左車智能使信却不敢前信滅楚王齊功爍天壤左車謀適不用動烈卒無聞焉安期生若遇隆準公英略詎在子房下徐洪客儻周旋文皇藥師不足道也世民時又有丹霞子魏先生並負異人才知天命屬太原汶汶而去至今人無能舉其姓字宋藝祖時潘閬遇盧丞相難於弩箭下近世有人見之山中蘇雲卿與張魏公善雲卿視張公么麽耳公苦欲屈雲卿共事飄飄作冥鴻不下來而張公事竟無成以斯知古今英雄淪落山河沉埋草莽而無人物色者多矣要皆有數焉時遭陽九百六天命一人起而定大亂拯生靈必有爲之毗佐者軒后六相武丁一說皆獲之夢太公爲灌壇令龍神以告西伯畱侯應佐漢祖則黃石老人來教之鄴侯之相靈武則異人懶殘告焉中黃君鬼谷子之夢已定於布衣時稚圭兩朝定策則以手捧天者再

爲之兆英雄等耳而大數不屬雲臺無名則泯坳爲龍爲蛇道故委運矣雖然英雄遇則將相紀動殺青不遇則神仙登名石室世有眞人未肯以彼易此列仙傳大茅君之所以詫二弟裴諶之所以誇王敬伯者有致哉

皮相

非常之人非常人之所能用也彼其心包含元化其氣籠罩宇宙其才吐飲人羣高步濶視不矜細行豁達疎朗不修小名而庸人俗流動輒以局曲廉謹求之其爲人固已難知而又或參以私意加以忌嫉不至於摧破之不已也從古豪傑之士仰天扼腕常悲不遇非桓公不能用管仲非句踐不能用范蠡非漢高不能用良平非光武不能用伏

波非符堅不能用王猛非文皇不能用李靖如其不遇蹇叔由余徒資敵國安期生徐洪客棄在雲水可勝太息哉披裘公誚吳季子曰吾子皮相者何足以知天下寥廓之士延陵猶然況其它乎

清議

清議所以維公道名節所以厲人心然有敝焉伸節昭昭墮行冥冥匿情脐室飾詐廣庭矜虚名而略實際愛皮毛而忽性靈或立大節或持小廉凡有益於我之聲價者則爲之愛物則恐嫌於紛溷託介特以爲高同人則恐涉於瑕纇假溪刻以矯俗門以内財貨積於丘山而不之散曰恐後貧乏而俯仰於人也門以外患難積於丘山而不之問

曰恐人之不詧而議我爲有所利也養成聲望泰岱北斗而細詧其中或多敗闕焉太原氏謂新建霸儒夫新建猶然況下此者乎豫讓死智伯蔡邕死董卓用吾之心行吾之事首捐身次捐名心之所安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不韙如此其在赴義可知是乃所以爲古人也

藿語上

昔成周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後享國長久卒過其曆則以文武忠厚立國所滲漉培植國家之命脉深長也我　高皇帝驅胡元羶穢之氣而復吾中國帝王世世相傳之土宇得國之正超軼漢唐廓清之功高視千古規模旣已宏遠科條又復嚴密前代弊政無一不鑒戒而防閑以垂永久以故久安長治亦自剖判以來所罕見然無

徃不復無平不陂天之道也承平旣久隱憂潛伏詎止隱伏亦旣形見矣此豈晏安高枕時耶人心怠肆風俗呰窳國是舛錯邊隅失策皇天示警玄象著異水旱妖災所在以聞明者睹于未形况已形顯昭灼之若是乎及其未决未潰而防患救弊烏可不亟講也隆伏在田間蓬居藿食無當世之責然竊嘗叨爵秩食　君祿　廟廊之憂漆室之慮時起伏展轉於匈中不能已已乃抒愚臆陳鄙見著爲一論名曰藿語杞人憂天誠過計也尸祝越俎良非分也然其意則足采矣

一曰識氣數夫好生者上帝德也帝心詎不欲天下千萬世又安有治無亂哉良繇太極之理不能不墮於氣數一墮於氣數則有陽必有陰有善必有惡有成必有壞有生必有死有治必有亂天下之萬物簸弄旋轉於其中不能遁焉雖曰氣數使然其實人事爲之也人事得而善積和氣醞釀感

召天降禎祥於是乎治人事失而惡積沴氣醞釀感召天降妖孽於是乎亂人事不能常得而無失是以天下不能常治而無亂治平之久假令人事無失天下何由亂亡旣已亂亡矣如有至人起而救之立躋治平以是知氣數不可諉而人事之爲要也氣數將趨於亂人不知省悟而顛謬乖錯以應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若有至人知天下治平之已久禍亂之將興而急急修道德立政事美風

俗淑人心動絕瑕纇舉無缺失豫復隍之憂嚴衣袽之戒天下之事日以萬全則禍亂不至而郅隆長保矣上帝之心豈謂治極而亂氣數必然不可以人事挽回人事修於此而禍亂生於彼萬無是理矣商太戊之世祥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不可謂非氣數太戊修政明禮早朝晏退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孰謂氣數之來不可以人事挽回哉夏商之衰也則生桀紂周室之衰也則生幽厲

漢室之衰也則生桓靈晉室之衰也則生惠懷唐室之衰也則生敬昭宋室之衰也則生徽欽而其間又生奸臣宵人以助成之是誠氣數使然若當時人主惕然警悟憣然省改而急修人事以挽之喪亂未必立至也昔人云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造命也若動輒聽命而諉之無可柰何則無爲貴人事矣

一日輔主德人主者四方萬國之極也譬之一身人主者心也四方萬國者四肢百骸也心正則四肢百骸皆理心亂則四肢百骸皆亂此必然之理也人主深居九重君門萬里行一善事則四方萬國父老子弟聞之而鼓舞慶快讃頌聖明行一失德則四方萬國父老子弟聞之而搤擘惋惜仰屋竊歎主德無瑕朝政修舉百官奉職萬民樂業四夷賓服雖有莽操大奸潛伏草野好亂樂禍窺伺覬覦而君德無失朝廷有道自足消折奸萌抑絕

非望無隙之可乘何變之敢圖盡皆老死草澤作耕鉏租稅之良民矣如其君道多失穢德章聞忠義腐心豪傑解體奸雄乘之而生心焉天下始有事矣秦始皇吞六國一四海而暴虐好殺斬木揭竿盜賊蜂起王莽盜漢鼎篡大位而兇殘擾民人心思漢敗不旋踵宋藝祖欺柴氏孤兒寡婦陰圖篡謀陳橋猝變盜取周祚此不在奸雄操莽下而既得天下之後忠誠待人仁厚澤物閭閻赤子戴

其仁恩武夫徤將消其驕悍遂以傳祚數百年夫以人臣一旦爲天子名義不正人心未附而能修德行仁天下帖然歸之而事以大定何況守成人主憑藉先澤苟德義不闕恩信有加天下之治豈不泰山而四維之哉上下古今其世運昌隆皇路清泰者必其主德休明也其雲擾鼎沸縣寓喪亂者必其主有昏德也夫人一身寧有神明憒亂而肢體得安又寧有心君泰定而舉動乖錯者哉今

輔養君德在二三講幄儒臣　隆聞經筵日講第記誦舊文成說塞責於　主上之前文有格字有限格限而外不敢多設一語多譚一事所陳說務選穩妥庸熟套語以進其間稍涉侃直觸忌諱者絕口不敢以譚相沿既久莫有變更如是而何以長　主上之聞見聰明而充養其德性乎願列在講筵諸君子自此以後奮然相約務以納誨輔德堯舜吾君爲已任講說書程而外與　主上從容譚敘

人主如何則聖如何則昏天下國家如何則治如何則亂清心寡慾勤政愛民則世饗治安而君介景福荒淫燕樂縱肆苛虐則民受塗炭而主逢憂災凡往事之得失古今之興亡四方之風俗民間之疾苦君位之艱難人心天命之靡常罔不劇譚詳論以悚惕省悟　人主驟而若是似駭聽聞人人進講日日皆然漸習而安之不覺其入　主上日惕正論則非僻潛消日聞古今則識見愈練達四

方之風俗則壅蔽之患不生識治忽之無常則防保之心自切君德成而治安可久矣講讀侍從諸賢柰何而不一念及此乎

一曰開延攬千金之子或幼失父母之教俠邪亡賴日挾而誘之逸游荒宴不親師友不近正人頑鈍桀傲罔知義理闇於世務口饜粱肉則不知有藜藿翳桑之夫身披綺紈則不知有懸鶉敗絮之子長其惛心不至濩落不已庶民之家尚然何況

人主生長璇房瑤室受饗玉食錦衣居則繡罽行則珊輿妃嬙靡曼御其前麗豎貂璫侍其側耳不聞愁苦之言目不見悽凉之事心不關敗亡之憂身不經饑寒之苦酒色之足以損年壽昏暴之足以喪國家誰則告之四海之遠九州之廣即愁歎遍於閭閻謗議煩於衆庶奸賊伏於草野憂禍興於衽席又孰從而知之是以人主須日與天下臣民延接無論宰輔近臣從容賜坐講論移晷雖疏

遠小臣芻蕘賤武工瞽厮役嗇夫奴隸皆得至人主之前親覲天顏應接謦欬於以咨諏治理勤求善道訪問民間之疾苦考核吏治之得失曉暢世務洞悉人情身居九重而明見萬里位處殿陛而燭照蔀屋善惡是非不得昏其鑑危亡禍敗日以惕其衷主德之所以聖哲而國家治安也明目達聰此不惟古聖後哲王爲然漢之人主坐便殿小臣袁盎乃得至其前引卻愼夫人之座又降顏與

嗇夫而談應荅如響唐主從容與來朝縣令談論風俗治道君廣虛懷事無壅閼歷代若此獨秦奸臣歎紿二世云令人主深居宮中羣臣罕得見其面如是尊貴上下隔絕耳目不通然後惟吾所欲爲而莫之忌此亡秦之轍耳今　聖明之朝事事超越前代而獨此一節乃襲秦舊何也古帝王詢及芻蕘工瞽而今則殿庭輦轂臣僚終其身不得一近龍顏接天語古帝王延見縣令小吏訪問治

道風俗而今則輔弼大臣公孤元老不得常見見則敬憚威嚴不敢仰視又安能披肝瀝膽盡言抗論乎故隆以爲當今急務主上宜數御便殿延見大小臣工開顏霽威問以政事令臣下務得以盡言職事所關不必大臣貴僚即冗散小吏亦或召至御前人臣得被容接光寵遭遇亦勸下作忠之一助也凡御經筵日講儒臣講課之後　主上亦須訪問政事辯難義理何嫌娓娓詳悉講官擇語

而談　主上拱默而聽徒取了事塞責誰罷退矣此何益乎人主温顔接下虚懐受人益成其盛德豈必深居罕接而後爲尊貴哉此輔臣力可得之主上而曾不聞留念及此何也且此一事獨起於秦二世夫秦二世何足法也

一曰重輔毗今之輔臣悉用詞垣夫黼黻　皇道潤藻太平此文章事也若進在政府賛襄機密有不盡於文章者故選用輔臣宜擇德器端凝才識

練達洞悉古今諳曉世務負公輔之望者不當直以資秩文名而用之而詞臣方在編摩館局時亦須深念今日館局之臣即將來公輔之選寧可徒尋章摘句搦管抽毫耽雕虫小技而已凡國是廟算吏治民情刑名錢穀邊務戎機皆當留心豫講或討故實或審時宜成其責也而尤當克已去私宅心公虚以天下萬世爲度而我不與焉夫輔臣之權利富貴大矣其得喪利害亦大矣機務眩惑得失煎熬求望日多奔走愈衆平居十分之品至此才得其六七五分之品至此才得其一二泛論抵掌時誰不能惜前代之失摘往事之非一旦身當其處或有謬而不然者古大臣自皐夔伊周而後粹乎無可復議者幾何人哉公輔之地不易處也明矣烏可不慎且重乎夫人才難得則選用宜廣古之卜相無間農工則今於翰苑之外或參用中外他官一人可也

一曰廣選舉雉兎之罝不掩麟鳳魚蝦之網不絓神龍卓越奇偉非常之材高臥岩穴長嘯煙霞或非近世科目之所能得也古帝王之得豪傑聖賢或以夢卜或以徵聘或得之農工或得之漁釣或得之商販或得之囚虜朝爲布衣暮列卿相卒之才謂鵲起功烈鴻茂材非一品取非一途盖亦廣矣漢選舉有賢良直言極諫孝廉明經孝弟力田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四科文學高第行義茂

才㚣倫茂才特立淳厚有德直言勇猛知兵法有大慮賢良方正茂才有道耆儒九品官人諸科晉宋梁有勇猛秀異之才孝廉秀才九流中正明經幹理高才博學諸科唐有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有道童子制舉通一藝以上諸科宋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詩賦策論諸科選舉之途若是乎廣也我　朝國初尚有賢良方正等科今則一切罷去而獨以舉業取士上之

精神意向所指下必風馳雷動而奔走焉士之卓瑰茂異非常者即天禀姿性與其才具學力之所成就品格不同莫不回心壹意而研討舉業幸以此進二百餘年來名公碩輔英喆雄杰策勛竹素流聲天壤者往往繇此而出故亦不乏也然寧無虞其萬一遺漏乎世或有卓然可稱名公碩輔英喆雄杰其人者而偶不嫺於今代舉業之文有其文矣而或偶不為有司所識拔則雖有策勛竹素

流聲天壤之具何所用之有老死蓬蒿之下而已又萬一有卓瑰茂異非常之人不屑應當世制科去而龍蟠豹隱抱膝名山片石栖眞顺神鴻飛冥冥焉又孰從而得之古豪傑若張子房諸葛孔明王景略李長源並不聞以制科而得踰身樊籠之外抗志寥廓之上是未免為英雄之所竊笑也隆觀此時發迹制科布列仕路者固多奇偉豪傑蜚英騰茂增光　國家之盛典其間中庸闒茸之徒

染指膏腴溺志青紫捱日停月無所短長者要亦不少玷科目負　國恩將焉用之而草澤之間懷才抱畧無忝制科之英乃或有泯泯汶汶布衣糲食屈首銜茅曾不得與時賢連袂而起並轡而駕白駒發歎綿葛興歌耳目睹記往往有之矣嗟乎維楚有才晉實用之桓温對面而失王猛乃為苻堅所得立功名氏羌中張元負磊塊之氣不遇於宋至走元昊為邊患無已時唐人有言中原不道

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蓋昔人歎之矣制科之設非不可以籠天下英雄豪傑而英雄豪傑有不盡入其牢籠者當事者可無慮及此乎愚意謂制科之外宜別立一科以羅天下遺逸眞才若瑰奇磊落懷才抱略智勇文武英傑修德敦行師表人倫之賢經史淹貫文章鉅麗之士伏在草野爲制科所遺者令州里鄉老得以上聞有司守臣得以辟舉親召至闕下覆核得實果係眞才不次擢用

或端委廟廊近侍顧問或仗鉞驅團平定安攘遠徼鴻烈終將賴之如郡邑有人何害並舉同升若其無之不妨絕迹滅響毋多毋泛以開倖門夫天下之事孰不由人才而濟哉武王成事以一太公齊桓成事以一管仲句踐成事以一范蠡漢高成事以一張良昭烈成事以一諸葛符堅成事以一王猛淮淝之役得一謝安則晉室太山奉天之役得一李晟則唐祚再造靈武之役得一李泌則廟筭重光金人之役得一岳飛則鎦胡遁迹國家經濟豈必事事瑣屑正朝廷靖四方備邊鄙防寇虜明賞罰修刑政肅紀綱移風俗詰兵戎足糧餉皆國家要務然而用人爲急矣用得其人何事不理用非其人何事不壞方今之所最急孰有加於用人者哉愚竊見近世之用人無論開科散地即國家至重大關要之處其所用人不聞博訪精選擇其人品才具之相應者而用之而恒但計其歲月循

其資秩曰輪捱某人應得某處矣曾不計其人之足了此與否也甚或取其人之妥帖足無悔吝利其人之庸軟保無牴牾用人若此尚何望其樹非常而報　朝廷哉此方今之大患而當事者之失計也其亦未之思矣

一曰定是非孫叔敖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是非混淆自此而起夏商之亡也忽焉天下之患莫大於是

非混淆混淆則天理人心日昧而紀綱刑政失措
雖堯舜在上難以治理是是非非惟義理所在折
衷權衡焉天下萬世自有公論而奸雄小人往往
能淆亂之君子以小人爲邪小人亦以君子爲邪
君子以巳所行之事爲是而以小人之事爲非小
人亦以巳所行之事爲是而以君子之事爲非善
文巧飾力排曲詆變亂黑白眩奪朱紫事彌悖經
説彌近理於此而欲辨之難矣且天下是非亦甚

不易定也禪受天下堯舜爲之則是而新莽曹丕
爲之則非廢昏立明伊尹爲之則是而桓溫爲之
則非輔相居攝周公爲之則是而莽爲之則非誅
管蔡周公爲之則是而唐文皇爲之則非誅少正
卯孔子爲之則是鄭子産爲之則非坐懷不亂柳
下惠爲之則是而魯男子爲之則非此是非之以
人遷也諸侯之餽孟子於宋薛則受而於齊則不
受孔子入章甫之國則章甫入逢掖之國則逢掖
禹入裸國則裸此是非之以地遷也孟津之役天
命一日未可則旋師而歸居二年而紂可伐矣則
東伐陳師牧野范增説項梁立六國後於秦存之
日則是酈食其勸漢高立六國後於秦滅之後則
非此是非之以時遷也於此而欲辨之又難矣孔
子以長沮桀溺荷蕢晨門之徒爲潔身亂倫而諸
賢亦以孔子栖栖皇皇爲耽榮嗜進朱考亭以象
山明心獨悟爲禪宗而陸象山亦以考亭支離瑣

碎爲俗學洛邑不從武王商以爲義士而周以爲
頑民曹操凶逆浮於賊莽莽及身而敗遺穢萬世
唾罵無已操傳祚數代君臨萬國廟號魏武史臣
至列之正統唐牛李維州之議至今尚無定論宋
濮安懿王之議當時名士大儒各執其說紛紛聚
訟王安石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其後蔡京
祖述其說以立元祐黨禁變亂是非當是時士大
夫之見反出石工安民之下夫是非亦何常之有

於此而欲辨之又難矣自非窮理精義之至者曷銖定其衡鑑而毫忽不爽乎超邁寥廓之品是之則以爲超邁而非之則以爲放誕放誕者又或託之超邁繩檢修謹之夫是之則以爲修謹而非之則以爲狹陋狹陋者又或託之修謹均一剛直也是之則剛直非之則強悻均一寬仁也是之則寬仁非之則闒茸均一坦夷也是之則坦夷非之則淺露均一沉毅也是之則沉毅非之則奸深均一

有爲也是之則立功非之則煩擾均一行簡也是之則安靜非之則廢弛有文者詆無文爲流俗無文者毀有文爲浮華有經術者笑吏事爲刀筆有吏事者輕經術爲腐儒家自爲門戶人自爲黨與各執己見各持議論於此而欲辨之又難矣廟堂之大事有云當行有云當止紀法之建立有云當寬有云當嚴刑罪之加人有云當出有云當入賢才之用舍有云當用有云當舍兵法之攻守有云當攻有云當守夷狄之和戰有云當和有云當戰憑而聽之莫不有一端義理可采焉於此而欲辨之又難矣豪傑爲國家建萬世之議置不易之策而發言盈庭無所適從搖於衆咻奪於簧鼓則有搤掔解體而去矣國家何賴焉當事者甚不可不加意於此也

一曰綜名實古者醇朴未散人皆務實皋夔稷契天下真良龍逢比干天下真忠廣成柱下天下真

仙石戶務光天下真隱西施南威天下真美工倕魯般天下真巧太王西伯天下真善飛廉惡來天下真惡鬬伯比私於邔女生子文邔夫人棄之雲夢之澤虎乳之而收養遂以名其子蔡伯喈爲董卓辟舉卓被誅猶哭其尸以死外無諱迹內無匿情醇疵瑕瑜兩不相掩此古人之風也乃今事諱其迹人匿其情一切物務悉贗而不真矣少年輕儁之子姿性稍慧畧取古人書涉獵一二下筆屬

綴文辭輒軒然傲睨高其舉趾作文人名士意不可一世氣態又或剽竊兵法象緯高譚四座。抵掌揮麈。便自許英雄面孔。或剿取二氏糟粕。稍資口吻。遂揚眉瞬目。儼然有道氣象。此其幼學時本已不端其後拈弄既久機巧愈熟何所不假乎上好文學則飾文學以進上好武略則飾武略以進上好性命則飾性命以進事捷於影嚮機妙於轉圜如市賈之鬻古玩器雕鏤粧點悉贋物也為吏不

勤政事不拊黔首惟日務潤囊橐飽妻孥而奔走逢迎善事上官交結要路其下疾之如仇讐而其上保之如愛子閭閻之間目為鷹鸇而廟廊之上名為鸞鳳其家已擁富饒而其身不失貴仕此國家采名而不采實之過也喜而佯嗔怒而佯笑對面讀頌背而詆嘲握手相知掉臂胡粵蹠蹻而篤隨夷之清谿極而託龍比之直田竇而假廉藺之雝金張而譚巢許之隱行邪穢於宴冥揚高潔於

昭昭縱人慾於屋漏飾天理於廣筵攘大利於一身盜虛聲於八表官長狥愛憎而別賢否銓衡據風聞而列殿最風之所靡波之所蕩以詐相欺以贋相紿久而成俗、頹不可挽、諸司不修職事、而巧彌縫、將師不講韜鈐、而善交結、制舉不探本原。而騁浮辭。婚喪不按古禮。而尚奢侈。兵戎不勤訓練。而取充數。邊境不務力戰而冒首功。當今之世何事不尚虛名乎有識者誠仄仄憂之矣漢宣帝綜

核名實好察得情此時行之救敝之良藥也

一曰正風俗上有敎化下有風俗祖宗修德立敎化民成俗純龐粹美比屋可封久漸陵夷日趨浮薄前代士大夫有居官數十年蕭然猶寒士草屋布衣步行里閈今則通藉釋褐甫沾一命轉盼之間巳田連阡陌家累千萬夤緣賄賂仍都貴顯花臺月榭歌兒舞女甲於郡邑擬於侯王交結有司把持官府僮奴豪橫車騎光赫親朋趍之市井艷

之此大丈夫得意之秋其有操勵孤高違時忤俗者則必爲鄉黨所姍笑當路所憎疾家既食貧宦亦不達貴介訾郎拜一官還里中華軒高盖騶從如雲呵聲如雷父兄長老走避恐後此縉紳之俗壞也士束髮授書日夜垂涎富貴望一旦得志而高堂廣廈堆金積玉妖姬孌童清歌豔舞絕不以懷仁負義濟時行道爲念父兄之所期待師友之所訓教亦不過如此而已目纔展數行而已罵伏

鄉爲學究心粗通文義而便呼楊孔爲小兒陵轢同儕傲忽前輩夫幼習恭謹長而猶慮其放誕窮居負仁義得志猶恐喪其所守初學如是後何所不至哉又何望其光明粹白而表著天壤也昔總角時見士子猶多醇謹間有一二猖狂放逸者同輩且駭笑非薄之今則自號竹林動託嵇阮使酒罵座少年而凌父兄袒跣呼號白日而行都市人人皆然在在皆有矣此士子之俗壞也閭閻之間

厚妻子而薄父母狎淫朋而疎兄弟笑貧賤而輕廉耻鮮退讓而尚爭鬪薄本業而好冶遊家無儋石之儲而身披羅綺之服出則縱飲博之樂而入不問饔飧之需聞一道德方正之事則以爲無味而罷之不道聞一淫縱破義之事則投袂而起喜談傳誦而不已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滔天之謗忽起於國中頃刻而遍萬口而曾莫知其端之所由起甚之好亂樂禍而時時藏奸雄不肖之心

漸其可長乎此庶民之俗壞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俗吏不能辦而賢人君子能之或云風俗之壞如江河下流莫可挽矣豈其然乎夏俗大壞而成湯挽之商俗大壞而文武挽之秦俗大壞而漢高挽之皆劉雕爲樸返薄還淳轉移化導之機在上而不在下也君相誠躬先德教敦本尚實立之標的以潛移默奪而使天下瞿然顧化人心自正風俗自醇政不在威嚴刑罰起而與之

爭也

一曰審政體夫爲政有體張弛寬嚴大小之閒不可不酌量也寬非柔靡之謂敦大醇厚也嚴非操切之謂精明整頓也茲兩者常相爲用也天地閒太和元氣盎然流行造化得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化育治天下者不務敦大醇厚而急于絞繩峻於束濕刻削天地之元氣而人物將不堪命於是乎貴用寬寬而或無節簡事而流于廢弛愛人而

傷於姑息天下玩焉於是貴用嚴肅之紀綱申之法度令天下攝服而不敢肆天下無以梗吾之化者而後吾慈愛之心得以宣布無所壅滯人物相生相養而各得其所寬者仁之爲用也嚴者義之爲用也義所以成其仁也天地之於草木春生之後繼之以秋殺草木必經肅殺之氣然後根本堅固而來春之生意盛茂天地何意於殺物哉其殺之也所以生之也古人以嚴治國蓋滿腔盎然盡

寬仁慈愛之意而以威稜紀法行之譬如父母之於愛子欲其成立則必夏楚督責以成其深愛其夏楚督責也夫豈不愛其子而仇視之哉近世若江陵相純用操切而絕無慈愛之意則是不務成就其子而第仇視之也豈不彫傷元氣故寬嚴之閒不可不知體也乃若宰相以開誠布公輔毗燮理爲體而餘其小節也九卿以端表體國正已率屬爲體而餘其小節也臺諫以繩愆糾繆拾遺補

過爲體而餘其小節也監司以持憲執法肅僚貞度爲體而餘其小節也有司以宣化布德愛民潔已爲體而餘其小節也善爲政者持其大體略其小節破去拘攣獨存寥廓此聖王之所以嘉與天下包含萬物以成其大也今之人不識大體往往好發人隱微摘人瑣細吹毛洗垢以傷厚道曠世豪傑坐不羈而挂議非常才品訐頗笑而得罪大臣而責其行有司之事庶官而求其侵細民之務

許以爲直察以爲明此其有損於天下國家亦豈小乎古語云川澤納污山藪藏疾國君含垢語存大體也今務苛求細察而於玷官喪守欺君負國之大罪顧反恬不爲恠豈不復論何哉

鴻苞集卷之八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灌語下

一曰懲貪競劉喪元氣傷殘民命而釀成天下之禍亂者貪競之吏也吏貪則必巧必詐必酷百姓以財爲命誰肯拱手輿載而樂輸之官必有機械設方略而巧取之民又必嚴刑峻罰斬刈箠楚之

下民急於救死何求不得私念陰計吾操守既壞人議吾後中怯氣餒動輒畏人於是恭而禮貌孫而言辭謹而嚬笑多方以彌縫其敗闕掩飾其淹污承奉縉紳以結驩善事上官以要譽趍迎過客以免口賄賂當道以致身囊槖果然家巳鉅富遨巡之間更都貴顯其背日增而其官亦日益達鄉里羨其光榮小人歎其豪傑而其中間有砥礪君子操廉宦拙或自負以爲無過而稍以意氣加人

不爲降屈則仕路譁然目爲異物羣起而詆毀瘢
瑕之使之必顛頓零落而後已家既蕭然官復不
達摧頹窮巷屈首饑寒妻孥怨讁親朋嘲笑出不
爲人所禮入而未免無聊自非百練之剛有不喪
氣而自悔者鮮矣中庸之流見巧貪者得志既如
彼拙廉者失意又如此隨波從風靡然興衰此吏
治之所以日汚而元元受害無極也降竊見上官
之評騭官吏者恒曰某細謹某疎濶某溫恭某剛

傲某處事停妥某時有舛錯某平易可愛某頗負
性氣至操守貪汚即有大壞者亦似視爲小節細
事而不甚措意吏有巧貪者晉其逢迎即貪汚亦
不聞即聞之亦惡不勝其愛吏有拙廉者忤其徑
直即廉潔亦不聞即聞之亦愛不勝其惡如是柰
何不導之貪也夫貪婪成性者尚甘心以身狥財
後患不顧必也贓賄朝而飽其囊三尺暮而隨其
後猶懼人心莫警吏治不清今掊刻剝削坐擁膏

腴而奔走趨承安堵無恙車金輦玉啣手而致通
顯矣人亦何憚而不爲哉隆見天下士大夫官無
論久暫崇卑必有華屋接闤闠良田連阡陌債貨
充市肆僮奴溢衢巷大則兼數百家之產小亦不
下數十家此貲非從天降地出悉小民之脂膏也
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乎故曰釀成天下之禍
亂者貪競之吏也夫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一命在身固將以展其抱負酬其平生而有所

建立於當世以耀於將來也國家賓興而舉之名
曰賢書無亦爲其賢且才而以有所建立望之也
詎爲其賤貧之故而汲汲授以貴富之資哉上負
國家下負所學得其貲以遺子孫子孫或不肖一
擲而盡且以買意外橫禍使父老指而歎曰此貪
吏之報也亦可謂愚矣古貪吏亦有之必其敭歷
既久漸致富饒未有如今世士大夫甫挂朝命爲
一州一縣不數年而家遂猗頓者官人坐堂皇開

民事盜一錢者罪攫一金者罪其身攫盜千萬誰爲罪之平旦自省不知亦嘗内媿否乎廟堂之上必重贓貪之罰首下

明詔飭法令考核吏治最先論其操守何如而後及其他有犯者重則誅其身籍其家次則戍配如是而貪風知警吏治斯清而元元庶其稍蘇矣

一日弘德意上帝以好生爲德既生萬物慮其不能長育生乳以哺之慮其饑生五穀以食之慮其

寒生桑麻以衣之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滋潤之陰陽寒暑以節宣之覆幬保愛若斯之至也物生而不能仰體天心於是乎爪牙搏噬手足攫鬭機智傾害作過造孽亡有窮極天又生聖賢君子剖藩籬剗人我六合一家萬物一身一夫不獲若蹈湯火一物失所若負芒刺施仁布德立爲人榜樣柰之何衆人爲利慾迷蓋喪失本心貪很鷙害而德意澌滅也夫有陽德有陰德陽德公行仁義拯世澤物天下頌之史册書之所謂立爲人榜樣者是也陰陽若耳鳴己獨知之而人不及聞潛行密積不求聲名不要福利世人無從表揚讚誦而天心簡在書名上清尤善之善者也貧賤之士布衣糲食雖有仁心澤不及物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人於物必有濟等而上之若爲監司則有利濟一方之權可以澤及一方若爲宰相則有利濟四海之權可以澤及四海若帝王而有施仁布德之念

天下之事惟吾所欲爲而誰爲阻捍者天下頌之史册書之而上帝亦愛敬之吾爲德而不爲惡澤物而不害人清夜之間反觀内省亦必有泰然而自得者矣人生爲食則烹羊椎牛一飽而外無加爲衣則番羅曳縠一緣而外無加爲子孫則子孫之生各有命焉一旦屬纊蓋棺吾不能有吾骸骨而又安能復顧吾子孫一木哉身萬事都已金珠寶玉不可爲殉即殉於朽骨何與焉而作過積業

以豐崇之也夫使爲德而必饑寒以死良亦人之所難爲德而衣食未必乏絕人又何憚而不爲乎即不爲德而惟利是視口不能饜萬鍾體不能勝千箱泉湧山積將焉用之往往傷方寸損福德犯公議負神理而競利害物亦弗思甚哉陛願上而帝皇下而公卿士大夫采芻蕘之言廣好生之德隨其力量所及而行吾心之所欲爲日積月累异躋神明猗與詎不休哉

一日破常調語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拘蓢曲局此非所以預於瑰奇廓落之觀也吞舟之魚必不經鰍鱔之罟函車之獸必不入狐兎之穽拘蓢曲局之見必不足以得非常之人漢武帝詔曰馬以蹄齧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泛駕之馬跅跐之士亦在上所馭之而已大哉王言此有英雄之氣焉管仲之行類頑鈍無耻一旦而佐桓定霸雄豪哉烈烈千古矣淮陰不羞胯下之辱小人賤隷所不齒而討項與劉氣盖一世若以胯下一事而輙辱丈夫子目之信老死漁釣矣朱亥屠劊毛薛博徒耳信陵輕身就之折節下焉士竊竊焉笑之當時豈無裁冠博帶高視闊步之流信陵不詰也而卒之宣勞展籌助公子赴義急難風采聞於天下者即當時之所竊笑者也戴淵周處亡命無賴之徒奮臂而起爲晉室重臣傑士忠義慷慨照耀今古如以東山絲管病謝安

則却秦寧晉功烈亦泯沒無聞而安一風流浪人而已今人之識大都過於曲局恒在坐立拜揖嚬笑飲啗皮毛相天下士而不知寥廓偉觀得士於牝牡驪黃之外罔究竟人奇材大節而好指摘人細尤小過苛求不已其用人也不知非常之人須破常調不次用之而惟以資格日月爲斷資格以待中人豈可以待非常豪傑乎傳說一離版築便拜輔弼韓信起行伍一登壇而輙握大將印若拘

資格何年而至將相耶又胡以光輔商道與起炎劉也或曰破格之事以待非常之人今時未必有也以非常處常人可乎嗟乎天生豪傑何代無之軒后承符則有風牧神堯撫運則有夔龍成湯肇世則有伊尹文武受命則有旦望漢高創業則有三傑光武中興則有耿鄧昭烈繼統則有諸葛晉元纘緒則有王謝符堅成事則有王猛文皇致治則有房魏肅宗定亂則有李泌藝祖紹祚則有趙

普高宗定鼎則有韓岳一人將與一事將集天必生英雄豪傑以肩之風雲奏會能虎嘯咤功成名立流耀無窮豈以今日堂堂　天朝山川靈秀無改於昔也而遂收聲絕响杳無其人乎有之而恐肉眼皮相者不識耳世有非常豪傑抱負瓌奇匈次灑落抗雲鳳之志謝壤蟲之心挾神龍之姿乏蝘蜓之智修屋漏而忽廣庭務大節而略細謹不屑效世人傴僂唯諾囁呫纖趨以媚時眼而諧俗

情夏蟲井蛙未有不對面而失之者以桓溫之明而失王猛以文正之賢而失張元況下此者乎夫負薪擔菜此田夫之事耳若舉函牛之鼎則非賁獲不能天下無事庸人布列談笑高枕而無虞一旦有事非豪傑莫能辦豪傑者有事之賁獲也世無函牛之鼎則賁獲屈首曾不得與負薪擔菜之夫同列若舉巨鼎而頓之田夫肩背之上有不立見摧拉者邪斯其時賁獲之能見矣世不患無豪

傑患有豪傑而不能用安期長策不售去栖眞海上徐洪客英略不用卒老泰山鴻冥鳳舉固常格之所不能得也今南北稍有事世之所須豪傑恐矣當事者慎無謂世無人哉大臣貴僚多尚簡貴嚴重不以色笑假人卑官屬吏相見逡巡屏息莫敢仰視簿書應答而外不能多置一語又絕不敢談及天下安危禍福忌諱之事及薦舉倜儻非常之人而大臣貴僚亦絕不延接山林草澤布衣野

客咨訪異人豪士間有延接者乃是贋山人之流以其縉紳故交書刺掃門伏謁奴顔婢膝干求升斗而去此倜儻非常豪傑所以閟影滅迹而不肯往也愚意在外節越大吏宜留心此事咨求博訪恢廓氣度結納豪傑之心使天下知為大夫可與共事者士樂為用若徒以官秩自大倨傲脩飾士有望轅門而遠遁耳何能得天下士即有所得亦不過奴顔婢膝之徒可以鞭箠笞使者一旦緩急

何頼乎馬伏波望見公孫子陽一笑掉臂而去非豪傑不能用豪傑矣重裘非一狐之腋太平非一士之略已未必豪傑而欲閉門獨坐自建偉功吾不敢許也

一曰論形勢我　國家自　高皇帝定鼎金陵曰南都其後　文皇帝遷都燕京曰北都兩都並建遂相控制規模宏遠矣居南都則與北方道里遼遠聲援不及一旦胡虜内訌猝難策應大河以北不無可憂居北都則據胡虜之門庭扼腺羯之咽喉北既無虞南益高枕豈非千萬年之長策哉然皇居密邇虜庭不過一二百里可謂近驪龍之淵據猛虎之穴矣方　國家全盛彼固俛首斂迹鞭箠使之奔走豺獸不異家畜倘一旦我有罅隙可不慮其爪牙搏噬乎烽火之煙百里相望虜騎長驅朝發夕抵往年庚戌之事可鑒也自今計之中國威命靈爽懾服虜人欵貢效順之不暇而何變

之敢圖天下事固可無論矣萬一變出意外戎生心焉吾能保將帥謀勇士馬精強城堞堅固攻守有備而萬全無虞乎如其動出萬全天下事又可無論矣如其未也可無深憂哉天祚聖明必無他患然不恃虜人之不侵而恃吾豫備之有道此當事者之所宜講也燕樂毅六月而下齊七十餘城田單守即墨攻之三年而不下安祿山之亂河朔以北無堅城獨顔真卿守平原諸郡嚮應攻守之事

惟在得人也明矣愚意本兵團營及職方郎中皆
當慎選文武謀勇忠義之臣才猷素練衆望素著
者或推之中外或起之田野務得其人則戎機兵
政咸舉之矣職方郎中如本部難其人須博選之
別衙門務得折衝運籌之士隆所深怪者當今如
此要地恒循資挨格而用之不加揄選其非所以
重武備安國家也京營將士多以請託債帥得之
不聞用熊羆之臣選韜略之士兵卒徒冒衣糧充

行伍不閑訓練不任干戈一旦有警此曹何足恃
乎選將練兵講武修具務行實事毋飾虚文將務
急矣九邊防守皆為切要獨宜大薊州為肩背遼
東為左臂距京師不遠至山海關喜峰口密雲峽
石古北口一帶居庸迤南至紫荊關乃胡騎出入
最密邇都城宜增設重兵選用豪傑以備緩急以
保萬全以北則順天有巡撫以南則淮安有巡撫
道理相距千里一旦有急南北隔絕偵探難通應

援莫及慮不至此不亦疎乎愚意徐州乃南北咽
喉之處古英雄戰爭之場土風強悍人物沉鷙宜
增設一開府重臣帥精兵數萬控制彈壓北通燕
齊南接淮泗脉絡相通指臂相使豈非國家長策
哉何無一人謀及於此也

一曰議邊防邊事之壞也非一日矣趙有一李牧
則胡人遠遁漢有一霍去病則幕南以空今邊塞
大帥率以賁緣賄賂得之多市井狡猾之子昧於

訓練而工於交結怯於戰鬬而巧於彌縫日務剋
剝軍士侵漁糧餉外以媚仕宦而內以充私橐所
召募兵卒又多用請託受賂老弱尫羸之人初補
則有見錢散糧則有常例身不習鞍馬手不任弓
刀覩烽火而搖魂聞鼓鼙而喪氣邊警不動將帥
高座營中燕樂歌舞一旦虜騎侵掠偃旗息鼓抱
頭匿影不敢吐氣又何望其交一兵發一鏃乎偵
虜人焚刼搶殺邊民滿欲而去度出境已遠然後

起而揚旗擊鼓詐為截殺狀拾棄弓疲馬以為斬
獲甚或害殺我邊徼老弱以充首虜馬上飛報奮
勇血戰而奏捷獻功矣噫可勝嘆哉今欲整頓邊
事須痛革白徒債帥濫竽充伍精選驍勇絕倫智
計深長若頗充國其人者登壇握符偏裨必慎卒
伍必精毋繩以文法毋牽以中制使得展布其四
體而責其成功塞外金湯於此焉賴矣夫良將之
材何代無之亦未必多有散在四方伏在草莽當

事者豈能高坐堂上與二三僚寀咨訪議論而遂
唾手得之哉必令天下守土之官得各舉豪傑將
材集之闕下明試簡用或起徒步而登壇或從偏
裨而掛印苟得其人無不可也其本尤在典樞筦
者秉公持正洞照邊情有以交關結納來者庭發
其事痛懲其人有縱賊失事斬邊民以冒首功者
必誅無赦其果血戰立功揚威沙漠者力請之
廟堂非常旌賞以酬有功仍須示各鎮以為將士

勸信賞必罰聖王御將之道也愚聞正德中北虜
入宣大寇白羊口南逼居庸賴本兵王公瓊方略
預備虜駭慄遁去成化末年海西夷犯遼東本兵
馬端肅排陳越之議赫然命將出師討虜斬馘皇
靈大暢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本兵丁汝夔庸軟無
策督師仇鸞跋扈驕悍俾虜殺掠得志而去由前
數事言之邊事之在得人也明矣夫中國之不能
與虜敵非一也虜騎之來煙沙昏黑倏之約若干

里莽不知其數我軍散在各邊鎮而虜聚一處以
攻我猝難呼合胡馬高大驍騰又腥穢難近中國
馬遇之輒狠狽虜飄忽馳逐性耐饑寒好殺樂鬬
不知畏死我以火藥砲彈衝之所殺傷不能一線
路如萍藻焉斯須而合直前如故我軍怯鬬怖死
不敵明也虜糾合聚謀謀定而入寇偵卒一報烽
火一舉迅疾倉皇相顧失色我氣先奪兵未及交
而主客老壯之勢已分虜因糧於我我裹糧而趍

彼逸我勞彼飽我饑我有文法三尺勝敗內顧束縛之憂而虜第馳騁快意無復首鼠顧慮然而我誠得良將統御六師則扼其吭而笞其背又何有不難者何則虜獸而我人也猛虎然爪牙非不可畏而人卒制之獸固弗勝人也英雄豪傑以一片慷慨忠義之氣感激六師而平日結以恩信人樂爲死又審攻守進退堅瑕明陰陽吉凶生死察藏機設伏變化虜不足慮也最要者目不見虜常

若大敵在前大將與士卒同甘苦士饑弗食士寒弗衣士病巳病士憂巳憂時而閱練勤而講武上下之間呼吸痛癢靡不相通一經於法法必行無縱戰而有功雖微必錄以此禦虜其誰難我此庸將之所昧英雄豪傑之所洞曉也國家得是人而用之何患虜哉

一曰論和戰王者之御夷狄大要兩端非和則戰非戰則和中國與虜戰譬之人與猛獸角勝之不武不勝則所損巳多於是利用和通夷夏之好保境息民海內樂業此和之效也然戎心叵測和可常保乎我毋於和武備撤而不修兵事罷而不講一旦虜敗盟竊發神昏氣亂手足失措此危道也則宋南渡之轍可鑒也和不可恃非力戰而大創之無以威遠懾敵於是利用戰胡盡北徙馬絕南牧皇靈聖武大暢遐荒此戰之效也然虜既衰弱我亦疲敝民命殘於鋒鏑國賦耗於糧餉非我福

也則漢武之事可鑒也兵不可窮武不可黷誰能不和要使和之權常在我物極則反勢窮則變誰能不戰要使戰之權常在我徵貢責幣無可奈何惟虜命是從則和之權虜操之矣和不如意投袂而起尋干戈相向則戰之權虜操之矣和戰之權虜操之則戰立見害和不見利日以和款我而我備益弛日以戰恐我而我氣益喪困也必矣故善謀國者且無論其和與戰之若何而惟日夜孜孜

汲汲選將帥練兵士修戰具增城堡明恩信嚴賞罰進可以戰退可以和虜如桀驁抗命則陳師鞫旅問罪討逆戰之權在我如懼而款服則捲甲囘戈更尋盟好和之權在我貳而討之服而舍之卷舒伸縮惟我之命戰而不忘和無多求勝和而不忘戰無爲敵窺制馭長策莫過於此矣　國家邇來與虜通貢市講和好頻年邊境可謂息肩乃去歲虜漸叛盟入擾西京議者謂犬羊之性反覆靡

常和尚可恃乎宜急興師征剿大創虜心不知無必勝之策而輕絕盟好嘗試一逞非完計也又謂戰不可試和不可絕宜益修舊好無棄前功不知虜向與我和一朝背之舉兵犯境盟不足恃也爲今之計宜權與和如初而益修戰具戰具大備事體萬全如虜不渝盟無妨修好彼釁稍起王師赫然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宋人惟狃於和議而罷兵撤備所以一跌而不收昔人謂金始終

以和愚宋宋始終以和自愚有天下者監之哉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老氏言之和戎五利晉魏絳言之和盟可恃何樂於戰乃若宋與金和寇至則閉門束手惟命是聽括金帛貶名號禁不敢發一矢石寇退則酌酒相賀上下恬然絕不以備邊禦敵爲事和與戰兩失之豈得不至狼狽爲國家計無論縉紳之儒介冑之士皆當言戰耳國家養士忠義慷慨豪傑不乏如金人侵

宋宋將士彎弓礪刃而奮然思一戰者塞滿都城內外李綱一書生帥師出戰無一不捷廟堂失策禁不許戰將士無不憤惋扼掔安可謂中國必不能戰乎必也選將帥練兵士修戰具增城堡明恩信嚴賞罰人人奮勇時時可戰虜如請和不妨許之不損吾中國之財不傷吾中國之體各保盟好息肩兩國如是則許之虜若稍跋扈貪婪有所求索便勅將士躍馬擢兵力戰大創力窘請和然後

又許之此豈非和戰之權常在我乎我以戰爲和
虜知我能戰和斯可保不敢言戰惟恐以戰怒敵
和議不成虜知我不能戰其慾無饜和反不可保
宋惟恐以戰怒敵而一意講和宜其卒保無事而
何竟至破敗也吾想宋朝誤國諸臣當時罷李綱
禁將士出戰力主和議其所以日夜恐嚇人主者
必言戰必無幸戰而怒虜和遂不成大事去矣人
主爲其言所恐動禁不敢言戰一意求和畏虜如

虎豹惜虜如琉璃宜虜人德我永顧和好去不再
犯何終至都城破滅二帝北轅也惟一意主和受
虜人之患而和亦不保不如悉力一戰發扞華夏
之氣而和反可堅以宋事狼敗之時若專用李綱
展布佯遣使議和以緩其兵時遣將出戰以創其
意援兵四集內外夾攻可以得志虜孤軍深入持
久我以和款之以戰致之水土不宜求欲不遂勤
王兵集聲援大張虜必求和求而許之必不屈辱

而又邀其歸路追而擊之使其狼狽出境一來不
得志憚於再舉此綱之力所必能辦而朝廷惟怯
奪氣奸臣沮之罷綱不用痛哉聞去年西涼之役
與虜講和虜求頗無厭我已曲意順之絕不開訓
厲將士思奮起一戰虜之此舉可謂得志去矣能
無虞其再舉乎竭忠之臣非智之士所爲臥不帖
席者也諸君寧謂是高枕時乎

一曰任將帥夫前所謂債帥白徒游食浪子不可

用宜罷而愼選豪傑良將既得豪傑良將不可不
知所以任之之道也豪傑之士其才練其識明其
神定其氣壯平居恂恂降顏屈體柔若無骨一朝
提劍而起叱咤風雲指麾雷電萬夫不能當束山
笑傲不離聲伎事變當前棄妻子如敝屣意氣足
以鼓壯士恩信足以結人心機權足以應倉卒忠
義足以輕死生用之建牙握印禦敵禦邊必能鞭
撻四夷鎭安疆土爲國家長城然必委任專一不

從中制使得展布其四體盡罄其才猷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安攘底定若將在閫外權從中制拘以文法束以常格凡所厝注動輒掣肘未見利害之形而羣咻已隨其後方有奮迅之氣而三尺已撓其前雖管葛良平救過不暇尚何望其成功乎猛獸籠在檻穽挲夫之任耳縛賁育手足則女子先之矣漢馮唐謂文帝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襜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在漢時已如此何況今日乎秦伐楚王翦云非六十萬人不可秦不聽以二千萬人遣李信信大敗而還後竟如翦議乃滅楚翦老將知兵者其於衆寡之勢審矣若伐楚不必六十萬人翦必不力請必請六十萬人以非此莫能勝楚楚六千里最強大國也今虜兵常聚而我邊鎮兵常散衆寡常至不敵邊兵宜增者增之勿拘舊數勿以兵餉不足爲解即那移曲處亦勢所宜然若惜小費拘舊數守將酌見其當增以爲請而朝廷執而不從則難以展布矣古人云財者上之所

輕而死者士之所重上不能捨其所輕而索何欲得其所重士誠裹瘡出戰飲血抽戈捐軀畢命於沙漠之場以求尺寸功一刃不支立作枯骨矣上則希一命以榮其妻孥下則望金帛犒賞以博一醉飽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無事之時衣糧或不以時給三軍嗷嗷未免凍餒而欲望其斬冠立功揚威絕域難矣血戰有功斬獲首虜賞勞宜厚以勸壯士乃文法之吏不知邊情遷延稽緩斬

而從薄士將欲厚犒勞則苦無錢糧欲加爵秩則上請不允戎士柰何不怨憤而解體乎又胡以望其後效也議者謂國賦不充糜費宜惜堂堂天朝飛輓糧餉大都備邊爲急軍國費用孰有先於此者即他用宜省此不可缺邊士以血戰易犒賞賞當其功何言濫糜國家歲輸虜無筭獨不可以此節減以厚我戎士乎厚戎士而作其氣不猶勝徒饜虎狼之喙哉當國者誠深念及此而一旦厚邊

士衣糧犒賞明示以朝廷優卹三軍之意介胄之夫必鬨然讙呼奔走曰朝廷待我曹厚願以死報國靡拳奮臂勇氣自倍即此一舉滅虜安邊機括在此矣天下之事有先利而後害有先害而後利有利害相半者智士籌之自有妙筭良將有所舉動或利害都未見或先微見其害文法吏不深察其究竟如何而輒譁然異議責讓誚訶立至何任事之爲甚至有萬全無虞卓然足爲安邊長策者

而誤指以爲失計或瞋其謀適不自已出從而破沮毀敗之老成謀國往往爲後生喜事好議論者所撓壞如趙充國之策非魏相在內主持必不能奏功故世非獨爲將難任將者難也游閒小人貧緣而得將帥所長獨奔走趍承交結當事者喜之其言易入豪傑良將風采凜然體骨不媚不善交結直以職事相關白或疑其亢厲讒間易生嫌隙易開將且不能安其身矣而況於立功哉當事者

宜以魏相爲法使充國得竟其功烈此社稷之福也不然小人既無遠略良將又苦難合邊事有壞而已

一曰論戰法中國與胡虜戰校之古兩軍對壘不同中國兩軍對壘有陣勢隊伍開合進退胡虜不然虜所恃惟騎馬衝突泉湧煙奔衝突而來我軍支持不定陣脚一亂勝敗不可知矣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軍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

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胷下砍馬足長刀長斧虜刃未至身我刀斧巳及必勝之道也古法怯者在前勇者在後怯者嘗敵勇者收功若與胡虜戰不然須選最勇者在前勇者勝虜前軍得利我氣百倍怯者亦勇若怯者在前虜騎一衝前軍撓沮後雖驍勇亦不免奪氣矣虜騎如煙我軍勝之最賴火藥如佛郎機鳥嘴銃之類攻打虜人此為長技但虜衆不知畏死火藥攻殺虜

衆稍開須更復合恐火器有盡難以全仗宜於長刀長斧之前列火藥器具攻打稍盡號令一出火軍立開刀斧立見列如堵牆刴陣則堅不可動砍殺則銳不可當火攻之後又用此法萬全之道也虜犯一處常患虜衆我寡衆寡一分我氣先奪故須就九邊各處地方關口城堡相附近者互為策應虜犯一處數處附近官軍齊到策應一遇虜警烽火初起偵探得實虜將犯某處本處守將一面

整搠軍馬一面急報附近相應策應地方官軍起兵策應我軍有所恃勇氣自倍如于肅愍當土木之變保守都城調度兵事以涿鹿保定真定易州地方密邇京城雖有衛所官軍勢孤援寡奏遣都督劉安統領京軍往來巡視以張形勢以虜寇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荊馬跡等關口將調撥京軍與同原衛官軍相兼隄備仍將涿州原操官軍策應白羊口易州保定官軍策應紫荊關真定官軍

策應倒馬關聲勢連絡彼此應援前朝智謀豪傑已慮及此矣一處失事附近策應地方連坐相倚如唇齒相使如指臂勝則萬全敗亦不至狼狽兵家所謂犄角孫劉之所以破曹也至臨敵出奇隨機觀變則岳武穆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敵勢無常形成法不可泥也而其本則在於主將奮厲忠義忘身報國輕死生則氣自倍氣倍則神自定而機權智略應變無窮勝敗死生橫於胷中則神

氣易亂雖平時有智算臨敵易昏矣嗟乎丈夫受國恩當重任兩敵相持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國法即不幸而死於敵不猶勝死於國法萬萬乎提戈慷慨有進無退勝則爲立功之臣分茅裂土敗而死不失爲忠義之鬼血食蒸嘗此丈夫之事也安能抱頭鼠竄使文法吏弄其刀筆乎主將而恒存此心則氣銳神凝策無遺策乎

一曰議召募智謀勇略之士固不多得亦不乏絕

非廣蒐博采不可得也以隆所見士之力舉千鈞熟諳韜略擐臂掀髯常思起而一自效者頗有一二人焉尚居窮巷布衣埋沒此外不及見而散在四方伏在草莽者不知幾何無爲收拔而建牙擁旄揚揚得志一時者或反多庸劣之徒國家一旦有事此曹安足恃哉必也行令各處所司官員各行召募或遣官分行四方召募天下英勇每一處多者數人少者一二人無其人即已務選其也文武全才謀勇兼資堪爲大將某也熟讀兵書洞曉機宜堪爲參佐某也精通武藝驍勇絕倫堪爲戰將上之樞府簡而用之天下士知上意向如此必且奮袂而起來集闕下向風慕義干城熊羆布滿邊塞何憂虜乎誠下只尺之書須召募之令而四方英勇寂然無應者則隆請受妄言之罪九邊軍士多老弱尪羸不任干戈徒充行伍冒濫衣糧虜人一臨如驅羊豕將焉用之宜敕令所在主將召

募丁壯勇士以實軍營冒濫老弱以次漸革軍數寡少者許稍增設無惜軍費仍遣官巡行各處嚴加查覈其有不行着實召募更易尚存老弱虛文搪塞者重治不貸如是則疲卒盡爲精兵所在悉稱雄鎮退可以永保金湯進可以長驅虜塞而國家千萬年太平之業在是矣今狃承平恃和議邊防兵事大壞極敝非選將練兵力行整頓而欲僥倖萬一於無事何可得哉厝薪積火此有識之

所以典嗟也
一曰論兵機機者變也變無窮也夫數止五然而
五數之變不可勝窮也聲止五然而五聲之變不
可勝聽也色止五然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
止五然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弈必以勢然從
一局二局至十百千局迄無定勢孰定勢以臨局
鮮不敗醫必以方然從一劑二劑至十百千劑迄
無定方孰定方以修劑鮮不誤兵者法也法者律

也攻守進退坐作老壯主客彼我堅瑕強弱遲速
緩急合散皆有法焉太公黃石孫武吳起韓信白
起楊素李靖其最精者也用兵無法謂之野戰野
戰者遇敵不知兵不可僥倖遇節制之師則不
支故法不可不講也然而機會變於須臾勝敗在
于呼吸我以成法臨敵敵人之來或出吾成法之
外膠柱調瑟必無幸矣練列陣之法熟馳突之方
明開闔之宜審堵牆之勢用之平原曠野則可若

遇溪山險隘狹巷叢薄則無所用之矣藏機設伏
偃旗息鼓羸師以餌之佯北以誘之伏師一起或
衝其中或乘其後貿背受敵首尾不救迅雷飄忽
敵氣沮喪此奇兵也施之險隘叢薄則可若遇平
原曠野一望浩衍則無所用之矣實則示之以虛
衆則示之以寡強則示之以弱以誘敵驕其使懈
弛而不為備故孫臏減竈鬬廉羸師然恐敵人知
兵窺我之有所匿而紿彼而堅壁不動則我計窮

矣虛則示之以實寡則示之以衆弱則示之以強
以張威懾敵使疑懼而不敢乘故虞詡增竈植道
濟量沙然恐敵人有智料我之無所恃而虛張而
果於一逞則我危矣弱者在前強者在後弱先嘗
敵強者忽起而取勝此一法也然恐前弱一敗後
強之氣亦奪土崩瓦解不可不慮也強者在前弱
者在後強先取勝弱者之勇氣自倍此亦一法也
然恐強者在前偶不勝後之弱者氣益挫而不復

能振不可不慮也勁敵在前恐我氣不振主帥宜
奮勇鼓舞直前無退然一鼓再鼓以至三鼓恐銳
氣易衰衰而乘我我蔑以濟於是貴養成畜銳徐
而鼓之徐而鼓之則又恐我師遂以萎薾而終不
能振兵有當安定持久老彼之師以萬全而坐困
敵人者若誤用兵貴神速之說輕敵速進或至潰
亂而不收兵有宜速乘機會一戰而成功者若妄
主堅壁持重之見彼勢既定我氣已衰然後從而

攻之晚矣先主連營故敗于陸遜曹操連艦故燒
于赤壁法宜散處也若散處而勢不連絡緩急之
間首尾不應彼此失援則危道也之死而生之亡
而存置之窮絕之地士知必死轉而力鬬以死命
致生命必勝無疑然必主將知兵善駕馭士卒乃
可成功不然死地當其前大敵促其後有束手駢
頸而已法云歸師勿掩窮寇勿追獸窮則觸士窮
則鬬我已勝彼彼望風而遁而我窮追之不舍彼

計無復之還而與我致死召後患而喪前功故云
勿掩勿追也若事有必當乘破竹之勢為削草之
謀乘勝長驅邀其歸路滅此而後朝食者而徒狃
于窮寇勿追之說坐失機會養虎遺患不又左筭
乎王翦必請六十萬人破楚而歸苻堅以百萬之
衆敗于淝水翦善馭而練堅屢勝而驕用衆不可
以執一論也李陵以五千卒敗降匈奴班超以三
十六人橫行西域陵屢戰深入氣盡而敗超相機

畜銳謀定而發用寡不可以執一論也寡而我氣
先奪則如以卵當石氣定而出奇以制敵一可當
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衆而整且堅則如以泰山
壓卵兵多而無紀律亂而不整潰散或立至以智
遇愚則智者勝以智遇智恐我之計畫敵亦及此
以勇遇怯則勇者直擣之耳以勇遇勇不足恃當
以計勝彼逸我勞彼飽我饑彼主我客誠慎其謀
作其氣不須臾而堅瑕之形遂變彼勞我逸彼饑

我飽彼客我主其謀不蘵其氣或餒不呼吸而勝敗之勢已更偶有小敗氣不爲挫或一衂而大捷狃于小勝其志輒驕或一跌而大潰敵有必勝之具而我善取之敵具反爲我用我據上游之勝而敵巧乘之我勝反爲敵資出其不意彼手足無措攻其所必救彼意氣先亂機不可失隙有所必乘時未可動銳有所必避以翕爲張龍蟄而雷動以弱爲强處女而脫兎影上而斫其下猝不及備衝

前而繞其後驚以爲神是皆所謂奇兵也然因地隨時臨機赴會要須有妙用苟機不活而用不妙則之數者亦悉死法也嗟乎機會之來疾如風雨迅于弩矢呼吸變幻跬步殊異何常之有而欲以一成之法應之胡可得哉嘗考古人應變之妙者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遂以公子爲隸也舍而出之魏伐趙克邯鄲齊謀救趙孫子曰救趙不如伐魏魏必釋

趙而自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于魏齊從之魏釋趙而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中射之士食之荆王怒命殺中射之士士曰客獻不死之藥殺臣臣必不死臣食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人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事久且泄又陰使人告東周之候吏曰今

夕有奸人當入候吏得操金與書者以貽東周君東周君立殺他項羽射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韓信定齊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耳陳餘躡漢王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漢王悟遂立信爲齊王漢將沙中偶語相聚謀反張良請平生所最憎怨者急先封雍齒人情遂安文聘爲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壞人民散在田野乃

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赴舍中不起椎疑不敢攻而去馬超韓遂攻曹操操與兩軍相見與韓遂交馬語移時故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撫手懽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遂愈疑軍貳而敗晉明帝自探王敦軍爲敦騎所追以七寶鞭與嫗追騎得而傳玩馬遺矢卽取水沃之追騎既緩見馬矢冷以爲去遠遂還王敦餞别温

嶠行酒至錢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地曰錢鳳何人温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既别後鳳謂敦曰嶠于朝廷甚密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譏遂不之疑王敦與錢鳳謀逆王羲之在帳中知必不免乃佯醉嘔吐狼藉敦鳳語畢始覺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見狼藉困臥遂免東魏兵追及宇文泰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鞭泰背罵曰龍鍾軍士爾

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西魏文帝時柳慶爲雍州别駕有盜刦胡家抜察郡縣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烏合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刦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更懸先首免罪之牓居二日果有先首者因盡獲黨與唐淄青節度李正巳畏德宗威斷表獻錢三萬緡以覘朝廷意帝知其詐未能荅宰相

崔祐甫曰正巳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巳奉詔是陛下恩沾將士若不用命徒自斂怨不以朝廷爲賄帝曰善正巳慙服顏眞卿守平原時祿山破東都殺大臣李憕盧弈蔣清使賊將段子光傳三人首徇河北眞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乃哭之張廵守睢陽賊將尹子琦圍城廵欲射子琦不識其人因刻蒿爲矢中者喜謂廵

矢盡走白了琦乃得其狀使南霽雲一發中左目城中矢盡乃縛藁爲人縋城賊笑不爲備遂斫其營大敗之宋眞宗大漸之夕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李文定公時在內殿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筆墨攪水盡黑王見而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曰請勅有司具粟百

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有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弈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怒叱之曰吾故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盡殺叛者張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軍士大閱公始出衆遂擁馬嵩呼萬歲者三公徐下馬東北向叩首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行衆氣沮遂不敢譁文潞公知益州方夜燕士卒折馬廐爲薪

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徐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士卒氣沮無以爲變趙葵父方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薄葵欲爲變葵亟出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遂定凡此者事變猝來機權急應書之所不載法之所難傳非可以先圖豫設者英雄豪傑靈竅所出天下之事變無窮英雄豪傑之應變亦無窮必也以某書求某法以某法應某事固哉是拘勢而

弈執方而醫者也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馬服軍之所不許馬謖最善譚兵玄德以爲言過孫子之所謂戰以正合以奇勝也李靖之所謂正兵受命于君奇兵將所自出也其實故兵貴知法法貴合變法禀于古者也變妙于心者也岳武穆之所爲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試觀以上古人之隨機應變出奇無窮是誰記之哉余之所論著十九事亦據所見一得而言之非敢爲宇宙內事方今急

務盡於此也亦非敢謂其言皆當其策皆可采録也生今之世食土之毛進而用世其用不效而早退退而修身其修不勤而無成徒以辭賦爲勲業以雕蟲爲壯夫是天地間之一蠹也故稍取世事論次之當世有采其一言一得或遺之後世而後世有采其一言一得者於世道不無小補以庶幾少追虛生浪死之誚賈生身死而後其言稍用是作者意也

鴻苞　卷之九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朱之獻彥叔校

人品

珠璣瑤琨爲質不同而同爲世寶麐鳳孔鸞爲族不同而同爲物珍人靈萬物德具五常而姿性各殊品格亦别苟有可貴不必盡同周孔大聖體道弘純古佛上乘了義圓覺黃老至真煉性清虛三氏鼎立無以復加下此賢哲之流殊塗異品德性醇厚器量深宏鎮靜可以定國温直可以銷鄙方潔可以表俗則陳太丘王彥方韓魏公司馬君實其人也清標絕峻獨行無耦芥三公而不眂塵千金而何有則管幼安龐公孫公和韓伯休其人也精誠以許國粹白以律身氣當百折心貫皦日則龍比朱雲諸葛武侯顏魯公文丞相其人也豪傑

義俠人倫鑒裁長揖人主功成不賞師表後進仰爲龍門如濁水蓮卒淤而不染則樂仲連郭有道阮嗣宗其人也勇冠三軍智畢萬夫意氣雄於虎羆肝膽裂乎金石則關壯繆張睢陽岳武穆其人也先國後家豊人約己萬物德其寬仁九族蒙其福慶則晏平仲范希文其人也悟謙冲於畝器戒三緘於金人醇謹法乎萬石取予嚴乎一介名檢無缺悔吝亦遠則楊震胡威楊綰趙抃其人也倜

儻豁達欽奇歷落可與立大節成大事而不規規小廉曲謹則管夷吾范蠡李靖郭元振郭子儀其人也疏明而加以忠義清眞而兼擅風流辭采瞻發匈懷蕭灑則李白白居易蘇軾其人也權奇魁詭洸洋詼宕以庵斥八極爲度以陵轢萬乘爲心希猶龍之迹立人外之調則東方朔陸法和李泌其人也寂寞守雌恬於勢力輕世事而若駛既墳典而若淫則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皇甫謐顏師古鄭虔其人也兼通古今明練國體言之鑿鑿副名實措之井井合機宜則賈誼陸贄其人也夫人品不同如此皆有可貴故聖門高第列爲四科不得中行遂思狂狷聖人眞宰鑪錘固無棄物矣後世各分形骸各立門戶苟與己不同格調非毀排擠必勝而後已是局於人我而不見大亦甚矣嗟乎審若是者則以聖人視天下天下無復人類矣而聖人故不爾爾柢蟲宛轉於核中彼又烏知天地

之大乎

猶龍

仲尼曰老子其猶龍乎仲尼之所謂猶龍大道之宗也下此而非常豪傑可以猶龍稱者上下今古吾得其人焉太公望吳季札管夷吾越范蠡張良安期生東方朔嚴光諸葛亮徐庶梁陸法和魏高允隋徐洪客李泌顏眞卿陳摶我　朝劉基鐵冠道人于謙王守仁皆非凡品之可儔非恒情之能測何以明之太公望未見文王先入夢兆非熊非

羆伯王之器爲灌壇令龍神至不敢以風雨過八十而始遇文王相武王伐紂不獨運籌帷幄又躬駈馳甲馬分茅裂土百餘年而後卒吾不能窺其神謀秘略卽精神筋力何其迥異乎人也季札一廉潔淸虛士苴富貴公子乃偶詞觀周樂審音妙賞雖師曠不能過彼其生長斷髮文身之地何時習而知之自非神悟天縱無以至此既以遜國而去飄然物外都無意人世事吳人何故而所至歸之如流水至孔子服季札吳之知禮者特往而觀其嬴博之葬則又不特妙識音樂而已管仲從桓公于家難之後嗣君新立國事草創仲一朝起而圖伯奔列國于指掌摧勁楚於顧眄謀若雷動功若神助何其雄也不旋踵而名已登于仙籙吾想其前苦貧賤後迫經營何時聞道而修證乎管子一書文冠千古靈心偉手又誰授之也范蠡圖伯則伯致富則富學仙則仙吳宮既沼西施無恙亾

吳者此物也在太公猶掩面而斬妲己少伯乃載之而逃千古人無敢議其無行五湖一舸風流掩映又不以此物而妨其得仙異哉越大夫吾誠不得而測其津涯也張良挾力士椎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始皇暴于虎狼威于雷霆當時大索亾命誰敢爲子房逋逃藪者不惟自免倂免力士是挾何術哉彀視秦皇而乃屈體黃石下邳橋下校之博浪沙中其氣骨一何強弱霄

壞也良纖妍美好女子人耳鴻門一謝他人無敢留而良獨留以良當喑啞叱咤之雄如以一髮過千鈞彼范增者又磨刃耽耽其側竟無恙而事復講解良之一犯秦王再當項籍誰不可爲寒心吐舌哉而良囧探之如戲迹其一生雄豪跌蕩氣似難降而暫爾寂莫飄然赤松矣安期生始以長策干項羽羽若急收之令與良平對局勝負未可知惟赤帝之符已受天命羽是以不能用生而用居

巢一叟棄神龍收蝘蜓重瞳無珠矣實乃天意而生乃急而棄蜉蝣之短景修龜鶴之長年輕萬戶之徹侯證三山之仙伯不亦快乎人知安期仙人不知其英雄嗟乎仙人亦何有于英雄哉東方朔學綜玄徵志凌霄漢正諫託諷莊語詼諧間見雜出　萬乘陵轢公卿嘲侮豪傑彼其輕世肆志如此夫豈爲武帝之刃不利乎其神通變化足以自全帝固無如之何也周顛之謂我　太祖曰公安能殺我金刃水火豈能損我一毛哉曼倩亦何以異此而曲士乃徒以俳優不根視之謬亦甚矣嚴光傲睨萬乘至以足加天子之腹其胸中復著何物目以狂奴差亦非過然其譏切侯君房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止兩言耳而意氣千古其抱負固非世人所易窺天下雲擾英雄龍戰故人方作天子不以此時圖竹帛取侯封而方且棲遲雲山放浪烟水抗首不肯爲故人屈非其

抱道有得何能甘此寂寂哉孔明高卧南陽時曹操營許洛定中原事已大就先主尚無棲足地奔走流播不絕如綫一相見輒許以三分鼎足甫出而馳驅所遇吳魏皆勁敵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蓋無一足當孔明旗鼓者六出師後司馬懿已束手無策直以炎祚既盡大星告隕而已耳其萬古獨步之才乎才略如此而繩尺恂謹都無雄豪跌蕩之氣吾安敢謂其爲三代以下人物也徐庶以毋

故維谷佐曹非其本懷歸蜀勢又不可遂一籌不展寂莫以終知建事功必由方寸此豈伊周以下人且知操必不可輔見大義何了了操亦遂終置之不一強逼迫其理照又何深也至人哉至人哉陸法和不僧不俗才足戡禍亂道足了生死遊戲三昧者與高允平生溫溫柔若無骨天威臨之屹如丘山游雅崔生並屬皮相及叩以天文星曆洞若觀火思若湧泉其人烏可揣摩也徐洪客獻李

密一策世民而下無一能及者長策不售鴻冥鳳逸杳不知其所之其安期先生之流耶余每讀其進密數語未嘗不漉漉神王也楊廣地下之魂有餘怖矣李泌牢相而白衣如辟萬戶不食粟而食梨如辟穀善處肅宗父子之間如羽翼太子願一枕天子股如足加帝腹傳言長源鬢卝時空中累以天樂迎其家擣蒜仰觸而後不下理或然矣顏真卿首抗賊鋒功高不伐力忤奸相百折不挫畢

命賊庭示化不死天壤間乃有此人陳摶之品要當于安期生徐洪客之間求之劉基識　聖主於十年之前與子房一見沛公而歎天授者差勝之神算秘計不減黃石素書特結局似稍遜畱侯耳鐵冠道人一何奇也青田猶受封爵遺子孫道人鐵冠而來鐵冠而去第為　眞主助成大事秋毫何利焉託之沉淸冷之淵尋報使履而出潼關矣自古逢時遇主蹤跡莫有奇于道人者于少保才

高今古心通神明功在社稷忠貫日月　英宗北狩對虜人之言曰賴天地祖宗之靈中國有君矣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何也　帝既北狩勢難猝還急之則彼挾奇貨持我益深緩之則徒抱空質虜謀益解不惟國事有濟抑且回　鑾有期中肯窾妙應變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磐石之安矣至其奉公之忠忘身之義處死之善千載一人而已王新建氣節既勁經略亦長既建大功晚歸道德

即落筆爲詩文亦雄快俊爽籠罩一世昭代人物眞邈焉少雙近復有人傳其不死斯人亦何可知哉夫天地之氣化無窮與人之隱伏無盡世界茍有一大事造物必命一二人出而負荷料理昔人所謂生有自出有爲者是也事了還其故處必不先朝露坊蒿土以其非常情所測故命之曰猶龍也

讀書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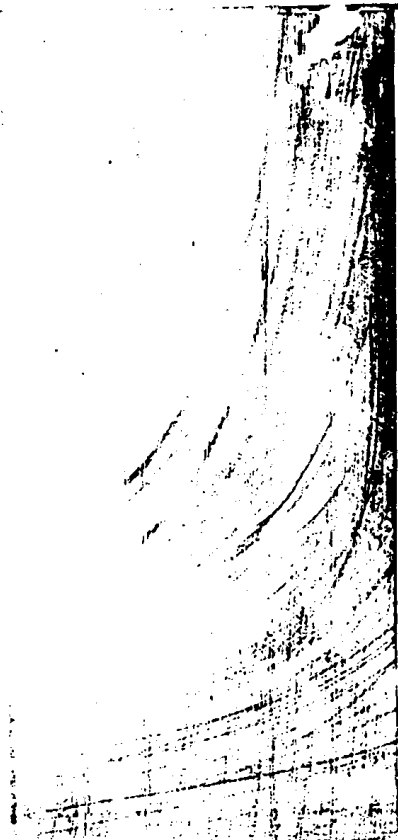
古今理道人心之炬也人而不學是終身幽閉暗室與瞽人同然而有學而瞀昏甚於不學者相如以竊妻汚行楊雄以附莽減撿班固濡首於竇憲蔡邕失身於董卓賈捐之險躁隕生路粹傾危成習孔融楊修禰衡陸機潘岳張華范曄謝靈運夏侯玄薛道衡李邕皆以才高識寡神采太揚大禍睫前刃在其頸而不之覺坐取顚蹶爲千古所嗟

傷宋之問閻朝隱崔湜之屬羶蠅火蛾甘心洪涊有市人之所不肯爲彼豈非腹胷古今筆挾天漢者邪胡其亡益身心毛髮也古云人能見丘山不自見其睫物能喪志博反溺心聞見愈多神光彌散讀書而不聞道也稽叔夜云遠甖柳下近媿孫登和光埋照保身完名是吾寶也

是非

南華生云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黨同伐異胡不廣也高明之士以通脫為豪傑以擺落為寥廓負氣節工文章識綜玄曠趣兼風流往往非薄道學先生拘局繩尺目是褎青布頭巾者是貪生豬肉喫者固哉迂儒何適於用而道學之士佩服周孔動遵禮法屋漏是謹細行必嚴深惡文學放達狂而無當故程正叔朱元晦疾蘇黃如仇讐而

蘇子瞻黃魯直亦詆程朱為腐爛夫蘇黃非矣程朱亦傷於不廣哉余以公心平氣而論程朱學講性命行法先王光明粹白篤實精嚴誠學者師模人倫標準無可輕議而蘇黃氣節文章亦高一代肝腸足以包民物風韻足以超塵壒即其品何可廢哉在蘇黃則當尊事程朱服膺道學讓其醇正愧其精嚴在程朱則當獎借蘇黃愛才取節與其高明惜其未至斯兩得之矣胡乃以風流才氣沾

沾自多而岸然訕笑一代儒宗以性命為迂腐以方嚴為拘局無乃猶是文士之態乎而道學鉅儒亦未免樹黨尚同激於意氣毀疾太過惡忘其美聖人當不如是也夫四科列於聖門狂猥取於仲尼何嘗執德行之一途而盡廢天下之人品哉嗟乎四先生往矣九原有知其以余言為是與非與

小心謹慎

劉陶曰以仲尼之智弄群愚於股掌之上而不得天下何也傅玄曰天下之變無窮魏何晏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晏蓋自許也晏又問吉凶於管輅輅曰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巳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駈也鄧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魏

崔浩意氣豪儁每自比子房心輕高允之矯矯風節閔湛諂事崔浩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上疏世祖頒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以彰浩直筆唐薛能自恃才氣非薄孔明此數子者雄儁傲睨意氣盛矣衆趾高矣視古人皆不出其籠罩而天下事舉無足爲及其跌挫覆敗大則爲九族之殃小則爲身家之禍禍重於丘山變起於眉睫而冥然不知尚爾揚揚得志一旦禍作垂首喪氣股栗聲嘶如駈孤豘入屠肆耳可不爲千古浮華輕後之戒哉大都振世豪傑必歷艱茹苦練性磨心識長於經事器定於百折孟子所稱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此之謂也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孔子恂恂謙退似不能言子房受教於黃石在去其驕矜孔明周旋於後主惟自許謹慎朱仲晦謂陳同父曰眞正大英雄須從戰戰兢兢裏過來大聖大賢思深慮長往往如

此而浮華輕俊少年每軒軒豪舉鄙老成爲駑鈍
以小心謹慎之說爲腐譚嗟乎余少時無識亦然
今老矣所經風波撼頓多矣三折肱爲良醫敢告
後來勿笑其駑且腐

英雄

雖有神龍必乘風雲雖有英雄必資時運英雄得
時故重耳不以齊姜害覇沛公不以秦子女妨帝
英雄失時故孔明天文丞相敗

鼓龍

龍能爲鼓鼓不能爲龍聖人能爲賢人賢人不能爲聖人楊子雲文中子鼓而欲龍邪

成敗

濵滓子曰甚矣成敗之足以移人也自古英雄豪傑乘時駕運莫不欲揚勛策奇用垂天壤然而時有亨屯數有奇偶爲龍爲蛇成敗殊途迂腐枸曲之夫往往執而低昂其才具軒輊其人品豈惟庸人即高朗有識者亦或未免爲其所移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十九年覩其還國與楚莊治兵中原數語豈不磊落丈夫哉乃貪戀齊姜衽席之愛遂亾返國齊姜與子犯謀醉之以酒而遣之醒猶以戈逐子犯欲食舅氏之肉使非天祚晉國齊姜無丈夫之氣則重耳一亡公子已耳何論覇漢高祖豁達大度人以爲英雄器局故應不五載而成帝業然吏考其當時見秦金帛子女則戀不能舍彭城少得志則置酒高會刻印銷印亦可謂匈中漸惑無主矣儒者見其事成從而附會曰此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嗚呼彼其時不幸而敗後世之論

當何如鴻門一會令項伯不懷二心楚王不惑異說亞夫之玦見聽項莊之劍得行則帝立虀粉矣此僥天之幸鬼神實相之曰此帝之能吾不盡信也曹孟德狡獪閃爍善駕馭人才終竊漢鼎此夫盜之雄才氣足吞吐六合宜其削平羣公開基拓土不知孟德之失算固常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當其時若一跌不收尚有魏乎謝安與殷浩伯仲之才耳安

攘冦立功以寧晉室遂爲江左人物冠冕至今談者豔其風流浩不勝挫衄爲桓温廢徙信安千秋淒凉名士羞與爲伍士縣鶉茹虀支離窮巷皮相之士見以爲措大面孔耳雖被褐懷玉詎則貴之一旦策名致身蜚英霄漢眉睫秀朗姓名芬芳一何儁也夫賢豈與貴附不肖豈與賤附哉則世人之耳目心志爲成敗榮枯所潛移于其間而不自覺也是故貴達人寥廓之觀

英雄局面

曹操爲萬古奸雄之魁余所最腐心切齒偶想及其處關公一段開張心胸大自豁達留則厚禮去則勿追眞有英雄局量宜其能籠罩四海奔走群材卒成奸人事業也吾第至此惡操之心稍爲末減

操一生行事皆僞也處關公一節非必本色亦僞託英雄舉止然能窺見得英雄局面而假之以收

人心鼓海内亦其高處公孫述當天下事都未定時而盛作天子面孔以見馬援卒爲援鄙笑而去此人則不能窺見英雄局面何緣假得

士不遇

豪傑名士終身不遇者東漢有馮衍虞翻梁有劉孝標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至死欲取青蠅爲吊客孝標曰敬通有忌妻親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坎軻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

讀二君之語余心始而悲之既而鄙之至孝標語到躍馬食肉乞兒相矣胸中如此何貴破萬卷捲千秋哉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之言有旨也

乞兒

宾寥子騎過長安道上逢一乞者呼曰士雖貧烈性猶存虎雖瘦雄心尚在夫乞者出語若此異哉伍胥吹簫重耳乞塊垢涸之中有不可測者如此

愛憎毀譽

愛憎毀譽自古無定論誠憎其人而毀之也坦蕩則爲踈誕厚重則爲艱深英發則爲很躁謙退則爲選耎仁愛則爲柔媚高介則爲乖戾和光則爲檝溷簡靜則爲惰弛勤敏則爲好事守巳則爲我拯物則爲沽名誠愛其人而譽之也踈淺則爲朗暢深險則爲沉毅躁妄則爲剛果萎薾則爲沖抑依阿則爲仁厚崖異則爲獨行汙流則爲埋照避事則爲恬退妄作則爲立功自爲則爲養高趍時則爲利物君子學道脩身惟自信於此心此理而已不自信於此心此理而僕僕焉奔走於愛憎之口不亦勞乎卽吾之操持安所適從也

大英雄

所貴大英雄人者爲其遭時勢之窮際極難之會而能調停斡旋終濟大事若時易勢順一中庸人能辯之何必大英雄也當堯之時萬水浲洞四海墊昏民其魚鱉鯀功弗成斯乾坤何等時也禹起而任治水内秉精誠外竭胼胝舍而身家竭而智數天地鑒之神明相之卒也百川就理萬國乂寧錫玄圭以告成事周德下衰列國強橫天下之勢土崩瓦解齊桓僅一多慾中主耳管仲相之糾合諸侯尊周攘夷海内冠帶之國交臂俛首而聽仲約束無敢後者遂以其主爲五霸首顯名四海光榮史冊越王勾踐蕞爾會稽新敗於強吳奔竄流離棲身無所神禹之脉不絕如綫范蠡佐之養晦韜光茹苦忍辱周旋艱險卒以沼吳而霸越漢高祖寵戚姬欲易太子大臣交鬨彊諍不能得張良招置四皓羽翼太子不動聲色而儲位晏然諸葛

亮輔後主庸材據西蜀僻壤東當孫權北當司馬懿茲非常豪傑孔明內理國政外摧強敵不但保境息民且開疆拓土王師屢出所向無前若天不奪公則大業可必就東晉削弱主復庸孱符堅入寇如疾風掃籜泰山壓卵當時諸公以爲遂無司馬氏矣謝安從容運籌談笑命將以八千卒破堅百萬之衆俾晉室危而復安唐武后革命淫暴凶虐誅鉏公卿如豚鼠斬艾生靈如草菅酷吏慘苛奸人告訐衣冠惴惴莫保七尺之與九族徐有功從慘酷流矜恕全活群生狄仁傑以密謀授五龍再造唐室奸人之訐害不能行武氏之凶虐不能及上安宗室下保身家李泌於玄肅父子猜忌之時善爲調停國家乂安身名無恙宋英宗與太后失歡兩宮猜忌人情恟恟韓琦從中調和天下安於泰山世豈有難處之事哉必値難處者而能從容善處卒克有濟乃見大英雄之才耳夫殉大事

以忠料大事以智任大事以膽三者缺一難矣武侯之言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裴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是徇國之忠也子房之料立六國後趙普之料各藩鎭李沆之料少主寇準之料渡河王旦之料趙德明范仲淹之料好水軍是策事之智也秦軍百萬壓境舉國震駭而謝安方從容談笑圍碁賭墅韓魏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是任事之膽也三者備而天下尚復有難事哉身當事任謂事必不可爲而日周章沮喪非英雄也必其于三者有缺也不忠則身家之念重不智則瞶眛於事機無膽則畏禍而恇怯此非濟事之人非事之難濟也夫任事非鹵莽之謂也不度理之是非幾之成敗遇事風生貪功開釁謂之鹵莽大英雄于事體之必不可爲與可爲而時勢之未至者堅以持之屹如山嶽利誘之不動威惕之不搖天下非之而不顧一遇所當爲奮臂而起討安社稷造福

者生如操刀必割如弓滿必發是非毀譽成敗利害悉置之弗問夫是之謂任事也愼事非恇怯之謂也墮花飄葉恐傷頭顱枯木朽株疑爲鬼物爲惡而害及身家故不敢黏手爲善而小有悔吝亦何可褰裳謂之恇怯大英雄灼見事之所當爲以身殉之不顧八口罔計九族毅然必往特其作事之間操危慮切其愼其難不敢以苟且之心應之務求爲萬全之長策夫是之謂愼事也今人不以鹵莽爲任事則以恇怯爲愼事失之遠矣予故不得不辯

鴻苞　卷之十

明東海屠　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軒輊

蜀漢諸葛孔明唐李鄴侯宋范希文我　朝王伯安皆世所稱百代殊絕人物也乃崔浩貶孔明史臣譏長源梅堯臣詆希文費文憲訕伯安至不比于人數古今論議烏有至當一定者哉輕以人言而軒輊人未有不失實者也

持論

夫總持三教之大道品衡萬古之人物非學貫天人識通寥廓者不能至于作史尤難矣宋儒拘曲而不通方褊陋而立門戶自非高巾大袖闊步徐行者雖曠代異人振古豪傑必苛求而醜詆之其說起于漢董仲舒之言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此詆越無一仁夫范蠡從其主勾踐周旋艱險計智謀畫固已迥絕無倫矣律

以道誼亦未爲不合事不避難人臣之義勾踐亡國播越流離臣子周旋應竭犬馬始忍恥辱既茹苦辛何嘗一息而亡復讐雪恥之事哉竭忠報主道誼當然日夜望其主之復讐雪恥卽謀利計功亦臣子不諱此而不計且謀則越國君臣所爲日夜勞身焦思者復何事乎散宜生之屬從西伯艱危何嘗不以道誼殉其主亦何嘗不望其主以興隆安得謂之不仁也且蠡沼吳霸越飄然五湖是

非常豪傑固蟬蛻功利之外者矣仲舒何見而詆其競於功利缺於道誼謂之不仁也仲舒天人三策語近醇粹漢廷功業則邈乎未聞三策之語豪傑亦不難辯以拘方之見輕詆絕異之材其識見議論大類宋儒宜宋儒賞之便以爲有儒者氣象也且古聖賢豪傑之途亦廣矣何必拘拘儒者而後爲粹白無疵也神農神禹以神道而聖黃帝老子以仙道而聖伊尹太公以王道而豪傑管仲范

蠡以伯道而豪傑斯其時固未聞有儒者之名也夫通天地人曰儒未聞徒以高巾大袖闊步徐行爲儒也宋儒執拘攣曲局仁義禮樂空譚岸然自命曰儒古聖賢豪傑若管仲范蠡張良諸葛亮諸公咸不免置一喙焉若曰豪傑是矣不得爲儒儒許子房亦不過曰氣象而已不知此數公咸踐履粹白建立宏偉宋儒之所聞者何道所建者何功也彼其自負何如一進身則執拗而難行遇大事

則束手而無策國有巨議則聚訟而不決金人入寇則抱影而潛藏聲容徒盛議論空多北轅遂南卒以弗振觀古人之風采功烈亦遠矣秉史筆者學不通方識非宏遠往往拘曲儒之見鮮寥廓之觀擯棭俗之譚摧非常之調井蛙夏虫良可嗤笑晦蝕大道狹小宇宙是世之史書也余請折衷於孔子孔子儒宗而通方者也所操務不出人倫日用而不廢寥廓非常卻萊兵墮三都辯萍實識羵

羊知赤雀察百世若以宋儒視之則孔子亦好奇弔詭博物喪志之流也其參同大道尤偉矣老子明虛無自然與孔子之道枘鑿不合而孔子亟稱之曰老子其猶龍乎彭祖善補導之術精養性之方行男女交接合于天地陰陽以延年駐景壽七八百歲尚有少容此與孔子之道亦大相矛盾而孔子亦稱之曰竊比於我老彭當孔子之時佛氏未行于中國而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夫老子猶

龍西方聖人之語儒者猶謂不見於六經論語未必是孔子之言至竊比老彭一言豈非論語所載信而有徵也觀其贊彭祖則贊苦縣與竺乾可知矣孔子亦嘗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巳觀其贊佛老如此則所謂異端未必指二氏也蓋二氏之中似是而非者各有異端也予推廣孔子之意以破宋儒與史氏拘攣之觀釆輯古今聖賢豪傑之大者者之於篇按神農氏以神道設教嘗百草之味一

日而遇七十二毒神而化之故曰神農非語怪也軒轅黃帝以神術會蚩尤訪道大隗具茨襄城空同廣成拜七十二師鼎湖丹成仙去其事皦於白日史諱不言乃著其塟橋山不知塟橋山者衣冠耳夫凡人之死凋謝臭腐上爲烏鳶食下爲螻蟻飧此常事耳亦間有乘龍控鶴升於雲天者靈人上眞與蜉蝣之徒自然不倫乃盡刻乘龍控鶴之儔而獨存烏鳶螻蟻之食何爲者也神禹治水遇

玄夷蒼水使者授玉書金簡悟百川之理封山濬川嶽瀆神靈咸助之故曰神禹神禹二字史固不得而諱之也孟子亦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宋儒拘局乃釋之曰非聖人之上別有一等神人若爾則孟子不應多此一句當削去矣而孔子繫易辭又胡以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哉且神之一字章玄理明天道嚴報應肅勸懲可以抉愚人之迷可以寒奸雄之膽何負于世道而拘儒必欲

剗而去之也必曰有神凶人尚恬不顧忌如其無之何憚不爲是小人之利非君子之福也周穆王乘八駿西見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其渡流沙也黿鼉魚鱉皆爲橋梁徐偃王一作亂迴駕討之不旋踵而定穆天子傳斷非後人所能附會此異人間世非他荒燕盤遊之主所可同日而語也師曠相周靈王太子晉天子晉曰吾年二十當上賓于天子晉仙去見於列仙傳陶貞白眞誥雲笈諸書班

班可考而晉師相以爲夭猶是凡俗之見也莊周列禦寇老子之徒淸虛絕俗亭亭震表怪世網綴緋物情胥火趯然高舉游於淸涼故爲洸洋自放之言俗人不達止目爲狂誕而已是眞鵾之笑鳳也墨子摩頂放踵兼愛萬物先得如來弘慈大悲普度拯物之旨與楊氏之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者何翅霄壤而孟子槩詆之以爲異端是孟子之福也今墨氏儼然在列仙傳固不因孟子而

斥之也管仲登山見俞兒卽知爲霸王之祥其通徹極玄不減季札子產糾合諸侯頤指氣使其氣魄才猷亦不在太公方叔下孔子以器小譏之亦就一事而論耳三代而後英雄有如管仲者誰哉文墨之士持三寸管而輕詆古英雄神理之所不許也范蠡從勾踐吳庭子馬一身夫差攘臂子胥磨刃卒以其主歸滅吳霸越功成飄然相印在手不能縻其去志傾國在旁不能蠱其道心五湖一

艇冲舉而仙區區江都老儒烏能窺其藩也張良以壯士椎椎始皇博浪大索十日不惟身免并免壯士佐高祖成帝業去訪赤松子子房固至今不死也史臣乃云留侯張良卒良卒則不仙史以此毀黃老大道也仙槼槼霞編雲簡豈得而盡毀之耶淮南王安好道招置八公撰鴻烈明大道讐家誣其謀逆安爲仙人引去鷄鳴天上犬吠雲中其事甚著史書諱之而云以反誅使仙伯至今銜寃

清都史臣之罪大矣東方朔偉人奇品大略畫于夏侯孝若之一贊武帝雄武暴戾誅戮宰相大臣如刲羊豕朔嘲侮詼諧于萬乘之前神色不動卒無以加害當時有奇瑰非常之事以問朔朔如傾囊出物無一不知者豈非異人秀出者哉史乃云朔皐不根上俳優畜之史臣不能窺朔謂之不根何其凡陋也劉向博學至上感天帝秉志精忠乃心王室侃侃奏疏仰貫日月使當帝王有道之世

不忝皐夔日奭列於孔門無愧閔冉史臣知之不盡也樊英有道術知來藏往上智之亞當時詆爲處士純盜虛聲史書載之必英善於埋照不爲人知也諸葛亮王佐之才伊尹呂望卓然伯仲史氏目爲管簫亞匹此知孔明不盡也張陵道成拜上帝符冊分別人鬼蕩馘妖邪匡世整物其孫魯傳陵之道保境安民曹操征之不能克而魯不忍駈民以戰納款於操史名之爲賊此千古不白之寃

也謝安王導齊名稱爲王謝安宏才雅量風采端凝導巧佞奸深晉朝巨猾史不能察也殷浩之與謝安器量相似名理過之安幸遇符堅而立功浩不幸遇桓温而敗績成敗異矣軒輊分焉是亦史之不察也梁武帝文學經略曠世人豪躬行愛民三代眞主晚節困於侯景史氏遂以奉佛詆之不知湯文而後無此帝王也陸法和同王僧辯討侯景也海嶽從風百靈效順梁主疑之笑曰法和學

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何況窺人主之位古之神人也史書亦有貶辭蝘蜓嘲龍哉顏眞卿抗節秉忠以身殉國人臣之師表世道之津梁朱曾輩乃謂公之學駁而不淳豈非以其講神仙之道乎不知眞卿宿具仙骨餌異人神丹死而不殁終證上眞之位曾氏何足以知此李泌生而神靈謫自仙籍長策可以濟時艱玄風可以超塵俗乾坤間氣固應有之史氏乃詆其好談神怪是斯人談斯

事烏得爲怪乎從古英雄回首踐出世大道者其初皆有志拯物匡時或志意不伸或天命有屬乃退步而修眞度世安期生以長策干項羽羽不能用遂隱仙山得長生徐洪客說李密謀甚壯密不能用遂倏然滅迹丹霞子見隋室陵夷有濟世安民志神明聖智遠邁文皇知天命屬文皇抱道長往息影鴻豹世無知者陳圖南亦有志宰物聞宋祖踐祚一笑墮驢而去高卧雲臺之上史書所以贊圖南無貶詞者以對太宗語止談治世安民不及神仙黃白不知古今至人進則龍驤退則豹隱龍驤則成功垂宇豹隱則證道神仙固不當以此訾彼必也右匡時而左度世謂匡時者英雄謂度世者幻妄此曲局之見也宋史極詆王欽若爲小人此寃也史之所以詆欽若者得非以與寇準異同乎得非力贊眞宗天書之事乎予請爲冀公細辯之澶淵之役準力贊眞宗親征遂勝契丹而成

和盟萊公勳名遂光榮史冊不知此誠危道也命將出師天子常道六飛親駕未免乘危宋寇準勸眞宗親征成澶淵之功我　朝王振勸　英宗親征有土木之難準以大勳受賞振以誤國蒙誅良由人品不同故成敗迥異然總之危道也欽若孤注之言亦未爲過也振之力主親征安知不曾讀史書見宋澶淵之役妄意萊公而效之者乎不知人品與時勢不同則亦前事誤之也欽若始與準

議不合準成功後不善居功頗自矜伐欽若忌之造爲城下之盟激怒人主若果有此事欽若不得辭其罪然而史臣左袒巳屬萊公天書一事醜詆欽若則前後或多附會文致之辭未敢盡信也嘗考欽若素履奉道諸所著論多是造微之言始進而勸眞宗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于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其行甚善其功亦不小史臣旣欲毀蛾欽若則便以小人矯情飾

行詆之卽贊成封禪一節亦未可盡非也封禪一節起於軒轅黃帝總有七十二家文其後漢武行之光武信之宋眞宗行之眞宗中材主無大過漢武英明多過至光武則中興聖喆黃帝則上古大聖人也眞宗封泰山祀汾陰享玉皇奉老子此人主盛事俗儒必欲醜詆而力排之何也書不云乎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肆類于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中庸亦

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人主爲天之子不事天而誰事不奉道而誰奉哉但事天當以精誠不當矯誣奉道當以清淨不當溷褻今不曰事天當精誠而直謂天不當事不曰奉道當清淨而直謂道不當奉其得罪于天道豈不大哉王旦宋盛德名臣也封禪之事旦亦助之準後亦助之良以事天奉道古聖賢所嘗爲故不敢妄爲異同旦豈輕阿比人主者耶乃又以美珠之賜汚旦愚未敢信

爲必有也商高宗夢帝賚以良弼周公爲管蔡流言皇天動威風雷發金縢以悟成王大禹禱於山川神明授以金簡悟百川之理仲尼之父禱於丘尼山而生仲尼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謂之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皇皇天道與人主感應疾於枹鼓矣特小人僞造天書矯誣上帝是則罪大而不可耳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

非謂上帝必不能言也帝居太清之上宣教布令
亦有詔勑文牒仙書雲篆但不輕傳人間人僞爲
之則大罪也若云天必不能言必無書則是謂上
帝冥冥漠漠而已豈不大得罪上帝哉事天奉道
俗儒往往以前有漢武帝後有宋徽宗一則海內
虛耗一則國祚傾移舉爲口實不知二君事天而
不精誠非天之過奉道而不清淨非道之尤也黃
帝大聖人也以事天奉道而致治邦隆證眞度世

漢文帝令主也以崇信黃老而登理漢道保泰承
符光武中興大業赫然不聞信道尊聖能爲禍本
徽宗名爲奉道實長奢淫謾神褻天上帝譴怒國
以身虜滅此之由道君坐不能奉道詎道之爲祟
乎眞宗有信道之誠無荒淫之過上天玄祐理應
有之觀帝南至自泰山是歲遂大有年米斗七八
錢是其應也天書一節或群下小人僞爲之帝未
之察史臣既狃俗見多方飾辭文致其醜何所不

至以道民言之皆口業也祀帝封山禮神奉道寧
與淫殺聲色貨利狗馬土木同罪哉胡不引軒后
漢文光武而徒口實道君也欽若生平放囚蠲逋
善行袤著其後不聞害國殃民徒始而詆其讒謗
寇準既而詆其附會天書使其果行讒謗則非君
子所爲贊決封禪則非大無道事史臣於欽若多
作惡語余觀欽若造理之言終有疑于此冤獄安
得至人上聖起而定其斷案也古今人物有檢柙

端方左規右矩外飾粹白內行罔疵有曠達清虛
工文擅藻細行不拘大德無玷品格不同均爲君
子孔門群弟列爲四科吾黨諸賢分爲狂狷顏曾
德行純粹入室升堂曾點志向清狂亦所樂與孔
子所以爲大冶洪爐眞宰造物也檢柙端方則有
宋程朱是也曠達清虛則蘇黃是也蘇黃之尊程
朱宜泰山北斗儼出門墻程朱之造蘇黃宜和氣
春風如養子弟蘇之朔侮伊川則既失之矣因而

仇嫉太過洗垢索瘢程朱亦未爲得也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此程子之太拘局或者之言是也蘇軾因而嘲之軾則失矣然何至遂爲仇讐立黨乎朱子左袒程氏因而深惡子瞻爲惡子瞻因而遷怒山谷山谷之孝不減曾閔與東坡大節同一光明文采風流兩人輝映亦人物之表表聖門之所收也朱子盡沒二子

生平之節行而醜詆其人品掊擊彖直不遺餘力至末云渠亦孝弟則似是以黃君諸過皆生平大德有虧而獨孝弟細行一節可取也不惟錯評彖直亦謬譚孝弟矣人之作惡如此哉豈聖賢公平忠恕之道也不然人而孝弟大德既修其他皆細過矣而何至深惡痛絕之若是乎百世而下程朱之道德卓然蘇黃之人品亦磊落竟不可泯沒也是以君子貴乎恕也萬古人物卓然賢豪者品格不同總之足以秀出人寰照爍天壤宋儒悉以不能道學抹摋之是宋儒之褊也夫天地文明之祥河嶽英靈之氣古今非獨私於宋也今古今人物之卓然者效宋儒口吻高譚理學未必不能也且所謂正心誠意行之則無窮言之則無味不言而躬行眞道學至妙之言也不知仙家之度世成眞佛家之明心見性皆以正心誠意爲本不獨儒者爲然也王君夫以珊瑚樹詫石季倫不知石家之

所饒有也嗚呼仙佛出世法儒者治世法仙佛逍遙世外而淸虛妙理密度世人治世宰物自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在令仙佛而混人倫之中立朝堂之上與君相分曹竝偶治教生靈必非正體此宋林靈素元國師之所以蒙譏也智顗師宣律師司馬子微陳圖南諸公則知此義矣考林靈素傳實有道術不盡僞妄但身蒙國家恩寵過度豈方外所宜史氏醜詆亦非公論據史稱靈素無他材

能惟驅召風雷禱雨有小應而已噫是何言也風
雷雨政天神主之召風雷禱雨此豈細事豈妄庸
人所可矯僞而乃云小應而已何其輕視上天甚
也古傳記於玄門分神仙方技兩端神仙身踐大
道嚼然泥滓方技不過法術未必清真靈素方士
也語云正人行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行正法正
法悉皆邪靈素所授召雷禱雨方當是正法故有
應驗而心溺富貴身冒榮華則法術必有時乎不

驗天神必有時乎不享特史臣之論乖剌不得不
辯耳古今之史又好以成敗軒輊人物揚之則雲
霄抑之則糞土溢美則濫施粉澤彈射則過索瘢
瑕不特晉謝安殷浩而已五伯宋襄伯仲之材也
五霸假借仁義成則爲英雄宋襄亦假借仁義敗
則爲姑息帝王而成也則光武絳衣大冠以爲嚴
重高帝洗足箕踞以爲豁達帝王而敗也則更始
赧顏刮席以爲無度公孫盛飾壁容以爲小器王

莽曹操奸險陰賊一也莽篡漢祚及身而敗則一
則曰莽二則曰莽千載而下死骨猶臭操營魏統
數傳子孫則一則曰魏武二則曰孟德百代品目
名在英雄宋太祖受周託孤之寄欺其母老子幼
潛謀而取之奸深於莽操罪浮於司馬氏父子以
其守邦致治能修紀綱享國傳祚歷世滋久史臣
遂贊爲有道之令主永垂竹帛之榮名向使天命
不歸不旋踵而敗其駡名當何如也觀其言曰洞

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嗟乎觀其
於外郊陰謀於密室將士推戴必有主張禪草宿
成誰爲料理介胄而出黃袍而回心暗於鬼狐謀
深於溪壑而自謂洞開重門將誰欺乎史冊書之
以爲美談謬矣袁紹與曹操並起中原紹累失事
機卒至覆敗不知操之失策瀕於危亾者亦多矣
操惟爲天命祐助終濟大業紹惟遭時運奇蹇竟
無成功操豈盡算得紹豈盡謀失也玄德敗於吳

魏數徵天幸劉虞困於公孫瓚皇穹不救備以炎
炎虞以寂寂然而虞之仁德長者實不在備下也
荀彧甘心助操人比之子房英傑孔融以忤操死
世目之志廣才疏愚以為融夙或梟也華歆手弑
母后佐佞三公以小廉曲謹猥盛德之譽禰衡淩
侮奸雄釀禍鼓吏以逸氣抗節蒙狂悖之譏衡蘇
合歆蜣蜋也王祥與嵇康阮籍均魏臣也休徵孝
友君子不難回心而事晉朝然而不失令德之名

嵇阮放曠狂人乃能抗志而薄司馬然而不免倡
狂之誚若以大節律人當何如立論也晉陶侃異
志折于天門一夢為晉代之名臣唐韓滉逆謀沮
於廣桑一書為唐朝之良佐若推見至隱王法所
討也劉孝標孤高絕俗恥附蕭梁流落窮途枯槁
林壑沈約諂事武帝勸誅齊宗躁進炎喧垂涎台
鼎二子並以文采風流照曜江左史氏何其昏藻
鑑也婁師德唾面自乾不過忍恥弢光以保富貴

駱賓王浮藻淺露乃能倡義奮筆以討僞周婁公
至今稱為盛德駱丞千載詆為浮華何其冤也裴
行儉識蘇味道為宰相不過模稜依阿之奸詆四
傑為浮躁終成千古文章之冠四傑所乏者富貴
則賤若土苴味道知後掌銓則託以弱息行儉之
品何足貴也宋璟梅花之賦文采連翩羯鼓之曲
風韻曠逸固與元稹杜牧襟期不遠正人端士染
指於此良亦無妨顧在蹇諤大臣則無妨通脫在

文章彥士則不許風華是亦非君子之通論也使
謝安不却秦軍安社稷則太傅一風流曠士而已
使文天祥不棄妻子死國難則宋瑞一聲妓酒人
而已使管仲不佐桓公成霸業則夷吾一無恥賤
子而已使高允不遭國書奉廷訊則高生一依阿
鄙夫而已使褚淵不享喬年晚節無敗則江表一
名流使秦檜不返中國死塟胡沙則北宋一節士
使殷浩不握兵權則名理玄心何損清令之譽使

王安石不登相位則經術行誼居然介特之操故
曰人不可以皮相也曹操破呂布輒納其妻破袁
紹子又納其婦甄氏復爲子丕所奪桓温破蜀輒
納李勢女爲妾唐太宗殺其弟元吉乃納其妃楊
氏生子明封曹王宋藝祖創業納花蕊夫人李后
主妻入宮輒留之數夕彼皆世所稱人豪也而所
爲若此使他人爲此事而敗則世人必曰舉動如
此安得不敗以是知四公之不敗皆天幸也成敗

二字籠罩人耳目以此失人者恐不少也莊生有
云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其言
駭人實大有理仙也佛也世人詆之以爲幻妄目
之以爲異端然非人之小人乎而仙則爲天之所
賓佛則爲天之所師是天之君子也經略豪傑動
名蓋世溪刻清士風節凜然士林頌之竹帛紀之
豈非人之君子乎而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豪傑
未免天刑或枝而陰賊刻而寡恩清士恒苦無後

是天之小人也故行不合天理志不合天心時俗
雖稱賢吾不取也史浩賢相也以主和議與張浚
矛盾王十朋因劾浩誤國八罪史氏詆之其爲相
也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已倡大義
於天下其主和議也未可爲盡非夫復二帝之讐
雪中原之恥臣子誰不以爲快浩何爲而不顧哉
第高宗之時國祚新遷人心正憤又有岳飛韓世
忠等良將在只岳飛一人提兵北伐直搗黃龍府

還二帝復中原保其可力辯秦檜身仕南朝心在
北虜力阻戰伐所以得罪祖宗至孝宗之時士夫
盤樂于湖山軍民懈弛于晏安韓岳諸將既凋謝
張浚非其人也此時而欲輕舉妄動觸虜之怒犯
虜之鋒驅赤子于鋒鏑試國家于阽危必非完計
也覩浚出一謀輒舛臨一陣輒敗其人可仗其事
可必濟乎浚以忠義自許不度德量力輕役和之
攘臂奮袂夫復讐之名甚美主和之議甚醜一庸

人辯之也顧時未可動機不可輕此老成人所爲長慮却顧者矣觀浩之言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浚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又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此老成之見也今其事往矣當時孝宗若聽浚言壹意北伐浚能必勝而無敗乎觸虜人之怒悉甲而來則南朝一綫之脉且危若朝露讐未必復國禍方

深人特未之深思耳王十朋因浩與浚爭論遂劾浩懷奸誤國亦少年喜事之見也後韓侂胄銳意用兵遂至大敗議者歸罪侂胄不量力而輕舉既以侂胄爲罪又安得以浩爲非哉浩之保境息民蓋自布衣時曾受教有道至人人未之知也浩亦所謂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必也如彌遠之橫則得罪宋之宗廟社稷而斲喪浩忠厚之氣殆盡矣夫豪傑甚不可不聞道也古今君相之富貴豪傑

之功業予不願也真誥謂商周聖賢死而爲東明公西明公皆鬼官也陽世聖賢死而僅得爲鬼官真誥以爲殺戮故也何況後世之豪傑乎孔明殺羌蠻太多自知損壽至司馬懿臨終凌逵爲祟桓温絶命簡文殷涓靈見將死之冤對已來則死後之罪業何解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後機雲之死亦百口俱盡此天道也宋武帝劉裕忿廣固久不下欲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苦諫乃止然猶

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一念之忿如火燎原是知從古霸王英雄富貴重天地功業照竹帛而生平瞋忿濫殺累劫積冤多矣競數十年之功利遺千萬世之冤愆知道君子其願之乎不願之乎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必如是而後有功無罪也白起項羽之阬卒此暴猛凶人無足論矣豪傑之士競利避害往往不免枉殺或從而文之曰刑亂國用重典

夫重典豈枉殺也姝不知天命若我歸卽寬仁亦濟大數若不屬雖濫殺何爲白起項羽與阬卒何讐不過急一巳功名耳至杜郵之劍烏江之刎功名安在也世世寃報何時而巳乎負心枉殺而富貴者當其斯須受享則人所共見及其累刧寃報則世莫及知斯古今豪傑所以迷而不悟也如曹彬之平江南庶幾仁人矣聞道矣彬冬月不毀墻壁恐殺蟄虫眞天竺氏之慈悲哉嘗國家建功業

者當以武惠王爲律令矣尚論古人多豔其功名而忘其造罪不可不察也尚論古人子又有說原心推隱行事不論也史謂項羽以好殺而亾漢高以好生而興羽之好殺信矣漢高之好生亦未爲眞也欒布哭彭越則赦之蒯徹說韓信反則赦之似能好生勸義矣然每至大利害則不然欲與項王爭天下則棄父而不顧甚至發分羹一語是何忍也疑信越壯士爲後患則以帶礪功臣戮其七尺如草菅屠其九族如瓜蔓何寡恩也時寬一二不殺以示能容時盡情誅夷以防後患此不過英雄用術以牢籠天下耳豈眞有好生之心也文帝恭儉妃嬪衣不曳地露臺愛惜百金然至寵嬖鄧通賞賚無度賜鑄錢遍天下豈眞玄默恭儉主也唐文皇口津津聖賢致治保邦道理何限而心術多慾多詐往往爲有識者所窺宋太祖洞開重門之言亦爲君子所笑王衍實濡首富貴而曰本無

宦情般浩實窮愁書空而強寬顏流放安石隱迹東山垂涎台鼎茂弘陰助逆賊陽爲忠臣陶侃討賊立功大節表著其中實忿顧命不及覬望踟躕李勣不背主邀利以純臣蒙褒其後乃附賊後禍人家國嗚呼心迹之判久矣懿操既盜大利終得奸雄之號近代華亭公饕鉅富貴弃竊賢相之名觀今人之深古人其猶淺哉又月旦人品人各有見莊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是非之兩忘豈

誠謂堯未必是桀未必非哉嗇憤世人是非遑遑失實或愛憎徇於私心或姸媸淆於昏鑑荘生故爲是矯枉之論耳昭烈中興紹漢正統萬古定論司馬光自附懿後欲帝魏以及晉乃名蜀曰寇云昭烈與漢族屬疏遠疏遠獨非後裔耶光亦宋之盛德君子卽此一論名教罪人微朱子綱目改正則昭烈幾終於蒙冤矣藉令涑水無私司馬懿心其見亦何見也武氏唐篡賊也歐陽修撰唐史廢

中宗嗣聖改元而書武氏光宅壞綱常亂正統何其謬也賴范祖禹朱子更而正焉書嗣聖紬光宅所謂萬古開群蒙也宋太祖之取天下罪不在恭操之下而朱子綱目乃贊其應天順人雖曰本朝何其曲筆也秦始皇之廢封建置郡縣稱皇帝此暴君之逞胸臆廢古帝王之弘規而萬世不能易至今遵之魏崔亮之銓選立爲年資不問人之賢愚直以停解日月爲斷此失人才壞國家弊政之極也而至今行之是非烏乎定哉一豫讓也或以爲荊聶之流或以爲合大學之道一秦孝公也或以爲畜民之信或以爲徂詐之術一藺相如也或以爲暴虎馮河或以爲濟事膽略一樂毅也或以爲能行王道或以爲圖利報讐一子房也或以爲博浪淺謀或以爲能倡大義一蕭何也或以爲器度越人或以爲頑鈍無恥一田横也或以爲守義不屈或以爲徒死傷勇一嗇夫也或以爲便佞利

口或以爲敷奏詳明一賈誼也或以爲伊管之材或以爲志大量小一董仲舒也或以爲伊呂之耦或以爲未及游夏一霍光也或以爲盡忠漢室或以爲專權怙勢一黄霸也或以爲循吏慈祥或以爲矯誣神雀一楊雄也或以爲恬於勢利或以爲劇秦美新一子陵也或以爲高隱不屈或以爲縱肆無檢一馬援也或以爲暮年烈士或以爲老不知休一李膺陳蕃也或以爲忠良爲國或以爲好

名植黨一荀彧也或以爲功侔管仲或以爲佐命亂賊一孔明也或以爲天下奇才或以爲將略非長一王導也或以爲晉朝之望或以爲奸人之尤一陶侃也或以爲忠慎勤勞或以爲懷憤覬望一殷浩也或以爲清虗高士或以爲矯僞浮名一魏徵也或以爲有功無罪或以爲罪浮於功一房琯也或以爲倜儻奇人或以爲浮華無實一杜甫也或以爲忠君愛國或以爲傲誕踈狂一韓愈也或以爲文章山斗或以爲宰相乞憐一白居易也或以爲清修忠諒或以爲放逸風流一趙普也或以爲仁者之功或以爲負恩太祖一寇準也或以爲社稷勳勞或以爲不學無術一王旦也或以爲碩德重望或以爲失節馮道一范仲淹也或以爲百代殊絕或以爲純養虗聲一歐陽修也或以爲文學名臣或以爲邪議誤國一蘇軾也爲一忠讜奇才或以爲申韓佛老一張浚也或以爲忠臣體國或

以爲志廣才踈古今凡此之類莫可悉數此何故也胸有藻鑑者固好品題識昧淄澠者亦妄爲臧否是以人物賢奸有幸而漏網宵人免斧鉞之誅不幸而蒙冤君子被青蠅之玷幸而漏網者雖不過爲搜剔可也不幸而蒙冤者千古無人以洗之足悲已從古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以此也古人爲瑕瑜兩端迄無定論者懸不揣爲斷案焉知我罪我所不辭矣豫讓以身殉智氏灰滅之後則謂之無所爲而爲亦可君子不必求多於烈士也秦孝公立信于徙木有意愚民而爲其所欲爲可謂詐不可謂信也藺相如以一片意氣摧強秦存弱趙至今壯其爲人不當訾其輕舉也樂毅一智士立功譚者謂其爲行王道爲圖利皆非也總之一時之傑也子房倡大義犯虎狼秦大索十日不得卒相高祖而滅之子房其猶龍乎詎凡情可測也蕭何運籌給餉助高帝取天下有餘論道經

邦爲高帝佐太平宰相不足刀筆之雄也田横之
義能化五百人其平日意氣滲漉人何深何忍以
異議輕毁之也嗇夫條對實有用之才豈云利口
張釋之蔽賢之言不祥也賈誼若天假之年老成
磨鍊有可大用爲伊爲管談何容易以量小評之
非過也董仲舒言行近醇足處師表之地伊呂之
許吾不敢以爲然善人而非英雄也霍光之所謂
厚重者氣質耳非有才德足當大任辦大事武帝

亦徒以皮相取之後用田延年策廢昌邑立宣帝
成社稷功伊尹廢太甲故事光都不知而問於古
有此否世有此不失一丁大臣哉至禍萌驂乘而
不知止陰妻邪謀酖許后知之而不能發謹慎大
臣如是乎則其所謂小心謹慎者特在言語進止
小節間耳昌邑當廢宣帝當立田延年謀適合此
用木偶大臣而濟事者儒者以成敗論人物便謂
光果堪大任而歸知人之明于武帝可笑也黃霸

無論神雀之誣與功名損治郡大要次公一循良
吏非宰相材也揚雄甘心莽大夫其躁競于官爵
顯然始以名位不顯浮沉執戟外恬內躁非其本
懷不然莽之朝何不飄然而甘心也子陵之鳳凰
翔千仞安有譏評作口過也馬伏波英雄人耳老
不知休英雄常事不足怪也李膺陳蕃忠有餘智
不足社稷之役多所遺憾令孔明韓魏公處此必
別有商量不至是也荀彧之日夜助曹操者無非

篡竊之謀成其九錫而復爭之奸人之心欲以此
取蓋前謀逃公議不知適足媒死也如與盜同謀
尋悔而首免者也孔明治國如伊尹用兵如太公
三代人物卓然無愧色陳壽之評小人而無忌憚
也王導於敦之作逆中立觀望敦之事成則爲宗
社元老敦事敗則仍爲顧命大臣觀其殺伯仁一
節奸謀可知非獨晉人爲其所欺千載而下漏網
之奸也王謝齊名安石尚含愧于地下也陶侃經

略之才必非純臣也後如唐將李懷光光弼韓滉其人是也殷浩名理淸士退可照映林泉進可坐鎭雅俗出將入相非其任矣好事者遂詆爲浮僞過也魏徵有高祖在不當爲建成死與管仲之事不同謂之有功無罪是也房琯有大志忠于唐室偶用劉秩非人而敗孔明一當失之馬謖矣一跌不振天命爲之史遂醜詆亦狃于成敗也杜少陵詩人之雄忠君愛國亦見于口吻筆札耳傲誕常

態時眞不免要之以詩千秋則得也韓愈始而乞憐宰相以求進身既而抗論廟堂以立名節總之文章功名之士其他皆溢美也白居易忠諒而立朝端風流而居林壑雖曰晚而入道究竟名士也趙普功名士耳阿太宗而負藝祖其奸一徐士勣也朱子所謂仁者之功就一事而論亦曲筆也寇準寡學術抱奇才于襄邊塞有餘毗贊廟廊不足也王旦盛德元老不諫封禪非必阿諛謂祀上帝

羣神非無道事也後見小人附會天書而悔悔宜有之至美珠之賜未必然也乃詆之於失節馮道大苛矣范仲淹之爲百代殊絕人物何疑梅聖俞撰碧雲騢醜詆希文爲純盜虛聲此小人含沙罪無赦也歐陽修濮安懿王之議欲尊所生爲親于天倫未爲悖戾王珪司馬光之議則太薄於所生矣宗社當重天性可遂滅乎爲人後者於其所後自然爲帝所生者亦爲帝何妨兩尊亦何得爲薄

於所後今夫士大夫得一命則封父母如其官子爲帝而不得尊其父母爲帝后可乎議者謂天無二日廟有二考可乎愚謂所後之親入祫祭之廟所生之親不入祫祭之廟而別爲一廟以饗可也如是則于大宗之義一本之親兩全而無害矣修引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此言亦良是也柰何曲儒遂以爲邪說乎蘇軾天才也程朱以私憾詆之太過也

張浚忠有餘才與量皆不足朱儒以其子南軒故
推尊之亦過也夫人品難論義理難窮自古患之
古有極大名義事豪傑以身當之而學識不廣義
理不明舉動失當爲千萬載可惜者試拈出一二
管仲佐桓公伐楚責楚不貢苞茅昭王南征而不
復爲楚人有辭不知當時楚罪之最大而顯者以
子僭王仲執以責楚楚將何說之辭此在目前而
仲不知何也漢高祖誅無道秦承三代後去古帝

王未遠正可講求五帝三王仁義禮樂綱紀節目
舉而行之以復隆古盛治奈高祖既不事詩書宰
相如蕭曹起刀筆陳平挾智數不知古帝王之大
道爲何物也蓋漢去古未遠此時行之則未駭人
後世縱有能行者則以爲迂濶而不諧於俗蕭曹
有其時而無其具此萬古可惜事也文帝之時賈
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誼爲此請必
於古帝王之道多所諳練而文帝又謙讓未遑所

與共政事者絳灌之徒而已可勝太息哉袁紹四
世五公乃心王室使當時先曹操著鞭據許昌助
天子以號令諸侯則五伯之業唾手可成乃以子
病爲辭遂使操得以挾之而魚肉天下隋煬弑父
自立殘暴淫虐罪浮桀紂天下土崩瓦解而叛之
唐太宗起兵宜移檄遠近暴獨夫之罪正弑父之
刑豈不赫然湯武也奈何矯立代王遙尊煬帝爲
太上名義不正僅同魏晉六朝篡竊之迹不得爲

湯武仁義之師徐洪客謀乃獻之李密而不請文
皇何也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得罪祖宗五王反
周爲唐當如宋胡寅議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
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
得與焉則大義昭然于天下矣何爲令帝率百官
上武氏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奚以雪祖宗之忿
寒篡賊之心也故當國家大任斷大事而不明于
春秋大義鮮不失錯有遺恨矣王莽之時群盜皆

書兵起不書作亂史葢正莽之爲漢賊也唐鑑于
徐敬業之討武氏書作亂于駱賓王云反誅秉筆
者何其昧大義如此哉故豪傑雖有才智而不讀
書不通大義則無以揆事應變非平日誦究熟練
於胸中則倉卒當前或明知而不及用霍光尚不
知古有伊尹事無論矣楚僭王大罪仲豈不知而
猝求之不得也考古而鑑成事窮理而廣識見豪
傑之所急也或問於予曰予謂仙佛必有其理甚

正其道甚大是矣然秦始皇好神仙東遊訪蓬萊
三山方士徐市等詒帝以童男女三千入海采三
神山不死藥去而不返藥終不可得而卒死沙丘
漢武帝好神仙東巡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卒爲
文成五利所誘仙道無成而諸方士亦被誅戮唐
憲宗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山人柳泌合長
生藥憲宗服之日加躁渴遂被宦者陳弘志弑逆
而柳泌亦杖死既有神仙何爲人主好之百無一

驗也予曰善哉問也爲無此問是使神仙之道不
明於天下余請言之自古成仙者多自寒素布衣
歷深山苦行草衣木食寂寞艱辛灰心無他執志
不變然後至人嘉其有志愍其勤苦教以大道授
以神丹長生度世帝王既享富貴之極又坐獲長
生之方固已無是理而庸君世主往往不守清素
恣行淫殺心慕清虛志耽多慾如是而求仙是執
熱而求涼揚湯而止沸也西王母謂漢武帝曰劉

徹好道適來覗之然胎性淫賊雖復語以至道殆
恐非仙才也以故眞仙至人多遠舉而不來徊翔
而不下至者大抵虛僞方士慕富貴而來者耳文
成五利柳泌之徒是也如設餌以釣凡魚鱗集神
龍豈中其鉤張機而獮百獸紛來騶麟豈投其網
秦始皇時徐市等竊男女而遁徐市奸人耳時有
眞仙茅濛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
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

臘嘉平始皇聞而慕之改臘曰嘉平然竟莫能致
也又有王次仲變篆籀體爲隸書周末戰國時得
道神人也至始皇徵之不至復命使召之勑使者
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
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
風俗無肆其悍慢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爲大鳥
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復命死矣惟神人憫
之鳥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至今號爲落翮山始

皇亦竟莫能致也漢文帝讀老子有所不解遣使
以問河上公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
其菴躬問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
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
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下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
地何臣民之有帝乃下車稽首謝過求道公乃授
素書二卷須臾失其所在河上公視文帝之黃屋

朱芾亦浮雲幻泡而已司馬季主文帝時賣卜于
長安市賈誼宋忠爲大夫曰吾聞聖人不在朝廷
或遊廛肆試往覯之一聞季主有道之言二人面
如死灰茫然自失勸之仕季主曰鳳凰不與燕雀
爲群公等瑣瑣不足知長者入委羽山大有宫中
師西靈子都度世季主祝宋賈二大夫官爵鬱垺
浮塵也漢武帝多欲好殺信非仙才然其禱祠山
川慕神仙亦至矣人主精神所向天地應之西王

母約上元夫人而降武帝賜以六甲靈飛戒其淫
殺帝不能從聲色土木征伐紛然竝作栢梁臺火
靈飛飛去王母豈不知帝之不可入道也良以人
主禱祠懇求神仙如此而無一至者恐後世遂以
爲果無神仙此王母之所以降也帝又嘗遇泰山
老父頭上白光高數尺遇巫炎字子都頭上鬱鬱
紫氣高丈餘文成五利雖詐僞李少君眞仙也按
抱朴子所稱古疆之流仙家詐僞亦往往有之然

必不可以詐而廢眞也武帝學仙不成然授異人丹方雖斵喪破戒其得壽亦過於他帝皇矣漢桓帝時王遠字方平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桓帝聞而安車玄纁累徵之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不去墨深入木裏東入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度經入道後位西極西城眞人鎭青城山九仙寶室之天知桓帝無道不爲其所牢籠也李意期漢武帝時人也得道變化作土室居之冬夏單衣蜀劉先主欲伐吳報雲長之死迎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去先主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僅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帝忿怒發病崩

於永安宮後入瑯琊山中不復出也左慈字元放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淸齋三月華陽洞爲之開得見茅君授靈芝仙藥魏曹操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斷穀期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惡之不得殺之不能乃入霍山合九轉丹仙去介象字元則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又得仙女還丹經成道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便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吳主徵至武昌神變無方後忽託病告去吳主以左右姬侍美果留之象一啜須臾便死塟之後發棺惟一符耳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轉少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天柱山太和眞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眞之道馴虎如犬羊晉帝聞而徵之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術爲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理民與馴虎亦何異

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而去孫登字公和恒止山
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歷世見之顏色
如故晉太傅楊駿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一布袍亦
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又
復斫碎之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
也駿錄之不放詐死而去葛洪晉成帝時司徒王
導召補州主簿後遷爲散騎常侍大著作洪固辭
不就帝見甚敬禮洪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勾漏

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爾
帝從之不願居長安位齊官而請一令稚川眞亭
亭霞表者哉陶弘景官諸讀拜表解職答詔優獎
賜予甚厚公卿百官祖之於征虜亭遂入茅山得
楊羲許穆眞人丹書自稱華陽隱居造三層樓居
止潛光隱耀內修秘密與梁武帝布衣交素厚修
合神丹恒苦無藥帝給之手勑咨請弘景畫二牛
一散放於水草間一著金籠頭一人執繩以杖驅

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龜豈可致耶張果隱于
恒州中條山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后召之
出山佯死於妒女廟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
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
求迎之意俄頃漸蘇敕聘繼至乃隨到京累示神
變下詔褒美拜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玄先生果
悉不受果陳老病乞歸恒州吳筠得道嵩山明皇
遣使召入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帝嘗問

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冶
錄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
乃求還嵩山司馬子微亦嘗以召至長安與李白
賀知章輩游竟飄然還天台山孫思邈隱於太白
山養氣練形得度世之術洞曉天文精究醫藥隋
文帝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唐太宗召至授以爵位
又固辭不受高宗拜諫議大夫復不受至唐明皇
幸蜀夢思邈乞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峨眉山

朱書表謝又有羅公遠葉法善咸在明皇時出有
入無變化莫測爵祿不能縻刀斧不能害也軒轅
集居羅浮山得道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
曰絶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
地合德日月齊明久之力辭還山陳摶得道華山
雲臺觀唐明宗手詔召至京長揖人主明宗待之
愈謹賜號淸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摶作詩辭謝
即時遯去宋太宗時召入京宰相宋琪等問曰先

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山野之人
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養生之理非有
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
顔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逢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
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行修煉無出于此帝重其言賜號希夷先生放還
華山嗚呼古今眞人上仙玄風暢播爲朝野所尊
崇君相所嚮慕暫應聘召出入闕廷理逗機緣語

隨世法往往舍黃老而談唐虞置修煉而明治理
視長安猶火坑覷軒冕猶桎梏鳳皇來儀偶爾翔
集鴻鵠遠舉忽以飄然又焉肯炫神怪以聳衆甘
豢養而久稽也至人爲帝王公卿所物色者亦千
百之一二其息景空谷滅迹深山名姓不聞于市
朝羽儀不及於殿陛者何可勝數儒生所讀者史
鑑所知者僅文成五利徐市柳泌之徒數人此奸
人之尤假託方外愚弄世主叨竊寵靈眞仙之所

亟斥聖王之所必誅者也良由人主以不淨之身
求仙以多慾之心慕道故不能致眞仙而詐僞之
徒應之爲之合方爲之授訣不待驗與不驗而知
其必敗矣若眞仙縱應召而來知人主本非仙才
且隱誨而去安肯苟留若古軒轅以聖帝求仙淸
虛恬澹廣成天老之徒紛紛至人竝爲之指導鼎
湖道成乘龍仙去故爲文成五利徐市柳泌所惑
者以秦漢唐主非軒后故也以是而遂謂天下無

神仙盡幻妄是見燕雀而疑世必無鸞鳳見鰍鱔而疑世必無蛟龍也何其陋哉世人又以楚王英梁武帝奉佛得禍疑天下無佛佛不足信不知楚王自以逆誅何關佛事梁武自以貪敗何與如來古今人王宰臣比丘居士以皈依三寶勤修淨業而生荷吉祥化蒙超度近獲人天遠招佛果當來證道現世成眞者見于傳記弈弈𩅦𩅦亦不知几幾凡夫都不能考而知而動輒以史所載楚王梁

武爲口實也夫三代而後漢魏六朝隋唐五季宋元君臣禍敗駢肩接踵豈皆奉佛之過耶我
高皇帝開基紹統遠邁帝王致治經邦比隆堯舜竝崇三教昭示萬世斯眞大聖人之作爲度越尋常萬萬今之人欲詆斥佛老匪獨得罪于二氏聖人亦且得罪于我　皇祖也嗚呼世之人無輕持論哉世之人所謂十惡與身意各居其[illegible]其四也

鴻苞　卷之十一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贋英雄

孔明一出茅廬卽以三分鼎足許先主伯温望建業五色雲起乃引太白慷慨謂人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眞主出吾當輔之後卒酬其言若合符契

古豪傑皆有卓識定見非漫然者今士大夫胸中本無奇而或謬爲大言欺人圖僥倖萬一嗟乎天下豈有贋英雄哉

姜維才智遠不如前人而強欲出師卒至喪敗王玄謨謀畧必不能勝魏而再行北伐遂致顛危必自量度倖圖大功者匪獨今月古已有之矣蜻蛉咋虎蝘蜓作龍能乎哉

曹操

古來所稱窮奇檮杌封豕長蛇必以曹操為首余每覽其逼天子殺皇后事輒為之怒髮上指恨不得起國賊于九原而手車裂之凡操所以殺人或因狐疑或乘微隙或借人以自免或除人以自安吾想其自幼至老十二時中無一刻非陰賊刻忍之念當是稟天地間非常暴戾之氣不知神理何以竟左右之盜國傳祚至於數世天又為生才藻之子如植者為之粉飾其穢惡夫王莽篡漢禍不旋踵凶穢之名開者欲嘔操之惡逆倍於賊莽乃以傳祚差長又生文學才子為之粉繪後世人遂大減其惡名不甚唾惡至列之英雄之數嗟乎成敗移人深矣余每至惡操便欲裂東阿之文

漢運既盡應屬他姓天蓋生一寬仁博大英雄而卒以命操也當時好人不少竟都為操掃除而大命終集豈時當陽九人合塗炭而操以戾氣受亂

命耶抑諸公才力果不足當阿瞞姦雄也然觀操亦屢濵敗亡卒徼天幸則非操之能矣余每於操而恨天道操死曹丕悉取操宮人自侍及病困卞后來看疾見諸直侍並是操昔日所愛幸者乃不復前而歎曰鼠狗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丕又以忌疾毒弟曹彰預勅左右毀瓶鑵太后趨井無以汲遂死後累欲殺東阿未幾遂有曹髦之事操之惡報將在此耶司馬君實乃黜蜀帝魏可謂有胷無心

晉人

晉室諸賢競學老莊譚虛無宜有超然之致徐考當時風尚口譚清虛而心競榮利假名理以養虛望附權貴以媒進身沉溺世味如蚊虻之嗜血飛蛾之赴火何晏鄧颺夏侯玄王衍之徒既敗身家復禍天下至使後世附聲之流遂以老莊之學爲殃人誤國而不可涉世嗟乎老莊果如是乎盖老莊清虛超然於萬物之上晉人假竊清虛深入乎世味之中超然於萬物之上故其精可以理身其緒餘土苴可以理天下深入乎世味之中故卒禍其身爲天下害罪不在老莊而在假竊也漢張良蕭曹文帝並以老莊學坐致清淨之化是何嘗不可涉世哉

火蛾

蛾之赴火拂去復來必至焦爛而後已晉士大夫其蛾也耶屈體附權亢心傲物不殺不止尚託以爲高曠一迷引衆迷習以成俗駢首就戮良可慨已鍾會詣嵇康康鍛不爲禮陸機面折盧志至不可堪王澄於賓客盈路脫衣上樹探鵲子王羲之惡王述吊述喪到門故不入而去諸君禍機各有自起亦何苦而爲此耶

廖廓

晉庾翼深疾殷浩力薦桓溫輕浩虛名謂溫有英雄才晉史以爲美譚余曰不然殷浩冲雅名士不閑將略使之經略中原誠非其任若用之端委廟廊表儀人物品格自佳翼薦桓溫起家位大司馬手握重兵專制朝命乘李勢昏弱僅而克平無益于晉朝興亡大計毛髮枋頭之役襄邑於譙之戰喪師辱國狼狽不支猶不自反而委罪於袁眞張

威於廢立跋扈本朝窺伺神器爲晉奸孽貽患無窮借以羽翼假以風雲皆庾翼啓之也深源不過短於用兵將略風流模範儼然可宗縱無益成敗之數必不至爲國大蠹如桓溫庾翼退鳳鵠而進鴟鴞剪芝蘭而樹荆棘以是名爲知人能得豪傑吾不與也惜大無高識隨時炎涼見桓溫强盛多所獎借諱其英雄見殷浩淒涼刻晝莊點埼益醜態當時史官之陋如此嗟乎天禍晉室桓溫喪敗

不撓終稔凶毒殷浩一跌莫救遂致漂零數也不然符堅亦一時之雄始能破桓溫而終敗於謝安謝安與殷浩風流醞籍等耳浩既虛名不足與成功業謝安何爲而卒破秦安暂溫既雄傑何爲而亦喪師符堅且浩之北伐無功不過與溫之枋頭失利同一兵家勝敗之常史官何故而極力軒輊哉伐燕之役溫以步騎五萬行燕吳王垂破溫于襄邑斬首三萬秦將苟池破溫於譙又死萬計先

是數戰不利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而遁計其所統五萬之衆已無噍類溫此時亦足以一死矣所不死者天幸耳使當時斃於軍中吾不知史臣之論又當何如哉大要溫強暴凶横重兵在手睥睨晉朝莫能如何皮相之流遂以英雄歸之成敗移人萬古之通病也人盛譚曹操英雄當時失策喪師智勇俱困瀕於死亾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終成大業千秋而下不失英雄若死於一敗世人之論定不復爾不過列於袁本初劉景升之類耳余謂萬古人品之伯仲者作事立功必各有成敗一視其家國與其人之氣數如何必不可拘攣局曲成者爲賢敗者爲不肖氣數昌盛則或庸衆人當事而成氣數衰颯則或明智豪傑當事而敗氣數有道人應福則善人得志氣數無道人應災則凶人立功亭長帝沐猴亡句踐伯夫差死白水興嚻述殞雖由人事亦氣數之盛也河間廢武帝立扶蘇

誅胡亥嗣劉虞絕曹操昌未必盡由人事亦氣數之衰也君子超出古今成敗之關吾乃許以廖廓遠覽矣

王戎

晉人負人倫鑒余謂最溷子王戎穢物也亦在名士之列戎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女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釋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孩抱中物死哭泣過哀欲爲其子取裴遁女子旣蚤亡以過痛故不許人求裴女遂至老死無敢取者

噫天壤間乃有如此名士阮籍輩恒喜其淸曠得非其能調弄口吻可聽耶

陶侃

蘇峻石頭之難溫嶠庾亮求救於陶侃侃曰肅祖顧命不見及夫侃之所不及者顧命爾身都大位手擁重兵國恩不厚乎君父蒙難凡在食土之毛其誰不思効節侃受國厚恩徒以顧命不及便懷怏怏坐而觀望方且欲殺庾氏以快宿忿任讓助峻爲亂在成帝前斬忠臣鍾雅劉超帝泣請不從事平侃猶欲以私厚宥讓此與國賊何異史猶稱

其忠勤誤矣侃之處心如此後雖有一二戮力不過渠自作功名爾非純臣也侃嘗有異志感折翼之夢而止此又何怪乎

庾亮

庾亮在武昌登南樓據胡牀與諸參佐詠謔當時人盛高其風致孫綽作亮碑文云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夫亮外似清曠中存褊陋當國太踈傲愎自用始違卞壺忠諫繼拒温嶠援師釀成國難及聞陶侃欲殺已以謝天下憂怖舟中五色無主超曠之度安在邪晉室虗名人當以太尉爲首典公謚美非傳信之文

愛姿容重門第是晉人兩癡絕事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余因憶令由拳時最好二三名士每至如王吉之朝相如幾廢邑事比之劉真長何止一玄度

蘇長公云上可陪玉皇上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

劉公榮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余服兩君曠度

嵇阮曠達外露狂態内秉玄心今之優孟兩公者無復玄心徒有狂態爾把碑礫淋漓時眼空天地遇小得失便改常度步兵見之令嘗嘔去大將軍欲與步兵婚大醉百日不得言而止即此事令人能之不藉戒阮渾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夫市上袒跣屠沽兒皆嵇阮邪

王澄經陳留時陳留多士澄問此郡士吏對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問位也澄晉名士其智乃不如此吏

王導趙普

自古有外敦內黠陰重深中而禍履宜厚名位善終生前享恭隆之庥身後蒙大人之譽千古僥倖莫或非之姦雄得志非所以勸善懲狡余故表而出之得二人焉晉王導宋趙普也王導寬和蕭散善以敦重收結士心因事就功江左倚若長城而陰鷙柔猾巧於推移當王敦作逆狼狽周章以百口乞哀於周伯仁伯仁不顧私心恨之必殺伯仁

而後已外佯罵逆徒而內實存覲望致事若成同竊大利彼坐逆敗而已則猶不失顧命元勲蔡其私中蓋秋毫無憤疾敦意爲國大臣若此與國賊何異而天幸不敗福以終始江左夷吾至今未隕此聲漏網吞舟不已甚乎趙普遭遇宋藝祖佐命開基不可謂無才方昭獻太后欲太祖傳位太宗命普書之金匱普唯唯不出一語及太宗欲傳位涪陵廷美以及太祖子德昭普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於是得罪而德昭之死普未必無力也夫普太祖開國元臣儻果以太祖之傳位於太宗爲非策則當力諍之昭獻之前若以太祖爲是也則當以太祖之心成太宗之美夫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聖德承順昭獻以天下公諸弟由太宗以及廷美由廷美以及德昭豈非昭獻與太祖之心哉夫何太祖之肉未寒而廷美德昭相繼致死太宗何以見太祖於地下乎而普前後

反覆持祿固寵不忠孰甚焉且以厚賄通錢俶以忌才出宋琪以私憾殺盧多遜迹其生平背公植利最多涼德朱元晦以其本朝開國舊臣頗有假借稱趙韓王有仁者之功百世而後當遂信之普之儌幸過矣按普本傳普方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寃累耳此見神理靈爽可畏哉故余著論取人必以立心平直表裏洞然雖有過何害高

而山陵、深而溪谷、則鬼道也、卽勲名彪炳。余弗貴之矣。

支月旦

支遁謂王濛與君别久君了不長謂郗超造微之功足參政始夫濛雖非絶品亦自清英超傾險人黨邪助逆支公月旦如此余所不解

半人

符堅攻陷襄陽得釋道安喜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爲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夫安公道德宗師習君雕蟲小儒何止相半乎

兩雄

劉裕與劉毅並倡義旅掃蕩桓玄而裕卒圖毅陳霸先與王僧辯同建大謀誅鉏侯景而霸先卒滅僧辯一栖兩雄相持相軋未有不尋干戈者觸危機則防必深蹈大利則競必力兩雄相持則最雄者勝兩詐相傾則最詐者勝余觀司馬懿之圖曹爽劉裕之謀諸葛長人可謂幽於鬼神深於阬塹捷于風霆物情如此可畏哉然而不能逃命裕與司馬懿陳霸先皆天命所屬即不用深機以剪所忌人誰難之大命豈改乎

豪傑成事雖由天命幹濟必以其才雖曰以才成就必由天命天命所屬者其人非德望服人則才智足辦庸弱如義帝刘席如更始君子望而知其天命不屬矣究而言之天能勝人人終不能勝天服人以德魏文帝晉世祖何德乎辦事以才唐高祖宋高宗何才乎文帝席操餘威世祖承懿昭成

業高祖以世民為子高宗當宋祚陵夷天命之也漢文景之後莫賢於河間而武帝當璧隋文之子莫良于太子勇而煬帝紹祚天不命之也世人知此陰謀可消躁競可釋其無為造物嗤乎

梁武帝

梁武帝英明有道之主義軒禹湯而後罕見其儔戮亂興王手定四海侯景叛命晚節陵夷庸人好以成敗論人遂月武帝仁柔佞佛德業摧喪身名兩隳比之昏弱既不知人聞道又不深考梁書及當時史臣論贊使千古盛德冲夷人主久蒙俗儒小生姍笑而曹操桓溫輩陰賊淫凶使小人之才公行大盜名位無恙延祚子孫往往以英雄稱之

直以駕武帝之上一夫持論千夫吠聲成敗溺人深矣余為之慨然按梁武帝英明睿哲霸王偉器齊運告終淫昏媸虐武帝起義樊鄧秉鉞仗旗六合風從三靈攸卜薦登大寶精勤萬機闢四門納十亂悉忠讜容直亮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清舉從之詿誤問黔黎之無告寬仁豈弟之詔無日不下兼之純孝精誠內行修謹博綜淹通豐贍淵敏洞達儒學尤長釋典儒老諸經傳義及涅

槃大品淨名三慧諸圓通了義亡不究竟發明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卽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斜姦擿伏洞盡物情決獄論刑尤流矜恕帝哀傷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荳羹糲食而身衣布衣木綿阜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性復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

理衣冠小坐押褛盛夏暑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雖覯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由斯以譚帝王之神明英武聰頴博學恭儉非敬冲澹玄素盛德有道無以加矣以故嘉祥薦臻享國長久年望九十豈非清淨寡慾味道修真之明效大驗哉晚以失算輕納侯景內附釀成禍階周由人事乖錯亦以宼業定數天命蓋不可逃自俗情觀之因辱摧敗帝王之羞余則以爲運去時移委數

乘理其化也似離幽憂其去也已成超脫大則佛果小則人天其不淪墮也必矣無論其他只如五十外便斷房室小殿暗室中亦必正容端潔漢高唐文皇輩能之乎漢高魏武累及敗亾天命祐翼得免禍害遂名英雄梁武一跌不捄盡掩神明竟齒昏弱嗚呼成敗禍福豪傑因之奪目何況市上小兒哉余故著論以爲梁武吐氣俗物猶然見笑所不辭焉夫所貴豪傑寧能隨千古人雷同妍媸

哉或曰梁武復諫輕納侯景以致王侯魚肉宮闕流血生靈塗炭宗社傾亾不謂謬昏可乎吾子乃盛稱其有道有道者喪身亾國乎余曰人非堯舜誰能無謬武帝輕納封豕長蛇以爲戎首乖錯失算不可逃矣要之陽九百六適當劫數京邑板蕩士庶流離豈人事所能挽回乎觀武帝削平大亂創立帝業電掃龍驤六合鼓掌固非無英雄偉略者晩耄及之而敗於一跌天實爲之烏可因其覆

敗而遂盡廢其雄才玄德也若云英雄必無覆敗
則漢高魏武之顛謬失策瀕於危險者當時蓋亦
不少矣惟其天命佑之終濟大業不然諸葛武侯
之無成豈亦以其人之不英雄哉乃若簡文帝之
清眞玄朗守成令主時丁多難渣爾淪亾實出不
幸豈亦關人事耶嗟乎自古亾國敗家必由淫昏
暴虐以武帝之清醇昭明簡文之賢喆爲之子而
祚短禍速下與叔寶楊廣等吾誠不得其說矣善
乎符堅之言乎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吾
又聞之道家陽九之數雖上帝有不能自主者要
不可不力修人事人事所向卽天意也

△高允

余讀魏書人品至高允便欲歛泣爲之下拜矣允
奉詔與崔浩同修國史浩聽小人閔湛之訣刋所
撰國史於石允聞之謂著作郞宗欽曰閔湛所營
分寸之利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
有以暴揚國惡言於世祖者世祖震怒窮治浩等
允在東宮恭宗爲申救於帝曰中書侍郞高允自
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愼臣所委悉雖與浩同
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
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郞鄧淵
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
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
於浩安有生路東宮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
次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
臣以下才謬忝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以分
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

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東
宮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
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
得免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
明皆有條理世祖怒甚勑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
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
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
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

士執允東宮爲之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
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
高允其殆聖乎東宮後讓允允曰浩在朝無蹇諤
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慾沒其公廉愛憎蔽其
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
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
實同其事生死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
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及高宗即

位允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
異又終身不言高宗以允公忠久爲郎不遷拜允
爲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
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
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
縕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淸貧豈
有此乎初允與游雅善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
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

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
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
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爲余
言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
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詰責崔公聲
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
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淸辯音韻高亮明主
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

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所謂矯
矯風節不在斯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
失之於心內崔亦滿之於形外其爲人物所推如
此允所著詩賦誄頌箴論表讃左氏公羊釋毛詩
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背育事凡百餘篇文贍理足
蔚爲儒宗嗟乎人品至此可以無憾余故於三代
孔孟而下特取之以爲蓍龜

岳武穆

或謂余曰郭汾陽勝岳武穆余曰何以言之曰郭
公無事則閒置一有事則驅使閒置則不慼驅使
則不辭無事投閑若與當世不相關涉有事一呼
部曲將領無論新故不動聲色而運於指臂又善
韜晦避禍常立於不死之地是爲當世魁然一大
人武穆英毅慷慨匡時報主決計直前討不返顧
卒殺其身若汾陽於此必有以自全人不能殺余

曰汾陽道倖武穆精忠易地皆然難可軒輊道有
以弘通爲大者若汾陽利物而終以自全是也道
有以堅貞爲至者若武穆之勤事而卒死其事是
也處汾陽之地可委蛇而自全當武穆之時不得
不慷慨而就難故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同謂之聖
如武穆所遭堂堂大路止有必死一條別無閒道
紆徑可委蛇而免使武穆一免禍則失之遠矣天
下固不必以免禍爲賢若必以免禍爲賢則最圓

滑而善自全如五代馮道者豈亦大人也耶嗟乎汾陽福德俱隆已無憾於造化武穆精忠冤死上帝所憐也是以死後英魂吳越之時范蠡不靈而子胥靈三國之時諸葛不靈而雲長靈唐玄肅之時汾陽不靈而張許靈南宋之時魏公不靈而武穆靈武[illegible]諸公葢至今存何言其死哉

居鄉

宋沈慶之立大功官三事朝廷加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舁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優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

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惟當共思袉損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衆㩦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又妓妾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懽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此可為大臣居鄉之法北伐之時慶之謂蕭斌曰節下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空議何施弑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沈公生平不學乃臨國家大事老成深計動無謬舛明見大義不苟趨時卒終功名福履豪傑戊立何關學問然至孝武逼令作詩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雖名家詩人何以過此殆不可曉

眞不眞

宋秦檜始爲諫官抗章留胡康侯章三上至投劾而去康侯深重其爲人當其時士大夫咸目檜爲一名士及至大權入手姦狡凶殘遂爲鬼車猰貐若出兩人然余是以知人之難相也亦古今世道之變也周漢以前人物善則善矣惡則惡矣正則正矣邪則邪矣如烏不可浴而白鵠不可黔而黑鶴不可截而短鳧不可續而長久無改行外無匿情天下曉然知之隋唐而後漸以不然有內存軟庸而外矯直飾身涤穢行而口譚清虛始砥名檢而終毀廉隅盜名位卑微時粉飾以塗耳目矯厲以養虛聲而希世人之推引一旦得志富貴闔其心恩仇攖其府徇私滅公縱慾破義遂以大壞而不收固不止一秦繆醜爲然世之降也民僞滋矣古之人眞今之人不眞也嗚呼人而不眞君子小人胡論哉伯喈哭董卓吾不取其是而取其眞也

江陵在事通國譽之及其敗也譽之者皆起而罵之矣噫今之人無輕詆蔡中郎中郎急知已蓋不知有身亦不知有身後名不然彼豈不念王司徒有三尺乎又豈不念哭國賊非正也故余以爲伯喈古人也余又惜伯喈眞而不聞道也苟知國賊當誅則知已可以弗論伯喈之失不在哭卓而失在爲卓所知今之罵江陵者失不在罵而失在始之譽而罵也江陵而在結之以逢時取位江陵而

敗罵之以避禍立名人之不眞亦甚矣

我朝人物

負荷世道存乎其人從古歷今有一大事必生一人荷擔旁有爲之輔者鴻荒而下世何嘗乏人哉我朝　高皇帝掃淸腥穢蕩滌神州統接堯舜功絕湯武所培養醞釀國家元氣宏遠矣山川靈秀傍魄蜿蟺鍾爲瓌偉磊落之英彬彬班班有不遜前代者靑田劉誠意基學貫天人才兼文武洞曉兵略旁通象緯知來藏往出奇如神上應斗樞下

贊大業陰陽間氣天挺異人其亦上隆中之流亞與其於　太祖蜀山靈鍾方諸陽燧夫豈偶然也新建王文成守仁靈稟夙成天才獨詣神采雄邁智略深沉氣九死而不折才百鍊而彌精秉操屹于丘山當機捷于風雨厝注極其揮霍理學悟入玄微負氣節而不專于氣節譚文章而不局于文章學爲儒而不拘于爲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求之庇裏未易窺其際方之古人難輕定其品與

人哉異人哉于肅愍謙駕馭長才貞勁大節生定傾危死安義命功存社稷忠鑒上帝定神氣於劻勷人亂我整寧犯難而存國制群奸于股掌可發不發寧危身以安君完萬事于一死利害有不敢知付公論於千秋是非有不必辯所謂與日月爭光可也功因高于李綱事更難于武穆其當世至人耶徐中山達之用兵如國手布棊無一子誤下百戰不挫克定中原視漢淮陰未知誰爲伯仲韓

襄毅雍咸寧王襄敏越楊文襄一清楊武襄洪英風雄略頤指萬夫鞭撻夷虜開展疆域亦命世之傑也楊文貞士奇李文達賢周文襄忱李文正東陽張文忠孚敬通達國體動合機宜光贊　廟謨永垂鴻業經濟名臣其最卓犖者哉南陽排奪門護太子庶幾哉社稷之器乎長泌若濡逆瑾冥以行權多所保護此可與智者道右文下士弘奬風流至今想之永嘉違衆倡議當時所非要之至理

其論自正相業醇疵總之雄偉不齪齪矣商文毅輅彭文憲時劉文靖健謝文正遷楊文懿守陳王文恪鏊吳文定寬風骨峻整德器淵涵才不露鋒頴功不計歲月外示凝然中懷凛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有古大臣之風焉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薛文清瑄李忠文時勉章文懿懋王忠肅翱王端毅恕項襄毅忠馬端肅文升劉忠宣大夏胡端敏世寧岳岳之風侃侃之節宏材足以濟時艱

正氣足以褫奸魄李夢陽所謂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斯其人矣襄毅抗汪直忠宣忤劉瑾夂生利害詎足入其胸懷端敏首發宸濠逆謀功先曲突哉至文清粹白不言躬行斯其人師表百世從祀廟庭何愿焉方正學孝孺文雄而氣銳學博而行方靖難一死忠貫金石齊尚書太黄太常子澄鐵尚書鉉練都憲子寧黄侍郎觀景中丞清王修撰叔英周紀善是修平都督安一

時爲建文死者累累乎騈首引頸未易悉數則高皇帝養士之功德亶厚矣景中丞死而英魂烈烈譚者髮爲竪黃侍郎婦紿象奴挽二女同赴清流玉可沉不可污余言之輒酸鼻孫忠烈燧許忠節逵罵賊而死節比張許宸濠銳氣斉爲二公所奪敗不旋踵有繇也劉忠愍球鄒吉士智黃少卿鞏楊忠愍繼盛沈少卿鍊劉侍御臺批鱗折檻竟殺其身龍比之儔哉百鍊之剛則楊忠節最盛乎

羅修撰倫羅文恭洪先吳處士與弼陳徵君憲章明德範俗隱操軼塵峨眉姑射脩然清遠至宋龍門濂博洽苑暘高太史啓雄渾清蒼王義烏禕華贍高朗解學士縉峭厲迅快蔚然 國初名家丘文莊濬楊修撰愼武庫哉李夢陽何景明力振古道骨氣雄勁徐禎卿陳束諸君輔之黃省曾獨追六朝孫一元特標風韻其後王李繼起文章斐然矣又周顛張三丰冷起敬李福達神通變幻躡景登霞羅文恭萬民望王世貞脫屣浮榮離形度世孰謂我 朝而無得道眞人哉求之當世照映山川傳之後世光賁史冊三代而下豈必多讓也

風俗

吳倪瓚爲人清貴有潔癖顧阿瑛稍加以疎曠此兩人竝富於貲財所居宮室樓榭精好人望之如清都仙府好蓄玩器書畫習以成風至今吳越中人喜譚樂道仰而宗之不啻天際真人余以爲此兩人非高人也古有道高人糠粃六合蜉蝣萬物焉肯弊弊焉以宮室器玩爲事和光混迹喧寂淨穢處之惟一何爲好潔而至於成癖萬物得以累

心而不能脩然於物外高桄貴倨不過天壤間一怪民耳吳越人士好奇動輒稱引以爲高余所不取古有云齊人好詐公孫弘亦詐楚人多怨屈原亦怨所貴賢者挺然拔起流俗無爲土風所染李供奉白太傅蘇端明非無文士習氣流連詩酒聲伎而脩然之意常存貴在不染也供奉一日而散萬金太傅晚年澹泊惟日從事禪悅端明垂老還居室貧媼而身死旅舍彼三賢胸中復著何物耶

華亭相

華亭徐文貞爲人陰重有權略當分宜父子濁亂後能稍彌縫釐正以故最得賢相名善籠絡籤弄天下豪傑欲取故與陽喜陰怒譚笑戈矛甘言毒藥中實多慾外託清貞人入其術中而不知當分宜父子專擅遵養時晦戢翼伏爪與嵩伴結爲心膂締爲女羅甚至起宅分宜云謝政後且移家焉令長子璠詐爲騃癡往來嚴氏見其家某物輒曰

吾家亦有之是以見餉者嵩父子以此坦然不設備會上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嵩請　上還大內　上念大內　諸帝升遐地意大不懌嵩請階揣知　上旨則請新永壽宮密啟云請命工部尚書雷禮督大工臣子璠佐之計百日畢工　上大說從之百日工果就　上徙居焉更名曰萬壽進階少師璠亦超拜太常少卿嵩寵遂移于階階益日夜圖嵩以召仙人藍道行進　上密授計

焉道行入爲　上召仙　上問宮中多鬼何故仙
降筆曰　皇上神聖人天欽挹所以致祟者權臣
竊弄威福懷奸稔毒故也　上問爲誰仙曰　上
所最寵眷者是　上曰得非嵩父子乎仙連書曰
是也是也　上于是始大疑道行密報階階遂陰
屬言官疏劾疏入而嵩父子敗矣階家甚富產甲
吳郡塊處一空室客至悉延入臥內蕭然若僧廬
毎燕監司郡邑吏必毀　上賜金銀器治酒而令

心腹人密以相聞客恒嘖嘖一治水御史謂余曰
華亭公賢相有大功于　國家而貧約如寒士往
置酒見召毀其家器物而後治具余笑唯唯其狡
譎類如此汪伯玉嘗問于余曰子謂華亭相何如
人余良久曰好過曹瞞伯玉曰何以言之余曰曹
瞞盜大利得奸雄名華亭盜大利幷盜賢相名伯
玉拍手曰快哉此不肖生平所持論子先得我心
矣王元美左袒文貞不遺餘力元美感其昭雪父

寃一身一家之私殊非公論

鄒爾贍

鄒爾贍以論江陵父死不奔受　廷杖謫戍貴陽五年江陵死爾贍蒙　賜環拜諫議不旬日而上疏陳天下大計侃侃不阿眞薑桂之性哉余觀爾贍布衣糲食于萬物泊如也惟無欲之人可以辦大事浮華雕繢者雖有所樹立易敗也元微之自放逐來歸媕阿骫骳如兩人然其氣雖盛其養不充故久之則衰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盖剛則可躋于中和脂韋突梯則距之千里矣

趙文肅公

內江趙文肅公貞吉高才負氣好談禪時余鄉萬鹿園恬雅精于禪學以淮上閫帥如京師文肅公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涌鹿園唯唯不答文肅大喜歸語人曰僕今日降却萬鹿園與之談論娓娓鹿園惟有唯諾不能措一語華亭陸平泉宗伯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趙公何言趙公降却鹿園也

王元美先生

古之王祥德掩其言今之元美言掩其德王祥不在能言之科間與談論理致清遠是德掩其言也元美作秋苑卮言鞭韃千古掊擊當代筆挾秋霜舌掉電光天下士大夫譮其文章想其丰采遠聽邃度必以爲輕俊薄夫而不知其爲人殊長者識無所不綜而量無所不包寬仁愛人盛德之聲滿里閈而或不盡聞於薄海內外是言掩其德也

虞長孺

虞長孺淳與甕夾奪官之後旣喪其偶止一子復夭天之報善人薄矣斷累解縛成就其了道也有弟僧孺更不娶同隱修煉余嘗過其隱居接其丰采聆其議論使人心地清凉二孺之入道也如箭乎余尚多事多累每低頭而媿此兩君

包孝肅

余少時聞包孝肅之爲人意其必銅肝鐵面好怒多瞋如閻羅王或非人情近讀其奏議乃知孝肅故長者告君之辭渢渢溫敦厚無一念不在蒼生無一語不關宗社特以其秉公執法不肯骫骳以媚人人畏憚之若見以爲風稜太峻爾夫爲人臣守疵則法廢法廢則私行私行則物受害故公正方嚴以持三尺非故爲亢厲而憤激也凡以塞私竇

杜倖門而務行其惠愛黔首保安廟社之至情也

余又考孝肅爲人純孝夫孝仁也嗟乎後世之想慕孝肅風采者其愼無憤無激而失孝肅之本來

鴻苞集卷之十二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應元允大校

古人

周列國之時俗尚俠烈聶政抉面姊亦死其旁荊軻殺身漸離竟亦不肯免疾生感一顧之恩刎頭而送公子此猶有說作劍而至殺其妻作吳鈎殺

其二子漁父渡子胥沉江擊絮女下壺漿投瀨此死何爲者大道不明而人徒激於意氣良可悼矣然自是古人今之人許人一帛一錢或過而背之豈肯以六尺輕徇已哉

袁盎引郤愼夫人座東方朔捶郭舍人於人主前嚴光至以足加帝腹天泌至欲枕天子股一動天文李白當殿庭使力士脫靴宮妃捧硯王珪與天子對宴遍詠宮眷多受贈遺而出李沆至封還天

子之詔書當時不聞劾其偃蹇無人臣禮相如竊妻以逃衛青奴生之子金日磾出于夷虜戴淵起自羣盜周顗淫穢自放皆裒然作名臣豪傑不聞當時搜索追論其非類亾賴謝文靖之德朞功之喪不廢絲竹東山重望乃養以聲伎郭汾陽盛德偉人嬰心奢慾韓滉老成人以公牒取屬吏之歌姬錢惟演日以供具資歐陽永叔諸僚之山遊蘇子瞻日從湖中了郡事文丞相平居聲伎滿前若在今日則諸賢皆不免絓彈章矣古之清議輕今之清議重古之法網踈今之法網密古未嘗不有賢哲而今未必高于古人風俗厚薄可以觀矣古之豪傑代不數人今濟濟鏘鏘何其多也譚道德則道德譚文學則文學譚氣節則氣節譚經濟則經濟賢于古人乎未必然也古之人如陳玉石于市肆瑕瑜不掩今之人如貨古玩于時賈眞假難知

庸奇論

吾鄉一方伯自京師補官回余候之與余譚近事因及今太宰曰乃公公忠無私物情帖服第頗好奇近召用某公某公迂濶人大而無當不諧于俗用之不便此君起爲觀察大夫其仍昻藏桀驁與部使者抗乎其遂俛首脂韋改其平生也蜀開府中丞艾公穆特疏薦起兩小吏謂其人有經略才可大用故以大計去者太宰亦曲從其請此皆好奇之過也余不及作答遽別去既歸而思之此二事爲奇世安得有奇自世道交喪士氣萎薾日淪卑下縉紳大夫徒以啗飯遺矢著衣束帶乘輿呵道跪起揖拜語笑寒暄伺候顔色揣摩喜怒逢迎趨避媕婀嚅唲爲天理民彝之極士大夫辯而習此父以爲肖子師以爲高弟朝以爲賢士友以爲良朋行必事粉飾言必審忌諱衆人之所常行時俗之所安即卑瑣窪陋爲之不辭稍有戾于俗尚

駭于物情者雖仁義道德行之有害無利何復措
意焉與貴富勢利人遊人以爲分固應爾而又緩
急或得其力交關貧賤布衣韋帶是非士大夫之
體秋毫亡益而又恐有意外不測悔吝剌不苟而
投門不苟而開足不苟而蹈眉不苟而顰顏不苟
而笑一副面孔對貴人又一副面孔對賤士或迹
親而心踈陽喜而陰怒面頌而背毀無憂而假戚
外能致其官日以尊貴而內能肥其家日以富饒

甲第連雲阡陌相望壟斷之計彌于市閈子母之
息遍於國中世人方以爲賢者不曰厚重則曰老
成營私罔利暗昧淹污有道者不齒彼方揚揚自
以爲得意而世人爲其蒙蔽不盡知之即知之俗
尚皆然不深賤惡也如是以爲士君子大中至正
律身處世之道止矣稍不然者卒目以爲奇我貪
則目廉者爲奇我巧則目拙者爲奇我曲則目直
者爲奇我詐則目信者爲奇我圓則目方者爲奇

我諂則目亢者爲奇嗟乎世人以恒見爲庸以不
恒而驟見爲奇服章甫而入魯魯人以爲奇服逢
掖而入宋宋人以爲奇衣冠而入倮國倮國以爲
奇古人以驚世駭俗怪誕不經爲奇而今人則以
仁義道德爲奇矣今人之所習而安耳而目者在
卑瑣窪陋罝仁義道德於不講久矣而一旦驟見
之不亦奇乎俗之所不尚而有之鮮有不駭者駭
則奇之名所由歸也今人之所習而不以奇見駭

者獨有咱飯遺矢著衣束帶乘輿呵道跪起揖拜
語笑寒暄之類耳世人尚舉業帖括而乃有稱詩
賦古文者此大奇也世人尚功名富貴而乃有高
譚性命以爲道學清身寡慾以爲淨業譚兵說劍
以爲經略犯顏批鱗以爲氣節守官報主以爲公
忠執法秉禮以爲直道操持不取以爲清廉者此
大奇也以此悉名爲奇固世人所甚諱世安得復
有奇詩賦古文爲奇則班馬李杜可廢也性命道

學爲奇則弘景圖南可廢也英雄經畧爲奇則呂望孔明可廢也犯顏批鱗爲奇則龍比朱雲可廢也守官報王爲奇則廣平曲江可廢也執法秉禮爲奇則卞壺包拯可廢也操持不取爲奇則楊震胡威可廢也古今一切聖賢豪傑仁義道德悉椎破剗削去之而獨存啗飯遺矢之類于世以爲中庸不好奇可乎中庸者至當不易之謂非卑瑣陋劣之謂也奇者驚世駭俗怪誕不經之謂非世俗

所不恒見便一切指以爲奇也余以爲道之至當不易者爲中庸不及乎道而淪于卑下者爲不肖好道而過焉者爲奇今人則以卑下不肖爲中庸而反以至當不易者爲奇好道而過者名之爲奇可也今人局于其所常習而駭於其所不恒見聞則雖至當不易者亦遂以奇目之正猶魯人之奇章甫宋人之奇逢掖倮國之奇衣冠也相人必以皮毛取人必以色笑論人必以唐軟用人必以常

格稍有超于時局逋于域外者譁然起而奇之世又安得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乎夫至當不易大道準繩固不得謂之奇若如世俗之論則古人之好奇者亦多矣盤古而分天地手擘鴻濛建立三才此一人固已首創大奇矣伏羲之世龍馬負圖女媧氏煉石補天神農氏一日而化七十二毒軒轅黃帝御世大治鼎湖騎龍升天堯舜乃以天下與匹夫天下不以爲駭禹鑿山通道以平九州玄

夷授青神靈效順黃龍負舟視猶蝘蜓許由讓天下而逃至匿於逆旅巢父聞許由言洗其牛耳伊尹桐宫之放亦曠古所未嘗有事湯武以臣伐君犯古今之所大不韙武丁之得傅說乃夢上帝賚以良弼呂望年八十餘釣于渭水西伯乃以卜而得霸王之器周公作相乃負扆以朝諸侯穆王西見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孔子以匹夫聚徒講道至三千人甫攝相事輒殺魯之聞人少正卯齊桓公

相管仲則忘其射中帶鉤之讐晏嬰道遇越石父一言而解驂以脫其難伯夷泰伯季札讓諸侯之國而不取伍子胥入郢至鞭平王尸申包胥依秦庭而七日哭范蠡霸越偏舟載西施浮五湖而不返豫讓爲智伯報仇斬趙襄子空衣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魯仲連功成而不受賞介子推輿晉而去隱于綿上孟子與諸侯王分庭抗禮無所屈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爲侈虞卿捐相印急

故人之難范雎納布衣蔡澤之說一朝而解印綬如敝履信陵君以列國公子虛左夷門老監車騎過博徒家藺相如欲以頸血濺秦王卒全趙璧而引車避廉將軍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却秦救趙至使平原君不敢復相天下士張子房以一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大索十日而不得黄石一老父令豎子取履而不以爲忤漢高帝拜大將乃用淮陰胯下賤士客見人主乃得自稱高陽酒徒四皓

迺避高祖爲太子來帝不怒而留調護太子樊噲人臣得直排天子之禁闥而無罪袁盎小臣得至天子便殿引却慎夫人座宰相申屠嘉得檄召天子寵臣議斬而人主至爲之謝過天子至軍中將軍令天子毋得馳驅而人主爲之按轡東方朔上書武帝高自矜許云可爲天子之大臣灌夫罵座于丞相前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自稱大將軍揖客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數月而取宰相封侯嚴子陵

與光武同寢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光武袒幘坐迎馬伏波而伏波顧歎帝王自有眞皇甫規慢鴈門太守而倒履以迎逢掖玄晏先生不知有城陽太守惟知梁柳孔北海急張儉之難一門爲之爭死禰正平屈辱曹操不羞鼓吏孔明高臥隆中必待玄德三顧於草廬而後起王猛見桓大將軍捫虱而談當世之務謝安隱東山以絲竹自娛陶弘景挂冠神虎門黄冠入道李鄴侯佐肅

宗平大難欲祧天子服一動天文韓魏公要以手捧天者再定策兩朝功在社稷自古環偉鴻碩之夫建竪非常掀揭二儀焜燿六合必非猥瑣齪齪流比概目以爲奇而廢之史冊何所書紀古今何所觀法宇宙何以成其高厚哉今夫天朗朗而爲日月轟轟而爲雷霆爍爍而爲雲霞皚皚而爲霜雪天亦奇矣今夫地峩峩而爲山岳浩浩而爲江海郁郁而爲卉木關關而爲禽鳥地亦奇矣人惟

習而見之故不以爲奇若驟而耳目有不炫然而惑愯然而駭者乎俗人局井蛙夏蟲之見乏廣大寥廓之觀惟知世間之啗飯遺矢以爲中庸稍有出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爲奇而驚駭疑異之此庸衆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賢智坐困苟非挺金鐵百煉之性負鳳皇千仞之氣者鮮不俛而就俗尚趨常局以免於世之疑駭世道又何賴乎此其所關係夫豈淺也余見管君抱文武器具有豪傑氣

局諳暢古今之理通習國家之務以濟時經世爲已任行事甚正持論頗高去齪齪庸流遠矣即爲觀察獨持風紀不爲部使者屈要亦國家舊典世之庸軟者多遂以爲迂闊好奇艾中丞薦起兩人曾經大計去才苟可用何論大計非常之人罔非常格可拘近日江陵排斥賢人君子往往借大計去以行其禁錮之私其後破此格以拔枉抑輿論快之而猶尚謂經大計者不可起以爲當事者好

奇太過如此而輒謂之奇世安得復有卓瑰超越之品哉論人無問高下必以軟庸用人無問賢愚必循資格古豪傑遇今之時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而都顯要享貴富者必啗飯遺矢之輩啗飯遺矢而外稍有所舉動悉奇也此豈國家之福哉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夫至于邦之無道言既孫矣而猶必危其行孔子之無取於瑣瑣庸軟何如也今之士大夫恒自處以瑣瑣

庸軟見人發一言則曰奇立一功則曰奇建一節則曰奇迂闊無當與世枘鑿從而姍笑排擠之使其立見傾跌人人以奇爲諱而已則長立于悔吝必不及之地其爲計亦巧矣國家何賴於此輩哉

東漢氣節諸賢絫絫駢首就禍獨一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遜言恭色取媚當時滕撫方直之賢不交權勢爲宦者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廣承旨奏黜之使撫憤恚而卒梁冀與唐衡共誣李固杜喬下獄固與廣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之徵從茲始矣廣得書但悲慙而已既而五侯專横白馮令李雲上書切諫詔送黃門北寺獄弘農椽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靈帝信王甫曹節之誣目李膺范滂諸名士爲鉤黨廣時爲三公如盲如喑視諸賢之冤枉胡粤耳當時據廣之意豈不自以爲中庸而目撫也固也喬也雲也衆也膺也滂也皆迂闊好奇人也

五代之時世運如弈置君如弈馮道歷事五代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之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視其君之興廢若傳舍之去來而身家無恙榮遇如故嘗自署爲長樂老必若道者乃名爲不好奇而終身不及悔吝者也自好奇之說與士大夫敢於脂韋而不敢爲峻厲敗壞天下事者必此也余故不得不辯

清士

世人恒言清士士而曰清譚何容易哉五濁之夫稍知自好卜居山水之間幽室靖廬焚香掃地啜茗攤書風神高曠蕭然睽人便以清士歸之此爲境清非爲心清若放情山水間維絲竹婆娑靖廬頗娛玩好焚香啜茗或染淫慾此亦可謂之清士乎今之所謂清士多此類耳必也外絕滓穢內領清虛物障盡捐心境兩寂名爲清士故可貴也上

下千古得其人焉詳考而備錄之每一覽觀如啖崑崙交梨崆峒靈爪骨冷神暘飄飄欲僊矣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王倪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洗耳於頴水濱巢父牽犢欲飲見許由洗耳問得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求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蒲衣子曰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其德甚眞伯夷叔齊讓國後恥食周粟隱西山采蕨薇而食作采薇之歌披裘公命吳延陵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老萊子逃世畊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楚王欲煩以守國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而止於江南林類年百歲拾穗行歌榮啓期披裘帶索而鼓琴楚接輿好養性躬畊以爲食楚王聘之妻

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帶紝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仙去原憲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曾參居衛縕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歌聲若出於金石莊周曰吾曳尾於塗中矣列禦寇居於鄭圃妻子恒饑子陽

遺之以粟不受庚桑楚北居畏壘之山畏壘之民謀相與尸而祝之庚桑楚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漢陰丈人爲圃抱甕而灌子貢過而教以桔槔丈人曰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子往矣勿妨吾事顏斶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黔

婁先生修身清節饑寒晏如卻齊王百金之聘著書四篇明道家之要死而無斂衾其妻謚之以康於陵陳仲子身自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欲用以爲相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其命於是謝楚使相與逃去爲人灌園安期生賣藥海邊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

秦東陵侯邵平失侯賣瓜而美世號東陵瓜漢初四皓避秦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摯峻字伯陵與司馬遷善隱身修德隱於岍山遷以書勸伯陵仕命書謝絕及卒岍人立祠號曰岍君桐君采藥隱於桐廬張仲蔚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嚴尊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

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讀老子與富人羅沖曰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堂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君平嘗著論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向長字子平隱居通老易辭大司空王邑之辟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婚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與北海禽

慶同遊五岳而不返閔貢字仲叔應司徒侯霸辟
不合投檄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日買猪肝一
片令聞勑吏常給焉閔而去之曰閔仲叔豈以口
腹累安邑耶梁鴻字伯鸞娶孟光爲妻椎髻布衣
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
後又客句吳居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及卒伯通
等爲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後人遂以其所居名梁
溪今無錫是也臺佟字孝威隱居武安山中峰鑿

穴而居采藥自給魏郡刺史見之曰孝威良苦曰
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
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澹自得不苦也如使君綏民
夕惕反不苦耶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貳
價者三十餘年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
公是韓伯休耶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
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
徐穉字孺子家貧非力不食徵辟悉皆不就黃瓊

嘗辟穉不就及瓊卒自豫章三千里至江夏以生
芻一束弔瓊柩前弔畢不通姓名而去世稱爲南
州高士袁閎字夏甫築土室閉門不見客旦暮於
室中向母禮畢子往亦不得見子亦向戶拜而去
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屐袁安大雪僵臥室
中室以雪壓壞長安令發而出之曰大雪不宜干
人管寧字幼安涉海客遼東嘗坐一木榻上積五
十五年亦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嘗浮海風波將

覆舟自省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天之降罰
將在斯乎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焉龐公隱襄陽
足跡不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諸葛亮嘗候之獨
拜牀下後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焦先字孝
然結草爲廬於江濱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臥
不設席無褥以身親土其體污垢或數日一食行
不由邪逕目不與女子近覗口未嘗言後野火燒
其廬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

視如故仲長統樂志論曰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孫登字公和無家居郡北蘇門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撫一弦琴性無恚怒人戲掐登於水屢溺屢起大笑而已阮籍往觀其踞相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籍對之長嘯意盡而退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王嘉字子年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隱於東陽谷鑿穴而居言未來時事多隱語如讖記事過迺驗衣服器物置架上人欲取之屋不加高而架增升

上不可取著拾遺記多言神仙詭異之事許邁字遠遊句容人結廬餘杭懸霤山往來茅嶺間放絕世務以尋神仙道書藥物朔望一歸定省父母既終遣婦還家遍遊名山采藥服氣陶弘景字通明爲齊高帝辟作諸王侍讀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勑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曾夢佛授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墖自誓受五大戒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爲織簾先生挾琴采薪并日而食守操終老宗炳字少文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宗測少靜退豫章王嶷徵爲參軍答書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斥山木長嘯往廬山侯子響贈遺之辭曰

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
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陶潛爲彭
澤令恥折腰以見督郵投劾去作歸去來辭以見
志嗜酒頹然飢來乞食有田一頃半以種林每坐
北牕涼風自遠颯然而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廬
山慧遠師爲方外之交委命達生豫爲文自輓簡
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

親人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
近忽逢桃花林夾岸草樹鮮美山有小口從口入
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其中男女怡然自
樂見漁人驚問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
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臨送出云不可爲外人道也
孔道秀解德州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墻
扃鑰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

每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許宣
平隱於城陽山南塢不知服餌但見不食時負薪
賣於市擔上嘗挂一花瓢題詩庵壁曰隱居三十
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開朝飲碧泉樵人歌
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李白
過而覽詩曰此仙人詩也物色之不得太白中峯
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巳長數寸身不製繒
帛衣以草葉常持楞嚴經路僻迥絕人跡罕到解

鬭虎降毒龍商山樵叟採茯苓深入偶值此僧張
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
席椶屩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嘗語顏眞卿曰
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號玄眞子又號煙波
釣徒江南李建勳嘗畜一玉磬尺餘以沉香柄按
節和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
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王績字無功隱居東皋
大有酒德頁苓種藥與世臭絕自號無心子司馬

承禎隱居天台山嘗遇道者曰子名在丹臺石室何憂不仙頷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腦中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睿宗迎問治道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著天隱子言修仙之事孫思邈得道捄昆明池龍得禁方三十首濟世活人尸解後從明皇乞武都雄黃寒山拾得隱天台國清涼寺太守閭丘胤問豐干豐干以二人對閭丘到官即至寺物色之二人嘯曰

豐干饒舌遂從石壁隱去陳陶隱西山太守嚴宇以其操行清潔欲嬈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采妓乃獻詩求去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衡陽龐蘊居士家甚富沉寶於洞庭與女靈照同修梵行魏野居陝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傍對雲山景趣幽絕鑿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嘯咏終日出則跨白驢林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種梅花數百株畜兩鶴放鶴尋梅蕭然遺世陽翟縣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孫尉嘗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呂徵之家仙居

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値大雪東閣中有人分韻作詩徵之乘興賦二詩書訖逕出問其姓字不答惠之穀不受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之惟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人乃徵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問徵之所在舍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隔溪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明日再

往則已逝去矣吳下都穆嘗作玉壺氷清氣逼人惜其所載差狹余接羅往記備載於此十年塵土棲襟風沙被面一朝脫之如離大火坑即清涼國夫去垢滌塵在澄懷觀道何關陳言然泠泠青霞語杳古高真賸上風神存焉其視劉惔許掾口吻天壤矣取以爲洗心之助何止八功德水余悲世人日夜汩沒糞溷熬煎湯火氣耗精漏形俗神穢雖具須眉色笑何異蜩蟟故著此論人不取滌余自滌之雖然人寧有不嗜哀仲家梨者耶

溪刻

伯夷峻廉隅之節於陵貪溪刻之行論者高之然俶儻曠達之士不必其然管夷吾貪爽不立小節而匡時定霸建鉅人偉功郭汾陽奮聲伎窮奢欲而奇勲精忠爲唐社稷臣晉謝安石唐白樂天宋蘇子瞻皆風流蘊藉留心絲竹放情山水流連詩酒酣暢賓客外示通偉內存貞素和而不流淤而不染道門謂之和光禪昧謂之羼提達者高其風標愚夫詆其泆蕩迨日久論定風華暎人千秋豔慕嗟乎賢達風流市人亦風流賢達放蕩市人亦放蕩賢達市人之所以異者在心之染不染也不然管夷吾之與梁丘據同一貪爽郭汾陽之與元載同一奢欲謝安蘇白之與韓熙載陶穀一風流胡其邪正淸濁霄壤乎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異人

古今蓋有異人焉特禀異氣而生非必身踐大道而神靈權奇心揮六合手掉雷光翁張霍煜莫可端倪東方朔握虛幻之機極洞冥之數遊天都之庭覽大荒之跡鞭蒼虎絕紫海撰神異紀十洲玩弄萬乘陵轢卿相播撻倖侍戲恐侏儒辨騶牙識畢方射守宮擿寠數言如倒囊智如探海龜臺斥其善竊巨靈詫其狡獪黃眉指其洗髓太史占其星精猶龍乎王子年奇形怪質玄思靈心口不吐域中之常言筆毋綜區外之秘記繪八荒於眉睫鑄神姦於臟腑洞隱事於無朕知來物於未形苻堅不能籠姚萇不能殺聲雷形隱形滅神存恍惝

滑稽莫可方物楚修何道吾奚以名其為人佛圖澄驅使萬靈奔走龍神弘通瑄異普度宣慈燭千里於塗掌占吉凶於鈴聲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鴉語何怪也金離爾苗九木水必覆閻浮利玄言何隱也麻襦遠來釋竺授法棘奴先幾勸虎戢暴乳穴放光臨流滌腸國中禀其大法男女偈其神異撲燃止沸斯為石氏矣陸法和託沙門而隱跡覽梁難而挺身師動神從舟行龍躍扇舉風返石逝水分蟲獸毒而法禁牛虵斷而前知湘東倚其神略王琳資其奇畫梁元帝以法和平侯景功高稍疑焉幾萌於心已先知之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嗚呼天壤間乃有此人亦奇矣梁武帝天監中有劉闞甑杰𧊒䗁仇督四公神怪博物謁帝帝奇而悅焉命沈約作覆令闖公與羣臣射鼠羣臣不中闖中焉盤盤國丹丹國諸侯使至帝欲加以上公秩𧊒公援引越

裳邾楚故事考古禮上諫止加秩雖鴻儒不逮也
南昌國獻鹽大如斗白如玉乾衜葡刺盗凍酒白
麥麴王公士庶皆不之識三日莫敢訓對杰公折
使者悉數其土地山川物産風氣時月詰其詐贋
萬里之外如指掌使者吐舌杰公又嘗與諸儒語
及方域東至扶桑扶桑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
至句麗國王宮内有水精城方一里天未曉明如
晝城忽不見月蝕西至西海寶樹林人巧能造寶

器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丈以肉投之鳥銜寶出
云是色界天王之寶藏有女國以蛇爲夫無書契
而信呪咀神道設教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
其土人食蝑蝌髯蛇以辟熱毒火浣布出此北至
黑谷之北山峻造天四時氷雪晝無日燭龍所居
北向更明西有酒泉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
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有大
鴨生駿馬大鳥生人兎大如馬貂大如狼人男死

鳥銜女飛行哺之女皆姝美麗而少壽司徒左長
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西狗
國之南羌夷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杰公
曰女國有六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
降爲其君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女悍男恭女
爲人君以貴男爲夫別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昆
明東南有女國以猿爲夫南海東南有女國以鬼
爲夫勃律山之西有女國無夫山有台虺之水女

子浴之而孕并蛇六矣朝廷聞其言撫掌以爲誑
妄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黄絲三百斤即扶
桑蠶所吐有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
璃暎日以觀見日中宫殿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
風俗土地物産城邑山川并訪其往昔存亡又識
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後先後外國貢使
方物至悉如杰公所言滿朝始信杰公益周游六
合出入百代矣後魏遣崔敘來聘敏淹貫博綜朝

士盡屈脅公與敏談論敏有德色公與遍談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典終於老釋敏屈焉恚病而死孫思邈識淹古今學殫曆數兼精道釋熟察天人化形之後人見隱於終南山與宣律師往來參請宗旨唐永淳間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

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爲藥欺天子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拯護宣公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悋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去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胡僧羞恚而死孫先生或隱或見累著靈異與李鄴侯泌徵異於鬼谷識兆於𡢃殘光輔中興克復唐祚運籌駛於風雨宾心合於神靈蟬蛻公卿餐梨辟穀仙人通其謦欬膚流啞其怪迂騰驤滅沒之材也我　朝劉青田基學閱百氏數揔上玄望氣而知龍興先幾而測成敗埒才呂尚追跡留侯推誠翊運光號元勲及捐館舍乃是北斗第六焉它如般翟之巧涓曠之音鄭僑之辨臺駘管仲之識俞兒范蠡之覇越孔明之典蜀張華之博物皇甫謐之知古季主君平管輅郭

璞之卜許負麻衣道者之相甘蠅飛衛由基之射造父王良之御鍾王旭素之書張僧繇吳道元之画羅公遠葉法善之方術洛下閎僧一行之曆數關壯繆岳武穆之神武莊周李白之奇文皆代異人也或異姿天授或巧思神凝或受命玄宰或傳法仙靈然必曠遠高清志私絕慾然後全眞會虛至人爲徒如其稍涉邪見染利慾則妖幻也是胡僧之所以隕命也與孔子能之而能不爲自是

千古之正法

詹炎上

孔子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曰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三代以還茲風蔑如矣震世英雄乘時遘運驅策寰宇鼓鑄人羣才識意氣非不卓偉可觀而學不聞道行非粹白志意于功名心累于多慾君子惜之漢唐宋英雄真主迹其舉動醇駁雜用王霸吾不暇細求苛責第舉其根本之大者漢高帝始入關中見秦宮室金帛

子女目眩神搖輒生愛戀若非樊噲留侯苦口力諫一行沉迷黥首失望豪傑解體尚復有漢乎固知其心志之不能超于物表矣大業甫就輒忌功臣猛將悉行誅夷若浮雲富貴黃屋非心必不剪所忌以杜後憂我之恢基建業所仗戮力何人大勲既集必滅之而後朝食亦太忍哉呂后糟糠之妻相從于流離艱苦一朝富貴以區區戚姬之愛數欲廢易太子溺牀第之情忘根本之慮卒之積

釁閨闈流禍社稷有道真人固如是乎光武平居
自歎仕宦須至執金吾娶妻須娶陰麗華其志願
不過如此余觀其昆陽一戰大有虎斥八極之氣
雄才英略洵千古無倫矣既得麗華生平願足不
勝其眈溺寵變郭后與太子彊並以無罪坐廢當
廢太子彊乃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
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嗟乎郭后與彊何罪而廢
陰氏與陽何名而立不過爲麗華之色耳胡氏曰

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
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由斯以觀
光武之勝公孫述隗囂諸人者獨才氣耳宋太祖
曰洞開諸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陳橋
之變陰謀密計鬼神莫測是可爲洞開諸門乎人
方以孤兒寡婦孳而授我而我一旦回面易心欺
而取之此與操莽何異假令守成不善不再傳而
失之名當何如醜矣蜀王建失道以兵平之建之

所爲失道徒以一女妖花蘂夫人故也一得而輙
收之宮中寵冠後庭此與桓温私李勢女等耳又
何以責王建哉藝祖之心不能超於物慾之上又
明也帝王之興眞有天命非緣其才與德必足以
得之吾觀三君之足以失者良亦不少矣三代以
後吾安得見有道至人經營天下哉陳圖南似有
志于天下天命不屬而止令其當藝祖處其氣象
必有可觀而惜不獲見也豈後世之氣數則然耶

三代而下帝王有道者惟漢文梁武梁武敗於侯
景議者少之失止納叛不明闇于颩本非以不德
基禍也直是運數不能逃耳余觀其神武戡亂精
明勤政淵博綜古慈愛拯物清淨持身超朗離慾
神采臨難非至人而能若是乎彼直以幻泡眎黃
屋臉屣而去耳再曰荷荷史臣不察之語不足憑
也

漢武帝好神仙訪求禱祠爲方士所欺卒無左驗

後世遂詆神仙爲幻妄不知仙道在清淨慈愛積功累行德充之符乃合大道武帝陰賊淫穢暴戾躁動多慾好殺流毒四海以此求仙是欲北行而南轅也雖復津津距之日遠天際眞人翔而不下道何繇成以漢武栢梁之災弁疑黃帝鼎湖之事眞因饐而廢食也腐儒不達不足與語矣

千古英雄出而爲當世整理經畧多未免有富貴功名之念惟子房武侯長源此念都盡直爲其所

欲爲了當而脫手者耳

古今至人爲帝王世主而來者不同有聲應氣求符契而合者有乘機借力功存匡濟者有志慮足釆冀以開導者有流毒方熾出而拯救者若客成昌明之於軒后龍威玄夷之於神禹聲應氣求符契而合者也若子房之於漢高武侯之於昭烈乘機借力功存匡濟者也若東方之於武帝達摩之於梁祖志慮足釆冀以開導者也若圖澄之於石虎羅什之於符堅流毒方熾出而拯救者也

人之才力各有所長度才量力動乃无咎巨舟宜水安車宜陸龍刀宜割楛矢宜射用違其材鮮不債事子房與元侯並籌畫之臣子房惟坐策帷幄所以萬全鄧禹乃身提大兵故有破敗謝安與殷浩咸端委之器安石遣將運謀立功却敵深淵躬履行陣自隕勲名受器不同稟材巳定烏可強諸任事材也成功命也今夫舟行者有堅舟完敝舟

壞有敝舟遇安流而完堅舟遇風濤而壞有同一堅舟前完而後壞同一敝舟前壞而後完漢以龍與楚以猴亾良平侯增且死此舟以堅完以敝壞也李廣與衛霍少卿與貳師同出塞衛霍貳師天幸而侯廣陵百戰而敗此敝舟以安流完堅舟以風濤壞也安石與深淵張巡與李光弼伯仲之才謝却符秦殷困姚襄張死孤城李復宗社此同一堅舟完與壞異也虞世基與裴矩皆隋宰佞臣世

其卒取夷滅矩改行新朝此同一敝舟完與壞異
也則命之說審矣
東方朔異人也神超物表志凌霄漢氣存耿亮理
入淵微晰陰陽五行之幾洞幽顯天人之際往來
世間世間不能羈拘覗人群人群不能測庶幾所
謂老子猶龍乎作史者無識乃妄云朔臯不根上
俳優畜之蝘蜓嘲神龍胡其陋哉夏侯一贊足揚
靈喆矣是以鄙儒鯫生不可使秉史筆南豐唐史

之揶揄顏平原李鄴侯皆井蛙之見也天下之事
必有見者乃可談一無所見者亦每開口奮筆而
譚是非安得不失寔乎
天之所與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與也晉文以
乞塊覇勾踐以石室興彭城以大風脫滹沱以河
氷濟天之所興也武侯師出無前而將星已隕張
陸力扶宋祚而厓舟遂覆天之所廢也居巢翁既
知王氣在漢而猶必欲殺沛公以興楚可謂不知
命矣
大道弘通宋儒拘局初接人主輒爭一柳枝使人
主畏而不前納誨之功何繇而建徐宗伯曰宋儒
之學訓童蒙則有餘師萬乘則不足確論也
王長公之材類蘇長公端明於司寇之文若詩十
不得其七司寇於端明之人品十不得其三司寇
之文若詩籠罩今古端明之品彷彿至人
管仲有聖人之才子產有聖人之學季札有聖人

之識左氏有聖人之文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梁宋間楊玄感戰敗謀主李
密亡命雁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
之曰覩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
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
謀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
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
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

王將帥及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弒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征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于時誠所未忍汝眞豎儒不足與計事後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降唐復叛竟以誅夷若魏

先生者豈非得道至人哉埋照隱名不鬧當世後代亦鮮知者同時又有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客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客壯其言以書招之竟不肯出莫知所終英略高識夐出當時起事將相諸公非惟客不能用即唐公父子亦未必能用其策也宜其如流星飛電一擢而遂隱與徐洪客猶有知者魏先生千古以下晦而不顯余故表而出之以斯見天下未嘗無奇士也

管仲之伐楚責楚包茅不貢昭王南征而不復使楚人有辭當時楚罪莫大于僭王仲以責楚楚何説之辭見不及此何故千古人主罪惡以隋煬爲首煬惡等桀紂而多一弒父之罪弒父之罪又桀紂所無唐高祖伐隋討賊宜如徐洪客所云執取獨夫號令天下豈不赫然稱王者之師哉奈何入長安立代王侑爲皇帝尊煬爲太上皇兵不討賊

名義不正意氣索然然後自爲大丞相封唐王自加殊禮自爲相國加九錫堂堂天兵不能上追湯武伐暴之師而下同劉裕蕭道成諸公篡奪之跡正名大義顯然在前坐而失之作千古可惜事當時文皇及佐命豪傑無一人見及此者洪客止一見李密即隱去而不投身文皇展其英略將唐家之數應止此耶或洪客抱奇才而石隱者也

英雄之興有大略有大體有大機有大數項羽剛

暴自用漢高明達任人劉繚倜儻露才光武謹厚
沉毅孔融才疎意廣曹操英斂機權典廢成敗安
得不殊袁紹四世五公人望所屬寬容下士非不
可觀而陰中忌才暗于機事故卒無成殷浩名理
清德人之表儀使之風範多士端委廟廊則可以
當桓温之雄傑如以王抗石以羊角狠不敵明甚
自非智略不世出士而遇事變之衝雖寬如徐偃
仁如劉虞功蔑以濟故曰有大略張良一見沛公

輙歎以爲天授馬援一見光武遂信帝王之自有
眞許邵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
先生謂李密曰吾子無帝王之規模非將相之才
畧公孫自尊豪傑望而引去更始剗席識者知其
無成故曰有大體張耳陳餘勝廣當秦政苛暴黔
首倒懸因而起兵天下騷動漢高乘之遂成帝業
新莽篡逆人心思漢白水眞主得以中興若不遇
此時二公雖有安天下之大志亦終身一匹夫而

巳秦滅六國物情洶洶不忘宗親項梁因而立六
國後樹黨益敵以圖覇業漢獻之時諸將擁兵各
相雄長此特長策無如奉迎獻帝以從人望挾天
子以令諸侯可以得志沮授以此勸袁紹紹不能
用荀彧說操操遂從之遣將將兵西迎天子遷都
許昌迫脅至尊專制朝政動輙以奉主伐叛爲辭
四方奔走豪傑歸命莫敢誰何呼吸指顧而魏業
以創矣韓信身未登壇已策高祖起巴蜀一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劉項興亡機括了了句中久
矣孔明方臥隆中已識天下大勢中原屬魏江東
歸吳獨巴蜀一隅可佐先主三分鼎足一出山而
經營成之若持左券當曹操東擊劉備諸將曰與
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其
後柰何郭嘉曰紹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
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
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

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及操破備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紹不聽進軍遂大破敗紹當千載一時之機操師盡出許昌空虛一舉搗巢事可大定則狐疑而失其機操既捷還兵勢大合宜圖持久未可輕舉則冐進而丧其衆紹之暗鈍可謂累失事機

矣卒取敗亡為天下笑故時未可動智士之持之也如鎮泰山機會一來英雄之赴之也若發激矢暗於事機可乘而自失與不量而妄圖未有不敗者也故曰有大機晉獻公不明諸子都盡獨一重耳出亡在外識者見其從亡諸臣皆相國之器竟以返國遂覇諸侯漢高鴻門之會項羽几上肉耳天遣項伯貳於楚范增之謀羽却不用若神奪羽魄然而後沛公得脫身以去至彭城之圍死生呼吸矣而以大風解戾太子之禍噍類無遺宣帝乃得存餘息於萬死之中垂食葉曰公孫病已立卒之篡承大統者史王孫也先主為呂布所敗以窮歸曹操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智士將自疑操遂止資備以兵食若郭嘉者天使之以全豫州者也魏先生隱梁宋遠望見

汾晉王氣劉寄奴射蛇妖妖知寄奴王者不死李泌客卬懶殘許以十年宰相張詠問道于麻衣謂當世方待公以救火自古豪傑乘時遘運建樹勳猷咸天贊之矣有道者能先見而豫卜之或告於鬼神或見於符命豈偶然哉故曰有大數舍是數者而能有成吾不知也

世之論人多先氣質以氣質之端重愿慤為君子以生平之小廉曲謹為正人余不敢盡信必欲按

而覆之端愨之夫務觀其心術何如廉謹之士務核其大節何如而後爲許可古今多中心狡僞圓巧入神而外託之厚重以欺當世盜長者虛聲一至利害趨避捷若轉圜人入其術中久而不覺生平砥節立名鄉黨自好養其淸望大利當前敗而不顧決裂四出而人猶以其平時之小廉曲謹庇護而曲恕之厚貌深情之人往往得志此古今之所以競趨於巧也曹操使華歆持節入宮收獻帝

伏皇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憊余毎讀史至此未嘗不怒髮上指欲取利劍親起奸賊于九原而手磔之也賊操不足論矣華歆淸德直與管幼安齊名而所爲若此狗彘將食其餘乎歆之得名必其人厚貌深情而生平假爲小廉曲謹者也歆至手弒國母助惡佐逆而後猶不失人譽世尚以名德歸之公論蕩然矣氣質小行之足以欺人也如是哉當時若以孔融之凋疎方華歆之醇謹必以爲蜣蜋之比蘇合而歆之逆節北海豈肯爲之哉融爲漢室死歆爲操賊佐逆氣質之不足憑也明矣胡廣馮道豈非當時之所謂謹愿長者耶至唐裴行儉之譚器識則又止以官爵論抑亦陋甚矣自謹愿爲長者之說興於是忠義奮發者詆爲輕揚才氣英邁者目爲躁競而狡僞圓巧之徒附託躲閃

身名俱泰世道之壞有自來矣故語謹愿長者必曰諸葛武侯而華歆之徒不與焉語浮躁輕俊必曰彭羕馬謖而孔北海之流不與焉斯名實之辨也

宋司馬光帝魏寇蜀此何見也正統之後爲人簒竊旁無支脉不得已而以簒竊爲閏餘曹魏之時幸有蜀漢魏乃異姓國賊蜀乃同姓宗親世系正統顧不與蜀而與魏何哉光謂昭烈族屬疏遠世

文莫考按陳壽志昭烈爲中山靖王之後世次本末甚明即族屬疏遠不猶愈于異姓之賊乎且操以詐昭烈以誠操以暴昭烈以仁操爲蝥蠹于炎劉而昭烈拳拳欲信大義于天下此其相距奚翅霄壤也迫脅天子戕殺母后操罪浮於莽盖人人得而誅之而光方歸以正統何其謬戾甚哉光之識見如此何取于淳篤君子也朱子悉取而更之帝蜀漢冦曹魏傳國之統正討賊之義嚴其功大

矣

秦始皇舍扶蘇而立胡亥曹操舍東阿而立五官隋文舍勇而立廣天欲毒其報而適此惡嗣也漢高之後有光武光武之後有昭烈天欲延其祚而畱此賢胤也哀平止於短祚獻帝不失山陽祖宗之得國也正故雖失而禍輕也曹髦刃出于背晉懷青衣于胡祖宗之得國也篡故一失而禍慘也秦滅六國亦亡於六國唐起藩鎮亦亡於藩鎮司馬懿之屠毒魏氏與曹操之屠毒漢氏若出一轍宋得以册老子幼亦失以册老子幼天道章往復之理也軒轅之後爲堯舜禹湯后稷公劉之後爲文武帝堯之後爲漢高天道昭循環之幾也周漢唐宋以有道而長亡秦宋齊陳隋以無道而短此天數之一定者也秦備胡而亡秦者胡亥莽備劉秀而滅莽者光武西漢懲秦之孤立而禍發七國東京懲三公竊柄而操誅公卿宋懲藩鎮掌兵而

祚移削弱此天數之不測者也

梁武帝身爲帝王年近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而自以爲有私管寧渡海遇風波自訟其生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道路欹仄者正之禾稼僵仆者扶起之終身不役使臧獲薩守堅渡野航無人留渡亦而去古有道者修行精密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舉手動足無適

而非罪戾柰何譚道

五帝三王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神農軒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周公孔子大而化之之謂聖也老子釋迦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儒者言其當然也佛氏言其所以然也

天地間有玉則有珷玞有珠則有魚目有五穀則有稊稗有鳳皇則有鷗雀堯舜禪受而篡奪者託

焉湯武放伐而犯順者託焉文王事殷而曹操託焉仲尼刪述而王通託焉虞帝巡狩而秦政託焉周公制金縢而新莽託焉萬世而下其贋將何可亂也

孔子稱湯武順天應人而稱文王則曰至德以至德歸文王則武王可知也曰武未盡善則文王盡善可知也從古未有以臣伐君之事而伊尹首㓕其君爲之從古未有以臣放君之事而伊尹首身爲之遭其時亦大不幸矣尹之道大其功偉孔子未嘗有一言及尹孔子之未嘗一言及尹夫亦夷齊不滿太公之意也嗟乎此不當爲湯武伊呂諱湯且自言曰恐後世以台爲口實而後世何必曲諱其事乎人知孔子之稱武未盡善爲防後世而不知其稱順天應人尤爲防後世也武王順天應人而猶未盡善況後世奸雄不爲天人之所與而徒以利大物行大逆者哉

周瑜馬謖皆議論英發若以虗言病瑜則赤壁何以捷若以高才收謖則街亭何以敗呂岱譏周皆姿性木訥若以椎魯目岱則興吳之名臣若以朴茂取周則降蜀之賤士

孔明智略泉湧而心抱朴誠高允風貌溫共而氣奪賁育子房眼空萬乘而屈肢體于老人宋瑞聲伎滿前而棄妻子于國難猶龍哉猶龍哉

吾友沈君典英氣磊落頗有風調留情聲伎一朝

臨事六尺可捐八口不反顧也惜乎丞世人徒見其前半截文山而不及見其後半截文山嗚呼命矣夫

士大夫塡撫國家庄濟大事以氣量爲先其說有二人帥智略明練震撼猝來必神守凝定整暇從容計畫乃濟若一撓亂士氣沮喪平居雖有謀慮至此已周章失措矣事變在前物情惶駭所仗以鎭壓底定惟視吾當局之一人我神氣先亂衆將

何恃而不恐中流風波舟中之人所恃篙師篙師方意氣安閒衆心自定彼一驚亂一舟之人五色無主矣秦師壓境晉國戒嚴謝安命將禦敵方且與客圍棊賭墅費禕之抗曹爽人馬擐甲將士嚴駕乃與來敏對局了無倦色斂遂知其必能辦賊世猶謂謝公矯情鎭物此何時而人能矯哉桓溫入朝王坦之倒執手板王亦人望柰何不一矯情乎崔浩自比子房當其聲嘶股慄時子房意氣安在也此時吾安得不心服高生崔浩平居抵掌遇難而意氣頓消高生醉謔自將臨變而神采不奪斯豈可矯哉

魏之何鄧嵇富貴如膏血而口譚淸虛唐之沈宋掞文采如日星而身染穢行此君子所以薄浮華之士也

史稱魏何晏好老莊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淸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

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史氏之意若以爲王何用老莊虛無自然之道禍其身以禍天下虛無大道爲禍若斯之烈也爲天下後世之大禁嗚呼寃哉何晏鄧颺夏侯玄之徒與老莊虛無大道果有毫髮相應否乎老莊大道虛無自然恬於勢利漠然無營一絲不絓其胷萬物不干其府乃合大道之本旨其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是爲玄德得其道者若淸泉

之滌塵垢若甘露之解煩渴何害之有何鄧躁競之士皆富貴如膏肓望三公若饑渴與老莊清虛恬憺之旨相去何翅風馬而徒事口吻間津津老莊以此鼓煽習而成風是躁競之爲害非虛無之爲害也其後王衍庾亮得意公卿而口吻清虛王戎和嶠聚斂錢癖而空譚玄遠向阮取麯蘗而作達珉咸耽聲色以爲高心之所嗜者脂膏醲鮮口之所譚者金莖沆瀣何益哉以贋而病眞亦史氏

不察之過也卽如當時郭文孫登蟬蛻風塵鴻冥寥廓此豈非深得老莊虛無大道者乎又何至壞風俗而禍天下也故余謂趙綰王臧以姦利而好儒術其取禍也姦利之過非儒術之過也張離張良以貪悋而好佛氏其取禍也貪悋之過非佛氏之過也何晏鄧颺以躁競而好老莊其取禍也躁競之過非老莊之過也

漢高帝寵戚姬數欲易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彊諫不聽必待張良召四皓羽翼太子而後不敢動吳主孫權嬖潘夫人欲廢太子和而立潘夫人之子亮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守闕苦諫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固爭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下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百皆殺之而廢和立亮尋立潘氏爲后彼諸臣者非有他不過爲我門戶事而諫爭何罪不聽卽已必殺之甚而族誅之此與東

昏子業天元楊廣之爲君何異二君皆一世人傑也而繆昏至此三代而下尚得有眞英雄乎

漢高帝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匈奴冒頓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晉武帝時匈奴劉豹子劉淵爲質於洛陽王渾及渾子濟力薦淵於武帝言其有文武長才勸帝任以東南之事孔恂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齊王攸力勸帝早除劉淵王渾又保持之遂以淵爲左部帥五胡亂華之亂遂自此而始先是

胡虜或入寇或入朝尋即北歸不習中國之水土不知中國之虛實不識中國之語言文字雖代有猾夏被禍猶淺自是以後久居中原華夷雜糅僭竊位號君長黎元陵夷至趙宋之末胡元遂僭號一統百餘年間腥穢薰染衣冠淪沒誰生厲階則晉武王渾啓之也王渾父子其萬古之罪人哉

高皇帝起而掃蕩腥羶之氣立我帝王華夏之邦其功等於盤古氏之開闢矣顧徙都燕薊密邇虜庭國家久安邊患方始識者能無江統之憂乎

國家有一代之變必成就數人皆天命之豫定者也王敦之變死其事者戴淵周顗郭璞成其事者王導郗鑒蘇峻之變死其事者卞壼桓彝成其事者溫嶠陶侃侯景之變死其事者張嵊沈浚成其事者王僧辯陳霸先陸法和安祿山之變死其事者張巡許遠盧奕成其事者郭子儀李光弼朱泚之變死其事者段秀實高重捷成其事者李晟渾瑊我　朝宸濠之變死其事者孫燧許逵成其事者王守仁伍文定成其事者功業垂于竹帛死其事者節義光于日星咸造物所厚也成者有福死者非不幸也

賈充爲司馬氏鷹犬親弒魏帝其女賈氏殺楊駿廢太后殺太后母龐氏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賈氏稱妾請全母命宇宙之惡所無天人之理既滅此時張華立朝目擊大變何不彊諫而死乎方且晏然處罪人之側爲侍中爲司空優游公卿掌典機密坐視太后之弒太子之廢若秦越然與亂同事雖有彌縫王室之功不足錄也不死於賈氏之惡逆而卒死於趙王倫之稱兵死亦晩矣當時舉朝若瘖無一人出而死諍者亦可見司馬氏之篡逆不足以養士氣得人心也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茂先不得逃其訾矣

漢唐人物豪傑而未必聖賢宋人物聖賢而未必

豪傑
漢唐宋人物實而精雖瑕瑜不掩而究其品各有可采我　朝人物虛而誕雖體氣高亮而考其中未必盡然君子可以觀世變
漢之士實晉之士華唐之士輕宋之士寬元之士靡我　朝之士虛
漢文爾雅六朝文濃麗唐文平淡宋文醇薄元文纖弱漢魏詩典古六朝詩華蔚唐詩清適宋詩鈍腐元詩纖豔我　朝兼有列代各不如列代之獨至

我朝人物劉青田如子房徐中山如淮陰花將軍如楊業宋景濂如昌黎解學士如賈誼方希古如段司農于少保如武穆王威寧如段紀明李獻吉如李北海羅洪先如何點孫許如顏杲卿王伯安如杜元覬楊繼盛如龍比康德涵如李白薛文清如楊震萬民望如裴休王元美如蘇端明我　朝再闢乾坤一洗羶穢若而夫者咸可為我　高皇帝生色
劉青田雖為文章終是策士伎倆萬民望雖譚兵終是道人伎倆王新建雖講道學終是豪傑伎倆王弇州雖學仙佛終是文士伎倆
張子房慷慨英邁而又進於恬寂諸葛孔明雄略權變而又加之謹愿謝安石風流閒雅而又濟以鎮定高允敦慤溫夷而又發之矯勁郭汾陽沉毅擊斷而又濟乎寬大韓魏公寬舒長厚而又兼其剛果斯其謂之完人乎

讀中庸之文知其人之造理而深讀孟子之文知其人之特立而峭讀道德之文知其人之混茫而大讀莊列之文知其人之奇詭而玄讀左國之文知其人之練達而莊讀戰國策之文知其人之機權而僄讀離騷之文知其人之哀思而怨讀史記之文知其人之雄儁而豪讀賈誼之文知其人之

悲壯而夭讀楊雄之文知其人之諵惟而災讀謝靈運之文知其人之抗浪而凶讀陶潛之文知其人之閒曠而適讀文選之文知其人之綺縟而靡讀貞誥之文知其人之玄邈而仙故人不盡於文而文可以知人

王衍之尚無溺於無者也不知以有爲無無而不虛故日空一心而機務不廢裴頠之崇有膠于有者也不知以無爲有有而不實故日應萬事而神明不罷

張華附賊后賈氏爲三公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閤纘及華少子韙咸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卒爲趙王倫所誅陸機附趙王倫爲中書郎齊王冏疑機爲倫撰禪詔收欲殺之成都王穎力爲辯理得免因表爲平原內史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孟玖之讒遂夷其族夫以茂先之學識淹貫天人士衡之文章超絕今古玄象顯然禍形已著兵在其頸昏而不知富貴利慾迷之也則何貴辨豐城之氣識龍鮓之奇動司空之鑑焚君苗之研矣語云醬中蛆醬中死哀哉

淮陰兵略出人不知節制幽逆奇詭多智全用權謀洛陽才贍思少深沉江都學醇器非英偉龍門好奇文奇而理脫執戟鈎玄語玄而意淺元侯識

大體將非所長伏波負壯心晩不知止紀明以名將入權門足一失而難拔張奐以人豪爲賊用事一誤而莫收元禮風格峻整高而矜名北海氣局剛嚴疎而寡識劉虞有仁人之度太寬而近迂王允有匪躬之操褊狹而失衆士元策士之桀信義慚彼瑯琊子瑜長者之風擇主不如哲弟楊琬清臣乃昧恬退之節王祥名德不辭易姓之朝杜預文武兼資爽閤何如羊祜張華學識淹總幾先不

若季鷹夷甫託名散朗內熱事權元規標迹冲夷中存猜忮茂弘雅懷鎮物差以中立自完越石豪氣激人未免驕而取敗謝傅栖志丘中出捉鼻而窺其宦况右軍宅心物外因誓墓而測其褊衷張賓出奇料敵胡虜之子房王猛治國練兵氐羌之諸葛蘊運才無不辦祇爲翟宗之娛崔浩學無不綜獨昧保身之智魏徵忠諫直節稍恃明君婁公柔和盛德頗爲避禍李白天縱之才責之功令則

短房琯坐談之客委之經略則疎道濟廟廊雅器矯矯之風茂如贊皇石畫名臣休休之度未廣呂黎骨頗正勁猶豔浮榮柳州姿近幽閒始失躁競右丞早涉浮華晚而後入恬寂牧之持論伉爽其中未免穠纖光弼之將令甚肅謝汾陽之宏通李愬之軍功大奇嫉晉公而隘陋韓王遜辭阿主巧而無大臣之風文正正色立朝驟而失爲政之體王旦寬然長者語風節頗少司馬醇乎君子談義理多乖紫巖之殺曲端忍而戕物康侯之荐謬醜暗於知人三代而下孔孟以還人材之難全如此夫覆不能載生不能成天地且然而况人乎

京房郭璞管輅僧一行桑道茂數也邵堯夫數而兼乎理也數者術士之事也數而兼乎理者儒者之事也

淮陰忍辱於胯下卒以興漢句踐含羞于石室終能沼吳石勒彊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唐公雄

長乃推奬李密以驕其心鷹隼之將擊也先戢其羽翼虎狼之將搏也先伏其爪牙盛而不驕貴而能下未有不興者也齊桓一驕叛者九國楚王高其舉趾鄧曼知其將亡此大英雄人所以謙共挹損日有兢兢也

英雄成事必其先有功德于民及身自爲之又寛仁長厚上應天心下恊人望然後其成事也昌熾綿長久而弗替軒后功德之及人也最深故其繼

世堯舜禹湯皆軒轅之後至周則以后稷公劉太
王王季文王世濟賢聖篤祐培基而後卜年卜世
王業郅隆堯之後又爲漢高帝高帝寬大長者扶
義西征故雖百戰百敗一勝而遂開創鴻基傳祚
四百昭烈爲漢裔信義愛人患難不棄故雖窮困
奔迫終濟大業復吹炎燼先世無所憑藉崛起草
間奸雄之徒不知仁恩不仗信義第以威權詐力
快意一時者塹爾倏然不旋踵撲滅縱以詐力倖

而有成亦不悠久如曹操司馬懿陰狠狡賊竊取
大物亦已成矣皆不再傳而子孫被人斬戮芟夷
如截瓠豕瓜分鼎沸既至滌而失之其先既無功
德滲漉培養而身又不仁多行凶慝何能保世昌
後歷年久長其後六朝五季莫不皆然臣民之視
其君也如過客君之視其位號也如傳舍天厭既
亂生唐宋英主以弘濟元元安輯疆宇雖得之亦
皆不以正君臨之後乃能立綱陳紀布政施教弘

帝王之遠謨昭䘏民之令德天人協應廟社靈長
此理數之必然者也余幼讀晉史巴氐李特起盜
賊在蜀破辛冉李苾據成都安集西土收䘏流移
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後攻羅尚蜀郡太守以少城降特入城惟取馬以
供軍餘一無侵掠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于特
特分流民于諸塢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諸塢新附
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特曰大事

甫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卒爲羅尚襲殺
傳首洛陽竊意李特羌盜之魁傑耳當天下雲擾
獨留意撫䘏流民全活無算敵師對壘一意安民
不遑自衞功德之及西人深矣而事竟無成首領
不保天之報此人亦薄矣哉乃觀其後特子雄遂
以英杰鵲起建業開基據有全蜀南面稱孤虛己
好賢隨材授任簡刑興學薄賦養民天下大亂而
蜀獨無事年穀累熟乃至閭戶不閉路不拾遺始

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

漢武誅戮大臣石慶以醇謹獨免東京黨錮被禍黃郭以恬寂自全晉之藩鎮迭相屠夷劉弘長者不及於難大武殘暴戕殺株蔓高允純德卒保令終爽恪之剛躁也何鄧之輕俊也禰孔之傲睨也潘陸之乾沒也二謝之狂肆也崔沈之險競也如蚊之噆血不撲不休如蛾之赴火不燎不止夫豈盡天數哉

周以禮樂爲治遂生孔子爲萬世道德禮樂之宗文教蔚暢風俗開美而春秋戰國所以紛爭屠戮日尋干戈者則起於封建列侯枝系繁衍國多則爭物聚則亂亦或以懸首太白一節過當而得報也漢高長者故東京之盛風俗醇厚莽以巨奸潛移炎祚而人心思漢風馳雲擁可謂厚矣光武總攬乾綱敦厲風節其後士大夫競以名檢自持清議爲重風格太峻過爲憤激是以有黨錮之禍人苦拘檢其勢易趨放浪魏末晉興天下甫脫於干戈如釋重負如出水火物情弛然方樂朋曠而武帝更喜承平習爲驕汰後宮萬人羊車望幸何晏長育深宮目睹淫奢日集少年輕俊子弟縱心快意而士大夫之姿性穎慧者又取老莊虛無之意而文飾之借清遠以掩淫奢假宏達以濟逸蕩貴清言而賤功令尚虛誕而鄙勤恪名檢盡裂紀綱大壞華戎沸亂神州陸沉則羊車之事階之也又

曹子建以麗藻絕代之才糾集文士文章既盛浮靡益增以故六朝代興並溺藻豔前漢淳朴之意澌蕩不存唐文皇以英雋取天下而有文士之習博習群書親灑篇翰又以詩賦取士作範遺風是以唐之歌什獨冠前代華而不實俗近六朝明皇繼之更溺詩酒又有女戎履霜堅冰由來漸矣天厭浮華五代之間乃更椎鄙文釆既湮禮樂亦廢昏昏懵懵長夜不晨宋室開天如同再闢秇祖太

宗英明秀朗文教一興儒術大盛識者云聲容盛
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卒有削弱之虧
至胡元盜國腥穢染人風俗寬弛婬縱無別天地
又復晦冥矣而我　高皇帝起而一洗之再造乾
坤重光二曜振綱紀密科條興文教飭武備鑒前
弊垂後範本固基崇政成俗美承平日久海內帖
然書契以來未有其盛乃近歲風俗人心亦似少
變矣淳風漸散實意已漓人匿其情物增其僞斯

盛衰平陂之一機也當事者可無深慮哉
讖者幾先朕兆鬼神洩以告人或託之閭閻之歌
謠或本於異人之撰造事之所有者如鎬池祖龍
之言亡秦者胡之讖赤帝白水之祥五馬渡江之
語先露其端後應若響豈盡誣哉乃奸邪小人因
而附會取其前事之已驗者造爲懺語言之事後
詐以爲事前往往符合而逆言未來之禍福興廢
以貸鼓世人世人不察因前事之悉驗信後事之
必符惑世誣民長奸滋亂爲害不淺王莽之世獻
符命者以萬數豈盡信而有徵也光武英明冠世
酷信讖文桓譚非之目爲非聖亦惑矣
甚矣俗人之以成敗論人也桓溫晉賊臣殷浩苛
名士溫奸雄跋扈智略固長浩清遠名品特疏散
非經略之才耳史臣于溫極贊其英雄之槩于浩
多所譏貶文致瘢瑕廢徙信安之後乃言其書空
咄咄或有之又云溫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

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
空函溫大怒而絕嗟乎浩不能甘此寂寂喜於復
起答書慎重容亦有之然何至開閉十數也此必
無之理而作史者刻畫醜狀一至於此乃于逆溫
又何多恕辭耶謝安與殷浩齊名一却敵而立功
一破敗而廢死命也竟達空函要亦命使之然哉
達人固不當與造物爭矣溫不臣之迹既著朝廷
欲以浩抗溫固溫之所深忌也浩失策喪師誠爲

有罪然勝敗兵家常事溫與秦戰有潼關之敗與
燕戰有枋頭之敗固不能每出萬全也浩一敗卹
溫即奏徙流落以死溫累喪師誰篤參黜以謝浩
于地下乎方將歸罪袁真以圖掩覆擅行廢立以
震威名溫之奸逆不足論矣獨怪史臣於浩則特
加巧詆於溫則每多恕辭何其左袒逆臣之甚也
當亦略其氣焰忘其凶德乎

楊雄之文爲新莽頌功德班固之文爲梁冀勸燕
然潘岳之文爲賈后廢太子袁宏之文爲桓溫撰
九錫何貴於能文

淝水之役謝安以持重鎮朝野而袁紹狐疑不決
終困曹操之手平吳之師武帝以果斷成大事而
符堅違衆獨行遂有代晉之敗天下之事變無窮
英雄之應變固不可執一也

殷宗中興必資良弼周文創業亦待非熊漢高以
三傑興劉光武以雲臺奮迹後主庸材孔明在則
討賊恢基孔明亡則巴蜀不保符堅雄杰景略在
則橫行中原景略亡則國奪身死人才之關係於
國家也大矣此明主之所以急英雄也

英雄成事收拾人望鎮服物情存乎豁達恊應天
人乎格遠近存乎信義得人死力緩急不負存乎
仁恕羣下嚴憚不敢輕侮存乎剛毅審擇利害權
衡去就存乎明智赴機應猝風雨激矢存乎果斷
慮變防微罔召戎首存乎精審傳采物論不必自

用存乎虛明古今人物圖事揆策未有不得此以
成失此以敗者也事之成敗固亦有數然其人之
才足以成者即其數成也其才足以敗者即其數
敗也古今人物其成也必以才其敗也必以不才
未見不才多幸而成才多不幸而敗則固不可盡
諉之數矣句踐與闔閭角句踐成漢高與項羽角
漢高成光武與囂述角光武成曹操與袁紹角曹
操成桓溫與殷浩角桓溫成溫嶠與王敦角溫嶠

成劉裕與劉毅角劉裕成陳霸先與王僧辯角陳
霸先成蕭道成與沈攸之角蕭道成成唐文皇與
李密角唐文皇成其成者率才明勇略勝算優中
而後功業茂宏其敗者率昏愎乖剌盡失事機而
後大事以去詎可盡諉之天數哉

鴻苞 卷之十四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詹炎下

漢天師張道陵道術最高有功於西蜀最大權圖
授籙世爲眞人陵子衡衡子魯代傳其訣療疾救
民以符法治病致米五斗疾苦立愈久之積米鉅

萬魏王操聞之遣使統兵來討弟子告師師曰愼
勿爲懼同弟子登嶺而望見兵馬四合師以手板
畫地成河怒濤洶湧下臨不測兵不得渡使者復
統水師至岸師又以手板蓋其河中輒出一峰高
千餘丈兵不能追操乃遣使追謝齎印綬拜爲梁
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閬中侯固辭不受魯傳
如此本末甚明作史者乃誣陵與魯以妖術惑人
號五斗米賊天師大道濟世安民功德神通至今

爲烈而米賊之誣在倉父俗儒之口往往傳播可恨哉即如史書所載漢獻帝二年操遣鍾繇擊張魯二十年魏公操擊張魯皆略而不敘諱之也後七月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堅守初操以降人多言張魯易攻信以爲然至是身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士卒傷夷軍食且盡操意沮欲還此必魯道力神通山河險阻操意沮喪駭而欲

還史於此多諱辭不肯明言耳及魯歸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寳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鋭非有惡意寳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此又見魯不競兵力不忘本朝知幾養恬捐忿留貨其有道氣象居然見於去就之際史氏之所不能隱也操雖漢賊託名漢相魯遂挺身歸之爵賞則辭身名俱保豈非有道君子哉其始之所以得衆于蜀者道化流布功德及人徒

衆歸之遂成都市操忌其衆盛興師討之討之之辭因其治病積米遂號以米賊也世人不達大道毀謗上真承襲譌謬余竊痛之故爲之表白如此世人之不信道也豈惟於天師然哉黄帝乘龍昇天必著其橋山陵冢子房從赤松辟穀仙去必書留侯張良卒劉安得道冲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而必文致其以反誅漢武以姪殺求道仙靈不附王毋元君猶一降之以鑒其禱祠之意史乃諱不

書而必造爲天下豈有神仙之文以重誣後世彼方自以爲闢邪崇正孔孟之徒而不知孔孟門牆未必便收此人也治世出世各有其道烏可相毀哉史官如陳壽范曄魏收何人而敢於非聖謗道崔浩知奉天師寇謙之而又不好老莊其爲愚蔽一耳

天下有至不可解而後世尊之以爲蓍龜者沈約之韵書是也沈約以前帝王賢聖博學通儒不知

其幾凡所作有韵之文亦不知其幾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七虞九佳與六麻十一真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四寒十五刪二蕭與三肴四豪八庚與九青十蒸十二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相通至約始悉取而分之果何見哉豈前代帝王賢聖博學通儒自剖判以來向承譌謬至約而始改正也古合而實是約分而實非亦可謂妄矣約既狂謬後世乃尊之而不變何哉

從古異人豪傑多西北中州產東南寥寥議者以爲地氣厚薄之故獨我　高皇帝以天授真主掃清胡元開創之勲夐絕千古而我　朝雄傑間氣彪炳數公光日月而照史冊者若劉青田之奇謀祕略翊贊聖明王宋兩金華之博學雄文潤色鴻業方正學之見危授命死無二心于少保之殫智竭忠功在社稷孫忠烈之死事操比張許王新建之戡亂勲高李郭昭代異人豪傑屈指數公殆不多得而並產于吾浙東南之地不薄矣

于少保安國之功與死事之忠皆非他人可及土木之難　英宗北狩朝野震恐虜方挾重質以要我何求不得少保謂虜人曰賴　祖宗之靈中國已有主矣虜失其所挾奸謀盡解回鑾有期若求之愈急則彼持之益固虜欲且大肆矣此與漢高分羹之言同智呼吸指顧　宗社危而復安乃奪

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公公此時重兵在手撲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顧念身一舉事家門可保而兩主勢不俱全身死則禍止一身而兩主無恙方徐石兵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爲動聽　英宗復辟　景廟自全功則歸人禍則歸已公蓋可以無死而願必以一死保全　宗社者也公之始安國家如李綱終死社稷如武穆蓋千載至人也

漢高英雄質厚而近大其失也椎光武英雄謙飭而近精其失也察昭烈英雄忠信而近正其失也緩唐文皇英雄爽達而近雅其失也華漢高不學乃其爲詔誥最簡古爾雅文皇最好學乃其爲文章殊無英雄氣色

秦苻堅魏大武雄略不世出善于用人長于料敵明於治國可謂英主皆好戰黷武用兵不已故皆不終古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云佳兵者不

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人主不可不知戒

項羽殘暴然不殺太公呂后有英雄氣魄曹操奸詭然不留關將軍有英雄風度

玄德少時見門前大桑樹便指以爲帝王羽葆李密騎牛讀漢書何不讀高帝紀而讀項羽傳固知天之生才素定

禰衡諸葛恪曹爽何晏鄧颺謝靈運范曄謝瞞諸人若厭惡有生求必死而後已智極而愚我所不解離落之下藜羹麥飯苟延餘息何愁不死而披猖至是哉

賞罰者所以激厲人心鼓舞豪傑不可不明也士不顧七尺致死行陳上之思分茅錫爵光耀宗祊下亦思金帛貲財賠給妻子其有先登陷陳破敵奏凱者乃或爲讒邪壅蔽文吏詠求恩賞抑而不行行而從薄使壯士忿怨勞臣搤擥而有蹟咻失機強愎違衆臨敵恇怯喪師辱國者又不能嚴査

速斷公行罰治功罪失實賞罰無章人亦何苦而裹創出戰歃血登陴乎東漢之世耿恭與馬防同破羌馬防以馬太后故受封而耿恭下獄任尚與鄧遵同殺羌鄧遵以鄧太后故受封而任尚棄市宋文帝之伐北魏王玄謨首建大謀望風奔潰而罔加誅戮偏裨柳元景薛安都感激奮勇破敵成功而不行爵賞廟議顛錯如此士心何由而激勸乎唐政不綱天子之號令不行於四海士卒殺刺

史即以爲刺史殺節度即以爲節度薛嵩田承嗣身爲安祿山將帥助賊作逆蹂踐宮闕荼毒衣冠必誅無赦不惟不寸斬以謝天下方且寵之以專城授之以旄節儼然方鎮祚流子孫政刑如此國家安得而不傾覆乎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三王不能以治天下方今之秉軸者其慎之哉

魏太武英明剛果百戰無前屢滅強國威名遠播宋自王玄謨啓釁魏武大兵南下建康震恐宋主

憂容可掬王公將士束手無措獨臧質與沈璞堅守盱眙魏主師還過泗上攻盱眙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遣質書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魏主大怒作鐵床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斬佛狸首封萬戶侯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晨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

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攻之三旬不拔魏燒攻具退走盱眙斗大城子臧質沈璞坐而制之佛狸以百萬之衆挫於城下狼狽而遁質前後挫辱大武語使人人快金人之圍宋都城也中外戒嚴危於累卵李綱一書生耳挺身攻守虜莫能如何數以千人開門擊虜無戰不勝乃知天下之事視人之智略智略一奮何小不堅何大不摧望風而氣餒則必敗之道也以臧質之才氣惜其晚節不終

能無爲佛狸笑矣
朱沈慶之才略絕人屢平禍亂功名既盛知幾戒滿始以鎮北大將軍罷就第孝武帝使何尚之往起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及廣陵王誕反起慶之剗平其難官爵益崇家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慶之目不知書進退之節如此風修然可挹宋韓

世忠謝政小車往來西湖上與野老漁婆絕口不談兵事二公皆武人風調不減高士後慶之遭子業之昏暴不能從蔡興宗諸公廢昏立明之謀而死尚不失爲有宋忠臣與顏竣何尚之輩異矣
我　朝無史矣無論無左氏司馬子長之手筆山川地里郡邑官制之名皆經更易不雅馴用今名則陋返古則不核一也　王言太朴無復典謨西漢典則爾雅之體諸司奏議多腐儒常談諫爭則寬緩而少激烈論事則空疎而寡經濟徵文則輕淺而失莊嚴可采者寥寥二二也人物率卑卑趨時無復古卓行奇節將相大業官政吏治咸不加古人無以助筆端光竹帛三也在史局者不閑妙簡詞臣止以文序得之編摩記注視爲故事細務四也聞見限於識短公道廢於恩仇鋪張苦於才弱直筆格于忌諱甚或略大典譚瑣細列官爵記歲月而已五也我　朝安得有史哉余嘗謂尚書

正大而莊嚴左傳葩麗而典古史記雄渾而奇峭班史馴雅而平淡晉史清遠而近藻六朝華豔而有法唐史辭勝而法亡五代鋪敘而凡庸宋元冗弱而浮蔓史學之代降也若江河之下流矣我
朝又安得有史哉
元美別錄不能苦心悉力收采　國家之大典鴻制朝廷之文字德業名公偉人之行事英雄豪傑之經略奧秘典奧義奇聞異見著之論議垂爲斷

祭以立萬世之龜鑑而徒紀載二百三十年間之科第官爵或大魁勳階或聚于一身一家以爲盛或歲月偶符或蒙被　隆恩姝數以爲異公侯將相但錄其姓名而不采其事實六曹諸司但存其銜秩而不詳其政體何以寫㒺臆抒文采著美惡示勸懲乎且元美藂葉冠纓又㒺中有千古其於官祿一何律津也

盛則必衰滿則必溢此一定之數也天地尚有消息日月尚有盈虧而況人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堯老而倦勤大舜之歌精華既竭褰裳去之亢龍有悔大易戒其沉迷明哲保身詩人開其覺悟子房所以辟穀范蠡所以五湖也有道君子固其宜爾矣余嘗恠范雎入蔡澤之說棄相印如擲瓦礫蔡澤及自爲相數月即告罷歷政府如過傳舍二公在當時不聞有道乃其於盈虛消息之幾一似何了了也悔吝當何由而至乎俯仰今

古君子貪戀事權流連富貴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惑亦甚矣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淮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亦松子之徒不笑人乎霍子孟廢昏立明社稷河山在其掌握大將軍小心謹慎人也而富貴關紊不透兒女情忍不割赤族之禍何嗟及矣曹爽竊權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王者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弟羲泣諫不聽司馬懿計已就爽已兵在其頸矣而駑馬戀棧豆尚望不失作富家翁千秋而下嗤彼愚鬼此猶其愚者張茂先博物多聞妙達天人之際賈氏凶虐身立其朝禍幾岌岌中台星坼事若觀火了遊與闇纘成勸華避位尚戀而不捨竟覆其宗安取淹博崔浩博雅不減司空謀略奇偉自比子房事拓跋暴主智計悉効權位已崇不思爲抽身保族之舉而刻石國書禍不旋踵此在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浩昏然罔覺也嗟乎當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柰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逞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滿前賓客順指快心喝意不復憶窮愁爲何物轉盼呼吸之間遭衆豪觸主怒輕則投荒竄遠入口淒涼重則伏鑕潤鼎九族並坐回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際眞人哉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

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薄即屏在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宋王晏贊蕭鸞廢鬱林王數呼相工希望大貴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未幾難作李斯曰欲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得乎陸機曰華亭鶴唳不復聞矣諸葛長民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求爲丹徒布衣得乎悲哉其言之也貧賤淒涼不如富貴而受享富貴凶危豈如貧賤而無禍若啜泣有功噬臍可及則古達人之汲汲於五湖赤松爲無謂矣余方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若念富貴則此寂寂難居若念富貴危機

則布衣豆藿不翅足也顏光祿不願見其子之爲要人余不願於其身見之矣

作史難哉傳聞難實研討難精是非難定愛憎難捐人持一見家執一說辨言亂眞強辭奪理聚訟築舍此折衷之難也昭代人主事多忌諱暴揚國惡昔有大禁贊頌聖明稱述盛德溢於章奏盈於實錄雖有大不韙之事亦多隱約其辭一大臣死一傳表志銘出序守令則人人龔黃序方面則人

人羊杜序臺省則人人龍比序將帥則人人韓岳
序宰相則人人周召華袞濫被斧鉞無權何以嚴
一字褒貶爲萬世鑒此一人也或以爲君子或以
爲小人或以爲無瑕或以爲有疵此一事也或以
爲得或以爲失或以爲純得純失或以爲得失半
或就其所見如此或别有私意於其間品定一人
而月旦在千萬人之口此核實之難也人之識見
有高不高學力有至不至臨文有得意不得意或

其人奇而吾文庸不足稱或其事冗長而吾文不
能簡或宜大有所鋪張而吾文窘弱不能發抒或
有所遺而不及采或有所略而不及詳或有所畏
而不敢直或有所徇而不能斷此秉筆之難也左
氏公穀馬遷班固陳壽范曄孫盛王隱魏收魏徵
劉知幾歐陽修蘇轍宋祁司馬光諸公各有所長
而皆不免於訾議韓愈則畏人禍天刑而毅不敢
作我　朝王世貞絶代之才觀其别集不敢便以
作史許之非惟其才不能爲左馬其時亦必不能
爲左馬也

今人之文學左氏學史遷學莊列字而摹之句而
襲之不失尺寸譬如優孟之爲叔敖抵掌儼然也
然而叔敖乎哉左氏文成而遂爲左氏然而彼亦
不知其所以然而爲左氏也馬遷文成而遂爲馬
遷然而彼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爲馬遷也莊列文
成而爲莊列然而彼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爲莊列

也後人奈何必欲尺尺寸寸而步趨之哉即儼然
其肖亦左史莊列之優孟而已矣則胡不自成一
家言藏之名山而優孟古人也左史莊列傳矣今
人之學左史莊列者鱗次櫛比將令誰爲傳耶有
大匠起則此鱗次櫛比者咸無當一掃除矣

朱子綱目此平生最得意之作有功于世道甚偉
司馬光資治通鑑復春秋編年之法嚴先聖賞罰
之權不爲不善不爲無功第帝曹魏冦蜀漢帝朱

梁冦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與夫屈原四皓之見削楊雄荀彧之見取若此類者黜陟未公勸懲不當豈能盡合春秋之旨朱子本通鑑而作綱目若此錯戾者悉奮筆改正綱總其大書法正大而謹嚴目撮其詳敘事繁多而整要要而遺者增補浮而蔓者刊削善而埋光者發其潛惡而遁罰者正其罪如書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良書韓志爲韓

也書狙擊志勇也書大索不得志略也書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不書良歸沛公書沛公得良公不重良良重公也書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項籍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志漢楚之所以興亡也還軍霸上不貪秦也除秦苛法仁也坑秦卒暴也詐阬詐也阬降甚之也書漢王即皇帝位明正統也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著后禍始也書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

郊明有天子在南郊非人臣所得祀也書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崇兵止百餘人耳美倡義也書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繼又書太皇太后王氏崩書更號安定太后曰黃皇室主繼又書孝平皇后自焚崩新室文母矣又太皇太后王氏黃皇室主矣又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不絕之於漢者不予莽之更易也書臨淮瑯琊及荊州綠林兵起羣盜耳不書反書兵起賊莽也書

莽大夫楊雄死討莽臣也莽臣多矣討雄也討雄者何也雄賢也書赤眉破廉丹誅之丹大臣赤眉盜也盜殺大臣稱誅惡從逆也書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憲罪何坐殺都鄉侯暢也殺人罪可贖乎失政刑又開邊釁書后使著母后禍也書鄧遵募羌殺狠莫封遵爲武陽侯徵任尚棄市遵與尚同破羌遵以功封尚以功戮以刑賞私母后也書汝南黃憲卒卒一布衣錄賢也

書大將軍冀進毒殺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立志必先書策免固蓋所忌也白太后后志也書太后猶臨朝猶之云者帝年長戀而不已也書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外兵之禍所自始也書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紹書以王命也操書自非王命也書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志操之私人也下即書以孔融爲將作大匠不書操融非

操之所待以也書劉表立學校作雅樂作不急也王室板蕩不興師勤王而修文事故以爲不急也不識時務則雖立學校作雅樂亦譏故不可不知務也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美亮賢美備之能得賢也亮不見備而備見亮是聖賢之出處也書劉備自立爲漢中王說者以爲存獻帝也獻帝在雖備以自立書操何所容也書魏王操號其夫人爲王后王操之所自爲也后亦操之所自號也其

之者外之也明非漢命也書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明漢天所立也羽漢臣也殺羽天所怒也蒙卒天報也書漢中王即皇帝位正統也蜀帝則魏寇可知也是糾司馬氏之失也書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敗街亭者馬謖曰丞相亮者亮引過也貶必稱詔者亮之事後主無貳也請貶而聽命焉臣節也此其所異於操者也書魏寇漢

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寇魏尊漢也師出而魏師還明魏非漢敵也書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不以王命而自爲逆也既自爲矣復辭不受奸也作僞心勞日拙昭之謂也書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皇子死節亡國所少也漢亡若漢自亡非人能滅之也下書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亡漢而並不返亡漢天所惡

也書晉太子衷納妃賈氏太子納妃不書書賈氏賊充女也晉女禍始此也賊女而以母天下安得不禍也書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志亂華之始也晉亡於五胡晉自召之也書溫嶠以陶侃入討峻明討賊嶠志非侃志也侃覬望而嶠左右之以入功歸以者也非所為以者也書法如此風臣子之急公義也書桓溫帥師伐漢溫專也故不書詔專而行之漢滅祇益溫勢於晉何補也雖功亦罪

也書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受黃鉞辭官虛讓也受黃鉞攬權也所辭者虛所受者實也奸將詐欺也書宋主劉裕弒零陵王於秣陵裕已稱帝晉帝以零陵王矣猶書弒宋主猶稱名君臣之分也書晉徵士陶潛卒潛卒于宋書晉者何潛身宋而心晉也書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伏誅駿立書宋書人人者衆詞劭之惡普天同疾駿之立亦普天同欲也

書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劭之弒也書以何尚之為司空則尚之臣劭矣劭誅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尚之去就無瑕朝廷縱姦失刑交譏之也書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子業無道之君也稱宋弒其君國人弒之也猶稱弒者君也稱國者無道也立湘東者國人立之也書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為司空甫書廢立即書以淵為司空淵宋大臣賣國者也宋之大

臣轉為齊之佐命身貿宋貨也罪浮於道成者也書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與太守袁昂既而釋之書執明二臣之秉節不降也書釋明蕭衍之能容守節也交贊之也書梁處士陶弘景卒弘景仕齊為奉朝請則非處士也弘景蓋朝請于齊而處士於梁也其不仕梁之節可取也書侯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志禍本也書陳主及其羣臣盟志不君也書投陳

孔範等於遷裔以陳江總袁憲等爲開府儀同三司範總並陳佞臣而賞罰與譏隋之初政也書廢太子勇爲庶人楊廣之禍所自始也亦猶秦扶蘇廢而後胡亥立也書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書地震異也書天下尤異也書是日尤異也地震國不安也天下災廣也是日速也書龍門王道獻策不報譏自彌也書祀南郊大風廣弒父之賊皇天所絕也書李淵起兵太原與當時同起

兵者略無異辭淵不能討賊以信大義猥與衆人之競利者同君子固不得而與之也又書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廣罪浮桀紂而不正其罪則淵兵無名矣是司馬劉裕蕭道成之流也書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明于天變者世民也書以馬周爲監察御史錄布衣也書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此定省常事而書之者以僅一見故僅一見書也若不勝書則不書也書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不書尚公主者美初明婦道也書以武氏爲才人基女禍也才人何足書才人武氏也書太子即位於靈武言其非受命于帝也失國而即位其事權也其書法經也書李泌至靈武明唐祚之所由興也泌之至帝召之不書召而書至重泌也書安慶緒殺祿山以子弒父故書殺者賊之也叛君之賊雖子亦不得而子之也書李泌歸衡山有道君子得功成身退之義

也書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師不可以無統無統則潰衆不足恃也書淮西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唐政不綱逐節度即以爲留後逐天子即以逐天子耶下之逆節上誨之也綱目書法如此往往下正司馬之謬上合麟經之旨其有功于世道不小也夫史之所爲作昭美惡以示勸懲以垂萬世有天下者之鑑也非獨貴有學與文貴有識也所以秉筆不撓又貴有守也討

上下千百年之故實而蒐羅之非鄭僑博物倚相多聞則作史之具不備其具備矣而文庸且弱則弗傳故必簡嚴如麟經莊麗如左氏雄渾如遷史而後斐然名山之業也有其文直其旨婉其詞隱其義奧非宏通超詣之識不辨以臣召君而曰天王狩於河陽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即當之曰弑君漢武帝獲一角獸曰蓋麟云是超世之識也董狐南史吳兢之筆臨之以白刃脅之以威權

不能奪也不如是何以嚴賞罰昭勸懲也之數物者史之的也闕一則非史也綱目悉有數物是其所以度越諸史也綱目而後無史矣夫正統不絕則史不絕天下不患無史而患無其人朱子之後若復有朱子者出則綱目無恙也

范縝盛稱無佛竟陵王蕭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余謂縝之論不然人生安得如樹花樹花無情故無業無業故任飄墜人生有情故有業有業故分因果樹花之茵席糞溷從風而分無風安得有分人生之富貴貧賤從業力而別無業力安得有別若謂人生如樹花飄墜則是帝王偶然而貴牧豎偶然而賤仲尼偶然而聖盜跖偶然而惡而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受命

于天維嶽降神者又何以云哉縝又作神滅論謂不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尤不通之說也夫刃頑物也神靈物也利因刃而有神非因形而生者也利存于有刃之後神立於無形之先者也利因刃而後有故亦與刃而俱亡神非因形而後生故亦不與形而俱滅也利附於刃即刃之所生也神雖附於形非形之所得生也知神非形之所得生則知神非形之所得滅也何以故刃頑物

也利亦非靈器也金鐵就冶而刀成焉刀就磨礪
而利出焉利出於刀有刀有利刀既沒矣利復何
存刀乃頑物因應物久而難存利非神靈安能超
刀而獨立以刀喻形猶似可通以利喻神大為非
類今夫形者麁質是陰陽之氣所凝結也神者靈
府是太極之理所禀受也形神合存則俱存形神
離亡不俱亡何以故今夫天地有壞虛空不壞天
地滯於形氣也虛空不滯於形氣也水之不溺火

之不焦刃之不傷搏之不著虛空不因天地而後
有安得與天地而俱壞乎耳目口鼻手足髮膚五
臟六腑三焦兩腎形也物也猶之乎天地也上通
九天下徹九泉靡而能思靈而作哲神也神果何
物乎猶之乎虛空也水能溺形不能溺神火能焦
形不能焦神刃能傷形不能傷神手能搏形不能
搏神附於形後而或立於形先合於形內而或超
于形表但神待形而有附斯神之所以益靈形待

神而有主斯形之所以能動形待神而有主豈謂
形遂能滅神乎神待形而有附豈謂神遂與形俱
滅乎形以附神神以宰形非形存神存形亡神亡
也譬如舟以載人人以刺舟非舟存人存舟亡人
亡也何以故形者頑質神者靈器形待神而後能
運動神非待形而後能通靈也神在於虛空則為
鬼神神寓于形則為人若云神止有寓于形而為
人必無在于虛空而為鬼神則是天地間無上帝

無鬼神而獨有形也則是天地間無靈氣而獨有
蠢物也且形在天地間最久不過百年而已百年
以前無有此形忽然而有孰成造是百年之中方
有此形忽然而無孰推隕是無有成造此形者形
自成造而又能使神與之俱有無有推隕此形者
形自推隕而又能使神與之俱無天地間惟形為
政也又何必曰上帝鬼神陰陽太極諸紛紛虛名
哉且生形之所以能運動知痛癢者非形也神也

死形之所以不能運動不知痛癢者非無形也神不在也然則形弗靈於神神靈于形也形弗靈于神而乃能爲神之存亡神靈于形而乃隨形以滅沒無是理也今夫人之覺也形動而神運人之寐也形靜而神馳覺而神運形爲之也寐而神馳非形爲之也形如槁塊而神如轉圜形頓一室而神越萬里神之爲靈昭昭矣知形寐而靜而神靈能馳安知形死而滅而神靈必沒也是知人之有形

也神與形合而寓之于軀殼名之爲人人之形壞也神與形離而還之于造化名之爲鬼神受命于天保佑命之者命出于帝也若其無帝則天止蒼蒼之氣也受命于蒼蒼之氣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泰山之神也若其無神則泰山土石也不如林放者土石乎郊而天神格廟而人鬼享格且享者神鬼也若無神鬼則郊廟土木也聖人祀土木以欺罔天下後世乎由生死而得請于帝也

誰爲由生請乎左氏何以記之也伯有死而爲厲也誰爲伯有厲乎鄭子產何以立之也田蚡臨死而見魏其灌夫守之以爲祟當其撃而身痛呼服謝罪撃蚡者形乎神乎且視鬼之所見者何物也桓溫之赴山陵也忽下車連稱不敢禮甚恭謂左右曰先帝向遂靈見又平日以殷浩故殺殷涓而實未識涓之形狀見涓鬼亦在帝側問其形于左右而得也先帝與涓之靈見者形乎神乎且桓溫

自謂一世雄豪寧肯當國人左右以其身自誣也是知神寓于形假形以靈而爲有形骸之累故靈而未徹形亡神在超形以靈而爲無復有形骸之累故靈而益神虛空人不能蹈而鬼神能蹈之出有入無人不能而鬼神能之未來之事人不知而鬼神知之以此也若如縝論天地間止有蠢然之形骸而無靈然之鬼神蠢然者能造其靈然者存則使之俱存蠢然者又能化其靈然者滅則與之

俱滅則是神因形而有亦因形而無也則是形骸靈而神靈蠢也豈理也哉或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待形而靈無形則神得傳乎不然天地間之神有待形而靈者有不待形而靈者今夫春夏一至而百花剪裁百鳥間關秋冬一至而百花零落百蟲蟄藏至靈矣汝見四時何物乎人生而即有啼喜即知飲啗物生而亦有知識亦有思巧至靈矣汝見造化何物乎雷轟轟而有聲忽而聲

收電閃閃而有光忽而光滅至靈矣汝見雷電何物乎待形而靈者人是也不待形而尤靈者上帝鬼神是也待形而靈者是不待形而尤靈者所以造化之也若如縝論殆欲一切掃空上帝鬼神而獨存范縝一血肉之形也縝亦何所不至哉

梁武帝將受齊禪沈約首勸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召范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言帝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武帝禪受贊成之者約也及晚年病夢齊和帝引刀斷其舌乃命道士上赤章於天明禪受之事不由於已明明上天其可欺乎宜其不崇朝而死也武帝既廢齊和帝爲巴陵

王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武帝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熟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招殺之嗟乎東昏狂悖六軍討而殺之亦不爲過和帝武帝所立也已立之已廢之又從而弒之不已甚乎武帝欲以南海處巴陵大是厚道約亦齊臣子勸武帝封巴陵僻地使奉齊祀成人之美何不可者乃假虛名實禍之言竟陷帝

於薄德約之罪不通于天乎武帝御極臣民帖然服事新朝莫有越志巴陵一夫耳何能爲晉武既平吳蜀先後封蜀後主爲安樂公封吳主孫皓爲歸命侯皆以壽終洛陽當時後世頌晉武之厚不聞二人能爲晉患也梁武欲以厚道自處納乃獻諛而陷之薄德卒之爲帝患者侯景也天下之禍豈可以智力防哉斷舌之夢固非偶然也抑武帝此等舉動其在未聞道之先乎

我朝閣臣如李文達之宏通商文毅之勁正劉文靖之方雋謝文正之端恪李文正之文雅楊文襄之才略張文忠之雄敏趙文肅之剛毅殷文通之清謹皆表表者也

徐有貞首倡議南遷幾誤宗社後假奪門功賊害忠良傾險小人蓋江充李訓之流也吳人往往稱其文采風流殊非公論當有貞倡南遷之議于少保力爭曰議南遷者應斬爲今之計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少保固有貞之所深疾者南城之役既可以得大利而又報其深讐是小人之所攘臂而欲逞者也嗟乎少保忠魂懸諸日月而有貞輩鬼蜮萬世惡名亦何苦而爲此哉夫奪門不可以爲功非惟後世之論卽當時李文達亦言之矣

亂世人臣朝絓緡纓暮伏斧鑕七尺不保九族爲殃全其要領考終正寢者百無一二此不必論矣卽有際會風雲翊佐明主抒志略而樹勛名者亦

多不免凶終如文種之於越王韓信彭越之於漢高趙蓋韓楊之於宣帝韓歆歐陽歙戴涉之於光武虞延祭肜邢穆之於明帝朱據屈晃陳正陳象之於吳孫權鄧艾之於晉武崔浩之於魏太武劉文靖之於唐高祖皆不得以功名終使人所以盍起首陽灞陵之想

以春秋戰國時視洪荒太古之世則春秋戰國爲叔季衰晚以今時視春秋戰國則春秋戰國相距

又不啻上古矣以今觀之春秋戰國風俗人心婬慝回邪傾險機詐至不可究詰若以世變江河之趨論之逮於今日不知當作何狀矣而有不盡然者由六國以至亡秦人心險薄已甚至漢高以長者開基文帝以清淨接武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何其丕變之易也推斯以譚風俗人心豈如江河下流一往而不可返哉惟在上者漸摩之何如耳魏徵駁封德彝之言是也我　朝弘治以前人心近

古士習淳龐民風朴野正德以後漸漓其冀縉紳先私利而後公家章縫偷浮華而忘本實閭閻競游閒而廢恒業朝市騰口舌而生風波物多作贗人善匿情對面九疑轉眼三峽風俗之近於衰晚也可畏哉轉移化導之機在上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下之禍有卒然而至者惟梁武侯景之難屢失策而後成之可歎也當景以河南叛附于梁反覆叛臣天下之惡一也納叛招亡結怨隣國此在中主宜悉其利害以武帝之英明乃獨不知耶當其由豫不決朱异乃力贊納之遂至泗水喪師淵明被虜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矣及景兵敗來歸正應峻絕乃復以爲南豫州牧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即行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

江淮之純臣乎帝不能用及東魏求成于梁傅岐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此亦事理甚明也而朱异又固執以爲宜和帝許之景聞而不自安再上疏啓云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其言如此良亦至情魏和既成景必速反此亦事理甚明也帝既復書許保終始矣及景詐爲高澄書求以淵明易景安知非景之詐謀乎即此請果出高澄猶當深念景之

叛亡何故輕納既以窮來歸而納之矣何可輒棄匹夫尚不失信義何況堂堂國君即不愛景以易淵明猶當慮景之難可猝縶也乃既不能念國君之信義又不能料侯景之詐謀又輕聽朱异而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得書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而反計決矣景之來歸若能閉關保境江東晏然難何從生既納景降矣東魏間至能察而却之景未必即反一與魏成景臥不帖席矣詐

書至而能從傅岐之謀直以大義斷之曰貞陽敗没日夜狄心庶幾來歸敢棄大惠景窮而投我業已納之以景易貞陽於義不可景得報書雖狠子野心未必即反及失信義於景反謀以成徵求無已表疏悖慢外聚士馬內進正德元貞一陳其與志鄱陽再啓其反謀夫既納叛臣又通好其仇讐使反覆孤危之人進退維谷託身無所此必反之道也柰何又不信乎當鄱陽王範密啓景謀請自

以合肥之衆討之武帝不許朱异詔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不從而執其使以聞事遂以大明矣朱异尚然謂景何能爲以使者付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及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此時君臣宜赫然震怒默然深思爲備禦萬全之策帝方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耳何輕敵樂禍也景引兵臨江羊侃請以二千

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此必勝之計朱异又進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景既反何以策其必不渡江即必不渡江先據采石以保無虞亦何不可且至此時而朱异之言尚足信乎屢舉顛謬若不敗不止而後大禍遂成而不可救也嗟乎武帝寡慾不貪而獨貪於景以啓釁帝慈仁不忍敦尚信義而獨忍於景以激亂帝深沉有大

略素號明主而獨不明於景以取大敗豈非天數哉梁用一朱异而國事敗壞一至於此异先後謬戾必不容武帝通一線生路不敗其事必不已亦可怪哉吳王夫差之召越兵也唐玄宗之釀祿山之難也亦屢聚顛謬而後成之而其臣伯嚭楊國忠之誤國先後大約與朱异等謀國不可不慎而奸人不可不察此萬世之明監也

帝王將相之興宰世酬物建伐流恩受天之命信

不偶然即凶人惡德竊攬大權肆毒天下者要亦天命氣數使之非其人能自爲之主宰也以故凶人者當其權位未極毒焰未逞苟膺氣數人亦不得而滅之縱瀕危亡亦必有天幸而免梁太子簡文生實誌公曰寃家亦於是日生矣蓋指侯景也唐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曰天之所廢命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與下善惡之數凡人徒見其已然至人先睹其未至帝王將相之有功德于天下者上天命之是也凶人肆毒亦爲受天之命何哉陰陽邪正紛紜雜糅不能逃也雖自天命之寔人事召之也梁武唐文之取天下未免多殺不辜積成寃業至文皇則亦同

氣推刃焉安得無報乎漢魏而下人主斬戮人之子孫以取天下其子孫爲人魚肉悉如其前代若合符節而不爽後人之作難爲受命於天實前人有以召之也其百姓之蒙禍亂於其間亦百姓之造惡有以取之也古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取天下不爲誠如是禍亂何由而召乎或曰堯舜聖人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者其子皆不肖不一傳而天下爲他人得又何也曰舜應得天下故堯

子不肖禹應得天下故舜子亦不肖堯舜有天下而不與豈戀戀此物必其子孫得之而後以爲福者舉天下而傳之賢而世祀不絶明德已窮朱均二子益天令其避賢者路而非以爲堯舜之報也

鴻苞集卷之十四終

鴻苞　卷之十五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琀聘之校

義士傳序

昔人云子源天下義士後世負氣義慷慨男子或感觸時事身丁患難往往攘臂褰裳願與臧洪遊於地下余每讀書至此私心壯之至爲酸鼻抆淚焉世道之交衰也平居握手論心動指皎日盟白水一朝炎凉異候盛衰殊景心撼于利害情變于存亾轉眼胡粤掉臂路人甚或擠人自脫賣友取利操戈而下之石也臧洪家犬寧食其餘乎作義士傳或云龍逢比干之屬天下大忠忠義一道子棄而不錄何故曰君臣大義等于天地忠臣彪炳爛於日星史傳所載班班矣余此采輯獨爲義士標表存友朋一倫耳雖然氣義男子寧有輸心友

朋而不抗節君父者此非矯飾艮本天性蘭香桂
辛豈有擇而改乎

義士傳上

左儒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
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
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
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
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其思革子

其思革子與石文子叔徭子三人同詣楚王道逢饑餒不能俱活二子推衣糧與革子而死革子見楚王楚王旨酒佳殺享以鐘鼓革子愀然憂悲王問之革子語以故王義革子賜黄金百斤命收葬二子拜革子爲相

豫讓

趙襄子殺智伯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宫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索之獲豫讓襄子曰智伯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襄子出讓伏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襄子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青荓

趙襄子遊于囿中過橋馬却不肯進青荓爲驂乘襄子命視橋下類有人青荓見豫讓伏橋下叱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吾與子爲友賣友不義不告其君不忠惟有死耳乃退而自殺

張胥鄙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胥鄙有罪拘將死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于道乃知其夫吾也輙行而辭曰義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妄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于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出我以夫吾故也吾庸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按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寧立于世乎遂絕頸而死

虞卿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遺趙王書曰王使人疾持其頭來趙孝成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偕亡走大梁

貫高

上過趙趙王張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皆怒上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厠中上欲宿心動而去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長安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廷尉以聞上賢而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遂絕亢死

欒布

漢殺彭越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眎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于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巳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巳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灌夫

孝景時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巳而蚡益貴幸嬰失勢賔客益衰獨頴陰灌夫不去

任安

霍去病擊匈奴還爲大司馬衛靑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靑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任安不去

孔車

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張酺

竇憲旣誅其弟篤景瓌皆廹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景至是上疏曰方憲等貴寵羣臣阿附惟恐不及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臣伏見夏陽侯瓌每撿敕賔客未甞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得獨全

雲敞

雲敞字幼孺事師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爲博士漢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腰斬磔死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

劉茂

劉茂字子衛光武時爲太原郡門下椽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椽史茂負大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之於朝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周嘉

周嘉字惠文仕汝南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訶賊曰卿曹乃人隷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規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寔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禮震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爲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萬餘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贓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巳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疋

楊政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後范升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出升政由是顯名

李善

李善字次孫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殁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乃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至道病卒

鄭弘

鄭弘字巨君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皆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為貺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朱寵

鄧騭自殺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乃肉袒輿櫬上
疏訴冝收還冢次樹寵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因自致廷尉帝意頗悟乃還葬騭等兄弟皆得歸
京師

陸續

楚王英以謀逆連及太守尹興陸續時爲尹興掾
逮考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

廉范

廉范字叔度詣召皆不應明帝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是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阨瞀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汝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友之情罪當萬死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

貫之由是顯名

婁護

婁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于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繆肜

繆肜字豫公汝南邵陵人也和帝時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湛病卒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肜獨留不去爲起墳塚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肜不受而歸

孫斌

孫斌桓帝時爲衛相門下椽初第五種以糾發中常侍單超兄子匡姦贓并劾超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蓄怒以待之種始爲衛相以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閭子直及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

景毅

景毅桓帝時爲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膺以鉤黨收捕而顧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李膺

李膺字元禮桓帝時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按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今所考按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

尉朝野屬意於膺帝崩陳蕃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士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郭亮董班楊匡

梁冀旣殺李固杜喬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斧鑕詣闕上書乞收李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椽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並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王成

初李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二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茲基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旣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朱震胡騰張敞

曹節旣殺陳蕃竇武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賔客悉誅之蕃友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歛武尸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已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趙岐

趙岐桓帝時為皮氏長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趙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其

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恐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釃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

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尉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荆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尉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荆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為行喪也

巴肅

巴肅字恭祖辟公府稍遷拜議郎靈帝時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名以記之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靈帝時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坐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還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靈帝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殁以身托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隷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漢靈帝時本縣長山陽度尚薦儁于太守尹端以朱儁爲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閒行徑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刋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孔融

孔融字文舉年十六時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于州郡以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襃有舊亡抵于襃不遇儉見融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襃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襃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决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襃焉獻帝時拜融爲北海太守曹操以楊太尉彪與袁術婚將誣以同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云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纓緌搢紳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今横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趙戩

李傕既殺王允屍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棄官收葬之

尾敦

公孫瓚誣劉虞與袁紹等謀稱尊號斬虞及妻子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于路刼歸葬之

田疇

田疇字子春好讀書擊劍董卓遷獻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曰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舉疇疇年二十二矣虞署爲從事疇乃歸自選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乃間行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固辭不受朝廷尚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

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百姓歸之至五千餘家袁紹及子尚皆辟之不就曹操征烏丸疇進計討破烏丸欲封疇疇不受遼東斬送袁尚首於操操令敢哭者斬疇往弔祭操亦不問

臧洪陳容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我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曰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

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爲臧洪同日死不願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王脩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時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曹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脩意故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

嘉其義聽之

龐淯

龐淯字子異漢獻帝時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託詰猛門褁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黄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爲椽屬

孫禮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孫瑾張逸張瓚

劉虞獻帝時爲幽州牧被公孫瓚所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戴就

戴就字景成仕會稽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按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

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于天與羣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

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
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牽招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
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
京師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
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
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
由此顯名袁紹辟爲督軍從事

沮授

袁紹與魏太祖操於官渡戰敗紹與子譚單騎退渡河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敗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嘆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

王朗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郭憲

郭憲字幼簡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所多欲取約以徼功憲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曹操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幷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

邴原

邴原字根矩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畧雄氣遼東太府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已害今政已去君之[illegible]不除之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返故郡後歸曹操辟爲司空掾

梁習

梁習字子虞與王思俱爲西曹令史因直日白事失曹操指操大怒敎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袁渙

袁渙字曜卿劉備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召布擊術于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布破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

關雲長

曹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死報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及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

鴻苞　卷之十六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義士傳下

韓珩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血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乃若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失色觸曰夫舉大事者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脂習

曹操殺孔融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旣而赦之

吴範

吴範字文則孫權時拜爲騎都尉範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吴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于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張紘

張紘字子綱初游學京師特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為會稽東部都尉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吳孫權聞之加以紘為長史

陸瑁

陸瑁字子璋吳孫權丞相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元炁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

謝淵

謝淵字休德少修操躬秉耒耜旣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吳主孫權時舉孝廉稍遷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廷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嘆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

楊阜

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冀城刺史韋康力竭迎降超入城遂殺康等參涼州軍事楊阜往見外兄姜敘及敘母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敘乃與趙昂尹奉合謀時超已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當奈何異厲聲曰雪君

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昂奉討超超出戰梁寬趙衢閉門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幷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

向雄

司馬昭旣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之

劉佑

劉佑武帝時爲長沙王義掾武帝崩東海王越懼難作遂誅義將殯于城東官屬莫敢往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馬隆

馬隆字孝興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武帝時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栢一州以為美談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武帝時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

孫拯

宮人孟玖譖陸機於成都王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穎大怒使收機并弟雲及司馬孫拯殺機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

江統

晉太子遹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惠帝時江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等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其臣冒罪泣辭不顧重辟乃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由是皆免

陶侃

陶侃字士行惠帝時廬江太守張夔召為督郵夔妻有疾將迎醫于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

俞縱

蘇峻犯闕桓彝間京師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賊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

王安

程遐言于石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族誅之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爲左衛將軍及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羅企生

殷仲堪與桓玄戰敗亡奔鄴城文武無從者惟參軍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其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涕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荆州士人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朱綽

初袁真殺梁國內史朱憲憲弟綽奔桓溫溫克壽陽綽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及綽子齡石為劉裕參軍從至江乘將與桓玄戰齡石請曰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裕義而許之

華軼

華軼在江州愍帝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尋洛都不守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華軼又不從命於是遣王敦等討之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辟為西曹椽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携之出首帝嘉之宥之

孔祇

孔祇字承祖元帝時太守周禮命爲功曹史禮爲沈充所害故人賔吏莫敢近者祇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荀闓

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椽冏敗暴尸已二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爲明帝時遷侍中尚書封射陽公

高允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譔國記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勸浩刊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乃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罪狀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縝密且制由

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爲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魏主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它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先是河東人翟黑子受絹事覺謀于允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妄被誅至是謂人曰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也

謝弘微

謝弘微叔父混晉安帝時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

何無忌

何無忌少有大志忠亮任氣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邊榮程邑之

張敬兒襲破江陵沈攸之軍潰縊死初荆州參軍邊榮爲府録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録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如此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張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棄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權笑而去榮客程邑之抱榮曰與邊公周游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兵人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乃先殺邑之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

韓階

韓階性廉謹篤愼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人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石崇

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石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竟進于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

釋曇遷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呼延平

燕王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慕容納之子符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等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凉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恩於是娶之

張進之

張進之宋武帝時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刧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宋文帝元嘉初詔蠲其徭役

傅弘之

宋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劉義眞鎭關中使義眞疾歸諸將兢斂貨財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眞獨逃草中中兵叅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眞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

謝方明

謝方明少孤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宋武帝時孫恩入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邈被害方明逃免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闔門遇禍賚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莫嗣祖

莫嗣祖者宋孝武時爲袁粲省事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宜密謀及齊高帝即位粲即誅帝問嗣祖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忍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累豫章王直新出閤中用嗣祖爲師

蔡興宗

蔡興宗少好學以德業見稱宋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人既犯嚴制政當甘于斧鉞耳帝有慚色

王份

王份字季文仕宋順帝時爲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

吳達之

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塚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高帝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許明達

許明達者汝南人也齊武帝永明中王奐爲雍州刺史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奐先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因殺興祖上聞之大怒遂以誅奐奐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明達先爲奐參軍躬爲殯斂甚厚當時高其節

孔琇之

孔琇之有吏能齊武帝時拜爲吳興郡太守政稱清嚴及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齊鬱林王隆昌元年遷孔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齊明帝時爲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慱士明山賓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中卒

李大亮

初大亮爲賊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不受言于上乞悉以官爵授之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言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吳保安

郭仲翔宰相元振猶子也從姚州都督李蒙討南蠻戰敗没入蠻中友人吳保安棄妻子傾家貲得絹二百疋經營十年積絹七百妻子至行乞于路義聲聞于姚州都督楊安居又助之往蠻中竟贖仲翔而歸

王方翼

凉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長孫無忌之族弟也無忌誅銓坐無忌流巂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爲獄辭結奏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

宋璟

張易之張昌宗譖魏元忠于太后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

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迫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他日又引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高安尉流說嶺表侍御史王晙復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獲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

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曰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解

李撝

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乃哭其尸姚元之曰欒布之儔也擢爲尚書

狄仁傑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恊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媿乎遂相與輯睦

裴冕

京兆尹王鉷既誅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之命賊知其義命旋軍而還

顔泉明

顔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過父時將吏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减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䛀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古押牙

古押牙名洪設奇計爲王仙客取劉無雙于皇陵中自刎而死

陽城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坐貶道州刺史

徐晦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于朝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柳宗元

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欲以柳易播禹錫得改連州

薛昭

薛昭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嘗慕李北海郭代之爲人因夜直宿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于海康勅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人與昭厚乃齎酒道上飲餞之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眞荆聶之儔也與之攜手出東郊與之藥一粒曰非惟去疾兼能去食田山叟卽申天師元也

王回

鄒浩將論事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當預謀不敢欺也獄上除名臨發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

沈忠

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

趙時賞

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出走京師潰于空阬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逸去

劉子俊

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眞僞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

唐珏林德陽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眞珈估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骼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潛易而藏之斷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又林德陽字景曦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番

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東嘉

杜環

杜環侍父一元宦遊父歿主事常允恭死于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從人至金陵問一元家時一元死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太驚因問母非常夫人乎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妻馬氏解衣更母

濕衣奉糜食母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

楊榮

楊文敏榮從文廟北征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金幼孜迷失路大宗命中官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上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行也

康海

康海字德涵才名與李夢陽埒頗不相能以戶部尚書韓文劾劉瑾疏出夢陽手瑾下之獄將殺之夢陽婦弟左生云瑾之所不能致者康君康君可活乎夢陽曰吾與康君不相能今死而求救乎左生強之乃書片紙云德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海見書遂往見瑾瑾大喜晋飲海大言曰昔高力士爲李白脫靴公能之否瑾笑曰請即爲先生脫之海曰今李夢陽才高于白海何能爲役瑾曰夢陽罪應死海曰公能活之吾留不然即去瑾諾海遂解帶留痛飲明日夢陽出獄而海乃以瑾黨終身廢不用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充符泠玄校

六經

稗官小說螢火之光也諸子百家星燎之光也夷堅幽怪鬼燐之光也淮南莊列閃電之光也道德楞華若木之光也六經日月之光也綜物連彙其

爲物也泓鈎玄剔微其爲府也演說理明道其爲途也顯植弱破迷其爲旨也切範世乖則其爲言也粹是生民之耳目也無六經則耳目聾瞽是生民之手足也無六經則手足痿痺是生民之心志也無六經則心志爽惑六經不絕則聖人不死雖然以櫝藏珠取珠舍櫝今之讀六經者皆取櫝者也

易明吉凶悔吝以卜筮教人趨避而卒歸之道德性命者道德性命人之所以爲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悔吝卜筮而出於道德性命則非讖緯術數之書也書明世代升降帝王治亂興亡而亦歸之道德仁義道德仁義所以治亂興亡者也唐虞以後夏商周間各有昏亂而世道未降至秦誓則降矣秦至無道無論始皇二世虐暴不仁即繆公號覇主之賢秦誓以好賢聞及其歿則以三良爲殉黃鳥哀之而至有五帝三王之天下自此而有天

下者大都秦等爾中間雖不無仁明之主而終不得與五帝三王埒美是古今世道升降之一大機在秦也書之所以終於秦誓也孔子見深遠矣不然五伯令主可稱者亦多何獨取秦繆踵帝王之後也詩明國政民風上之爲政下之所以爲風者也其君仁明勤惕則其下儉朴敦龐是豳風七月諸詩所爲作也其君荒淫驕汰則其下流蕩慆慢是桑中溱洧諸詩所爲作也夫五方風氣天地所

開而國君之政事實爲之感化故政事作法不可
不慎也始皇暴虐其俗訐悍漢祖闊達文景長厚
其俗忠醇六朝之君驕奢其俗淫靡唐宗風華明
皇荒宴其俗俊輕五代之主醜虜其俗昏擾宋祖
仁宗正大其俗文明形影唱和捷於桴鼓三百篇
而後何嘗無詩不經聖手雜而無統亦有可鏡者
矣春秋天道也故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天無私王
者奉天無私孔子攬王者之權亦奉天無私天帝

命討公而寛春秋命討公而嚴公而寛乃天之體
公而嚴乃爲世道立法孔子奉天而不私故以匹
夫行王者事而無罪夫孔子翼翼謙畏至作春秋
然直以天子事自任故天下大事惟小心謹愼者
辨也平日無忌憚之人不維天不命之人亦不信
也禮別貴賤上下親疎所以華僭裁濫禁奢坊淫
故其爲體嚴而爲節目詳嫌微之際所較毛髮進
退之間所爭跬步此豈聖人之好爲煩細哉塞江
河於涓涓杜敗亂於毫芒也生民之所以爲命者
在孔子孔子之所以爲生民之命者在六經故曰
六經日月之光也無六經萬古長夜矣

道德陰符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甲之存尾存石是乎非乎惟置物者知之至人之言苞含精理妙道而庸流乃以巳之淺見妄意揣摩懸窺其際老子道德經包絡天地鼓鑄萬物超越形器冥合混元虛無退損柔弱深靜謙下素樸昏愚慈儉守雌和光去奢剗銳絕學無為不盈不爭凡以葆眞元而還自然蓋

性命之書之祖也鄙俗老生乃認以為旋天轉地嘘陰噏陽縱衡錯竪變幻無端飛伏孤虛機彀於此而謂其本寓術數至謂申韓之學其源出於黃老謬亦甚矣夫黃老明虛無自然其究也清淨灑脫申韓明政刑賞罰其流也慘酷不仁源流相去遠於萬里鄙腐者葢以老氏芻狗萬物為申韓殘下虐民之本不知老氏之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者言天地不自有其仁施仁於萬物而不責其報雖有其仁卒歸虛無耳豈草芥蹂践之謂哉亦後世慕賊託之六經妖人託之彌勒之類也然余知申韓自以其意為學術實未嘗託之黃老葢出於後世儒者之臆見也黃帝陰符經亦大道之祖葢言大道虛無開闢天地生出萬物萬物一墮情識諸有紛擾去道漸遠生滅相因此書教剗削澆偽韜斂元神返諸有歸虛無然後從虛無握機棙我之元氣不為造化所奪而反逆竊生生之

氣歸於吾身重開混沌自立乾坤超出陰陽五行而歷劫度世葢從有返無從無起有動殺機盜元氣其機在目日者神遊之宅廻光返照虛無自然功用自此而運期于完眞了道而巳完眞了道何與用兵而後世陰謀權譎之士見其有機出機入盜殺伏動諸言遂認以為兵家之書葢其說出於驪山老姥之告李筌者有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術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

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而後之六韜三略兵書陰經皆附託焉亦淺之乎讀陰符矣夫黃帝時蚩尤爲亂以幻術濟其勇暴黃帝百戰不勝天命玄女教以九天六甲兵符而擒殺蚩尤平定區宇黃帝遂得道登遐藉令有道之士爲國家定難戡亂用陰符行師玄機神智風雨鬼神固無所不勝乃遂以此書專爲用兵而設不亦謬乎農夫得寶劒以刈葵瞽者得明鏡以蓋卮

南越人得袞衣以負薪後世得陰符以用兵其爲顛謬可惜均矣

文章

文章華而不實比於雕蟲此非通論也發造化之秘闡人事之紀盡古今之變用固弘矣神聖大道儁傑偉功與人靈迹賢淑令範所以光於六合垂照千禩者非託之文章不永石鼓峋嶁竹書汲冢元苞穆天子傳陰符虞氏六經諸文字悉經神聖之手可亦以雕蟲目之耶按海鹽王文祿作文脉曰粤開闢而文顯羲農黃嚳肇造文原唐虞都俞賡歌亮采文之一大聚也是謂文脉之泰文王拘

羑演易彖武王伐商告武成箕子釋縲敘範疇姬公返東詠豳雅又文之一大聚也周末孔子生倸句轍環杏壇鐸振雲從多士雨化譽髦修六經著彝論祖帝謨立師極又文之一大聚也孟子繼出崇王道斥穉霸黜功利明仁義距楊墨紹先聖文文之一大聚也山是渙漫無紀九流七略之學興焉陽翟巨賈亦知文貴致客撰呂覽詫都市文之

一聚於私室也荆楚小邦且展文覘屈宋創騷些
揚哀音文之一聚於夷方也荀卿肆其閎恠李斯
稔其陰賊咸陽一炬百家煨燼文之大厄也是謂
文脉之否壁藏塚瘞腹記口傳漢興除挾書之律
增寫書之官遣求書之輔廣獻書之路石渠天祿
虎觀蘭臺群萃英儒表章聖學别有兎園之藪淮
南之儲亦文之一大聚也賈董射策申伏明經子
長史漢長卿辭賦唐山樂章東方神異東漢尊更

老尚經術班氏劉向賈鄭崔蔡蔚爲詞宗亦文之
一聚也東都喪亂典籍淪没曹氏父子延鄴下七
才倡爲黄初之體朝提猛士夜接詞人亦文之一
聚也江左風流六朝綺豔富於張陸放於嵇阮俊
於江鮑徐庾竟陵簡文廣延納昭明妙編選亦文
之一聚也王仲淹講道河汾續經陳策無功養志
東臯作賦稱詩亦文之一聚也唐興太宗右文鴻
藻蔚起貞觀永徽聲隆正始開元天寶臻乎極盛

李杜詩稱大將而沈宋王孟錢劉元白各把一麾
韓柳文擅宗工而湜籍諸子益標雅譽又文之一
聚也五代昏濁文運凋零君椎臣鄙目不知書又
文之一厄也有宋受命五星聚奎文運重光焉周
程張朱以窮理歐蘇曾王以達詞金溪橫浦以尊
性涑水金華以攻史龔方以探數彰永康以諳兵
勝又文之一大聚也胡元易世朱學猶存容城之
高標魯齋之弘任草廬之該博虞揭之風雅文敏

之緻贍鐵崖之藻逸亦文之一聚也我　大明掃
除氛穢再闢乾坤氣運高昌聲靈赤濯淵頴鴻古
潛溪蔚暘郁離竒偉正學典裁簡迪遒勁縉紳放
逸三楊弘麗李迪俊藻名篇雅什照映朝野而
二祖以天縱鉅筆神來飈發上下賡酬爭光日月
又文之一大聚也自後河東白沙彝正伯安倡鄒
魯之絶學空同大復廷實昌穀君采挽秦漢之頽
風濟南瑯邪繼之新都又繼之諸子鵲起以至今

日文非周秦兩漢不談詩非漢魏盛唐不屬莊上佩服周孔高人兼綜三教謂非文之一聚不可也總而言之黃虞以後周孔以前文與道合爲一秦漢而下文與道分爲二六經理道既深文辭亦偉秦漢六朝工於文而道則舛戾朱儒合乎道而文則淺庸我　朝道學知宗宋儒而踐履多疎文章知慕秦漢而陶鎔未化然其風尚則亦可嘉已夫文者華也有根焉則性靈是也士務養性靈而爲

文有不鉅麗者否也是根固華茂者也夫宣尼爲六經柱下爲道德漆園爲南華釋迦爲楞嚴豈常人可以襲取而辨哉言高於青天行卑於黃泉汪洋流漫而無本源立見其涸言之垂也必不遠古今蟲魚於篇翰中者不必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者寥寥乎則文不可襲也

文行

文人言語妙天下譚天人析性命陳功德稱古今布諸通都懸於日月亦既洋洋纚纚矣苟按之身心毫不相涉言高於青天行卑於黃泉此與能言之鸚武何異務華絕根則無爲貴文章矣文人無行自昔者之余以爲不然夫能文者必稟扶輿清淑之氣豈其土苴堀堁一出土囊之口俯仰千古要以行潔志芳發而爲金玉之聲者其得數多矣

游夏宗孔儒行罔眥丘明素臣書法無隱夷吾傅論覇功偉然鄭僑多聞相業鴻峻屈平篤宗臣之義莊列希至人之蹤關尹吐太上之經亢倉通無爲之旨洛陽經國發議閎純淄川明道操履粹白子長感慨正論而逢禍東方詼諧直言以悟主夏侯耆儒匡時侃侃安世長者禔身溫溫劉向精忠以憂宗國匡衡敦大以立功名朱雲折角伸節於上方龔勝譚經匪躬於漢室班彪拒僭命以尊王

桓譚不附識以媚上賈逵傅雅沖虚康成矜莊檢
柙亭伯坎壈不易其操平子幽深豫識其變陳思
愛士共兄大梁遜德北海瓌姿瑋度元禮齊聲平
原兄弟服膺儒術意絶輕佻司空茂先竭節本朝
智兼淹朗元凱威信播於襄陽太沖恬退聞於齊
國稽阮挺人外之標江蔡立清士之目東廣微行
通乎神明習鑿齒清暎乎江介叔寶平情於非意
夏侯正色於臨刑劉越石勤王死事文藻爛於星

虹郭景純鈎玄洞冥忠蓋表乎天日王逸少才高
氣曠作深山道士之觀許玄度神散資澄多神仙
林壑之趣夏侯湛備孝弟之性温潤盈篇向子期
有莊老之襟脩寥滿紙袁山松九死不回羅君章
一介無聍王子年玄風大暘皇甫謐雅志幽潛淵
明冲遠鴻逸人羣抱朴博綜蟬蛻塵𡏖蕭子雲仙
仙升遐任彥升休休奬士昭明清眞貴介氣蓋孝
穆通偉文士習除陶都水入道掛冠高風耿邈徐

孝克養母鬻婦獨行清孤劉峻知命勇退多士爲
楷高允秉節蹈道人倫是宗文中講學於河汾無
功葆光於東皐虞褚立朝耿亮燕許端揆寛和廣
平氣局堅貞曲江風格峻整少陵憂國緯恤萬方
靑蓮矯首神遊八極右丞淘洗深入禪郴襄陽蕭
閒不忝高士賀監乞鑑湖以投老陳陶託西山以
養眞顧況接方外之交長源抱出世之度昌黎望
起山斗柳州氣壯羅池蘇州焚香掃地氣韻故佳

香山玩世修眞風流曠絶秦徵君高閣南之峰司
空圖抗中條之迹方干布衣簡遠盧同處士消遙
皮陸高蹈泉石放其幽情郊島清寒烟霞引其深
趣王朴蘇威經論偉手嚴重有聲竇儀李昉詞翰
儁流行履無鈌石徂徠天性峭直孫明復雅志端
方范堯夫德符其言胡安定文稱其質盧陵醇儒
爲後進之領袖眉山俊傑作國家之師模君實朴
茂名貫華夷祖禹沉剛聲聞婦孺黄魯直瀟灑孝

友天成陳無已淵深苦節霜凛米元章手神拔流俗李龍眠襟度高古人康侯明仲矩矱森然廷秀傳良觚稜陡絶嗟乎所貴於雕龍繡虎先登秇壇政以其流品清徹琬琰其辭寶而傳之椒塗桂馥有餘芬矣不然金盤盛腐玉卮豢穢祇可嘔也晉王徽之縱誕乃曰井丹高潔不如相如漫世子猷自狀故云爾然何可爲訓也

求名

古今好名人多有之獨文士爲甚余往往見後進之士不務閉戶讀書深沉厚積而日惟矯厲鋌豁以獵虛聲或以傲忽或以狂譎或以嫚駡或以奇詭皆非必本其天性無亦假之以爲立名地耳嘗爲弇州稱苦後來者爭相附託仰爲青雲學操不律綴文者輒割裂四部餖飣而出之近有一二險詖之流無從標詡則思掊擊弇州以立名夫美醜在人自有衡鑑掊擊弇州天下將遂信其有卓絶之品耶昔陳子昂以詩文久客長安不知名計無所出乃以重價買一琵琶至即摧破之諸公聞之以爲奇並詣子昂詩名因起古人求名亦良苦哉今之掊擊弇州亦摧破琵琶之故智也然必無益於名聲祇自陷輕薄耳語云鼓鐘于宮聲聞於外夫名豈可掩取乎

古今鉅文

夫文章者河嶽英靈人倫精采日月齊光草木含潤金石可泐斯文不磨上帝愛之鬼神妬之匪小物矣余嘗上下古今英華良亦有數稍分品類摘取鴻士鉅文數十首披襟讀之心神怡曠語宏放則穆天子傳莊子逍遥篇庚桑楚列子黃帝天瑞離騷遠遊宋玉大言賦淮南子淑眞訓司馬相如大人賦漢武帝外傳東方朔十洲記張衡思玄賦

嵆康養生論阮籍大人先生傳劉伶酒德頌木玄虛海賦王子年諸名山王簡棲頭陀寺碑李太白大鵬賦南岳魏夫人傳蘇子瞻赤壁賦語奇古則周禮考工記禮記檀弓秦惠王詛楚文韓非子說難離騷天問左傳子產論實沈臺駘秦始皇瑯琊臺刻石銘之罘碑司馬相如封禪文楊雄解難班固封燕然山銘語悲壯則史記荆軻傳項羽世家司馬相如長門賦李陵遺蘇武書離騷惜往日悲回風鄒陽獄中書邯鄲淳曹娥碑陳琳爲袁紹檄豫州鮑明遠蕪城賦江淹恨賦駱賓王討武后檄柳毅傳胡邦衡論王倫封事語莊嚴則左傳呂相絕秦書國語周襄王對晉文請隧司馬遷三王策文班固典引諸葛孔明出師表張載劒閣銘夏侯湛東方朔畫贊韓昌黎平淮西碑蘇子瞻表忠觀碑語閒適則仲長統樂志論張平子歸田賦潘安仁閒居賦范曄龐公傳陶淵明歸去來辭王羲之

蘭亭序皇甫松大隱賦王東皋無心子傳及答馮子華處士程道士二書白樂天醉吟先生傳陸龜蒙甫里先生傳語綺麗則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史記司馬相如傳伶玄趙飛燕外傳陳思王洛神賦王子年燕昭王謝莊殷淑妃誄月賦宋之問秋蓮賦元微之連昌宮辭夫千萬禩作者佳篇不乏矣而余取其會心者如此譬之披沙揀金往往見寶饑可使飽寒可使溫倦可使醒憂可使喜何必羅

精神于汗牛充棟兀兀經年作書中老蠹魚乎

鴻苞　卷之廿七　[illegible]　廿九　卅六

三長

揆羅古今囊括千載可言學矣而長于積聚短于剪裁才不足也馳騁下上飈發雷擊可言才矣而是非或謬持論靡當識不足也我　朝楊用修之學武庫也吾不敢許其才宗子相之才于將也吾不敢許其學王元美學既博綜才亦宏放然而昧于天人之際語鮮性命之宗頗溺榮華好譚富貴詳人門代略人德業徒闚漁獵罔窺本源難以語識矣晏嬰鄭僑識其大處不識微處京房管輅識其微處不識大處蔡伯喈張茂先王子年皆世所稱有識君子也乃今觀三君子著作並不見有卓絕千古妙智玄覽然則三長之中識其最難乎學成于人才與識得之天授者也

鴻苞　卷之廿七　三長　三十　卅一

論詩文

杜甫之才大而實李白之才高而虚杜是造建章宮殿千門萬戶手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樓手杜極人工李純是氣化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非也如長吉清虚縹緲又加以奇瑰政是仙才人但知仙才清虚不知神仙奇瑰余讀眞誥諸上眞詩深奧玄遠與世間人口吻迥別太白煙火仙人語長吉不食煙火仙人

語後爲上帝見召故知其非鬼

人但知李青蓮仙才而不知王右丞李長吉白香山皆仙才也青蓮仙才而俊秀右丞仙才而玄冲長吉仙才而奇麗香山仙才而閒澹獨秀俊者人易賞識耳

香山詩有傷於姸媚淺俗者此特其遊戲三昧語讀其全集禪乘名理往往深入玄解百代而下窺香山一班豈惟後代雖當時亦然矣

楞嚴圓覺壇經宗鏡道德南華非世間文人之所能爲也故知妙明之中何所不辦

神仙爲一詩見神仙本色英雄爲一詩見英雄本色詩文之士千萬言而無一語類神仙者千萬言而無一語近英雄者品格固不可強矣

蘇李十九首得詩人之骨阮籍謝靈運得詩人之髓曹子建鮑明遠得詩人之藻陶淵明得詩人之質李杜得詩人之材王孟得詩人之致高岑得詩

人之氣劉長卿王昌齡得詩人之聲

詩漢魏爲古至曹子建而麗至六朝而葩至康樂而俊至陳隋而靡至唐而近至李杜而大至晚唐而衰至宋而俗至元而淺至我　朝雅而襲

于鱗詩麗而精其失也狹元美詩富而大其失也雜若以元美之贍博加之于鱗之雄儁何可當也

詩道之所爲貴者在體物肖形傳神寫意妙入玄中理超象外鏡花水月流霞迴風人得之解頤鬼

開之欲泣也如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
天居馳道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秦川
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
甍遙接漢飛閣迥凌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
寶葢雕鞍金絡馬蘭牕繡柱玉盤龍風射蛟冰千
片斷氣銜魚鑰九關開雲間樹色千花滿竹裏泉
聲百道飛仙人六膳調神鼎玉女三漿捧帝壺當
軒半落天河水遶逕全低月樹枝宮中下見南山

盡城上平臨北斗懸往往花間逢綵石時時竹裏
見紅泉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
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雪霽山門迎瑞日
雲開水殿候飛龍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
中深英詞偉句冠冕莊嚴皇居帝里形容壯麗殆
盡如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
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掩靄六
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遠遊臨四海
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鼇戴方
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冏覽倦
瀛壖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颿
釆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昏
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
溪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鷄弄
和風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

乘紫煙左挹浮丘伯右拍洪崖肩杖策招隱士荒
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玆山亘百里
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白日麗飛
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寒城一
以眺平楚正蒼然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夙齡
走遠壑晚泊見奇山標峰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
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
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樯緣青壁瓜田傍綠

溪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煙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
尺橋烏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官橋祭酒客山木
女郎祠迥臨飛烏上高出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
流入斷山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
春流遶蜀城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半壁見海
日空中聞天鷄四月上太山石屏御道開六龍過
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迹遶碧峰于今滿青苔飛流
灑絕巘水急松聲哀北眺崿嶂奇傾崖向東摧洞

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
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
空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
昏曉盪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星垂平野闊月湧
大江流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浮雲連海岱平
野入青徐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俯視但一氣
焉能辨皇州烏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池光不受
月野氣欲沉山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積水不

可極安知滄海東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
已暝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
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秦地故人成遠
夢楚天涼雨在孤舟諸溪近海潮皆應獨樹邊淮
葉盡流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只隔數峰西風動
葉聲山犬吠幾家松火隔秋雲登臨山水孕結勝
槩每一披誦足當澄懷臥遊如勑勒川陰山下天
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

羊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
鐵衣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
風蕭蕭劍門乘險過閣道踏空行山鳥驚吹笛江
猿看洗兵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
殘兵哭遼水將軍鬪韓門耿介當風立諸將欲言
事逡巡不敢入黃塵塞路起走馬追兵急彎弓從
此去飛箭如雨集代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慘慘
寒日沒北風卷蓬根將軍領鬪兵却入古塞門回

首指陰山殺氣成黃雲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
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
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死生隨玉劒辛苦向
金微久戍人將老長征馬不肥巳喜皇威清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
木風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
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巴童戍久能番語胡馬
調多解漢行對月夜窮黃石路望雲秋計黒山程

可憐身死家猶遠汴水東流無哭聲七德龍韜開
玉帳千重鼉鼓疊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
月照連營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遙
聞鼙鼓動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白首登山望烽
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
幽怨多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
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
力盡關山未解圍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
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秦時明
月漢時關武帝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
教胡馬度陰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
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鳴笳疊鼓
擁迴軍破虜平番昔未聞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
龍旗掣海雲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答君恩
漁陽老將俱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誓掃匈奴不
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裡人述邊塞征戍慨慷悲壯使人歎髀肉復
生唾壺欲裂如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
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
各異縣展轉不可見長當在此別且復立斯須欲
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
時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樂莫樂兮新相知悲
莫悲兮生別離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綺羅君

不見歌舞妾重來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泪不共楚王言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闌猶秉燭相對如夢寐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情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開簾見新月

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君淚濡羅巾妾淚滴路塵羅巾去在手今得隨妾身路塵如得風得上君車輪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遞隔青天昔時橫

波目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捲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開昨日花正好今日花已老人生不得恒少年莫惜牀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問酒家君不見蜀葵花今年花落

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落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劍上空流血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情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

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一身去國六千里
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障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
如天花邊馬嚼金銜去樓上人垂玉筯看西宮夜
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朧
朧樹色隱昭陽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
生郎今欲度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楊花落盡
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
直到夜郎西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眞誠薄命久
沉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複
道奉恩時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欲沾巾落花
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日暮驚沙亂雪飛
傍人相勸易羅衣强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
獵歸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人未還妾夢不
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皇山露濕晴花春殿香月
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

長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久住
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
趨朝不是恩銀鑰乍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
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
對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客
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
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

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猿啼
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
青山萬里一孤舟津橋春水浸紅霞煙柳風絲拂
岸斜翠輦不來金殿閉宮鶯銜出上陽花夫戍蕭
關妾住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封書信千行淚寒
到君邊衣到無揣寫至情歷歷如訴一字一句動
魄驚魂如青絲爲籠繫桂枝爲籠鉤頭上矮墮髻
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攘袖見素

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
玉體珊瑚間木難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
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
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芙蓉作船絲作緯北斗横
天月將落采蓮渡頭礙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何
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
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
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胡姬年十五春日獨

當壚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懽襦頭上藍田玉耳後
大秦珠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念傾城與
傾國佳人難再得我昔初入椒房時詎減班姬與
飛燕朝踰金梯上鳳樓暮下瓊鉤息鸞殿柘梁畫
夜香錦帳自飄颺笙歌棗下曲琵琶陌上桑揲搖
箱中取刀尺拂拭機上斷流黃情人逐情雖可恨
復畏邊遠乏衣裳已繅一繭催衣縷復擣百和薰
衣香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盧家蘭

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
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
箱後宮不愜茱萸芳夜夜爭開蘇合房願奉更衣
蘭麝氣恐君馬到自驚香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
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若耶溪傍采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
底明風吹合殿空中舉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
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賤

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
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
續命卻教今日死君家桃李花開覆井闌朱樓落
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雲
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
見會向瑤臺月下逢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
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春江
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不見

紅霞映樹鷓鴣鳴蓬萊闕下是天家上路新迴白鼻騮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麗情豔句粉黛無色足使世人遂爲情死如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恨巳矣驅馬復歸來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落日吊山鬼回風吹女蘿

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路逢故老長歎息世事回還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漫漫漳河曲城郭爲墟人代改但見西園明月在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

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曾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巳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迹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城邊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馬嘶古戍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葉落塡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門外塵凝張樂榭水邊香滅按歌臺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香消南國美人盡

怨入東風芳草多芳草自生宮殿處牧童誰識帝王城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流挂鐵衣樹隔五陵秋色蚤水連三晉夕陽多鴉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蛾眉沒後巡遊少苑落宮墻見野蒿雲連襄國天邊去樹繞漳河地裏來絃管變成山

烏弄綺羅齒作野花開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弩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銷露玉釵朱祖凌敲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孤城盡日空花落三戶無人自鳥啼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啼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舊苑荒

臺楊柳新萎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西原驛路挂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玉樓傾側粉牆空重疊青山繞故宮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弔古諸作興悲幻劫寄慨滄桑世念可灰無常頓悟如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牕戶裏。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蘢葢一山

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天地能長久神仙壽不窮白玉東華檢方諸西岳童俄聯少海北暫別扶桑東看棋城邑改辭家墟巷空窮塗悔短計晚志愛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芝發金記九籥隱丹經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皐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不及至人情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輕條

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以寧天將身世浮吾愛鬼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閒卧觀物化悠悠念無生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群山陰天秋百泉響蓐食猶所務驅牛向東阡鷄鳴村巷

白夜色歸墓田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鵝禽响
幽谷寒藻舞漣漪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眞源
了無取妄迹世所逐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涉
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
門雲峰向高枕漁釣入前軒荷香隨坐臥湖色映
晨昏暮禽飛上下江草帶清渾遙愛雲木秀初疑
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晚知清淨理日

與人群疎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結廬對中岳
青翠常在門遂吮水木與盡作漁樵言日色隱空
谷蟬聲喧暮村最閒道士語偶見清淨源隱几閱
吹葉乘秋晚歸根夜來聞清磬月出蒼山空空山
滿清聽水樹相玲瓏回廊映密竹秋殿隱深松燈
影落前溪夜色水聲中久與林壑辭及來松杉大
偶茲近精廬數預名僧會有時逐漁樵永日不冠
帶悽悽去親愛泯泯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

陵樹空館忽相思徵鐘坐來歇新晴村落外處處
煙景與片水明斷崖餘霞入古寺向山開霽色步
出谿幽性返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石門有餘好
霞殘月欲映上詰遠公廬孤峰懸一徑雲裏隔總
犬松間下山磬客到兩忘言猿心與禪定悠悠兩
初霽獨進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山光
忽西落池月漸東上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响欲
取鳴琹彈恨無知音賞扶桑延初景羽蓋凌晨霞

倏歘造西域嬉遊金母家碧津湛洪源灼爍敷荷
花眞氣溢絳府自然思無邪龐公南郡人家在襄
陽里何處偏來往襄陽東陂是誓將業田種終得
保妻子何言二千石乃欲勸吾仕鸛鵲巢茂林黿
鼉穴深水萬物從所欲吾心亦如此草色新雨中
松聲晚窗裏及茲契幽絕自是盪心耳雖無賓主
意頗得清淨理興盡方下山何必待之子朝遊訪
名山山遠在空翠氛氳亘百里日入行始至谷口

聞鐘聲林端識香氣翠微終南裏雨後宜返照閉門久沉冥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居始知靜者妙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賓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日暮閑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中歲尚微道始知將谷神抗策還南山水木自相親深林開一道青嶂成四隣二室夌青天三花含紫煙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迹高想已緜時餐金鵝

蘂屢讀古苔篇蕊蕊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牛羊下山小煙火隔雲深一逕入溪色數家連竹陰藏虹辭晚雨鷩隼落殘禽累劫從初地爲童憶聚沙坐覺諸天近空香送落花夜宿翠微半高樓聞暗泉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煙深入泉源去遙從樹杪回香隨青靄散鐘過白雲來歸來物外情負

杖閱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忘還期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虫鳴白髮終難變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萬壑樹參天千山响

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何處澗水浮來落花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草衣不鍼復不綫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大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

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不改秦衣服初因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雲山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逕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常愛武陵郡羡君將遠尋空憐世界迫孤負桃源心洛陽遥想桃源隔野水閑流春自碧花下常迷楚客船洞中時見秦人宅小隱

山人十洲客莓苔爲衣雙耳白青編爲我忽降書幕雨虹霓一千尺赤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已燒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月在上方諸品淨僧持半偈萬緣空片石孤峰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眞僧出世心無事靜夜名香手自焚窻臨絕㵎同流水客至孤峰掃白雲上方月曉聞僧語下界林疎見客行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雙樹爲家思舊壑千花成塔禮寒山

藥爐有火丹應伏雲碓無人水自舂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海岸夜中常見日仙宮深處却無山犬隨鶴去遊諸洞龍作人來問大還風吹藥蔓迷樵徑水暗蘆花失釣船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無事經年別遠公帝城鐘曉憶西峰爐煙銷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磬石垂蘿只是家回頭猶看五枝花松間寂寂無煙火應服朝來一

片霞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煙樹滿晴川諸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鐘憶往年紅霞紫氣甚氤氲絳節青童迎少君忽從林下昇天去空使時人禮白雲冲玄清曠爽氣襲人如寒泉漱齒煩囂頓除神丹入口凡骨立蛻已上摘賞篇什遐波斯寶析栴檀香各極才品各寫性靈意致雖殊妙境則一冥搜而妙悟之詩家三昧思過半矣

詩非博學不工而所以工非學詩非高才不妙而

所以妙非才杜撰則離雖非超脫之謂格雖自創神契古人則體離而意未嘗不合程古則合合非摹擬之謂字句雖因神情不傳則體合而意未嘗不離

詩之變隨世遞遷天地有劫滄桑有改而況詩乎善論詩者政不必區區以古繩今各求其至可也論漢魏者當就漢魏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三百篇論六朝者當就六朝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漢魏論唐人者當就唐人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六朝漢魏悽惋如蘇李沉至如十九首高華如曹氏父子何必三百篇六朝冲玄如嗣宗清奥如景純深秀如康樂平淡如光祿婉壯如明遠何必漢魏唐人清綺如沈宋雄大如子美超逸如太白閒適如右丞幽雅如襄陽簡質如韋儲俊麗如龍標勁响如高岑何必鮑謝宋詩河漢不入品裁非謂其不如唐謂其不至也如必相襲而後爲佳

詩止三百篇刪後果無詩矣至我　明之詩則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大襲不患其無辭采而患其鮮自得也夫鮮自得則不至也即文章亦然操觚者不可不慮也

王元美謂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此語誤也少陵沉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獨少摩詰摩詰之冲然幽適泠然獨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深不除煩熱摩詰叅禪悟佛心地清涼其胸次元自不同也摩詰方之太白又頗別太白清而放摩詰清而適故太白語多豪縱摩詰語多閒淡高人之調又自不同也

李于鱗選唐詩止取其格峭調響類已者一家貨何其狹也如孟浩然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幽致妙語于鱗深惡之宜其不能選唐詩詩道亦廣矣有高華有悲壯有峭勁有悽惋有閑適有流利有理到有情至苟臻妙境各自可采而必居高峭

一格合則錄不合則斥何其自視大而視宇宙小乎

元美論詩極精賞詩極妙乃至自運多不如其所許其病在欲無所不有急急以此道壓一世也然元美畢竟是不朽人

以禪論詩三百篇是如來祖師十九首是大乘菩薩曹劉三謝是大阿羅漢顏鮑沈宋高岑是有道高僧陶韋王孟是深山野衲杜少陵是如來總持

弟子李太白是散聖李長吉是幻師郊島是苦行頭陀玉臺香奩是綺語破戒僧溫李二羅是野狐禪

李何從宋元後銳志復古可謂再造乾坤手段近代後生慕教之涉獵西京優孟左史不讀古人之全書不識文章之變化亦李何啟之也

李雖摹古極力前良然天才故高不沒雄渾之氣何雖不盡摹古自寫俊亮然法度故在都無纖豔之習李法古而氣完何語俊而體厚此其所以並可喜也

李似杜尚媿杜之大何似李不如李之超

讀元美詩如入武庫不勝利鈍讀元美文如覽江海終成大觀元美千秋當不在詩而在文然合詩文而觀之要不失千秋也元美序記碑銘文字晚年益妙如大冶鑄物淮陰將兵矣

元美推尊于鱗誠過當時諸公揮毫或未免稺弱

于鱗晚出一首蒼健驚人奈何不壓服曹偶今若盡讀于鱗詩初則喜其雄俊多則厭其雷同若雜一首于衆作之中則陡覺于鱗矯然而特出不翅衆鳥中一蒼隼矣宜其爲元美所賞詫如此晚年之論定當不復爾

于鱗才高而不大元美才大而少精于鱗所乏深情遠韻元美所乏玄言名理

元美大家于鱗爲大家不足子相名家公實子與

明卿爲名家不足
汪伯玉文有法精而差狹晚始爲詩有才實而傷笨
劉子威文于古學書經盤庚于近學唐樊宗師詩無所專學大要不欲自附於眼前諸公而別創一門戶深古艱澁驚心聱牙然文章若是不妨自成一家詩道必不可爾所謂本性情中宮商被管弦相距萬里矣

文章止要有妙趣不必責其何出止要有古法不必拘其何體語新而妙雖創出己意自可文襲而庸即字句古人亦不佳杜撰而都無意趣乃忌白創摹古而不損神采乃貴古法元美每以體格卑山人孫太初不知孫風致自翩翩可喜
詩文之道貴在品格江都孝若德性溫美子卿屈平節氣貞勁淵明貞白嬋蛻榮祿廣平曲江鳳鵠人倫嗣宗太白逸韻天放左司右丞清標霞散叔夜稚川大有玄理景純子年宿具道骨各寫情性不失本來雲鳳遺音林鶴振响故足貴也若伯喈孟堅潘迹奸雄子雲茂先甘心篡逆相如凌雲桑中乎臨卭延清明河虎子於佞幸何鄧口譚清虛嗜血勢利謝范筆摸星漢病嘆狂謀譬之熠燿之光生乎糞穢蚯蚓之响發於泥塗故品不可不重也古高士至人倏然清遠葆光埋照亭亭物表即一字不傳百代而下可勝欽挹矣

天下事有最侻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眞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篇什班班可考豈盡譌謬至沈約而始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

不審宮羽不備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旣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經歷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約本齊臣更事梁武禪代之詔出於約手後病夢齊和帝引刀斷舌乃上章于天謝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天可欺乎不惟神怒武帝亦大惡之晚年垂涎台司作書與徐勉衰老灰憒乞哀可醜作爲詩文散緩庸弱古文人之最濫得名者此人也

王元美盛言古今詩人文士之遭遇人主燕賞寵榮者以爲盛事美譚無亦咋舌而垂涎乎然元美名重宦達差可無憾矣余舞象能文雕蟲蚤譽父兄三老少目奇童遭家仳離懸鶉茹藿環堵不具饘粥都無從人借書手抄目覽隆寒盛暑率至五鼓不輟弱冠以家貧走萬山中假館負米寄食羽士資糧不繼旁無漂母泝舟嚴瀨停橈羅刹大雪蒙頭寒風穿肘舩瀨晝溢肚餒宵警濤來拍天累虞魚腹山行叢莽幾飽虎喙歷百艱而抵山中主人主人寒盟而謝客徬徨岐路野叟憐而留之叟子亡賴難可與居或脫粟不至枵腹吾伊僻處萬山巖穴魈鬼伺門蛇虺交路深夜四壁一燈熒熒人無知者偶一詩爲人見而賞詫之稍稍有物色前後積十餘年中歲得一第出爲小邑吏日折腰貴官鞅掌簿領風雅之業爲時大忌入爲禮曹郎日乞米長安臣朔飢欲死尋遭仇口削籍去所知

過唁屠君爲郎貧今進賢去首青衫皂帽世情炎涼奈何不作爰旌霎輒乎或曰長卿卽家徒壁立探手中五色綵毫在獨不可賣文譽墓自給何至立槁余曰僕生平爲詩文懸書自鬻未嘗得人斗粟寸帛良由詩文不工故然見世亦有不工而更出余下者聲價高貴百倍何故或曰燕石爲玉敝帚千金人必睥睨傲忽高其舉趾丐請文字者稍晚成難出以示希貴乃可君降色平氣見人挹損

請乞詩文者或道上席間閒譚偶索宵而見購朝巳脫草君既自賤人安能貴之且今人丐文字者不論文工拙率好借顯官貴人名以爲榮君官復不如人宜其不售不售且必賤也余大笑曰余文既拙性又不近簡貴安能違吾性以求貴吾文文人不遇世莫有過于余者要亦有數焉因想司馬相如奏賦漢武至歎恨不得與此人同時飄飄有凌雲之氣李太白醉草宮詞于帝前至天子調羮

宮妃捧硯元稹一詞百章宮人咸歌呼爲才子李十郎每一篇出流傳宮禁被之管弦宋學士王珪對宴人主宮嬪索詩珠花盈袖天子請客都下喧傳文士榮遇生平足快矣長卿太白天藻橫逸徵之君虞才亦斐然獨可笑王珪當時贈諸宮人詩不知作何等語生前動乎九重死後不傳一字亦大僥倖矣哉人之遇不遇皆命也余爲此言造物啞我矣

詩道有法昔人貴在妙悟新不欲杜撰舊不欲勦襲實不欲粘帶虛不欲空疎濃不欲脂粉澹不欲乾枯深不欲艱澁淺不欲率易奇不欲譎怪平不欲凡陋沉不欲黯慘響不欲叫嚻華不欲輕豔質不欲俚野如禪門之作三觀如玄門之鍊九還觀熟斯現心珠鍊久斯結黍米豈易臻化境哉

秦漢六朝唐文有致理不足稱也宋文有理致不足稱也秦漢六朝唐文近雜而令人愛宋文近醇

而令人不愛秦漢六朝唐文有瑕之玉宋文無瑕之石

文莫古於左國秦漢而韓柳大蘇之得意者亦自不可廢莫質於西京而麗如六朝者亦自不可廢莫峭於左史而平雅如一二班者亦自不可廢莫簡於道德而宏肆如南華鴻烈者亦自不可廢詩莫溫厚於三百篇而怨悱如離騷者亦自不可廢賦莫莊於楊馬而綺豔如江鮑者亦自不可廢詩莫

天然於十九首而雕飾如三謝者亦自不可廢莫雄大於李杜而幽適如韋儲者亦自不可廢唐七言絕莫妙於初盛而妍媚如晚唐者亦自不可廢至於不可廢而軒輊難論矣人亦求其不可廢而何以襲爲也今人自李何之後文章字句摹倣史漢即令逼眞此子長之美而非斯人之美也子長美而傳矣何必復有我文章至韓蘇而不古至唐宋而萎弱今欲返之亦求其古勁耳六經而外汲冢竹書山海爾雅穆天子傳老莊管韓左國越絕淮南劉向楊雄並不相沿襲而皆謂之古文何必史漢也即如書法鍾元常之後有二王二王之後有歐虞歐虞之後有顏柳顏柳之後有蘇米蘇米之後有虞趙彼皆法度師古神采匠心然後各成一家名世不朽若人錘緣家二王字摹筆臨手而不化則古今書家止鍾王傳耳何有諸家紛紛哉余少時亦尺寸史漢今每臨文欲用太史公字句

不勝羞縮不爲史漢亦不爲韓蘇而古法蒼然而神采煒然是所望於今之操觚者也

古人學問久鍊而晚成今人學問淺涉而速肖古人從裏面涵養而發今人從外面撥拾而得古人博收而約取今人狹陋而鋪張

鴻苞 卷之十八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詩文

大硏硏訇訇者雷霆之聲也浩浩湃湃者滄溟之聲也蓬蓬勃勃者土囊之聲也泠泠淙淙者山澗之聲也槭槭淅淅者飔飀之聲也蕭蕭颯颯者松

篁之聲也咆咆哮哮者虎狼之聲也嚄嚄啃啃者蛇鼠之聲也啁啁噍噍者燕雀之聲也嗺嗺喈喈者鳳鸞之聲也聲隨乎形形出乎氣氣有清濁而聲因之斯自然之籟不可強也麤器必無清聲秀形必無濁韻寸管必無洪音巨鐘必無細響其竅以天其發以機也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漢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質木元文輕佻斯聲以代變者也孔孟雅正老氏深含莊列玄虛佛氏閎奧左氏莊嚴屈賈悽怨班馬雄裁劉楊奇衍崔蔡平實曹劉綺縟潘陸富麗江鮑徐庾工妍李杜極材韓柳稟法元白盡情王孟得趣盧陵體潔眉山氣昌斯聲以人殊者也周風美盛則關雎大雅鄭衛風淫則桑中溱洧秦風雄勁則車隣駟驖陳曹風奢則宛丘蜉蝣燕趙尚氣則荊高悲歌楚人多怨則屈騷悽憤斯聲以俗移者也夏矦孝弟故其言温潤息夫險譎故其言怨懟南華

放達故其言汪洋東方幻化故其言恠奇蔚宗輕慓故其言躁競淵明恬澹故其言冲愉李白超曠故其言飄灑王維空寂故其言幽遠斯聲以情遷者也造物有元氣亦有元聲鍾爲性情暢爲音吐苟不本之性情而欲强作假設如楚學齊語燕操南音梵作華言鴝爲鵲鳴其何能肖乎故君子不務飾其聲而務養其氣不務工其文字而務陶其性情古之人所以藏之京師副在名山金函玉篋

日月齊光者匪其文傳其性情傳也

錄詩

郭景純遊僊有風人之致矣未晰玄理張平叔悟眞暢玄修之旨矣未合風騷愚不揣作幽居震旦采眞諸篇頗闡玄宗更存風骨其命意如此而材力有限語不副心姑錄之以俟有道喆人印正焉

幽居詩

旭日散林光晨起坐前楹長天作紺碧水睒孤霞明散髮把道書恍然遊太清會心欣有得撫景澹無營但見脩竹裏童子理茶鐺鬨聲遠近絕鳥來嘉樹鳴微風吹落花適與蟲絲縈何必驂鸞鶴端居超凡情

茆屋結白雲傍在清溪口經年山魈隣虛敞無總牖白雲英英流清溪瀧瀧走黃熊旦日啼青兕夜半吼崖蜂自作蜜林猿為釀酒有時瞑目坐神氣兀相守四大非實相六幕無何有深山忘日暮落葉積來厚天人與鳩槃眼前都不受脩脩而冷冷

定中聞淵瀰寄與同心者何處著塵垢
燕坐一室中神游碧虛殿殿角繞紅雲樓前閃紫電玉嵌九華燈珠綴五明扇不見日月輪霞光照吾面琪樹含微風寶花落如霰眞官明珮翹仙女綃衣粲侍衛向我呵此客何從見塵心雖稍除凡骨猶未煉掌書檢丹籍姓名在香案延我清虛宮賜我天人饌遂令齒牙馨亦覺臟腑換回頭語世人塵土何足戀

林居愛幽陰夏日延清暉細草蒙茸長茂樹大十圍披襟坐其下靜撫孤桐徽日氣宵不到涼風吹我衣松間黃粉落巖端白煙飛幽蘭吊楚客脩竹夢湘妃荷香魚欲上茶冷鶴來歸善煆　埋照灌園久忘機頗欣道業進轉與俗情違誰能領此意惟有臺孝威
不離蓬蒿宮居然是香界花落幢影中鳥散經聲外因之斷六塵幷欲遺四大幻泡總無實虛空豈有壞虛空亦不立幻泡復何在修此是實證了此是眞解趺坐嗒無言松風肅靈籟
治圃在城郭曾不異山樊蔓草都不薙嘉禾一何繁幽人緣水入啼鳥隔林喧脩篁塒長薄頗不辯旦昏細路通一線中疑別成村雖無晉漁人宛是桃花源恐有秦毛女來共世外言素月巖際吐白雲亭中吞野叟晚相過叩我蘿華門浮景不足惜長生庶可論欣然命醇酒酒德合混元偶對花間

弈猶嫌勝心存
我昔桂朝籍情悰寄寥穴塵囂逐馬蹄夢想在巖穴清泉白石寫秀嶺丹霞纈因之洗垢洶假以代喧聒揞揞同舍郎簿書析毫髮語我升沉事了無一酬答雖遭曹長怒怡然亦不屑但問九天上有無仙卿缺同官笑我憨我自安拙劣巧者取金紫拙當返毛褐巧拙總莫論榮華易銷歇君看古侯王纍纍盡丘垤

讚我益我名名高易招悔毀我損我名名損免物忌古人有至言美好不祥器雖盱誰與居沉晦道所貴喜怒隨讚毀奔走以卒歲胸懷藏喜怒純白已不備老氏應馬牛孰謂非聖智余少溺雕蟲摇管飾鞶帨虛聲謗不休浮譏遂盈世虛聲與浮譏俱無落吾事請悉還造化脩然學蟬蛻

茆屋白日靜落花盈吾几灌木隱文禽清池躍嘉鮪朋儕偶來集俱是素心子不作朝市言不行世俗禮彈琴松影下散帙羅陰裏娓娓譚黃農共討玄寂理邯復計榮枯但言超生死語罷各沉冥南郭以爲侶持論即二義忘言道所始日夕衆賓散前山靄雲起

獨坐飛仙閣斜陽在疎樹高鳥不避人入戸銜簾去霞將素月流花與空香度道民初出定遠寺鐘聲暮闐繙二氏書此中有深趣玉笈五千文金函十二部開我真妄因揭我生死路言言下寶筏字

字飲甘露大道去執著執著還迷錮太上患有身能仁摽無住何縛亦何解名爲大了悟

震旦篇

震旦始結沫歙萬苞煙熅醞釀礫元氣孳動菌紛輪儵忽鑿混沌光音雛本根南瞻富情識諸有爲忘因多慾令神漏多智令慧昏玄珠去巳久索之在嚚民覺海有涯澨天路有由甸離形墮肢體庶以還吾醇

元化竒窅篠哉埏埴亦偶寄上帝孩萬物衆芳紛始穉生無亭毒心死豈虔劉意眞宰本閎霏形骸若

維縶一爲貪忮牽乃矜爪距利堯桀亦妄分夷蹠日相詐假以蜉蝣刻所爭蟲鼠臂螳怒亦何雄蟯搏自云智百年膏火中神雕形蚤敝用藥病彌深病非藥所治不如返自然口餐太和味挫榮未爲難挫名道所貴

鴻化蒸霢霂胚渾畝以茁六合聖所存安能竟坱圠積水苞大地神州混漻潏積氣苞積水廣輪軋勃窣不知積氣外猶復有何物巨塊漸徵塵劫後聚大沫四州倚須彌須彌倚恍忽日方遠乃圓月死朏以活尾閭納無底崑崙出有窟疇怒震霆馳虩繪靈雲靄春盛穉節衰歲宴群芳嚬天倪握機棙端兆不可詰偉哉古神人包絡總玄室

人生各有命回薄而蜿蟺高才乏貴士盛德不永年莊士蒙詬溷穢器濯清漣超驤步多窘彳亍行反前馬乃因失得子或以贅全牛哀與鱉令禍福何遞遷班生慼幽通平子標思玄雖未闚寥廓庶

以越拘攣至人剖靈竅細大靡不捐宇宙在厗手虛空戲雲煙當其肆揮霍何所足糺纏鬼神傀儡爾帝亦茲無權蹈水那復溺入火詎能爇性命當何屬願效南華篇

愚公一何愚欲爲移山計河曲有智叟听朕笑且議操蛇神下來王屋一朝徙始知帝所畏在愚不在智所以漢陰丈抱甕賤機事機事藏胸中鳥飛獸遠避羲皇明道德堯禹提仁義後世姦雄人盗

之行陰鷙樽俎伏戈鋋談笑藏裂眦三峽與九疑
隱軫起平地智力難爲防毛羽寧自芘入林恐不
深趯然遺身世水化有蜃蛤陸化有陵舄楓葉爲
羽人思女爲堅石有情之無情無識之有識何況
備五常陰陽位靈宅身光本來圓所患形骸鬲能
仁示空宗應眞悟胎息滓去清虛來歷覽周八極
小儒闇大道拘方自逼仄醯鷄瓮盎中安從睹鵬
翼

蛇帶亦何因君牧胡反覆犀月起結想蔓珠不在
握幻師習爲幻風雲變陵陸電光不可掉虛空寧
得縛無常聖所諦飛矢萋朓朒神理橫相弄精氣
忽不屬惜哉寶空花疇能辯鼠璞英雄徂群愚愚
者紛攫逐乃亦轉自狙焦釜冰雪沃萬景不留睫
互憂苦塡腹情識作波旬慾利失神足一破卽萬
破從此出淖濁
頡士洞微耿胷中罥萬篋雲笈斟不窺菁華斟不
獵飈鞅駕千古尻輪鶩六合百氏悉摧破神聖歸
吐呷大慧日以散玄鑒日以乏事外喪家寶棄根
務枝葉戎夷常接軫帷中有伏甲人能見丘山不
自見其睫糠粃一眯目二儀亦晦雜平原與司空
無爲貴博洽
吾聳九州外別自有福庭日月不到處四照花常
明瑤臺萬玉戶戶戶開崢嶸蒼虎守堦卮桂樹夾
兩楹靈藥無不有瑤草冬夏青神人何曠朗幡幢

光爛盈容顏冰雪皎衣裳雲霧輕所語非世事恍
忽而嚐呟口不設毀譽心不藏愛憎吻距靡傷害
淡然寡攖營但感滄海變不問人代更昧者謂迂
誕曲局安足稱此土本穢濁傷哉朝菌榮何當煉
金骨白日翔太清
劍折玉多璺大美愳凶終虫窠蠹嘉實蟻穴傾崇
宮器滿神理忌達人貴謙冲雎雎而詡詡精芒射
玄穹火炎薪易盡膏盛蘭易窮高才好矜露往往

招汲虫子不見孔翠文采滅其躬所以袁夏甫坐
臥土室中伯休遯藥肆幼安寬遼東含光葆和粹
希言遊鴻蒙
豪俊負磊砢心志何蕩搖狂象不可制劣馬豈易
調銜波激巨石落葉從迴飇刹那無寧寂安能處
脩寥至人遯空谷刳心絕喧囂不知徂寒暑那復
辯昏朝形骸可枯朽神明固玄超累劫或未了冥
然但團焦心死神乃活名言昔所摽世人如煬火

日以成虛憍永言參壁觀絕迹栖山椒

采眞詩

王侯貴薰天車服赫衢路寶玉若崇丘鄙鳩矜積
聚禍福在眉睫生殺由指顧機權阬塹深倏忽雲
飇驚萬夫候顏色四海望喜怒華屋高崔嵬層臺
何軒翥疎簾媚花竹羅縠飄煙霧開筵奏伎樂度
曲按宮羽鸞釵儼成行蛾眉日進御憂樂相煎熬
嗜慾紛蝕盡自謂萬年期誰知等霜露瞥然大命
臨黃金那可錮朝旦讌華堂日暮遊泉路妻孥守

繐帷賓客皆縞素珠玉委泥沙松栢偎丘墓墓前
啼猿熊墓後走狐兔燐火青熒熒山鬼夜深語陰
陽斡元運萬物歸氣數英雄盡土灰貴賤那得度
生時營六合一死杳何處古來總消歇屬纊猶不
悟請尋太上言修眞景可駐清虛蛻塵囂純白絕
淹污跳身五行外豈復受陶鑄神超形乃越茲理
庶無誤

載酒出郊坰大野臨高岡落日照枯草疾風吹牛

牟四望何寥泬莽莽煙沙黃父老向我道令我淒
其傷此地古城郭曾經歌舞塲罘罳連複閣流蘇
結曲房擊鐘千指食奏樂羣蛾揚斗斜銀海曙爲
樂方未央轉眄皆陳迹低回感滄桑潦水浸官路
野蔓没女墻瓦落玉殿廢甃湮金井荒但見寒雨
裡狐貍吊斜陽人心如膏火人命如朝霜膏火日
夜煎朝霜安得常所以古玄聖學道師眞王浮生
等露電富貴如粃糠輕物黜嗜慾塞兌保靈光千
秋萬歲後白日看翱翔

有形皆有壞疲耗損年壽水滴石亦泐蟲蛀木斯
朽蠟薪故易煬風燈詎能久人生抱情識紛綸膠
萬有名謂營求得利可智力取推測窮義和布算
極隸首下將括川岳上欲掩箕斗舉世盡籠罩群
愚歸躪蹂眉睫夜不交肝臆日爲嘔三尸好狡亂
六賊更煽誘靡曼娛晨夕妖麗侍左右精華太泄
越靈光紛馳走主人去不存宅舍誰爲守古今稱

英豪一一坏土阜至人悟無常養德襲氣母既友
漆園吏復師柱下史玄同齊得喪混沌合好醜漠
然剗機慮澹矣絕氛垢鳥且巢其顛柳且生其肘
僞去眞乃全壽在天地後

五聲令耳聾五色令目瞽醲酒銷腸胃甘鮮蝕臟
腑皓齒與蛾眉實乃伐性斧華堂剪紅燭吹笙復
撾鼓讙笑何鼎沸賓客紛霞舉泠泠朱絃調嗚咽
轉淒楚物情有盛衰樂及翻成苦得失滑其和是
非煎其府神識日荒蕩志意爲惑蠱雖復存形骸
尸居內無主何如閒寂鄉瑰然以獨處一爐一軍
持蓮蒿滿環堵飢時啜蔬糜渴則飲澗渚野花含
日笑山葉因風舞牖外桂猿猱堦前走鼯鼠間據
盤石坐靜與孤雲侶蒲團作功課木榻忘寒暑定
去混六合瞑來空萬古白虎護我庭蒼龍守我戶
日月斡天樞金木會眞土既見五氣朝復睹三花
聚封固歸黃房流珠永不去實此出殼身養就淩

霄羽虛空擘粉碎白日駕鍾呂

秦皇與漢武求仙秉精誠遣使祠名山釆藥訪蓬瀛安期留玉舄王母來瑤京靈飛啓神秘寶籙翁晶瑩津津望冲舉乘龍翔太清遠圖竟不就陵寢荒榛荆後人借談柄遂令薄長生世豈有神仙荒唐何足營三山皆妄作五城亦強名誕謾王子喬虛無衛叔卿不如娛目前飲酒聽鳴箏肆志耽世味甘心入火阬豈知蟬蛻理在去塵垢嬰大道貴圓悟此中湛虛明陽回骨可換神超身漸輕驂鸞事非誑人覩而天行函關語彪炳鼎湖事砰硧周謠屢在滿秦牘改以盈華陽見鶴書緱嶺聞鳳笙吳市來梅尉遼海歸丁令古今列仙籍名姓傳琤琤始皇淫誅殺武帝好戈兵胎性多穢濁凡情狡尸彭樂色好粉黛損氣耗元精雖復希度世其事固難成修造無實際學仙亦虛聲毋以石田故而遂廢耕耘

人言無神仙飛昇盡虛假萬物皆有終何爲獨免我但見北邙山悲風動松檟喪車遞相送盡入黃泉下軒轅道成去白日龍爲馬至今橋山冢崇岡尚礧砢留侯亦書卒乃云赤松也鴟苐未足憑烏羽何年墮旌陽稱拔宅鷄犬去則那清都無人見仙籍浪傳寫風影不可摶虛空詎堪把嗚呼太清上巍峩有帝座堦前白玉盤殿角紅雲鎖眞官火瓔垂天女銖衣鄿名山洞府間仙靈良以夥得道清虛人豈應在蝸螺塵世蜉蝣徒何由覩儼雅今子不夜行焉知夜行者百合變蛺蝶腐草化螢火蟪蛄能蛻殼螟蛉解兕巑眞宰運陰陽變化理無頗至人煉神氣久乃證道果欲會一元妙先後萬緣捨心珠圓陀陀性地赤灑灑直入無窮門遊戲廣莫野

人心本洞朗太虛同皎潔一自墮情識萬事來汨沒湛湛方寸地詎容有一物清爐烱嚴電大地辯

毫髮纖塵稍障翳上下混冥泬古來得道人忘機
去塵閉一絲無復挂百念俱斷絕外遣山河空內
視形骸徹冥心合混沌放意遊膠葛物來但應緣
事去無留徹靈明常如如境界自生滅虛靜艮以
久天光豁爾發雲靂六合淨日月兩輪揭玄關妙
一竅中有斗樞斡流珠遇金花命日合性月始苦
木火間既成子母悅不離刹那頃徒覺黃輿結十
月密温養一了乃超脱擘破虛空去名爲大休歇

昇天此靈梯請授真師訣

我願脫骨輕追隨羨門子身披碧霞衣騰踏紫烟
裏朝游昆侖巔暮宿扶桑涘往來遊虛空天風吹
兩耳下視大瀛海洪波連山起始知世界外茫茫
復如此六幕浮積氣四維抱空水端箭謁帝居紅
雲耀吾體仙樂唱嘹亮天人侍旖旎黃金爲樓閣
白玉爲階戺賜我沆瀣漿飲我太和醴翻然下層
城閉坐清溪沚福地盡遊息洞天皆棲止偶然來
下界還復集都市都市紛毫華擾擾聚如蟻七情
日相照六慾深無底朝不及夕謀乃尚營千禩朱
顏裏臭腐白日行尸鬼人命呼吸間上牀別鞋履
富貴真薤露衣冠送蒿里念念急修真蕩累去穢
滓

詩選

溟涬子曰夫詩者宣鬱導滯暢性發靈流響天和鼓吹人代先王貴之仲尼刪詩善惡並采淫雅雜陳所以示勸懲備觀省余則務取古今靈人寂士詩歌之清曠理足趣長者摘句短篇以濯靈府譬之采瑤華於三島取雲藕於崑丘固非備衆體資唫咏與詩人角技爭雄者已此三五少年時善自塗澤態今老不復爾所取式全篇並存或摘賞一

二具列如右云皇娥與白帝之子倚瑟而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浮輕漾着日旁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畣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績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虞舜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舜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周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右英王夫人歌曰駕欻敖八虛徊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紫微夫人

歌曰乘飈翔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眄無待故當淨滄浪奚足勞孰若越玄井桐柏山眞人歌曰駕我金庭館解駕三秀畿夜芝披華峯咀嚼充長飢高唱無消揺各與無待歌空同酬靈音無待將如何清靈眞人歌曰朝遊鬱絕山夕偃高暉堂振轡步靈峯無近於滄浪玄井三仞際我馬無津粱儵欻九萬間八維已相望有待非至無靈音有所喪中侯王夫人歌曰龍旂舞太虛飛輪五岳阿

所在皆逍遥有感與冥歌無待愈有待相遇故得
和滄浪奚足遼玄井不爲多鬱絕尋步間俱會四
海羅豈若絕明外三刼三一過照靈李夫人歌曰
縱酒觀羣惠儵忽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有待
遊相遇皆歡樂不遇亦不憂縱影玄空中兩會自
然疇九華安妃歌曰駕欻發西華無待有待間或
盻五岳峯或濯天河津釋輪尋虛舟所在皆纏綿
芥子忽萬頃中有須彌山小大固無殊遠近同一

緣彼作有待來我作無待親太虛南岳眞人歌曰
無待太無中有待大有際大小同一波遠近齊一
會鳴絃玄霄顛吟嘯運八氣奚不酣靈液盻目娛
九裔有無得玄運二待亦相蓋方諸青童君歌曰
偃息東華靜楊軿運八方俯盻丘垤間莫覺五岳
宗靈阜齊淵泉大小互相從長短無少多大椿須
臾終奚不委天順縱神任空同南極紫元夫人歌
曰控飈扇太虛八景飛高淸仰浮紫神外俯看絕

落冥玄心空同間上下弗留停無待兩際中有待
無所營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二
待奚足爭命駕玉錦輪儛轡仰徘徊朝遊朱火宮
夕宴夜光池浮景淸霞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
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寢二待互是非有無非
有定待待各自歸李靈照夫人又歌曰雲壖帶天
搆七氣煥神馮瓊扇啟晨鳴九音絳樞中紫霞興
朱門香煙生綠窻四駕舞虎旂青軿擲玄空華蓋

隨雲倒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岳阿三素眄君房適
聞朦穢氣萬濁蕩我胃臭物薰精神罷塵互相衝
明玉皆摧爛何獨威德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
蟲雲林王夫人歌曰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
軿縱橫儛紫蓋託靈方朱煙纏旌旄羽帔扇香風
電嗥猛獸攫雷吟奮玄龍鈞籟昆庭響金笙唱神
鐘採芝滄浪阿掇華八停峯朱顏日愈新刼往方
嬰童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隕我

白髪翁長冥遺遐歎恨不早逸縱右英歌曰停駕
望舒移迴輪返滄浪未覩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艮
因俟青春以叙中懷总紫微歌曰龜闕鬱巍巍墉
臺絡月珠列坐九靈房川璈吟太無玉簫和我神
金醴釋我憂宴酣東華内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
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珮何鏗零俱指高
晨寢相期象中冥玄韹紫微歌曰超舉步絳霄飛
飇北壟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啟暉挹丹元

扉景餐月精交袂雪林宇皓鬢還童嬰蕭蕭寄無
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雲林歌
曰控晨浮紫煙八景觀泒流羽童捧瓊漿玉華餞
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滄房煥東霞紫造
浮絳辰雙德秉道宗作鎮真伯蕃八臺可聘月北
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覩耿耿躡景遷吐納洞領秀
藏暉隱東山文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閑豈若易翁
質反此孩中顏紫微夫人歌曰解輪太霞上歛轡

造紫丘手把八空氣縱身雲中浮一聘造化劉再
覩索高疇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真友
不去復何求雲林右英夫人歌曰晨闕太霞構玉
室起霄清領峩三奇觀浮景翔絶冥丹空中有真
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披碧樹曜四靈華蓋䕃蘭
暉紫轡策綠軿結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
象感須覩瑶玉瓊紫微夫人歌曰紫空朗明景玄
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峩八輿造朱池

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
垓晏聘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棲
東秀養真收太和雲林右英夫人歌曰三景秀鬱
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遥任靈風鼓翮乘
素飇竦聘瓊臺中綠蓋入恊晨青軿擲空同右揖
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嗷酣飛蘂漿雲
鈞迴曲寢千音何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
香毋折腰唱紫煙排棟梁總轡高清凶解駕佳人

房昔運挺未兆靈花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崇形井垢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巳忽雲靈右英夫人又歌曰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内俯眄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汜三燭流任自齊冥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攜織女舞併衿匏瓜庭左側青羽旗華蓋隨雲傾晏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眞太棲寂金姿愈日嬰豈似慾穢中慘慘無聊生茅濛

得道時邑人作謠曰神仙得者茆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得之臘嘉平張子房時小兒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大茆君盈時西王母降之作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羣拂霄上虎旆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刧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岳擬貞幹玉英耀頡精有任靡其事虛

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蘇耽詩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陶弘景詩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藍采和詩曰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峩許宣平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

月明朝飲碧泉樵人歌壟上谷鳥戲嵓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寒山拾得詩曰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玄眞子張志和詩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一眞人無姓名其詩曰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泠風颯颯吹鵞笙唐許纏夢到瑤臺見許飛瓊作

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淸天風吹下步虛聲塵心未
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呂純陽詩曰有屋三
間柱用八山周廻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拱
乾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
千降得龍來伏得虎陸地神仙降吳與沈東老家
作詩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
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又詩曰方丈有門
出不鑰見個山童露雙腳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是

虛空也不着又詩曰數着殘碁江月曉一聲長笑
海天秋飲餘回首話歸路遙指白雲天際頭又詩
曰朝遊碧海暮蒼梧袖裏金蛇膽氣麤三醉岳陽
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陳希夷詩曰華山高處
是吾宮出則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
自有白雲封又贈毛女詩曰曾折櫻枝爲實櫛又
編槲葉作羅襦有時問着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
虛白玉蟾詩曰山下於今幾代孫當時簫鼓寂無

聞丹爐復爾生春草玉女峯前空白雲又曰夜雨
洗開千翡翠春風撼碎萬琅玕滿林鴉鵲臥明月
鐵篴一聲煙正寒詩經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
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
宛在水中央又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
可以樂饑又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
雪霏霏又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
爲容又曰出自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

存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古詩十九首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曹孟德詩曰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子桓詩曰人生
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日月如馳又曰乘輦夜
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灌溉嘉木繞通川曹子
建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
鳥被高枝神飇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

千秋長若斯又曰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
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
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劉公幹詩曰月出照園中
珍木鬱蒼蒼清川通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
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
流波豁達來風涼阮嗣宗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
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
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

寵祿豈足賴陸士衡詩曰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
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
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
房又曰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
泉漱鳴玉哀音附流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
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又曰天道
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奕
鴆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左太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
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
不偉白首不見招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
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又曰杖策招隱士荒
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
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
竹山水有清音嵇叔夜詩曰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撫五絃俯仰自
得遊心太玄郭景純詩曰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
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笑撫
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
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
知龜鶴年陶淵明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

悠言謝靈運詩曰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
濟物性而不纓垢氛又曰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
超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
山椒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
麗江皐又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
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
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
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

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又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
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
陵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
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
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
言終然謝天伐又曰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
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
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

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猨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
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
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又曰朝旦發陽
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
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
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
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

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又曰猨鳴誠知曙谷
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
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
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
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
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
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顏延年詩曰中散不偶世
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

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又曰阮公雖淪迹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鮑明遠詩曰從師入遠岳結友事僊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覽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謝玄暉詩曰結搆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窻中列遠岫庭際俯高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猨吟已有池上

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江文通詩曰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赩玉樹信葱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蛇虹俛伏視流星又曰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又曰張子闇内機單生蔽外像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遣此弱喪情恣神

任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耀芳蕤綠竹陰閒敞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沈休文詩曰日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王勃詩曰肅肅涼景生加我林壑清驅煙尋礀石卷霧出山楹

去來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又曰平池聊養鶴閑田且牧猪艸生元亮徑花閣子雲居駱賓王詩曰風煙彭澤里山水仲長園高情邈不嗣雅道今復存門開芳杜逕室距桃花源公子黃金勒僊人紫氣軒長懷去城市高咏狎蘭蓀張九齡詩曰美服患人指高明逼人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陳子昂詩曰曷見玄冥子觀世玉壺中杳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又曰吾愛鬼

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李白
詩曰我來逢眞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
煉藥説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
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又曰君平既
棄世世亦棄君平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又曰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
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又曰我有萬古宅嵩
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

菖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杜甫詩曰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
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鐘磬令人發
深省又曰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又曰燈影照
無睡心清聞妙香又曰陰房鬼火清壞道哀湍瀉
萬籟眞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
假孟浩然詩曰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
陽岸始見香爐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踪東林

精舍近日暮空聞鐘又曰上逼青天高俯臨滄海
大鷄鳴見日出每與仙人會來去赤城中逍遙白
雲外莓苔異人間瀑布作空界王維詩曰中歲頗
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忘還期又
曰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翫奇不覺遠因以緣
源窮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
前山通又曰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

生是身孰休咎色聲何謂客陰界復誰守有無斷
常見生滅幻夢受卽病卽實相趁空定狂悉無有
一法眞無有一法垢又曰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
閑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儲光羲詩曰濁水菱
葉肥清水菱葉鮮義不遊濁水志士多苦言常建
詩曰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徧萬木
澂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
以徽黃金錢起詩曰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反

照亂流明寒空千嶂靜石門有餘好霞殘月欲映
上詰遠公廬孤峯懸一徑雲裏隔窻火松間下山
磬客到兩忘言復心與禪定章應物詩曰今朝郡
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石欲持
一尊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李
白又詩曰別時提劒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
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
死不復廻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又曰莫捲龍

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又曰
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
倚石忽已暝又曰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
落花又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又
曰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生
青苔杜甫又詩曰樓下長江百丈淸山頭落日半
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又曰蓬
萊織女廻龍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

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又曰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
野水添金杯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靑苔
如何不飲令心哀又曰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
鼓羣龍趍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
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
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又曰已喜皇威淸海岱常思
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淸鑒懸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
坤濟時了又曰王郞酒酣拔劒斫地歌莫哀我能
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
人吾老矣高適詩曰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
盡還疎索以玆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
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岑參詩曰昨日
一花開今日一花開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人
生不得恒少年莫惜床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向酒

家君不見蜀葵花又曰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
天三百尺一持楞嚴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鐘愈
邊錫丈解兩虎床下鉢盂藏一龍草衣不針復不
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幾那得知手種青松
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高山
老人已曾識須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識
城裏看山空黛色王維又詩曰山寂寂兮無人又
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

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
艸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又曰漁舟逐
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
盡青溪不見人張謂詩曰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
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
又曰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
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閒孟浩然又詩曰山寺
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

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
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柳宗元
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
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李白又詩曰玉階生
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又曰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
稀又曰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
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又曰洞庭湖西秋

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苧不知霜
露濕秋衣又曰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
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峯無人
知所去愁倚兩三松杜甫又詩曰冠冕通南極文
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
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又曰東郡
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
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躕

又曰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又曰風急天高猨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王維又詩曰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又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

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又曰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又曰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又曰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虫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孟浩然又詩曰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

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又曰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階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又曰川闇夕陽盡孤舟泊岸初嶺猨相叫嘯潭影似空虛就枕滅明燭扣舷聞夜漁雞鳴問何處人物是秦餘綦毋潛詩曰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住西來駕人天日未曛常建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

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李頎詩曰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峯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閒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玄度得相尋　詩曰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韋應物詩曰滿郭春風嵐已昏鴉栖吏散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

高僧無一言盧綸詩曰登登山路何時盡決決溪流到處聞風動葉聲山犬吠幾家松火隔秋雲李商隱詩曰無事經年別遠公帝城鐘曉憶西峯爐煙銷盡寒燈闇童子開門雪滿松古今人詩之佳境多矣余不能悉取盡蒐姑存其所甞誦者一篇便覺天風颯颯生乎肘腋

鴻苞　卷之十九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吴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遐覽

學者欲汎觀六合博覽千古其必由讀書格物乎然仲尼辯萍實羵羊赤雀銜書子產識實沈臺駘張華知海鳧之毛龍肉之鮓仙館玉漿神穴石髓則似非從好古中來者古聖賢豈別有靈竅乎神禹平水土四乘之迹遍於八荒鑄九鼎以象神姦使民莫能逢之山海經白澤圖爾雅穆天子傳竹書紀年往往蒐奇秘術神怪宇宙大矣達觀之士何所不知張華聰慧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擒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閭閻聞見造博物志今其書尚存余讀而煩陋之所稱引多鄙細小物不經鴻儒鉅人略焉及考王子年拾遺記始

知華當時所著四百卷晉武帝厭其浮妄謂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後生繁蕪耳目命芟截浮疑僅存十卷而已想宇宙間奇瑰偉麗者盡被剗去寧其所存鄙細不足觀也使後世好古耽奇之士不得見此一種異書備古今遐覽可惜哉

博覽上

夫靈明一竅剗有觀空盡遣紛汩之塵而獨立于脩寥之上乃歸眞元老子曰博溺心夫其溺也將惡用博舉以物而不能名大哉却見者巳廣桑子業剏念以從事大道而猶似不忘情區區何故然觀始皇帝得祖洲不死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對以瓊田神芝了了有據郎神禹石函長生文秘在巖穴百千年而仲尼知之而眞人陶都水葛稚川咸覽物綜類博極群書嗟乎則有說矣夫博以溺心雖一語猶障識以資慧郎百物皆通愚屏居多暇頗以載籍自娛間取殺青所具及胸臆所投古今寰宇見聞名物一一筆之薄遞以待昕夕自遊覽天地大矣愚惡能蒐括靡遺吾聊以識吾一二弇州有言余淫于末矣若以性命照之洵末也所謂爲之猶賢乎巳冲人寂士無取焉

天地者氣也其主宰理也其神天帝后土也禮樂

志稱天爲泰元地爲媼神甘泉賦稱天閶地垠列子曰天地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尚書考靈曜曰中央鈞天其星角亢東方皞天其星房心東北變天其星斗箕北方玄天其星須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婁西方成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參狼南方赤天其星輿鬼東南陽天其星張翼

軫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五經通義曰神之大而最尊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其神勾芒南方赤帝其神祝融西方白帝其神蓐收北方黑帝其神玄冥中央黃帝其神少皞天上有鬱蕭之殿彌羅之宮上帝所居常有紅雲擁護雖眞仙罕得見其面天有九關虎豹守之上帝端居穆清而天官列仙萬靈分職宣教按玉皇上帝初劫爲光嚴妙樂國淨德王太子捨位修道八百劫捨位修行忍辱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爲清淨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劫來居玉帝位又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天王須彌山頂爲帝釋天又名忉利天梵言忉利華言三十三帝釋天有三十三種竝統于帝釋天主上一倍爲夜摩

天上爲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壽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四天以下又有日月星宿天常憍天持鬘天堅首天共三十三天又大黃皇曾天大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元明文舉天七曜摩夷天名六

天又常融玉隆梵度覆奔名四天又大赤禹餘清
微名三清上又有大羅天按道家稱元始天尊居
玉清清微天靈寶道君元始弟子居上清禹餘天
太上老君爲元始系子靈寶弟子居太清大赤天
又欲界天雖淸虛而尚有情欲色界天無情欲而
但有色象無色界天并色象亦無之矣蓋漸高漸
上而漸以清虛三十三天各號微有不同至掌管
下界生靈則玉皇上帝也又道書云九霄謂神霄

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又酉陽
雜俎云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竊乘白龍上奪劉
翁天位此荒唐不經太甚無取焉人證仙品最上
則昇天界其次則且居各山洞府若蓬萊三島諸
處積功修行若佛則一證眞空直超三界又虛空
块圠亭毒太清昊天旻天玉淸玉宇空碧丹霄絳
霄璇霄玉京瑤京紫淸紫府太空太昊皇穹玄造
眞宰皆稱天也八荒八埏八紘九域赤縣神州堪

輿方輿寰宇寓縣齊州九有六合六幕皆稱地也
陰陽之精是爲日月黃庭經云鬱儀結璘善相保
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佛經云日天宮殿
遶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弗娑
提日則始沒西瞿陁尼日將出北鬱單越正當夜
半殑伽河殑伽此云天堂西域謂此河從天堂來
故云從東面金象口而出流入東海殑音兢日天
以天金及頗梨合成宮殿正方如宅遙看似圓日

神曰日天子月神曰月天子日御曰羲和又曰曜
靈又曰東君淮南子云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
於扶桑是爲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爲
朏明至於曲河是爲朝明臨于曾泉是爲早食次
于桑野是爲晏食臻于衡陽是爲隅中對于昆吾
是爲正中靡于鳥次是爲小還至於悲谷是爲餔
時迴于女紀是爲大還經于隅泉是爲高舂頓于
連石是爲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爲懸車

薄于虞泉是爲黄昏淪於蒙谷是爲定昏又儒者論曰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細柳西方月晦而見西方曰朓朔而見東方曰朒月初生三日曰朏朏音匪初生而如弦謂之弦旣圓而滿謂之望月御曰望舒又曰姮娥又曰月姊月中有黒影先儒以爲大地山河之影木玄虛海賦大明攄轡於金樞之穴金西方月精也金樞之穴西方月藏處也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謂之七曜又謂之七

政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日月星謂之三光又謂之三靈律曆志曰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故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天文志曰歲星木春屬東方爲仁爲貌熒惑火夏屬南方爲禮爲視鎭星土季夏屬中央爲信爲心太白金秋屬西方爲義爲言辰星水冬屬北方爲智爲聽是爲五星大象列星圖曰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第

一星爲太子第二星最明者爲帝第三星爲庶子餘二後宮屬也又云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餘二星後宮屬也竝在紫微宮中又四輔四星在紫微宮中此爲輔臣之位又鉤陳六星在紫微宮中華蓋之下護軍將軍之象又華蓋七星其柱九星合十六星如蓋狀在紫微宮臨鉤陳以蔭帝座又女史一星在紫微宮中柱史此婦人之官掌記宮中之事又柱下史一星在紫微宮

中近尚書此左右掌記君之過又尚書五星在紫微宮中東南之隅此八座大臣之象又北斗七星近紫微宮南在太微北是謂帝車是爲天樞主號令運乎中央而臨制四方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北斗七星者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柄也又按道藏經七星一名貪狼二

名巨門三名祿存四名文曲五名廉貞六名武曲
七名破軍又有左外輔右內弼破軍前雖一箭地
爲罡星又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六星一曰上將
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
災又宦者四星次帝座西南主侍衛帝旁閹人也
又勢四星在太陽西北主刑餘人用事又輔一星
附北斗杓第六星大臣之象也又八穀八星在紫
微垣之外五軍之北主民間八穀又房四星去氐

十五度爲明堂布政之宮又傳說一星在尾後河
中荅後宮女巫主祝祠神靈祈禱以求子胤又杵
三星在箕南主春杵之用又農丈人一星在南斗
南主農正官也又南斗六星去牽牛二十六度四
分之一爲天廟丞相太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祿
又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俗言黃姑即河鼓
也音訛耆天子三將軍也中央大將軍也其南左
星左將軍也其北右星右將軍也所以備關梁而

拒難也又內杵三星在人星傍主軍糧又漸臺四
星屬織女左足主晷刻律呂又弧九星在狼星東
南主備盜賊又天錢十星在北落西北主財帛所
聚又東壁二星去營室十六度天子圖書之秘府
也又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在壘壁南主三軍
兵革之事又進賢一星在太微宮東華門東平之
道西主訪賢薦士又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主
天子之宮庭五帝之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藩南

二星間名曰端門東門一星爲左執法廷尉之象
又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
後宮之象又天街二星在畢昴間主國界也街南
爲華夏之國街北爲戎夷之國又玉井四星在參
星主水泉又卷舌六星在昴北天讒星在卷舌中
皆主讒佞言語之象又天廩四星在昴南主積聚
黍稷廟祀御膳又天苑十六星在昴畢中主天子
苑囿又參謀九星在參畢間一曰天弓星又闕丘

二星在南河主天子宮闕諸侯之兩觀也又大理四星在斗中主貴人牢又爲執法之官又庫樓十五星在左角南器府東一名天庫兵車之府又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夷狄招搖一名矛盾胡星也梗河一名天矛亦主兵又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主牢獄事又二十八宿各屬九州分野長庚即太白朝見東方曰啓明夕見西方曰長庚即一星也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妖星曰孛星彗星曰長星亦

曰欃槍又妖星芒角四出者曰孛芒角長如帚者曰彗極長者曰蚩尤旗太白經天者太白陰星晝當伏晝見則爲經天熒惑守心者行經心度住而不過也又歲星所居之國爲福所對之國爲衝有殃福主豐稔殃主饑荒西京雜記曰瑞雲曰慶雲亦曰卿雲景雲五色曰慶雲三色曰矞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同雲者言雲陰竟天同爲一色雲神曰雲中君亦曰雲將周禮曰保章氏以五色

雲物辯吉凶之祲祥占視日旁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荒黑爲水黃爲豐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古設相風竿以候災祥風神曰風伯又曰飛廉又風神名群梁玄黃毗嵐風佛家所謂剛猛風也又曰巽二俗曰風家十八姨孔子時民

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商羊一足鳥也或曰商羊商羊一足兩股天晴則鳴天雨則舞暮霞晴朝霞雨雨後日出晏晴日出早雨又魚躍將雨蟻徙將雨黑蜧躍將雨朱鱉浮於水上將雨又焦明至將雨焦明水鳥也雨神名滞泥字鬱光又雨師曰屏翳又木郎雨神董仲舒繁露有木郎祈雨呪按太乙碧玉之府乃木郎皓靈神君居其左主祈雨瑞華東靈神君居其右主祈雪左宮有三山右宮

有四疊乃太乙府左宮三山之雄神也又黃帝時赤松子爲雨師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星也好雨畢星也天有五雷雷公色如丹目如鏡肉角長三尺長喙狀如獮猴雷神名豐隆又名蒼牙按金光流精乃西南雷神人首神身洞陽幽靈乃東北雷神人首魚身玉雷皓師乃東南雷神人首龜身虛皇泰華乃西北雷神人首蛇身登僧澤願乃雷府火車各見雷書律令雷邊善走之鬼令

平聲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矢設而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雷曰列缺又雷公電母又九天無極盟威眞人行號令召命東方蠻雷神將姓朱名青童霹神爲青女淮南子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以霜雪冰雪謂之霄雪霄音屑夾雨雪也古語巽二起風滕六降雪詩云雨雪其雱先集維霰霰音線雪珠也穀梁注曰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雨雹雹

者雨如砲也爾雅曰蝃蝀虹也霓爲挈貳沈約賦曰雌霓連蜷尚書曜靈注曰日傍白者爲虹青赤者爲霓虹霓天之淫氣也抱朴子曰崑崙山爲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爾雅曰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鈆北至祝栗謂之四極觚竹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距齊州十以南戴日爲丹穴

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管仲曰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山四百六十七出鐵山三千六百九十處封禪之王七十二家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使竪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與管仲所言大異要之皆不可據也大地之上多神嶽巨鎭名

山勝水珍奇孕育仙靈窟宅者天地淸英之氣所結也山頂謂之山巔山腰謂之山椒山足謂之山麓山轉藏處謂之山隈又謂之山阿又謂之巖阿山脊曰岡又山平者曰岡山穴曰岫山峻曰峰水邊謂之水濱水干水涯水曲水涘海邊謂之海阪海岸海壖江邊謂之江干江澨江介河邊謂之河干河濆河曲又有陂陀池塘津滙浦漵澤國洲渚島嶼等名泰華嵩衡恒爲五嶽江淮河漢爲四瀆

至尊稱孤謙也老子曰侯王自稱孤寡不穀縣官亦天子也行在天子所居之處輦轂天子之車輿也屬車相如傳犯屬車之淸塵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禮記婚義曰古者天子立六宮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東宮太后所居中宮皇后所居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諸姬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八七祿秩之差也倢伃倢接也言接幸於上也伃美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也昭儀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容華言有容儀華美也無涓保林涓潔也無涓言無所不潔也保林言可保安衆如林也皇后之璽與帝同金螭虎紐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娣音弟丞相宰相也匡弼天子禮絕百僚丞相之名起於秦而漢因之三公者三師也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

安天子漢承秦制不置三公丞相總之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空大司馬大司寇爲六卿太尉秦官也等於三公掌兵左右僕射亦秦官也等於六卿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又晉書云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故謂僕射射音夜尚書爲之則名尚書僕射尚書令極尊洪容齋曰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東漢尚屬少府而秩稍增至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機要而去

公卿甚遠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宰相之任升至正二品入國朝益尊敘在太師之上六典曰尚書令主賛奏總典紀綱掌總百官儀刑端揆六尚書皆爲之屬又曰尚書令無所不統其三公列卿將大夫等官遇尚書令皆迴車預避然則尚書令之尊與丞相等宋中書省政府也即是宰相矣自隋起至宋皆然宋平章即中書省侍中周官也秩與尚書中書令等而近侍密勿

過之冠金貂蟬金取堅剛蟬取高潔貂取内勁外温也中書令秩與侍中等爲詔令典文書以處文學才藻之臣黄門侍郎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掌表章詔旨制勑璽書冊命起居郎爲天子隨時記事以授國史又謂之起居注起居舍人亦然樞密之名起於唐代宗寵任宦者以宦者掌樞密管機密文書漸侵宰相權後處士人至宋專掌本兵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之柄位與宰相等散騎常

侍唐貞觀初置亞於侍中及黄門侍郎御史大夫主彈劾百僚爲侍御史之長率侍御史其屬也御史中丞爲之貳六卿之下又有九卿漢制一曰太常二曰光祿勳三曰衛尉卿四曰太僕卿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政卿八曰司農卿九曰少府是爲九卿太常掌郊廟禮樂光祿掌醪醴膳羞大官令屬焉衛尉掌武庫武器宗正掌親屬昭穆太僕掌廐牧車馬大理卿掌折獄詳刑鴻臚掌賓客

儀禮典屬國屬焉司農卿掌倉儲委積太府卿掌貢賦市藏權衡平准秘書監秘書郎著作郎等官掌經籍圖書太史令掌譔國史大長秋掌皇后宫中之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翰林院文學之官修國史譔文章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密勿謀議學士其長也職清地禁與聞國政古目爲天子私人又號爲内相至分中書宰相之權國子祭酒祭酒者古主人具饌則賓中長者一人舉酒祭地掌

邦國儒學訓導以作多士齒長官尊故曰祭酒少
府監掌工匠造作之事及山澤陂池之稅別爲一
藏故曰少府金吾衛將軍掌中宮及京城巡警以
備禦非常漢武帝更名執金吾大將軍漢時位在
公卿上校尉武官亞於將軍儀同三司同于三公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謂將軍開府其儀與三公同
也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
特進在三公上無秩上柱國與特進相亞詹事等

官專爲輔翼太子而設司隸校尉掌吏狄盜賊糾
察畿輔唐不設司隸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都督位次大將軍武臣極品總管與都督相亞都
護與總管相等京兆尹內史俱治畿輔官漢京兆
扶風馮翊爲三輔唐巡察按察巡撫採訪存撫安
撫等使皆以御史大夫中丞及大卿充之舉劾牧
宰以下即今之巡撫皆可稱刺史刺史以六條察
刺郡縣之官謂之刺史州縣制爲諸道每道置使

治于所部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
節度使即是刺史事權重於刺史至唐宋則以太
守兼刺史之權木芍藥今之牡丹今之芍藥古草
芍藥也一物而分爲二名荷芙蕖也又名芙蓉秋
月開花芙蓉木芙蓉也夜舒荷其葉日卷夜舒故
名蓮心曰薏房又茄亦荷也麝香黃花心豐腴旁
短瓣密葉承之山躑躅謝豹亦名杜鵑羊躑躅色
黃羊食之則躑躅而死又紅杜鵑亦名紅躑躅梔

子花一名薝蔔薝音膽一名林蘭荳蔻花出南海
其苗如蘆其葉如薑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葉漸
舒花漸出其色微紅而香丁香花香而小夜合花
其葉晨舒暮合樹高大花有香氣茉莉作末利亦
作沒利亦作末麗佛書末麗曰鬘華可以飾鬘又
宋良嶽八芳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
含笑也又古詩漢宮有女名素馨死而葬花香若
薰合歡樹似梧桐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又名青棠

石楠花大樹花紅而小櫻桃一名含桃禮記月令
曰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以其爲鳥
所含故曰含桃一名朱櫻一名石蜜枇杷花或云
即欵冬花芰即蔆也蜀葵一名戎葵花黄赤心今
俗名一丈紅亦名葵花似木槿木槿蕣也詩云有
女同車顔如蕣華海紅花名新羅國有之菖蒲一
名昌歜歜音觸堯時天降精於庭爲薤感百陰爲
菖蒲菖蒲又名堯薤雕胡可爲飯即菰米芠也米

可作飯黄精類鉤吻鉤吻有毒杜詩黄精無苗山
雪盛又有黄獨仙家以黑飯爲青精飯芊一名芊
魁一名蹲鴟詩云山有喬松隰有遊龍龍紅草也
泰始皇封泰山松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非五
林松也佛家曼陀羅花雜色花也優鉢羅花黄白
色花也苾芻西天香草也能具五德淮南子曰槐
生五日曰兎目十日曰鼠耳服槐實可得仙爾雅
曰檉河柳也今俗名西河柳檉音稱爾雅曰栲山

樗也其皮似漆青黑色櫸其皮可作燈樺音畫椏
松似松而葉細軟幹挺直謝玄暉詩云風動萬年
枝萬年木名即今之冬青又名女貞木椶櫚一名
栟櫚又名蒲葵可以爲扇皂莢一名鷄栖子擣之
可以去垢辛夷木筆也桄榔樹出南海有屑爲麵
瓊州出鳥文呿陁二木皆奇木也沙棠木出崑崙
山黄色赤寔味如李食之使人不溺故取以爲舟
茜草亦作蒨草可染絳色梁書曰南方頓遜國有

酒樹似安石榴取花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又有
肉樹端溪豬肉子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豬肉而
美左傳東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又有桃枝
竹可爲杖竹一名篠簜一名篔簹一名簩篔竹皮
謂之籜筍謂之龍孫又謂之籜龍莊子曰三皇五
帝之禮義法度譬猶樝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適
於口樝亦作楂似梨而小哀家梨秣陵哀仲家梨
甚大而美桓南郡戲人不解事者曰君得哀家梨

復蒸食否漢武帝内傳曰太上之藥有玄光梨又
崑崙山有火棗交梨碧奈紅梨雪藕氷梨又張公
梨大谷梨甚美椰花可以釀酒益智葉如蘘荷莖
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枝有十子肉白滑四破去
之取其外皮蜜煮之如柰子味甘或云即今之甘
露子也盧循遺劉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楊
州人呼楊梅爲聖僧按王敬美近日作閩部疏荔
子名輕紅龍䀚號荔子奴有美人蕉其紅如血又

有夫人李色正紅榕木無用材不中器爨不生焰
扶踈茂犕葉如㨉葢第植一種陰滿中庭玆其可
貴也有草狀如黄精入口口裂者肉肉潰名曰鉤
吻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蘡食之輒死解此毒
者首以蜜灌之已復灌以羊血吐出可不死鄭玄
讀書庭前生草如帶葉形似韭名書帶草項羽虞
姬死墓前生草名虞美人韓憑夫婦墓前生相思
樹季札墓前生挂劒草形如劒邵平者故秦東陵

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常五色味甚
美世號東陵瓜漢武帝内傳曰西王母謂上元夫
人曰憶造朱炎山陵食靈瓜其味甚好顧此未久
已七千歲矣又曰仙上之藥有空同靈瓜四劫一
寔漢明帝時燉煌獻瓜長三尺而形屈曲云是此
瓜郭子横洞冥記曰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
生于氷谷瓜房曰瓜瓤今俗稱蘿蔔蘆菔也眞誥
云蘆菔常服之佳生食耗血眞誥所言必熟食也

菔音蒪苦菜一名荼一名苦蕒蘘荷崔豹古今注
曰似藴而白葉似薑宜種陰翳地又有虎耳草龍
鬚草可爲席出括州縉雲山鳧茈茨菰也生下田
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芋之別種也
漢書王莽時百姓采鳧茈而食芣苢車前草也牛
膝即薔薇波羅蜜樹出儋耳類冬青而黑潤倍之
榦至斗大方結實甘如蜜狀似冬瓜外結厚皮若
栗蓬多棘刺去外殼内肉層疊如橘囊又有佛桑

花樹類木槿花類芍藥今閩中亦有之又有花梨木鷄翅木土蘇木皆產黎山中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卽莽葹也薹莎草也可為簑笠故曰薹笠射干音夜干莖長四寸味苦辛生川谷江蘺香草似水蘼蘪蕪芎藭也性能療頭痛寒痺腹痛揭車一名乞輿香草也乞巨乞切葯白芷也又有紫葯鬱金香草似麥門冬九花狀似芙容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鷄舌香木生南海中其花蔓生龍腦香

木出婆律國形似松脂作杉木氣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檷檀檀也有紫白黃三色尸子曰崑崙之墟玉紅之草生焉食一寔而醉卧三百歲而始寤嵩高山記曰嵩嶽有四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花白色其香如桂嵩高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葉如楊枝花黃實黑服者不怒又太室之山有木葉狀如梨服者不妬有草如禾服者不眛本草曰常山有草置之門上每夜叱人西

京雜記曰熊耳山有丹青樹葉似江蘺而紅綠望之如繡服之得仙盛弘之荆州記曰都梁香草都梁縣有小山山水清淺其中生蘭草俗謂蘭為都梁在淮安沉香出南海此香木之置水而沉者為沉香梁元帝金樓子曰扶南國衆香共是一木根便是檷檀節便是沉水花是鷄舌葉是藿香膠是薰陸本草云降眞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上上可以召鶴盤旋而至鬱金香香草也若蘭生

大秦國花如紅藍四五月采之卽香又回鶻有篤耨香禹餘糧草藥名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黃如鷄子本草經曰太乙禹餘糧一名石腦味甘平生泰山上治欬逆上氣癥瘕血閉漏下除邪久服之能忍寒暑不飢輕身飛行硇砂硇音撓出回鶻國可潰毒瘡叅同契以硇塗瘡曾青石青銅之精出蜀郡曾青山空青卽從曾青石中所出之水也水碧水玉也決明有石決明形類蝦蟇草決明葉如

槐黄花可以治眼胡麻巨勝也何首烏靈藥也久服能變白髮和州全椒諸山中有之大者如椀小者如拳人欲采之則曰尋何先生掘之則得稱何首烏則不得王不留行草藥名味苦平生山谷治金瘡久服能輕身不死八月中採本草經曰鬼督郵一名赤箭一名離母味辛温生川谷治鬼物百精一名徐長卿蕭子雲賦長卿晩翠簡子秋紅按齊民要術蕳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鷄冠核如魚鱗生食之淡苦而甘獬豸一名神羊一名䚦䚪豸一作廌性好觸邪犀一名通天一名分水一名駭鷄分水刻爲魚形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三尺可得氣息水中駭鷄者鷄見之則驚却也又契丹有骨咄犀最貴重虎名山君螭蚴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勞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上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于

刀柄上蠻蛉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采故立於碑文上狻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虭蟉其形似龍而小性好險故立於護朽上馬有騊駼肅爽一名驌驦飛兎騕褭追風逐電躡影晨鳧雀豹浮雲赤電絕群逸驃紫鷰白鵠赤兎大宛龍媒渥洼天馬蒲梢汗血驊騮騏驥騄駬烏騅齧膝赭白的顱波驪照夜白白鼻騧玉花驄九花虬忽雷駁獅子花叱撥皆古良馬名棗騮赤馬也又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御八龍之駿名曰絕地翻羽奔霄超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按穆天子傳八駿名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黄華騮綠耳與拾遺記不同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陸機家有犬名黄耳楊萬年家有犬名青駮犬之駿者名韓盧宋鵲又旅獒盤瓠皆犬名爾雅曰貘白豹也又似熊黄色猩猩似貛

能言嗜酒禺禺一作狒狒音沸沸禺禺人面見人則笑笑則上脣掩目禺禺一名梟羊厤蛩距虛也許旌陽家拔宅飛昇鷄犬俱上惟鼠不將去鼠自悔腸穢一月三出其腸故有易腸鼠或云是唐公房飛昇事破鏡食父獸如貙而虎眼卽獍也狖音又似猨善緣木雌力水反似猴詳見袞衣文玃音矡大猴也飛鼠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髯飛俗名蝙蝠鼪鼬小鼠也狸奴猫也又名狸牲黃腰鼬身

狐首鵕鷄山鷄似鳳凰飛竟天狠犿小獸色黃身臭食鼠今名黃鼠狼鶴名胎禽鶴千年胎生鶤鷄鵾屬筋可爲弦雉一名翟一名翬一名澤雉一名華蟲雉鳴曰鷕鷕音垢爾雅曰駕鵞野鵞也鸒斯鵯鶋皆鳥也小而多聲腹下白鴨家鳧也鳧野鳧也鵲一名乾鵲崔豹古今注曰鵲一名神女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又曰鵲知風之所起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鳩一名鶻鵃卽今之鵓鴣

也鳩性拙不能爲巢故畏雨將雨則鳴左傳鶻鳩鷹也詩經雎鳩王鳩也亦名王雎鶗鴂也今之杜鵑杜甫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此鳥性自然乃知有君臣所以謂之王雎至秋化爲鷹故云鷙而有別又作鶗鴂鴂音貴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鷰一名玄鳥一名天女燕鳦也其鳴聲乙乙王者動作應天則赤雀銜書來吳王鑿石得大禹

石函文詭言赤雀銜來以告仲尼鸜鵒今俗名八哥鎮西將軍謝尚字仁祖善鸜鵒舞周禮曰鸜鵒不踰濟左傳書曰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倉庚卽黃鸝又名黃鶯又名黃栗留俗名金衣公子食倉庚肉已妬僞戱勝也頭上羽毛如花勝故名韓憑鳥名出憑墓上是韓憑夫婦精魂所化桑扈鳥名卽竊脂性不食穀蘇子由曰竊虞不殺竊脂不穀山海經曰崌有鳥焉如鴞赤身白首其名竊脂又云

其狀如雉反舌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聲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周書曰芒種之日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讒人在君側廣雅曰伯勞鵙也又名伯趙孟子曰南蠻鴃舌即伯勞也又名博勞鄭玄注曰伯勞鳴將寒之候收伯勞血以塗金人不敢取鸛鶴小黃雀也莊子曰青鷁愛子忘親鵰鴞似大黃雀喙刺如錐善搏鳥而食俗名鎢翡翠鷊也今俗名翠鳥交廣多有好在水邊喙小魚山

鷄紅嘴毛羽甚美每自愛其毛窺水而照或至沉溺山鵲身白尾長幾一尺鷓鴣其形似雌鷄鳴則自呼云鉤輈格磔磔音側其性懷南不思北十月令日季春之月田鼠化爲鴽鴽即鵪鶉也鵪俗作鶬鶩鵞鸂鶒鵁鶄鸀屬玉皂鷺鷗鷺俱水鳥也屬玉一作鸀鳿似鳬長頸赤目紫紺色漢有屬玉觀䃟火災也鷿鷉一名雝渠鶺鴒野鳬屬小而好沒水中其血可以塗劒古有鸊鷉劒鶗鴂海鳥也鶢鶋

一名陶河好群飛入水食魚鸕鷀嘴角曲如鉤食魚鶖亦水鳥禿鶖也一名扶老狀如鶴長頸赤目或曰即鵜鶘精衛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爲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塡東海怨溺死故也鵰即鷲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用爲箭即鶚屬西域諸國記曰耆崛山在王舍城北四里山有兩崖鷲鳥常群居其巔上人號爲靈山故今稱鷲嶺兼兼比翼鳥也俗作鶼青丘有鳥其狀如鳩名曰灌灌可對兼兼

青鳥鸞屬也爲西王母銜書致漢武帝梟不孝鳥也生子食其母史記古者天子常春祠黃帝用梟用破鏡又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欲食而盡其類也鬼車俗名九頭鳥又名姑獲又名鵂鶹又名鴟古賦奇鶬九頭又名天帝少女夜陰晦則飛鳴而過無子喜取人子女養之有九首曾爲犬齧下一首常滴血血滴之家即有凶咎南海有鳥名秦吉了如鸜鵒又有鳥名倒挂蜀有

小鳥名桐花小鳳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采其聲爲曲子滇中有烏名信天翁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楊貴妃養白鸚䳇號雪衣娘爲祇惡夢貴妃教以誦多心經多爲鷙鳥所殺齊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宗室多遇害龍善睡五龍授睡法于陳希夷陸機餉魚鮓于張華華曰此龍肉也以酒漬之五色隱起龜號清江使者見夢于宋元王

黿鼉黽音鉤鼉音璧大鼈屬也鼂屬大龜也鼂音弊屭音戲多力山海經曰巴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高如陵故楚有巴陵山海經華山有蛇名肥𧔥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交州有大蛇名蚺蛇吞鹿其膽可爲藥曹操曰騰蛇乘霧終爲土灰有角蛇也蜀雅州丙穴出嘉魚抱朴子曰南陽丹水有丹魚取其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列仙傳陵陽子明釣於溪得白龍子明解釣謝之後數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三年白龍來迎之去又水仙琴高常騎赬鯉行遊魴魚古名河魴最美或云即今之鯿魚也名槎頭縮項鯿交黎間有海魚長數丈名番車魚鯔鰔石首魦魚鯽魚二腸以鹽薑酢製食名爲鱁鮧宋明帝好之鮆魚鮆音齊去聲形薄如刀近有刀鮆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屧魚又謂之箬魚金陵有膾殘魚乃寶誌公食殘而棄者又有王餘魚吳王食魚以半面棄之江中

而成魮魚有文采食之使人不驕王子年拾遺記曰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溟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印魚頭上有印文大魚應死者印魚先印封之琵琶魚鱗形如琵琶鏡魚形薄如鏡新婦魚長一丈美人魚形如美人種魚經曰魚勞則尾赤肥而大西施舌大蟶産閩貝江海生甲肉有頭尾說文曰貝海介虫也紫貝質白如玉紫點爲文爛如

錦故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蜃大蛤也大者爲蜃小者爲珧蚌也蚌亦作蜯車螯亦大蛤屬也楊子江中多而美蚶一名屋瓦子又名瓦楞子一名魁蛤又有蛤屬名越王有赤尾蜆亦蛤屬又有石蚨亦蛤屬文選石蚨應節而揚葩江珧柱肉柱膚寸美如珧玉即蜌之大者明州奉化江中産蠔牡蠣也抱朴子曰蟹號無腸公子又名郭索蟹性敗漆抱朴子曰蟹之敗漆也麻之壞酒也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蟹殼名蟹筐蟹臍有芒毒秋月輸芒乃不毒蔡謨見蟚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遂烹食之既食委頓方知非蟹後言之謝仁祖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劉孝標云大戴禮勸學篇曰蟹八足二螯謨爲此言誤蟚蜞彭蜎也吳呼爲越蓋語訛也沙狗蟚蜞之類也軟而甘美今松江有之名沙裏狗石華肉附石生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揚颿采石華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似

水母玳瑁形如龜腹背甲有斑點大者如盤蓋張茂先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廣數尺正方圓名曰水母俗名海蜇一名蝦蛇蛇音乍無頭目所處則衆蝦附之蓋以蝦爲目也色正淡紫越絶書云水母以蝦爲目海鏡以蟹爲腹海鏡廣中有之殼圓中甚瑩滑照如雲母殼內有小肉如蚌蛤腹中有小蟹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迫之以火蟹即走出此物立斃醯鷄蠛蠓也蝴蝶一名蛺蝶赤斑者名鳳車崔豹古今注曰河內人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蟻名玄駒蚊蚋名黍民又曰齊皇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虫四足有肉不能飛當盛暑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冬毛羽脫落遂自鳴曰得過且過螢名丹鳥蚊名白鳥螢一名輝夜一

名熠燿一名夜光一名宵燭毛詩曰螟蛉有子蜾
蠃負之螟蛉桑虫也蜾蠃蒲盧也蒲盧取桑虫之
子負持而去養以成子故世之養子爲螟蛉也蜾
蠃負螟蛉之子祝曰類我類我少刻則肖蜾蠃矣
謂之速肖蜾蠃即蠮螉也一名土蜂似蜂而腰小
故又名細腰蜂毛詩豳風七月曰六月莎鷄振羽
莎音蓑莎鷄似蠶蛾而五色赤頭黑身促織之類
螽斯蜙蝑也似蝗而小幽州謂之春箕角長青色

斑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瑳作聲聞
數十步蚱蜢似蝗多在禾稻間守宮一名蜥蜴大
者能吐雨雹一名蠑螈一名玄螈一名緣螈總名
蝘蜓以器養蝘蜓食以硃砂體盡赤搗其血以點
女人肢體終身不滅有姦事則滅故古取以守宮
崔豹古今注曰蛣蜣蜋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一
名弄丸一名轉丸書中虫名白魚在衣中者名衣
魚廣雅曰蝍蛆蜈蚣也莊子曰蝍蛆甘帶帶蛇也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蝕於蟾蜍騰蛇遊霧殆於蝍
蛆崔豹古今注曰蚯蚓長吟於地中江東人謂之
歌女或謂之鳴砌俗名曲蟮蟻大者名蚍蜉蟻亦
作螘其子曰蚳有能飛者曰飛螘蛞蝓蝸牛也其
左右角有蠻觸二氏出莊子蠅虎食蠅虫也蟢蠍
也蠨蛸蜘蛛也俗呼蟢子縊女蜆也長寸許頭赤
身黑恒吐絲自懸喜自縊死故名馬蚿百足虫也
今俗名百腳莊子曰夔憐蚿蚿憐夔夔一足蚿多

足也蠐螬糞中水中皆有之博物志曰蠐螬以背
行駃便於足也蝦蟇一名蛙亦作鼃一名螻蟈禮
記月令曰孟夏螻蟈鳴其子爲蝌蚪亦作科斗螻
蟈一云即螻蛄鼯鼠即螻蛄也古語鼯鼠五技而
窮蜻蛚蟋蟀也一名促織一名懶婦一名吟蛬又
名王孫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又一種名絡
緯其聲如紡織蛁蟧蟪蛄也蜻蛉一名蜻蜓一名
青亭一名赤衣使者莊子曰童子埋蜻蛉頭而爲

珠張華博物志五月五日取蜻蜓頭埋之土中成青珠青蚨如蠶得其子則母飛來以其子母血塗錢去一則飛來故曰子母錢楚辭曰赤蟻如象玄蜂如壺故蜂名壺蜂蜮短狐也一名含沙一名射工一名射影甲虫如龜二足人在水岸能含沙水以射人中則殺人入人肌其病如疥其形虫也其氣乃鬼也說文曰蚤跳虫也鳥有名批頰鳥可對叩頭虫叩頭虫見人則叩頭又可對易腸鼠昔人

有病腹者腹有虫名應聲虫人呼亦呼人語亦語蛔蟯腹中虫也木有君遷平仲草有王孫徐長卿虞美人又有西王母棗君遷今之牛奶柿也鳥有韓憑精衛杜宇海虫有越王蟹有蟛蜞皆從人名又按東方朔十洲記秦始皇大苑中人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祖洲不死之草覆死人面卽活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

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又炎洲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死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其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觔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卽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取其獸毛緝

以爲布衣服垢穢以火燒之振擺其垢自落名爲火浣布火鼠可對北方雪中生冰蠶鳳麟洲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爲續絃膠又有吉光神馬毛可爲裘聚窟洲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月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貍而色黃武帝小之使者對曰夫獸不在巨細乃指獸命吽一聲獸舐脣良久忽吽如天大雷霹靂兩目如礔磹之交光帝登時顛蹶掩耳

震動不能自止虎賁武士皆失仗伏地百獸驚絕虎亦屈服如死虎王子年拾遺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羣飛銜土成丘墳又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人得而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漢章永寧元年條支國來獻異瑞有鳥名鳷鵲形高七尺解人語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魏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鷄色如丹大如鸞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

其國聞鳴乃殺生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鷄明帝二年昆明國貢嗽金鳥使者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晉大康中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獅子玉錢千繙其形如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昆崙山丹密西有蝌潭多龍蝌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潭左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蝌腸化成瀛洲有鳥如鳳身

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于日月也黃帝時有螻蛄大如羊者有大如牛者有出名螾大如虹者有獸名蜷如獅子食虎而循又白澤黃帝時獸跌跡后土之獸俱神靈能言角端亦作角觿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麐黃色角端有肉又如犀牛高數十丈元世祖北征至西印度此獸見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也日行萬八千里曉四

夷之語楞嚴經有伽陵仙禽又仙家有青猊青羊青牛蒼虎蒼麐蒼虬班驎斑龍赤豹赤螭紫麐又蠹虫在書中食神仙字體有五色或如結亂髮名曰脉望得而食之成神仙又王子年拾遺記窮桑之濵有桑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閬河紫桂其實如棗群仙餌焉西王母有洞淵紅蘤嵰州甜雪昆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木難一名莫難黃色珠

出東夷或曰卽大秦國珠火齊齊去聲赤珠也靺鞨國名肅愼地也產寶石大如巨栗名靺鞨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也大蛤也雲母石也服之得仙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珍木南得煙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漂檖龍松寒河星柘岏雲文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㯶滌嶂霞桑

沉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十洲記聚窟洲有大樹似楓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返魂樹亦名返魂香武帝燒此香於城內人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山中有黃獨黃精又有青精卽今俗呼黑飯樹也酉陽雜俎廣動植篇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蛡屬卻行蚰屬紆行蜻蛚屬注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榮原胸鳴鳳雄鳴節

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又按軒轅黃帝記有大鳥銜書其雄曰鳳其雌曰凰朝鳴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有瑞獸在囿牝曰麒牡曰麟春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與雛狃不同鼈無耳爲守神虎五指爲貙蝦蟇無腸龜腸屬於頭蛇蟠向壬鵲巢背太歲鷰伏戊巳愚又聞黑鯉

魚朝北斗小麥忌戌大麥忌子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邑中終歲無烏有寇雞無故自飛去家有蠱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孔雀因雷聲而孕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廁上聽杜鵑聲不祥厭之法當爲犬聲應之取鸜鵒目晴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䲭鵂辟火灾齊郡寒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項名王母使者世傳山

上有王母藥常令此鳥守之魚復縣南山有鳥大
如鸜鵒羽色多黑雜以黃白有時吐物長數寸丹
采彪炳形色類綬名吐綬鳥兜兜鳥形似鸜鵒其
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在九頭
鳥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爾雅謂之
鶬糜鴰岢嵐鳥出河西赤塢鎮狀似烏而大飛於
陣上多不利昆明國貢嗽金鳥吐金屑名辟寒金
漢宮人以鳥吐金爲釵珥象胸前小横骨灰之酒

服令人能浮水出沒虎鬚治齒大食國解人語犀
墮角自埋之取者以假角易之狼糞煙直上烽火
用之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長七尺名猳玃好
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龍
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
天取烏賊墨書契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聲如小兒蟹腹中有
芒不可食蟬未蛻時名復育朽木所化百合花合

之泥其臍經宿化爲大蝴蝶以盆覆寒食飯於暗
室地上入夏悉化爲蜘蛛朽瓜子化爲白魚藍虵
首大毒尾能解毒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
也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鬪者菴羅
果花多子少葉似柳果形似梨西方名爲王樹王
城中種也娑羅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隨伐隨長
一木四味祁連山仙樹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
以鐵刀剖則苦以木刀剖則酸以蘆刀剖則辛一

木五香根栴檀節沉花鷄舌葉藿膠薰陸茱萸氣
好上椒氣好下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酒杯藤大
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銷酒菩提樹釋
迦如來成道時生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
貝多樹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西域以
此葉書經一名思惟樹安息香樹出波斯國長三
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
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

西方名爲求求羅香五辛謂葱韭薤蒜興渠興渠
即阿魏臭藥草也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
寸鏡夜視如半日茅君種於句曲山白符芝大雪
而華五德芝如車馬菌芝如樓凡學道三十年不
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瓦松一名昔邪梁簡文帝
詩日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邪瓜性臭香尤忌麝
三角日芰二角日菱兎絲子多近棘及藿天名精
一日鹿活草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如決明人對

之歌曲必動葉如舞也睡蓮生南海夜則花低入
水如睡蔓金苔叢聚之如鷄卵投水中蔓延波上
光汎鑠日如火亦日夜明苔夢草似蒲漢武帝時
異國所獻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
好惡武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望舒草出扶支國
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地日草南
方有之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烏
目食此則美悶不復動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

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爲一莖謂之神草金錢花
梁以此花賭魚弘謂得花勝得錢甍屋棟也楣梁
也屋簷滴雨爲霤中霤屋中神名五祀之一也古
者屋中開明雨則霤之故名中霤榱棟頭也楹柱
也碣柱礎也棼橑棼屋棟也橑椽也又謂之桷承
塵屋上板以承塵埃也左城右平平者平地也城
者階級也欂櫨柱頭斗也楄梁上短柱也又謂之
楶楶音節綺疏牕也又名綺寮甃砌石也簷牙簷

比如牙也楗門關也瓴甓皆甎也幸舍恩幸賓客
舍也甲第第宅甲乙次第也丙舍甲乙丙丁次第
也甲帳亦甲乙也黼帳黼帳也大内官禁内也禁
地宮禁天子所居皆有禁不得入也便殿天子燕
居便安之殿也離宮即別館也尚衣尚食宮中掌
御衣御食處也尚寶天子寶璽處也掖門左右列
如人兩掖也丹扆御屏風也罘罳或以爲連闕曲
闕或以爲闕之屏或合板或築土爲之余以爲非

也乃今宮闕高處覆罩之綱以止鳥雀以銅絲爲之者罔從罔也其義取復思益言人主所思應接羣臣天下國家之事至此而復思也流蘇帶流蘇帳五色同心而下垂者以其蘂下垂故曰蘇黃屋左纛黃屋黃蓋也左纛以犛牛尾爲旗纛列之左也請室請罪之室也永巷宮中以待罪人處也青陽左个个明堂左右軒爲个也馳道天子所由道也大輅天子法駕也警蹕出警入蹕警戒蹕止行

人也儀仗天子侍從有威儀隊仗也天子出車駕謂之鹵簿登記儀仗數目簿籍也庭燎火於庭也尾從護從也金銀車以金爲根軸也秦制也豹尾車飾豹尾車上也羽葆鼓吹飾羽爲葆加以鼓吹也班劒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劒班劒賜劒也騎吹馬上鼓吹也周廬周列廬舍侍從直宿處也徼道天子出入御道所當遊徼者也徼音叫輦路天子輦所經由之路也鑾輿天子車有鑾鈴聲以節

行止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龍車鳳輦以鸞鳳爲飾也長安御溝謂之楊溝種高楊其上也又有陽溝陰溝黃鉞金斧也玄鉞鐵斧也白鉞銀斧也麾旗也所以指麾乘輿以黃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綮戟殳之遺象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木戟也鑾刀鈴刀也揷鈴於刀上也旛亦旗屬也旛有青龍黃龍白虎朱鳥玄武麒麟皆其畫飾也華蓋華花也蓋織之屬也飾金玉五

色如花葩也綬古者佩玉之絲組也印綬佩印也黃赤紫紺綠青黑等級不同節符節以爲信也貂蟬貂鼠取其外柔內勁蟬取其清虛識變胡冠服也郎惠文武冠也陛楯郎執戈楯侍直殿前階陛之側者執金吾金吾鳥也執此鳥形之器爲天子前驅主辟除不祥也金吾緹騎錦騎也期門人主微行與人期於門下也佽飛楚斬蛟者取其有勇力也羽林孤兒羽林言其多也孤兒陣亾將士子

孫也湑人湑潔也爲人主潔除之人古今注舜作五明扇取其開明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也雉尾扇飾雉尾爲之取其文明也障扇也鷔扇鷔亦雉也鷔筆列反齊紈扇漢班婕好所咏也白團扇晉王珉所咏也近代有蒲葵扇蒲葵椶櫚也竹箑竹扇也箑脯堯厨中天生肉扇也扇又名便面巾有綸巾葛巾華陽巾幅巾郭林宗折角巾陶淵明漉酒巾帽有毳帽布帽桐帽山簡白接䍦白布帽也冠

有進賢冠文冠也惠文冠武冠也趙惠文王所造也又有緇布冠通天冠遠遊冠方山冠天子所服也芙容冠雕玉冠神仙所服也仄注冠儒生所服也柱後惠文冠獬廌冠法官所服也貂蟬冠近侍貴臣所服也鵕鸃冠佞幸少年所服也玄冠宗廟行禮所服也黄冠鹿皮冠竹皮冠犨冠鶡冠鐵冠隱士道流所服也鷸冠鄭太子所服也又九氣冠金華七曜冠火眞神纓冠綠霞冠上眞所服也衮

衣書曰古人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注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六者繪之于上衣故曰作會宗彝虎蜼宗廟祭器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爲兩巳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六者繡之於下裳故曰絺繡所謂十二章也王后之上服日

褘衣副首飾也故曰夫人副褘立於中副音覆褘婦人上服也首飾編髮爲之以覆頭也今人謂之翟髻又紒卽古髻字宋玉神女賦序曰振繡衣被袿裳袿音圭蔽韠所以蔽前亦謂之襜婦人蔽膝亦如之衣無緣謂之襜褕唐人取碾光段爲裙名研裙輕紗謂之輕繡又謂之輕吹吹去聲婦人近身之衣謂之衵衣衵音日袜女人脅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仙人之服有羽衣霞

衣綃衣五銖衣六銖衣天衣襦短衣也羅敷詩紫綺爲上襦繻襧襠婦人衣領帶也秦復陶吉光鷫鷞雉頭紫綺俱裘名芒屩草履也一名不借絇屨絲履也絇音渠屝屨即草屨也仙人有遠遊履白樂天有飛雲履履綦綦屨飾也稱一緉者皮履也一緉者絲履也靸鞋以草爲屨而無跟也靸悉合切鞾今俗作靴趙武靈王服之本胡服也玉環無端玉玦有闕人主于放逐之臣賜環則還賜玦則

絕也手板笏也繖蓋古人張帛避雨也筆號管城子毛錐子中山毛穎又名銀不律墨漢有隃麋墨韋仲將墨李廷珪墨硯有玉硯石硯銀硯貢硯干闐青鐵硯青州絳州石硯銅雀瓦硯近代則端溪龍尾歙硯硯亦作研紙有水苔紙以苔爲之蜀中有藤紙江南竹紙楮皮紙黟歙凝霜紙齊高帝造銀光紙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吳越有溫州蠲紙給紙之家蠲免其役故名烏程紙由拳紙南唐

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爲一時之冠日本國出松皮紙大秦國出蜜香紙蜀王衍有霞光牋唐有薛濤牋又赫蹏薄蹏皆紙也杖謂之扶老仙家有九節金杖青竹杖綠節杖八景飛杖老人有鳩杖刻鳩形於杖端鳩不咽之鳥蓋取其不咽也靈壽杖靈壽木名西南有邛竹杖費長房有葛陂杖化青龍去麈尾麈獸似鹿以其尾飾柄而持以佐譚也蓋其尾能生風辟蠅蚋也如意類麈尾或以竹或以

玉或以鐵爲之唾壺以盛唾者簏箱竹爲之牀之長狹而卑者爲榻榻塌也卑塌近地也胡牀製自胡中來氍毛席也謂之氍毹又謂之毾㲪又謂之罽線毯唐人謂之地衣兜羅綿出西番佛書佛手軟如兜羅綿笈小箱可負而行者溺器名虎子又名伏虎又名飲器漢時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謂不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侍中親省人主

起居故謂執虎子蘇則爲侍中步搖婦人首飾也以黃金白玉珠花寶葉翡翠之屬相糺綴下垂而爲髻微步則動搖故名步搖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音弟假髻也又名義髻今俗稱頭髮耳璫珥婦人以玉充耳也用玉爲耳璫用珠爲耳珠條脫一名跳脫以金玉爲之婦人臂釧也約指指環也今之界指也搔頭漢武帝見李夫人取其玉簪搔頭故後搔頭用玉也奩盛鏡器也弃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黛黛從黑研黒青石畫眉也楚辭曰粉白黛黑花勝婦人戴花朶也言戴之勝美也倭墮髻高盤斜仄如欲墮卽梁冀妻孫壽墮馬髻之餘形也五兩舟中候風雨竿也兩去聲鬲釜類亦名鑊今俗名鍋鐺鬲之有足者音撐鎗一名安哉以木爲之則作椀盞以玉爲之則作琖觥古橫切巨觴受七升以兕角爲之故從角匜盥器也彝卣俱酒器也彝音夷卣音酉長尊也轉注器吐酒終日

不已謂之滑稽斝爵類也觚榼皆酒器也勺杓也今之木瓢也瓚玉酒器也叵羅亦酒杯也軍持佛家以淨瓶爲軍持爐有博山博香爐亦作薰爐薰籠以香薰衣籠也佛書念珠名木患子崔豹古今注拾櫨木一名無患昔有神巫以此木治鬼爲衆鬼所畏故曰無患其木以爲念珠又名一百八子以念珠一百單八也吹琉璃出須彌山青色一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鎔惟鬼神有道力者能破之或云是金翅鳥殼帝青者帝釋寶青色也托鉢一名應器斤小于斧所以削也鑪錯也所以錯銅鐵也錯音挫斨音鏘亦斧類也鍤鍬類也钁大鋤也鋤亦作鉏畚音奔今俗作畚箕既掃除塵土畚而盛去之也㪷卽斗也簑草衣笠草帽襏襫亦草衣桔槔今水車也簟粗者謂之籧篨桃笙簟也羅薦以羅爲薦褥也押簾銀蒜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牛衣編亂麻爲之漢王章夫妻相對而泣

此物也風箏因風而響古在殿閣簷稜間非今之紙鳶也或曰風箏即鐵馬琅璫長鎖也又作銀鐺以玉爲之則從玉以金爲之則從金也鈴名葳蕤鑰肩輿人肩負輿也箯輿筍輿籃輿竹輿也箯音邊

鴻苞集卷之十九 終

鴻苞 卷之二十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博蒐下

又按圍棊坐隱也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先列棊相當更先彈分勝負也傳玄彈棊賦序曰漢武帝好蹴踘後劉向以爲蹴踘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以代之雙六樗蒱

也北方人謂之牧豬奴戲角觝戲使角力相抵觸也藏鉤一作藏鬮古射覆之遺意也本于鉤弋夫人之拳手箕服草似荻而細織之以盛箭又箭箙謂之箭房敦牟卮匜之屬也刁斗以銅爲之即銚也軍中晝炊飲食夜持以擊今俗呼銅銚銅鼻曰鐔音尋劒鞘謂之劒室干將鏌鋣太阿龍泉昆吾轆轤青萍屬鏤棠溪墨陽步光飛景歐冶子作純鉤湛盧豪曹磐郢魚腸俱古寶劒名又古今注曰

吳大帝有寶劒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王子年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劒騰空劒若四方有兵此劒則飛越指其方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又曰越王句踐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劒一曰掩日二曰斷水三曰轉魄四曰懸翦五曰驚鯢六曰滅魄七曰却邪八曰眞剛衛孔周有寶劒三一曰含光二曰承影三曰宵錬皆稱寶劒傳之十

三世而不能殺人越女授劒術於白猿公以教越王漢高帝藏斬蛇劒曰靈金藏張華雷煥得二劒于豐城獄中後于延平津化二龍各長數丈飛去封父繁弱烏號綠沉鉅黍越棘象珥俱古寶弓名大黄溪子古弩名左傳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又仲尼辨隼上楛矢乃肅愼氏之矢綠沉有綠沉槍綠沉甲綠沉扇謂色綠沉也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綠沉正西瓜皮色也

舟大者名艅艎舳艫小者名艇艋又曰小舠古作刀詩云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晨鳧鷁首赤馬飛龍俱舟名又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采菱舟又有青雀舫青翰舟舟首謂之艫船旁板謂之舷樓櫓大舟上起門戶可眺望者艦舟四旁施板以禦矢者戈船船上建戈矛者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亦作蒙衝艑大艑也航方舟也桄櫂俱楫也纜西土人謂之百丈　榜補盂切榜人船

人習水者也黄帝造車故號軒轅氏龍車鳳車牛車輜車騾車羊車皆從其所駕者而言鹿車小車僅容一鹿者柴車亦小車也鐘簴簴音鉅以銅爲之形如衣架鐘懸也宮懸正樂懸之王宮也玉磬天球以天球爲玉磬也天球玉之最美者管用竹用玉則曰琯笙笛簫俱用竹亦有玉笙玉笛玉簫琴用木亦有玉琴羯鼓龜兹高昌疎勒天竺部之樂也朱鷺鼓畫朱鷺於鼓也鼉鼓畫靈鼉于鼓也

瑟二十五弦李商隱詩乃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何也庖羲氏作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胡琴胡人之琴也箜篌皆作空侯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谷之侯所存也後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作箜篌辭箏有五絃十二絃十三絃形如瑟筑十三絃頂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擊之塤篪塤燒土爲之者篪竹爲之笛黃帝使伶倫伐竹于嶰谷而作笛吹之

作鳳鳴出于胡者爲胡笛出于羌者爲羌笛簫一名洞簫一名參差楚辭吹洞簫而參差笳胡人卷蘆葉爲笳吹之以作樂琵琶乃胡中馬上所彈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晉阮咸亦作琵琶今人名曰阮咸唐時有大小忽雷琵琶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吹笙則簧鼓矣鳳笙者形象鳳身周靈王太子子晉善吹笙仙人浮丘伯接之上緱山仙去竽亦笙也柷以合樂敔以止樂觱篥笳管也卷蘆爲頭截竹爲管制出胡地觱音必大橫吹小橫吹並以竹爲之笛之類也大架小架鐘磬之簴也所以懸鐘磬者也簴神獸名以飾架也譜曲以詞曲填入譜也又名塡詞按歌按其聲歌也度曲審曲之節度也曲有于闐龜茲樂部曲也甘州涼州伊州唐人取邊塞製曲也大垂手小垂手柘枝舞名也魏時人呼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以魏武禁酒諱言

之又有謂酒清者爲青州從事濁者爲平原督郵又有中山千日酒醉千日而始醒又西涼蒲萄酒以蒲萄汁釀酒桑落酒關中劉白墮所造成於霜落之候反語謂之索郎又瓊花露薔薇露雲安麯米春金陵春竹葉春洞庭春郫筒新豐蘭陵宜城烏程皆古名酒又酒名麯君茗有龍團鳳團小龍團皆磨茶爲之者茶之新出取旗鎗雀舌煎茶湯取蟹眼陸羽有茶經曰古者茶重建州洪州松嶺

栢巖穆州顧渚露芽雲居彭州仙崖石苍臨江玉津袁州金片綠英建安青鳳髓岳州黄翎毛宋神宗時密雲龍哲宗時瑞雲翔龍陽羨蒙山今則重虎丘天池羅岕次之杭之龍井鄞之朱溪天井又次之六安爲下食物按卮言記其一二渾羊設最爲珍食置鵞於羊中內實粳肉五味全熟之熱洛河唐明皇時射鮮鹿取血煮其腸食之同昌公主傳有消靈炙紅虬脯郭進逦花餅餡宋龜樓子膾

仇士良赤明香脯玉蕈公主逍遥炙素食也韋巨源食單有單籠金乳酥曼陀樣夾餅巨勝奴貴妃紅銮羅門輕高麵御黄王母飯金鈴炙七返膏光明蝦炙通花軟牛腸生進二十四氣餛飩餛飩一名餫飩生進鴨花湯餅見風消同心生結脯金銀夾花平截雙拌方破餅拌即盤字水晶龍鳳膏玉露團長生粥天花饆饠賜緋含香粽子八方寒食餅白龍臛鳳皇胎羊皮花絲丁子香淋膾紅羊枝杖昇平炙八仙盤雪嬰兒小天酥清涼臛碎五生盤過門香紅羅飣湯浴繡丸纏花雲夢肉卮卮言所載甚詳余以此皆貪婪淫凶之人得志一時窮極口腹恣意宰割煎熬損福積業莫此爲大余故略記一二以垂戒後人不欲多記其品物及詳其烹調之法也胡餅納胡麻其中也胡麻即今之芝麻也蒸者謂之蒸餅湯煮者謂之湯餅糗糒乾食也寒具環餅也即今之饊子周禮作麰麮又米麵

食皆可稱寒具臛多肥汁羹也炰火煎也膾細切魚肉也脯乾肉也鮓亦膾之類也佛言四大謂人身地水火風假合而成四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風大也道家以人頂門爲泥丸又有午宮口爲華池舌爲赤龍喉爲重樓心爲靈臺又名絳宮臍內一寸三分爲丹田一名土釜又名黄庭丹田後左爲腎右爲命門丹田下爲氣海又名氣穴其下爲三焦膀胱尾閭穴從尾閭穴後而上爲夾脊雙關足

心爲湧泉穴心肝脾肺腎爲五臟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膽爲六腑按黃庭經曰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鍔鋒字羅千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晝夜存想諸神名可以長生按太公兵法弓神名爲曲張箭

神名續長弩神名遠望刀神名脫光劍神名飛揚厠鬼名項又名郭登井鬼名瓊衣服鬼名甚遼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单字子郭狀如美婦人每月晦上天白人罪惡山神曰雲陽又曰俞兒祭山名曰皮懸河神曰河伯又曰馮夷又巨靈河神海神曰海若又曰海童江神曰江妃又水神名玄溟波神名翻海江神名出靈洛神曰洛妃湘神曰湘妃又天吳川后陽侯波臣皆水神名古陽國之侯溺水

死爲水神故名陽侯又天上造化神名黔雷五丁六甲庚辰俱有力神名東嶽神姓玄丘名目陸南嶽神姓爛名洋光西嶽神姓浩嶽名元芬北嶽神姓伏名通萌中嶽神姓角名普生東海神姓阿名内靈西海神姓導名洞清北海神姓驗名淵元雷公江赫冲電母秀文英風伯方道彰雨師陳華夫俱見道經馮夷水神名靈蠵蠵齊移土夜神名婆珊婆衍底夜呼之使人不怖畏厠精名依倚木精

名彭侯山水間精名必方玉精名岱委金精名石糖水精名罔象土精名妖羵故宅精名揮文廢丘墓之精名元故道徑精名忌故池精名意故井精名觀絕故臺屋精名兩貴三軍之精名賓滿丘墓精名狼鬼故市精名毛門室精名侯龍山精名夔一足故涸精名畢俱見白澤圖又土之怪羵羊水之怪魍魎又山鬼曰山魈淮水怪曰支無祁方良草澤之神腦陷其頭野仲遊光惡鬼名兄弟八人

為害畢方老鬼耕父豐山之神也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禺強大力神也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五山者又雲華夫人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童釋巨靈佐禹治水又張天師傳八部鬼帥劉元達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腸腫史文業行暴汗寒瘧范巨卿行酸痛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禍之氣眞人皆以道法除之三彭即三尸上尸名

彭琚使人好滋味嗜慾癡滯中尸名彭質使人貪寶好喜怒下尸名彭矯使人好衣服耽淫女色常以庚申日上天白人罪過利人速死為鬼以受人祭饗道家所以至日清心寡慾不睡臥是謂守庚申是謂斬三尸女夷花神也陽魂好人生陰魄好人死上天有司過之神逐日記人行事善惡因人罪之輕重以刑罰大者奪算小者奪紀又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

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東嶽太山府君西酆都地府並主人死陰魂善惡賞罰生死輪迴之事六天宮在酆都非三清之上也又有北陰天王亦主天獄南嶽魏夫人曰非止落名仙籍又將見考于三官也三官者天官水官地官皆主考校人間善惡冥官鬼官地下主者皆非天官人剛方正直有功德及物而未免瞋恚殺戮多為冥官若清虛聰慧平

直溫良自是天界中人不墮鬼趣修摩羅王飛天夜叉及八部龍神大將軍使者功曹俱有大福業而未免慾忿者也按眞誥諸書夏禹入陽明洞天為紫庭眞人虞舜遇太上老君授道德眞經為蒼梧仙官下皮女眞王妙想夏啓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為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周公為北帝師孔子為太極上眞公治九嶷山一云廣桑山眞君顏回與卜商俱為地下修文郎又云顏回為

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張良爲門下侍中淮南
王劉安爲太極眞人張衡楊雄爲北方鬼帝治羅
酆山莊周爲太玄博士又云爲太極闈編郎嵇康
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爲海伯統八海王弼
爲丘監嚴君平在峨眉山鬼谷子爲太玄師治青
城山墨翟爲太極仙卿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雲
臺山周顗爲鬼官司命賈誼爲西明都禁郎以治
馬融事不當謫太山司馬都監爲南門亭長臧洪

爲北斗天門亭長紀贍爲北天修門郎與虞譚吏
直守天門顧和爲執蓋郎温太眞爲監海伯杜預
爲長史蕭子雲爲玄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
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常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
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
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東方朔爲華陽
洞主司馬季主爲委羽仙人曹植爲遮須國王蔡
邕爲修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爲侍中王導爲尚

書令陶隱居爲蓬萊都水監楊羲爲東華上佐許
遜爲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魏鄭公爲太陽都
錄太監杜佑馬總爲六押大都統劉文饒爲華陽
洞童初府上帥鄭崇爲大霍山長白紫清曰李白
今爲東華上清監清逸眞人白樂天爲蓬萊仙長
又曰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眞官前身爲
冲和眞人顏眞卿爲北極駈邪院左判官白玉蟾
亦爲之寇萊公蔡忠惠俱爲閻浮提王龎籍爲王

屋山君韓魏公爲紫府眞人又云爲泰山之神石
曼卿爲芙蓉城主王平甫爲靈芝館仙官歐陽修
入嵩山神清之洞蘇子瞻爲奎宿星官一云紫府
押衙劉景文爲雷部掌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已
上諸公或生天界或登仙山或主冥府或爲散仙
所證不同要各自其功德福業所感召此皆名跡
偶傳於人間載於記籍者其韜光晦迹不爲人知
者何限先儒曰天堂無則已有必君子登地獄無

則已有必小人入至哉斯言又陰有伏骨胸有偃
骨眼有綠筋眼四規掌理廻菌臭有玄山腹有玄
丘皆書名琳札瑶篇仙相也蔣子文曰骨青者當
爲神夫布德積功至忠至孝殁爲正神固無疑矣
世有邪僻獷悍之徒迹其生平所爲罪業不少而
乃聞有死而爲神者其爲神也則又邪僻獷悍妄
降禍福恐赫愚夫愚婦索人祭饗取人子女敢於
自作淫凶而罔畏上帝上帝亦不聞遂顯行罰戮

何也曰其邪氣未盡也邪氣方旺故殁爲邪神當
其盡也其自取罪罰不小矣亦猶惡人貫盈必遭
覆滅無疑也按周禮烹調者謂之庖人牧獸者謂
之獸人取魚者謂之獻人獻音魚釀酒者謂之酒
人治酒漿者謂之漿人掌氷室者謂之凌人司籩
者謂之籩人掌醢者謂之醢人掌醯者謂之醯人
縫衣者謂之縫人司染者謂之染人織屨者謂之
屨人司廩者謂之廩人司倉者謂之倉人司舂者

謂之舂人司樂者謂之樂人司封疆者謂之封人
牧六畜者謂之牧人牧馬者謂之圉人司市者謂
之廛人掌山林者謂之虞人治獸角者謂之角人
治鳥羽者謂之羽人掌苑囿者謂之囿人掌場圃
者謂之場人牧鷄者謂之鷄人司冢墓者謂之冢
人司龜者謂之龜人司卜者謂之占人掌馬政者
謂之校人伺候道路者謂之候人又鍛者謂之治
工裝表者謂之糊工又謂之裝池人又謂之裝潢

人女庖謂之藥娘磨鏡者謂之負局人仙人有負
局先生釘鉸者直謂之釘鉸梳篦人謂之櫛工掌
門者謂之典謁又直謂之門者書記又名掌故皁
隸輿臺之屬左傳欒郤之家降爲皁隸伍伯崔豹
古今注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古兵士
之名重臺僕之僕也韎師鞮鞻氏皆掌夷樂官韎
音妹行軍祭師謂之禡祭禡莫駕反婦呼夫爲稾
砧婢名侍兒又名青衣僕名蒼頭又名平頭奴又

名小者城曰春旦起行治城舂司空城旦書刑書
也鬼薪取薪給宗廟者長年三老舟師年長者黃
頭郎櫂船人古者櫂船人以黃布裹頭黃者土也
取土尅水之義也踐更者出錢顧貧者役月二千
錢曰踐更閭左下戶也閭右上戶也織葦萩謂之
緯蕭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緯蕭爲業漂者謂之擊
絮莊子謂之洴澼絖越絕書浣沙女又謂之擊絮
女婦人賣酒謂之當壚史記文君當壚庖漏漏音

福洗滌處也燃竈謂之執爨事又謂之煬者列子
曰煬者讓竈宋時寒食有拋堉之戲兒童飛瓦石
之戲也梅都官詩紛莵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
飛堉堉音七禾切自經謂之雉經俛閉氣而死若
雉婦人年老失寵謂之房老石季倫妾翾風爲衆
妾毀妒退爲房老魏文帝妾薛靈芸又名薛夜來
巧鍼工宮中號爲鍼神晉武帝選女子有姿色者
以絳紗繫臂謂之繫臂紗隋煬帝選長白女子櫂

龍舟謂之殿脚女以宮中女人掌花謂之司花女
女子以帛纏足謂之雙行纏起于李後主令宮人
宵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
綾被或以錦綵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
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柳
毅傳洞庭龍君所居有靈虛殿玄珠閣龍女牧羊
謂之雨工樊夫人令裴航搗靈藥謂之玄霜崔生
遇仙女乃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巵娘列女傳夏姬

鷄皮三少善彭老交接之術漢趙飛燕内視三日
還如處女皆女妖也漢高帝戚姬以百鍊金爲彄
環照見指骨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太捨等
爲女學士唐薛濤有文學號女校書楊貴妃豐艶
宮中妬者呼之爲肥婢唐玄宗夢仙子奏曲名紫
雲迴又夢賜凌波池中龍女曲名凌波曲佛稱如
來又稱能仁氏又稱空王又稱法王又稱覺皇又
稱金仙仙人稱帝君天王眞王眞君元君眞人仙

人僧稱沙門闍黎比丘頭陀大德大師有德法者
稱法師習禪定者稱禪師講經者稱講師小僧稱
沙彌又稱行者僧稱施主曰檀越出家男子稱優
婆塞女人稱優婆夷又稱比丘尼在家出家稱居
士維摩詰居士龎居士是也人主好道稱梵王人
臣好道稱宰官僧歲謂之僧臘僧衣謂之袈裟又
謂之僧伽黎衣又毢毿以毛爲之僧化謂之涅槃
化而焚尸謂之茶毗又謂之闍維梵語南無此云

歸命信順以南爲離離中虛無心智乃明也佛覺
也婆伽婆此云成就衆德也釋迦牟尼釋迦此云
能仁牟尼此云寂嘿也卽言心體本寂也彌勒此
云慈氏眞慈應物也阿彌陀此云無量壽卽眞如
性無盡故文殊師利一名曼殊室利菩提薩埵此
云覺衆生也埵多去聲摩訶薩摩訶此云大卽大
菩薩也須陀洹此云預流預聖之流也斯陀含此
云一來謂一往天上一來人間便取寂滅阿那含

此云不還只此滅度不復更還阿羅漢有四義總
言殺煩惱賊遠離諸惡堪應供養更不受三界生
也修多羅此云契經也乾闥婆音樂神也迦樓羅
此云金翅鳥緊那羅此云歌神頭作馬頭是人非
人摩睺羅伽此云腹行蟒神藥叉此云夜叉鳩盤
茶鞞舍遮皆惡鬼也一闡提無善心謗大法波旬
魔王也調達欲傷害佛者也刹那此云頃刻泥犁
地獄名善根燒煩惱薪名曰煖法欲愛乾枯名曰

乾慧弊迦蘭那此云受記羼提此云安忍羼初眼
反三昧此云正定奢摩他此云寂靜亦云止息三
摩跋提此云在定瑜伽此云相應謂一切乘境行
果皆與心相應阿蘭那羅行此云無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總言無上正等覺僧伽藍此云衆園
震旦國此云多所思慮多所計作卽今漢國也維
摩詰淨名也婆羅門梵志也辟支此云獨覺比丘
此云乞士上乞法下乞食波羅蜜此云彼岸禪那

此云淨慮般若此云智慧咩米去聲羊聲也阿閦
毘佛名也閦音觸大悲呪云阿移佉耶佉匾耶切
如意呪云沙夜吽癹菽訶吽音轟癹音判消災呪
佉唎佉唎㘄音戲善天女呪阿他阿瓷婆羅尼瓷
音檮福不唐捐言無盡也唐捐虛捐也陀羅尼呪
也此云總持摩登伽此云娼女又曰尋香人四十
里曰一由旬阿僧祇言無盡數大目揵連此言采
菽氏鳩摩羅什此言童壽舍利此言堅固佛之舍

利名堅固子尊者名鶖鷺子娑竭羅海此云鹹海
阿鼻此言無間波羅提木叉華言別解脫者閒斷
山此言靈鷲山檀波羅蜜此云布施菩薩燮此言
瓔珞頻伽鳥此云比翼鳥窣堵波此言塔也道家
取坎塡離心居東方心神也爲離爲火爲木爲汞
爲青龍爲木公爲日魄爲朱砂爲二八姹女爲青
衣女子爲天魂爲乾家爲乾爐爲玉號爲玉爐爲
扶桑爲下弦爲東陽爲長男爲赤鳳爲木液爲青

娥爲性爲白雪爲流珠爲金烏爲牝龍爲玉芝之爲
朱雀爲朱裏汞皆言汞之總名也腎居西方腎水
也爲坎爲水爲金爲鉛爲白虎爲金公爲月魄爲
水銀爲九三郎君爲素練郎君爲地魄爲神位爲
坤鼎爲金爐爲金鼎爲華岳爲前弦爲西川爲火
女爲黑龜爲金精爲情爲黃芽爲金華爲玉兎爲
雄虎爲刀圭爲玄武爲水中金爲水中銀皆言鉛
之總名也水升火降坎離交媾皆以意爲之牽合

意土也土居中央故謂之黃婆先天一氣產而成
大藥一點落黃庭謂之金丹謂之黍米珠謂之聖
胎東夷百濟國馬韓之後地隣遼東夫餘王東明
之後有仇台者始立國于帶方故地其俗王夫人
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
頭上衣以袍而袖微大其初以百家濟故號百濟
夫餘國在玄菟北南與高句麗東與挹樓西與鮮
卑接其俗人無晝夜好歌吟不絕刑嚴急被誅者

没其家男女犯姦淫皆殺之尤惡妬婦既殺復尸於山上見死妻嫂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新羅本辰韓種國小附百濟以通中國倭在東海島中男子皆黥面文身女被髮屈紒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黠悍好殺男女不淫日本倭國别種也高句驪即高麗又號朝鮮在遼東之東過鴨緑江俗節於飲食而好治宮室其俗好淫皆潔淨自喜夜輒男女群聚爲倡樂衣冠華偉器物精良

好文墨書史有中華之風俗多遊女夫無常人婚嫁不用聘禮取男女自相愛悅肅愼濵大海而國亘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字以言語爲約婦貞女淫貴壯賤老犯盜必殺扶桑國在大海之東其地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流求即琉球居海島之間其俗父子同牀飲酒呼名而後飲歌呼蹋唱好殺樂戰又玄菟樂浪俱在遼海以東南蠻越裳在交趾之南周公相成王時嘗重譯來朝

黄支國俗與朱崖略同地多明珠琉璃奇石異物大珠圍及二寸槃瓠昔高辛氏患犬戎之寇求天下有能得犬戎將吳將軍首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犬名槃瓠遂銜吳將軍頭來闕下帝不欲失信以女配焉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帝賜以山澤其後種族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地出賨布板楯蠻居閬中臨渝水天性勁勇俗善歌舞今有巴渝舞

鴻苞　卷之三十　博覧　三十　三万十五

哀牢夷始九隆兄弟本龍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林邑與越裳日南爲界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天性好婆羅門教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俗賤男貴女同姓爲婚死焚中野真臘在林邑西南本扶餘屬國其王三日一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頭戴金寶花冠披眞珠瓔珞其俗人每旦澡

洗以楊枝水淨齒讀誦經咒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喪葬男女七日不食剃髮而哭盤盤國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其王坐金龍牀諸大夫皆兩手交抱肩而跪重天竺婆羅門僧尼讀佛經皆食肉飲酒丹丹國在多羅磨羅國西北其俗亦重佛教朝婆羅門其地出金銀白檀檳榔孔雀蒲萄石榴菱蓮蔓菁又出火齊香藥等物火齊玫瑰也頓遜國近扶南西接天竺敬奉天竺婆

羅門好讀天神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舍晝夜羅刹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故號羅刹羅刹者惡鬼也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後諸葛孔明嘗征而臣服之結胸國其人結胸羽民國其人身生毛羽能飛不能遠僬僥國其人長三尺或云長一尺五寸飛頭國其人能以頭飛至海邊食魚蝦飽則飛還鮫人魚腮能築室居水中采珠織綃綃衣輕如煙霧得珠若少則泣而眼

中出淚皆成珠儋耳國生則鏤其耳數行以纖為業穿胸國生而其胸天然穿孔夜郎國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道經番禺臨牂牁江其地出枸醬其先有一女子浣於水邊得三節大竹剖視之得一男子歸養大有才武自立為夜郎王以竹為姓號為竹王今夜郎縣有竹王神祠九真日南滇莋巂冉駹牂牁曇爨朱提俱西南夷種名以其南而近西故謂西南夷西戎古名犬戎又名鬼方又

名陸渾之戎總名西域鄯善國本名樓蘭最在東埵近漢白龍堆地乏水草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海其東流注澤河源出焉其俗信佛法相傳是老子西出關化胡向道之所王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於僧尼地產美玉王帶金冠妻帶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樂府有于闐採花歌亦其俗也龜茲小國即後涼呂光所立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

坐金獅子牀其地出細氈毿銅鉛鐵氍毹冰鹽雄黃胡粉安息香等物天竺國一名身毒國在月支東南漢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以問羣臣傅毅對曰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之天竺問佛道法西域僧摩騰與使者偕來佛法始傳於中國圖畫佛氏形像寺殿香火漸以繁盛國中以貝葉書經謂之貝葉經以修浮圖道故其俗不瞋慧不狡黠不殺伐清淨平

直化人之國不當與他西羌並論淨飯王摩耶夫人生悉達太子出家雪山修道成佛號釋迦牟尼永超三界普度群迷即其地也罽賓國王治修鮮城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花木蒲桃金銀銅錫孔雀珠璣珊瑚琥珀琉璃條支國臨西海產獅子犀牛地氣暑濕安息國治番兜城風氣近類罽賓產名香大月氏北與蝙蝠接蝙音旋虫行貌以其國人類虫故名蝙蝠大月氏物類氏俗與安息同控

弦十餘萬故強輕匈奴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以其王頭爲飲器大宛國多天馬汗血苜蓿蒲桃以蒲桃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俗耆酒馬疎勒國王治疎勒城漢耿恭爲戊己校尉曾引衆入其城拜井得水高宗末遣使送釋迦佛袈裟長二丈五尺驗之靈異康國康居之後國踰葱嶺有胡律置祆祠人有罪就而決罰焉嗜酒好亂有婆羅善占星候氣以定吉凶又有渴槃

陁渠搜大夏伏靈尼伽色尼車師高昌諸國吐谷渾本慕容氏遠西本鮮卑族波斯古條支國烏孫在大宛東行隨畜牧俗似匈奴漢以公主遠嫁烏孫有歌甚悽愴後徙居葱嶺大食國在波斯之西出寶珠莎車有鐵山出青玉馮奉世嘗矯制發諸國兵斬莎車王呼屠又迦毗盧烏斯藏俱天竺國別名蒲類國王居天山西疏榆谷一帳而居逐水草能作弓矢以其地近蒲類海故名吐蕃南涼禿

髮利鹿孤之後國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燕亨令
谷自射牲以供饌人信巫覡不知節候以麥熟爲
歲首闔巷六博吹蠡鳴鼓爲戲重壯賤老拜必兩
手據地作狗吠之聲北狄在周號玁狁在漢號匈
奴在唐號突厥在宋號契丹在我　朝號韃靼其
國有左賢王右賢王左谷蠡王右谷蠡王等十六
號皆用單于親子弟其俗人啖生肉飲乳酪身體
獷猂勇悍輕生善射騎好剽掠喜則人怒則獸皮

表毳帳所居無常恒逐水草而遷徙託跋氏其先
漢將李陵之後陵降匈奴單于妻以女字託跋其
後因氏焉又名索虜部落數萬家在雲中虜俗以
四月祠火六月大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六朝
北魏乃託跋氏種北狄有混同江黑水祁連山臙
脂山單于自號名王又號天驕謂天之驕子粲音
坌癡也晉書有粲伯狂音貢飛起也又音紅甘泉
賦狖天門䫟音烏戲相擾也噴虎孔切囉噴曲名

裓呼貢切茶之初萌也广音儼因嵓爲屋也僂古
悚字又獎也漢刑法志僂之以行彳亍音斥觸行
不進也汞呼孔切水銀也皸坼裂瘃皴皺皆寒創
也㭬音斛㭬檄木名又樸檄小木也身毒國音捐
獨西域國也盅音冲器之中虛也睚眦睚音薤睚
眼也眦音豸目眶也又漢書作厓眥慫音總慂音
湧相勸也亦作從臾慫又音竦唐王起論周穆王
傳〓〓古善御馬人名〓音泰〓音丙靺韐音妹

合士衣蔽膝也罨烏合反綱也吳興有罨畫溪謖
音肅起也三國有馬謖衄女六切敗北也恧女六
切慙也湜音實水清也唐有詩人崔湜纆音墨徽
纆索也梮音匊亦作檋以鐵如錐施之屐下禹山
行所乘霡霂小雨也廫廓古寥廓二字讞音孽議
罪也糲音辣粗糲之飯也榾柮音骨咄短木也斮
音雀斬也書斮朝涉之脛扶初日反扑打也霱音
適三色雲也赭音者丹土堊音惡白土髹音休丹

多黑火漆也臛音壑肉羹也又作脽牂音臧母羊
也玨音角雙玉也鷽音學又音斛鳥羽肥澤也歎
音觸昌歜又怒也㮣音額喉也㝅音㝅翠下棺也
㼽音擔小甖也沁千蔭反音水名音陰去聲地室
也窖音教地藏也杼柚機具也詩大東小東杼柚
其空冓音垢材木交處又中冓門門内也詩云中
冓之言不可道也嫕音意婉嫕柔順貌媵音孕妾
也碭音宕郎蕩徐沛芒碭山也谼音洪大壑也呂
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今爲呂梁谼谾音降
山深貌薌古香字嗄音夏聲變也䆉䅉禾也邏盧
過反巡偵也也眙丑吏切愕眙驚貌䴏音蹈羽葆幢
也淖音鬧泥也訌音紅又音降惑亂也詩蟊賊内
訌澒音紅又上聲大水貌湩音董乳汁也晉書餐
粞飲湩骭音幹骹骨也慁音混憂也璺音問玉破
痕袒免免音問輕服也玳瑁瑁音妹竈甑音資小鼎
也鼐音奈鼎之大者沆杭去聲瀣音薤日初出氣

也㕒㕒㕒音儀山巉巖貌䄬音移衣緣也相如賦
揚袘戌削砦音豸木柵堡音補寨壍也匄郎丐字
罽音計魚網也㒳織毛爲布也偈音技佛詩也鱖
音季魚名氄音翠獸細毛也倴音恣又作倳倴刃
插刃也佽音佽飛古劍士漢取以爲軍官名綦音
其帛蒼艾色履綦履飾也蚳音遲蟻子也豩音豕
亦作雺天氣下降地氣不應也作霧非嬃音須女
字也屈原之姊名女嬃枅音鷄柱頭也佟音同古
有隱士臺佟字孝威齶齦音岳銀齒根也懣音後
愆懣音不和豶音墳土羊也襆音伏襆被削幅被
也晉魏舒傳襆被而出璊音門赤玉也窅音宛目
無明也又枯井謂之窅井昇擧也退也巳也又古
畀字勛音畀勞力也邪音寒邪溝揚州爇音然燒
也語有爇燭綸音㾓白綸巾又青絲綬芊音米楚
姓也蜺霓霓五結反沈約賦蜺霓連蜷籥音殷太
波聲壖音旋海岸也又作堧田邊也蠕亦音旋蠕

蝙虫行貌歒音囂又呼木切氣出貌熇呼木切炎
熱也檯音敲禹治水泥行所乘猋犬走慓火飛杓
斗柄瀌詩云雨雪其瀌穮詩云是穮是蔉除田穢
草也俱音標釗音招弩牙也䄍音鵲恭敬也左傳
人名有石䂬卬我也又與昂同高也垚音堯土高
也槀音高箭簳也䅸亦作䅷猻音撓母猴也𦊆音
訛鳥媒也覶音羅覶縷多言也俁音語大也詩碩
人俁俁樝音渣小梨也圊音青溷厠糞槽也赬音

稱赤色也倯音橙傖父楚人相罵語也硜音烹鉤
音甍鐘鼓聲也鞓音汀帶革也又桯音汀牀前木
也宋岳珂作桯史鬵釜屬瀡水名鐔劒鼻俱音尋
椕音森木盛貌驂驔驃音覃馬行也毵音杉毛長
也憨音酣癡也痂音加乾瘍也珈音加婦人首飾
也詩副笄六珈畤音止土高處漢祀五畤之神眯
音米物入目中也踔音綽又音卓踔絕才能也詠
音卓詠毀也楚詞謠詠謂余以善淫蓓蕾華蘂也

蕾音磊磊鬒音軫詩云鬒髮如雲䩕尺忍反笑貌噂
夐上聲噂沓語也燹鮮上聲兵火也䠥音巻足
胝也巘音硯山形似甑者巘玉甑獻瓦甑也晶音
杳白也暠音稿白貌渿音窅淼音眇俱大水鎬音
浩周鎬京鴇音保鳥名詩云肅肅鴇羽侯庈音刻
移門楗也瘿音影頸瘤頮音景小光也溟涬涬音
悻太和混合之氣也砑牙去聲研光石也斢音斗
冕傍纊也毿音苜髮垂貌毛茲音丘慈西域小國

名佗音詑傺尺祭切失志貌璆即球字美玉幽蟉
蘢貌䝅䩻地名亦亭名趞足不伸俱音求㳺旗之
末垂者菁蘢旗九斿遊笑貌㷫燎柴俱音尤櫄又
音酉卣洒夐音酉齣音彪驚風也滌息有切米泔
也禮滫瀡以滑之泗音四浮行水上也首出而身
隱水中如囚之在檻也袖古袖字涑先侯切河東
聞喜縣水名司馬光號涑水氏沗古流字緧音柳
衣十絲為緧今人破衣取物謂之剪緧褯射臂拱

衣也篝以竹籠覆火也𦃇刀劒頭纏絲爲之者俱
音鉤釦音口金飾器口也衩祖謂便衣無禮也衩
楚懈切縠音寇鳥子欲出者韠音妥下垂也又丁
可切䐪音鷗深目也䫻呼侯反大風也盩音周厔
音質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秦京兆府縣名咮音呪
又平聲鳥口也鰷音稠魚名莊子鰷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籀音紂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者矢
之善者曰菆音鄒遳音奏齊飛順疾貌唐書遳羽

鵵鶩蔞蒿也音問禡莫嫁切師旅所止之地祭名
也詩是類是禡牏音頭墻板也萬石君傳取親牏
厠牏浣酒親褻近身小汗衫也厠牏厠中受糞版
也皆取而浣洒也餖飣音豆丁細雜食也諓薄口
反嚚也髟髮長垂貌驫馬走貌俱補尤反瀧音雙
又音龍水湍急爲瀧韶州樂昌縣有瀧水娖音綽
小謹貌史記娖娖廉謹握齱齪音綽急促貌見酈
食其傳涪音浮巴漢水名有涪陵縣鍥音吉鎌刀

也纈緊繒染爲文也唐太宗詩霞彩纈高天纈以
衣衽扱物也詩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擷將取也俱
胡結反巇音言山形如甑錢鏗彭祖姓名錢音箋
戩音剪福也傘音繖傘屋也喆音俱哲字也嵒音
巖山高貌毨音先毛革而鮮好也鱻即鮮字犇古
奔字瑱他甸反充耳也飧音餕食也茶音溫痰
貌韓文氣象萎薾橛音掘門閫杙也吷音血小聲
莊子劍首一吷而已媟音褻淫狎也袨玄去聲袨

服盛服也鄒陽傳袨服叢臺之下劘音摩切[illegible]劘
也艘音遙又音詮東郭㕙天下之狡兔也闆音傳
竹囤以盛穀者禮記焫膋蕭膋膋腸間脂也蕭香草
焫然也然香草以和脂也膋音僚焫音爇孿拘孿
變美好貌臠切肉俱力轉反瓌音規偉也窪音蛙
牛跡迹水也古語窪尊杯飲又低窪去聲雟音髓
越雟南海郡名隹朱惟反即騅短尾鳥即祝鳩俗
名鵻鳩䲡音椎漢書尉陀䲡結箕踞結即髻字枘

儒稅切宋玉九辨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鋙而
難入鉏鋙音阻語梂音累上聲禹山行所乘者[illegible]
音類絲節也又瑕疵也𩇕音隊雲貌毰毸音表思
鳳舞貌琲音裴又音倍珠十貫爲一琲相如賦琲
瓓𥔲磻水石聲𥔲丘蓋反磑白也豉治也理也音
有庚鼓欸癡也倶音孩㛮毒音潦藹泰太后淫人
也躧履徐行貌躧音灑又音徙脉來去聲㖪脉也
䆉穖音耐戴不曉事之稱能囊來反三足鱉也唄

梵唄西域謂誦經曰唄音敗蔿𧄌出西蜀似下瓜
蔓生子長大辛香似桑椹蔿亦作枸又音矩颶風
音具風海中大風言其具四面之風也貙貐似貙
虎爪食人貙音吉貐音愈裋褐音樹褐豎使所著
毛布衣也㛅亦作嫮音戶美好也姹丑亞切河上
姹女水銀也稈稻莖也笴箭竿也倶音趕捍音難
又音儺手摩也閈音汗里門也㒍音付急疾也膴
音武美也詩周原膴膴又膴仕美官也䦭音嚮知

聲虫也能尋香知味酒醋間多有之俗名蠁子肸
蠁謂鬼神知聲也奘音壯大也唐三藏瀾師名玄
奘㦖音亂助語詩不㦖遺一老坱圠坱烏朗反圠
烏結反太虛遊氣也坱圠無垠壙垠垠音浪猶曠
蕩也莊子以處壙埌之野闟鞈音湯塔鼓聲鏜鞳
鐘聲鰒音雹無鱗有殼似蛤附石生王莽所啗卽
此嶷音逆岌嶷小兒有智識也靚音靖粉白黛黑
謂之靚粧磔音責裂也張也漢書磔於市分屍也

宬音成屋可容受處也我　朝有皇史宬貯所
作茗芋蕉䓵卽顦顇亦作樵悴𢅤音[illegible][illegible]唐有
司空于頔惄音匿憂也詩惄如調飢亦呼正切𢶍
絕也𩄐音縈湛酒也𢜨音戚也祆音軒胡神也𥟖音
丙爾雅三月爲病月苹蘋蕭今蘋蒿也羅䍦婦人
覆頭巾也今俗謂之盔頭服楦鞋倶喧去聲鞋履
中模範也㝇古猛反明也六合清明也𢁉許干切
熟睡也剨𡲸聲砉皮骨相離聲𪓐刀聲劃剖也𢮀

波相激聲俱霍虢反霾音彭雷聲也踣仆也僰邛
僰地名在西蜀犍爲縣蔙蘆蔙俱音薄陰古遙字
趙充國兵難隃度僬僥短人也箾卽簫也左傳季
札見舞韶箾者卽韶簫也烎卽燒字篙音吊窅深
也窅篠音吽朓深遠也鷂音鳥鳥名睪音高澤也
列子曰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尻苦高反脊梁盡
處莊子有尻輪燋于刀反煨熟物也媼音襖女老
稱也鴅卽鳥字也隟卽隙字也薅音蒿拔去田草

也瑶卽寶字骬音幹脛骨也甯戚歌短布單衣適
至骬偘卽侃字唐書偘偘不干虛譽矸音汗甯戚
歌南山矸白石爛矸山石多貌掔腕同漢書云扼
掔蔓音萬瓜蔓也又蔓延也左傳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荁音丸禮記冬用菫夏用荁草名橝欒竹多
貌儇呼關切輕薄巧慧也蕑音閒蘭也著粉藏衣
書中辟白魚卽都梁香草也蘿音髓草木華敷貌
亦作霍稍音朔矛丈八者爲矟又作槊又握槊博

簺雙六也嫺音閑相如傳雍容嫺雅甚都雅靜也
屈原嫺於辭令習也菅音奸茅草也贇音賓彪音
賓虎文世說晉有江彪名士轡母板反目美貌答
賓戲讚龍虎之文漫漶漶音喚不分別貌擐音患
貫也左傳躬擐甲冑韡音榼車相擊也顑頷音撼
頷不飽貌離騷云長顑頷兮何傷欿呼合反大歓
也潨淙俱音淋水聲也又音宗瀺灂音饞著水小
聲㔷匼音罨匝馬頭飾也杜詩馬頭金㔷匝谽呼

含切谺音牙谽谺谷空貌嗜唆俱音匝齧也駁悉
合反駁娑馬行疾也漢有駁娑殿窋音窒空穴也
后稷之子名不窋石蛣形似龜腳附石生一名紫
蛣音劫勰思之和也音協劉勰傳文心雕龍鱻音
業魚盛貌痁瘧病也苫草覆屋也又凶服者爲席
俱詩廉反岢嵐音可嵐山名在嵐州嬰音阿姼婀
不決也鬖鬌音倮墮髮美也氎音疊細毛布也又
名都布唐有白氎巾淰乃點反水流貌杜詩江雲

淰淰流墐音謹黏土也月令蟄虫墐戶薖音科草
也又寬大貌堀堁音掘課塵沙也听音銀笑貌甡
音辛竝生而齊盛也昚卽愼字秭音姊秭歸縣名
屈原被放暫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秭歸第𣏟第
上同楚辭薋菉葹以盈室薋音資蒺藜也猘音制
風犬也戺音仕砌也毖音秘愼容也庀音避具也
又治也埤音皮增也書有埤雅員音運伍員後人
以爲姓唐有員半千又平聲畸音羈零也獨也莊

子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蕭何封酇侯音醝
沛邑名倛音箕荀子云面如蒙倛倛方相氏也其
首蒙茸𪘲音齏利也莊子𪘲萬物而不爲義啁噍
大言也擿音窘捃同拾取也頵音軍又音隕大頭
也灥音巡三泉相通也灥卽昆字踆音存足蹈也
欻許忽反忽也隆隼隼音梲高帝龍隼龍顏瀎音
悶煩也㦖奴昆切香也晉書有杜㦖異人也坳與
沒同芾音弗詩朱芾斯皇冕服也閿鄉地名古字

棻音分香木也瀵音奮神水也棼音文亂也賡音
文枲實也蚡音文漢武安侯田蚡韌音刃堅柔難
斷也湓音盆水深廣也人無髮謂之禿鶖多鬚謂
之于思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思音顋又作鬆
䰈亂髮謂之鬅鬙又謂之鬖鬆黑髮初見白謂之
二毛左傳宋襄公不禽二毛白頭謂之華顛古云
太公華顛而興周甘羅童牙而報趙小兒披髮謂
之垂髫初總髮謂之總角又謂之丱角丱音挽痘

廢謂之天黥男子不生鬚者謂之天宦男子娶婦
終身不生子者謂之天閹小兒初生齒謂之齠齓
口不能言謂之瘖瘖啞也口謇不便言謂之口吃
人缺嘴謂之兎缺唐處士方干爲人兎缺兎嘴缺
也故孕婦不可令見兎暴下謂之河魚之疾左傳
曰河魚腹疾下痢亦作下利愠羝腋氣也唐崔令
欽記云范漢女大娘子有姿媚而微愠羝口臭謂
有口過唐武后曰非不知宋之問有俊才但嫌其

口過之問乃銜鷄舌香以朝又曲背謂之傴僂又
作痀瘻一音樞婁一音句呂尪羸仰首之疾曰尪
左傳魯欲焚巫尪以鼻孔向上天哀之故不雨欲
焚之以待雨人短謂之侏儒又謂遳㢋書王伾傳
形容遳陋音醝又作絑東方朔戲恐侏儒僬僥
人俱短人也龍伯汪罔俱長人也跛者謂之蹩蹣
蹴躃蹩蹣一作蹣跚蹴躃一作徶衟音撇躠又勃
窣相如賦蹩蹣勃窣上金隄跛一作躄音壁史記

平原君樓上美人笑躄又莊子兀者王駘兀亦跛
也肉外之肉謂之附贅懸疣即瘿瘤也齊有瘦瘤
女采桑齊王過之不顧女子月事謂之程姬之疾
史記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羣妾以次
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
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的的紅也病狂語謂之譫
語夢語謂之㖩囈錢謂之阿堵又晉人呼物皆謂
之阿堵聚金共飲曰鐻金令甲法令首篇也甲乙

之甲㙗音近餓殍也左傳道殣相望殣音謹以瓢
為酒器婚禮用之譙樓一名巢樓言高也又名䴡
譙言其華麗也媒糵媒酒教也糵麴也齊人名
麴餅曰媒媒糵言醞釀成人罪過也鉤距謂鉤致
人情距閉之使不得去也缿筩缿音項瓶也筩狹
口如瓶可入不可出之器也擇米使白曰白粲用
衡眉上曰衡盱上視也紫泥天子六璽俱取武都
紫泥封也巫覡男曰覡女曰巫覡音亦款段馬款

緩也緩行弱馬正月春秋書春王正月又曰履端
又曰孟陬正月十六日曰耗磨日二月十二日花
朝三月曰病月四月曰麥秋四月八日曰浴佛日
五月五日曰蒲節七月七為七夕七月十五為中
元孟蘭盆節九月曰菊月十月曰陽月十月乃純
坤無陽之月故反言之秦以十二月為嘉平月臘
月也秦始皇時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
臘嘉平始皇聞之遂改臘月為嘉平月也荊楚歲

時記冬至後一百五日謂之寒食寒食禁火食乃
爲介子推又十二月爲蜡月祭八蜡月也自初一
以至十五爲蓂生日自十六以至三十謂之蓂飛
日蓋堯時蓂草生于階庭如此颼颼秋風也石尤
風逆風也春有寒食雨三月榆莢雨五月黄梅雨
春有花信風楝花風鯉魚風又三月桃花水客俱
就權勢之門偶有一二至他家者其家謂之餞客
古語云吾不能見何敬容餞客外夫謂之面首宋

廢帝爲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美童謂之孌童
又謂之狡童又謂之頑童龍陽君泣前魚彌子瑕
嬖寵君車啖餘桃鄧通賜自鑄錢閎籍孺爲桃韓
嫣挾金彈九董偃卧王牀董賢斷袖何晏傅粉陳
將軍歌周小史明下童皆言男寵也古語云美男
破老盜謂之胠篋語出莊子又謂之梁上君子語
出陳仲弓因謂之南冠君子事本鍾儀莊舃孫權
以舟名馳馬曹眞以馬名驚飆天然互對也左傳

既定爾貗豬盍還我艾豭貗音閭牝豬求子者艾
豭牡豬也豭音加豝音巴豵音宗豕二歲爲豝壹
歲爲豵詩一發五豝一發五豵肺附之親謂如肺
之附肝也腐刑如腐木之不生實也二十四銖一
兩也姑布子之術相人術也有姑布子卿善相人
青烏經堪輿家言郭璞作者莛篿卜也楚詞云索
璚茅以莛篿兮命靈氛爲余卜注曰璚茅靈草也
莛小破竹也楚人名折草破竹以卜曰篿越相范

蠡有其書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不計多寡
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周其扐以斷吉
凶禍福也又有鷄卜死卜皆小數也醫藥謂之刀
圭又仙丹刀圭謂如刀鋒圭角也又戊巳二土爲
圭也醫方謂之肘後髽音撾以麻約髻曰髽婦人
喪髻也人窮困投人謂之魚懸鰓閩人呼龍眼爲
荔奴北人呼茗爲酪奴又橘爲木奴帝王世紀曰
堯時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箑搖則生風使食物寒

而不臭名曰筵脯又云筵莆東海度索山一名度朔山多桃花有二神名神荼鬱壘取鬼之爲害者以葦索執之用食虎欵乃音襖藹權船歌也辟倪音睥睨眼空無人也身毒音捐竺西域國名也東園匠主作皇陵內器物者漢魏六朝間給大臣勳貴之已故者東園秘器此也珠襦玉匣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縷要以下玉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殮葬之衣也太子率更令掌

知刻漏者唐歐陽詢嘗爲此官率音律揚袍戍削衆袖有裁制又作衣聲也㗱齘忍口怒齒也義髻假髻也義甲假爪甲也今呼假子爲義男漢射聲校尉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戊已校尉戊已者土也土寄王于四時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西夷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已也駙馬都尉駙副也非正駕車故爲駙馬散騎常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中涓涓潔也言其在宮中主潔

清灑掃之事猶親近左右也賈山傳祝餼在前祝鯁在後爲老人食好餒鯁故祝之漢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校求盜捕逐盜賊之卒也亭長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也通籍謂人臣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勸駕有賢者應貢京師其人或引高不就郡守身自往勸勉駕車而遣之計偕漢武帝紀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所徵之人與計吏偕來京師也計吏入覲就考之吏也莊子曰攖寧言攖逆頓擾而其神常寧也奧窔室西南隅爲奧東南隅爲窔莊子不龜手之藥言以藥塗手手不龜坼也龜音君凍坼也燐鬼火也粼音鄰水在石間也洸洋音光羊大也躙音吝蹂躙也禮云祠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

昴傾欹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
者知之也大夫御柩以莭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
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爲也羽葆餙雉羽
爲旗幅椋車天子喪車取溫涼之義也䆫牖間鉸
釘環鈕古謂之屈戍梁簡文帝詩織成屛風金屈
戍唐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戍鋜鍜鋜音亞鍜音加
甲也躞跜動貌袪音驅袖口也史記跕跚輕蹝無
根小屐也跕音喋是邯鄲婦人之俗男女以目相

視而成歡謂之目成望而送其行謂之目送以目
視人而示不平之意謂之目撕挑撻頑滑貌骫骳
屈曲也骫古委字骳古禍字也皐古睪字也敘古
奪字也夲奔古幸字也卷古誤字也媥古斑字也
𣈆古晉字也諐古愆字也譱古善字也𤏲古然字
也窀穸窀厚也穸夜也猶長夜也謂死者既塟卽
長夜也居間居中間而爲之關說以爲地也緩頰
以口頰爲之從容緩談而解人之事也長物賸餘

之物言無用也長去聲縮肉謂退怯不任事也呰
窳窳音裕短弱自廢也么麼麼卽麽細小也僕遬
卽樸樕凡短貌選耎耎卽軟恇怯萎懦貌戾劉誅
殺也請間欲請間隙有所陳說不願於衆顯論也
予寧漢哀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謂許寧
家治喪服也無將春秋人臣無將將必誅謂謀不
軌未有其事先有其意也髹工製器皿既漆而復
描金其上謂之鎗金鎗去聲磨兜堅古愼言人也

又金人三緘其口又古語云守口如瓶又詩云耳
屬於垣皆愼言之義也又孔子觀於太廟欹器中
則滿滿則傾虛則覆言持盈挹損守中也犧尊言
椶尊古酒尊名也音椶又去聲楚詞語哀聲也而
海采珠之人懸絙於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
絙船上人挈而出之名曰烏蛋戶有時聚剽名曰
蛋賊蛋音旦酉陽雜俎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
人先以鷄毛投之直下無毒若迴舞而下者不可

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阿癠瘠古出軍喊
聲也今江南櫂舟人尚有此聲瘠音會左傳鄭重
頻煩也漢司馬相如傳大漢之德旁魄四塞言廣
被也魄布各反淮南王傳骫天下正法骫古委字
謂曲法也文致謂巧爲文而致成人罪也文無害
謂文法寬平不害物也圜墻一作圜扉獄也逮繫
逮捕逮及也謂辭所連及卽繫捕之也錄囚或作
慮囚錄審錄慮謀慮俱通蓋省其情狀有寃滯與

否也蠶室顏師古注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
溫而蚤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
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也胥
靡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今之徒罪
也反接反縛兩手於背使相接也瘐死獄中瘦或
作瘉病也囚徒或因榜笞飢寒病死於獄也井幹
井上木欄也幹音寒西清者西廂清淨之處也青
蒲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天子便殿以青蒲席布

地非近侍不得到也金鋪甘泉賦排玉戶而颺金
鋪兮李奇注曰鋪門首也愚謂以金鋪門爲飾也
卽門環也宵人小人也又稱細人大人又稱鉅人
莊子陳人老人也淸人淸士也通人達人也溪刻
孤高刻厲也晉王敦曰於陵仲子溪刻自處霄飛
消搖也亦作逍遙鼻祖始祖也人之受胎成形鼻
最先成也耳孫玄孫之子去其高祖益遠但耳聞
之也蘇武傳匈奴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

老之稱行去聲丘嫂一云丘空也嫂寡空房居也
一云丘大也長嫂之稱家督謂長子一家諸子之
督率也東方朔傳割肉以遺細君細君小君妻之
稱也又云朔妻名細君未必然小妻妾也東方朔
以神君女宛若爲小妻阿咸姪也阮咸爲籍姪有
名稱後世遂以姪名阿咸姊妹之子曰出出音翠
妯娌相呼曰姒左傳曰吾不以妾爲姒感桀感意
氣而立節桀也椎埋椎殺人而埋之也弄丸宜僚

弄丸以止白公之兵也浮白舉大觴也呼五白擲
骰也探丸長安俠少年殺官吏探赤丸白丸以為
約也闒茸猥弱貌恣睢謂恣意怒視也跅弛跅者
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法也伊蒲蒲飯
也伊吾誦讀聲也一作咿唔磬折曲躬也膌脊突
梯滑稽哫訾慄斯喔咿儒兒孳楹俱軟媚貌出離
騷頡行鴈行也頡頏兩羽相竝飛也棖楔音綽契
樹門扁也詿誤詿議而錯誤非其罪也湔滌洗宪

也肖額肖肖也言其貌有所肖似也故妄庸之人
謂之不肖清盧盧目童子也清盧美目也甘泉賦
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耳食浮慕虛聲之人如以
耳食不貴耳剽耳剽竊以聽也掩口胡盧絕倒解
頤捧腹噴飯俱笑也戟手叉手軒渠如戟也王媼
戟手而駡僧一行抵掌側手擊掌也股栗言恐懼
之甚股肉戰栗也跳身謂身逃而出走也累息謂
恐而累喘息也貌侵亦作貌寢短陋不揚也膝席

以膝跪席上也箕踞伸兩脚而坐如箕形也王臣
手縶也臣伏也言縶伏惶恐也重足而立言恐懼
重累其足而立也蹠盩盩戾字蹠足掌也蹠盩謂
足戾礙不可行也牟騷愁愴也僧有妻謂之梵嫂
道士畜家者謂之火宅林薄草叢生處也跳沫言
水波急馳而泡沫跳起也盤渦言湍流盤回曲折
也跧伏跧蹴也跧足而伏藏也錢名泉刀者以其
利于刀流于泉也陽猷日光著塵微風吹之名曰

陽猷又云野馬黃白者神仙家言黃金白銀也榆
莢錢謂輕如榆莢也莢音頰朱提銀朱提縣名其
地出善銀也涞水金涞水北方縣名其金可為丹
鼎金膏黃金膏可以接骨罍尊漢書孝王有罍尊
上刻山水雲雷之象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
頭者亦猶寄生之草戴樹而下垂故東方朔以寄
生為窶數也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釵釧溲器陶隱
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鍰音環金六兩為鍰蘭號

國香桂號天香彯組彯飄組綬也劉孝標絕交論
彯組雲臺言登仕雲臺也絜酒以綿漬酒也徐穉
以吊知己雕蟲蠹蟲能雕書字也雕龍雕虎謂龍
虎文如雕畫也俗語急疾頃刻曰㝠咤一作咄嗟
晉書咄嗟而辦以皮冒鼓謂之鞔鼓音蠻呂氏春
秋子罕之隣爲鞔工蹴瀝出酒曰酒笮音詐笇法
名九九人以九九之法見齊桓公清臒亦作秀羸
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亦可稱文弱蔓音蠻女

子飾頭花勝也鏡聽即今之響卜也李廓王建宮
有鏡聽詞乩巫者降仙乩也音箕耳衣即今之[illegible]
耳也唐人邊塞詩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illegible]
去來也遮莫猶云儘教也[illegible]箏中蕭落也謂高
其儲畜以須敵也竜即龍字罙阻罙音米山川深
阻也石泐泐音勒石磨解也陿即狹字秦始皇紀
從陿中度嬀汭河東有二泉南流曰嬀水北曰汭
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嬀音規汭音瑞庋音偉庋閣

積藏食物晉書傾筐倒庋佹幾欲貌荀子佹得佹
失佹音規匭音鬼匣也蒔音時種也榯音時籠也
儈音貴合市人牙儈也襘音貴衣領之交會也幗
音貴婦人喪冠也又音摑趡音偉走也仳倠倠音
灰醜面也淮南子嫫母仳倠芔古卉字翽音悔飛
聲詩翽翽其羽嘒音悔小聲也詩鳴蜩嘒嘒瀕音
悔水名又滌面也譓音惠多謀智也辨察也蕝音
最束茅表位也漢叔孫通爲綿蕝之儀亦作綿蕞

馗即衢卜繇繇音兆脃音翠枚乘七發甘脃腥膿
卓犖犖力角切超絕也駁蘇合切駁鶩行疾也漢
有駁娑宮𧐖即蛙淫聲也牽率謂牽冗而草率也
罫音畫博局方目也又音拐𥻦音沠麻紵也枌榆
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帝故鄉也揮霍躍舉也
娓娓言語不倦也嬋連言語不已也蘊崇左傳若
農夫之去草芟夷蘊崇之謂如芟草積而放火也
跼天蹐地傴僂輕行也土圭以測天也鼘音淵鼓

聲也鵞鶴魚麗陣名也桃弧棘矢漢十二月以除
妖災也挈瓶小智也挈鈴求名也爽塏塏高也爽
[illegible]也左傳齊晏子之居湫隘恒公請更諸爽塏者
岌屑嶸嶙峋巑岏峪嶢岩嶺巀嵲崩岁嶵嵬嶔
[illegible]巍峩俱高也衯衯裶裶衣長也灝溔浩淼泙湃
瀇滿宕滵漸洽潗潰漾砅渃㶎瀞洑漷泓汯潤濚湝
潚團潬皆水深廣也黃髮眉壽鯢齒鮐背俱老人
也觸塈慹望也觸音泱培步苟切塿路苟切小堆

阜也緩胡纓武士纓名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天
子四時之田獵也泰階六符泰階三星也旅旨晣
龍吐涎也倒影日影倒在下也蔽虧日月爲所蔽
而光虧也合沓闒合而僭沓也喧豗喧鬧也紛拏
雜亂也周遭重沓也砰隱大聲也旖旎弱垂也繚
繞圍繞也嫋娜纖柔也蒙茸細亂也婀娜柔媚也
天蟜卽天矯軒舉也趫捷軒疾也趫與蹻同撟舉
與天矯同離奇輪囷突起也臃腫肥重也支離寂

歷也豪舉以豪俠相舉也龍鍾衰蹇也蜿蜒卬蜿
蟬盤曲也瀠洄水屈曲也紆徊行曲轉也璀粲光
明也陸離分布也淫裔斑曲也膠葛廣大也綽約
柔態也酷烈香也尚羊與消搖同卬谷與也踉蹡
奔走也拘攣束縛也忽然咆勃猛也逶迤長貌也
翕絶閃爍也要眇深微也杈枒參差也睢盱矜覗
也詰屈曲也偃蹇促傲也佗佗勇也灼爍光也水
縹碧深碧也嗟夫六合內外古今上下見聞多矣

余安能盡必欲盡之力必不辦臣精銷亡以口耳
而喪家寶不可惜乎於是急輟筆不復爲攄有鄭
僑張華取而以覆瓿耳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茲言孔彰校

博物知幾

孔子識楛矢爲肅愼氏之物一足兩股爲商羊土之怪爲羵羊大如斗赤如日甘如蜜者爲萍實而且知楚因以覇知專車之骨爲防風氏赤雀啣書

爲大禹石函之文又知秦人之焚書董仲舒之亂書大聖神靈何不照矣顏子聞婦人之哭知其所苦且以爲類完山之鳥子貢因誄仲尼而知魯君之不沒於魯因邾魯二公執玉高卑而知其皆有死亡齊桓公北征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冠袪衣管仲知是登山之神名俞兒覇王之君典則見鄭子產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夫不哀而懼知其有姦事知實沈爲參神臺駘爲汾神而又知

二者之神不及於晉侯之疾起於四姬僖負羈之妻見晉公子之從者皆相國器而知公子之必霸爲賈見子玉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叔服知公孫敖二子而惟穀也有後於魯季文子以討人無禮而知齊侯之不免申叔跪道遇申公巫臣而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晉郤錡乞師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之亡成子受脤惰棄劉康公知其不返衞侯言虐臧紇知其不

復吳季札請觀周樂而知列國之典衰太史屠餘占列國而知其存亡之先後趙孟出其言玩愒而后子知其將死晏子知齊之爲陳氏叔向知晉公族之盡而其身之不祀梓愼占融風而知七日而大作叔向之母視伯石始生聞其啼聲而知其必喪羊舌氏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必爲忍人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知楚王當其妖伯宗之妻知伯宗之必亡智果知

智伯之必族而自別爲輔氏東方朔知獨足鶴爲畢方射覆而知上林之棗與守宮宴數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知劉向據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卽此也蔡伯喈識柯亭之笛辨爨下之桐果聲調清遠吳大帝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雕鏤其上得

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帝以問胡綜對以爲是秦始皇東遊金陵以此當王氣魏時殿前鍾忽大鳴張華知是蜀銅山崩陸士衡餉魚鮓於華華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灌之果有五色光起晉惠帝時有得一鳥毛長數丈華見而歎此爲海鳧毛出則天下土崩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擊之無聲華令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聲聞數十里華又識黃河龍涎崑山

下泥九館凝龍賁珠仙館玉漿龍穴石髓之屬又望斗間之氣知豐城有二神劍荀勗食荀知爲勞薪炊問之炊果用故車腳符朗食雞知此雞棲常半露問之果然傅嘏知何晏鄧颺夏侯玄三人敗德而權禍羊祜識王夷甫必亂天下潘陽仲識王敦於少時食人而爲人食王平子識王玄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周伯仁之母知顗嵩二子必敗惟三子謨得免劉尹以蒱博而知桓温必能克蜀

郄超從履屐之間知謝玄必破符堅郭景純家墓去水不盈百步知此水將當爲陸歷考古今博物知幾者或得之古文秘記或得之奇術異數或本其鑒裁獨照有不可以常理推測人情揣摩而變幻閃爍於性靈秋毫無與卽孔顏之淵博特其大道之餘事而神聖之所以爲神聖者不在是也如蔡中郎張司空膚識中含靈心外朗洞晰三才妙通八荒可謂無所不暘矣乃黨比元凶周旋昏亂

禍大於丘山而不見刃在於眉睫而不知又何貴
博達多智哉康伯子逌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日
如愚潘洞見子鍾離子鍾離子示以物而不能名
子鍾離子曰大矣哉刼見者也高陵子始未聞道
其書滿家旣聞道破觚朽牘空視刿識若虛若愚
是柱下叟之所以訓仲尼也

通徵

按夏禹伯益作山海經多記九州八荒內外神人
靈蹟奇禽異獸當是禹益治水四乘所至經歷廣
遠耳而目之載之簡策然禹益雖神聖品非飛仙
身無羽翼大荒之外車轍馬迹所不能到者亦多
矣其中不無得之傳聞考索者筆經聖人當不誕
謾乃莊生列子東身環堵足跡未踏方輿而奇聞
異見往往出人耳目心思之外不知何所從來至
釋氏稱須彌山四大部洲西方淨土上而三十三
天下而鐵圍地獄無數華藏世界香水海三千大
千國土過去莊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阿僧
祇劫有儒者之所不知往古之所未發而釋氏始
盛言之宏廓浩渺何所窮際乎博物通徵儒者之
事上下今古賢聖豪傑通人鉅儒冥蒐博覽可得
而言孔子知赤雀銜書知防風骨節專車知羵羊
知商辛知萍實顏回知完山之鳥晏子知泰山神

子產知實沉臺駘管仲知山神俞兒見之霸天下又知駮馬爲虎所伏張子房知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爲東王公玉童之歌東方朔知水木之精名藻廉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爲漢武帝頻興宮室斬伐其居而見又知藻廉所獻洞穴珠知獨足鶴畢方知騶牙知鏤空桃知太乙星不見遊於世迎之江海間果遇天人遺一書曰上界火珠經知柔毫水藻褥知聲風木知鏡火山產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嘗服此草夜見腹光通外知吉雲地神馬步景駒又知吉雲草知古秦獄地赤肝虫爲積憂所結得酒而解知能言龜飲桂露知神女巨靈知地日草食之使人不老知鳴鴻刀乃黃帝采首山之銅以鑄者知荒外大山有不晝之木晝夜火然暴風不猛猛雨不滅南方大荒有樹名如何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東南荒中有邪木高三千丈花形如

甘瓜食之令人身澤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可以爲船其笋甘美食之可以止創癘西方山中有蛇名率然八荒之中有毛人名髯公形如獼猴見人瞑目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西海之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皆壽三百歲西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脅下有翼不能飛名曰苗民南有人長七丈以鬼爲飲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黃父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右手憑青龍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先一名無不達人見而拜之令人神智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日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惟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南荒中有刀味核樹形高五十丈實如棗長五尺金

刀剖之則甜苦竹刀剖之則飴木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地仙不畏水火白刃窮其獸聲似狗狗頭人形鋸牙鉤爪嚙忠信飼姦邪劉向知貳負終軍知一角五蹄之獸應在外夷蒙化而至知豹文鼠出爾雅張寛知渭橋子乃天上主祭祀神現賈逵知鸑鷟郭子横知豹影山有丹藿寒荷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奔雷室望蟾閣波祗國有神精香草一名荃蘼一名春蕪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皮可為布名春蕪布靈池有連錢荇浮根芰倒枝藻蛕蝀山細棗萬年一實咋之有膏膏可燃燈郅支國有馬肝石舂碎和九轉之丹服之不飢渴吠勒國有文犀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勒畢國有細鳥形如大蠅狀似鸚䳇音類黃鵠聲聞數里國人以此鳥候時名候日虫鳥哀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飢冰谷有龍肝瓜長一尺華紅

葉素仙人瑕丘仲食此瓜千歲不渴玄都翠水有菱碧色狀如鷄飛名翔鷄菱仙人鳧伯子食之骨輕身生毛羽樊英知殿上鐘鳴乃蜀岷山崩母崩子鳴嚴君平知客星犯牛女又知客所取為織女支機石諸葛恪知傒囊陸敬叔知彭侯葛稚川知九品神丹五芝靈寶五符開山却害符松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木威喜芝夜視有光帶之辟兵千歲之栢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没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飛節芝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莖大於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得而服之千歲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山中小人乘牛馬長七八寸者名肉芝服之即仙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于南海鐵鎚不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

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入名山求芝草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又須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鷄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一束以入山山神喜必得靈芝神藥服玉法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粕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銀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服珠法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

窠化之又知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劒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是爲五兵名臨戰陣誦之不傷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並足以却五兵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迴

或以玉粕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草或折青龍草以伏六丁之下桎梏解脫方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月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令山君日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空行乘蹻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止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

中其氣甚罡罡能勝人也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春色青夏赤四季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氣閉之以吹山草中思令此氣赤色如雲霧瀰滿數十里雖踐蛇不敢動思

吾身爲朱鳥令長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張華知臨平石鼓知九館龍洞知然石知海鳧之毛龍鮓之肉豐城之寶劒龍穴之玉漿東晳知顥節陵科斗策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年知亡新威斗王子年知神農之時有流雲洒液名爲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帝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若星月出入名曰貫月查亦曰桂

星查有羽人仙客棲息其上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吐五色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服之不死帶者身輕禹見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周穆王西見西王母於崑崙進洞淵紅蘤嵊州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燕昭王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

草莫不鬱茂以熏枯骨則肌肉皆生又知燧林桂膏員丘火蛾陰泉黑珠寒山黑蚌漢宣帝時扶桑之東有融澤之穀泱日之稻搖枝之粟綩明之豆延精之麥紫沉之麻有虹草有焦茅有紫菊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知崑崙山有祛塵之風甘露朱露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第三層有禾穟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奈冬生如碧色第五層有神龜萬歲升木而居亦能言

第九層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種耨有瑤臺十二南有丹密雲西有螭潭多龍螭千歲一脫其五臟南又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知蓬萊山有細石如金玉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有金霧有葭紅色可編爲蓆知方丈山有龍膏山西有照石石如鏡有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瀛洲有影木日中觀之如列星萬歲一實有獸名嗅石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

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紺身丹翼名曰藏珠鳴翔
則吐珠員嶠山有不周之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
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駮駱如錦扣之片片翕然雲
出有冰蠶長七寸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其色五
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西有星池池中
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
五岳四瀆之象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
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因風以昇煙霞人

皆雙瞳脩眉長耳食九天之正氣岱輿山南有平
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
風吹沙起如霧亦名金霧西有玉山其石五色北
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傍有文桂可
為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梁四公蜀闖知
武帝命作覆為生鼠𧏖蠵知旋風襲帝衣愛子𩮀
殞𩈡杰知高昌國貢鹽乾蒲萄刺蜜凍酒白麥麵
又知技桑之𧎚拂林國寶樹南至火洲中有火木

其皮可以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為褐皆焚
之不灼汙以火浣西有酒泉水味如酒飲之醉人
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又知西北色界天王寶
藏仇晉知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
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
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陶貞白知金陵句曲
華陽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眉南通羅
浮中有神芝白壁丹砂寶金又知定錄府官寮有

左右理中監理中監准令長史司馬職又知定錄
府有典柄執法郎北河有司命有東華宮太極仙
侯九官尚書與北河侯對職又有易遷宮保命府
多女貞官又有明晨侍郎方諸宮童初府又有含
真臺女人已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二宮盡女子之
宮童初蕭閑二宮男子之館又知苞山下有石室
銀戶方圓百里崑崙山下有黃水名曰日月水飲
者得仙又知六天鬼神之宮一曰紂絶陰天宮二

曰泰山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怙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宮謂之爲鬼所畏憚投成式知四天曰常融玉隆梵度䆉亦三清曰大赤禹餘清微又知酆都稻名重思又知地下主者有東明公西明公南明公北明公又知名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薗又知三尸仙藥句曲山五芝之名知天山神名渾敦知東王公諱倪字君明西

王母姓楊諱回一曰婉衿知羽嘉生飛龍龍生鳳鳳生鸞鸞生庶鳥知應龍生建鳥建烏生麒麟麒麟生庶獸知鳳雄名節節雌名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知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博物通微儒者之事故一物不知陶弘景以爲深恥至人盡棄萬事獨貫靈明靈明之中何所不了雖不汲汲以此爲要而通徹其餘事也

名言

毎聽人譚穢陋則生穢陋想譚藴結則生藴結想譚幽適則生幽適想譚超曠則生超曠想斯亦人情也至人高士永垂名言至理存焉余悉取之以爲蕩滌胸懷之助廣成子曰吾將去女而入於無窮之門黄帝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老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虚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莊子曰古之眞人其

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列子曰心凝形釋骨肉盡融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華封人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紀渻子曰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逆旅小子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連叔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

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遽伯玉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文贄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亢倉子曰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魯儒生治宋陽里華子之忘疾既除乃大怒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中山人從石壁出隨煙燼上下趙襄子問之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子輿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余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

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顔斶曰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張子房曰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劉某好道適來視之見某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形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孛骨無津液脉浮返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

才也東方朔告漢武帝曰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岳行陵澤而息名山黃眉翁曰三千年一返骨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陶真白少時嘗

歎曰仰青天覩白日不為遠矣又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嶽瞰大澤恒欲就之道士謂顏清臣真卿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僊官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李秘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欲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歲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白樂天嘗製飛雲履著之曰此吾步步生雲矣清虛真

人王裒謂南嶽魏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南嶽夫人曰吾昨與茆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水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道士謂司

馬子微曰子名在丹臺石室何憂不仙司馬子微謂李白曰此子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屈原曰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長統曰躕躇畦花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尚子平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嚴尊曰州有九涉其八嶽有五涉其四諸葛武侯謂後主曰臣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幾代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擁膝嵓間籍與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叙有為之外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

谷傳聲顧視乃向人嘯也嵇康曰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與諸佐吏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君詠謔達旦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直高視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王子敬曰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

使人應接不暇何平叔曰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晉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王夷甫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宗炳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周伯仁謂庾元規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張季鷹曰與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陶淵明臥北窗涼風颯然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荀羨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有褰裳濡足王胡之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王戎云

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王平子謂太尉曰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桓溫曰諸君莫輕道謝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郗恢稱居士謝敷曰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謝遏絕重其姊道韞張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

牀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暎自是閨房之秀王大曰阮籍胸中磊塊故須酒澆之房琯以元德秀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王無功五斗先生傳曰先生絶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白樂天醉吟先生傳先生宦遊三十載

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舩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内外六七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

中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齊范鎮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開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

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柳宗元曰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意有所極夢亦同趣鐵腳道人常愛赤腳走雪中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王維與裴廸書曰北涉玄灞清月暎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

疎鐘相間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
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去不遠倘能
從我遊乎滋懷錄曰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
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
下。然後爲已物。趙季仁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
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
好山水蘇子瞻曰上可陪玉皇上帝。下可陪卑田
院乞兒。又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羅大經云余家深山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
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
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
足既歸竹窻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窻間興到吟小詩出步溪邊解后園翁
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
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
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韓持國遇
穎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凉乎曰凉持國詰故曰
野人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匈中
無它念露形抉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移則從東
西移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
大言聲心也風出土囊蓬蓬勃勃溜下幽礀凉凉
冷冷是爲天籟鄙穢之辭必不吐於清士則凉之
語必不發於濁夫聖賢淘洗性靈發爲佳言聊論

吾不徒愛其言語愛其性靈也蓋以吾之性靈而
與聖賢之性靈會也世人但知聽笙竽聞歌歠爲
歡取娛而不知此許大淙淙冷冷者其爲笙竽歌
歠多矣

異書
古人云性樂酒德心好異書性樂酒德非余所知
心好異書竊有同嗜古今異書多矣余以貧故不
能多畜又性疎嬾涉獵不精架上所有遴選爲人
持去身閒體健公私不擾布衣糲食粗給昏朝幽
窻淨几焚好香一鑪烹苦茗一甌蟲飛魚落興花
蒙茸微雨乍收晚日復出明霞界天涼月生浦科
頭坦腹手一卷胡床蕭然此樂可以忘世異書之

名猥以寡陋覩記未廣姑取最鉅麗宏奇者十之
二三筆之於書以資繙閱伏羲氏山墳神農氏氣
墳軒轅氏形墳神農本草黃帝內經素問太公金
匱書太公六韜太白陰經汲冢周書竹書紀年穆
天子傳山海經水經白澤圖爾雅博雅埤雅埤蒼
乾坤鑿度管子韓非子商子荀悅申鑒越絕書墨
子亢倉子尉繚子鬼谷子楚漢春秋吳越春秋左
傳離騷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三輔黃圖西京雜記

漢武帝內外傳司馬遷史記東方朔神異經東方
朔十洲記春秋繁露春秋元命苞春秋運斗樞淮
南子禮含文嘉禮斗威儀張衡靈憲韓詩內外傳
詩含神霧焦贛易林京房易傳王充論衡劉向說
苑新序洪範傳楊雄太玄桓譚新論白虎通風俗
通高士傳崔豹古今注許氏說文常璩華陽國志
盛弘之荊州記襄陽耆舊傳渚宮故事漢文帝典
論晉書劉義慶世說新語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

記王子年拾遺記郭璞易洞林管氏易林王浮神
異記王琰冥祥記遁甲開山圖郭子橫洞冥記干
寶搜神記玉燭寶典符子鶡冠子牟子尹文子金
樓子孔叢子意林梁昭明文選簡文談疏文心雕
龍大業拾遺錄遊名山志五嶽志海中經括地圖
初學記道書福地記方輿勝覽明皇雜錄天寶遺
事大唐奇事酉陽雜俎幽怪錄夷堅志劇談錄雲
溪友議周處風土記荊楚歲時記齊諧記搜神秘

苑集異記纂異記冊異記宣室志列異傳神異傳
甄異傳錄異傳衝波經石氏星經太衍星分圖天
文錄尚書考靈曜孝經援神契洛聞記廣人物志
洞天集外荒記楞嚴經法華經心經金剛經維摩
經圓覺經楞伽經勝鬘經寶積經觀音經阿含經
大荒西經涅槃經般若經阿育王經無垢稱經普
曜經菩薩本行經泥洹經雜寶藏經寶雲經譬喻
經灌頂經金光明經智慧經法苑壇經西域記高

僧傳傳燈錄宗鏡錄弘明集法苑珠林五燈會元
大乘起信論婆沙論大乘莊嚴論道德經陰符經
冲虛經文始眞經南華經黃庭經太上三洞寶經
太上黃素經太上玄一眞人經太上三五順行經
太上五帝內眞經太上正法經太上四明玉經太
上飛行羽經太上四靈經太上三元經太上智慧
經太上玄眞經太上太眞科經太上倉元經太上
經上清經上清變化經上清紫宸經上清九眞中

經上清眞文玉經上清八景經上清隱書龍文經
太清眞經太乙帝君經太乙洞眞經太元眞經三
元品戒經三元玉檢經太清中經太素王經太霄
經大洞眞經高玄經靈寶經玉清金笥經龍虎經
金誥經度人經昇玄經天眞白鶴山經天眞皇人
經上元寶經太洞玉經玄眞經洞玄經三光經普
曜經五符經九幽經法輪經靈書紫文上經秘要
經內音玉字經黃籙簡文經洞景金玄經八素眞

經無量經大有經金玄羽章經隱元內文經五帝
內眞經無爲經寶玄經金根經赤城王訣經白羽
經洞天經海空經金房上經太平經消魔經本濟
經飛行三界經回天九霄經赤書玉訣上經自然
玉字經定眞玉籙經鳳赤書經靈書紫文經洞景
金玄經金簡玉字經木行經玉光八景經金液經
九華經玉鈐經五廚經紫度炎光經妙眞經玄示
經睟洞經五氣金璫經四極明科經靈寶眞一自

然經靈寳大戒經靈飛六甲經玉清經上清金闕靈書靈寳隱書靈寳赤書太丹隱書玉清隱書太極金書太上太霄琅書真誥太上玉書錄上真元錄上清元錄叅同契悟真篇抱朴子譚景昇化書列仙傳玄門靈妙記玉匣記石函記據余所知者如此姑記之以俟博雅君子補遺焉暇日第開一卷各以資性而入豈徒賢於博奕而已

奇書

山海經穆天子傳東方朔神異經王子年拾遺記葛稚川抱朴子叅四公譚九州之外陶弘景真誥此至人得道通明徹玄神明而照了者也鄒衍譚天劉向傳列仙郭子横洞冥張華博物任昉述異段成式酉陽雜俎此文士博學冥蒐廣采見聞而紀載者也奇書一耳其不同如此具眼者不可不知也

清穢

余嘗覽國朝列卿年表二百餘年來都卿相據要津姓名爵里纍纍乎光史冊照大壤婦孺咸知華夷共仰者代不數人餘皆泯泯無聞不惟身歿及其尚在人無知者不惟千里而外雖距隣封近壤亦無知者即牟軒高蓋朱門大第何爲乎山澤之臞築土爲垣插槿爲籬出荷蓑襖躬耕牧牛豕入彈琴誦書茅茨蕭然不蔽風雨死棄野田白骨委

蔓草荆棘而姓名傳於竹素香於萬禩後世譚而豔之是以君子貴清身砥行也稱詩者譏征戍羈旅顦顇淒涼則佳譚王侯卿相富貴繁華則俗繪畫者寫柴門野店擁褐負薪則清寫丹楹紺殿層酒累肉則穢然而世人急急去其清且佳者而求其俗且穢者則物蓋之也余又見浮華之子口清虛醇朴之談富貴之家張道民野老之畫則彼之不勝此亦明矣

醉夢

何氏記劉先生者居衡嶽紫蓋峰下間之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謝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昔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夜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適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

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既脫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爲子累矣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賣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劉君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問之曰何遽輟歌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麁不暇唱渭城矣余爲吏十年貧甚俸置田數十畝歲獲穀百石僅足八口室中無一長物敝廬有樓三楹樓前隙地雜蒔花木春夏之交枝葉菲翳日斜睡覺

枕上靜聽鳥聲間關推牕捲幔林程前綠陰撩目家無一事日月米鹽瑣屑悉聽婦主之了不相關自殘經斷簡隨意散心閑居詩有云才退名兼損家貧身轉閒此余實境語余見士大夫居鄉豪肷後心不已日求田問舍放債取息奔走有司侵削里閈廣亭榭置器玩多僮奴飾歌舞終身勞冗略無休息一朝推門飛煙冷風余以靜中眼覷之如醒觀醉如覺觀夢亦可歎矣嗟乎人生百年露電

耳盡力營爲倏而凋散轉眄之間福空業在多生積迷一悟可解也嚴君平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此迷途慧炬乎

遺名

屈平云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賈生云貪夫殉財烈士殉名魏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恡不與繇乃自搥匈嘔血魏祖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使盜掘其墓遂得焉晉魏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唐宋之問愛劉希夷詩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夫元常嘔血衛夫人流涕宋延清至殺人皆爲名也此技秇

常流不足深責郭象注莊子南華剖析玄理乃盜向秀注宋齊丘學道九華而沉譚景昇竊其化書爲已物此險詖陰賊之夫則然羊祜鎮襄陽登峴山置酒嘗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杜預南征紀功勒爲二碑一立萬山上一沉萬山下宋富弼居洛邵堯夫候之曰今日有一綠衣少年謁公他日爲公秉筆

誤公生平德業者此人也公宜厚遇之彌命客至無貴賤立爲通頃之果有一綠衣少年至范祖禹也彌問勞甚至且曰老病仰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特筆側累君願少留意郤數亦神矣彥國居洛嚴重絕少延接獨待祖禹甚厚嗟乎羊杜富公非世所稱碩德鉅人君子哉乃其於身後名何汲汲也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獨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夫身者幻形名者幻聲幻形無常

幻聲不實總名曰幻孰親孰疎老子所謂身法身也法身者靈光也以身外之虛名而視此身之靈光親疎較然矣喪靈光而逐虛名不亦惑乎古之至人亂身窮谷滅迹幽遐草衣木食麋鹿爲侶虎豹爲隣大道已躋於無上而姓名不聞於人間夫是之謂眞能遺名者也

巧拙

巧謂拙曰吾之能礫陰陽裂太寥偷天日萬物芸芸跳吾掌中是故鼓鑄簸弄飂飈勃窣則帝無權矣縱送浩刼戲嬲靈荒則神失位矣拙曰我將奴子巧曰以吾之能何橫不被何竪不徹何有於子蝗駈象乎拙曰子有萬用吾無一用以無一用役萬用我將奴子辯謂吶曰吾舌捫空空駴指地地馳禁霆霆啞吾使大四洲易處須彌摧六合沸而

不得止神靈畏搜剔而夜號何子之謇也吶悶而不應辯曰吾能使冥塗朗日月闇曾冰燠大火寒羽沉石浮烏皜鵠黔嫫美施惡僬僥修汪罔短聖智矇矇愚夫若神亦人之所快也則有術焉吾將鑿子之竅而令子佳言如屑子其願之乎吶又悶而不應辯曰六合內外吾能譚之四方上下吾能譚之五帝三王之事吾能譚之百家衆技之詭吾能譚之移星隕霜降龍雨花開金石感鬼神明大

物濟大事罔不繇辭是故羽父定滕薛爭長季梁
懼隋侯修政臧哀伯止魯桓納郜鼎祭公風鄭伯
存許曹劌教魯莊以戰具宋公子御說對宋災有
禮管仲勸齊桓以救邢楚屈完對齊師以定盟管
仲勸桓公以郤鄭子華晉呂甥說秦歸晉侯晉文
公以治兵中原報楚成魯展喜以王命止齊師鄭
燭之武說秦以郤晉兵楚蒍賈勸楚出師以恩百
濮周王孫滿稱天命以郤楚子之問鼎襄王郤晉

侯之請隧申叔時勸楚莊歸陳國鄭伯肉袒牽羊
以卑辭退楚莊師三十里晉士貞子諫景公殺荀
林父晉解揚以死致君命而獲歸國宋華元郤楚
城下之盟晉苗賁皇緩晏弱而使之逸齊逢丑父
以代其君任忠而免戮齊國佐折晉人而免蕭同
叔子之質晉知罃以竭力致死而起楚人之敬季
文子沮魯成背晉而成楚韓厥以成季之勳宣孟
之忠而勸晉立趙後南冠之言君子而晉重爲之

禮晉呂相絕秦而定令狐之盟魯聲伯請季孫行
父於晉而晉許魯平子產止晉范宣子之重幣晏
平仲止晉趙文子爲孫林父執衛君子產壞晉館
垣而趙文子謝不敏晏子論踊貴屨賤而齊侯省
刑叔向因子產鑄刑書而知鄭其敗周王使詹桓
伯辭於晉而晉返閻田子產不獻玉環而韓宣子
遂謝不敏晏子論矯誣而齊侯使有司寬政毀明
堂下一言而善而叔向覘如故知景伯以周禮而

郤吳人之徵百牢孔子一言而郤萊兵於齊壇子
貢一說而移吳師於伐齊魯仲連以一矢下聊城
孔穿以理勝屈公孫龍蘇秦合六國之縱左師觸
龍悟太后之意范雎去四貴以取相印李斯稱四
君以留逐客蔡澤明功成身退以代穰侯茅焦願
就烹以悟秦始皇還覇上定鴻門王巴蜀都關中
陸賈服尉佗朱家脫季布賢王返厮養外黃全孺
子子房銷封印東方諫辟戟馮唐白魏尚貫高雪

張王皆吾捭三寸舌銛於刃利於鏃捷於九天下
之務有不倚我而辦者乎仲尼亦云非文辭不為
功辭之不可已也如是何子之審也吶又悶而不
應辨雖有口縱衡閃爍無可如何意敗而退智謂
愚曰庚桑有言我其杓之人邪杓而出之濡縱炙
轂自湞涬分混沌鑿顥蒙開竅妙出吾上把北斗
之魁下握崑崙之軸中懸神聖之鏡魁以運之軸
以轉之鏡以照之是故七竅如芟蘆焉五臟如吠

琉璃焉見顯而知幽見邇而知遐見上而知下見
左而知右見末而知本見首而知尾見表而知裏
見皮而知骨見端而知竟見一而知萬隸首之所
不能算章亥之所不能步銅儀之所不能候偶偎
之所不能數赤驥白滚之所不能馳造父裔𩟖之
所不能御呂梁商丘之所不能泅神巫壺子之所
不能相伯昏禦寇之所不能陟璚茅筳篿之所不
能卜庚辰鉅靈之所不能挽公孫韓椏之所不能

說嬰兒樗里之所不能謀碧虛湫盤祇卑神瞀同
空化元因本生首之所不能苞燭腹負垢根嶙眩
華之所不能悉白蜺嬰紼之所不能化乾闥羅睺
之所不能變離朱喫詬之所不能探岣嶁宛委玄
夷白滓之所不能書劉闕飛杰夔藥仉胥之所不
能傳吾閈不摧之是故魑魅箕斗叶欲風雲几席
寓縣捆束今古僕御鬼神燀擘英雄籠罩猛士靈
明照爝燭於無窮方之憒憒不亦遼乎愚曰吾聞

之始以智封終為智烹毋然察察吾寧憒憒而祿
吾眞捷謂鈍曰羲和逐日貳負偃尸律令走雷弗
述藏地鵬絕青天鶩決枋榆駃騠萬里跛鼈跬步
鄧禹二十而都將相馮唐白首而困郎署潘緯十
年而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瀟湘夫慶忌之與要
離材相萬也桔槔之與抱甕功相萬也鈍曰賈宋
頡絕不如季士羅沖大富不如君平何鄧驟貴不
如公明終身讓路不失數步疾行一跌將赤吾族

龍蹻而行太清吾寧蹩躠於泥中強謂弱曰昔者來丹以黑卵殺父之讐謀在必報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趍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取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請於衛孔周得寶劍曰宵練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

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夫穿七札飲石虎斯亦天下之至勁也斷蛟龍刺犀象斯亦天下之至銛也叱咤生風指麾如雲鞭箠萬夫宰割六合斯亦天下之至快也安能纖趨翳娜脂韋逶迤孱而如婦人乎弱曰焉事強蚩尤斸山芟於軒皇防風專車戮於神禹長狄盈丈盡於得臣闔閭擁衆殪於勾踐西

秦虎視亡於揭竿項羽扛鼎殲於烏江無覇來象犛於昆陽曹操傾國之師氣吞江東赤壁一炬幾乎隕滅苻堅投鞭之衆目無晉室淝水一鏃遂至奔亡強何足恃乎鄭伯肉袒楚子還師門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范蠡佐越王卑身屈體行成於吳卒夷姑蘇以光禹穴張良相沛公龍蟠蠖屈退居險遠終摧強楚以定漢基良也始慕壯士侁倖悻浪之錐蓋亦不勝其慓悍急疾之氣逮遇

穀城黃石授之素書教以深潛委宛而後濟大事敢憤激烈吾虞子之不缺則折也夫玄黿食蟒黃腰服虎飛鼠斷猿根狃嚙鶴禽氣相制不在大小安見魁碩不有傾趺安見尫羸不能奮迅老子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剛者莫能勝之舌以柔存齒以剛落此常縱之所以教老氏也

忘機

滇滓子爲人疎而忘機雖萬物龐雜紛如蝟毛而此中常空洞不絓一事兀坐良久嗒然沉寂了不知身世安在何處老衲枯禪參學蒲團上數十載猶苦匈中葛藤子之忘機蓋得之天性非關道力一故將軍以日者術自負謂滇滓子曰近聞公連舉二子當是美器幸以支干見命且爲兩公子一卜將來遠大滇滓子謝曰乃公棄瓢抱甕之徒也

三十始昏三十六始舉子當其無兒與有兒同當其有兒與無兒同余安能知二子支干及罷官後益沖然無無并其身之生年亦忘之矣嘗貽書所知曰僕海鷗也國家安得取海鷗而官之放之雲水良得其所嗟乎兒子亦忘生年亦忘忘至矣然猶有不忘者海鷗乎哉使人心盡如海鷗仙佛矣慧安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佛忘甲子所以佛也

尊生達生

陶潛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謂達生矣未及乎尊生也委運造化任其生死生亦不貪死亦不怖是達生者也寡慾清心存神養氣出離生死延年度世是尊生者也尊生而不達生則生死之念雖勤生死之關不破功雖切于修持心乃住于貪著不名爲尊生達生而不尊生則不知命有可延之理徒爲是曠達

之詞知其無可柰何而姑云聽其來去不名爲達生古人云塵勞中隨處下手是尊生者也生死上不須用心是達生者也兼此二者乃謂之道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到卽行常存此心則無有不喫無有不死譬如身在風波日我無恐艮見鬼魅曰我不怖安知其非無可柰何而强顏作達哉余常見士大夫平居掀髯抵掌曠達自命一旦臨小利害便動其心此豈眞達也乎

哉故曰能尊生者能達生

海外山川

常人信目疑耳心駭異聞姑存一二扶桑在東海之東水正作碧色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處林木如桑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東王父亦曰東王公亦曰木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男女得道者咸隸焉眞仙靈官變化萬端名曰碧海亦曰碧津弱水以西有崑崙山天中柱也上有五城十二樓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

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能到也玉闕暨天緑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彩帳明月四朗一曰玄圃臺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又有醴泉華池金臺石室有沙棠木狀若棠而黃華赤實味如李而無核食之令人不溺又生紅玉之草食其一實醉臥三百歲而後寤西王母居此山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

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東華至眞之氣化而生木公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與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咸隷焉王母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盖沓映羽旛蔭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瑶幹千尋山海經曰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眞形也周穆王西

征至崑崙見西王母西王母觴穆天子於瑤池之上作白雲之謠穆王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亦王母所居東海中有十洲三島十洲者祖洲瀛洲炎洲玄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麐洲聚窟洲在四方巨海中三島即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也又按列子及王子年拾遺記東海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上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又史記三山在海

中去人不遠望之如雲中及至則三山反在水中欲至風引船而去莫能至者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黄金白玉爲宫闕又東方朔神異經備載東西南北大荒山多宫室花木棗梔瓜果人物禽獸虫鼠珍奇瑰異此在九州之外玄虛恍惚曲局守常之士往往駭而不信不知天地大矣神靈奇幻何處無之無論西極東荒即如中國山水神奇巖洞靈怪在在而有姑摘震旦國中之最顯者若幽薊之

盤山揚子之金焦天台之石梁蜀都之禹穴四明之石窓張公善卷句曲大滌竺峯飛來二華掌擘浙江靈潮呂梁縣溜濟南趵突入公珠泉房陵粉水句漏丹砂武都紫泥黄山湯泉鄜延脂流詭譎播弄有如神工鬼斧天造地設夫此皆區中山川人跡之所常到耳目之所常經而心思意想莫可端倪人亦將以爲誕妄而不信乎人試靜而求之天地何時而剖判日月星辰何時而森列大地山

川何時而流峙雲霞何以五彩雷霆何以訇砰百
卉何以絢爛萬靈何以雜出其來何從其去何歸
其有何造其無何滅奇怪亦甚矣奚獨四海之外
爲誕妄而難信也如以人所不到目所未見爲必
無之則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人豈嘗到乎目
豈嘗見乎將遂以爲盡無有也夫震旦濁穢蠻夷
荒鄙乃皆有之而四海之外仙都天府靈壤神區
並非實有則是天地之氣獨有穢濁而無清虛也
甚矣俗人之見小也其甘於滓垢而不悟淨業宜
矣

鴻苞 卷之二十二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充符泠玄校

理推

抱朴子曰麻之敗酒蟹之敗漆此理之不可推者
也余因其言而廣之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鸊
鵜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
獸得菖蒲則死鱉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
鴟鴞得桑椹則醉貓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
得糯則爛芙蕖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翡
翠則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礬石則死蠶食之則
不飢魚食巴椒魚食巴椒則死鼠食之則肥蕿草
忘憂合歡蠲忿倉庚已妒鵜鶘治魘橐蜚治畏金
剛石遇羚羊角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
材則鳴龍螣遇煙煤則不散凡此之類皆理之所

不可知者自非博如茂光祅如中郎神異如果方生奇瑰如梁四公無輕言物理哉

天積氣也星隕爲石何以成形地積形也山川出雲何以成氣地在天中不知何物爲能載地天包地外復有何物可以包天天極于非非想非非想而上更有何氣地極于大瀛海大瀛海而外更有何形萬象行天何以懸綴而不墜萬波入海何以輸納而不盈虛空之中更有虛空畢竟何者爲空

世界之外定無世界畢竟以何爲界天蒼蒼耳從蒼蒼而想去想去竟不通地茫茫耳從茫茫而望去望豈有極雨雪之隕也則以陰霜露之隕也則以霽日月有影則無聲風雷有聲則無影百卉望暑則焦芙蕖觸暑而盛草木經寒則凋梅凌寒而開松之性惡濕柏之性則惡乾黍之性喜高稻之性則喜下均一草木也何以致毒何以解毒均一藥物也何以宜溫何以宜涼草與毋何與而益毋花與男何干而宜男萬物入水則死魚得水則生萬物入火則焚火浣得火則潔獸與風何因見風而活豹與霧何因隱霧則班犀與月何因而望月黑鯉與斗何因而禮斗人物埋土則斃蚓蛭何爲而在土禽獸見人則避狸狌何爲而依人萬物以耳而聽龍無耳而其聽日遠萬物以足而行蛇無足而其行反疾牛與馬同類何一馴而一劣鴉與鵲同類何一吉而一凶象何德而魁然其巨蟻何辜

而眇乎其微牛羊何廉食素而不腥猫狗何饕食腥而不素騶麟何仁不踐生草虎豹何暴攫人而食燕何智而知歲華鵲何慧而避太歲萬物日則作飛鼠晝伏萬物夜則息熠燿宵遊蚊虫何以愛暗火蛾何以愛明蜂蝶何以尋香蠅蚋何以逐臭物不飲則渴蠶則食而不飲物不食則飢蟬則飲而不食人之孩也事事未知而飲食獨解人之老也事事皆衰而見慮則長齒何以居晉而黃頸何

以在魯而瘦脣從白而得黑髮從黑而得白東南之人何以臞而清西北之人何以肥而厚人之生也體何以柔弱人之死也體何以堅剛人以人而生處充何爲而獨有鬼于人塟埋則朽范朋友之僕何以數百年而猶生人靈能言石何以言于晉幽明道隔神何以降於庭忠臣感六月之霜屈原何以不霜孝女致三年之旱申生何以不旱燕丹馬角何補亡宗荊卿白虹無遜肢解呂后蒼犬武

曌獨得考終桓温殷消曹操乃無靈見孫皓毀釋立報赫衛昭章梁武奉佛無福又婗范朕祥覽以盛德有後侑道以忠孝無見彭老以至眞延年顏回以大賢夭殁上帝尊嚴何爲而笑玉女太白高眞何爲而竊玉清神龍何爲而藏于人爪梁神何爲而隱于女身似此紛紛皆理之所不可推者也陶弘景有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余之所可恥者多矣

大化不齊

造物廣矣深矣有不可知者是大化之所以爲妙也有宜寒而寒宜暑而暑宜災而災宜祥而祥有宜寒而暑宜暑而寒宜災而祥宜祥而災人生有人面而人心者有獸面而獸心者有人面而獸心者有獸面而人心者有貌天人而心天人者有貌氓庶而心氓庶者有貌天人而心氓庶者有貌氓庶而心天人者有爲善而善報者有爲惡而惡報

者有爲善而惡報者有爲惡而善報者紛輪不齊烏可詰也是大化之所以爲妙也君子務修德而巳其不可知者悉聽之

嬰兒

老子曰能嬰兒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而如嬰兒赤子則得道然則赤子何以不得道乎夫赤子者靈光初含也其爲幾也微其爲天也未斵其天未斵故入道也易其幾微故在培養不養而斵之喪赤子之初矣譬如花之萌芽灌溉之而暢茂萌芽而摧折之其能茂乎

乘理

聰明雄儁才子學無所不綜識無所不淹秇無所不精辯無所不挫交游遍海内聲名徹寰宇一語之出座爲之傾一秇之播人爲之寶投轄陳遵置驛鄭莊以筆爲塚以墨爲池以鉄爲限以人爲斗以門爲龍以舟爲仙意氣籠罩風流掩暎方且高視濶步得意一時天壤間無益之事無一不料理而於方寸中神明反茫不爲照顧一旦眞氣耗盡

溘先朝露空名挂乎通都而白骨淪於糞壤百代而下雖日在人口吻想慕其丰釆彼白骨何知乎世人競好立名念此心灰冷矣惟枯淡冲素善葆此靈明雖時移運盡不免遷化而乘理倐然必有不朽者在嗟乎此至人所以必不肯以彼易此也余友莫雲卿死以詩吊之曰海内才名三十年九衢風月五湖煙終懷老父蘭膏恨忍讀門生薤露篇有客空然陳絮酒無人強起聽哀弦知君定入

遊須國何似清虛小有天客散高齋龍草玄英雄何事苦無年雲邊乍冷登山屐湖上今開載酒船黃土老狐穿墓雨白楊新鬼哭秋煙墨池筆塚俱零落過客澆墳濕紙錢余此詩成不堪自讀曹子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人死精氣既散形骸速壞安在其不朽文章即不朽於此人何與焉而况般倕之巧由基之射積薪之弈鍾王之書顧張之畫雖研精入妙絕類超羣於人亦寧有秋毫益乎大哉造化范萬用而長無掩衆巧而不有故觀於眞宰而人之沾沾秇能者媿矣

遺機

弢光氏晏坐泓思古人巧矣遺機盈世矣不可加矣車之軸也舟之柁也爐之橐也戶之樞也酒之滑稽也鍚之甗也井之轆轤也管之孔竅也弩之機也車之上水也篳之搖風也鋸之屑木也匠之削也陶之埏埴也冶之范也始爲是者思亦巧矣夫思天思也巧天巧也天愛人而欲養之衆巧者所以養之之具也天之巧不能自運賴人之神聖者以代爲之故易曰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然則衆巧者民人之所以爲命者也弢光氏曰不然夫混沌初分萬物顓蒙風氣龐厚養生之事簡朴甚矣逮後情竇漸開機智日長多於嗜好富於泆慾嗜慾既以無涯機智足以佐之恣情逞意惟其便安以不窮之機而濟無涯之慾是人自爲廣人自爲泰豈盡出於天之心乎山林水陸飛潛鱗介萬物與人雜然並生人盡取而

飲其血啖其肉剔其骨寢其皮果天以如許萬物悉以飼人而飽其口腹哉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而搤而殺之食之殘狠不已而饕饞無厭也萬物無所不食而獨不食稂犲與蛇虺非愛稂犲與蛇虺也以稂犲與而蛇虺毒也故人食萬物非天盡以萬物飼人也人獨不食稂犲與蛇虺非天獨不以稂犲與蛇虺飼人也皆起於人之貪也令人一如上古洪荒之世草衣卉服茹毛飲

血蕡桴土鼓洼罇抔飲豈遂不足以相生相養哉嗟乎末世之慾無窮而動托於天性之所固有斯衆人之所以沉迷而不返也故枯淡仁慈簡寂者人道也亦天道也

廣桑子遊

廣桑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談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談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附掉臂去之轉盻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之間實辯有口乃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褒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談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即

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罵摠屬不真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磬折首何俯于天而日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詭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剌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并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猨虱噆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閑行輙恐䁥官守馬

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即從旁伺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其前清議在其後寒者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俠士通脫自喜不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廣桑子將縱心廣意而遊于漭瀁之鄉矣或曰吾聞有道之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餓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於其頂此亦冥靜泬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捨地下之殘此亦卑瑣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跼蹐而樂奇遊之清曠無乃心爲境役乎廣桑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境不冥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欛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寧則寧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

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何以箕穎使國王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則淵明何以掛冠余將縱心廣意而遊于漭瀁之鄉矣或曰願聞子遊廣桑子曰夫遊者所以闢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八荒采眞訪道庶幾異人啖雲芝逐石髓御風騎氣冷然而飄耿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遊焉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於外養德以澹忽而移于濃遊焉以虛忽而著于意其中不寧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之故余之遊迹奇矣挾一煙霞之友與俱各一衲一瓢以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郵落朱門白屋仙觀

僧廬戒所乞以飯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孫不以哀畀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饑而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爱者而體忍之行不得已無所從乞卽以所携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卽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水之間靑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卽不及

住遐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遊迫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字不作寒暄而約略談田野之趣移晷乃去別而不闕情也大寒大暑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卽恐寧免乎如其不免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遭惡少年于道或誤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

不免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路遇刼盜盜不掠貧子或以宿債當償償之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指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内覩反聽無撓神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盡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蹤跡所至遲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遊止矣幸而或免遊如初行而托宿石菴茅舍無擇也

託宿而不及卽寺門崖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柰何山鬼無能爲若虎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了不爲動卒塡其喙數也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其遊以五岳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跡所到而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昆侖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

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暘谷神王桐柏小有王母雲林諸真身無仙骨恐不得覯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遊覽四海之外萬峰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薺星河摩乎巾領白雲出於懷袖鸖鶴舉手可拾日月掠鬟鬢而過之即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只尺通乎帝座矣上界晴灝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知微聞霹靂聲細於兒啼斯時也目光眩瞀魂氣

躍躍出壙垠即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煙霞晃射紫翠倏變峰巒遠近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闔虎嘯有風颯颯去披衣起視則兇魄衰暗殘雪在半嶺煙光濵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時清冷逼人使人心意欲絕或岳帝端居群靈來朝幢節參差鈴管蕭蕭殷角雲氣幕彼霞綃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冷風之斷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

矣若四明天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眉終南中條五臺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illegible]黃山白岳諸洞天福地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區者莫可殫數芒屩竹杖縱不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遊焉飲神瀵之水問仙凡之名喚胡麻之飯餐柏上之露或絕壁危峯陡插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縋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闖入無恐谽谺窅窱之洞深黑而不見底俾通一

線仰逗天光以火自爇而入焉無恐以尋高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蛻處遊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唐巫峽具區彭蠡揚子錢唐空濶浩淼魚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輕綃躡文履張羽蓋吹洞簫而出淩波徑度良久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擘之洪濤隱起鴟夷胥怒天[illegible]助之大地若磨焉寓縣若簸焉恍乎張龍公[illegible]

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眉靚妝莫如虎林之西湖楊柳夾岸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嬪之開曉鏡也菱葉吐華夫渠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青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煙雨如黛羣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顰也廣桑子散步西泠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訪丁野鶴于煙霞石屋之間又溯

音洛伽則廣桑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意與既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偶有會心處或旬日居之終朝趺坐以鍊三寶道德五千言其竅與妙乎玉清金笥其忘與貧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隣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標其定慧因禪定以求參同則兀如非枯也仙靈之宮眞如之寺金身妙相焜燿如日月燭既明矣香既清矣羽人衲子

分蒲團而坐啜茗進果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藤蘿篇箱閒然沙彌以頭觸地童子據藥鑪而瞑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牆茅屋酸風吹扉淡月照林牛羊歸乎長阪饑烏噪於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曝短桑之下老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飯當其情境淒絕亦簫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煙輪轅車馬

塡委廣桑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謳者若列肆而卜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儛蹡蹴踘者廣桑子無不寓目焉與到入酒肆沽濁醪炙枯魚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裴徊四顧意豁如也驚莊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然而風韵乃爾乎衆共疑之盖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盤進醴堂上作樂歌聲遏雲老

隸守門拄杖在手道人闖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度軒軒而高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既東注天河復西傾銅臺化丘壠田父紛來畊三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買千秋名諸君為歡調鳳笙花上露濃於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鬱纍纍白楊夜風吼狐狸走其前獼猴啼其後流香渠上紅粉殘祈年宮裏蒼苔厚請君為歡早回首

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為吾輩飲方驩而渠馨來敗人意亟以胡餅遣之道人則受胡餅趍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曰飲方驩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孰視之前一客笑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仙人也兒察其眉宇清淑音吐俊亮謬為乞兒狀而舉止微露其都雅歌詞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音況吐乞兒口哉神仙好嬉遊而遊人間急遣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令追還道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若有一青綃者徐[illegible]席曰請公等以此為賭墅可乎試令返道者[illegible]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illegible]公大鬨曰善令

從者追之則化為烏有先生矣從者反命前一客曰吾故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即烏有邪惜哉失一異人廣桑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瓅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暎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鳴嘉樹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妝袨服雕車繡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櫂青雀或益鑾而尋芳或

聯袂而蹋歌廣桑子樂之為之踟躕良久俄而若
有一書生膚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廣桑子曰道
者亦出行春乎僕有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
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廣桑子
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秀雅楚
楚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我輩在此行春無雜客
適遇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illegible]與道者坐末
席酒酣暢洽談議横生臧否人物揚扢風雅有稱

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廟廊之籌策
者有及山林之遠韵者辯博紛綸各極其致道人
在坐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顧獨數目道
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貧
道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一辭少選諸
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蘼蕪芍藥往
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道
者獨行何為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

爾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殊不俗庸知非黃
冠中之都水賀監邪道人深自謙晦諸君復還就
坐一人曰今日之遊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若
有一人則先成一詩曰疎煙醉楊柳微雨沐桃花
不畏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
虛入水煙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
懷春女輕風吹繡襦不嗔亦不答只自採蘼蕪一
人曰雉雊格磔鳴條風散駘宕白石映青沙嘉魚

上浙漲一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暮郴
能返開簾延月光道人曰諸公聞美詩各佳甚一
人曰道者能賞我輩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
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
徐曰諸公信一時之秀秇各擅場貧道蟬噪蛙鳴
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處
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咄咄
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是競問

道人姓名但笑而不荅問者不已道人曰諸公何
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即見呼以雲水
野人可矣諸君既心異道人於是力欲挽入城郭
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爲家諸公謬愛即
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携入城以次更宿諸君
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舞
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
事者爭相致之道人悉赴人與之飲酒即飲酒與

之談詩文即談詩文挐之出遊即出遊詢以姓名
則笑而不荅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傾核
或稱先王間及世務兼善詼諧人愈益喜之而尤
習于養生家言偶覩歌舞近靡曼或諷之以窣其
意道人欣然似類有標韵者至主人滅燭留髡燕
笑媟狎即正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偕主人
一蒲團結跏趺其上倦則即其上假寐而已人以
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

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
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廣桑子至郭門第健
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
聞之益歎詫莫測所以廣桑子行至一山路深窅
峭隘脩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煙杳
然樵牧盡絕但聞兩旁鳥啼猿嘯陰肅肅而恐人
廣桑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
有綠筋髮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廣桑子前

揖之老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廣桑子長跽
進曰此山深無人處安得有翛然者翁殆得道異
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竊悲
歎願垂慈旨以開迷人老翁佯爲弗聞固請之乃
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滅
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邪又或隨其所有
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經濟
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見之則不復

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出請見廣桑子衣冠稍異怪問之荅曰余業謝人間事通明季眞吾師也曰公婚嫁畢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尚乎子去則不返余猶將指家山聊以適吾性爾于是欵之清齋追徃道故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友人乃低回既歎且羨廣桑子其無累之人邪夫貴勢高張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蹩躃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

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焉菽穜稑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遣書當路故人焉匈中數徃數來直至屬纊乃巳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屣若此廣桑子曰余閉中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即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即失雖有明

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不得其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匈懷寬閒精神和暢琴歌酒德樂而遌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於彈丸當其轂轆而欲墮西巖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

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者以爲長恨余觀于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江湖湯湯日夜東而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爲桑田矣今大海行復揚塵也嗟呼海上尚如此況其小者乎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磨如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

大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泊又況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坐膏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壞乎王侯將相甲第如雲擊鐘而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賔客擁入日昃張燕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荒礫被以霜露風凄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

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諧謔讙笑時寧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胡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假日出郭登丘壠鬱鬱纍纍燕韓耶魏晉耶王侯耶廝養卒耶英雄耶騃子耶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

也余嘗閱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津渡陟高岡眺原野舟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於沉痛得無缺達人之識乎廣桑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

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廣桑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遊者何廣桑子曰夫遊豈道哉余厭仕路跼蹐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掩關曰子一衲一瓢行歌乞食亦有以自娛乎廣桑子曰余聞之師盖有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脝滋覺其苦不如青

蘇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孌童盡態極妍撾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凉不如焚香攤書兀兀晏坐氣韵蕭踈久而益遠某雖嘗濫進賢冠家貧無負郭棄無阿堵止有圖書數百卷載之以西波臣櫂爲某累一舉而捐之水濵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遣體逸而心朋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斯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

名在今不嫌入囂不溷故吾之遊亦學道也友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凉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實而至其妙處本虛釋道用虛而至其現處本實譬之人嘉穀以濟饑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饑不濟以穀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人倫建立紀綱法精綱密人待以爲命

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徒羡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躁至于釋道貴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擺落舍煩躁而就清凉故儒者譬則穀食也釋道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饑固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爲道亦貴

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極萬刼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錬精還氣錬氣還神錬神還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是有爲而無爲也是全以無爲無爲之爲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真空萬刼不壞長生其所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長生初非貪長生而修道以長生爲言者蓋爲學

人設。而非黃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徹則其形既壞而其神又未能獨立不免投胎奪舍所謂清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成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道乃大二氏微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何患不成廣桑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行而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饑乎。

於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廣桑子者相期來覘廣桑子懼其疲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伍伯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伍伯愈怒貧者聲淚俱下一豪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蜃蛤鰍鱔塡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脣者、或子與父誶語者、狡童婦飾而誨婬、妖倡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廣桑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為說法闡菩提之果論人天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住而修行則為大乘清虛而修行則為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而修行則成魔道嗔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謗道則名闡提凶暴而婬毒則化羅刹棄善而縱惡則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阿鼻其言凱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悔改者俄而一書生至與廣桑子論辯書生曰仙與佛果有之乎曰

是何言與今夫凡夫縱慾憂勞則心氣憒耗偶時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能吞納真氣保和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世人皆有見聞者有鬼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即為謗道曰所謂東岳酆都閻羅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失明

有閻浮提天子宰制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曹監司羣牧宣敎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世道人天之上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天神諸將三官萬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章神理乎謂神靈無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然于玉淸之上乎又何以賞善罰惡而行其敎令也曰善惡報應三世因果果有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騃淫惡之子終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之也或以其前世之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夭札坎壈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其前世之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戟手而罵廣桑子曰人乞食得食即去饒舌何爲者吾且聞之官褫胥

徵矣廣桑子廣桑子笑而不荅或勸之乃解于是廣桑子辭書生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容豔態而窺於門已而漸近微辭見調廣桑子私念此非妖也邪端生不顧婦人曰我仙人也憫子勤心好道故來慶子且與子有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廣桑蓬萊之間矣廣桑子又念昔聞成子學道荆山試而不過卒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真詰以爲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生隕命固也不可近即聖賢見試而不過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婦人瞥然不見爲鬼狐所魔試皆不可知矣廣桑子遊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遊亦不爲無補哉于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沈君典諸公遊紀

沈君典在告居青山歲餘以萬曆八年四月出遊方冠布袍携一奴自睦徑至武林西湖訪開之郊園會沈嘉則至相與泛西湖步六橋入虎跑登三天竺吳客與君典遇則咸以為山人月者而酒酣落筆藻思横奔又相顧驚愕竟不知何物君典以書相聞云且自西湖櫂扁舟過青溪訪余齋中開之書來盛稱沈生踪跡甚奇遊亦特勝淋漓千言溟涬子坐中庭開械讀之時日未晡仰見絳雲如赭黄雲如金一大星見日下大愉快以為奇五日而君典開之聯舟來相見大笑不能作一語直入齋頭時溟涬子方舉一子彌月之先一日而兩君適至是夕嘉則亦來各出錦襁金釧及洗兒錢明日同為湯餅客嘉則為洗兒曲首云沈郎馮生兩大魁洗兒同日青溪來我亦人稱歲星者祭酒手持紅玉杯抱兒出見諸公君典摩其頂詫曰佳哉

兒它日文學不數阿爺科名不數沈郎矣吾家孫姬有身卜當得女得女以妻此兒溟涬子曰丈夫寧可食言開之曰吾且為媒氏問小字沈先生先生曰青溪雲開地此兒雲開生當小字阿雲客咸曰善一小兒彌月而兩太史一社祭酒同日見過三人者皆海内賢豪人也亦奇矣哉君典别去書至云生女邪以字長卿兒生男邪請為後期後君典姬果舉一女遂成婚逾年而君典物故矣嗟乎痛哉

荅友人

滇涬子出都門友人送之曰恨不挂冠與子同逝曰侍金華直玉堂君事也問煙霞理芝朮僕事也寧有見巳瓶之巳破惡乞人之挈瓶者乎

滇涬子辭朝朝士唁者不期而會頃刻數百人咸扼腕不平柰何令孔鸞與鬼車並逐滇涬子徐應曰吾耳邊巳聞大湖水聲活活

滇涬子還家半歲長安諸公有書見及者不作一

字訓畜諸孫田叔數以八行來亦了無報音其子索書往乃作牋云年來有身之累都盡小樓前種梔二株柳五株巳成林矣

史彌遠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有昏迷之極者以迷承迷愈久愈障千古不破吾不知其何心從古身都將相手握大權蒙蔽人主陵轢百僚流毒黔首公卿望塵而拜羣小攤錢而趨所喜立置雲霄所惡淡爲虀粉瑤臺瓊宮玉堦金埒粉黛如雲珍寶山積戔中無識悠悠市上兒誰不咨嗟歎羨望之若梵王天神涕唾則拾餘毅則承背罵姦雄面頌盛德

渠方自以爲千秋萬歲榮華富貴永無銷歇時轉盻之間身首異處暴尸通衢家產籍沒親黨連坐妻妾入於掖庭子孫流於煙瘴華屋歌舞之處不斯須而化爲蔓草瓦礫之場回首榮華春夕短夢爾於斯時欲求如布衣寒士茆檐瓦盆一鑪一几六尺無恙八口相保其可得乎略數古今如伯嚭費無忌李斯趙高田蚡竇憲梁冀董卓賈充楊駿趙王倫盧杞李林甫楊國忠元載賈似道韓侂冑

秦檜之徒顛謬一時作監千古夫首禍之人前無所監迷於利慾是誠無尤後來者或耳聞敗轍目睹覆舟而踵轍襲敗隨仆隨起迄不知戒劉瑾凶虐滔天財貨敵國磔身赤族曾未幾時而袁州繼之袁州惡子受誅身死產沒亦未幾時而江陵繼之矣嗟夫天下之變有幾伏隱微不常叵測防於此而作於彼杜於甲而釁於乙如此之類監戒爲難至若姦雄禍本富貴危機始而食人終爲人食

事有已然理有必然如聲之應響影之隨形從古無得免者而卒皆甘心蹈之何也日馳逐於恩仇利慾固不勝其紛紛擾擾而平旦初覺亦常一念及乘除報復之定數否也想其日則神飛於權利夜則志昏於酒色十二時中無非昏濁絕無醒悟即平旦初覺酒色之慾未清權利之念又起何暇顧念日後之利害乎宜其禍敗相尋而不知悔也宋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至今史氏子孫猶能言其事嗟乎既死而後悔亦晚矣天其或者借史相以告後人耶夫坐致大位力行善事屏去朋黨引拔忠良上安社稷下康元元生流福慶於四海死享美號於千秋而又不失終身富貴壽考如閎夭周公不亦善乎柰何不爲此而爲彼也噫

安義命

大化回薄氣數輪詵禍福倚伏其變靡常謂材者必福則蘭以香薰膏以油焚謂材者必禍則葵以智衛足輔果以智免患謂不材者必禍則馬以老棄鴈以不鳴殺謂不材者必福則櫟社之木以朽全其天年魯人之子以瞽免於兵難謂賢者必福則鳴犢以善人誅牛缺以不怯死謂賢者必禍則禹稷以累善王旦天以盛德興謂不賢者必福則

崇侯以佞醢羊舌以貪族謂不賢者必禍則衛宣公以無道貌賢盜跖以殺人壽考好兵好學施氏與孟氏子同也施以之爵孟以之刑人貌言行北宮與西門同也北宮則窮西門則達均一中立也里克殺身馮道蒙福均一矯勁也孔融構難高允獲全莫敖累勝而反以覆師重耳乞塊而終於定覇闔閭備齊不謂難起於越始皇防胡豈知禍生於亥龍漦亡周燕啄傾漢變詎可測乎侯景得梁祿山亂唐豈可預謀乎牛哀化虎而噬兄得禍何怪也斃令流戸而禪崗得福何奇也虞氏之滅起於腐鼠邯鄲之圍兆於魯酒秦穆之福成於馬肉華元之禍始於羊羹鄭靈見弒胎於黿鼎齊頃召師基於帷婦何不相蒙也郤至兵在其頸而不知其及宜矣郭璞明知大禍釀之厠中而竟不能免伯宗露才揚已患至授矣介推隱[illegible]山而卒與禍會古人云天下之變無窮智不能防巧不能謀

勇不能抗君子安義命而已孔子云芝蘭不以無人而不芳

耳聰不入

余偶讀章蟾贈商山僧詩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余爲灑然會心余以一官奔走燕趙齊魯江淮吳越間十年身經風波撼頓無算所游處略盡九州人物塵埃煙火語滿耳即日日手持楊枝水澆灑不去居蘭省每聽諸公談朝端是非升沉蜂起余則亟稱東南太湖水聲赤城霞氣以洗之諸公不應諸公向余道煙火語余亦不應兩不相入自知無久濫班行理及還四明新失進賢冠又以家徒四壁立故親朋不來待扉志閉門下楗所居城北隅有小樓三楹樓前種梧桐數株雜樹花竹甫半歲輒扶疎蓊蔚樓上奉大士及曇師香火其下東西兩房即居毋夫人細君余或坐樓上或移坐樓下中堂隨意取三教聖人書畧其文辭領其玄旨煉氣了心久頗冥契從朝至晡絕無履綦欵門

早起科頭旭日冉冉升東海崎明霞散彩與波光交射曉氣清涼濯人衣裾泠然若坐冰壺中日暮白雲起西山長天紺碧少選月出風生桐影零亂坐久冥寂神亦喪形形亦喪神了不復知我四大安頓何處初歸猶向人乞花竹爲娛既而蒔藝澆灌并屬塵勞使人見扶疎可愛花竹亦障遂不復增栽始愛焚好香啜苦茗讀異書頃亦遣去以爲多事與書足快心送長日多讀則能起浮游暗想損性靈是故不取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即市鄽喧囂百丈短垣薜荔限之如隔萬里人間世是邪非邪絕不入吻入耳即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輒有梧風吹之而去商山僧耳重不聞余耳聰而不入不知章蟾何以措語

余少負奇尚志居京師厭馬蹄塵慨然欲披衲持鉢遍訪天下洞天福地作采眞遊嘗敘冥寥以見志近習靜觀空業領道趣此志亦遣佳山水處隨

意偶到遊衍暢心則可躭愛勝境蹤跡必欲遍歷即爲山水之癖雖是清緣亦屬理障道不在天亦不在地亦不在山水間

澒洞

夫須彌鐵圍九州四部三千大千昆侖蓬閬百川五嶽無所不包弗于瞿耶閻浮鬱單仙佛凡聖中華戎夷飛走蜎蠕卉木土石無所不有此其所以爲造化也十洲三島桃花馬泰梯尖洛伽拳石塊土無所不蓄金堂玉室珍禽異獸蛟龍鯤鯨魚鼈鰍鱔珊瑚珠貝浮尸斷梗無所不有此其所以爲滄海也世界亦大矣道豈小乎哉人之胸懷澒洞識量寬舒計亦應爾北轍南轅不必一塗陸車水舟不必一器物有鉅質不必局於小方世有奇蹤不必拘於常調異已者有可采不必與我盡同在人者有足收不必閤我所有智可苟新不必心思之所嘗及事權適變不必耳目之所嘗經夫鉅人必無細跡弘毅必無小聲英靈瓌偉之夫操挾恆異而表豎不凡詎拘攣常局可以繩約而節束之哉井蛙夏虫難與語大久矣我好黃老則鄙儒家

爲俗流我宗關洛則紬仙釋爲異教我崇有則闢
虛無我譚玄則斥實際我修細謹則惡宏達我稟
椎朴則言騷雅我尚文學則薄武備我講性命則
輕事功我厲矜莊則笑散朗之士我務軟退則病
勇果之夫意見苟合則雖嫫母之質飾爲夷光趣
向旣乖則雖荊山之珍詆爲頑石大賢往往播棄
宵人顧反登庸古者緇蔚之嗟康瓠之嘆有以也
昔東方朔文辭不遜武帝不罪而偉其人嚴光足

加帝腹光武屈已而成其志陶弘景書兩牛以傲
梁武梁武笑而聽之不強致李白大醉而入宮草
樂府脫靴捧硯無人臣禮玄宗敬其才不較也朱
雲京房以疏遠小臣並得與人主接膝而譚折檻
而諍殿廷之上不以爲駭河上公司馬承禎軒轅
集田遊岩孫思邈以至達摩寶誌麻衣玄奘咸方
外異人抱道負奇出入宮禁爲天子親禮承其顏
色聆其緒論不聞當時公卿大臣有異議唐文學

諸生朝誤一詩暮被於管絃夕奏一文朝書於御
屏而至尊時召供奉近臣從容賜坐讌飲款洽宋
時至有天子請客之語蓋當宋明主治世也汲長
孺至不拜大將軍王生至命張大廷尉結襪孟嘉
落帽於桓大司馬之前庾大尉與諸參佐僚屬雜
坐嘯咏胡牀達曙鄭太穆爲于司空屬吏貽書司
空盛稱官卑俸薄不足活其百口索賄於襄陽語
涉跋扈司空休休笑而不怒每物令給半焉狂生

路嘿韓魏公魏公不問有獻詩范文正者至云踏
破賀蘭掃清西海亦太跌宕矣文正亟收之晏倩
陵轢卿相嘲侮豪傑帝每優容之阮嗣宗之徒清
虛通倖頹然自放蔑棄禮法脫去繩檢晉朝猶特
加保持謝安石攜妓東山朞功之喪不廢絲竹而
曾不損當代清譽李長源白衣事人主乃欲枕至
尊股一動天文而青蓮元白諸賢風流醞藉彼時
並不聞責以苛禮蘇長公爲守所至有西湖送流

光於杯中了郡事於湖上士林豔慕其丰采千秋而下蕭蕭來暎人若在今日俱當挂吏議伏文法以疎狂見斥重則不保其腰領輕則投竄於遐荒矣歷代以來人情弘通法網濶略時未嘗乏之賢良襄盛治世界氣象自是偉然可觀今局促狹隘罔容法嚴譏恒狃於藩籬而議不通於寥廓士吐一奇論則指以為迂狂立一奇節則驚以為怪事巧猾庸軟者循常襲故以揖拜擎曲為道德以簿書期會為功業以錢穀米鹽為大計以富貴通顯為聖賢嗟乎此豈世道之福哉

鴻苞卷之二十三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渭校

知命篇上

萬靈胚胎真宰陶鑄自然之禀各有命焉譬之甕盎甂甀升斗鍾斛器之所受要各有分弗可逾越余讀列子力命篇達哉其言之也孔孟大聖賢皆言有命即古至無道昏主亦云我生不有命在天余慨世人瞢瞢不知有命或知有命矣乃不肯順而安之而欲以匹夫之力起而與造物爭殫知竭謀張機設穽營求無已僥倖萬一必不可得卒與禍會此皆起於不知命之過也世亦有營求而得者其命固應得也假令不營亦得矣有不營求而不得者其命固應失也假令力營亦失矣書記所載帝王受天明命曆數在躬上帝之所寵靈萬神

之所擁護非人力可及智謀可圖善乎班彪王命一論寒奸雄之心銷覬覦之念明于日月信于蓍龜矣至于古今將相大臣鉅人元老往往鍾靈星辰降神山嶽徵兆夢卜感會風雲良非偶然下此卽一命一祿一錢一粟一飲一啄莫不有分限定數焉皆非人強力所能挽智計所能圖矣達者無爲造物所笑哉雖然大命適造物所定卽造物亦不得而自主人生多劫之中貞邪異情善惡異路

醞釀感結命數所繇定焉休咎禍福生死窮通皆人之福業有以取之造物固無毫髮親疎厚薄私意低昂於其間飲啄緜粟命之小者也帝王卿相命之大者也國家之治亂興亾命之又大者也道家所稱陽九百六大小劫運釋家所稱世界之成住壞空命之又大者也氣數推盪皆非造物所得而自主譬如天王之賞罰政令天王所出悉由人之善惡取之天王固不得而以私意主張於其間也所謂夫舜惡得而禁之知天王不得而自主矣造物定命司命亦猶是也上帝憐周犨之貧不能自主問之司命司命亦不能自主聽之張車子此雖俗語至理存焉知是而人尚得以強力智計與造物爭而轉移之乎世人深知此則可以銷躁競除熱中倘然撒手而遊於清涼國矣世有貧窮無事坐享逍遙日唱渭城似能安命一旦本領旣大心力轉龐無暇唱渭城者此蓋無資則無營無營故自

適有利則有算有算故煩勞卽當其日日唱渭城時不可謂之清涼也謝安傻游東山大似暢適旁觀其捉鼻而恐不免胸中故有覬覦殷浩被放任物縱情家人不見其憂戚及至書空咄咄竟達空械外恬內躁此亦不可謂之清涼也二公之於命尚未了達矣

天地氣化有消息盈虗起伏成壞此理也亦數也開闢而混沌混沌而開闢代謝循環有一定而不

易者混沌之久數應開闢無中忽有氣化一人焉以剖判二儀造起世界此必有主宰乎其間者是盤古氏之所爲出也此後帝王繇質而漸趨於文繇厚而漸流於薄皆氣數摩盪代降遞遷自然之機匪盡關人力矣洪荒帝王不能悉述姑紀其章章者

按春皇庖羲氏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

而生庖犧長頭脩目龜齒龍脣于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調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

炎帝神農始教民耒耜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嘗百草之味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神而化之以其德超神妙功始稼穡故曰神農

軒轅黃帝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皇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汎河沉璧有澤馬群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禽蚩尤討不庭天下大治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乃敗績說者謂軒后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訪道空同棲神玄扈采眞襄城具芙丹成鼎湖乘龍昇天爲道家之祖也

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旣而夢接

意感遂生少昊此見竹書紀年又按王子年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夜織乘桴木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野遇白帝之子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並坐撫桐峰梓瑟彼此和歌乃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時有五鳳集庭金鳴於山銀湧於地表聖德之瑞也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

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及即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母曰女樞見瑶光之星貫月如虹感而生顓頊帝嚳氏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鄒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遊於伊洛帝納以爲妃妃嘗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八神億兆流其神庥焉　帝嚳顓頊以前帝王生多神靈亦多壽考其靈明變化之事拘曲者所不肯信殊不知此時氣化敦厖人亦清虚鮮慾自然與後世薄俗不同也亦數使然也

黄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黄帝寤而占之天下豈有風后力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軒后將相天告之矣

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堯幼時夢攀天而上堯爲帝群龍爲用故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也又堯生時有龍負圖而出其文要曰亦受天祐堯在位七十年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又有蓂莢生階應朔望開落

舜父使舜完廩火焚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皆不能害堯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卒受帝命踐天子祚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洪水平功歸於舜堯將禪以天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洛五老游焉乃五星之精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黄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至受禪時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

爲檢赤土爲函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閫色授帝舜

大禹受舜命治水登宛委山發陽明洞得赤珪如日白珪如月又中得金簡玉字之書悟百川之理又岣嶁之神稱玄夷使者告禹以治水之道九州疆理地平天成玄圭告功天命神祐之故號曰神禹

后稷之母姜嫄履大人跡姙而生稷怪而棄之隘

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樹稼穡位至司馬稷名棄

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冥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聞而取之曰苟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子長折薪斧斬其左足孔甲曰有疾命矣夫

湯夢昇天及天而舐之帝王之徵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此言湯受天之命也按湯父主癸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沉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之止於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伐之檮杌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

伊尹生時其母夢人謂己曰臼出水疾東走母顧明旦視臼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神之告母爲尹也

鱉令死棄其尸於江逆流而上至成都而生見蜀望帝杜宇杜宇以爲相宇自以德不及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所謂鱉令流尸而帝蜀也

傅說胥靡而築傅巖之野殷高宗夢上帝賚予以良弼以相求之得之版築之所惟肖以爲相佐高

宗中興後說死爲列星今天文有傅說星帝賚而
弼高宗相毋而還歸帝所皆天命也
高宗時桑穀生朝反身修德七日而桑穀死上天
眷佑高宗而警之修德也
季歷之妃太任生文王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
有四孔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而
受之其文曰姬昌蒼帝子亡又夢日月著其身又
鳳凰銜書告周當代殷

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知商命猶未改也武王
伐紂一戎衣而有天下知命已去商也孟津之師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此天意也
文王知天命者史謂西伯陰行善又云文王歸自
羑里乃爲王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自污則
文王爲不知命矣史官之言誣也
文王有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
爲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有火自上
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論者謂雀文王受
命魚烏武王受命之符又文王昌在襁褓之中聖
瑞已見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
之乃辭之吳欲因季歷以及昌也太伯非不聖智
命在昌矣

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霸王之輔
獵於渭水果得太公
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女子向之而哭問之曰
吾龍女出嫁道經灌壇灌壇令有聖德吾不敢以
疾風暴雨過之故哭文王寤而召太公還望之勇
商與周食土青齊豈偶然哉
周公被三監流言居東迅雷疾風禾稼盡偃金縢
乃啓成王始悟天相元聖也非皇天動威王曷悟

焉
周人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後卒符其
數云
堯舜數宜官天下故生子而不肖禹數宜家天下
故生子而賢至商周而下遂世世子孫相傳亦數
也
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
唐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而封于唐

武王見箕子問以天道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
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皆天命也
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于夏帝之庭曰余
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
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
漦在櫝而藏之三代莫之敢發至周厲王之末發
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
漦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童女亂而遭之及笄
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
云檿弧箕服寔亾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
者宣王將使執而戮之夫婦道亾遇後宮妾所棄
妖女子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
請入棄女子以其出于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

立褒姒為后申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弒幽王酈
山下遡禍自三代以前已胎之矣豈非數哉
孔子之父叔梁紇禱於尼山而生孔子大聖刪述
垂憲萬世亦嶽降之神也生而胸有文曰制作定
世符
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
糾引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不死卒霸諸侯神
靈助之也說者謂帶鉤掩身不過一寸微小難中

又滑澤鈕靡偶而中之亦奇矣

晉文公之太子驩少子黑臀文公卒子襄公驩立襄公卒子靈公夷皋立靈公後民不附趙穿弒靈公於桃園迎襄公幼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黑臀在位七年子景公孫厲公相繼立自黑臀至厲公三世矣厲公弒國人逆周子立之是爲悼公悼公驩之孫也

楚恭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不知所立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中而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密埋璧於太史之庭使五子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璧之埋地五子何知或當或否數之默定也

楚令尹子文其母與人私而生子文棄之鄖澤虎爲乳之以爲異乃收養焉長爲令尹楚人謂養爲穀謂虎爲於菟故以名子文

彭城郡古徐國也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有犬名后倉銜歸溫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後爲徐君號曰偃王爲政行仁義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文公曰苟利於民亦孤之利也遂遷於繹五月而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夜郎國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竹間中有號

聲剖竹視之得一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略自立爲夜郎王今其地有竹王神祠

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其後立趙孤是爲文子岸賈之索兒相持必久兒在袴中必不堪竟無聲而得免又豈偶然

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

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文公與之蘭而御之妾曰妾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遂生穆公

周靈王太子晉有盛德聰明博達年十五問師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師曠對曰汝色赤白汝聲清汝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汝慎無言禍將及汝其後太子果卒定仙去也是有定命焉師曠知之晉亦自知也

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昭王以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可乎弗禜而死仲尼曰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死若可移不得爲定數周太史亦不知命矣

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一人深目而豭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命爲牛因呼曰牛乃應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爲豎後豹病豎牛將爲亂群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叔孫應死占夢爲妖命也

鄭子產生執拳而出啓手視之文成相旦其後因而氏焉

左傳穀子豐下叔興相之曰豐下者必有後後果然又魯酒薄而邯鄲圍鳶墮鼠而虞氏滅羊羹偏

而宋師敗皆有數存焉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果戰而大敗

鄢陵之戰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矣及長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之族遂滅羊舌族滅基於食我食我凶德占于啼聲叔姬可謂明智婦人矣

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已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衛侯以爲有救危之義不之

罪也典官與驂乘愛主一耳或誅或否命不同也

晉公子重耳出亡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過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乃饋盤飧寘璧焉及鄭鄭文公不禮叔詹曰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將建諸君其禮焉文公之霸智者先知之矣楚子玉之欲殺不知天命者也楚子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若莊王可謂知天命矣

畢公高之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卜偃之言不爽

天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乃爲金策

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晉國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覇皆帝所告也

越方得歲吳子伐而敗之句踐足以滅吳霸越天之所興果不可廢也

吳公孫聖對吳王夫差敗走不得火食後爲越兵敗走入秦餘杭山飢餒拾生稻而食之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也

句踐入吳子胥屢勸夫差殺之伯嚭必苦諫止雖

雖范蠡有謀伯嚭賣主要亦數也越得歲矣何踐歸國築城甫成而琅琊東武海中一山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以爲應天也將獻吳材則天生神木將習兵戰則猿公教術且子胥將死知越必入吳死而魂見曰越之滅吳天也吾安能止范蠡亦曰天以吳賜越越霸吳亡非人力也

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言之之暮而卒

趙簡子病而之帝所聞鈞天廣樂九奏萬儛有一熊射之中熊死有羆來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以二笥皆有副見兒在帝側屬以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簡子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曰吾有欲謁于主君簡子召之當道者令屏左右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

何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幷二國於翟言訖遂不見無幾范中行氏作亂簡子滅之此射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保晉陽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遺襄子竹二節襄子齋三日剖竹有朱書曰無卹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

賜汝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黒龍面鳥
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
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晋别北滅黒姑襄子
再拜受三神之命其後遂滅智伯與韓魏共分其
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祀
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當道者
之言無一不應帝遣之來告也成敗禍福悉上帝
所主宰乃有時而顯示明告靈爽赫然以是知英

雄豪傑竭力經營不過能得其命之所有不能得
其命之所無

陳懿氏卜娶得繇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
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於正卿八世之後
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
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及陳厲公爲蔡所
滅陳敬仲奔齊齊侯以爲卿辭桓公嘉之位比高
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弑簡公三世田
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遂有齊如卜者之言

晋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召桑田
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獻麥公
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腹脹如厠陷而卒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
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晋襲于余門公覺

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
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後六年晋滅虢

二帝三王之後厥有五霸五霸桓文爲烈乃孔子
作尚書獨取秦誓一篇殿帝王之後說者謂仲尼
知列國後當併爲秦秦且接帝王世代相傳之統
仲尼於尚書末而收秦誓寓意深矣此言良亦有
理仲尼亦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六國之爲
秦也天數定矣詎以孔子之聖而不知耶

秦紿楚懷王入秦遂客死於秦至楚王負芻竟爲
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歌曰楚雖三戸亾秦必楚
後項氏卒立楚懷王孫心而滅秦百姓之歌卽爲
先識

秦滅六國而自王秦乃爲呂六國未滅嬴氏先亾
司馬氏簒魏而自王馬乃爲牛江左而後司馬氏
遂不祀唐太宗纖建成元吉天遂生武氏誅太宗
子孫略盡梁武帝滅東昏和帝天遂生侯景殺武

帝子孫略盡宋太宗斬太祖之後理宗而下還歸
太祖太祖欺柴氏孤寡子孫孤寡亦委命於元人
天數之默定乃人心之業報取之數定於天寔招之
人心也天曷故焉楚雖三戸亾秦必楚此出人心之
公人心之公天意則從之故知命者天之所定天
亦不得而自主也

秦始皇見圖讖曰亾秦者胡也遂北築長城以防
胡卒之亾秦者二世胡亥也有人邪金握天鏡邪
金出軫握命孔符當始皇時漢高符命已見圖籙
始皇不能知也至于鎬池降神山鬼獻璧而猶不
悟悲夫

漢高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
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帝生而隆準龍顏美鬚左
股有七十二黑子嘗從徒驪山析大澤之蛇有老
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爲赤帝子所殺注白帝子
秦也赤帝子漢也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東遊

以厭之高祖之氣也嘗隱於芒碭山澤呂后與人
求之見其上嘗有五色雲氣輒得其處范增謂項
羽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
氣也急擊之勿失既知其天子氣又豈可殺乎增
亦愚矣子房曰沛公天授讖出增上豈不遠哉

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蕭何
感昴宿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皆受天瑞相
而生不凡人也

圯上黃石老人與子房二期卒授之素書天命留侯滅楚與漢功成仙去良亦不偶也

漢文帝母薄姬高祖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青龍據妾胸上曰我是也是貴徵吾爲爾成之一御而生文帝

景帝坐崇方閣上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閒使王夫人居之改崇方閣爲猗蘭殿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及

生因名焉是爲武帝

文帝嘗夢欲昇天不得有黃頭郎者從後推之乃得升後見鄧通絕類夢中所見遂愛幸之或相通法應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徧天下至景帝時被收卒餓而死人又相周亞夫餓死後下獄憤惋不食而卒通以天子富之亞夫身爲大將而皆不免餓死命其可逃哉

滕公掘地得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死竟葬其地數乃定于三千年之前耶非至人誰能爲

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婢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有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得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遂至大將軍封萬戶侯嗟乎子文相楚衛青侯漢皆出婢人私生子此造物之不可知者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母臧氏生一男兩

女其一女即后也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見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母乃奪后歸納太子宮得幸有身夢日入懷後生武帝

竇太后弟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主人至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上書自陳后言于帝景帝召見

問其故果是立拜廣國爲章武侯
獄吏田甲辱韓安國安國後卒善遇甲灞陵尉呵
止李廣廣竟斬尉田甲遇安國而生尉遇廣而死
皆命也
司馬季主知賈誼祿壽不永後遷長沙鵩鳥入室
作賦自傷竟卒
武帝廵狩過河閒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
爲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

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
十人劈之莫能舒上于是自披其手手卽伸由是
得幸號拳夫人居鉤弋宮有孕十四月而產子是
爲昭帝上以堯十四月而生號其宮曰堯母門
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
域梵人後明帝時竺法蘭至追問之云世界終盡
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是天地閒之一大數也
宣帝生時有虫食葉曰公孫病已立昭帝元鳳二

年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博士眭孟占之曰泰山岱
宗王者禪代之處將有姓公孫名病已者從白衣
爲天子後宣帝果起民閒卽位
丞相黄霸故爲陽夏遊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
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
爲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
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位至丞相封爲列侯
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

趙王趙王未娶又薨相者謂正君父稚君曰貴爲
天子母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稚君乃因魏郡都尉
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
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
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天下母豈他人所
得偶之乎宜其未行而竝死也
光武父欽初爲濟陽令有武帝行宮光武將生欽
以令室卑濕開宮後殿居之生時有赤光照室中

盡明如晝欽異之使卜者王長孫卜之長孫曰此
大吉事無多言初元帝之世有鳳皇下濟陽宮王
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
葱知為天子氣也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為貨泉占
者謂泉字為白水真人道士西門君惠云劉秀當
為天子帝王受命嘉祥畢集異人先知乃有欲更
名以應圖讖者不亦愚乎

光武曰吾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而心中動悸馮

異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遂與諸將議
上尊號

光武渡滹沱王霸詭言氷堅可渡比師到河河氷
果合遂濟天祚興王何其於赫昭灼哉

子陵光武故人帝欲官子陵子陵不屈千古高之
覩子陵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則知三
台四輔北斗尚書閒固無狂奴矣漢包六合獨作
冥鴻以一布衣而客于天子良亦偉哉或數應隱
逸子陵蚤知之也其後有託天子之故人[illegible]
其禍薄而強覓一官朝拜命而夕告殂者[illegible]
甚矣李泌欲一動天文竟酬其志要亦命乎

馮衍字敬通幼有奇才以事得罪於光武解職西
歸閉門自保居嘗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
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
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
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居貧年老卒

於家光武英明諸賢雲合景附攀鱗珪組榮竹素
而敬通獨寂寂以死豈非命哉然敬通此言亦可
謂能安命遂志矣

公孫述起益都夢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
以為符瑞自立為天子建元曰龍興元年至十二
年漢滅之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敎授窮巷時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群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鷹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大道之將廢所謂命也吾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

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旁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況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言近之矣

佛法向未入中國至漢明帝夜夢金人傅毅上奏蔡愔西去騰蘭東來而大法始流於震旦又自孫權立國康會入吳舍利騰光神迹表瑞而法雲亦徧於中華皆大數也

趙岐字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又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己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若岐亦可謂達生者哉岐初名嘉

仲長統字公理作樂志論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殽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

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仲生此言蟬蛻塵垒鴻冥寥廓讀而味之使人心地清涼庶幾乎性命之學矣

虞翻字仲翔放棄南海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仲翔疏直崛強人也吳孫權號英雄能用名士東吳之彥頗稱濟濟而仲翔獨以疏狂酒過坐被流放豈非命哉然佗

際無聊至云死取青蠅爲吊客亦可謂不知命而足悲矣故當爲臺孝威井大春輩所笑

鄭玄以明經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卒讖有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指此也

東漢之季天下將亂黨錮諸公欲以危言激論扶翼國祚力必不能徒爲家族之禍無補社稷之危知天下大數者惟有龍蟠鳳逸谷飲巖棲而已邴根矩管幼安申屠蟠其最高者也次之則婆娑人世遨遊公卿迹近心遐行超言實庶幾乎猶龍之標悔吝不及郭林宗其人是也元禮孟博輩眛漢鹿之已奔忘瞻烏之誰止以一木而支大廈取杯土而塞孟津已屬不智至欲棹寸舌而扶九鼎之危挾空言而弭四海之亂非惟不知天命亦豈知

所以修人事者哉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者云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斯皆聖王之占吉不可言後果爲皇后

靈帝王美人姙娠畏何后服藥欲除之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遂舉一子是爲獻帝崔仁與一僕射胎尚非藥物所能殺何況帝王哉

昭烈生於樓桑村門前一大桑樹垂如羽葆帝幼常嬉戲其下心殊自負謂群兒曰俟吾爲帝于以此爲寶蓋父兄掩其口曰勿妄言滅吾門帝所乘馬名曰的盧兵敗走臨檀溪追騎且迫帝曰的盧何不困力溪水深廣一躍而過

孫堅母夫人懷堅時夢腸出繞閶門文臺亦一時之傑長沙肇迹寔啓吳疆固宜不凡若爾

孔明上表出師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後卒隕於五丈原大功竟不就人以爲語讖云諺有之天命歸漢王郎假之而有餘天命去漢孔明留之而不足信哉

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有人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無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曹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已而曹爽果見殺

劉虞仁德長者衆推虞爲帝虞固辭至欲奔匈奴以自絕後爲公孫瓚所獲盛暑暴之烈日中日三日內天若降雨救公即不復殺經三日無雨乃殺之孔明困司馬懿襃斜谷中以火焚之不得出父子相抱而哭天降大雨救之得免嗚呼劉虞長者造物坐視而不救司馬懿奸雄皇天降雨而脫災皆命也

孫堅吳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後又夢日入其懷乃生權堅母夢腸出繞閶門生堅皆極貴之象也

又孫堅母夢一童女負之繞閶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

曹操相司馬懿狼顧又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後與師

昭相次當國竟移魏鼎
吳孫休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後太子不得立休遂爲帝至孫皓吳亾
橋玄見曹操曰天下方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安之者其在君乎孫堅母夢腸出繞閶門遂生堅漢祚既終天下大數應屬三分無論昭烈皇室之胄上天眷命即割據奸雄亦受命於天如操屢瀕危亾皆倖而得脫豈非數哉橋玄能知操卒定天下

其識鑒明矣以操之奸而受命哉定此則天心之不可知者
管輅卜何晏鄧颺不得令終後皆驗輅弟辰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年顧之甚厚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厠欲作法攘禍爲人見而破壞定數之不可逃也如此
何晏問管輅曰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去有何意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青蠅好臭而氣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亾不可不思後果及禍
何晏諸葛恪曹爽將受禍之前其家並有大怪陸機之被害夢黑幰繞車皆數也至如張華明智親

見中台星坼其子勸之避位乃尚云天道遠人道邇而不亟爲自全計豈非定數哉即采其子之言急行避位亦未必能免也
陸機罵盧志爲鬼子禍已胎矣自遜抗至機三世爲將已犯道家所忌及出軍而旌旗鼓角連六十餘里自漢魏以來出師未有如此之盛寧不召禍哉將被收之日夢黑幰繞車以手撥之不開豈非數哉陸抗之誅步闡百口無少長俱盡則士衡之

禍陰報之不爽者也
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華聞雷煥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煥曰惟斗牛之閒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華乃以煥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劒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煥乃留其一以一進于司空劒至光曜煒曄煥若電發後華遇害劒飛入襄城水中煥亡畀其子恒以自隨後其子過延津劒忽躍

入水與前劒合化爲二龍飛去亦數也
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于野烏銜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之及壯使兵間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
北夷槖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大如鷄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嘘之不死復置馬闌中欲使馬踐殺之馬復以口氣嘘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東明得濟魚鱉解散追兵不得度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夷狄醜類受命爲君長造物且佑助之若此況中國帝王卿相乎
秦主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問在何所洛城東蒲苻氏故姓也東海苻堅

所封也堅時爲龍驤將軍其第在洛陽之東此堅王秦兆也苻生乃殺侍中魚遵
師子祖師已得道其師謂之曰汝尚須償人宿債後入罽賓國其王奉佛愛女夭死瞋佛不祐見尊者曰師已得性空未師曰已得王曰既得性空盍施我頭師曰四大不惜何況一頭遂斬之白乳涌高數尺
世高安息國王子也讓國出家適廣州路逢一少

年埵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
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
略無懼色少年殺之已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
又往會稽還宿債乃入道
竺法慧問征西庾穉恭鎭襄陽素不奉法聞慧有
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謂弟子曰吾宿對尋至庾
果收而刑之臨死謂人曰吾死後天當暴雨果然
元胜禪師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

滅定業故金鏘馬麥之報雖迦文不能免也
王子年在長安釋道安疾急使謂子年曰世故方
殷可以同行矣子年曰師先行吾負債於人未果
去適姚萇與符堅相持問子年曰吾得殺符堅定
天下否子年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
有遂斬之其後有人見子年西歸寔不死萇子興
字子略方殺堅定天下略得之謂也嗟乎負債于
人償人之死雖性空如師子神靈如子年而亦不
能免釋氏所謂定業也定業即定命也
郭景純於永嘉中海內將亂因筮知運投策歎曰
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族十餘家南渡江居于
塈陽後五胡亂華果應然景純卒不能免禍數也
庾翼幼時嘗令郭璞筮皇室及身命卦成曰立始
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改號
建元帝崩後改元永和翼卒建元立始也永和長
順也丘山康帝名其應如此

晉末讖云晉氏祚盡昌明後簡文帝名昌明或言
之而簡文大悔恨晉遂亡
咸和三年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
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以下議之太史
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
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脣不言事之畢
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服於人也
履迹而行愼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

秦兵必暴起亾主喪師　敗趙地遠至二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後果敗於石勒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世祖咸寧二年生于洛陽初誕有神光照室一室盡明所藉藁始刈

太傅謝安夢乘車行路遇白鷄而止酉年安卒

符堅時正月太史奏曰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聞鳩摩羅什在龜茲國遂遣將呂光伐之以取羅什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

運衰矣當有勁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獲羅什送與堅會堅巳爲姚萇所害光遂竊位號關外光卒子紹襲位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纂與羅什博戲曰斮胡奴頭什曰不能斮胡奴頭胡奴將斮人頭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方驗什言

符堅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于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隱成字曰草付臣土王咸陽故其祖蒲洪改姓符氏而名之曰堅

符堅攻燕封孚問申胤曰事將何如曰燕必亾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燕果滅秦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巳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以翼搏天閽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其後都督八州潛有異志每思折翅之

夢自抑而止蘇峻之亂按兵坐視不救王室溫嶠強之而行覩士行如此舉止故非純臣若不以夢自抑亦一玄峻而巳人有定數若是奈何妄生異心哉奸雄不安義命往往無成卒亾九族爲萬世笑不可不戒也

王導夢人以百萬錢買其子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掩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悅竟卒

石勒微時畊田耳中嘗聞絲竹之聲以告其母母曰汝作勞耳鳴爾好雄巨盃得志一時南面稱孤故亦非偶

石勒時佛澄圖知石勒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又聞寺鈴鳴知明旦食時擒斛律城段波又聽相輪鈴音知勒必擒劉曜又知石葱叛又聽鈴聲知國有大喪七月石勒死又知太子兒小阿彌病必死遇麻孺與論數百年事麻孺謂石虎陛下當終

一柱殿皆人之定數異人能前知之也虎嘗晝臥夢群羊負魚從東北來既寤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慕容氏果都之後石虎爲冉閔投虎尸於漳河尸倚橋一柱不移麻孺所謂終一柱殿也

魏宣武靈皇后胡氏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相者云賢女有大貴之表當爲天下母生天下主後宣武納之生明帝爲太后

魏孝昭時清河崔羅什遇鬼女劉夫人臨別贈以玉環約十年相逢後果歷十年而卒

魏道武母賀氏遊於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屬天欻然有感遂生道武于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

宣武母宗高夫人初夢爲月邊所逐避于牀下日化爲龍繞己數匝驚悸而寤生宣武於平城宮

陶淵明棄彭澤令歸賦詩飲酒以樂天年其歸去

來辭末云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又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謂知命君子矣

周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路逢夫妻兩人來寄宿車下妻夜生子問名于其夫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從是

孽所向失利貧困如初人命當貧困帝與司命共莫可如何遁而卒與數合達者弗遁矣

北周主宇文泰母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不至而止寤以告其父肱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後果爲大丞相

宋武帝劉裕卉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甘露降於墓樹父以帝生有奇異名爲奇奴父母竝亡養於舅氏改爲寄奴一日夜行見旌旗燈火導

從如王者見寄奴來避匿大樹下寄奴引弓射之倏然而散詰朝入林中見兩青衣搗藥問之青衣曰吾主蛇王夜來出遊爲劉寄奴所射傷合藥傅瘡耳曰何不遂殺此人青衣曰寄奴王者不死

劉裕入酒家飲醉臥地司徒王謐與門生同行亦至酒家門生入取酒見五采如蛟龍狀驚而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陰厚結納武帝又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寺僧悉見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熟矣明年果被弑

宋太后崩數日廢帝子業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

劉穆之初夢與宋高祖裕汎海忽値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旣而至一山峰嶸聳秀意甚悅之後竟爲裕佐命元勳云

求那跋摩罽賓國人至闍婆國初未至前一日闍婆王母夜夢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跋摩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遂受戒

曇摩密多罽賓人至龜茲未到一日王夢神告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勑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至王請入宮遂從稟戒久之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其去其留皆有數焉莫之能爲也

釋瀆願神相宗愍沈慶之微時請願相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宋太祖聞而取一囚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

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指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背耶帝大異之

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大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亂長沙宣武王懿入援至越城夢乘龍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爲赤龍騰空獨上一宿衞士見帝身畔有六龍私謂人曰蕭雍州必爲天子

梁武帝生而有異光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小時能蹈空而行有文在右手曰武行經牛渚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貴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庾黔婁至孝父病危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聞空中曰徵君壽盡命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耳天神業已感格孝子而壽數竟不可易可易則非定命矣

劉伯龍少貧長歷尚書左丞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將令家人耕營什一之利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有命乃爲此鬼所笑嗚呼世人不能安命非分妄求爲鬼笑者多矣

釋寶誌齊武帝常于華林園召之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甍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書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

節畱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悟誌言而登之烏竟不飛謂無人而返卒以免難

梁簡文之生誌謂武帝曰此子與宽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卒亂梁室誅蕭氏略盡此豈非定數哉至人早知之矣

或云侯景即東昏侯後身也景之叛降舉朝以為不可受武帝英明愎衆諫而納之遂為戎首豈非

數哉

通公道人宴於侯景座上取肉揾鹽以進於景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被誅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食其肉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弈帝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為命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為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為蚓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日所以報也以誤而殺以誤而

報嗚呼嚴哉悟達國師之冤業卒得解釋則以十代戒德足為定業報償非倖免也

武帝嘗夢中原牧守以地來降曰吾為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景歸附帝欣然納之數也

梁時吳興童謠云王氣出三餘吳興有餘干山餘罌溪餘漁浦生陳武帝霸先武帝受禪之日有直閣吏史溥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自武帝至廢帝五主

共三十四年而亾

簡文帝為侯景所幽夜夢呑土舍人殷不害曰昔晉重耳餽塊卒返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後王偉王修彭儁醉帝以土囊壓帝口而崩

吳興郡有項羽廟相傳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升坐孔季恭為守居之無恙後泰始初蕭惠明亦守是邦設筵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尋不見惠明遂患背瘡而卒蕭琛惠明

徙子也亦為守居廳事聞空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其神主竟不能為害人各有命焉

隋文帝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周文帝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世間人定州城門久閉不行齊文宣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文帝除總管至而開之莫不驚異來和謂文帝曰公眼如曙星

無所不照當王天下周天元忌帝位望隆重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返是月即殂天贊堅矣

檀特師周文時忽著一布帽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帽左右又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應如此

陸法和書壁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遠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自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僧知顗陳時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僧道遂生大師

鴻苞　卷之二十四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知命篇上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飛輒斷生三歲戲於文帝前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

隋煬帝時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煬帝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及煬帝時有謡云楊花落地跡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楊氏與李氏滅天數非人力也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嘗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汝愼毋從行帝此行必不返後帝果于江都遇害

煬帝恍惚遇陳后主責其媱放復爲詩譏其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后主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又妃慶兒夢帝遊第十院殿上火發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後被弑正居第十院死火中又一夕起觀玄象召問太史令袁充曰星文太惡賊星逼帝座甚急

唐高祖仕隋爲殿內少監尚食奉御郭弘道善相言於高祖曰公天中伏犀下接于眉此非人臣之相後爲太原留守鎮并州武士彠詰旦嘗于街內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後起兵太原有紫雲如華蓋樓閣之形正臨高祖之上

隋高祖夢洪水沒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會有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姓李者李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人三十二人殺之不知洪水乃唐高祖諱淵也

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謂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名太宗曰世民太宗所居處有紫雲當其上俄變爲五色狀如飛龍後夜于嘉猷門見神人長數丈呼太宗曰我當令汝爲天子太宗再拜忽不見

高祖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死墜於牀下

爲群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密語之滿卽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曰何謂也滿曰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死是斃也墜牀是下也蛆趨附也群蛆共食是億兆趨附至尊之象也甚吉又曰貧道爲汝彌時嘗工易卜爲卦占之卦成得乾飛龍在天是又帝王之徵也晉文公夢楚子伏已而監其腦高祖夢死墜牀下而群蛆食皆大不祥而得舅犯智滿占爲大吉天故假口於二子之靈矣

太宗嘗飲于劉文靖家醉卧文靖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太宗睡覺謂文靖云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靖視其體猶濕也

太宗六月定内難立爲皇太子先是有方士喬伏仁見建成元吉俱有爭心謂所親曰秦王上應天籙當爲元君此二人乃晏除耳時太史亦奏云太白入南斗秦王得天下其鋒不可當皇天眷命豈

人所能力爭哉

李靖微時嘗遇龍母使之行雨臨別贈以兩奴一奴儀貌和悅一奴憤氣勃然靖取憤怒者其後爲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登相位

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充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二辰度數毫釐不差帝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爲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應得此

官六十四五知不免矣若得太史令卽命終後守
文化及弒逆詢爲太史令詢知化及無成謀欲歸
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詢旣知之而復爲太史
令何也
自尼父之生有文在胸曰制作定世符其後文人
多有符瑞劉向致太乙老人下而覩卯金之子楊
雄夢口吐白鳳徐陵少遇寶誌公摩其頂曰此天
上石麒麟也羅含夢大鳥江淹夢筆生花蕭頴士

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手自裁
錦因此文思大進杜甫故天上文星典吏李白夢
長庚星而生又夢筆頭生花吳興山中有一樹類
竹而有實似莢狀人問陸澄澄曰此洛如花郡有
文士則生故知文章之士亦命生也
隋末有書生貧居隣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
萬貫遂欲盜取有金甲神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
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至一鐵
冶所有鍛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而煆書生
乘間拜之乞錢五百貫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
得錢侮我耳書生曰若能哀愍第賜一帖足矣公
笑而勉書帖與之書生持至庫中復見金甲神覽
而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命書生取錢止于五百
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定天下請歸鄉里勅賜
錢一庫閱簿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
子敬德覗之乃打鐵時書帖也人世阿堵各有分

限若此妄求者可已矣
王顒與文皐有布衣之舊召其三子並受五品官
顒獨不及曰卿無貴骨非爲卿惜也顒曰朝貴夕
死足矣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墨左右試置紙于前乃亂
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勑字太宗遽命焚之不
許傳外
李淳風謂太宗曰宛家巳入陛下宮中禍巳成矣

其後誅陛下子孫略盡帝欲求而殺之淳風曰自此以後庶其人已老若殺之而天復生少壯者陛下子孫益無噍類矣蓋指則天后武氏也

婁師德爲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冏藏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惟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爲浚儀尉多肆貪虐巡察以爲強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爲清強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豈非命哉

袁天綱挾奇術隋大業間竇軌以貧苦問命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爲聖朝良佐當於梁益二州大振功名後果然又相岑文本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角二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稱得二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李審素與房玄齡同見天綱先相李云五品未見若六品以下清要官有之次相房曰此人大富貴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天綱言命房贈五品官李嶠母憂嶠不壽以問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留與嶠[illegible]榻嶠卧無喘息出入息乃在耳中遂起賀母曰郎君大貴壽是龜息也貴而且壽特不富耳後果如其言拜相而家常貧帝幸嶠宅見其卧青絁帳帝曰相國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旦不安信乎命有分限也

袁天綱子客師嘗渡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俄而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而免跛男子是婁師德一貴人不惟自免并免一舟何也

貞觀中張寶藏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歎曰張

實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酒肉醉飽亦可悲矣忽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歎也言訖不見到京師時太宗苦痢氣衆醫不效下詔有能療此疾者重賞之時寶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蓽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

知文武二吏上怒曰療宰相病不妨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武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毛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凶德彧唐荼毒士庶故亦受天之命其不凡如此唐稗記云唐三世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武后誅戮皇宗一宗子繫大理當死歎曰既不免刑焉用汚刀鋸夜中以衣領自縊死及曉而蘇遂言笑飲食如故曰始死冥官怒之曰爾合戮死何爲自來速還受爾刑宗子問故官亦以冥簿云前世殺人今宜償對數日就戮神色不變余謂定命必本宿業以此不然命何由而定哉

張易之大起第宅僧萬迴指曰將作人莫悟其故及易之伏誅以其第爲將作監學所亦庶人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鴆之不

悟爲玄宗所誅也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暐等同謁迴見帝以杖將同往者驅出反扃其戶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自愛已後吾卽不知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益傾心翼戴焉睿宗在藩邸時迴在道上高聲曰天子來又曰聖人來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乎永徽中盧齊卿暴亡及蘇云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爲宰相吏曰

日天曹符已下日數多少卽由判官易乃判一百
日旣而文融果拜相百日而罷

僧伽大師示寂於長安薦福寺中宗令卽於本處
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起臭氣滿長安中宗問
日是何祥也近臣對曰僧伽大師化緣在泗州恐
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心許頃刻之間香
氣郁烈緣在淮泗故也

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
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
相霍已官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
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倉
卒無以應命惟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
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卻薦公乃知命
也嗟乎世有褊夫心懷報復計卒得行者要亦斯
人命數宜然天特假手報復者矣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
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
後更有官職復還故位壽將百歲終以餒死經六
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血痢百日至困不死會赦
得歸渡海遇浪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
上下漂泊洲渚板釘入脊痛楚待盡忽遇一舟來
救之得免閒關行乞僅達京師從赤尉至御史自
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姪並
死惟獨一身病臥在牀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
之皆笑而不動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

上官昭容母夢人遺已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秉
國權衡後生昭容中宗朝果位妃侍宰制稱量國
政

中宗夢白鳥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僧萬
回問之回曰大家卽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
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

登三品後出爲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衣紫
其夜暴卒貴至平章猶限品級人命安能越一步
奉御田頊理卜者奚三兒病極至心三兒病愈德
之曰公旣與某盡心治病某亦與公盡心定貴賤
旣自夕達曉乃命紙記一生官祿作橋陵丞二十
四年任奉御時未有橋陵丞官田詰之三兒曰但
至時自有此官及睿宗崩田果任橋陵丞後爲奉
御二十四年而卒橋陵睿宗塋地也

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玉像
焉及長朋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爲冀
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遽抹之經數日
如初及卽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
前

玄宗兼潞州別駕州境有黃龍白日昇天嘗出畋
有紫雲在其上景隆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假
寢白鶴觀道士宋大辨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

上所居里名隆慶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爲唐隆並
符御名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豫州
鼎銘文曰犧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禹乘
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玄降祉方建隆基隆基
玄宗御名也受命之符鼎銘先見矣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爲相然不得堂飯食
及在相位每升堂飲食卽便霍亂脹痛每日惟進
一椀漿水粥後數年因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

袁嘉祚爲滑州別駕在任清苦自言於蕭令二相
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蹤跡何乃躁求袁慚而退因
于路旁樹下休息有二黃衣人見而笑之袁問何
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數月間並家破
公當斷其罪袁驚而問之忽然不見數日勑除嘉
祚刑部郎中二相被收果爲袁公所斷

明皇在府之日與絳州刺史宋宣遠兄惲有舊及
登極後嘗遊之欲用爲官惲自知命薄隱匿外州

緣親老歸侍上聞召而官之力辭曰若與俾官是
迷微命後除右贊善大夫至夜卒
張守珪曾有人錄其一生官祿十八任皆如其言
及爲括州刺史疾甚猶謂人曰某當爲涼州都督
必應未死後竟卒詔贈涼州都督
張嘉貞未遇時曾就一老人卜老人乃黏紙兩卷
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卽開看
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

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卽死今既困矣試令
開視乃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矣
釋道宣毋娠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
娠者卽梁朝僧祐律師宜令出家出家護法神告
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
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群龍禮謁
杜子美幼遇神人云汝本文星典史謫爲唐文人
授以上帝符冊雲誥金字云詩王本在陳芳國九
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而懷之而入葱
肆後又遇神人云何故穢我令子文而不貴
李太白知遇玄宗立奏辭賦天子調羹貴妃捧硯
玄宗相之曰此人福薄後果流落不偶以死
杜甫客蜀依嚴武數忤武武鷙狠人也便執而戮
之親出行刑冠纓掛於簾鉤者三不得出太夫人
知之急奔救乃獲免甫後至耒陽令餉以酒胾甚
厚大醉一夕腹脹而卒武人行其凶德以簾鉤獲

免一生恒飢其卒也乃以飽死豈非命哉
僧義福相兵部侍郎張均謂房琯曰張公有非常
之咎名節皆虧公必爲中興名臣及祿山之亂張
均受僞官被誅房琯翊贊兩朝竟立大節
房琯遇眞人邢和璞同至一廢佛堂松下以杖叩
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婁師德與
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爲永
禪師後身和璞曰君没之時必因食魚膾既坳之

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謫於閬州寄于楚之紫極宮臥疾數日太守忽具膾邀房於郡齋食竟而歸暴卒太守果以梓木爲棺斂公

梁寶誌公知逆胡亂唐事乃作讖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被太行邈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亾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祿山之亂果正月敗亾

鄭虔開元中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自言能知未來事虔曰若然君何不登爲進取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相如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此時君當被玷汚能赤誠向國可得遷謫不爾非所料矣開元又五年改元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僞署虔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潛有章疏上靈武東京平肅宗令三司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溫州司戶而卒

肅宗初爲皇太子知安祿山有異志恐危社稷精誠祈祷其夜夢故內侍普寂等二人舁一案覆以黃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素版丹書文字甚多寤而惟記四句云厥不云乎惟其惟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後卽位靈武有白雲紫雲之異又見彩雲浮空白鶴前引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沒後因循不行今人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如法修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歸卽修齋事至月餘向者異人偕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卽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天夜冥冥無能救護今蒙吾師設齋衆等皆乘善

力將生人間故此來謝宿業感報定命所由分西
教大法可以懺除如此哉
鄴侯李泌讀書衡山遇異人懶殘泌知其謫仙人
也日夕候之甚恭問以一生事業初甚恚怒不顧
久之乃曰不必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又泌毋周氏幼時有異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
之曰此女後當歸李氏生三子其最小者愼勿衣
以紫衣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生泌幼以神童

玄宗召見長而遇桐栢眞人羨門子安期生曰太
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
佑人主功及生靈乃可登眞脫屣耳
李泌自洛歸別墅偶入一宅其家妻子闔室出拜
李公莫測問其故主人曰僕姓竇名廷芝中橋有
卜者胡蘆生神人也因卜告某曰不出三年當有
赤族之禍須覓黄中君方免問如何覓黄中君曰
問鬼谷子問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供待備
至後祿山反肅宗收兩京刺史竇廷芝以受僞命
將族誅泌因具白其事肅宗大驚遽命赦之因問
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芝云不知而葫蘆生已卒
矣
胡蘆生又爲劉闢卜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州然
不得善終後闢從韋皋於蜀拜御史大夫軍司馬
卒以謀反誅
代宗時高僧法欽辭其師馬素而遊方請示所止

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卽止欽至山下問塗于樵者
曰此徑塢也欽遂結菴焉道法大振人之行止信
乎其有數也
僧一行精大衍曆玄宗召入大内邢和璞謂尹愔
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之後八
百年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
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洛下閎之言信矣帝嘗問
國祚幾何有留難否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

吉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上始悟昭宗初
封吉王唐至昭宗而亾故云終吉
孟浩然詩才清遠品格高亮一日過王維宅玄宗
忽幸其第倉卒不及避維以實對玄宗久聞此
人可令相見旣見命口誦近作浩然卽誦曰北闕
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帝
聞不才明主四字怒曰卿自不求仕朕何嘗棄汝
卽命放歸浩然平生之作亦多矣何獨誦不才明

主句轉喉觸忌與賈島吟詩定水精舍不知爲武
宗微行而侮之同一不偶總之命也近時吳與郗
被聘見　上拜起不能出一語　上心薄之出視
巾幘一巨蝎在巾中螫其頂大痛楚故不能語異
哉命固如此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彥
允爲刑部尚書崔公入京依焉彥允初不甚欵遇
茂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爲兵仗擁入大府

署一紫衣人據案彥允覗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
乞哀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于夫
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加
崔公將出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其盛餞兒
女悉坐崔公感恩問故李公笑而不答遂起夫人
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郎君必貴它日丈人有
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後
安祿山反玄宗播遷崔公由節度使拜相京城尅

復脅從僞官陳希烈等並被誅夷彥允在數中崔
公爲中書令詳決之彥允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
否崔公領之遂判收禁具表其事因請以官贖彥
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嗟乎人之休
咎禍福造物預定如此諸人並見誅夷而彥允獨
以豫夢結納崔圓得免亦以其命應得免耳不然
何他人都無此夢哉余觀李泌之於廷芝崔圓之
於彥允二公並得伸其志意明主可以情求故見

唐時宰相得君之專前代法綱之疎也

唐時李源京洛人父憕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惠林寺者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嘿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數當爲之子孕

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產今旣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公當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于杭州天竺寺源悲悔至暮澤亡而婦產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而笑十二年自洛適杭赴其約至葛洪嶺畔見一牧童髽髻騎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覩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遂拂袖入煙霞而去澤一性炯然欛柄在手至于定數迄不能逃也

羅公遠逝後寄玄宗蜀當歸言幸蜀也亦事後方悟未來之難至人先知以其豫定故可先知也

李藩嘗僑寓東洛妻卽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託崔氏待之稍不以禮欲挈家居揚州去住不定中懷鬱悶時方患瘡痏阿崔氏兄弟往中橋叩胡蘆生生一見李公降堦肅迎執手曰郎君大貴人也何問李曰某且老矣復貧病又欲

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如此貴人也曰公在兩紗籠中豈畏此厄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後張建封鎮徐州奏藩爲廵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建封不得爲宰相甚不快因令看諸判官有得爲宰相否徧覩云並無最後藩至僧降階迎曰此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胡蘆生之言後藩竟爲相

榮陽鄭生貧困就卜胡蘆生生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官皆達鄭自度無因而致不信生曰吾豈誑汝哉君明日晚自騎驢出永通門信驢而行二十里内的見其驗鄭生如其言信步行約二十里下驢驢忽驚走逐之入一莊中頃聞莊内呌云驢踏破醬甕忽見鄭入求驢其家奴僕訴詈向暮門内語云莫辱衣冠郎主人母也遂延生入敘問則生之五從姑也一女新寡遂畱婚鄭生亾夫亦姓鄭

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而卒成婚後遂令赴此官果七日之内婚官並逢

肅宗時鄴城王叟家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粗糲充腸而已偶見一客方食盤飡頗盛叟問卿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客云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其妻爲美飲食數日内夢神人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叟積餉軍焉

中書令河東裴光庭開元中居相位張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數日貶台州刺史

肅宗后章敬吳氏侍寢大魘吟呼若有痛者上呼之良久乃醒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操劒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劒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巳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遂生代宗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黄氣抱日先是楚州獻定國

寶十二鎮下方災難告太平

顔眞卿遇道人陶八八以碧霞丹餌之曰七十上有厄又有師尼范氏能知人未來休咎預謂眞卿動位名節歷歷不爽七十巳後不必苦問至使李希烈迫脇將死歎曰范仲尼預告我矣數復何逃

盧杞仙官謫斥人也後至宰相劉平者善望氣見安祿山常有銅頭鐵面鬼神護其前心始異之後見盧杞來前有二青衣童子爲導祿山身畔銅頭

鐵面者見二青衣至卽罔散驚寤劉平卽知祿山不終遂逃去盧杞爲謫仙位宰相其術命罔佳乃爲權利所惑日恣凶狡自隕其命悲夫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鵬舉父嘗夢見一大碑云是宰相名問有杜氏名否曰有任自看之視之記得杜字下有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字當鳥傍而曳脚也鵬舉子復名鴻漸果拜相名字亦前定矣況

官與壽乎

魏思明爲銓曹令史時趙冬曦任吏部尚書銓曹人吏例得各請一官思明久而獨無所請冬曦累問之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妄求選客三千餘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撓請思明來年始合于尚書下授一官冬曦曰來年應授何官思明請預書授官及地方月日俸料泥封壁間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爲昭應勅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討此豈思明所能先知乎遂與思明注其縣官發壁驗之書云來年某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官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大驚異之後凡有事皆使問之莫不神驗由此觀之人之祿位地方誰非前定特人不能預知耳只假尚書之筆萬古名言也

釋義師者行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其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而告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回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延燒惟師斧所截簷屋存焉

吳全素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年間寓居長安夜臥被白衣執簡人引至一大殿見衣緋人按事點名方悟身死因問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

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數未盡合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郡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回既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卽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遂令引去後入場果成名全素既達定數笑別長安而去

李栖筠未達將赴選時揚州田山人頗有前知往

叩之答曰宣州溧陽尉李自負人地謂官不宜止此山人曰某亦未審可再叩楚州白鶴觀張尊師李公復遠叩之見一叟出曰田子饒舌郎君莫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陽尉曰否魏州館陶主簿然已後官位顯赫無介意於此及到京授溧陽尉李公驚異以為張尊師之言不中數日勅出改注公館陶主簿乃知田張兩人相為發明斯亦奇矣

僧智習至衡嶽寺說法高朗聽者寥寥忽一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師乎師與衆生無緣吾試為爾結緣遂問習今有幾貲糧耶曰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宜鬻之以為行資至二十年到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數千人焉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嘗夜宿苟家觜山月如晝思温攜琴臨水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

温問之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致聆清越故來聽耳因謂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何不求名祿而常為王門伶人思温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為君問之後二日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温往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為武職當有

大禍誌之誌之言訖不見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罷
舉西遊抵成都以藝事謁韋南康南康甚重之累
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支雜俸月不下二萬又
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妻父嘗欲署思温武
職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南康遂補討擊使牒下
不敢復辭而嘗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劉闢反
思温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思温既知後事
若此灼然而竟不能力辭武職禍福之來果非人

所能逃免也

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貞元貳年擢第渾太師瑊鎮
蒲津請稜爲管記從事稜曰某夙好藍田山水據
使銜合得畿尉雖考秩淺如公勳望爲某奏請必
諧矣渾遂表薦之德宗令中書計議當從渾奏稜
聞桑道茂言事神中因往問焉茂曰從此二十年
方合授此官今則不得稜未甚信月餘稜詣執政
謂曰足下資歷淺未合入畿尉憑渾功高求僥倖
耳遂以格奏帝方留意萬機所請遂寢稜歸江南
果丁家艱後復嬰疾病約二十載以元和元年謁
選果注藍田縣尉人之官祿即年分遲速尚不能
轉移晷刻況欲妄干非分哉道茂知德宗奉天之
難匪獨燭生人休咎且鏡國運興衰其識亦卓矣

宰相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
于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令
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

人多所傲睨及琳至則言款甚洽彥莊異之琳既
出彥莊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一言向
者喬生一布衣耳何接遇之隆也生笑曰此固非
常人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報公向與之
言蓋爲公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
處極位不滿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
彥莊遂館琳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
亦告去曰吾辱君惠顧今有以報矣琳後擢進士

第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設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治及琳至竟獲免後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搆逆琳方削髮爲僧泚知之逼受逆命泚敗被誅

僧普滿於潞州佛舍中題詩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人莫能知及朱泚作亂人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涇原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平也

崔清任藍田尉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參軍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夕次藍田炎謂清曰某出城時妻病綿惙聞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奏煩爲申辭疾請假一日發一急足附書寬兩處相憂以候其來耗便當首路可乎清許之即爲申府又白出俸錢二十千買細氈令造氈輿顧夫直詣炎宅取夫人夫人扶病登舁臨行執清手令妻出見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後二年秋炎復入相還至藍田與清相見云今日生還子之恩也許以臺諫及居相位初約沉然清罷職特就炎第謁之初見則甚喜既坐久之但飲數杯而已並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則已有怠色清從此退居不復措意後二年炎再貶崖州至藍田喟然太息若有負者使人召清清辭疾不往炎乃痛自咎曰楊炎可以死矣天奪吾魄竟忘還崔清官嗟夫炎小人也背德負義固矣亦清命不應有官所謂天奪吾魄是也不然而其後又何苦痛自咎恨哉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一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以休咎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接韋生韋生獻文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生去僧吁嗟良久曰員外後遷乃本行

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怒併出不旬日貶官流落二十年直至韋生作相乃召拜屯田郎中韋生即處厚也數前定如此

秘書監劉禹錫其子咸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宦途蹭蹬又愛咸允甚切吏部尚書崔群與禹錫厚欲推挽咸允群門生張正謨充試官群以咸允託之覬首選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絕正謨不許通其兄正矩前河中叅軍應書判拔萃時群總

科目讀正矩判心殊推許便與上第正矩與科名入拜謝感泣群忽悟是正謨兄勃然曰君是張正謨兄爾賢弟太無良借群販名作事如此與賊何異君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謝何爲

僧清公發言奇中段文昌困于塵土叩清公功名終日不發一言忽曰西川節帥極盛者豈非高崇文乎君不日即爲此人更盛更盛戸部員外韋厚訪之公曰宰相須江邊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處厚直至文宗踐祚自江邸首拜處厚爲相

計偕舉人包誼至京師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眞太眞甚銜之明年太眞典文柄將放榜先呈宰相宰相見有姓朱人登第以泚近爲大逆未欲以其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眞錯愕不記他人惟記得包誼遂以補之誼謝恩方悟巳所惡也嗚呼崔群盛怒正謨乃中其兄太眞欲永棄包誼卒首薦補科目

豈主司所能與力哉玄宰寔操其柄矣

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入臺崔玄亮爲臺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簡畧段與崔深恨之後二公並拜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掐玄亮名欲罷閒之不爲除官不數月歙州刺史闕段公即除玄亮歙州刺史明日入朝都忘前日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威權在君更須致宰相必是此賊納賄除官崔玄亮何

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黄及檢勘始省悟大慙恨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勑下文昌此事不亦幾于天奪其魄哉當路者不能扶人使上亦不能抑人使下有扶而上有抑而下者皆天也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

治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所居十里外有廢觀古石壇往而見老父在焉拜迎至家即于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報謝皆不受或累月一來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厯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旦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别懷中取出一編書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皆前定非智力所及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愼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别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以後事曰吾爲神授書一編未曾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其疾果愈後以門䕃調授濟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毎之一任輒開視神人之書時日悉無差謬後職滿歸閿鄉别墅疾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墮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于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其妻檢閱其笥得

老父所留書半軸歎曰神人之言亦不盡驗書尚未盡而人已亾乃開視之其後惟有空紙數幅畫一蛇盤鏡中嗚呼神矣

人言聶泉乃諸葛孔明後身孔明功德在蜀甚大憂勤而死再生爲南康建節擁旄食報西土要亦命也

王賈太原人謂其友人杜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女非

語訝天妻崔氏亦非吾妻乃吉州別駕李乙婦緣
歲時未到乙未合娶司命以吾既爲世人亦合有
室故權以妻今期已盡妻卽當適李氏李氏三品
祿生五子大數已定至月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復州清溪山佳麗無比袁相國滋微時登臨此山
行數里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宇于山下袁公與語
相狎曰此處幽勝合有靈仙隱士儒生曰有道者
五六人每三兩日卽一來不知居處往來雖容不

肯細言袁公曰可得修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
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見也袁公辭歸攜酒
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芒屨與
儒生寒溫大笑臨澗濯足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
甚喜曰何處得此物遂各舉三五盞儒生曰此非
某所能致有客攜來願謁先生乃引袁公出歷拜
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弁怒儒生曰不合以外
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
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袁公謙恭彌甚乃貽以笑
語目袁公曰坐袁公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注視
袁公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久云祇是便
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問袁公之歲正四十
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到直至台輔遂與袁
公握手言別過洞上山捫蘿騰躍翩翩如鳥飛去
逡巡不見袁公後果拜相

釋弘道知未來事人叩之竝不肯答河中少尹鄭

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方寒蹭蹬悽惋乃擇日
齋沐候之弘道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
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
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君期須四事
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屈三牓之前猶
梯天之難三牓之後則反掌之易鄭又拜請四事
道良久曰勿洩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
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

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鄭大疑其說以爲無復可望長慶二年又復下第直至改元寶曆之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心殊私喜不敢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乃張知實同年郭言揚行八郎弘道又言鄭之一弟一姪三榜皆然更奇矣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爲盜所刺先是有童謡云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打麥刈麥時也麥打蹟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

也舞了謂元衡了也盜殺元衡果六月三日初熒
惑犯上相星占云三相皆不利李絳以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數詎可逃哉

李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問一僧禍福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不樂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頭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歎曰師寔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人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此夢不洩于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且餼羊五百大驚召僧言之且欲弗受僧曰羊至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竟謫雅州果終於貶所嗟乎人一生而食至萬羊雖宿植祿饗然積業多矣高僧謂食是相公祿不食是相公福人愼無籍口祿命而恣貪饕哉福應饗而不饗是留有餘不盡以遺後世也

王沐宰相涯之再從弟也舒元謙相元輿之族弟

也沐爲乞官留涯第卒與仇士良之難元謙爲元輿譴逐而去而卒免誅戮之災一時事同而禍福異焉分固定矣彼時玉川子盧仝以詩受知王涯偶宿涯第適與禍會命矣夫命矣夫

江陵副使李君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李君與語甚洽同行至昭應曰甚感郎君厚意莫要知向後事否乃命紙筆于月下凡書三封次第緘題甚急則開之李公五六舉下第欲歸無

資糧將任求容足之地又不可得曰此爲窮矣仙
兄第一書可開遂沐浴清旦焚香啓之曰某年月
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往青龍寺門前坐遂
往到寺已晩矣坐至昏時不敢歸心自笑曰此處
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出將閉門見李君曰何
人曰某騎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僧曰門
外風寒且向院中遂入夜坐熟視李君良久曰郎
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

嚬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
酷似長官然求訪已多日矣長官比將錢物到此
求官遇疾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
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及旦
遂載鏹而去鬻宅安居遽爲富室又三數年不第
塵土困悴意欲罷舉思曰此乃一生之事仙兄第
二緘可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
罷舉可開第二封可往西市登樓飲酒李君開樓

下有人言教郎君平明即到此無錢即道元是不
要錢及第李君驚問故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
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與某期而不至今欲去耳
李君曰此事實否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内李君曰
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遂引相見飲酒
其人曰主司是親叔父乃與錢面定約果及第後
官至殿中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危迫謂妻曰仙師
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盥洗再視之云某年月日

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兩日卒人有奇
數世不乏異人

杜牧于執政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後夢人
告之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乃得比部員外
杜黄裳知貢舉進士林藻試珠還合浦賦成憑几
假寐夢人語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敘珠去來之
意藻寤乃足四句其年及第謝恩日杜公謂之曰
林生敘珠去來之意若有神助錢起將應試恍惚

聞人誦兩句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此入場試湘靈鼓瑟詩起末即用此二句主司批其卷曰最後二語覺有神助遂狀元及第李固言遊蜀遇一老姥云郎君明年芙容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容之目後悉如姥言又李固言遇一姥謂之曰九烈君已將柳汁染君衣矣何憂不第不知九烈君何神也或云即柳神

鄭薰典舉誤以顏標爲魯公乃取之後知非是舉子爲詩嘲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主司之錯亦顏標之命合中也

尚書沈詢與韓洙中表極欲中之及知貢舉取第七人以爲韓及放榜乃羅非韓也詢深歎有命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迹爲僧一日與黃蘗禪師觀瀑布黃蘗作詩曰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

宣宗初封光王遇重疾忽有神光燭身蹶然而起嘗夢乘龍昇天言於鄭后后曰此不宜人知幸勿復言

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炎炎文爲火下火宣宗以光王龍飛古文光字上從火武崩而宣立火下火也先兆之明若是耶

懿宗初封鄆王嘗經重疾郭淑妃侍醫藥見黃龍

出入於臥內疾既間妃以異告帝曰愼勿復言

李敏求十舉不第困頓已極太和初長安旅舍中暮夜愁坐忽覺形魂相離至于冥府遇故人柳澥秀才爲冥官求知一生祿命再四請之澥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引李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吏取文卷止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曰李敏求至太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以伊宰賣庄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

子其後吏即掩之不得見遂匙後數月飢困益不堪娶於伊氏少女其兄伊宰貸城南一庄分錢與諸妹敏求遂得二百四十貫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參選授鄧州向城尉偶讀古碑乃張衡立因悟食祿張平子無論官祿即錢之銖兩冥司皆注定人可妄求哉

黃巢與一僧厚倡亂之日誠此僧早自引避僧匿寺前空樹中巢兵起將此樹試刀僧遂被斬涇陽

令伊璠為巢所獲累脫命於刃下間關得逸村服晦行及藍關為猛獸搏而食之曹大家曰單豹導氣養內而為餓虎所食張毅高門修外內熱而死命也沙門被難難發於其所避伊璠脫身賊手而乃畢命獸吻亦命也

中書令房知溫少無賴為盜於兗鄆之間晝伏古墓一日遇雨抵墓聞二鬼語曰有節度貴人在此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晉時鬼以三公呼魏陽元信不誣矣

齊君房家於吳自幼苦貧勤學寡記有篇詠而不甚清新嘗為凍餒所驅役役於吳楚間以四五六千言干謁多不遇遊錢唐時屬凶年求食于天竺至孤山寺餒甚不能前因臨流零涕悲吟數聲將赴湖水而死俄有胡僧自西來亦臨流而坐顧君房笑曰秀才旅遊滋味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足矣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

曰某盤桓吳楚間踪跡未嘗涉洛僧曰子應為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豈止前生耳君房餒甚遂請食之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欠伸枕石遂臥頃刻而醒因思講法華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涕泣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今則斷攀緣矣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又聞為法師矣悟法師安在曰豈不憶香山寺石

像前戲發大願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趙貴
臣昨聞巳得大將軍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
獨爾爲凍餒之士爾君房泣曰某四十餘年日一
飡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
不圓修困於今日僧曰過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
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報應宜然君房至靈隱寺
乃覩䨇其戒法名鏡空觀君房困苦過由往因則
知世人之飢寒流落者皆由過宿有以取之迷人
不知妄生怨尤嗟乎安得西域如拳之棗而盡醒
覺之哉

鏡空得道臨化題數行于壁曰與一沙衰恒河沙
兎而且犬而拏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
華後武宗毀沙門滅佛法人始悟其語以是知佛
法之興廢亦有命也

唐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相延接
惟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汝知吾明日飡何

物術士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李公
愈不信乎明召對上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
及糜卿試食之命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食對御強
飡上喜曰卿食甚美更賜一盤不敢辭又盡既歸
腹疾大作諸物絶口惟啜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
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啜橘皮湯幾何曰二十
椀矣嗟歎久之厚謝術士

崔潔與陳彤同往長安街西訪親故陳能知未來
事崔不信將出門陳謂崔曰當與足下于裴令公
亭飡膾崔公不信遇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公
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閑人事何如喫膾遂
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觔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
公亭子甚近及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言崔公大
驚曰何處得人斫膾陳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
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覽一人
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膾否某善此藝與

郎君設手䇿之乃梨園第一部樂人也紫衣方脫衫鼓刀陳君曰此膾崔與公食紫衣不得膾也既畢忽有人傳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樂作膾者急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乃甚歎異之兩人既食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椀清羹喫語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與崔公中表親將赴任言別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崔公曰有膾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

少許崔公大笑曰取來與少府啜乃吃清羹半椀而去延陵距長安三千里尉九品官也

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在街西官亭子置膾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月膾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惟足下不得吃李公曰某為主人故置此膾安有不得喫之理座中諸君為證請賭之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

走馬去陰語庖人但留膾兩碟欲破術人之言也久句當公事奔馬來諸人已食畢獨所留膾在焉李公脫衫就坐執筯而罵術士膾已在吾手寧尚不得食術士顏色不變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事已至此尚敢大言言未了官亭子土忽壞數尺墮落食器粉碎膾在塵埃李公驚異問厨人更有膾否曰盡矣乃厚賂術士向使李公不罵而徑食或當得入口乎數也

汴州金吾都押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恭李隨使者引入一公署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又見架上有簽牌曰人間食料簿許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鱉可知其由遂竊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遂怨主吏至而大怒許生謝過實告以故顧恕無他吏怒稍解因取食簿於仁忠名下注每月大豆三合許生以誤追得放還其後朱君忽覺鱉香嗜之頗甚乃注大豆三

合之驗也按大藏一沙門造一塔工未畢而死佛爲言之冥府此僧爲我造塔工尚未完何故令死冥吏曰奈此僧食料已盡佛言隨分與食竟此塔工吏乃判食荷葉此僧再蘇餘食竝不進止啗荷葉三年畢塔工乃死嗟嗟冥司注醬則得食不注則不得判荷葉則止啗荷葉他物即有而不能入口飲啄小者其數尚不可毛髮假況其大者乎

眞玄兎善算術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

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屋壁以記之後以是年月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見算時誤下一算今果先一日

袁弘禦精術數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椀弘禦曰此椀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日吾謹藏之能破否即命貯大籠藉以衣絮鎖之庫中至期庫屋梁折正壓其籠二椀俱碎一器成壞定數尚不可逃如此宋人所謂投鼠而破因破而破即此術也

又媼占謝石遇卒則碎逢皮則破又奇矣

鴻苞集卷之二十五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知命篇下

唐時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中釣得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異哉誰爲作此書也

河東人張恩盜發商湯冢得誌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成湯聖人前知其餘事矣又仲尼秘記云董仲舒亂吾書理或亦有此也

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冢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乃爲改葬焉

隋麻叔謀開雎陽河土中有堂室漆燈四壁彩畫花竹龍鬼之象中有一棺啓之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髮自頭出而覆其面一石銘其字云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遷葬城西隅之地

左衛將軍王果謫爲雅州刺史泊舟江中仰見一巖洞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巖覩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歎曰今日謫雅州數固爲此人乃收瘞而去

寇謙之刻石爲記藏於嵩高山上人得之以獻唐高宗記文有木子當天下止戈龍李代代不移宗中鼎顯眞容基千萬歲善解者云木子當天下謂唐氏受命也止戈龍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李代代不移宗中宗中興代宗亦中興也中鼎顯眞容貞曆聖之徽嗣也基千萬歲隆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謂曆數久長也有唐大數有道之人燭照數記鑿鑿如是哉

衛先生大經學道通徹卒後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灌鹽田壞丘墓甚多至衛先生墓發地得銘云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師度見而異之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

韓愈有姪名湘字清夫遇雲房公授道既成歸省其叔愈令試其道術湘曰解結逡巡子能開頃刻花花上現字二行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後竟以諫佛骨貶潮陽路中遇風雪如湘詩所云

裴度討吳元濟掘地得一石上有銘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無解其意有一卒上賀曰元濟成擒矣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踰其榮也鷄未肥言無肉也肥去肉爲巳字也酒未熟言無水也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且須縮障車兵革之士也且須退縮敗也巳酉日元濟必敗矣李愬果以巳酉日擒元濟卒亦不凡人哉固未可以行伍中忽之也未來之事非至人不能前知所以前知數先定故也覽此者亦可以安命矣

韋固遇定婚老人固尚未娶問之曰某婚事遲淹近議婚潘司馬女可得成乎老人按冥牘曰未也君之婦三歲矣曰安在老人曰此店北賣菜家嫗

女耳固曰可見乎老人引之見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固大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貴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以一小刀付奴子入菜肆中刺之誤中眉間而逸後長卒爲固婦固見婦眉間常貼翠鈿子問之曰幼時爲賊所刺固知婚姻定數豈人力所爲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性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

討挽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大亂僖宗幸蜀
親王宗室皆逃亾普聞遂祝髮出家謁石霜諸諸
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
聞夜入室求傳至道石霜曰待按山點頭卽向汝
道聞因豁悟依止數歲乃請遍遊名山石霜曰逢
乾卽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郘武柢大乾遙望
山嶺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曰有一陳
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卽撥草至山陳嗣一見

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子嗣遂入山墾種後谷口
之人往視之見茆廬一所行者數人菜巳青矣蓋
耕種菜者乃山神行者乃虎也既而道德播聞緇
徒雲集遂成巨刹至人所指示住處蓋緣法在此
也
白浦民剖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
煙雲蒼蒼明年無糧次年黃巢寇起州郡多荒
唐莊宗於晉陽崇福坊土神見其神首煙生騰郁
如曲突之狀後晉高祖石敬塘時復然不知何祥
符也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唐昭宗勑太祖改名全忠
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勑命既
行追之不及後果篡大位
吳越王錢鏐生時光怪滿室其父欲不舉一隣媼
強留之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閒有王氣因遊
錢唐占之遇鏐遂大驚曰子骨法非常大貴人也

願自愛後起卒伍破王郢敗黃巢斬劉漢宏平董
昌封吳越王死謚武肅先是鏐築錢塘苦潮嚙堤
鏐命武士三千以強弩射潮潮不敢至塘遂成
舊傳讖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
唐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閒出帝王或云晉郭
璞作至鏐而應
梁開平二年使將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關伐木
為柵破一大木中朱書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

之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丙申之歲必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申字也易晉者進也後至丙申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有天下如鴻言

宰相鄭珏與李愚同爲學士忽一日鄭之閤下生一白麻李曰丞相入相矣指麻亦之曰此天命也

時亢旱麻益長茂高丈餘制出果珏拜相李後亦拜相忽暴雨一庭俱爲白沙李公甚惡之果卒葬於伊闕得吉地於白沙里皆前定也

周太祖微時嘗晝寢有如小虺五色出入鼻之間有神尼同姓見太祖曰我宗天上大仙當爲世界主及爲樞密北征如澶淵日邊有紫光氣當太祖馬首之上高不及百尺坐齋室中忽有黃氣起於前繚繞而上遠際於天於黃氣中仰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駭曰予在室中而見天象不亦異乎

周世宗在民間就江陵王處士卜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處士大驚曰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佯爲怒責私心甚喜

吳越王錢鏐既開國僧貫休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句鏐愛其詩遣吏諭

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爲四十方與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徑去後鏐所轄竟止十四州

釋僧緘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於僞蜀落第偶入寺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其終身行止何如緘曰子將來之事極于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一日携處

厚入寺謁太尉杜琮祠俄有數吏麗褫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堦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叅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𡊮君爲司命否仍以宿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與其間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書一紙付之處厚別而拆視見書四句云周士同成二王

姝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剛合周有八士二王處厚與王愼言果百日暴亾

宋太祖微時依隋州刺史董宗本其子遵誨憑籍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長百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去後紫雲漸散及郎位召見遵誨曰卿尚記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又太祖天表異常讖云點檢作天子周世宗求侍臣方面大耳者輒殺之太祖日侍左右竟不能殺天之所興安能廢也先是唐明宗每夜焚香祝天願天蚤生聖人爲中國主。宋祖之生寔應明宗之祝矣

王朴密啓周世宗曰禍起不久矣臣觀玄象大異事關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先當之遂與世宗至郊外止於五丈河旁見隔河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則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

三數歲引手相指漸遠而沒蓋宋朝火德之兆數月朴卒世宗伐燕道崩明年宋禪代矣

趙普滁陽一布衣學究訓童子村落邂逅一見太祖魚水輒投命也

太祖陳橋兵變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何往甲士入寺升梯見蛛網布滿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遂捨去

太祖相太宗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當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觀此言天命應屬晉王太祖知之傳位之意決也久矣

太祖與一道士遊自稱曰混沌醉中歌曰金猴虎頭四眞龍得眞位至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後問壽得幾何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厝置至是夜上御太清閣以望氣天色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

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是夕帝崩矣

張詠入華山問道于陳圖南先生先生曰未敢許入道世界方待公救火亦猶衡岳異人之相李泌也

蜀廣政末成都人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二字府以爲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耳

眞宗夢殿下有萊與殿齊及傳臚狀元蔡齊也

王文正公旦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巳姓名

韓魏公琦知泰州臥疾數日夢以手攀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兩朝定策事豈偶然又琦登第唱名太史奏五色雲見

龐藉帥延安日冬至中夜恍惚間見天象云龐藉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佇視久之方滅後十年果爲相人言天何言哉豈有書乎是未知天道者矣

崔仁冀父詢母方娠而病父欲飲以藥下其胎母夢人呼曰勿藥恐傷僕射語詢不聽自以火煮藥見鐺上盤一蛇蜿蜒然乃止生仁冀後果官至僕射

韓忠獻公億將生父夢人手中青一大典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年六七歲病甚父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又忠獻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手持蓮

花曰汝欲生男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綜獻肅公絳職方繹官師維莊敏公縝五子皆貴

章郇公建州人生時家媪將不舉凡滅燭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勿殺相公家人懼乃收養之又得象生時毋夢神人授以玉像父夢家庭積笏如山道士伏地上章見天門放甲第榜狀元王拱第三字不甚明了後狀元榜出果是王拱壽帝親改爲拱辰人間甲第天上先爲放榜夫豈偶然

蔡確少年時夢有人告之曰汝當執政汝父作狀元斯其時也覺而笑曰鬼神相戲乃如此乎吾父老矣官方致仕豈復有作狀元之理確以元豐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其父已沒五年三月確侍殿上聽唱進士名狀元乃劒州黃裳確大驚盖其父名黃裳也

眞宗禱祠求嗣上帝感其精誠眞人受命下生人世爲宗廟社稷主是爲仁宗恭儉仁恕在位四十二年享國長久海內承平其從來有所自矣

京兆李植約婚曹彬孫女迎娶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即時送還毋家仁宗聘入宮郭后廢遂冊爲皇后即慈聖光獻也事與漢元后相似命應爲國毋鬼神安得不呵護哉

神宗初年杜鵑鳴於洛陽達者謂地氣自南而北天下將亂安石用事遂釀靖康之禍國家之理亂興衰有大數焉而必由人事應之人事即天命也

范仲淹愍一書生貧許以薦福寺碑文助之明日雷擊碎此碑語云時來風送騰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

富弼毋韓有娠夢旌旗鸞鶴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弼父富言呂蒙正客也見弼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名相風骨生而異常惟喆人能知之

王曾布衣時以詩謁呂蒙正卷有蚤梅句云雪中未聞和羮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范純仁爲章敦所貶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敦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純仁親扶夫人從溺中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敦爲之哉若堯夫可謂知命矣

唐介論文彥博被謫渡海風波大作舟幾覆介賦

詩神色不變豈稷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衆惶擾莫知所爲稷意氣自如楊萬里謫嶺南作詩云月在荔枝稍上人行荳蔻花間但覺句吞北海不知身落南蠻蘇子瞻謫惠州詩云飽食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子瞻食肉則瘦食蕨則肥若非知命樂天胡以能爾

祥符中西蜀二舉人應試夜宿劒門英顯王廟雪夜見岳瀆貴神自遠而至燕會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又久之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私喜當爲二人發悉記其賦一字不遺及入場果命此題二人惛然不復能憶一字狀元則徐奭賦後流傳二子見之乃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亦大奇矣

僧志言得道能前知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趾

趺仁宗春秋漸高皇嗣未立默遣內侍至志言所問繼統事而不明言志言手書十三郎字緘送仁宗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大統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不已迫之得潤州字守節尋薨贈潤州丹陽郡主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欽若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蹐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遙聞之謂

錢公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若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欽若單微遠人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額興歎曰人中之貴乃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與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吊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

乎術者曰天下事何嘗之有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欽若已大拜異哉此術士一聞聲而知之也人其無忽寒畯哉

[illegible]家牡丹盛開約邵堯夫諸公燕賞堯夫曰牡丹明日午時凋落矣時方盛開諸公不信約明日俱集以待之坐至巳時爛熳無恙諸公有笑者甫至日午忽廐中群馬逸出突入牡丹臺蹂踐一時俱盡諸公大駭服康節之數神哉由此觀之一花開謝尚有定數必不可逃何況人之休咎乎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所謂定數也自開闢以來治極必亂亂極必治治而將亂也天必生不肖之人當路擅柄以惡德而敗壞國家亂而將治也天必生豪傑之士應運乘時以長策而戡定禍亂至于子孫亾國亦恒視其祖宗得國之時仁暴厚薄何如而禍報有輕重焉皇帝傳賢子孫往往作賓儞恪魏晉

險惡子孫多受慘禍凶終此數也亦理也

蘇子瞻知貢舉隣故人李方叔才而久不得志將鎖院緘封一簡令僕送方叔值方叔不在其家奴受簡置几上有頃章敦二子曰持曰援者來見几上簡取而開覽之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怳不敢言已而塲中果出此題二章模倣成篇竝登上第方叔懊喪幾至閣筆遂復落第子瞻賦

詩曰平生諰識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爲此事
也方叔母數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
望哉抑鬱而卒
徽宗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口爻爻
一御製易運云始建元基（高宗御字德基）紹興德壽（紹興年德壽宮）八
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高宗壽八十一歲）祖傳甲
庚吉（太祖子孫再傳）建炎炎共盛之勢（建炎年號）奈何五行逆
順天地之數非由人致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謂方臘亂）
肇動干戈元衡立劫壬寅癸卯（宣和中天下大亂）亦曰哀
哉甲辰乙巳（與金人夾攻燕山）丙午丁未（金人入寇二帝北狩）內有
丙火天下生靈塗炭天下至半江表之虞莫知何
辜戊申己酉（高宗初立）時正災劫（金人渡江苗劉內變）庚戌辛亥
偏重勢輕（高宗航海劉豫稱帝于汴京）壬子癸丑後戌改建（改元）
（紹興）甲寅乙卯立應豐穰（是年大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
（徽宗以紹興五年崩於虜中）祖宗復有中興之後（是年孝宗即位）云云
事歷歷皆驗嗚呼異哉

道教之盛詔命指佛爲金狄詔旨有云金狄之教
盛行至眞之道未正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此類
甚多後女眞陷中原以金爲國號遂成語讖云
淳熈中汪藻知舉憐一友人久困場屋密語之云
程文冒子可用三古字後場中得一卷冒子用三
古字遂取之及折卷非其友人也汪公疑此人輕
名重利轉鬻他人柢而責之友人曰某惡乎敢臨
場得暴疾幾死不能入試耳汪公太息久之後密
問中第者曰子程文冒子用三古字何也其人答
曰此事甚怪業承問及不復敢秘某來應試道出
富陽暮宿一寺閒步廊舍見停一柩問寺僧僧曰
此某官之女死柩寄于殯久不見其家音耗聞已
絕無人矣是夜夢一女子來揖曰妾家某鄉死而
停柩於此有一事特來奉告郎君入場試題冒子
可用三古字必登上第其後望郎君攜妾骸骨歸
葬故土某如其言果蒙收錄却不知何故汪公駭

然竟不言所以嗟乎子瞻爲方叔乃陶鑄二章汪藻念故人乃功德行路科名有定數焉主司何力之有且見人暗室舉動鬼神必知亦可畏矣

蔡京初登第爲錢唐縣尉廵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托宿京旅舍至三更舍外人聲甚喧排户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林檢之一人曰恐驚動同林貴人上帝必怒又一人云又被渠閃了六十年天將明道人矍然起謝曰某乃車四

元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人之榮貴豈非素定而神人知之哉

范祖禹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舍曰吾漢將軍鄧禹旣寤猶見之遂名祖禹字夢得王曾生時其父亦夢宣尼謂之曰吾以曾參爲爾子故名曾輪迴之說信有之也富弼罷相杜門謝客邵堯夫一日謂之曰明旦有一綠衣少年至公宜善待之異日公勳名當賴此人秉筆詰朝果一綠衣少年來謁乃祖禹也弼如邵言待之甚厚後果祖禹作鄭公誌傳數之默定如此

王老志知未來徽宗敬信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旣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警懼銷變王黼未達時父爲問名位何至卽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機也後黼作相竟以墨敗國運興衰人生窮達數何嘗不豫定哉但非至人不能前知矣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卽西廊下不見卽日得旨壞狐廟乃胡犯闕之先兆也

徽宗崇寧間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眞人當出不省其意及北行忽悟曰吾昔青童夢豈非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眞之人出也蓋金人犯闕正當丙午也

孫守榮以音律推五數五行知萬物終始盛衰之

理嘗私謂人曰吾以音推朝紳互有顯絀張祚其
殆終乎
陳亮慷慨豪俠屢遭大獄天幸不死晚年對策中
上旨擢狀元及第一夕而卒命也
濟南府開元寺掘地得古碑磨滅惟存八字云僧
盡烏巾尼皆綠鬢後林靈素毀沙門詔改沙門曰
德士盡畜髮裹巾天下事何者無數哉
元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

兄弟數人同在院絳甯素無兄弟疑夢為不然熙
寧中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有韓維陳繹鄧綰
楊繪并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兆
靖康之變康王夢皇帝脫所賜袍賜之解舊衣而
服所賜又渡師黃河河水忽合為金騎追逼失馬
昏夜覓得一騎急渡江明日下視之則泥馬也相
傳以為崔府君神應助康王泥馬乃廟中物也張
燾疏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

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為
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
雖叛實為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先是皇后
降手書有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善言天命人讀而快之
帝為康王時嘗使於金見四巨人執仗衛行詢之
方士云紫微有大將四名曰天蓬天猷翊聖真武
王心異之及即位乃建觀祀四神名四聖延祥觀

高宗駐師維揚張浚方居臺院時妙應師館其家
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八
度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徵矣張氏素信師
遂入奏乞蚤移師上意欲覲燈然後南幸也未幾
粘罕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數
韓世忠困兀朮于黃天蕩兀朮窘迫且成擒矣閩
人獻計小舟穴板老鸛河鑿道徑得濟江雖由人
事實天數也胡運方昌宋祚將殄世忠其如命何

昔人云以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命也以胡康侯司馬君實之賢而不知秦檜乃推轂之宋之國祚應受秦檜殄滅當時名賢往往爲之推挽數也秦檜不用則武穆之大功可就武穆不死則二帝之回鑾有期是興亡之一大機括也

秦檜初相輒力主和議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罷免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矣其後

何故帝乃悉忘前事而以國家聽之竟至賊害忠良沮罷恢復天奪高宗之魄非命而何

陳公輔有僧來謁其父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爲池是賢郎上第之時正曰此剎壯麗如是何由爲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潦輒不可行寺僧苦之偶得曠地於郡倉後卽徙殿基故基卒爲池政和癸巳國佐魁辟雍釋褐第一後官至禮部

張津紹興戊辰自常州錄事參軍歲滿赴吏部磨勘同舖張聿亦罷夔路屬官來改秩忽見津至大喜人問其故曰昔年至蔣山謁寶公丐夢夢神告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莫測所以今遇宗人至而其名曰津是聿是身傍有水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遂以是日得報改官同班引見適符身畔有水之夢嗚呼奇矣

人言王安石乃秦王廷美後身變亂法度敗壞太

宗天下南渡中興祚還太祖之裔理數宜有之不然何安石偏見執而不可回神宗偏信牢而不可破如此

辛中丞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刑舟至武昌大將岳侯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爲辭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懇留設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皇上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

寺遠對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悟而津吏報公至公異日必爲此官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辛悚然不知所對後飛故部將王貴迎秦檜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新除御史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付万俟卨云此與唐李彥允夢爲崔圓勘罪神人謂袁嘉祚宰相蕭嵩二公他日爲嘉祚治獄事同一轍信乎命數之豫定也武穆以新爲辛此則天機之不秘耳

孫洙幼至登州禱於東海廟神夜夢人告曰汝當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後登第入朝　官歷清近眷注隆異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公愀然曰曩固相告翰林院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此矣後得疾旋愈神宗面許執政冠蓋填門私語家人曰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疾再作竟卒官止學士孫始愀然後忽得意驕佚便謂神言欺我不知神言竟不欺也

韓蘄王妻梁氏故京口倡也蘄王方隸帥府王淵五鼓卧府廊下梁氏以籍妓晨謁帥府見府廊一虎驚悸良久稍定就視之則韓公方熟卧遂委身焉兀朮金山之戰梁氏親執桴鼓亦頗氣俠一倚門子至蘄王夫人豈非數哉

宜黃士人鄒桱未及第時祈夢於后土祠夢東壁大書一詩云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温黃前後並黑鬧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鄒詳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治平二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題曰公生明列坐之次温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諒陰罷廷對任終江西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處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一詩而試題科第位次後先朝廷之變故官位之終極夫婦之年壽包羅該括無不

驗神靈之妙如此哉
荊南某太守有女年十八既得婿將擇日成婚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夫乃金君卿也未幾所議婿果死後半歲峽州守入境乃金君卿也女始前悟前事以夢告其父其父大驚因厚待之留連累月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一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六焉且悼亾妻未久義不忍背主人強之不得已竟成婚三

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婚姻定數如此巫臣竊夏姬而奔晉相如挾文君而如成都雖邪謀淫行要亦素使然乎韋固乃欲作賊以滅所惡不知命卒不可逃也世俗相傳織女下嫁董永杜蘭香下嫁張碩數之冥合卽天人不能免而況於世人哉宿緣不合而桑間濮上姦生邪志祇速神罰耳
數之最奇者張延賞節度西川韋皐以門婿被逐後延賞乞休而韋皐卒代其官韓佐冑治第一貴戚方爲木工爲之作室後佐冑藉沒而木工遂居其第
蔚州城內浮屠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州人或見其神奔走於城外至夜神見夢於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蔚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合死者一千三百有奇本寺僧四十餘人而和尚亦在數內吾久處玆土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他名易之詰旦從此

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遂獨往避後山之巔行約五里忽憶所遺銀盂復回至寺衆競挽留之日和尚聰明若此乃信妖夢耶遂不得去就食方半有報女真兵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頃刻而陷城中人及寺僧死者悉如神數而講僧亦不免神既告僧僧逝矣乃爲銀盂而復回回卒與禍會數其可逃哉神業爲以他名易之而終不免神固不得而主張矣以是而觀

長平坑卒四十萬定非偶然或曰長平坑卒既有定數然則白起無罪耶曰起何嘗知其有定數直以殺心行之殺業自在矣

建炎中胡暴至施榮者寓出城虜殺尸枕籍榮入藏積尸中陽爲尸者至夜望見車馬隔河來明燭炤道以爲虜也俄浮水而過審爲鬼神須臾悉集一官人踞牀坐吏從旁持簿指姓名點呼尸輒起應追呼竟獨不及榮名官人曰有娠人阿李係合

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渠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明日辰時方命盡榮冥行入竹林小憩逢一娠人臥地以帕裹首蓋已受撾而未死者天明見榮曰我姓李懷身八月遭此禍難今將產矣榮乃扶持之少頃聞兒啼產矣婦輒中風死一胡媪見兒喜曰何處得此兒我未有子此天賜也扶之以去死者相藉一兒不應死必得免榮竟得脫不入鬼籍也吾疑冥中無枉死人

建炎丁未傅國華尚書爲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至舒甚邇懼其侵軼又慮裝甚厚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既至泊舟江下是夜卒周德爲變劫其舟一家盡死而舒城帖然傅之避難乃適與難遇向使不避而居舒城則反無恙難其可避乎

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一別宅極寬潔人言中有物怪多不敢居乾道二年八月武翼郎孫肇赴添監酒稅以無官廨欲居之先與三少年往宿相

語曰吾何畏鬼時猶未黃昏忽青光一道從後起婦女七八輩歌笑而出肇心動捨而之他明年峽西人李統領解鄂州軍職來自言無所怖挈家徑入坐甫定而十婦人已出李仗劍逐之至廁邊溺斃而沒明旦掘其處乃白金數百錠充塞于中李邀謝氏子弟訪上世有無窖藏曰無之賂以三百千不受李氏遂成富室此一物也孫肇分不應得故捨之而去以待李氏謝家子弟之不受知命君

子哉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十餘輩拜於牀下問之皆不答旋入於地中雖心怪之亦不以為異甚已而每夜如是乃掘其處纔及三尺得大銀二十錠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千年之物一一花押而藏諸笥不與家人言他日復夢來别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造宅然後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有矣始大駭特往長沙訪驗之果有趙氏方與工創大第張乃謁之曰君家治第時於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云得白金千兩無錠有花押張告以故願以他銀易之趙欣然從命而此銀復歸張氏矣張數應得窖銀趙數應得張他銀而造宅且此死物耳而能通夢能移從人言錢神信乎其神哉

京師修内司兵士闞喜年老解軍籍販瓜菜自給一日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憩柳陰下聞樹杪呼小兒繼有應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喜仰頭周視無所睹以語其妻妻來聽亦然妻曰物既在何不出示我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黄白爛然藏之瓜籃覆蓋夫婦共舁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買擔夫挈取張氏訝其倉皇發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閑視及家始覺妻戒喜勿言明日復至柳下寂無所聞及效其呼小兒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矣妻語其夫數也何言乃以情告張氏張氏給養喜夫婦終身此婦人前後善處此物後卒能安命忍弗爭亦喆婦矣哉覩此世人無用力爭呵堵矣不然男子之智曾賣瓜婦之弗若也

泰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中昌齡官觀滿將赴調見道者黄達眞先生誡之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為宣州官得則必死尋添差寧國軍僉

判不欲往具以事白檜檜不信誚責之遂受命五
日而死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蓋亦訪達眞達眞
曰今年蓋僉判明年蓋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
時怒且懼明年冬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詩有二
五相逢路再迷之句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邪
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在二日或五日
乎曰恐如是人問達眞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
如此烏有是言曰去歲見其神已去體曾約送蓋

壽夭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一日昌時取
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眞適在輒取食而又擘其
餘擲之地昌時不懌語之曰叔父生辰不遠欲持
此柑爲壽達眞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卻管他人生
日昌時大怒杜門謝絕達眞郎日仆於胡牀痰塞
咽中家人呼巫醫絡繹妻詹氏泣拜達眞求救曰
吾曩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蓋豈有生理命限已
定雖扁鵲何益三更去矣至期果死嗟夫人生壽
命固然一定乃晷刻亦竟不爽如此耶死期目前
而猶爲他人生日計迷人之可哀甚矣

朱遜買成都張氏女爲妾曰福娘明年娶於范氏
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強遣之又明年
朱東歸福娘欲隨不果後生一子名爲寄兒朱居
姑蘇吳蜀杳隔彼此不相知聞後遜卒范氏無出
悲痛殊甚後故人王渥遣使致唁朱喪使乃舊服
役遜左右者方買福娘時此人爲牙儈因從容言

福娘自得子之後甘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
七八歲從學讀書眉目疎秀范氏大喜乃迎致之
福娘與兒俱來范氏以爲得之乖離絕望中實天
所賜名之曰天賜及問福娘曰從師發蒙日師命
爲天賜一命名也萬里符合何其異哉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
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
字也此章敦秉政狎侮三公有術士曰儋字從立

人于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與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悉如術士之言奸臣播弄二公之數天似假手奸人矣

蔡卞帥成都一日于藥肆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何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有人來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

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徐神翁到京蔡謂之曰且喜天下太平徐云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如何得太平蔡曰安得識其人徐云太師亦是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牒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道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近世宸濠謀逆起兵至黄石磯濠問知其名即愀然不樂果敗蓋黄石磯者王失機也讖之所在即爲定數矣

劉元城貶英州章敦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凶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敦自言能殺元城敦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人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

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

秦公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欲盡殺張浚胡銓諸公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天道顯赫佑翼忠賢亦諸公之數未應盡賊臣之手也不然天何獨不佑岳武穆哉

僧妙應者江南人能知人休咎越人姚令聲在上庠日妙應語之曰君不得令終端午日伍子胥廟

中見石榴花開則禍至矣令聲初任杭州監稅三載不敢登吳山後調江山令來蔡帥憲出城數里風雨暴至憩路旁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之祝史云此伍子胥廟也時正端午日令聲愴然未幾秦檜以宿怨追赴大理死

吉州縣江濱有石村廟隆佑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之不及天祚隆祐亦命也

寧宗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樂部以久次出適於外隨夫至儀真僦居長蘆寺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生貴女勸之仍還行都得復入孝宗樂部時后在娠數月矣及期乞歸外館免身憲聖曰第令產僊部院何害遂誕后東朝三日洗兒憲聖臨視而悅之自是養于宮中長而言笑舉動無不當太后意旨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而譖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詫他日自會服此後因寧宗飲酒盥手后奉匜以前帝悅而寵之自是得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大怒欲加鞭朴大瑞王去爲力救曰娘娘當以天下畀孫孫婦人何足惜後上眷念后姝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薨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於東朝憲聖乃翁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德謙曰臣非不識去就敢窺娘娘嫡御今大內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之私見蓋以近日皇后

上升後宮雜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服甚於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言亦有理遂以賜寧宗初進爲婕妤醜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后遂以計紿曹竟立爲皇后后之母天下自長蘆寺僧占之憲聖與后母絕無因緣何故婉而留之視洗兒而悅之至同儕紿

后激怒太后太后非維不怒乃祝以后服王德謙之說深中憲聖誰遣爲是言皆天也唐武氏與后並以盥手奉匜之役得進御而至爲后武氏代李爲周后亦主謀廢立同一轍矣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粧一時皆效之掩泣上馬北行之讖也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宰相深甫孫也母毛氏懷之嫡母使毛氏濯足毛氏曰夜來累累夢五色霞照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頂曰產皇后耶將產遣就浴室后生而黧黑瞽一目深甫爲相時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立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擧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治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擧伯不能止乃供送后方就道病疹良已膚脫瑩白如玉瞖又藥去目瞖時賈涉女有姝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氏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眞皇后不立乃立賈皇后耶遂定立謝謝在家幼失父母業破躬操汲飪楊后流離轉徙並起寒困此亦豈非天意哉

度宗理宗同母弟也先是明州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熙中頹圮非得萬緡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

募緣修造曰今維八大王榮邸最有力持疏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乃不能成乃斷臂流血不止而死遂託生八大王府中日夜啼哭不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廡下入小閣見拈一塔影忽然而笑去而復顧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乳母告大王以故大王忽悟所題疏未勾下本寺訪之言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斷臂死討死之日正王子生時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塔理宗無嗣取王

子入宮理宗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爲太子是爲度宗一念修塔苦行遂種天子福田然行童幼時而能輒發此大願其往因固自不凡矣王榮兩子先後紹大寶享太平豈奉佛修塔檀波功德耶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輒不利如是者三三夢三不利乙丑歲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多市酒脯與友人

飲博期以達旦夜向闌一僕臥西廡下呻吟魘寐呼之醒曰夢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以油執吾主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寱語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投今又廢矣及放榜則其名儼然中焉黯若有油迹漬其上葢御史夜書榜燈油誤落也夢亦巧哉

謝深甫台州人家本衰微父母賃舂以食父友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牕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群犬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爲犬所吠驚覺開戶視之見樹上有黑物訶問何人深甫對云我也夜出𣸸爲群犬所逐急而登樹以避主人辟犬深甫下心奇之遂妻以女赴省試至嵊縣宿古廟中祝史肅遇良厚盛欵以酒核深甫訝之祝曰夜夢神告我明日當有宰相來必官人也深甫焚香祝曰若成名當爲此縣官使廟貌一新果登第遂注嵊縣主簿

修廟焉

蘇大章乙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友朋遂傳播其語有同經忌之者牒訴于州謂蘇與王司有私豫密示以名次帥樞使葉羽僉之云姑畱牒俟拆卷當爲區處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帥出士子牒示考官云此卷業有訐者取之則大招物議盍去諸而易以落卷遂易之則原取者却非

蘇而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
失前定乃不復再易矣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孝宗好文每見羣臣必訪以山川及考其文學一
蜀郡守當朝見夜夢梓潼神詔之曰兩邊山木合
終日子規啼莫曉其故會朝對上問卿從峽中來
乎風景如何守雅不文卽以夢中所得兩語對上
首肯再三翌日謂宰相趙雄曰昨有蜀守入對朕
問峽中風景彼誦杜詩以對三峽之景宛在目中

可與寺丞寺簿退朝召問之曰君何以能爾守不
敢隱雄曰吾固疑君不能及此若留中上再問敗
矣不若歸蜀郡他日上復問其人雄對曰臣嘗以
聖意語之彼不願留上歎曰恬退乃爾尤可嘉可
予憲節使趙雄字溫叔資州人以薦舉待命逆旅
孝宗見而奇其狀貌遂超擢爲左史時有太守姓
息朝辭閤門吏曰官人姓何太奇守曰春秋有息
嬀漢有息夫躬非奇也雄偶在旁聞其語而記之

比入奏事上曰適有郡守息其姓者朝辭朕未聞
此姓雄卽以守語對曰春秋有息嬀漢有息夫躬
上喜曰卿該博如此遂大用至宰相嗚呼蜀守不
文神告之語輒援之以稱上旨左史不文郡守置
辭遂獵之以塞顧問而大官相位從玆以得豈非
數哉宋朝帝王好文臣下乃患不文今文賤如土
居官者亦無用文爲也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家雖富而丐者之名不

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
人無與爲婚者有一士新補太學生貧甚遂就婚
焉得婦裝甚厚資以讀書遂登第授無爲軍司戶
將妻赴官心恥妻家丐賤泊舟江上紿其妻至馬
門看月推墜水中亟移舟而去有許某者爲淮西
漕帥泊舟司戶棄妻處聞岸上有婦人哭聲許公
呼登舟而問之對曰妾某司戶妻也夫夜泊舟此
江紿妾至門邊看月推妾墮水若有物承吾足者

故得上岸許公曰若行無艮耶曰無之若與夫隂
耶曰無之然則何以至是婦曰妾家頗富而門戶
卑下司戶爲諸生貧而婿妾妾家貲裝甚厚今一
旦登第拜官恥妾家賤辱其門楣故欲殺妾而別
娶大姓想當然耳許公曰然哉此負心人也命易
以乾衣曰汝爲吾女戒左右勿洩至官一日謂僚
屬曰吾有女笄頗有文能詩不欲與凡子願得一
美士贅於家衆以司戶薦許公曰此子亦吾選中

但其年少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彼
寒士得公妝之如天之福也遂言之司戶欣然聽
命比入許公門乃故妻也即唾夫之面且批其頰
曰貧賤相依賴吾家洵沐艮厚一旦得志而捐之
水濱狗彘將食子之餘耶司戶慚惶無措許公勸
止之三日後置酒謂司戶曰吾婿當恨岳翁卑賤
今備員員如何司戶俛首不能答許公待之如眞
婿也女亦極盡孝許公死爲之重服以報焉嗟乎

女之墮水不死棄婦再合皆其數也妝之者適是
漕帥乃司戶之上官遂還故物天意亦巧矣司戶
負心極矣造物故欲發其奸醜其行使之措身無
地作鑒千古

鴻苞集卷之二十五終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知命篇下

蜀吳曦將叛心頗疑懼其家素事梓潼神乃禱於神決禍福夜夢謁神神有怒色曰蜀事已悉付安丙矣安丙才足辦此曦既寤大喜蓋丙判隆慶府曦僞授丞相長史託以腹心丙陽順而陰圖之結

楊巨源李好義等勒兵誅曦討賊平亂應屬何人皆天所命也豫章人若費宏輩多詆王守仁亦附宸濠後始討賊王公本無是事即有之亦安丙之陽附陰圖也豫章之事悉付文成矣

韜光禪師蜀人辭師出山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曾即止師遊靈隱山巢溝塢值白樂天守郡悟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與爲友及招入城市不赴大柢棲託之地與周旋之人雖在方外亦必有宿緣無緣者其地雖居不安其人雖遇不合也或難余曰子拈定命種種多塗鑿鑿不易如此人第閉門高枕託之知命樂天君相優游廟堂一聽興亾之數儒紳消搖泉石任彼貴富之來農夫釋耒耜而安坐望田畝之自登商賈舍經營而閒居待泉貨之自溢則祈天永命荃宰何以憂勤愛晷惜陰多士何以力學蘗形汗土田家不必于作勞雨帽風巾商旅無煩于行役是皆子

之說誤之也曰是何言與余嘗言之天命人事本不相離君相憂勤則卜其數應興王士人力學則占其數應貴顯農夫勞苦則農登之運巳逢商旅儉勤則饒贏之命可決苟人事之修爲不善則天命之否塞可知余之所謂定命蓋欲人之息妄求而非謂其可以廢人事也

周益公必大初任臨安和劑局門官適乳媼病甚占之其繇云藥不蠲痾財傷官磨困于六月盍祈

安和未幾乳媪果卒必大深以六月爲憂逃癖日
以爲無恙矣同僚舉酒相賀宴畢而火隨作延燒
居民甚多必大與比隣五十餘人俱下獄必大問
獄吏曰失火延燒我以一身承之以代比隣罪居
何等曰法止除籍爲民耳必大歎曰人果可救吾
何惜一官且財傷官磨占𦈢定矣遂自誣服竟落
職歸依其婦翁王彦光于廣德彦光前夕夢里人
掃雪云迎承相明日必大至彦光歎曰失職子寧

應夢耶頃之彦光強必大赴宏辭科必大以未嘗
經意辭彦光曰君懷安耳必大不得已怏怏入行
都遂中科首選馴登台輔必大貌甚陋夢神人易
其鬚後遇相者曰一身貧賤骨數㙮帝王鬚必登
相位術亦奇矣蓋公之相其命數定耶其陰德所
致耶故愚謂人之知命者妄求不可爲作善不可
廢也夫夙命非他夙生之善惡爲之今能作善則
或食報現世或植福來生皆天所主皆謂之命也

宋少帝既封瀛國公及長元世祖以公主配之一
日預内宴酒酣世祖恍惚見龍爪拏攫狀時有獻
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爲
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
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
明宗爲周王亦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
帝子爲巳子長名妥懽帖睦兒即順帝也順帝爲
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内詔書有曰明宗在北

之時自以爲非其子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
人迎順帝立之　元之後有天下者仍宋之子孫
也順帝之後且世長沙漠余是以知宋德隆長天
眷亦厚矣順帝非明宗子文宗業已知之形之詔
旨竄之南荒矣卒也文宗告殂寧宗短祚國人擁
立豈非天意哉

興化陳文龍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
北兵南徇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夢太

學士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恒怏怏不樂旣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人通書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日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隋自俘至杭拘縶于太學病將絶乃以前夢語故人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奏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叅之前夢得無爲太學土神乎

宋末一士人亡其妾後忽遇之士人曰汝死已久何爲在此妾曰今世間如我者甚多人自不識耳士人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興亡大數雖冥司下鬼亦知之也

賈似道少時馳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一道者見之曰官人可自愛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旣而醉博平康至于敗面他日復遇道人頓足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終似道擁大權日久陰蓄異志問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似道默恐事泄密討殺之似道嘗夢一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有姓鄭者多擯抑之後竟死鄭虎臣之手

韓侂胄忠獻王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

后居慈福宮莫可關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以密啟太后太后許之汝愚乃立寧宗侂胄以定策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閤劉弼勸汝愚曰此事侂胄不爲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朱熹亦勸汝愚當厚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爲人疎直謂侂胄易制不以爲慮侂胄遂怨望內交宮掖外比奸邪誣汝愚謀危社稷遂罷相謫朱熹等五十九人時有詩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

炟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大臣當機失策遂至顛危人事則舛矣要亦氣數使然乎

賈似道母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取鉢力舉之不動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虎臣殺之木綿菴此其應也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

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一空穴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窺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賈似道時有人夜見沙際數人長不盈尺相語曰賈平章明日殺我然此人敗不久矣明日漁者獻數鱉於賈成敗之數物亦知之也

宋自南渡偏安一隅國脉淹淹不絕如綫嗣君繼統材既下中輔弼大臣相續秦檜萬俟卨湯思退韓侂胄賈似道丁大全諸奸陰賊巧使奢縱盤荒剝上殃民專權誤國如此而猶歷數君傳數代而後亾幸矣從古以來世運衰薄國祚將傾則當路握柄者必大奸元惡群小盈朝忠賢竄野蠹損敗壞以趨於亂亾此必定之數也問天意何以豐植

小人乎曰不如是生靈何至塗炭國祚何至傾危也問天意至此時何以必欲塗炭生靈傾危國祚而子孫之承統者縱敗度欲敗禮又日以多愆天乎曰祖宗之得國者行不義殺不辜既不能無罪下生民又環聚而作孽造罪醞釀沴災盈虛消息之機倚伏循環之數安得而無亂亾乎問如子所言則彼奸臣者乃應運受命而來蠹損敗壞固無罪矣曰此正作孽造罪中人乃其戎首也惡得無

罪如業已當路知事不可爲奉身而退如是則無
罪之人也

宋時臨安城中天下術士多聚焉皆獲厚利後來
十數年間向之老于術者悉多不驗而後輩術者
皆奇中有老術者叩於後進問其故後進曰先年
士夫之命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至近時貴人必
帶刑煞衝擊方貴汝不見今日監司郡守日以斬
殺爲事乎老者歎服由術人之言觀之太平之世

吉人得時禍亂之時凶人在位吉人所以致治平
凶人所以召禍亂也能知此以占休咎其術自驗
矣

始韓世忠之困兀朮于黃天蕩也則有閩人獻策
及岳飛之敗兀朮於朱仙也則有書生叩馬竝以
中國人反爲胡虜效力皆若有以使之者此卽數
也

南渡之不振始於李綱之罷相繼以趙鼎之被譏

人事失策氣數實主之

孝宗退居重華宮群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有術
者以拆字名歎曰重華重明竝非佳名也其文皆
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此數

高宗無嗣乃采婁寅亮之言廣求太祖之裔於是
孝宗承統乃德芳之後傳三帝理宗承統乃德昭
之後傳五帝天道其不爽哉

理宗八大王榮子太祖十世孫也微時鞠於母黨

全氏居越州史彌遠館賓余天錫還越因避雨而
邂逅宗室子與莒遂至擁立爲帝是爲理宗雖彌
遠陰謀要亦天命也理宗幼與弟與芮浴於河天
錫舟泊河滸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舷側天錫方
卧舟中夢龍負舟驚起覘之則兩兒也遂問而得
之

元人駐師於錢唐江上南人方幸潮至乃海潮三
日不至天祚元人矣始太皇太后曰海若有靈當

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奈何海神之不靈也
宋度宗時一道士爲朝廷伏地上章出神至半空爲罡風吹欲下墮復凝神騰上至天門有神呵曰上帝有勑已不許受宋家章奏道士何爲强上頃之有如帝王者一人冕旒端笏冠下辮髮來朝上帝傳勑曰宋國山河悉付與汝執笏卽元世祖也
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

顯德二字乃與得國時符合周以母老子幼而失國宋亦以母老子幼而失國興亡之數昭然如此
張世傑奉帝昺敗於厓山仰天呼曰我報趙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則大風蕩覆吾舟呼訖而舟果覆嗚呼天命去宋已矣乃祚胡元何哉
元世祖取江南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卽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時帝憶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受命之君百神扈從川岳响應傳祚百年宜矣
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顏下江南也古來民謠無一不應人心之靈可知

元張太尉者宋故大臣也一日仁廟問曰汝有父母在乎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賜玉帶金幣等物使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而卒嗚呼貴士榮祿其可濫蒙乎
平江會道觀主鄧道樞在宋季爲道士頗有道術齋法甚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道

樞至內後門泣降德音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已
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
大怪汝可就南高峰頂爲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
伯顏果由獨松關入亡宋嗚呼奇矣濟王冤氣上
通於天安知伯顏非其後身也耶東昏之爲侯景
也延美之爲王安石也錢鏐之爲宋高宗也自昔
記之矣

至正己未七月十六夜一星大如杯椀色白而微
青尾長四五丈光焰燭天戛然有聲由東北方飛
入月中而止至十一月十二日松江劉倬舉兵僇
孝姑姑反戈一城塗炭宋時漢獻帝時皆常有星
入月之變茲有兵禍古今天文灾異無一不應又
至正丙申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前柳樹若
牛鳴者三伐其樹不一月苗軍大略境内戴宅燬
于兵海鹽趙初心喆先壟汛掃松楸忽聞如老鶴
作聲戛戛不絕諦聽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甚

和之明年紅巾掠海鹽災異之來何其異哉元氏
之變若雨毛雨血之類較之前代獨多不能盡紀
鳳翔府王皮者一日爲鬼卒攝至一所若王者之
庭儀衛甚盛一冕旒坐殿上問曰汝爲秦白起偏
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皮答曰某傭人
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
何事乃令反接至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
氣凜冽洞腹透背王皮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
某曾爲白起偏將當年起坑趙降卒時某曾力諫
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枚者跽其前認是
白起而形骸骨立檢王皮陽壽未終以果無罪還
生甦而爲人言其詳當時朝廷聞之差官覆祭傳
有抄錄公文嗚呼田夫販子雷擊神誅徐考其生
平都無大過不惟旁人莫知所以即本人亦未悉
其罪狀遂以爲偶然甚而以爲冤濫不知前生之
罪業固有以取之所謂宿命也或云既係人宿生

罪業何不當時現報而遺之後生卽報後生何不令此人知之而乃使迷而不悟旣報他生又迷而不悟則是甲作乙受此報彼償茲無干涉奈何曰現報爲花來報爲果花果二報世皆有之或禍報未盡業力尚運或現報難償世世受罰若自起是也知卽不知受則實受且隔陰出胎人自迷暗造物何嘗故使之迷乎其受報業也其迷亦業也世世生中形骸雖換神識不改固不得妄分甲乙岐

彼此矣夫西域之槧照業之鏡大池之泥迷而未始迷也

李慶四者謀奪司大田司對妻語所以仇李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娩司竊念吾所仇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自給釀酒爲生久之漸饒而李日益落賣田司圖報復亦謀得之與昔李之所以謀司者略同李不自反而怨司亦夜燒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寔未有人啓戶旦得火器門前偶閱器底有李字司因大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忍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値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遂以實情盡告之李氏結婚姻相好無間

元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鐘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鑲嵌碧珠指

環嘿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鐘成其欵有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堅固完好光采明發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識

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叩之一術者曰吾之祿壽巳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紿我李曰吾實無子何故紿汝術者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紿而何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

有孕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已彌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遂別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及抵家吾妻亦有孕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婢之容貌年齒良是李歸語於妻迎千戶至家饗以盛饌與之赴期而別李遂至千戶家饋獻甚厚千戶命二子出拜衣冠如一

風度不殊千戶曰君試認之誰爲君子李瞻矚久之忽前抱一兒曰此吾子也遂父子相持泣千戶曰是也一座皆爲落淚千戶遂并其母還李李泣拜謝而去後此子亦官至三品人之有子無子皆大數使然術士業精千戶之義亦高矣

元統間省掾李庋叩出處于一全眞先生全眞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偶問及時事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庋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眞曰汝第識之庋南還至閘河聞改元至元心益信之及改元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庋果補饒州府吏此與郭景純爲庾翼筮立始之末長順之初更明顯矣數固一定全眞其至人也哉

元楊維禎論歷代正統後有云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蚤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

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几百五十有五年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　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此論闡明宋元運數良亦有見元雖夷狄傳祚百年君臨中

夏不得不以統歸之若以統之正閏而言則自宋而元而至我　皇明宋與我　皇明正統相承而元其閏乎正之與閏皆天命主張非人力也

楊維楨字廉夫號鐵崖毋夫人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文章爲一代冠卒後錢思復作詩輓之云生前毋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雲間一刀鑷胡見道上有小片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胡追問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之

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同郡夏氏僕見小花蛇蟠路左一人拾而袖之僕訝而叩其所以則至元鈔二十文嗟乎三十文二十文亦至微耳矣命應得之則鈔命不應得則荷葉花蛇小小者如此況大利乎力營妄求者可以止矣且此一物耳倏而荷葉倏而花蛇倏而鈔何神也

虞文靖邵菴布衣時落落不偶一日同二三公求宰淵徵鍊師召乩仙降箏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鍊師叱曰吾不召汝汝神何來曰某欲乞虞公與一保疏申上帝求遷陞耳煩諸公勸先生共無辭諸公駭然從臾虞公虞公笑而諾明日文成火於湖濱逾旬再召神復降曰某籍寵靈已獲轉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自愛既而先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謚文靖以文章名四海文名顯仕神決之布衣時豈非豫定乎上帝允其章奏而遷神職當不止以官爵故矣伯生毋夫人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岳真官寄汝家養之故不偶然

也

妖僧發宋諸陵玉魚墜地金椀人間帝王之禍至此極烈矣犬之年羊之月南渡衣冠陽九百六豈非數哉義士唐玨收骸骨埋瘞後宋帝靈召玨相見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後果驗人之命一定

而不易者。乃間以大功德。而可改移耶。人亦勉爲善矣。

元初有一術者李國用世祖聞其名召見時襄陽未破世祖命其卽軍中望氣行稍遍營壘還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此卽僖負羈之妻識從亾相國之器帝王龍興豪傑雲附天命有屬榮貴數定塵埃中自不識耳

李國用自北來杭傲岸凌物謝后諸孫退樂者設早饌延致國用至卽據中位省幕官列坐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後至風瘡滿面李望見卽起迎語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官至一品名聞四海

揭曼碩名士遇盤塘神女遂與之昵稱爲宿緣端人正士所不道然別而言其當大富貴則可知神人之能識未來士大夫之祿命豫定也

元文宗生在甲辰紀元天曆當時朝臣有引陶弘景胡笳曲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不知胡運實絕于甲辰也宋時人問國祚于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歷五庚申也而元識亦曰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纔六庚耳符堅間國祚於至人曰未央蓋未年而有殃也後果以未年亾國更奇矣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滸忽見一巨白蛇昂首吐舌若將噬巳生棄斧斤脫歸而言之妻因念得非寶物變幻耶卽同往蛇尚在見夫婦兩人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而沒就啓之得一石石陰刻字有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第培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隣家疑其爲盜訟之官趙生急投一巨室悉以九穴歸之賡行

賄賂有司莫能問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遂回申其事竟寢官得金甲一夕閒繞榻風雨聲啓籠鎖鑰如故而此物烏有矣貧子發藏不能有而轉屬之巨室官得金甲亦不能有而一朝作神物化去陶朱猗頓人烏得而垂涎之哉

吳中金世昌者買一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宋韓平原政權震主富貴熏天雕梁

畫棟乃爲一木工作也木工手作之而後卒身居之天下事何者非定數哉

書云惟命不于常信然哉聖帝明王凝圖膺籙固理數之常矣明聖之後乃閒竊奸雄帝王之後或暫歸女主中國之統至畀之外夷天實爲之豈常情所能測哉語云胡虜無百年之運元運過百年矣氈裘辮髮實主華夏子孫傳祚腥穢中原宜篤生我　聖祖起而一洗蕩之也

我高皇帝之得天下也漢唐讓功三五比烈重光日月再闢乾坤掃胡虜之羶塵復中國之正統剖判以來所未有者天命隆眷曆祚綿長亦豈前代之所能望哉劉伯溫與諸公游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諸公竝謂是卿雲各擬賦詩伯溫獨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李善長謂帝曰秦亂漢高帝起白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

尤烈以故群雄蝟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至人周顛仙託迹風魔來告太平何異宋祖受命陳摶墮驢而卜太平至訪以陳友諒則仰天熟視曰上面無他的無友諒則有我　太祖可知矣

仁祖先家於泗後徙濠梁所居客邇一蘭若與主僧甚善僧一夕望　仁祖家火光燭天爲之嗟讚

曰朱公善人天忍殃之乎彌月而　仁祖至僧唁
之答曰無火災也此夕家婦生一男耳即　高皇
帝也從古帝王之興皆有符瑞又　帝生而水上
適浮紅羅一段至遂取以褁聖體至今呼為紅羅
村
高祖生而丁家難遭亂世棲身皇覺漂轉窮途此
正天數困阨而玉成之也自帝舜而下漢高光武
昭烈宋武帝竝起田野備歷艱辛惟我　皇祖為

特甚矣臨危得解蹶而遂奮不仗一旅不階尺土
北逐胡元南蕩勁寇當其危困必有神物擁護之
豈偶然哉張士誠不識天命九死以抗王師宗族
既殃黔首受禍欲以螳臂而當車轍愚亦甚矣
太祖自序其略云仰觀見西北天上群鳥如燕大
小數不可量摩天而下忽然自鳥中突出一仙鶴
徐翅東南予回首以顧之有鶴數對略小將近忽
不知鶴之所在惟有青旛數行少頃西北天上有
一木為朱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上立二人如寺
閣內金剛一體無二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
上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修髯
人世罕見略少回顧於我既行乃換其景便問天
神何在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趍之行未久但見五
彩問此何物也一道士曰此有文理眞人服余服
之忽然冠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劒靶上皆
如牙齒之狀忽然夢覺明年即位於南郊未即位

先雪滿鄉市及即位之時香霧上凝天而下露地
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又紀夢曰猗西嶽之高也
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睹穿雲抵漢巖崖
燦爛而生光俄而已升峰頂略少俯視見羣巒疊
障拱護周回蒼松森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
凌空吾將周遊嶽頂忽白鶴之來雙鸞異香之繚
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少時一神跽言曰慎
哉　上帝咫尺於是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

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竅雷吼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寤聖王受命異夢奇禎有前代創業之主所未有者嗚呼盛哉

天竺僧復見心從欣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酩綫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太祖征僞漢鄱陽之役有陰兵助戰我師不甚了

悉其後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戰幟上大書蕭公字　太祖加以封爵各軍衛廟祀之相傳蕭公撫州人　聖主龍興神靈護助有由然矣

劉伯温少讀書青田山中一日石壁忽開公入得異書後又遇異人爲之解釋遂通天文地理兵略術數佐　太祖定天下後臨終謂子姓曰我北斗第六星也元勳助運遭際風雲偉哉文成來自帝所不偶然矣其餘文武將相風虎雲龍皆應氣數而生五百之期自古記之

程濟有道之士也建文君時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其故鄉朝邑數千里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士不厭華除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宜豫爲之備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巳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

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立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命左右以鐵椎擊碑甫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人姓名來按籍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名正當擊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召濟還京師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巳定惟可出走免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建文旣老終濟竟

不知所之天命歸 成祖雖有道術能前知祇可以脫建文于難而必不能過 成祖之師嘗其襲稗知北師之必濟知諸將之必誅故先自免後免建文建文亦數不死濟乃力援之皆命也夫以成祖之神威胡濙之徧訪而建文竟得脫難老死一衲自非至人爲之翼衛胡可得哉

成祖受命然後一遷燕鼎扼胡虜之咽喉三犂虜庭褫氊裘之膽魄此豈仁柔建文所能辦哉天眷

成祖意或以此也

姚廣孝削髮爲沙門不肯學佛好習兵書尚謀略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往來南都

成祖之國攜之北平乘間請曰殿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實密讚大謀靖難兵起會暴風雨 成祖意不悅公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大吉又鄞人金忠亦以奇術佐 成祖終濟大業異人景從有自來矣 太祖以十高僧分給十王而廣孝乃得燕邸此豈偶然之故哉

僧蘭古春富陽人善相術于肅愍公少時古春撫其背曰少年自愛異時撥亂反正之宏才也時有道人在旁曰汝相如斯而已乎古春復熟相之曰不得善終

土木之難 大駕蒙塵此與晉之懷愍宋之徽欽何異而卒得迴鑾復辟雖于肅愍諸公處置有方

亦 天順之數應爾也虜人每夜見帝所居帳上有龍文光氣安得不驚慴而奉歸哉 天順之王氣未歇復辟自然有期徐石等貪天功爲巳力枉害忠良剪社稷之衛罪不容於死

武廟之時胡世寧孫燧王守仁同舉于鄉夜聞空中有神語曰三人好爲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死其事王公平其難三人並好爲之大數巳定神人預告之矣

威寧伯王越廷試時卷忽爲大風飄舉騰空而上
久之乃下後世昌靳虜立殊功襲封伯爵勛望赫
然廷試時巳爲之兆矣
夏相國言爲諸生時祈夢於岳神神告之云公欲
知將來事可就問城中賣巾媼公明旦往媼肆買
一巾著而問媼曰何如媼曰大好宰相公喜笑曰
作宰相當娶于媼罵公曰斫頭後悉如此媼言岳
神亦巧矣哉

宋元豐中京師術士言明年二月王安禮拜相神
宗聞而怒云拜相出自朝廷術士何敢妄言禍福
明年故不卜相至明年二月果宣麻王安禮入相
矣首揆王岐公珪進曰陛下惡術士妄言約今年
故不卜相今遂宣麻而安禮果相何也上憫然曰
適巳忘之矣
我 世宗皇帝初恚華亭相徐公階刻石甬雍曰
徐階小人永不敘其後 世宗竟大用徐公直至
元輔寵眷隆渥刻石之言都忘之矣人言君相可
以造命豈其然乎宰相者非人主所能用亦非人
主所能抑一由造物主宰耳不然神宗豈不惡術
士 世宗豈不恚華亭哉何竟不能抑也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本怪
而縱之野外按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
馬生角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明年巳巳八月
八日日晡時金星見於月內月淡星甚明天官書

云太白入月軍出將敗又曰若朝行于日之東方
而夕見于太陽之後主中國兵敗時王政擅權
天子親征北虜是月十五日有土木之難無一不
驗
袁太常珙相術絕精一見少師姚廣孝曰公劉秉
忠之流也後廣孝言珙于 成祖成祖時在燕邸
乃使人客召之既至 帝陰命選宿衛中長身多
髯貌與巳類者九人帝雜其中俱微服入酒肆與

珙相見　帝坐列第三珙還前引𥖄俯伏呼殿下衆哂其妄珙言愈切帝卽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年交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　帝悅由是遂決大計珙罽燕城遇列校散卒往往以公侯大臣許之及帝登極召拜太常丞後議建儲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使珙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於是國本始定嗟乎　成祖受命爲太平天子異人物色之

矣建文安得不沙門哉
建文幼時詠新月云誰將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寒潭裡魚龍不敢吞後失國流離竟以壽終是詩讖也　太祖以一篋畀之緘縢甚固屬之曰異時甚急則開之靖難兵入倉皇無計乃開篋中有一祝髮刀一度僧牒遂爲沙門程濟翼之以出太祖亦神聖矣哉或云劉青田敎之也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第二花綸第三及殿試讀卷官奏花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謠云黃練花花練黃時人莫解後果驗殿試先一夕　上夢殿一巨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　上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遂擢居第一數先定矣
永樂丙戌閩人林環夢其友人李文淵餽犬肉一片環彎一臂受之遂狀元及第一片犬肉乃狀字

彎一臂類元字後官文淵閣學士李文淵其兆也
二百餘年來士大夫巍科顯仕往往有定數先兆不暇悉紀
武功伯徐有貞於　英廟已巳之禍前數月見熒惑入南北有貞私以語劉溥曰禍不遠矣　主上當有蒙塵之阨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有貞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胡婦也南行經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以奪門功柄國爲曹石所擠黨去

天順辛巳七月有貞居鄉一日語客曰予見天象
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
吾更慘也尋報吉祥從子欽反被族誅成化改元
辛卯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謂人曰此有青氣上
徹重霄乃文明之祥吳士必有魁天下者明年吳
文定公及第有貞曰吳君入閣後天下始多事矣
後弘治末文定入綰綸綍後半歲　泰陵升遐未
幾而逆瑾擅命時事大變巨盜猖虐朝野不靖蓋

累年有云有貞素奉北斗及摩利支天神有驗亦
一奇人也獨恨其險枝躁進耳既知玄象識數學
已巳虜入豈不知六飛無南幸之事而首唱遷都
之議爲當事者所欲斬　英廟復辟當是天命攘
以爲功矣而何必殺于少保且云若不殺于謙則
此舉爲無名是何言與急趍功名忍賊忠義罪不
通天乎吾知殺少保後北斗天神必惡而絕之矣
其卒保首領牖下豈非倖免哉吳人好護局誇麥

有貞太過余以公心月旦之蓋機警智慧傾險人
也

福建仙游縣有九鯉湖相傳何氏兄弟九人同學
道成仙人各控一鯉升天故名其地有九仙祠人
祈夢往往靈應長洲太學士徐昊祈終身夢到一
高山下大風刮地後十餘年病蠱死解者始悟云
山下有風爲蠱也文林知溫州遣人問壽夢答云
可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林命孔老人鋸解一木

使囘之曰適老人回白鋸板數五十五片與林現
年正合爲之悚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
林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　一士夫爲閩守其妻在
家有孕守使人祈夢生男耶女耶報云是福寧不
是福清大喜曰吾得男矣人問之曰吾離家時語
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名福清義取閩之二
縣也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語云然非男而何
數日報至果男也九仙靈應事甚多載在湖志今

不盡錄事皆前定於此可知矣

長洲沈知剛一夕於齋中憑几讀書忽有人攜其燈疾行而去知剛驚起逐之身纔離榻所坐處壁拉然而崩爲之愕眙視其燈故在對壁案上門戶皆扃而其人已失矣蓋知剛命不應死敗壁故神物救之爾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學成辭其師出遊其師曰汝逢汝名卽住至蘇郡止於鄧蔚山東麓曰玄墓

建大蘭若　洪武辛酉　朝廷聞其名下詔徵之蔚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應召吾從此逝矣遂示寂無念至京果大被寵錫蔚先有疾曰吾嘗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服之果愈曰無以爲報指示一地爲壽藏果子孫相繼取科第門祚大昌嗚呼世間何物非緣哉

張三丰見　成祖帝問曰何爲是道對曰能食能矢卽此是道帝不悅三丰稍現神通而去不知所之後帝患疾不食不下始悟眞人之言三丰臨行以草一莖授胡公濙曰異日主上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愈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於南京伏誅風乾蔡葉之尸於稱竿者一月先是民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葉西風來乾鮝後竟驗焉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幼遇異人曰此兒骨法

非常後日當爲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後遇逍遙公潘閬于寶香山中夜以虎送之歸疑向異人卽閬也敬官至戶部侍郎竟死建文之難謚忠貞今江心寺配享文瑞宋先生閒宋太宗時人得道不死

商文毅公輅父爲嚴州郡吏輅生時太守于是夕遙見吏舍有火光蹤跡之非火也詰旦守問之云商某夜來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

宜善撫之後舉三元入內閣天順初罷相歸有醫
善太素脉診之云家食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
入閣先是輅嘗夢有提人首三畀之三元之兆也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須知官在途夢開黃榜第一
名彭時國子監生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端木端
木物色之果得彭時大駭數言之人時聞而笑曰
夢中事何足信此豈亦邯鄲枕上公案耶又一人
謂岳正曰吾夢君魁多士正曰若夢可信則巳有

人夢彭時作魁何必我其人曰南宮廷試有兩魁
審如人夢公與此君各占其一可也巳而果然是
時又有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
臨朐渡口有士人夜乘涼聞渡口鬼相語曰明日
午時我輩得代矣其人至午時候之見一舟解纜
鼓枻忽一婦呼舟求載舟人停橈載之渡無恙夜
復鬼哭曰一舟人應死乃被馬丞相救免我輩代
何時矣士人迹此婦乃馬融長子妻方娠後生一
子即殷元馬愉也貴人不死且福德可以芘人信
然哉吾鄉近有一秀才張桓父子行至姚江舟覆
同溺於水水底恍若有物承之漂十里數椗遇父
子相抱而出波面遂俱得救不死歲餘其父病而
卒竟不見貴富也蓋命不應水死故得歸而卒正
寢耳壽算未盡何必玉食即淡飯黃虀亦令終饔
大期告終豈維遐齡即呼吸晷刻亦難少延此所
謂命也

南昌李孜省以妖幻得寵於　憲廟官太常權勢
赫弈御史出按江西孜省以其婿生員龔正弼科
第囑御史許之臨場掌考遂以正弼名置第一定
爲秋闈地也至初場正弼不至御史遣人傳呼于
門門吏追訪於其家絕無蹤跡至巳刻始鎖院降
題迨二場日將晡正弼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
曰吾攜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心志昏憒迷
入城隍廟置我于神像後耳目聞見無異平生心

亦了了神前所禱之人言語一一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計今日已過二場然禱求歸遂脫然能行矣乃知朝廷賢科自有定數鬼神實司之非奸人所能干撓也

周中立以祿命有聲都下士大夫叩之種種奇驗不具述聊識一事刑部吳主事者亦嘗問命於中立後以事四入獄二子尚幼戲水濱失足俱溺死

妻驚痛且恐夫歸被譴遂自經吳出獄亦幾殞絕往咎中立曰此禍事豈細而不以告我何諱命之爲中立曰吾固言之矣第歸視吾書檢之中有兩語云雙雙燕子入池塘紅粉佳人上畫梁吳乃驚服嗟嗟斯人術奇至此哉

趙洎四明人精於弈當時號爲國手者亦屈焉憲廟初洎至京召見時已有二善弈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洎弈以金合貯賞勝者得之洎連勝叩首領賞兩人夜叩洎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弈得事　上充内御今公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伴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洎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叩首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　帝意本官洎洎竟不得　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

荆憲王初封建昌後釆術者言蘄州有王氣上疏請徙封焉　朝廷許之　王至州擇地建府鑿池得晉郭璞墓有石碑書云一千一百二十年後荆王移我塟城東　王依其言遷葬之

弘治十七年姑蘇專諸巷有人病死到冥府閻君披籍云汝算未盡命遣還見王及吏卒皆縞素私問之人云陽世天子崩爲之服喪　明年　至尊厭代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少厲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廷試對策策中引程正叔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可直聲震于時倫赴春官時道姑蘇爲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病舟中夢文正遺之詩曰賜帶横腰重宫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煙霞及第即論李文達公引疾歸不出年四十八卒

寧遠劉艮中景泰丙子湖廣鄉試既而十上春闈不第潦倒衰白人皆輕之嘗自詫進士此生必不少我第時未至耳凡赴試必徧訪天下舉人姓費名宏者久而不得直至成化丁未聞有鉛山費宏艮遂至其邸訪之飲酒沾醉撫掌曰今科廷試君必首舉僕三十年前夢神告曰汝登進士費宏作狀元累科覓子姓名不得今甫見子吾是以喜也廷試宏果首選艮中三甲第八人艮夢時宏猶未生夫生而狀頭已先定矣科第可以僥倖乎

御史蕭鳴鳳精星命家言丁丑廷試舒芬以命求之鳴鳳曰狀元也芬復以後事叩公曰功名壽算始終皆羅彝正舒瞿然曰忠孝狀元足矣果後以建言廷杖謫官尋卒世相傳狀元考自洪武開科以來凡登首榜者悉紀有夢若兆事多猥瑣語不雅馴不能盡錄大都榮遇有數豈惟人之榮遇觀張車子一事則知人之財貨有數也觀邾文公遷

國而卒一事則知人之生死有數也觀夏后龍漦穆叔豎牛事則知人之禍福有數也觀滕公掘地得銘高流之發墓得記事則知人之塟埋有數也覲智顗普聞之因緣寄託事則知人之託生有數也觀張易之造第而萬迴指曰將作一事則知人之居止有數也觀釋氏高路逢宿命少年而忿怒事則知人之愛憎有數也觀李栖筠崔潔飲食事則知人之飲啄有數也觀延津之劍合爲二龍一

事則知物之離合有數也觀桃之擊鼠而破一事則知器之成毀有數也觀　家牡丹敗於廐馬一事則知花木之開謝有數也有生以來有一人則有一人之命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數無論人之貴賤事之細大皆有主宰默定者焉余所紀載而論著者特滄海之一漚太倉之稊米耳散在古今見聞難周竹素不備固矣卽眼前之人安能徧遊而一一問之試問一人則其身所經歷與耳目所

見聞所謂主宰默定者必有可稱述者矣世愼無謂知命一書有命者止此耳此外未必皆有命命未必盡然也若然則幾於癡人前不可說夢矣

彂光氏曰謗有之人算百天算一繞牀欲桃通夕旁皇上窮天經下絕地紀籠罩四海簸弄萬靈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淸旦跬步有礙依然故吾羣憂塡腹萬慮攢眉介爾寸心刹那沙界黟然鬓髮一夕素絲造物同憐鬼神莫佑意念所須不增毫末終身入於玄宰鑪錘之中無能跳于天地牢籠之外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豈維下中人卽聖賢豪傑能得其命之所有必不能得其命之所無放動重華曆數在躬則驥首于黃屋空同倥偬天命不屬則遺身於白雲孔子命不應君天下故德埒三五終身素王命應師萬世故删述六經古今廟祀太公命運未泰妻子笑爲愚人垂釣鼓刀才氣尙拙氣數一亨聖主驚其神智揮

旗仗鉞立集大勳淮陰困時市井之子侮之若遺塵及其得志蓋世之雄舉之若振槁重耳一返晉國厭玉食其何勝當其乞塊野人望壺飧而不得昌文穆明旦傳臚賜八珍於殿上今夕貧困噎一瓜于亭中豈惟達人貴仕高官厚祿紫衣作腧乃不得於一羹趙生發藏終輸金於巨室白鏹盈窖命薄者化而爲泥沙鈔紙幾何無福者見以爲荷葉豈維人類靈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免焚灼

之禍老狸能逞辯于司空而不能脫刀斧之災毋
廩遇　王而死其子遇西巴而生黠猿逢　王而
生逢由基而死夫庶物亦有命焉豈維含靈之屬
楚國亾猿禍延于林木煮黿不熟害貽于枯桑豫
章以材而遭斧斤樗櫟以不材而全天年幸不幸
之間是亦草木之命也豈維人物日月也而有薄
蝕之災星辰也而有飛隕之難大數一臨或不逃
於壞劫三災一起至延及于禪天在主張此命者

亦不能自逃於命焉論而至此又何言哉或曰如
子之論人物有定命鑿鑿如此則人亦束手高坐
安意聽命而人事可廢矣國家之禮樂刑政衆人
之修持挽回又何用哉余曰力田投種豐凶則聽
之天時體道修身禍福則付之命運不力田而希
逢年不修身而圖倖福無是理矣葢人事即天命
也堯舜在位則知命合與王桀紂在位則知命應
亡滅痛飲而求不醉冒雨而求無濕則為不知命

矣
又曰夫命惡可以不知哉命固有所懸矣生不可
以法延死不可以倖免利不可以力爭害不可以
智脫唐宗餌丹沙以求長年反以煩渴而損壽高
駢延方士以祈仙道乃以妖妄而促齡生其可以
法延乎單豹奪氣養生而命盡於餓虎伊璠廋脫
賊鋒而卒戕于猛獸死其可以倖免乎蚩尤神姦
絕力而竟殲于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隕于漢

祖利其可以力爭乎始皇長城防胡而祈盡於二
世世宗悉剪所忌而漏網於藝祖害其可以智脫
乎皆天命也世人維不知命故勞心焦思殫智竭
力塵緣外擾慾火內煎命盡于須臾而心營于千
禩幾伏於眉睫而慮周於八荒欲多取而厚藏則
漁獵生人朘膏血而不顧壟斷一世營窟穴以自
封將危人而安已則所忌者悉殲九族盡于刀斧
狐疑者並殺子孫安于泰山忘必至之期騁無涯

之欲積萬世之業結屢劫之寃乃或顯取於外而暗消於內智防於此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往出於吾計算之外夫命惡可以不知哉古人恒云義命又云性命義命原非兩物定分所在卽命也知其爲分而安之卽義也性命亦非兩物善惡純疵稟之於有生者卽性也因善惡純疵所感而吉凶禍福隨之以定卽命也王充說命云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故姙婦食兔子生

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此言人之始生感造化陰陽之氣得氣之淸而純者其人爲善良吉祥得氣之濁而駁者其人爲邪惡凶禍此所謂命也所謂稟于有生之初也其說是矣而未盡也若云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則是命悉由父母父母是造物矣若云是月不戒其容生子不備大凶則是命悉由月令人能愼月令戒容止則盡得吉祥佳命矣若云

命悉由陰陽二氣則氣分善惡兩塗亦止可三屬吉凶禍福之大略耳二氣氤氳襍然蒸出何從而條分縷析之哉然生人之命寔有至襍而不齊至定而不易至嚴而不逾至密而不漏者有至富極貴之人廣厦細旃錦衣玉食名位尊顯受享膏腴而又壽考令終一生絕不知辛苦艱難爲何物有傭賤厮養皸瘃胼胝而終身不得一飽暖有田宅不貲泉貨充溢而里巷毛褐一命不沾有紆朱拖

紫榮名軒冕而蕭然淸約不異寒素有明智善良登庸而身都卿相有愚悍頑惡沉淪而甘心下流有癡蠢之夫時會因緣富貴而壽考有德慧之士造物若仇貧賤而夭札有狼藉驕奢暴殄天物罔知愛惜而亦竟不乏有藜藿不充其口懸鶉不蔽其肘儉慳錙銖而無無救貧寠有安居高坐晏然無事而降福自天拱手而得有殫心竭智終日營營所望不過一錢一粟而神明不予或有物敗之

有順神養性素講尊生之禮而黃髮兒齒以享喬年亦有多犯忌諱傷生伐性而倖免苟延並登大耋有酒色婬縱自賊性命而卒夭其天年亦有葆嗇謹守罔敢縱恣而年壽亦不永有蔑理犯法專觸危險而自取凶禍初非不幸亦有擇地而蹈闔戶謹身而飛橫之災起於意外有淳謹祇畏力修德義神佑人助終身迪吉亦有盜蹠莊蹻殺人恣睢宜得刑禍而累徼天幸卒逃斧鉞有救人而食

其報殺人而償其命天理爲之昭明有無德於人、而人德我。無仇於人、而人仇我。衆人之所不驗有福種于此而報應於彼有業作于甲而禍移于乙禍福在今日則不能延之於明朝成敗在明朝則不能移之于今日應令終者雖遇凶禍不傷應凶終者雖嬰疾病不死應斃正寢者雖行萬里必抵家應仆道路者雖出跬步必不返應餓死者即鉅富而遭絕糧應飽死者或一飡而患脹悶應水死

者雖遇火不焚應火死者雖蹈水不溺應兵死者扶捷不能傷應杖死者刀刃不能害馳峻坂而無恙反蹶于平坦之塗入深山而避難或轉投虎狼之喙劉孝標云短則不可緩之于須臾長則不可急之于箭漏又云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造物于人既無厚薄私意于奪成心陰陽氣化混茫布護于兩間生人適稟受之而爲命則窮通壽夭吉凶禍福亦不過總別分數何自而毫髮

爽富則畀以萬鎰貧則爭其一錢貴則錫之三事賤則恡其一命成則曲爲扶植敗則力爲撓壞脩則綿延歲時短則不容晷刻誰恩之而太厚誰仇之而太薄誰籌之而太精誰綱之而太密則釋氏所稱宿生罪福報應因果之說不可誣矣人之生死輪轉相尋所作罪福歷劫必受所作必兆其所受。所受必隨其所作。作福則受福。作罪則受罪。作大罪福。則受大罪福報。作小罪福。則受小罪福報。

有福無罪。則純受福。有罪無福。則純受罪。先作福而後作罪。則受亦如之。或福過于罪。則罪不勝福。福力重故、而罪亦終不滅。先作罪而後作福。則受亦如之。或罪過於福。則福不勝罪。罪力重、故而福亦終不滅。賢知而富貴、福慧雙修故。庸愚而下賤、福慧雙絶故。智窮而賢大慧勝其福故。愚福而蠢壽福勝其慧故、見人而人親。不知其所以親。宿有緣故。見人而人嗔。不知其所以嗔。宿有寃。故名立

而人讚以宿世讚人故行出而人毀以宿世毀人故有作而人助宿助人故謀事而人敗宿敗人故擁貨財而不乏以布施故營銖兩而不得以慳貪故爲物所傷曾傷物故爲人所殺曾殺人故死於水火作水火業故死於刀刃作刀兵業故有施於人故食人之報有負於人故償人之債有歡喜而作緣結綢繆於此生有寃憎而相會尋干戈於一室以故而作者亦以故而受以誤而作者亦以誤

而受如谷之有響必隨其聲如物之有影必隨其形如雨溜於簷點滴不差如種投於地萌芽不爽佛經云歷百千萬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此之謂也夫南陽貴士俱當六合長平坑卒盡犯三刑豈悉由今生之罪福致之哉無以致之而偶然相聚連肩朱紫偶然相聚駢首黃泉則受福者何倖得禍者何辜造物何乃大憒憒哉語有之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

者枉戮若不原本宿生則枉濫無故明明上帝豈應憒憒然若斯就今生而觀則似枉濫而不辜究宿業而言則有因由而非枉凡情罔測達者知之也世人未生宿因已在故上帝得以豫定其命定以此也儒者所謂命禀有生之初禀以此也不然非有宿因善惡未定人亦何倖而豫注以吉祥亦何辜而豫藉以凶禍則必當俟其人之生後作善作惡何如而吉凶乃可判耳故不原本于宿生則命

稟有生之初之說窮矣知其爲宿生知其爲定命則當念事關前世吾不能謀道在今生我可修省修德之功既勤煩燥之心亦息矣

鴻苞　卷之二十七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允苻泠玄校

鹿園論三教

鹿園居士曰儒一以貫之一者無也貫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費而隱費者有也隱者無也費而隱者有無合一也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住生心有無合一也老谷神不死谷神無也呼之卽應不死也有也谷神不死有無合一也儒顧諟天之明命顧諟卽內照也天命無聲臭而聲臭所由生故必顧諟焉佛照見五蘊皆空照卽顧諟也五蘊非無也皆空非有也老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觀卽照也卽顧諟也兩觀最重是其入道之功愚按有無合一非無非有乃三教至道非頓悟何以

知之故聖功卽在內照別無下手處也儒人心情
識人也道心見性天也佛煩惱情識人也菩提見
性天也老知白情識人也守黑見性天也天人之
謂天人之界也人止一心但靈光外馳則爲人心
所謂情識也靈光內照則爲道心所謂見性也玄
門指情識爲順行見性爲逆行故曰五行順行法
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壇經曰煩惱卽是菩
提但在悟與不悟爾故偈曰誰知火宅內元是法

中王又曰前念迷則佛是衆生後念悟則衆生是
佛人無二心非離衆生而爲佛也
又曰未悟人遇悟人知其心境於荅問間潛誘至
萬丈崖邊忽地一推落去便得了手此是頓法未
悟人不遇悟人自爲生死發勇猛心不着邪見惟
求見性去尋出路東撞西撞忽然一撞落在萬丈
崖下如夢方覺亦是頓法若不頓悟自見本性便
遍得千經萬論玄微秘密之言亦只屬情識一邊

不是了手此神秀之所以不得傳衣也
溟涬子曰余不自度斷然以三教理一著爲定論
而孑然獨立寡儔近從鹿園居士伯子謙甫所得
居士三教論卓越奇偉眞足以發明理一之旨如
日中天始知前輩得道之士先得我心余是以爲
之一快而持論益堅也
溟涬子曰近世士大夫資性近于清虛者頗好習
二氏而陽附孔孟如朱子註大學明德曰虛靈不

昧四字全用佛經程子作定性書如反鑑索照等
語其精處純是佛學至陸象山及近世王陽明之
學盡用佛氏二乘禪而皆顯然攻佛不幾於操戈
入室乎殊不知見理苟眞三教一理本無同異何
有是非故世之陰習而陽攻者皆起于不見道之
故也
昏昏默默埋照含光是智慧是萬刼不壞底眞性
昭昭靈靈神光外馳是情識是生死輪廻底種子

將此外馳底神光一返而內照便是大悟大徹故曰轉識爲知故曰迷則衆生悟卽是佛世人多認昭昭靈靈神光外馳底是智認賊作子所以歷刦不見自性王新建致良知之學亦只是認昭昭靈靈底作良知其言曰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又加一致字更是疊牀架屋未免憧情識一邊縱然致得十分聰明透徹愈透徹則愈散馳今觀其徒最高明者多流而爲圓巧伶俐機鋒雄辨善躲

閃而習彼儈此情識用事之明驗也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其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若悶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鹿園注云雄與白情也雌與黑性也夫杳冥昏默愚悶雌黑皆回光內照外暗內明也馳騖情識昭昭靈靈外明內暗也至如孔門子貢之聰明才辨識情也顏子之終日如愚見性也至如忍門神秀之博聞彊記情識也慧能之絕學無物見性也聖聖相傳見性之學如此三教理一至此昭然發矇矣新建之致良知是老氏之所謂昭昭察察也是神秀之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也故曰佛氏之二乘禪也而猶然攻佛不已不惟不識三教宗旨其於孔門勿欺之學亦有媿矣

良知二字原不差卽是自性新建却認取昭昭靈靈底只認得箇知字遺了良字却又加一致字愈[illegible]又離散漫矣

三教至處

玄門詆禪是未知禪禪門詆玄是未知玄儒詆玄禪是未知玄禪有知之而持論猶然推儒佛附儒隱約委蛇者其說有二賢士大夫旣巳知二氏之道之美而擔當不勇畏人以異端目巳其心好之又不能不談二氏乃動輒附託儒術以遁世人之後議蓋其心猶不能忘情於宣廟兩廡下之俎豆者又有眞知二氏之道之美實心皈依而念世人

難與驟語不駴則怪姑就世法起論使二氏和合於儒術不至駭俗而其說可以漸行如近世羅念菴持論往往如此此其見亦卓矣若以愚論之亦政不必爾吾儒仙佛其理雖一其作用成就實自不同自剖判以來三教鼎立莫能相廢學者旣兼通其理持論立教謂宜明目張膽各探其本源各要其至處以曉示天下後世使日月並明寒暑並行江河並流動植並生乃爲頂天立地作三教張主男子如云明知二氏之道可貴第以世人不悟俗儒異議姑託之儒術牽合附會其說使不至駭人無礙儒宗無廢二氏陽詆仙佛陰爲主張則二氏之道將終於不明是使俗儒之所以紛紛也豈大豪傑卓絕千古之見哉故愚不自度斷以爲論儒道則要儒之至處理固無異於仙佛而其作用成就之不同者不必强推而附之仙佛論仙佛則要仙佛之至處理固無異於儒而其作用成就之

不同者不必强推而附之儒嗟乎余孤立寡儔力明三教不敢引類呼朋以求助巳嘔血吐心雖蒙世呰詬捐糜不悔矣

儒者世法仙佛出世法在世不可無法是故貴儒出世不可無法是故貴仙佛實而公可貴也虛而大不亦可貴乎自剖判以來三教之所以鼎立不廢也儒學實而公仙佛學虛而大儒者實而有虛虛在忘私仙佛虛而有實實在證聖佛仙出世故

云虛虛以出世得名非幻妄也儒世法故云實實以世法得名非滯著也所謂各有至處以此知此則不可相廢不必相廢明矣學儒者則詆仙佛以爲異端學仙佛者則又詆儒以爲拘滯學儒而詆仙佛仙佛有引而去之耳學仙佛而詆儒儒之所以紛紛持論不服也學儒而詆仙佛俗儒也學仙佛而詆儒贋仙佛也孔子以老爲猶龍是未嘗詆仙也以西方之人爲聖人是未嘗詆佛也佛之立

教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佛未嘗詆儒也仙之立教在淨明忠孝是仙未嘗詆儒也三教之所以卒於鼎立也三教之徒嘗彼此相非矣而卒於鼎立而不廢是必無庸於相非也

清淨

道者清淨物也三教聖人之所以得道者清淨心也諸情塵膠擾秋毫不清不淨者皆非道也三教聖人作用成就各立門戶各分路岐各抵歸宿而以清淨心合道一也正心誠意是儒之清淨也致虛守靜是仙之清淨也除妄歸眞是佛之清淨也夫有善無惡者儒者之心也仙佛善心且無何況惡心乎爲善去惡者儒者之行也仙佛善且不爲

何況爲惡乎此所謂同歸於清淨也俗儒往往以仙佛爲異端嗟乎夫儒之所稱爲正道者得非以洗心滌慮不染不垢乎不知仙佛之洗滌細於儒者何如而又未始有洗滌吾未見仙佛之有可訾議也宋儒謂佛氏假設地獄諸惡業報應以恐嚇衆生不知明有人主則有百官百官中有刑官以陽罰罰有罪之百姓冥有上帝則有萬靈萬靈中有冥官以陰罰罰有罪之衆生百姓以形骸受陽

罰於生前以魂氣受陰罰於死後此必然之理也虛空之表上帝端居謂上帝能有萬物而不能有萬靈謂上帝能以好生之心生物而不能以冥報之權懲物亦謬甚矣若云福善禍淫止有生前之陽報而無死後之冥報則顏子以好學夭伯夷以清節餓雎陽武穆諸公以忠孝戮當其身失爲善之利矣曹操姦甚於鬼而子孫反爲帝王秦檜惡滔於天而首領卒保牖下當其身逃爲惡之罰矣

雖曰流芳遺臭於白骨何與而上帝之權不亦太踈乎益惟爲善者雖屈抑一時而卒升天堂永享清虛之福爲惡者雖漏網一時而卒沉地獄永受業趣之苦此其所以爲帝之靈爽理之常符也或曰善惡報應不於生前死後則冥冥漠漠茲無所知矣吾以極情縱意行之生前而以冥漠無知聽之死後不亦快乎曰子之言亦愚昧可哀矣夫子何言乎無知也未死者不知死者知之矣生時不豫知死後知之矣生而不知死而知之而悔不亦晚乎又曰生而痛苦以有形骸受之也死則形骸壞矣誰爲受罰而痛苦乎吾又何畏焉曰生而痛苦以有形骸受之也夫死人亦有形骸何以無有痛苦也曰人生則有魂氣故有痛苦也人死則魂氣不屬故無有痛苦也曰然則人之受痛苦在魂氣不在形骸矣人死形骸且壞而魂氣則存安得而不知痛苦乎故謂地獄業報爲佛氏假設非也

曰地獄業報既實有之何爲儒者不言而佛獨言之乎曰儒法治世故止言世上之禮樂政刑佛法超劫故言劫中之地獄業報儒之不言地獄亦猶卜之不言醫醫之不言卜也亦猶矢之不言函函之不言矢也宋儒又謂佛氏畀之一錢必亂何其不知佛也夫儒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不亂也釋迦之入道也淨飯留之而不住耶須挽之而不戀宮嬪誘之而不惑遇外道

種種而自信受雪山諸苦而益堅太子之富貴漠如浮雲哥利之屠毒憺如空花若是而謂其一錢必亂不知佛亦甚矣故世之詆佛者皆起於不知佛者也宋儒之詆仙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夫人義當死而苟生乃謂之偷生所不當爲而爲乃謂之逆理今仙家本清淨虛無而修證大道何爲逆理從修證大道而性全命延何爲偷生蓋渠欲爲儒者亦幟而實未徹仙宗者也夫三教之鼎立非一朝夕矣有能以一夫奮臂力排去二氏而獨存儒教者乎如其不能則是果不可廢也其所以不可廢者何也理一也

上帝全體太極眞宰萬物陶冶世界故云至尊無上也含生庶物帝所子也群眞萬靈帝所臣也太上玄元帝所賓也世尊菩薩帝所師也含生庶物各得太極之理而錯然生出故曰帝所子也群眞

萬靈修眞成道而隸於天界故曰帝所臣也太上玄元體道立極與上帝等帝王宰世界而太上退處無爲故曰帝所賓也世尊菩薩修道極於眞空直超三界六道人天賴以度脫故曰帝所師也或曰若然則上帝有上而不得爲至尊矣曰上帝子庶物臣萬靈賓太上師佛菩薩不亦至尊乎如以上帝有司爲不尊則古帝王曰師臣者帝曰先學後臣將亦不得爲至尊乎明乎此則知俗儒之以仙佛爲異端者亦謬盭甚矣或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楊墨佛老者吾儒中之異端也若如子言世果無異端乎曰有之僞學者儒之異端也妖幻者仙佛之異端也是不可以不辯也夫楊墨豈佛老比乎楊氏之道近清眞墨氏之道近仁厚皆古獨行高士也清眞者自愛太專而與萬物毫不相關仁厚者捐身爲物而溷人已親疎之辯其行雖高其道皆有弊有弊則足以誤世害物孟子

闢之不爲過佛老之道以淸虛自度爲宗以廣大度盡天下後世衆生爲極豈楊墨可比其萬一乎奈何捐以爲異端而闢之也是非仲尼之意也是非上帝之意也

虛靜

仙家之所以重性命雙修者何也抱朴子曰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故鍊氣以全形調心以全性貴在雙修也仙人性命雙修形神俱妙佛菩薩止修見性性靈旣徹萬刼長存皮囊不用仙留形以宅性

佛悟性而棄形其不同如此然仙家又自有不同眞詮敘曰文始眞經曰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蓋忘精神者虛極靜篤而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此虛無大道之學也見精神者虛靜以爲本火符以爲用鍊精成氣鍊氣成神鍊神還虛此神馭氣之術也學虛無大道者雖不著於精氣然與道合眞形神俱妙有無隱顯變化莫測其壽無量是了性而自了命者也舉上

而兼下也以神馭氣則著於精氣矣然保毓元和運行不息沖和之至薰蒸融液亦能使形合於神長生不死乃了命而性因以存也自下而做向上去者也太虛元真人曰虛無自然與虛空同體亦無虛空之體其壽無量以神馭氣落第二義為他只在軀殼上做工夫猶在陰陽之内陰陽猶得而囿之夫虛無大道與佛氏修為無以異矣以神馭氣政是仙家作用然亦須在虛靜中來不在虛靜中作用必無成也

止宿

元釋氏念常集佛祖通載遠自古七佛以及周漢魏晉六朝唐宋終於元季弘獎佛流闡揚大教可謂法苑之鄧林道源之滄海矣獨不滿其掊擊玄門過於刻峻每於道藏丹經悉指為僞蔓靈仙真隱咸目為幻妖沙門如此立心如此持論不已狹乎夫佛刳心見性以超刼為涅槃其道廣大而宏通仙馭氣煉神以度世為了脫其道清虛而簡寂

大小不同其為道一也上真列仙崇奉如來等於父師佛祖覺皇推獎羣真歡於同氣二氏之徒知不及此竪枝忘本涉流忘源挺刃操戈互相排擊沙門以為道流不抑則禪教不典羽客以為釋氏不摧則玄風不暢若云勢不兩立道不並行不知大道為公超歷曠刼入門稍異止宿則同儒佛二道咸以虛無清淨為宗惟見趣悟入差有淺深其為虛無清淨一也譬如太陽行晝太陰行夜日不

妬月月不妬日譬如喬嶽長峙溟渤長流山不妨海海不妨山仙佛之徒朗潔高遠粹白莊嚴者固多而其僞徒憍慢婬媟妖誕幻惑者亦不少兩家相詆乃皆置其朗潔粹白者而各摘其憍暴妖幻者互爲摧擊以求必勝是欲舉壹而廢食舉溺而廢舟也余笑沙門動詆陶弘景輩皆爲方士僞誤經文而魏崔浩亦因道士寇謙之故敬信其道勸大武盡毀誅沙門破滅佛教謙之切諫不從此兩

家所以漸致憤疾成讐也嗟乎其不類之徒則爲之是豈佛祖上眞之意哉善乎齊顧歡之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司徒袁粲曰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人佛子各戰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鳦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此論二氏止宿其

庶乎

儒佛

廣桑子曰離動無靜離喧無寂離實相無真空離煩惱無菩提世人不達謂儒通體用佛溺苦空誤矣

秘密藏

道家排擯釋氏此不惟不知釋必其涉玄淺也陶通明夢授記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寺授五大戒孫思邈善莊老及陰陽推步醫藥之術號爲真人而尤重釋典王重陽七真並悟真空摽玄定慧趙緣督譔仙佛同源一書大闡秘密藏嗚呼此其所以爲至人也歟

與汪司馬論三教

三教之理異路同宗羲軒以前溟涬混合與𡝩爲闢末法支流割席分門互相水火學出世者薄儒教爲纓縛譚經世者詆二氏爲玄虛而佛道兩家又各立門戶羽客則曰佛昧大丹止於陰靈善爽緇流則曰仙迷般若未免報盡還來僕以爲不然若如三教之徒互相排毀則可以彼廢此何自洪荒以來鼎立至今卒不毀滅也嘗臆論之堯舜周

孔爲世立法乃世界砥柱生人命脉自有生以來固誠不可一日而少廢而二氏之道除煩解縛見性超眞玄妙精實又何可瑕疵如來會一眞元盡破諸妄謂大地山河悉從妄立塵緣世法摠屬妄因其理至矣然世界衆生不能一一除妄還眞見性成佛則世法維持斷不可少儒者之不度世爲其染着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絕意必固我去染着矣與如來之無所住而生其心曷異焉上帝作用太極分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歸於陰陽陰陽歸於太極太極歸於無極理至無極何相之有何人天之不爲佛哉且人天之中時有大菩薩居之人天事了還歸佛所其與報盡還來者又大自有別矣如來嘗論十種仙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雖得長生報盡衰現未免輪廻流轉其論良至然此十種仙人者皆不悟眞空煉形調氣以其堅固不息故遂得長生以其不

悟眞空故未免流轉乃若太上由虛極靜篤究竟無名而直達於先天地存夫所謂先天地存者非即佛氏之本來面目乎中古仙人止知修命間有性命雙修者而性宗終不大徹是如來所摘十種正在此輩至許君謀毋本忠孝而會於淨明重陽平叔煉神氣而要諸定慧吾曇師因禪定以悟黍同謂非深入般若者乎則又安得與十種仙人同堂而論也玄門之徒謂佛子觀空習定不曉金液

還丹故没爲清靈之鬼未免投胎奪舍此但指禪師滯寂沉空未了眞性者言耳若佛菩薩一悟般若金剛萬刦不壞何投胎奪舍之有故余以爲道一也佛家謂之般若道家謂之靈光儒者謂之性皆是物也二氏修之而離物肯入玄詮儒者修之而涉世理歸實際而佛氏大徹道家未甚徹此三氏之異處理一而已孔子見老氏而歎以爲猶龍歎西方聖人以爲無爲而化不聞夫子之排擠二

氏也而後世儒者之徒乃指二氏爲異端謂其傷倫亂教其心亦無他盖將爲吾儒赤幟爲世教藩籬而不自知其局於小方而不明大道也盖得儒術之淺而未窺二氏之深也夫吾儒求日用之理立法扶教二氏乘清虛之理離垢絶塵譬如粟肉以濟枵腹凉槳以解煩渴有何相病何害兩存而必欲力排而去之也傳弈折蕭瑀韓退之表佛骨明目張膽捽擊不遺餘力不聞佛道因二子而遂

廢毀也而退之一抵南海卽與佛子大顚語而稱其見解晩年得其姪韓清夫爲之指迷遂修大道而卒悟其前身爲冲和眞人若然則退之初年見且未定何據而攻佛耶漢史稱天下豈有仙人盡幻妄耳張子房辟穀而書其卒謂其卒不成仙淮南王本與八公仙去乃諱不言而稱其反誅謂恐啓後世人主好神仙之漸是則然矣然至書唐司馬子微軒轅集宋陳圖南諸公彼獨非清虛學道

業登仙品者耶乃極其嘉許若深所羨慕而不能置一貶詞何也豈遂不爲後世防其漸乎則史臣之誕排神仙亦茫然無定執可知矣士大夫執排仙佛者代不數人乃若漢傅毅闞澤牟子晉王導何充殷浩王恭周顗謝安王濛王坦之庾亮戴逵許詢王珣宗炳劉遺民宋顔延之何尚之梁何點何胤沈約劉勰唐張說杜鴻漸裴休王維白居易梁肅元德秀于頔馬總李翺柳宗元宋富弼張方

平晁廻張九成陳瓘張浚呂居仁蘇軾黃庭堅諸公皆學佛者也周育成子經成子郭叔子呂尚越范蠡漢張良東方朔陰長生梅福蠻巴劉寛晉郗鑒鮑靚許邁許穆葛洪楊羲嵇康郭璞梁陶弘景蕭子雲唐顔眞卿李泌張志和李白施肩吾陳陶諸公皆學仙者也彼豈皆闇而無識者耶僕每慨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以致其徒紛紛聚訟迄無休息先生博識多聞盡心密緯參訂三教要於統宗

築室顔曰太函取三氏書悉貯一室繙閲研摩而又清心寡欲實語實修今世之可與語太函者非先生而誰僕是用悉其平生愚見綜擥剖析與先生試印正焉先生不可無一言以復我

人解

人有耳目口鼻七尺形耳而可以爲聖爲賢可以與天地合德顧不貴哉天地以太極之理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生人理者性也氣者命也天地之所以成化工者此性命也聖賢之所以盡人道者此性命也衆人之性命其初本渾淪完足而無虧欠惟此一點太極靈光落在二五揉雜中所以不無昏明純駁而欲根情識得以覆盖本心斵喪天

理增了一分情欲減了一分靈光增者日增減者日減性靈蝕盡不得爲人故必時時提醒時時拂拭沙去水清莠盡苗長原只是要復我本來渾淪完足分數而已三教人在世世出修鍊作用不無少異乃其完復性命大頭腦處則一而已萬都督鹿園居士曰儒一以貫之一者無也貫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住生心有無合一也

老谷神不死谷神無也呼之卽應不死有也谷神不死有無合一也張洪陽曰儒家順性命以還造化其道公禪宗幻性命而超大覺其義高老氏修性命而得長生其旨切嗚呼盡之矣乃弇州新安近亦知函三爲一之旨者

三教之徒互相排擠其來已久間有心公氣平不肯黨伐者亦未嘗顯言其所以爲同爲異至今各立門戶各張旗幟聚訟紛紛迄無歸一之論可嘅

也近白曇師闡明三教合一之理海內高明之士起而和之如洪陽諸公持論首哉而先是又有鹿園居士爲之倡明業大徹大悟而去豈三教大明之機當在今日耶

佛家般若道家靈光儒家明德摠之所謂性也朱紫陽註明德拈出虛靈二字甚善人心虛而量廣然後能容人心靈而機活然後能應物實則有礙鏡昏則不照所謂虛靈乃本然之體不以私欲窒其府不以私欲昏其鑑則本然之虛靈在我矣二氏之修鍊寧出此二字哉二氏修成圓陀陁光閃閃活潑潑是個甚麼捉模一着虛空粉碎此時那里還有甚麽三教分別

世間士大夫有一等向饒舌闍黎口頭拾得些涕唾開口便罵仙人是衆生有一等跟着方上油嘴道人聽得幾句燒煉底死話便罵佛是出不得陽神底靈鬼又有一等裹青布頭巾思量生猪肉喫

底尚自不識性靈是何物只鑚研故紙提着個孝經論語一兩句舊話頭便罵菩薩眞人做異端邪道若依這些沒孔鐵椎底見識三教祖師不知在虛空中每日鬧了幾場誰想這三個老翁每日打做一塊同心同氣甚般相好就是一個裹底人却笑後生們沒見識爭着這閒是非却大家念得一句非吾徒也非吾徒也

三教一道

精炁神名曰三寶神者性也精炁者命也佛氏只說見性明心不提精炁道家單者單說以術延命高者性命雙修然仙人最高者與天無極佛氏則直超三界萬刼長存道家性命雙修似勝佛氏之單了性而仙道終不及佛道之大何也盖性者虛無大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生炁生精命爲性之生出性乃命之統宗惟道虛無立於精炁之先元

炁元精雖是先天不落渣滓畢竟謂之精炁便着有這一邊一着於有便墮生滅所以說元氣盡人要死刼不聞說這道理有時而盡天地開闢混沌而此個道理萬刼常在佛氏除去諸爻大悟大徹完真歸元了了此性則性炁自然完足冥合虛無說甚長生萬刼不磨此了性命而不足言者也道家單者不知有性只知煉精調炁以求長生此不過地仙之屬雖得延年終歸速壞何者精炁易盡

也此只知修命者也上真以神馭炁性命雙修鍊精化炁鍊炁化神鍊神還虛摠之亦歸到虛無大道只因它起初下手處尚着在精炁上所以尚有生滅不能如佛萬刼不壞若從頭碎裂了精炁二物丢了雙修話頭從新向覺皇金剛般若大徹悟一番又何上真之不爲如來哉道家有謂佛家獨修孤陰不能長生度世者盖指頑空之輩枯坐習定而求道者言非謂悟性成佛者也夫性豈孤陰

乎儒家正心誠意愼獨中和養虛靈盡人道專爲修身治世原不求超生度世全向有這邊下手所以身謝命終埋還造化雖着於有然乾淨實際自成天地間無愧怍之人儒者將此道修身治世臨了將此道交還造化仙人將此道度世延年與造化齊久佛氏將此道徹悟到至真至空處超出造化而無極所修持所成就各各不同同此道而已故余斷以爲三教合一者以此嗚呼余饒舌矣余

亦有大不得已者矣

與陸平泉宗伯

道民不奉明公色笑七年于玆矣在昔爲小吏由拳時數過從明公每相見便脫去形骸譚析要眇謦欬餘音至今猶恍恍在耳明公應化善權肉身菩薩靜中橘柄已久觀成機熟頃者想當大有證悟初機下士無緣得侍函丈以相印可秖有神馳道民徼天之幸得蚤遂放廢專精努力冀了生死大事皈依三寶嚴持五戒庋仰蓮座願列巾瓶而

重以宿因猶不忘情金液還丹一段公案近嘗研討二氏參同三教講結一書夫如來闡揚大覺探本來于妙明太上究極無名標幾先于象竒佛氏從淨智妙圓而悟眞空玄門繇混沌希夷以入神解覺皇見性即了心珠獨朗靈眞兼總性命妙法雙修所多雙修二字尚有湊泊安排不如金仙單提見性一了百了超朗直截是故二氏之入道有費安頓有不費安頓有有階級有無階級淺深大

小由此以判其爲得大道均也蓋二氏祖師任虛空之中契同針水味比椒蘭矣奈後之不慧之徒但知各尊其教不知道本融通泥洹之詆僊化往往以長生不死爲住著窠臼然此寔非玄門之極則黃老之本旨也蓋如來愍衆生之造惡故誘以極樂之鄉太上爲凡夫之執迷故引以長生之路使人欣極樂而修善提羡長生而理性命及夫眞如一證則苦樂兩忘仙品一登則死生雙遣二氏

之極玄至妙其大者無不同如此道民讀華亭念常譔集佛祖通載玄門自老氏而下咸悉力排詆目爲僞妄瞋恚滿腹人我山高此斷非佛祖之意夫奉佛爲教何必若是哉念闍黎恐不免地獄矣明公大道標的以爲然否如其未然不妨駁正道民世情盡矣竭力以從事此二門不敢尊仙而議佛亦不敢奉佛以詆仙倘一朝得到了手佛奴道民並是弟子不自知究竟若何肯心實辦矣伏候

尊知識有以教我平湖陸五臺司寇向爲四明阿育王舍利殿檀越頃遣高僧無漏來住持本山即令無漏募緣了此殿工而復託道民作功德主道民貧不能以法財爲功德爲之草一疏文令行募吳越間乞明公主張緣事蓋釋迦文佛舍利阿育王建塔震旦國中一十九處明州鄮縣其一也而此塔則自劉薩訶懇禱從地中湧出尤爲奇特迄今宰官居士善信隨喜但有緣法者至則舍利往

往現五色光或大如荳實如龍眼如盤盂如車輪變幻神妙殊勝非一明公慨然勸化雲間善信此盛事也所爲道法不及夾喧

答張觀察論佛老書

明公以佛老下問及不佞云考亭翁之論佛老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佛老之理果虛無耶果寂滅耶果無實耶而又謂之高過於大學大學之道有體有用佛老既謂之無實矣安得過於大學吾子在法門久其爲我著論明之不佞夙承公知又慨二氏之理之不明於天下使天下人不知而造謗臍其身於大罪故退而以

書奏孟氏有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孔子之時佛教未入於中國而孔子似已知之故推尊西方有聖人焉孔子葢與老氏同時常適周而問禮退而歎曰老子其猶龍乎終其身不見有一語排老氏若與釋生同時孔子未必排也惟佛不及與孔子見聞而折衷焉以故後之儒者肆爲詆毀或非孔子意也子嘗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未必以佛老爲異端也葢三教各有異端如木之有蠹如苗之有莠後世之僞學儒之異端也黃白男女諸傍門老之異端也無爲白蓮諸外道佛之異端也必以吾儒爲正而以佛老爲異端亦或非孔子意也不佞中歲兼學佛老晚年壹意奉佛故請先論佛理就考亭論佛氏之教誠虛無也誠寂滅也以救弊也世人迷眞逐妄背覺合塵妄認世間一切法以爲實而結縛諸緣膠黏萬物永無解脫之期故佛以虛救之言空花幻泡一切皆不實也妄

認世間一切法以爲有而爲六道流轉三途長淪生死之苦故佛以無救之言成住壞空一切皆非有也一切有爲皆屬無常生而復滅滅而復生若轆轤而不休若葛藤而不斷故佛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暗室燃燈永破幽暗海船及岸長免漂流其言寂滅以救無常也且虛無寂滅三教咸不能外也儒者云無極而太極無極生太極太極生陰陽五行陰陽五行生萬物無極云者即虛無之理

也老莊云天地萬物以無爲本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此亦虛無之理也佛氏云清淨本然忽生山河大地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限之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是亦虛無之理也且天地間之有必有執著必有變滅惟虛無者不有惟寂滅者不滅三教之理有至不至而要皆以此理爲主宰獨詆佛老以爲異端可乎然而佛理實不止於虛無寂滅也何以明其然佛弟子有聲聞緣覺

名爲二乘人者厭浮生之實有逃而屏於空虛知苦斷集慕滅修道觀物變易自悟無生一切沉於空寂而流於枯禪獨跳之瘖不顧後群自了之漢因知普度是所謂偏空也佛則又爲說有以救之葢如來爲凡夫說空空以破其執有爲二乘人說有有以破其沉空皆頂門之針對病之藥也如來之說空葢權託空以救有如來之說有葢權說有以救空所謂羊鹿以出火宅原非牛車黃蘗以止

兒啼原非眞金也開權顯實佛理之至者則有眞空有妙有空而曰眞空自含有不沉于空有而曰妙有自含空不滯於有宗鏡錄云談空不斷斯乃即有之空論有不常斯乃即空之有故其所云虛無寂滅是如來之權說也是說也大學之道亦有之言能慮則本於靜安言正心則戒於有所其意皆與佛氏合而考亭謂佛氏之高過于大學良亦有見喜怒哀樂子思要於中節而佛氏則併絕乎

貪嗔飲食男女孟子以爲天性而佛氏則盡斥爲情慾古聖王創爲庖廚設爲網罟祭祀燕饗悉用犧牲烹臑蕭膋聖賢甘嗜其于萬物之命止云取有時用有節撙節愛養而巳而佛氏則戒殺持齋永斷葷血吾儒事上帝交神明則有三日齋七日戒而佛氏則盡受齋戒永不破犯吾儒斟酌取予恐傷廉惠而佛氏之言布施則外而國城珍寶內而頭目腦髓皆所不悋吾儒報施怨德止于直道

而佛氏之言忍辱則小而罵詈鞭笞大而肢解割
裂並所不嗔吾儒朝乾夕惕法天行健猶云嚮晦
宴息也而佛氏之言精進則四大不惜六時翹勤
煉去睡魔脅不貼席吾儒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
不談定性也而佛氏之言禪定則妙於那伽極於
滅盡三明六通洞然悉了吾儒之智慧觀物窮理
雖百世可知而佛氏則世出世間歷萬劫而畢照
吾儒之道德博厚高明與兩儀配合而佛氏則天

上天下超三界而獨尊語其廣大精微一毛端而
現寶王刹一微塵而轉大法輪一字法門海墨書
而不盡一偈妙理大千載而莫窮衍刹那為億劫
促萬劫為須臾總持妙湛含裹十方毗盧遮那遍
周沙界所謂其高過於大學以此夫而謂之無實
則未為知佛也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止至善
佛氏之自度明德也度他新民也凡夫而二乘而
菩薩而如來琢無虧涅槃入常寂光土止至善也

佛氏空山河大地空三千大千國土空十方三界
空四大五蘊六根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二十
八天八萬四千塵勞門而總之山河大地三千大
千國土十方三界四大五蘊六根十二處十八界
二十五有二十八天八萬四千塵勞門無非是毗
盧性海妙明中物蓋佛有真諦以彰一性本實之
理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有俗諦以顯一性緣
起之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故寂然無為

熾然用起熾然用起寂然無為山河國土皆其建
立器物世界皆其鑪錘天帝聖神皆其應化人王
宰官皆其再來將於樂趣度生則金玉為宮珍饍
為食香陰奏樂綵女進御不妨享樂將於苦趣度
生則劒樹刀山烊銅熱鐵異類中行代衆生罪不
辭受苦立君相之經綸權輿治道勸臣子之忠孝
教本人倫戒壇梵網肅於儒者之威儀地獄天堂
嚴於王者之賞罰脫瓔珞之衣披弊衮之服登治

於三五而人不測其從來本菩薩之心行豪傑之事致君於尭舜而世莫窺其作用横出豎出總是眞如顺行逆行無非佛事儒者萬物一體四海一家規模宏遠矣而佛氏之普門方之爲尤大儒者如傷在念痌瘝乃身中情惻怛矣而佛氏之大悲比之爲尤切三世諸佛愚不暇遠引悉數卽如今時人男女所共皈老稱所盡曉之釋迦文阿彌陀也觀世音大勢至也文殊普賢也於衆生何其有

緣而群靈何其悲仰也凶人暴客怒氣方張一覩慈容而瞥爾和悅邪男淫女慾火正熾一禮金像而立地淸涼有生而愚鈍一事不知至心皈命如來忽然開悟有少壯癡迷無惡不作晚歲禮佛懺悔頓稱善良迷人沉錮有父師所不能訓卒以佛力而挽回天性強梗有王法所不能懲乃以慈教而省改凡夫有熏修之功聖人乘願力而密爲授記人不及見然而亦有見者矣祖父墮三途之苦

子孫仗佛力而遂獲超度人不及知然而亦有知者矣淨土諸子臨終而見諸佛來迎不可謂盡不見也度亾道場圓滿而感亾靈來謝不可謂盡無知也陰謀邪障或誦經呪而消除水火刀兵或念名號而解脫如來之視衆生也眞如愛子衆生之依如來也眞如慈父常睹在目常提在口淪入肌髓熏入心想玉毫光相充塞華夷香火叢林遍滿村郭痛苦纏身呼號大士虎狼逼命求救彌陀眞

性所發莫知其然急痒自來誰爲之使凡此皆如來之全體大用也而謂之無賛可乎儒者之排佛也恐其教之大行蠹害世道有妨吾儒不知無慮也儒者以五常四德行禮樂刑政而治教乎生民佛氏以五戒十善行折攝恩威而化導乎愚俗各有妙用兩不相妨非獨不相妨亦有助于儒教儒所不化佛化之儒所不度佛度之也儒如日用飲食濟人之飢虚佛如甘露瓊漿解人之煩渴豈可

以濟飢虛者爲實解煩渴者爲無實乎儒如良藥
以療病延生佛如神丹以回陽奪命豈可以療病
延生者爲實回陽奪命者爲無實乎顧夫凡夫逐
妄則無動而非妄至人歸眞則無作而非眞妄人
非無寧息時而此中多擾無爲亦是有爲眞人非
無紛雜時而本體湛然有作還同無作是故如來
應感周徧沙界而無遺妙智法身常處菩提之本
座歷萬變而無宣在五慾而不染運無緣之慈愛

衆生而自不墮於愛河行不動之悲苦衆生而身
不沉於苦海示同凡夫而常不涸于凡夫施恩萬
物而不責報于萬物如風雨竝作雷電交馳而虛
空之體不動江海澎湃波浪洶湧而坤維之極自
如故曰寂然無爲熾然用起熾然用起寂然無爲
華嚴經頌云佛住甚深眞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
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所作利益衆
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與無相無差別入於究

竟無相宗鏡錄云凡在起滅皆非性也起無起
性故雖起而不常滅無滅性故雖滅而不斷盖體
用合一虛實渾融斯乃無住之妙門不礙之覺路
謂之無實者是萬物蒙日月之照臨忘其照臨萬
物荷大地之承載忘其承載也忘其日月之照臨
謂其本無照臨日月不辯忘大地之承載謂其本
無承載大地無言日月果且無照臨乎哉大地果
且無承載乎哉自有佛以來君相有崇奉者有毀

滅者聖賢有依皈者有排擊者而其道迄今終不
廢其所不廢者足明其不相妨也或曰子廣陳佛
之作用是矣但其教辭父母而出家蔑君親而祝
髮且不娶妻生子人類將絕吾儒排之者正排其
亂倫傷化而子乃謂其教本人倫無乃謬乎曰不
然佛欲超生死不得不先遺人緣而旣證眞常遂
得以普度親屬度脫親屬而同離苦海較之結縛
情緣而共沉愛河其爲恩厚孰大孰小乎釋氏立

教先令服勞而孝父母祝壽而報君恩未嘗廢君親也指腹而生羅睺一體而度阿難未嘗廢父子兄弟也舍利弗以德臘而推爲長老迦葉以鉗錘而成就同衣未嘗廢長幼朋友也比丘祝髮不畜妻孥居士修行聽衍嗣息比丘既得證果居士亦不妨成道是又何嘗絕滅人類也謂佛亂倫傷化亦未之思耳明公淳誠秉性清素絕塵其在方以内也則爲眞儒若留心方以外也則爲眞釋雖不

奉佛而其淳誠清素固諸佛之所印可也其貪狡穢濁者雖奉佛佛不許也昔晉時石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問福報於佛圖澄澄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慾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當受玩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故知奉佛在心不在儀文存心在清淨不在諂曲口奉佛而心不清淨是爲以心謗佛口奉佛而身不行道是爲以身謗佛皆佛之所不許也至如老氏之教惡世俗之淹汚而立於清淨厭人心之矯僞而返於自然標大道於象帝之先鎭天下以無名之璞其精可以理身其緒餘土苴可以治天下國家張子房得其道以興漢基曹參得其道以弘相業漢文躬修玄默坐致昇平漢武禱祠神仙享國長久陸法和道術通神剪滅侯景再造梁祚李長源仙骨天授芟除祿山中興唐祚是皆深于黄老建立卓然寧獨絕粒名山

飛形霄漢而已惟晉士大夫有以老莊取敗者彼皆竊其放浪之迹失其玄素之操口作清譚中溺勢利名爲脫落實長浮華是學老莊而過非老莊之罪也如即舉以爲老莊罪則漢臧綰以儒術而濟贓汚歆亦以儒術而黨王氏楊雄以儒術而美新安石以儒術而亡宋亦輒以爲孔孟罪耶觀孫登譏切嵇阮語則知蘇門生老莊之眞嵇阮諸賢老莊之似也覩子房曹參輩之作用則老氏亦非

虛而無實者也不佞服膺二氏久稍窺一班娓娓置辯實非得已以此復明公之下問亦以此觀世俗之回心冀以小作功德追其宿愆非敢謂佛老之道待不佞而闡明也惟明公進而教之嗟乎古今士大夫有才高一代智籠萬夫精貫星虹氣搖山嶽挾雷電於嘯呼走風雲於顧眄駈六合於毫端弄羣愚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略成敗所關或不難内負本心外犯名義禍福所繫或不辭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忘有限之數作無涯之圖在旦暮之中營千歲之計山河入手富貴熏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宅干雲霄田連阡陌既極生前之樂復圖身後之名榮光艶[illegible]里閭姓字香於翰簡亦可謂逞懷得意矣依憑壯氣馳騁雄心譚佛老則斥爲耿茲說因果則目爲虛幻轉眄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哭泣生直管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歎

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寃對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乞命竇逵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桓溫下車而搏額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軫范睢求救於高衲斯皆振世之豪傑絕代之才名功烈巍峩權勢薰灼何等意氣精神也而當其無常一到大運將終壯氣銷磨雄心安在骨肉離我罪業隨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命三淸入靜室而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

懺一悔一禮一拜其可得乎夫業必有報因必有果靈爽能求救者幾人隔絕而不及知者何限作業者受報而人不知後人不知而復作業亦可哀矣迷人謂無神無鬼無仙無佛人死無知亦無報應總之皆迷情也聖賢之所譚說書傳之所記載遠而聞見之所流傳近而耳目之所覩記鑿鑿乎其必有斷斷乎其不可逃而謗無仙佛撥無因果徒自取重罪耳夫諸佛之梵宇殆遍赤縣神州三

清之寶殿亦滿通都大邑道院惟靈官神將肅稟威容梵宇雖帝釋天王尚列北面遍一切處萬古如斯世寧有此僥倖偶然之事哉天下之香火盛於孔廟人心之皈依切于素王抑又何故矣生民以來經歷帝皇豪傑不知其幾而終不能廢滅之也且佛老之爲道君相可以濟時拯物韋布可以繕性修身得意者可從濃處而得濟失意者可就苦處而得欣生前可以免罪愆死後可以釋宛結

成則證聖超凡永斷生死不成猶得減罪增福豫種善根由斯以言佛老亦何負於人哉而毀滅之排擊之也宋儒程朱排佛老者也排斥者固多藏奉者亦不少大都排者未究其宗門奉者深拜其妙理不見大鵬或以爲猶夫斥鷃不睹海若或以爲猶夫潢池也以愚計之爲儒而兼奉仙佛儒斯爲廣大不奉而亦不排亦不失爲眞儒儒者僅不失人倫未超生死要必須奉而後得耳儒而奉仙

佛仙佛之所印可也即宣聖在天之靈亦未必麾之門墻外也隆灼見其理故敢明目張膽一著論如此知我罪我兩者惟命或曰子故儒者而左袒二氏若是無乃操戈入室乎宣尼兩廡下俎豆羊豕恐不復得饗矣隆曰長齋道人安用此爲隆見世之儒者心誠好佛又恐人之異端目之乃緣飾于儒佛之間而調停立論是爲首鼠兩端隆不爲也

毀佛

儒者詘佛謂界之一錢必亂此不通佛理者也佛氏之學修持定力至于萬乘不能加白刃不能奪大水不能溺劫火不能燒然後得道證果而謂一錢必亂誤矣又謂佛自私自利此不通佛理者也如來弘願普度身作津梁遍於三千大千極於含靈蠢動而謂其自私自利是徒知有辟支獨覺小乘禪而不知有無上菩提也儒者不談釋典不黍明師於佛氏廣大圓通之道何嘗窺其影響而妄肆詆毀何其不知量也宋程明道定性書釋氏眞空之理也不闢佛亦不贊佛不闢者知佛理無以加不贊者謂儒之體然也明道非朱儒也

僊佛

白樂天寄王山人詩云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纔能勝夭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王摩詰詩云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虫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二公之言皆欲人舍仙學佛其意是也佛道圓通廣大萬劫不壞明心見性一了百了無有作爲無有階級學而成佛何有於仙然而學佛者未必皆佛也仙道駐景延年離塵度世淸虛灑落亦何可廢長生止對短命說誠有理然長生道成由仙入佛未爲不可故曇鸞從都水而求丹方紫陽旣僊續悟眞而明禪理良有以也僊當尊佛佛不非僊右丞香山止知其一

聖人

聖人之名自有不同就世法而論則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爲世法中聖人就佛門而論則如來爲佛法中聖人就仙道而論則上眞爲仙品中聖人此二氏爲出世法中聖人今儒者止知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爲聖人局于所見耳等而下之九流衆技各有其至者皆可爲彼法中聖人也以儒者視二氏則謂二氏異端以佛如來視儒者則世法聖人未必聖人也嗟乎此詎可輕爲世人道哉

三教相傳

佛宗自過去莊嚴刼七佛而後西天祖師自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東土祖師初祖菩提達摩大師傳之二祖慧可大祖禪師慧可傳之三祖僧璨鑑智禪師僧璨傳之四祖道信大醫禪師道信傳之五祖弘忍大滿禪師弘忍傳之六祖慧能大鑒禪師莊子曰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了孔子傳之孟軻三教之道聖聖相傳或

超越三界或主持世法統在列聖散在人心輓近世不聞有傳而三教之理未嘗滅絶蓋統在列聖者失傳散在人心者無恙猶得各反而求之有求必得有脩必證是在人之立志何如耳二氏曰人人本具箇箇圓成儒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此也若列聖之後大道遂絶則天理亡而人心死矣詎成三界閻浮世哉

三教螽螣

天地間有正氣則有邪魔有善人則有凶類有芝蘭則有荊棘有麐鳳則有蛇虎陰陽奇偶對待並立弗能廢巳三教之中各有螽螣借六藝以文姦言章甫逢掖而盜蹠其行者儒之螽螣也恣行五慾無復忌憚而託之菩薩行者釋之螽螣也方術之士談燒煉講房中陽附伯陽彭容之術而陰以濟其貪財好色之私者道之螽螣也此豈三聖人之教則然哉儒者往往指摘二氏之徒之僞贋以詆斥二氏而不知儒門亦有之以蛀蠹而疾嘉木以稂莠而惡嘉禾蔽亦甚矣

中庸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命即理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此命也此理在天則謂之命付之於人則謂之性益言天之命在人爲性率此性爲道脩此道爲教命性道教四字皆實字也朱子註命字猶命令也誤矣天以氣生人成形以命付人爲性性即寓於形之中譬如人以珠與人必篋盛之也珠性也篋形也儒家善寶此珠并篋而還其主者也道

家善寶此珠并篋而久留者也佛氏善寶此珠留珠而還其篋者也儒者修性而還造化其心公矣僊佛修性而超造化其義妙矣儒者公心原只將此性道做得停停當當交還造化故存之中而發之和者停停當當也僊佛妙義直將此性道修得渾渾融融超出三界故忘情遣念者渾渾融融也天地間實珠分作三家只一珠而已故余斷以爲三教理一者此也特作用不同耳儒者修性道而

交還造化固自其作用所以世法聖賢朝聞夕死存順沒寧其道雖能不朽其身未免彫謝然觀聖人戒謹慎獨至致中致和天地位而萬物育則亦漸合於虛無自然超形度世矣其所謂位育切效乃中和薰蒸融液自然到此地位初非勉强造作而然者聖人能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豈有自家一身反安頓得沒下落不停當與衆人同謝與草木同腐哉必不然矣所謂交還造化示民有終者

正爲世法聖人爲世立法不欲露出度世一段光釆爾度世一段光釆乃是僊佛地位世法聖人自另是一箇局面故曰吾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何以明之忠臣義士如關將軍雲長彼其生平所操持吾儒忠義大道何嘗修虛無度世法而衽緣忠義精神千秋萬歲不可磨滅至今在天之靈英英肅爽常與僊佛並處關君何嘗死乎則知孔子大聖人至今尚在必矣

孔孟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似單修命者然以集義而生氣則脩性在其中矣勿忘勿助是亦悟虛無自然無爲有爲者所嫌集字尚在未能如孔子之打成一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性命雙修矣七十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則形神打成一片矣謂孔子不度世吾不信也彼直以爲世立法不欲示人以不死耳孔子豈與衆人同彫謝者哉脩性而還造化儒

者常理乃若孔子未必爾爾何以故天下何思何慮無意必固我吾道一以貫之其地位與世儒不覺絕乎孔子僊佛易地則皆然宰相出居監司之位則遂下行監司之事僊佛宰相也諸儒監司也孔子之道宰相其位則監司也

世法有生死孔子示民以有終是順世間法僊佛長生而超刼是出世間法三人本一人各分頭作事太公輔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夫太公救一時之禍亂夷齊扶萬世之綱常太公知夷齊之心夷齊亮太公之志各有所爲分任其責知夷齊太公則知孔子釋道矣治世無孔子則無以立法而安民出世無釋道則無以除煩而解縛其心同其道同三教之徒請淡思之無忽

度世

人知生之度世而不知死之度世也道家性命雙修故形神俱住釋氏修性之極足以該命故其神不壞形其所不屑者是生而度世者也大忠大孝之人死于忠孝固未始知修二氏之道也而忠孝大節足以培之死而神識不亂 上帝憖之神明重之亦何嘗死哉至大聖大賢若周孔顔子雖不學養生言要亦非死者彼爲世立法固不欲示人以不死故曰吾夫子能之而能不爲是死而度世者也

儒禪

晨門荷蕢沮溺於陵辟支獨覺禪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上乘禪也博施濟衆最上一乘禪也度盡衆生雖釋迦不能博施濟衆堯舜能無病諸

俟定

佛斥外道儒又斥佛爲異端儒詆老莊老莊又詆孔子爲驕志春秋褒貶一時勸懲萬世而人或病爲熟爛陰符太清淼入言詮大闡玄旨而人或指爲僞書湯武順天應人而後世有非薄之論王莽簒逆大賊而當時有頌美之文蜀書則寇魏魏書則寇蜀牛黨則小人德裕李黨則小人奇章范希文一代偉人而梅聖俞作碧雲騢醜詆文正至于無足比數王伯安削平大亂而費文憲輩作國史極言王首鼠兩端嗟乎天下之是非何一定之有君子修身亦自信而已雖曰不定然終無有不定者人亦俟其定可也

圓通

余酷愛天竺三藏求那跋摩之告宋文帝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倘不克己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爲持齋不殺亦大矣安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菩薩圓通於此可見孰謂西教不宜於東土哉

三教

黃虞羲農以前氣化厖厚道學大明生民精神心髓道與融浹耳目手足道爲實際滇涬之眞不漓三教之名未立如胎嬰𣪊雛混然敦慤雖有君師治教法略罔疎而民人自雍熙洽穆當其時葢不聞有破義滅教大姦大惡之事虞夏以後風氣漸開澆僞滋長三代之君於是坊以禮樂督以刑政法嚴罔密禁民爲姦于是風俗犁然衆志寧一王

澤滲漉旣深且長而文愈勝則朴愈散江河濫觴將何底極王迹漸熄世風莫維天乃生仲尼以身作范以口講道大綱大法悉取而垂之六經仁義禮智立爲矩矱順之則善逆之則惡善則慶賞惡則刑威淸議出焉國法立焉由仲尼以至今日生民之所以內保良心外全身家相生相養而恃以久長者秋毫皆其賜也其間屢經昏亂壞倫滅紀元元塗炭草昧陰霾而良心未嘗盡死公道未嘗盡晦卽如王莽董卓濁亂四海影附如雲而當時未嘗不忿其凶子業隋煬淫穢滔天舉世若狂而當時未嘗不醜其行義師飈起豪傑雷動廓淸氛霾再造區宇則所恃仲尼講明之大道不泯泯也夫赤縣神州指臂于京輦億兆衆庶呼吸于一人拔山扛鼎之夫縣尉以尺組繫之凶暴恣睢之徒見官府則屈膝脅息而不敢動至淫縱無耻者猶知當大庭而掩飾慾火熾然而名義所禁尚有所

畏惜而不敢爲匹夫裹糧而行萬里此何以使然大道明而禮法嚴也微仲尼則夫不得保其妻父不得有其子農不得享其粟賈不得守其貲居不得卜其晨夕出不可以跬步人類澌滅久矣古有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又云仲尼以萬世爲土豈偶然之故哉乃若仙佛所重者性靈所脩者大道所冥契者神明之鄉所凝愼者隱微之地以淸淨滌垢穢妙玄超解繫縛以虛無導梗滯以灑

落除煩躁離塵釋累度世歸眞理妙義高又何不善矣或曰仲尼之道事事皆實仙佛之道事事皆虛實者人倫所急虛者幻化所托故仲尼之道如寒衣飢食仙佛之道如捕風捉影予故儒者焉用稱二氏爲滇洋予曰然余故儒者既非沙門亦非羽客前論仲尼人倫大道切于生民亦詳且悉矣夫豈眛儒術而溺二氏者哉余蓋眞見三教之理各有至處古人分爲鼎足斷非謬悠耳夫道不有

實者何以實其虛不有虛者何以虛其實人倫日用爲世法之實際淸虛玄朗精出世而懸解世界之所以久長而淸寧者以此也人生飽煖煩渴非沃以凉漿則迷悶欲死予謂衣食急矣凉漿遂可廢絕哉或曰仲尼之道以治世安民故可貴也仙佛止於自爲長生超劫而去於世人寧有毫髮益哉曰不然僊佛淸涼散也人小服之則小效大服之則大效精進其道卽可超生度世稍涉其道亦

可以解渴除煩且其所發明福業因果善惡報應玄教神理淡足以悚惕人心而使之省悟悉頑之徒有父師所不能曉而悟於淸淨之一言凶殘之輩有王法所不能懲而惕於報應之大戒古之仙佛往往弘願廣濟詎無益於世人乎或曰子及因果報應則愈謬荒矣王者懸誅賞以待善惡豈不章章顯赫哉今舍王者章明之賞罰而求之神明幻妄之報應欲以恐赫愚民遷善悔過亦難矣此

甚非聖王以至誠待人之道也曰明明下土有王人百僚以賞罰行人道明明上天有天帝萬靈以報應行神道人道賞罰止行於人之生前神道報應則或行於生前或行於死後此一定之理也子謂王人百僚皆所見聞以爲實有天帝萬靈未經耳目以爲幻妄欺神褻天爲罪大矣或曰洵如子言世人盡學仙佛可乎曰如來上眞弘誓普度必欲化盡世人若能盡學仙佛無復凡夫不亦上善

哉或曰仙佛未嘗畜妻生子欲世人盡學仙佛無復凡夫人類不遂絕乎曰何爲其然也君不聞佛氏所稱西方淨土有男無女人從品蓮花而生乎若世人盡成仙佛則將化五濁惡世爲清淨法界天與之貌道與之形夫木公金毋豈人間世胎生者邪東西妙華二氣化而成形知此則又奚憂人類絕矣或曰人盡仙佛別有世界生民余旣聞命矣然自有此世界以來未能盡成仙佛盡絕凡夫何也曰爲世人情塵染結因妄有生因生有世妄不能盡除則仙佛不能盡證故仙佛者除妄者也仲尼者治妄者也除妄者不能盡行其教則治妄之法急焉爾已或人乃再拜曰鄙人惛眛乃今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矣夫儒者明於儒術不講二氏緇流羽人明於二氏不聞儒術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皆見一偶者也天其令吾子宣揚三教夫三教大明將在此日也邪濵涬子正色曰明則吾

豈敢吾以所見試言之以俟知者昔梁昭明太子以妄分金剛三十二分永受地獄之苦[illegible]念信心足下忽生蓮花而出功邪罪邪余[illegible]矣

鴻苞　卷之二十八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猷彥叔校

佛名理

石季龍謂佛圖澄曰佛法不殺朕爲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讃法道不爲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爲惡化之不悛者其可

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尚書張離家富事佛而所爲不法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君雖崇飾寺塔而貪冒不已無益也又謂季龍曰所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而布政猛虐賞罰淫濫特違聖教致國祚不延也嗟乎世有事佛而不蒙福往往歸諸佛之無靈以爲佛不足事而灰心禪那不知事佛而貪冒不已猛虐多濫有奉道之虛名違清淨仁慈之大教佛安能祐之乎澄之此言萬古之鑑也世有人焉清淨仁慈雖不事佛自求多福矣何則彼所不事者佛之名所深合者佛之理也

佛功德

按魏洛陽伽藍記靈太后胡氏作永寧寺于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遥巳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四

面面有三戶六牕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工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西域沙門菩提達摩歌咏贊歎此寺精麗遍閻浮所無胡太后傾竭庫藏崇飾梵宮奉佛甚䖍功德誠大矣以愚論之佛氏西方妙勝華藏莊嚴有梵天所不能加仙都所不能及者安事傾財貨竭民力窮土木之工而奉佛哉曰善信奉佛非此無以表其至心夫奉佛以心不以宮室心苟清淨念念般若時時三寶其爲莊嚴勝妙莫大焉卽欲表吾奉佛之意在士庶力薄雖一氈一笠便成勝緣在王公富盛第隨分莊嚴足稱功德何必窮極侈靡跨壓閻浮而後稱崇奉哉若悉以崇飾梵宮者散之閭閻周彼貧乏度所全活何可勝算亮亦如來之所許也胡太后莊嚴佛事固爲盛美然貪秉朝政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時年甫三歲奉未

言之兒以臨天下卒召爾朱榮大冦使宗社傾危衣冠塗炭是太后事崇佛事心非佛心則亦何功德之有哉梁武帝造寺修塔寫經度僧甚衆以問初祖有何功德畣云並無功德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石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佛圖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

而貪悋不已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崇眞寺比丘惠凝死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見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旣得他物貪心卽起旣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命付黑獄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明自云出

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王曰卿作太守之日屈禮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亦付所司令前三公枀而覩之作佛功德事可知矣

懺悔

從前大小罪業向佛前懺悔非特今世所業從無始以來重重罪業俱向佛懺悔懺悔之後永不再犯從此以後罪滅福生若已悔而復犯無如之何矣已過罪業不必思量不必怖畏思量怖畏卽障道矣盖從前罪業皆從根塵妄因而立妄結不解故有罪業果報今旣回心向道懺悔前非一悟轉頭諸妄前非氷消霧散矣豈得復有思量怖畏更

畱葛藤哉

志大

晉何充好佛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前古充審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裕爲此言是未知人人具佛性也且裕所圖千戶郡何能作佛乎世說以裕爲名言誤矣

不取

莊嚴佛土功德爲先達磨所以掃梁武云並無功德者以梁武自家認取功德卽無功德有住卽有相有相卽有漏有漏卽小果若行積功德不自認以爲功德是爲無住卽是圓明卽是佛果達磨安得而掃之禪定指迷歌云若欲莊嚴佛土平等行慈救苦菩提本願雖深切莫相中有取

悟得罪福皆空則心性自然妙湛先罪盡皆消滅今福益助莊嚴若思先罪而懼怖作今福而歡喜則此心黏帶住著便不圓明假饒功德如山終是人天小果

闡提

嗚呼闡提之排佛者何其不自量也古排佛而堅強不屈者莫如調逵調逵以謗佛重罪墮阿鼻地獄人往問之云在地獄苦否答曰三禪天之樂無以過此問何時出乎答曰如來入地獄則我出地獄夫如來豈有入地獄時則調逵明知其出獄無期也其崛強堅忍甚矣然而不免於地獄也博學高才者莫如崔浩韓愈浩學貫天人才兼文武佐

魏太武定天下從容帷幄自比子房至于刻史都門暴揚國惡家門之禍大於丘山灼于火日高允輩逢人洞之了然而浩昏冥不知識智如此又何所見而毀滅如來也赤族之時大武廷訊天威嚴重允意度晏如而浩聲嘶股栗張子房恐不如是也韓愈文人章句文字斐然可觀其志氣人品卑乎卑陋史稱泰山北斗乃文人譽人自賢互相標榜粉飾語耳觀其美二鳥光榮歎一飽無時三上宰相書乞兒寒酸可憐之氣滿眼品格蔑如也佛骨一表何知儒何知佛不過假此一節爲立名地耳逮得嚴譴遠貶潮陽不勝畏禍懼死沮喪淒涼嗟衰朽於殘年收骸骨於瘴癘何其悲也表語有云佛如有靈能爲禍祟臣請當之斯時亦毅然慷慨矣至瘴江之濱慷慨之氣安在哉無聊以後遂至皈依大顚告之以悔其初亦何所見而爲此知其中元無定主計出鹵莽也嗚呼今之闡提其

自覗堅強之力覗調逵如何才學之高覗崔司徒韓侍郎如何而輕作舉止謗佛毀法可謂蚍蜉撼大樹蚉負太山矣爾亦何嘗密察諦審佛何如人哉回光返照我何如人哉調逵崔浩韓愈毀佛佛至今不滅如日行天如海流地也今之人其能有加于此三子乎豈惟三子自有佛法以來中經聖帝明王聖賢豪傑不知多少有奉有毀而佛至今不滅如日行天如海流地也今之人其能有加于亘

古聖帝明王聖賢豪傑乎自有佛法以來叢林億兆香火華夷四海投誠萬國奔走今之人一耳一目一手一足其能有加於華夷億兆人心之靈乎震旦琳宮梵宇如來菩薩儼然端居蓮花寶座之上梵王帝釋旁侍左右護世諸天擁衛兩廊天帝安之衆神宜之靈祇不敢犯雷火不敢燃在在如是亘古猶新也今之人其能有加于天帝神聖乎嗟乎何其不自量也譬之用兵者必知彼知巳算

無遺計然後可克大敵不然則必敗之道也此曹亦曷嘗用心平日内照巳之一線外窺佛之一班而執所見立論哉無亦乘一時機會世權在手或動于偶有所觸或苦于無事可見結寰中之譽則恐立犯利害作世外之對則且淡無近災浸取三寳而摧毀之逞快意之事爲立名之資甚或陽詆佛於都市陰露罪于伽藍家蒙禍而乞哀身疾病而修懺不亦拙于謀而陋于品哉平旦清明之時

胡不以其身與佛而一校量之也佛心清淨也瑩如美玉極粹白而無瑕淨如蓮華出淤泥而不染人間塵勞毛髮莫干其府天上五欲纖微弗溷其衷汝心能如其清淨乎則是以穢垢淨也佛心光明也朗鑒在握燭萬象而森然日月放光爍大千而普照眉端白毫現無邊之國土摩尼般若洞億劫之幾微汝心能如其光明乎則是以暗障明也佛之眞性含裹十方遍周沙界衆生期於度盡獨

覺陋彼辟支何其廣大也汝不能然則是以小擊大也佛之本心大悲慈世弘慈拯物含蠢動含靈以爲一體捐頭目腦髓以救衆生何其仁慈也汝不能然則是以不仁攻仁也佛遊於極樂之土入於逍遥之門從煩惱而得菩提一絲不挂由生死而證涅槃萬境咸超何其清涼也汝不能然則是以苦笑樂也佛無慾而湛天機閑邪而入正定一生染著便受群魔天趣仙宗呵爲外道何其端潔

也汝不能然則是以邪毀正也佛一心三觀無不熏習六度萬行無不圓修二乘猶為惡人十地尚未究竟何其大善也汝不能然則是以不善嫉善也嗚呼人亦何苦而為是哉吾見近世之詆佛者謂地獄出于西方西方之人受之於我中國人何與嗚呼地獄西方哉是都不知佛法之影响而率易立論者也寧無為佛子胡盧乎古今闢佛者無他公據動輒以梁武為口實不知梁武之國以侯

景身餓臺城乃纂齊殺戮之報終證菩薩萬世梁皇乃崇奉三寶之功汝之所見者臺城一朝枵腹耳傳弈泥犁周武湯火須臾口業萬劫身殃生前持其執迷死後無從告語汝之不及見者多矣亦可哀也

離境修行

余友趙汝師居館職以上書詆江陵不奔父喪廷杖罷官後江陵物故起為官坊官尋被講筵之命而汝師志在禪栖非其好也時汝師負重名胥人有陰忌之者稍為嘩沓于政府政府雅重汝師言者不入而汝師遂內不自安求去甚力政府不許汝師乃告休沐掩關習靜養形余以書勸之出不荅余偶言之王謙議恒叔恒叔曰昔人大隱猶在

市廛豈以大道乃反枯寂夫淨心淨土不在西方能和尚所謂心悟轉法華也處喧處寂萬境如如此自曹溪直截了義第此止可接上乘人我輩生長塵劫流浪萬緣茫茫苦海業已濡首滅頂未能一躍便及彼岸猶當從枯寂起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自是我輩入門也即趙汝師掩關習靜不為過乃僕猶未能為趙汝師余曰夫人之心靜則生慧動則成昏學道之人率取枯寂亦枯寂其心

寧有枯寂其境者一物不交此中之定靜不難所以爲方寸之擾者萬境也世法之變態起伏一切可欣可豔可厭可惡可驚可愕者勢不能卻則當安心定慮委順而當之苟能遇物凝然觸境不亂喧寂惟一得失如如乃爲眞靜如其不能尚當遇物磨鍊隨事降伏久久純熟外緣漸輕心地漸穩禪家以事鍊心不取禪定以此若不涉世緣不經嘗試屏去一切逃于虛空而輒自許方寸儻如不動其可信乎厭惡萬境妨碍此心而思屏而逃之枯寂求靜則卽此厭境之心已爲不靜之本何由得到如如之路也常人之情久處塵囂易生厭惡既生厭惡必思逃於淸虛久在寂寞易生淒凉既生淒凉必眷念舊日榮豔何者磨鍊不熟了悟不徹心不能轉物而爲物所轉故也心苟能靜觸境俱空心苟不靜觸境俱碍遇榮豔則作榮豔想遇淒凉則作淒凉想雖處深山窮谷一草一木一麋

一鹿皆足以動其心也故余以爲離境修行不如卽境修行于淸風曰靜處做好丘長春曰鬧處做更好此之謂也

即境調心

王恒叔清眞有慧業深于禪理與余談禪最後貽一書持論多善乃爲記之其言曰承諭塵囂易生厭惡既生厭惡必思遁于清虛久寂易生淒凉既生淒凉必眷念舊日榮豔眞于學人隱錮之病切中心髓大修行人即心即境心自如如隨境觀物隨物起滅故雖來者千態萬狀一切以眞如照之煩惱不生無明亦滅須彌可倒大海亦竭若離境

觀心境寂心寂一行觸境大海生波魚龍鼎沸故曹溪謂住心觀靜是病非禪而長春眞人每于坐圜弟子百方撓亂以當境之心試其起滅自古仙仙佛佛千聖寶藏只此無遺足下言之是也僕于少林壁觀已發此義而乃謂從枯寂下手者非離境修行之謂也蓋猶未言乎修也世之講外煉者云三年築基百日煉鼎僕猶言乎其基也雖曰修行隨境取物然此上根人具大智慧言下承當僕等日逐迷途萬緣紛擾將欲隨境調心原無靜根徒向動討從何主持眞妄交戰妄者必勝以此求修茫如風影故欲向靜處習之稍脫世紛以立根基漸向事中即境調心境起境滅動不離照以此勤修然後可得蓋亦就僕之所近而言也恒叔之論是矣但云眞妄交戰妄者必勝其説雖是其理未盡人之妄心從無始以來顛倒迷惑牢不可破一旦修持眞固自難勝妄然磨煉薰修漸悟漸除

以次降伏大勇猛之功正在此處用若煉磨之久自覺漸降則竿頭進步固不可緩若以蚍蜉撼大樹久不見功則勤苦勇猛又豈但已哉若懼靜根之不具動討之無因而欲向靜中修習除妄求眞竊恐境寂心喧妄日以長槁木死灰眞何由見枯形息影小得自在一觸紛拏不勝擾擾未見其靜也且心之靈明本無靜動安有先後先向靜處習之漸向事中即境調心此亦非所以求靜也或曰

修道者求大自在須是簡易公言卽境調心不取枯寂是矣但所云漸悟漸除以次降伏用大勇猛竿頭進步恐此心未免于勞何由得自在也曰非也念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常滅動心不滅照心動不離照照不離動照也故不勞也夫言下了當立超萬刼者頓門也非上根大乘之人不能隨動隨照以次磨煉以次降伏者漸門也中根學人之事也適千里者力有强弱行有遲速及其至乎千里一也

一切惟心

溟涬子以青浦令入爲儀部郎居京師月餘貧甚鬻一酒器以自給是日偶與婦語及修行溟涬子曰持齋誦經爾輩知修行而不知修心心不絕貪嗔癡何由得見如來一切山河大地惟心所現天堂地獄惟心所造汝今者以貪故鬻酒器是酒器者頗亦有所係戀不婦曰無之溟涬子曰卽此一物可以驗心若持此物如割潰疪而不能捨卽是慳貪若能捨者不名爲貪若以貪故致鬻此器內生怨懟卽是嗔心若不然者不名爲嗔若不知定分妄有希求卽是癡心若安分無求不名爲癡天堂地獄卽此分別舍此之外豈復有修行

虫食葉

滇滓子無他嗜好獨好栽花花名長春者生小青虫食葉殆盡滇滓子令悉取而移之他有草木處計可以無殺虫而全花然虫或非其類不食滇滓子第閉目即恍惚見小青虫乃大悔曰吾愛花而殺虫過矣過矣乃戒勿取目中亦不復見陶貞白取水蛭虻虫修藥療人諸病　上帝責其於人命雖全頗傷物命貞白知而以百草代之夫以生虫修藥活人猶得罪神理況以愛花之故殺虫哉

捐身爲物

一比丘乞食至珠師門爲王穿大牟尼珠師於珠入取食以施有鵝見珠映比丘衣作赤色其狀似肉即吞之珠師出覓珠不得驚駭比丘得我珠耶比丘恐彼殺鵝取珠不敢以告被加以絞縛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是時彼鵝來趣食血珠師瞋憤打鵝即死比丘見鵝既死涕泣不樂珠師問故比丘具說上因珠師即剖鵝得珠乃號哭懺悔又有諸

比丘曠野被劫賊欲盡殺以滅口賊中一人先曾出家曰比丘之法不得傷草繫之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即以草縛捨之而去諸比丘身無衣服爲日所炙蚊虻蠅蚋之所唼嬈從旦至暮禽獸交横不敢動轉有國王田獵見而問故乃爲解縛又見比丘渡海船壞時一年少比丘捉得片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没水中佛所制戒當敬上座年少比丘思惟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海神感其精誠接引

上岸釋迦昔爲螺髻仙人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兀坐不動鳥以爲木即於髻中生卵菩薩禪覺知頂有鳥卵即自思惟若我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乎佛弟子捐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已

大小乘

大乘菩薩發願度盡衆生辟支獨覺止知自修自證此大小之辨也晨門荷蕢知其不可爲而隱身獨善辟支禪也孔子知其不可爲而必欲行道救時大乘禪也

世法

人之形骸運動屬乎氣者也心思知覺屬乎神者也春風駘宕而不蘇枯槁者氣不屬故也草木生長而無有知覺者神不屬故也鷄呼其群猿傷其類仁也虫能叩頭羊知跪乳禮也鵲先避風蟻預徙潦智也燕以春至鴈以秋賓信也蜘蛛蟯蜋巧於般倕螅蛄螢蝶等於仙化肖翹至微之物趣利避害貪生畏死略與人同孰謂其無性靈哉活之

有功殺之有孽其理明矣儒者以開三面網數罟不入取有節用有制爲盡萬物之性此世法也非出世法也

用錢者多積儉用欲其用而不匱此自愛其用錢者也非愛錢也取物者樽節愛養欲其取而不竭此自愛其取物者也非愛物也嗚呼人之處世知有世法其來久矣難言哉難言哉

人所常言縱雀有報放黿有報渡蟻有報多殺生物者獨無報乎無故而殺物則爭以爲不仁殺物而奉口腹則不以爲不仁貪故也重口腹故也或曰人取物以養生生不得不養則物不得不殺曰釋氏素食傷生乎否

洪昉禪師

洪昉禪師爲南天王提頭賴吒請至供養、見後園鎻食人夜叉哀呌、師憐而請釋之、天王曰、小慈者、大慈之賊。

鹿園居士

吾鄉蔚鹿園居士諱表字民望以武進士官至都督雖歷仕途留心禪悅退食獨居一室翛然幽寂不與叢林晩年解印隱武林西溪與雜賛善洪先唐中丞順之爲友以自然闍黎爲師自然者不知從何來居士延之於家事奉甚謹朝夕造膝密語人無得聞者而自然殊不持五戒飲酒食肉好嫚罵家人事之稍不當意輒被呵責或侵居士夫人家人積不能堪嫉之如仇而居士頂禮受敎無少懈久之自然身發惡瘡腥穢遍體殆不可近而居士促膝領敎如故人莫能解忽一日預告化期至日體潔白瑩潤絶不見瘡瘍端坐而化香氣滿室人始悔悟知其非常人也居士至大官淸如貧士一布褌二十年幾至百衲遣女以數緡畀之令持去夫家剪裁家僅積俸三百金爲一奴盗去夫人奔告居士第合掌稱佛號而已無何亦無疾而化

化後人往往於金陵富春山中見之我明士大夫學道而有證悟者以居士爲首座盖四果中人也

禪淨土

永明壽禪師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上根上器由禪以得土中根下器由土以得禪其實一也合禪土而一之者其上上根知者乎永明既悟達磨直指之禪又能致身於極樂上品是禪土合一者也不特永明爲然如文殊普賢大菩薩也善財海衆徧叅知識悟同諸聖者也馬鳴龍樹等亦菩薩也皆妙悟禪宗入流

證聖亦且願生淨土不退轉地況下此者乎當知淨土唯心心外無土唯心淨土土外無心心垢土垢心淨土淨此天如禪師之言也維摩經亦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欲生淨土多是稱佛名號爲上稱佛之法必須制心不令散亂念念相續一心一意無所間斷如此方得一念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藉念束心心漸得淨心淨則土淨矣修無間斷者身須專禮阿彌陀佛不雜餘禮口須專念阿彌

陀佛不稱餘號不誦餘經意須專想阿彌陀佛不襍餘想卽世網中人世緣一時不能擺脫不問苦樂逆順靜鬧閑忙萬緣交擾八面應酬此中常在彌陀莫教忘却夫是之謂一心不亂無間斷修到得臨終時預知必往生淨土無疑不生恐怖只是一心不亂香花來迎諸佛見前自生九品蓮花中矣卽人生平造惡罪業在身未經懺悔銷滅但臨終念佛一心歸向西方亦得帶業而生永不退轉

蓋乘阿彌陀佛不思議之大願力也但恐臨終卒急苦痛昏惑昏亂不能念佛所以必須平時早修西方耳西方所以爲不退轉地者何也蓋以西方有男無女人悉從九品蓮花而生其土清淨快樂絕無惡業而阿彌陀佛教人必能成佛而後已故無退墮者上根之人大悟禪宗見性成佛則固不必生於淨土苟叅禪不悟未免輪轉不如往生西方故修西方者學人一條正而且捷之大路也

像心

吳王孫皓宿衛治圃得金像皓使置穢處嘗不潔以爲笑樂俄得腫疾晝夜呻吟占者曰坐犯神祠禱諸廟不効宮人有奉佛者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曰佛神若是恠乎曰佛之威靈視神如天淵皓乃悟趣迎像龕而供事之仍請僧康會說法悔罪少頃疾愈夫褻慢佛像金土旃檀耳佛不在是供之有福侮之有禍何也衆生不得見佛而以像事

佛卽像卽心卽心卽佛故供之有福侮之有禍也近世士大夫往往毀殿宇壞佛像而以爲臺池遊玩謂土木偶何能爲以吾所見開業報亦旣顯灼矣戒之哉

孫武進雜言

問作佛如何是障答曰作佛即是障百丈臨濟還須點頭點頭亦是障

古德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第說一個定定即是亂故一字都用不著

有心有法有法有心無心無法無法無心知其爲有有即障知其爲無無即障知其有無知即障道

無無道無有道無知

人生一日無罣礙一日神仙一刻無罣礙一刻神仙舍隨緣隨分而外求淨土即是罣礙即不是神仙

重瞳子拔山扛鼎雄槩萬夫虞兮一歌凄涼千古氣安在哉南華先生云今者如木鷄矣氣苟不降都無是處

香粉骷髏膿血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王及至四大分離不過馮棺長號數聲而已明朝淚乾粉涴又抱琵琶過別舟矣

田宅也珍寶也器玩也僮奴也皆養生之具而生實不賴之以養生若賴之以養何人死而之數者都不能著毛髮之力也乃耗精損氣積業隕根營營求之以爲子孫子孫亦一時偶聚而況此臭穢之物乎

人之眞我惟有靈明一竅此外無論長物浮名即

妻孥眷屬亦與我了不相關慾海愛河徒增業趣耳於此透過乃是了事丈夫

釋迦佛先世爲忍辱仙人遇哥利王割截身體寂然不動故能證無上菩提士大夫深入禪觀何事不可忍

古英雄人殫一生心力獵取大物一朝時移運改棄擲不相隨自六尺而外悉爲空花泡影人生可寶獨有一點靈光

口實

漢楚王英首奉三寶卒逢凶逆梁武帝精信如來終罹餓死史書載之闡提往往執以爲口實而謗佛毀法奉佛而得元吉者史書寥寥矣宜人之不信也不知所貴奉佛者在諸惡不作衆善奉行然後生逢吉祥死獲超濟楚王英奉佛而作逆則非維干王法無將之誅亦犯佛法五逆之戒安得不凶梁武帝奉佛而貪侯景土地則非維背人君睦

隣之規亦違如來不貪之訓安得無禍此毀佛戒而獲罪豈奉佛而逢難乎二君身皈佛門不能堅守佛戒自貽伊戚是誰之愆夫善自人爲惡由人作若云一皈佛門佛能使人必不爲惡固無是理若云佛能曲庇皈依之人雖爲惡而無凶禍又豈有是理哉以楚王梁武而歸罪如來是眞所謂因削廢履因噎廢食也史之所載止二事耳自西教東流以來道俗緇素精心內典淨行不染戒德無瑕生時香名滿世享福逍遙化時幢蓋來迎往生極樂者古今亦不知幾矣往往見於傳燈錄佛祖通載世外諸書國史悉擯而不錄世儒不及睹見也而徒口實楚王梁武亦弗察甚矣漢趙綰王臧好儒術而以賄敗劉歆谷永明經學而附新莽宋王安石談六籍祀孔廟而釀亡國之禍豈亦以爲孔孟罪耶顏子身依仲尼而夭札子路服膺聖道而俎醢命數有定聖人故不得而曲庇之也使如

來而曲庇名能皈佛者則佛不應標三不能矣

布施

佛勸人布施者何也衆生歷刧沉迷以情染慳貪也佛勸人布施除衆生之慳貪也慳貪既除業消福長心目漸開慧性斯徹從此而得見如來矣梁武建寺造塔寫經寶誌以爲並無功德又何也至人獨悟圓明則有漏小果所不足貴衆生久沉貪慾則破慳樂施滋長善根佛之隨宜方便也世人貲積鉅萬而愛惜一錢蚊蝱嗜血不厭不止奈何

不遂本性乎

慈悲道場懺法序

懺法者如來慈悲愍衆生之罪業深重歷劫沉淪而爲之立法懺除者也衆生從無始以來墮於惡濁迷於識神起諸無明造諸罪業繇六根而生三毒作十惡而感千災凡貪瞋癡淫殺盜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嫉妒傾險暴戾憍慢種種栽地獄根重重縛寃對結動念舉心無非過惡開口舉足盡是愆尤凡作於事必本於心而造惡無量但萌於心

不必徵於事而積業已深因作業而至於淪墮而愈極昏迷自一念以至萬念念念增非自一生以至多生生生積業當其迷倒而愈昏愈覆罔解脫之無期即少有明時而隨悟隨迷奈障蔽之太重無論惡業苟滯凡情而般若之智未啓則或善或惡總屬迷途無論惡趣苟在凡界而真常之理不明則爲天爲人並非了義造惡業者從因而得果毫髮難逃在善地者報盡而還來散入諸趣八難

三塗循環而不已四生六道輪轉而無窮譬如坐瞽者於暗室何繇而睹大明抱巨石於重淵奚自而登彼岸亦可哀矣如來以大慈悲發弘誓願陋辟支自了名爲小乘不度盡衆生不取正覺願如來願深欲悉力以普度而衆生業重每自障其本來金容對面而遠萬里法音屬耳而隔千山本心稍悟旋即昏迷大道甚夷自生疑謗何以故業重故也若非爲之設法懺除終無以入道修證於是

指其惡業暢之以苦趣開其迷暗耀之以慧證令其五體投地而禮諸佛一心皈命而依三寶知惡業慙愧不追悔罪愆發露無隱苦縛纏者解其縛纏有冤對者銷其冤對咸辦至心仰仗佛力慈光注照聖教加持前罪悉除後愆不作以清淨心洗滌垢污以勇猛力振起退惰罪滅則福生福生則慧起與衆生而同證菩提化濁世而悉臻華藏各各生佛心發佛願獲佛果報佛恩一登極樂之鄉永脫輪迴之苦斯如來之無邊願力也梁高僧闡斯義而建立道場武帝仗斯力而度脫郗后揚功德幢遍覆大地灑甘露水沾足人天所謂無復唐捐不可思議者矣四明崇教寺沙門與文重刻寶懺嘉惠世人其意良盛而問序於隆隆自維博地凡夫何敢僭瀾大典第因此而生悔過心知懺罪法亦不慧之大幸也不慧徧觀世人作業何止庸流下愚雖號爲聰明士夫俊偉豪傑詞華蓋世勳

業過人自迷識神不悟本性敝弄而騁機械奔迫而起塵勞日墮惡趣且命爲大賢作過多端尚自謂無過逐流浪之本積生死之因此不慧與天下士大夫同病也不慧說時暫悟對境還迷聖凡出入自媿遷流迷悟相參終非大徹余旣自哀而復哀世人則此懺法者信吾與世人破昏之明日對病之良劑矣故樂之爲序

朱法師

明州城中唐生與其妻早臥未起二婢宿後室一婢忽抱其幼女戲于牀前尋出門去唐生時臥醒心疑之急起問一僕答云不見入視二婢鼾寢方熟抱女者貌絕類一婢生呼而考之吐實云每日夜有一童子年可十五六方角衣綠來同寢處時攜美飲食至問同臥婢不知也唐生戒此婢俟其來報我明旦婢呼唐生操刃往見二婢貌類無別生不敢擊自是往來彌顯無復畏忌延慶寺有禪僧襲公延至其家妖曰何物禪僧且奈我何必也大張宴宴我我且偕一侶來不得已如其言設宴飲啗言笑一如常人而不見形獨此婢見之同來者金冠華衣頗異姚亂如故富陽有朱法師自其祖禮部尚書朱公恭傳正一除邪劾鬼法代授一人如豫章天師張氏唐生延法師甫入門妖猶崛強笑曰法師何爲者取一物從室中擲出法師大

怒書符作法提劍追入臥室妖始窘遁牀第下呼曰吾已二百三十年精靈法師貸我師曰汝爲妖爲孽害人已多罪在不赦以劍取之一狐雙目如炬命火焚之其家即寧城中前後治數妖無不效者楊太史叔向延至其家談事竒中余聞而亦致之言更竒且許余有道骨焉始知世間果不乏方術異人若宋公者其亦張葛之流亞與

鴻苞集卷之二十九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琇聘之校

佛道二藏

佛道二藏玉函金笈並傳於世道言不如佛言無生而其文之閎大玄渶恍惚變幻奇偉要耿則以佛藏爲最道家唯關尹莊列之言多有與佛氏合

者近代則平叔重陽亦通般若智昔人以爲佛如日道如月得之矣佛藏浩汗淵海最切要者莫如楞嚴法華楞迦維摩圓覺般若金剛心經壇經勝鬘寶積諸經道眼未明不宜泛覽徧閱使人神意蕩越而不知棲泊道藏道德南華冲虛文始黃庭陰符叅同悟眞石函淨明度人靈寶大洞金笥龍虎金碧諸書爲道門寶筏其他贋作妄修往往不少梵志悟道在如來放下一言六祖悟道在金剛

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有志之士正不必罷精勞神千經萬卷也

尸棄佛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毘舍浮佛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釋迦佛謂梵志曰汝當放捨外六塵内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閣夜多尊者至羅閱城有婆修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問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

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虚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賛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達磨謂梁武帝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覔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道信謂璨大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粲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虚明自照不勞心力二僧對論風颺刹幢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六祖曰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

耳薛簡曰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六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又曰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法融祖師曰汝但任心自作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又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

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雲居智禪師曰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白居易問鳥窠禪師曰如何是佛法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武后問慧安國師曰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無住禪師曰有

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又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滅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西域崛多三藏遊五臺見一僧結菴靜坐師問曰孤坐何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六祖問神秀弟子曰汝師若何示衆曰常指誨大

衆令住心觀靜長臥不坐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于理何益又曰常生淸淨心定中而有慧于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溫造問圭峰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駈而身本安

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寶誌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懷讓禪師謂馬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三藏法師問越州大珠慧海禪師曰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

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聞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源律師慧海禪師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

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無業禪師依馬大師問曰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秖未了底心卽是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嘗召見一日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惟寬禪師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

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靜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

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甚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相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黃檗希運禪師遊天台逢一僧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裴相

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神贊禪師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紙牕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趙州從諗禪師參南泉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師曰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恁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曰好事不如無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

僧使得十二時景岑招賢禪師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抵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抵對與不抵對時無劫來是個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祗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曰何爲佛心對曰如

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藥山禪師馬祖問
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一眞實
在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
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
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欣愜作禮而述偈曰
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
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灃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
人也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

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
嘗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
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
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
投出家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
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
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
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

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
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德山宣鑒禪師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
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福州玄沙師備
宗一禪師曰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沉建
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死生之本靜則醉昏沉
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

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
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
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今
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
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
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生卽便遏除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
不散底死人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沉悟則

縱横不離本際若到這裡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没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這個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元氣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服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閒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

竟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内不任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仰山慧寂通智禪師曰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麁識如將黄葉止啼有甚麽是處天台山德韶國師僧問承古有

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麽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麽曰不見般若爲甚麽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麽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麽生説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高峰和尚曰將從前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

道佛法盡平生眼裏所見底耳裏所聞底莫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發大忿怒奮金剛利刃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一斷之後更不相續直得胸次中空勞勞地虚豁豁地蕩蕩然無絲毫許滞礙更無一法可當情與初生無異情識頓淨計較都忘恰如個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到這裡驀然脚蹉手跌心華頓發洞照十方如杲日麗天又如明鏡當臺不越

一念頓成正覺又曰只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當時便覺四大輕安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條擔子相似將六情六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總鎔作一個疑團頓在目前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更須鬆其正念慎無二心展轉磨光展轉淘汰窮玄盡奧至極至微向一毫頭上安身孤孤迥迥卓卓巍巍不動不搖無來無去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從茲塵勞頓息昏散勦除行亦不知

行坐亦不知坐寒亦不知寒熱亦不知熱吃茶不知茶吃飯不知飯終日獃惷的恰似個泥塑木雕底故與墻壁無異纔有這境界現前即是到家之消息也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見恁麽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將心待之又却不得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要一念棄之直須堅凝正念以悟爲則當此之際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

汝心設隨汝心生隨汝心求隨汝心現汝若瞥起毫釐差別心擬生纖塵妄想念即便墮地圈樻即便被他作主當知此諸魔境皆自心所起自心所生心若不起爭如之何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誠哉是言如個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豁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又曰若要眞正決志明心先將平日胸中受一切善惡之物盡底屏去毫末不存終朝兀兀如癡與昔嬰孩無異然後

乃可蒲團靜坐正念堅凝精窮向上之玄機研味西來之密旨切切拳拳兢兢業業如有人遠行他方漸漸迴途已至家舍又如鼠入牛角看看走至尖尖盡底又如捉賊討贓拷至情理俱盡不動不退無去無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卓卓巍巍孤孤迥迥如坐萬仞崖頭又若停百尺竿頭一念纔乖喪身失命將至功成九仞切須保任全提忽於經行坐臥處不覺囫地一聲猶如死在漫天荊棘林

中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豈不快哉又曰不見佛性遑遑皆爲彼昏沉掉舉之所籠罩殊不知只這昏沉掉舉四字當體即是佛性又曰大抵參禪不分緇素但只要一個決定信字若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如個鐵橛子相似管取剋日成功須知疑以信爲體悟以疑爲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又曰若論此事如登一座高山相似三面平夷頃刻可上

極是省力有甚用處若是拏雲攫霧底漢子決定不墮這野狐窟中埋沒自己靈光直向那一面懸崖峭壁無棲泊處立超佛越祖心辦久久無變志不問上與不上得與不得今日也拚命跳明日也拚命跳跳來跳去跳到人法俱忘心識路絕驀然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又曰若論參禪之要不可執蒲團爲工夫墮於昏沉散亂中落於輕安寂靜裏總皆不覺不知一朝眼光落地之時畢竟將何所

靠山僧昔年在衆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只是從朝至暮東行西行步步不離心心無間如是經及三載曾無一念懈怠一日驀然踏看自家底元來寸步不曾移又曰迷中有悟悟復還迷直須迷悟兩忘人法俱遣天如和尚曰未完不固之舟濟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理必然未得不退轉位不可混俗度生未得無生法忍要須常不離佛譬如嬰孩常不離母又如弱羽只可傅枝又曰經云

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安有佛土而不在吾心者哉又曰佛本是無心淨故有當處即空全體即有亦非空有亦是空有不可湊泊不可擬議心路絕處即名爲佛又曰此經滅後佛法全無但留阿彌陀佛四字名號救度衆生其有不信而謗毀者當墮地獄具受衆苦故天台云當知彼佛於此惡世偏有緣耳相關者先覺謂雨土聖人示居淨穢以

折攝二門調伏衆生此以穢以苦以促以多魔惱而折之俾知所厭彼以淨以樂以延以不退轉而攝之俾知所欣又曰往生之說能不乖於無生之理乎答曰天台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是眞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生即生也又曰自家心量元是廣大豈不聞贊佛偈曰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且十方虛空無

量無邊被我心量都盧包了恒沙世界無量無數我之心量一一周徧如此看來十萬億國在我心中其實甚近何遠之有又曰稱佛之法必須制心不令散亂念念相續十念者不高不低不緩不急調停得中如是十氣連屬不斷意在令心不亂專精爲功故名此爲十念者顯是藉氣束心也又曰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馬鳴菩薩曰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

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又曰衆生眞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眞如不以方便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又曰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

無自相念又曰若人唯修于止則心沉沒或起懈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是故修觀修習觀者當觀一切世間有爲之法無得久停須臾變壞一切心行念念生滅以是故苦應觀過去所念諸法怳忽如夢應觀現在所念諸法猶如電光應觀未來所念諸法猶如於雲忽爾而起應觀世間一切有身悉皆不淨種種穢汚無一可樂大慧禪師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

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裡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却踏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又曰正在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

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眞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曰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裡撞翻淨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又曰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漸覺省力

時便是得力處也又曰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又曰切不可一向乘空趣寂古人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透脫之期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澄徹寂滅之期要得眞正寂滅現前必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

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又曰坐時不得令昏沉亦不得掉舉昏沉掉舉先聖所訶又曰今時士大夫多於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個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個鈍底叅取其斷見者斷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宗常見

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
也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
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
不得執著坐底爲究竟又曰佛言有心者皆得作
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
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劣無限力亦得無限
力請公只如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
又曰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

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栴檀片片皆栴檀此心
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杜撰長老輩既自無
所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火熠熠晝
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且向閙家老子道待
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得麽若得生死心破
更說甚麽澄神定慮又曰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
靜波羅蜜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
時是了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閙縛作一束送

放他方世界又曰不識於開眼應物處得心地安
閙否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爲要支遣個閙底正閙
時却被閙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靜
勝工夫一般耳又曰能知破除情識者又是阿誰
佛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
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拈
一放一有甚了期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
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又曰自念此身尚

存只是睡著己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衆
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待汝說
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一處也又曰向日
用因緣處時時覰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
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麽處流出覰捕來覰捕去
平日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
個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
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

息底是遮一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遮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將遮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又曰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個中用心境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智顗禪師曰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論其急要不出止觀二法故經曰若偏修禪定福德不學智慧名之曰愚偏學智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過雖小不同邪見轉輪葢無差別故經云聲聞之人定力多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智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如來定慧力等是故了了見于佛性又曰所言訶欲者謂五欲也凡欲坐禪修習止觀必須訶責五欲者是世間色

聲香味觸常能誑惑一切凡夫令生愛著若能深知過罪卽不親近是名訶欲一訶色欲者所謂男女形貌端嚴脩目長眉朱唇素齒及世間寶物青黃赤白紅紫縹綠種種妙色能令愚人見則生愛作諸惡業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欲故身入敵國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此等種種過罪二訶聲欲者所謂箜篌箏笛絲竹金石音樂之聲及男女歌詠讚誦等聲能令凡夫聞卽染著起諸惡業如五百仙人雪山住聞甄陁羅女歌聲卽失禪定心醉狂亂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聲過罪三訶香欲者所謂男女身香世間飲食馨香及一切薰香等愚人不了香相聞卽愛著開結使門如一比丘在蓮花池邊聞華香氣心生愛樂池神卽大訶責何故偷我香氣以著香故令諸結使卧者皆起如是等種種因緣知香過罪四訶味欲者所謂苦酸甘辛鹹淡等種種飲

食肴膳善味能令凡夫心生染著起不善業如一凡溺染著酪味命終之後生在酪中受其蟲身如是等種種因緣知味過罪五訶觸欲者男女分身柔軟細滑寒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諸好觸愚人無智爲之沉沒起障道業如一角仙因觸欲故遂失神通爲婬女騎頸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觸過罪如上訶欲之法出摩訶衍論中說復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

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智者思之亦如怨賊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後受無量苦惱又曰諸餘蓋情覺故可除睡眠如死無所覺識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又曰觀此心念以內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相對故有識生根塵未對識本無生觀生如是觀滅亦

然生滅名字但是假立生滅心滅寂滅現前了無所得是所謂涅槃空寂之理其心自止起信論云若心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二者修觀有二種一者對治觀如不淨觀對治貪欲慈心觀對治瞋恚界分別觀對治著我數息觀對治多尋思等對治心沈浮病修止觀行者于坐禪時其心闇塞無記瞪瞢或時多睡尒時應當修觀

照了若于坐中其心浮動輕躁不安尒時應當修止止之又曰均齊定慧修止觀行者於坐禪中因修止故或因修止而入禪定雖得入定而無觀慧是爲癡定不能斷結或觀慧微少即不能發起眞慧斷諸結使發諸法門尒時應當修觀破析則定慧均等能斷結使證諸法門行者於坐禪時因修觀故而心豁然開悟智慧分明而定心微少心則動散如風中燈照物不了不能出離生死尒時應

當復修於止以修止故則得定心如密室中燈則能破暗照物分明又曰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即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又曰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

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足玄覺禪師曰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又曰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又曰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虵想寧近毒虵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虵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刧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可附近又曰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緣慮者善惡二

念也雖復茫昧俱非解脫是故總束名爲緣慮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眞心但是昏住此二種名爲病第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寂寂謂不念外境界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無記等相此二種名爲藥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破二病故名對藥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因藥發病故云過生第五識是非者寂寂不惺惺

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緣慮不惺惺不寂寂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第六正助者以惺惺爲正以寂寂爲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又曰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以行爲正以杖爲助修心之人亦復如是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惺不致昏沈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異時又曰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

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還生
亂想又曰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塲色
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又曰以奢摩他故雖
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又
故非照而非寂又曰今之法非常而執有假非有
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又曰何者
夫妄非愚出眞不智生達妄名眞迷眞曰妄豈有
妄隨愚變眞逐智迴眞妄不差愚智自異耳又曰

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
者會卽性空故言非有空卽緣會故曰非無又曰
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
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
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
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
中乃喧也。又曰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又曰
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塲知了本無所以不

緣而照又曰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
求親者猒檻忻籠也商那和修問優婆毱多曰汝
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
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
非心白耳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盧慧能自新
州來叅謁五祖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
嶺南人無佛性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生禪
儀云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

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結跏
趺坐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柱上齶脣齒相著
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身相既定氣息既調寛放臍
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卽覺覺之卽無久久
忘緣自成一片一切時中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卽
定力易成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
凝清淨慧皆因禪定生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
坐脫立忘須憑定力智度論云煩惱入故能令心

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故令心清淨又云觀眞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眞空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修功德但欲脫空是爲邪見斷諸善根又曰若不得般若波羅蜜法入阿毗曇門則墮有中若入空門則墮無中若入蜫勒門則墮有無中又曰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雖知諸法一相亦能知一切法種種相雖知諸法種種亦能知一切法一相又曰寧起我見積

如須彌莫以空見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諸見以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治又曰佛爲諸生欲墮斷滅見者說言有我受後世罪福若人欲墮常見者說言無我無作者受者思益梵天經曰佛云我見燃燈佛即得無生法忍授我記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爾時具足六波羅蜜雖布施不求果報雖持戒無所貪著雖忍辱知內外空雖精進知無起相雖禪定無所依止雖行慧

無所取相涅槃經云何爲嬰兒行如彼嬰兒啼哭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與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眞金想便止不啼然此黃葉實非金也若有衆生欲造衆惡如來爲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衆生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爲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又曰如來雖背是說終無虛妄何以故虛妄之語即是罪過如來悉斷一切罪過云何當有虛妄語耶

如來雖無虛妄之語若知衆生因虛妄說得法利者隨宜方便則爲說之般若經云菩薩方便善巧爲欲成熟諸有情故示受五慾而無貪染所以者何諸菩薩於五慾中深生厭患不爲彼過之所塗染華嚴經云菩薩以大方便雖示生死而恒住涅槃雖眷屬圍繞而常樂遠離雖以願力三界受生而不爲世法所染寶積經云如來尚被誹謗何況我等大乘十法經云佛金剛身尚患作痛況其餘

者如來尚有怨家況於我等統要云智藏禪師因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張云錯師曰先輩叅見甚麽人來張云曾叅百丈凡有問詰皆云無師云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須是人人丹霞方許燒佛個個百丈方許道無其或未然入地獄如箭罽賓國沙門求跋摩母嘗須野肉求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有罪吾

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塗乎母乃悔悟終身斷殺給孤長者子婦玉耶端正姝好而生憍慢不事翁姑夫婿佛告玉耶女人不當自恃端正憍慢其婿何者端正除去邪態八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為端正不以顏色為端正也法苑曰觀罪業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

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為心但有名字名為罪福名字即空還源返本畢竟清淨是為觀罪性空懺破無明顛倒執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懺罪偈云罪無自性從心起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滅兩俱空此即是名真懺悔佛告普廣菩薩空苦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常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

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諸經要集云那先羅漢云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惡一時念佛乘般若舟不染泥犁便生善處人持一小石置在水上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無舟之力便入泥犁又云愚人作惡得殃乃大智人作惡得殃乃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燒一人不知兩人俱取不知者其人大爛知者小傷作惡亦爾愚者不能自悔其殃乃大智者知不當為能自為過其殃少

耳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草間見大蛇言和尚
聞阿耆達王否答曰聞蛇曰我是也沙門言阿耆
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當生天上何緣乃爾蛇
言我臨終時邊人持扇墮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
蛇身沙門即爲說經一心樂聽不食七日命過生
天却後數月持花散佛衆人怪之在虛空曰我阿
耆達王蒙沙門恩聞法生天今來謝耳臨終侍人
不可不護病者心也經律異相云有淸信士持戒

精進因疾困甚婦大悲苦我何所依子何所怙夫
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虫
婦哭不止時因道人往見其婦虫從鼻出婦繞脚
踣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婿化作此虫婦曰我夫
奉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今生爲虫
道人爲虫說法卿既持戒福因生天但坐恩愛墮
此虫中虫聞意解命終生天四十二章經云佛問
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

道又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飲食間佛曰
子未能爲道又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
之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爲道矣古德頌云一盞孤
燈照夜臺上床別了履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天
曉知他來不來梵志兩手持花上佛佛曰放下著
乃放下一手中花佛又云放下著又放下一手中
花佛復云放下著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
下甚麼佛云放下中間底志頓悟無生法忍阿含

經云佛言當知有四種人有一種人從冥入冥有
一種人從冥入明有一種人從明入冥有一種人
從明入明佛問阿難以何爲心阿難言如來現今
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爲
心佛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起曰佛言
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想
相惑汝眞性由無始來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
輪轉阿難白佛故我出家承事諸佛行諸難事皆

用此心或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離此覺知更無所有我實驚怖佛告阿難如來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乃至草葉咸有體性何況妙明心性而自無體若汝執于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卽應離諸一切色香味塵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聽我法因聲而有分別縱滅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勑汝執爲非心汝

但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眞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古釋云能推者卽是妄心皆有緣慮之用亦得名心然不是眞心且妄心是眞心上之影像故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心中所現之物若執此影像爲眞影像滅時此心卽斷故云若執塵緣卽同斷滅以妄心攬塵成體如鏡

中之像水上之波迷水執波波寧心滅迷鏡執像像滅心亡心若滅時卽成斷見若知濕性不壞鏡體常明則波浪本空影像元寂故知諸佛境智徧界徧空凡夫身心如影像若執末爲本以妄爲眞生死現前方驗不實問眞妄二心各以和義名心以何爲體以何爲相答眞心以靈知寂照爲心不空無住爲體實相爲相妄心以六塵緣影爲心無性爲體攀緣思慮爲相故知此能推之心若無

因緣卽不生起但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爲眞愚之甚矣問若眞心成佛妄覺墮凡則妄念違宗眞心順覺斯乃眞妄有二體用分離如何會通圓融一旨答眞妄無性常契一原豈有二心而互相卽性淨無染妄不可得爲不了一心之人所以說卽如爲不識冰人指水是冰指米是水但有名字寧復有二物相卽耶若諦了

者不起不滅無得無生了此妄心念念無體從何
起執念念自離不須斷滅尚不得一何況二乎問
悟既現前迷何處去答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
凡一切境皆因動念念念若不生境本無體返窮動
念念亦空寂是知迷時無失悟亦無得以無住眞
心不增減故問無性理同一時成佛云何三乘見
佛差別答隨心感現影像不同自業差殊非佛有
異華嚴經云譬如海水潛流地中有穿鑿者無不

得水而彼大海不作分別問三寶如虛空相非見
聞之所及教中云何說見道又稱見佛答約本智
發明假稱名見非眼所覩惟澄乃知若離斷常二
邊即見自身清淨見身清淨即是見佛清淨乃至
見一切法悉皆清淨無非是佛無非是法問妙圓
覺心既無所有云何教中說佛成正覺出現世間
等事答一是機熟衆生自心感現二是菩薩因地
本願然諸佛境界廣大無邊非情識所知惟見性

能了故知凡聖無際心境一原眞無性而即相發
明相無體而因眞建立故云法身無像遇感成形
妙應無方隨念垂跡又云若以色聲取是人行邪
道若離色聲求未免斷滅見華嚴偈曰色聲非是
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問菩提
即是身心者云何教中處說菩提不可以身心得
答菩提之道即心者乃是自性清淨湛然不動蓋
是正覺無相之眞智其道玄虛妙絕常境以迷人

不了執色陰爲自身認能知爲自心故經云身如
草木無所覺知心如幻化虛妄不實所以除其執
取之心若就了人即達陰身本空妄心無相以本
空故法身常現以無相故眞心不虧問既心外無
佛見佛是心云何教中有說化佛來迎生諸淨剎
答法身如來本無生滅從眞起化引接迷根以化
即眞眞應一際即不來不去隨應物心又化體即
眞說無來去從眞流化現有往還問如上所說眞

體則湛然不動化相則不來而來正是心外有他佛來迎云何證自心是佛答乃是如來本願功德力故令彼有緣衆生修集功德則自心感現佛身來迎不是諸佛實遣化身而來接引是知淨業純熟目睹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婆娑論云佛與舍利子經行時有一鳥爲鷹所逐驚怖便趣舍利子影怖猶不止復趣佛影身心坦然舍利子白佛如何鳥至我影猶有恐懼纔入佛影身心無怖世

尊曰汝六十劫修不害意我於三大無數劫中修不害意汝尚有害我已永斷智度論問曰諸佛皆無相令何以故說三十二相答曰佛法二諦一者世諦故說三十二相二者第一義諦故說無相又二種道一者令衆生修福道故說三十二相二者慧道故說無相爲生身故說三十二相爲法身故說無相宗鏡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須急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彭城王問諸大德與我左腋出

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曰今若責我如此證果者恐與道乖審如是成佛者幻佛亦得作佛不唯幻師道作佛天魔外道妖狐精魅鬼神龍蜃皆成佛道龐居士偈云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踪但自心無礙何愁神不通宗鏡云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

無而不無何者會則性空故言非有空則緣會故云非無如是則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若心內定一法是有即墮常若心外執一法是無即沉斷俱成見網不入圓宗問如何是一切法皆是佛法答一切法唯心心即是佛心即是法若心外見法而生分別直饒廣作勝妙之事亦非究竟問法門無量何故偏讚一心答此是起惑之初發真之始故經云心作天堂心作地獄但了一心萬

法皆寂問無心者爲當離心是無心卽心得無心
答卽心得無心問卽心是有心云何得無心答不
壞心相而無分別問豈不辯知也答卽便知無能
所是無心也豈渾無用始是無心心之體本來常
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又云故千經萬論莫不說
離身心破彼執著乃入眞實譬如金師銷鑛取金
方爲世用若執有身者則有身礙有身礙故則法
身隱于形殼之中若有心者則有心礙有心礙故

則眞智隱於念慮之内故大道不通妙理沉隱六
神内亂六境外緣晝夜惶惶無有止息矣又云若
以息念歸無念如同寒木死灰與木人無別豈有
成佛之期蓋無念者卽念而無念故寶藏論云若
言其生無狀無形若言其滅今古常靈故眞生不
滅眞滅不生可謂常滅可謂常生是知若卽念存
有念卽是常見離求生無生卽是斷見學人問本
淨和尚云師還修行也無對曰我修行與汝別汝

先修而後悟我先悟而後修又問若欲明宗只合
純提祖意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以爲指南故
宗門中云借蝦爲眼無自巳分只成文字聖人不
入祖位答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不詳佛
語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護初心若或因詮得旨
直了佛心又有何過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
祖乃至馬大師忠國師等竝博通經論圓悟自心
又曰譬如寒月結水爲冰及至暖時釋冰成水衆

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波羅揭云在胎
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
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
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崔相公
問如會禪師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
公譏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
何害李渤問智常禪師曰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
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使君讀萬

卷書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
書向何處着

戒妄殺

奸人凶德得志一時流毒縉紳斬芟黔首逞瞬息之意氣貽無窮之罪愆固無足論矣亦有命世豪傑出而匡時經務身攬大權手握重兵師旅所交生靈塗地能無殺乎惟常存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之心而奉以周旋殺人以安人則爲之斯上帝所監神理所祐殺而不爲罪也脫行於意見偏駁發於喜怒過差即爲不辜即爲大罪終身悔之而無及矣古今豪傑功蓋天壤澤被當世而或以意見喜怒妄殺濫誅者往往不少每一念此令人輕格天下之業或曰有殺人之罪又有安人之功足相準乎曰殺人以安人殺當而不爲濫且妄竟可無罪如其有罪雖有功豈足贖乎冥冥之中固當並敘矣

韓琦欲上疏斬高郵守范仲淹曰恐人主殺得手滑吾輩亦不免此言非也直當論守之應殺與否

自恐見殺。而不欲人主開端。則惟知有已而已。豈仁人之言哉。

董卓流毒宮闈。惡播四海。極矣。蔡邕哭之。足以一死。王允殺之。亦不爲過。但其言非也。曰使佞人執筆。吾輩蒙其謗訕。直當論邕之罪應死與否。何暇計後之作史而蒙謗乎。至士孫瑞以殺邕而卜王公不免。亦非也。邕之哭卓。罪自足以死。何乃以此得報。允之不免。蓋由後之措置稍疎取之。而未必殺邕之報也

中郎雖受卓辟舉。私情耳。若裁以大義。可無用哭賊。必也。冒而往哭。宜輕一死。奈何復乞哀求免乎。中郎於是乎可醜矣。邕或將自比于欒布之哭越王。庶幾人原之。高之而不死。不知卓豈越王之比哉

王允方執蔡邕。宜數之曰。董卓流毒宮闈。惡播四海。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討而誅之。稍慰祖宗之靈。快臣民之意。汝哭之何爲者。猶辟舉之私。忘在公之義。卓而可哀。宗廟生靈。不足念乎。卓本國賊。哭卓者亦賊也。吾誅賊。非殺名士。如是。則中郎俛首何辭矣。

戒殺文示諸子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造化回薄輪運轂轉人爲異類異類爲人人知此生之爲人而不知此生以前其爲異類何限此生以後其爲異類又何限故釋氏謂今生爲我所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言之痛切理益不誣今夫樂生惡死寧詎人情爲然是故蟻虱逢搶則知奔逃蠅蚋被胥則知求脫牛羊將死則知觳觫鷄

豚臨命則知悲號鳥雀能假夢以謝恩魚鱉能化形而乞命是知肖翹貪生含靈畏死萬物並育各欲得所人之養生五穀蔬果足以取給不爲不厚寧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天地生一種聰明貴重者號之爲人又雜生千萬種愚蠢輕賤者號之爲萬物均受生氣共處兩間譬之人生嫡長子又生諸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其爲子一也恩人飢餓無以生長乃於五穀蔬果之外

生千百億萬物盡以供人之一生斷不然矣譬如人生諸幼子庶子豈盡爲養一嫡長子而生之哉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焫擘封割盡掩而殺之以充口腹以資貪饕迷人不知乃藉口天生萬物本以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何爲嗟乎天生萬物本與吾並育共處天何嘗盡曙記萬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即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以萬物之命供人乃又以人之命供虎

狼耶天貴人則以萬物之命養之天貴虎狼則以所貴之人之命養之又斷不然矣人之力能制萬物則食萬物非天以萬物盡養人也虎狼之力能制人則食人非天以人養虎狼也人之食萬物與虎狼之食人皆非受天之命者也今夫蛆犯之臭穢則人不食蛇虺之毒則人不食豈天盡以萬物養人而獨不以蛆犯與蛇虺養人耶人偶擒得虎狼則取以爲食豈天命人與虎狼展轉互食以爲

養耶是皆非天之意矣人之殺萬物也當物之有時而亦殺人也虎狼之殺人也人之殺虎狼也並作惡業寃對必償昭昭可知已今人縱不能長齋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稍貧饞口稍充氣體結習已久姑爲權宜以次漸除解寃釋結是吾之所望於世人也若有能體天地之生物念如來之大悲奮起勇猛除葷奉素永消惡因高登道果是爲上善吾尤爲世人願之此

之不察而於人生日用之外更廣搜物命窮絕水陸以爲珍羞異味三寸之口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君試思之五穀百果菜羹素食飲啜既足腹亦果然烹羊宰牛狠籍饜飫轉眄之間便成楞餒又安事盡啖衆生之脂骨膏髓而後長養生全乎恣數十年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寃業可爲痛哭流涕矣僕少犯此罪不小近聞大道悚惕玄律業已將無始劫來所殺衆生盡行超度無始劫來所作殺業盡行懺悔於　玉皇上帝諸佛如來之前此後斷不敢復作殺業盡行懺悔隨懺隨犯爲惡彌甚今不得已姑存一二五淨者爲三餐之需又念既不以殺生之物自食而復以之食人已則欲脫其愆而乃陷人於有罪是尤罪之大者故僕斷自今以後一應宴會親朋亦斷不殺生爲供濁酒園蔬間用小鮮稍加淨肉桊生人世情非得已較之戒律尤爲罪人飲食言笑暢情敘歎如是

足矣親友賢明想能體亮其有不亮此情者雖因此得罪所不辭也

戒殺放生文序

人之殺生以食逞逞藉口曰天生人貴于萬物天生萬物本爲養人生以需殺殺而復生造物建設理固應耳如其不殺生之何爲嗚呼玄宰埏埴大化醞釀萬類輪毓雜然蒸出智竅靈慧者貴而爲人姿性冥蠢者賤而爲物本欲其竝育竝生于天壤之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詎令迭爲寇讐互相戕殺總萬物之命以供人類哉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人生物苞含徧覆所以無垠如以萬物之命供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舒不勝慘殺不勝生天地不仁甚矣何爲大德哉人之始生也活以一乳人之旣長也活以五穀今夫人雖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果亦飽飽等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其長齋者雖一腥不染絕粒者卽五穀盡廢而其生皆過于世人人生之有道其不

必盡賴萬物之命昭昭矣人之生不必盡賴萬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過以人之嗜慾無窮貪饕不饜五穀之外廣搜珍羞異味以窮口腹之慾而人之智力役悍又足以制萬物之命扼其背項而刲裂燖臛之其殺萬物之命而閔然不畏也食萬物之血肉而恬然甘之也皆人之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萬物與人竝而人之力勝萬物則人殺萬物人與虎狼竝而虎狼之

力勝人則虎狼殺人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則將又以爲天命虎狼邪以萬物之命養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人之命養虎狼則又以爲虎狼貴于人邪人之殺萬物而不畏食萬物而甘皆天所命而蛇虺蠆蝟之毒也黃犼之臭也蛆蛔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人而獨不以蛇虺蠆蝟黃犼蛆蛔供人邪海濱之人食蟶蛤蝛蠘而西北人逞逞不食豈天獨以海

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
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皆人之惡業薰
染習而不覺也棗栗之熟也蹸蝠樸而爲食非人
之命蹸蝠也菽粟之囷也鼠雀盜以爲餐非人之
命鼠雀也人與萬物雜然並處人貪無饜而人之
智力又足以制之遂盡掩殺萬物之命以爲食而
藉口妄認之曰不殺不生是萬物者皆天之生之
以養我者也嗚呼人何以明其盡爲養人而設哉

天欲生人何必盡殺萬物之命以充食養也上天
耿茫萬物林總天亦何嘗盡萬物而一一署記之
曰某某某悉以養人之生者哉亦猶蹸蝠樸棗
而遂認以爲已棗鼠雀盜粟而遂認以爲已粟惑
亦甚矣且人之萬惡皆爲逆天之心而殺生一業
獨稱奉天之命人而殺人則爲干天討而立服上
刑人殺萬物則爲奉天命而毫無罪罰又何取所
謂一體所謂平等之義哉殊不知就此生而論則

人號爲貴物號爲賤分別太過陵轢戕殺于是起
焉就歷劫而論則人爲萬物萬物爲人我亦殺人
人亦殺我生生不已殺殺無窮各結業因互爲寃
對前生之業今世當償今生之寃來世當報彌久
彌結彌結彌深亦可悲矣試思人之殺萬物而不
畏也食萬物而甘也皆寃業所結也人能不殺則
寃業解矣殺知畏矣食不甘矣或曰子云不殺亦
善乃謂人亦爲物物亦爲人此釋氏輪廻之說竊

恐未必然也嗚呼陰陽五行者氣也無極太極者
理也氣運有息理宰無窮生爲人物形骸皆斂神
靈不没形能載神亦能障神故形骸爲人則神靈
亦通形骸爲物則神靈亦塞形全而神附則爲現
在人物形敝而神散則或別透入一軀殼而又復
爲人物爲而其別透入軀殼也則又隨其福業而
爲之轉換功行崇高則入聖超凡位證仙佛罪業
輕淺則移頭換面還復爲人萬物之報盡則再入

人道人類之業重則轉墮旁生豈惟殺業必報其他萬惡無一不報者也特以人物障重自迷本心在後世則罔悉前因處今生則不悟來報敢於造業而冥然悍然惟聖賢得道之人知之知之故益不敢妄作也譬如海漲爲潮潮落爲汐潮汐累更總之一潮器鎔爲金金鑄爲器金器累變總之一金形骸斂亡神靈不沒皮囊軀殼透脫往來又如行人去一郵傳復經一郵傳離一舟航又上一舟

航郵傳遞遷舟航變易其人一耳或曰天地氣化其去無端其來無倪化化何常新新不已是以可貴若一靈透脫去殼入殼則是天地之氣化有盡矣嗚呼花木開謝百年此花木而色香不厭日月去來萬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人物靈光出于此殼入于彼殼總之一靈萬劫轉換乘大化而來往隨業識而偏全據罪福而報應張天網而不漏此造物之所以爲妙也若謂前靈既亡後靈再起如

火滅必無重焰水逝必無回流則是靈有時不續銷隕同于形骸也世有清修而坎壈終身呰窳而榮肥沒齒忠孝節義凶禍屠滅檮杌奸佞富貴令終落英飄絮飛雲冷風長逝不回一往無迹作惡何倖砥節何辜而天道賞罰不太漏網乎惟其世世生生輪轉不已善善惡惡後報無窮是以志士清人所爲力勤修持者也夫今世爲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以爲食又自

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之產而負千金之逋則力不能償卧不帖席今人通殺生之債無算矣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慄慄危懼乎或曰戒殺者釋氏之教吾儒所不道也烹宰調和聖王所設祭祀而不殺則祖宗神明不血食燕饗而不殺則生人不血食將復何以成世道乎嗚呼人之有道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夫婦肅雍貞穆恬愉惠利和暢世道大治何必殺而成世道乎聖王

之世未嘗茹素未始悔殺成湯行開網縱禽周人
戒覆巢破卵宣尼不宿孟氏遠庖何嘗不以戒殺
爲事乎其血食而不茹素者嘗亦裁成輔相之未
備仁義道德之一缺也而西方大聖乃顯闡而弘
宣之以垂人物之炯戒以補王政之不及夫云神
人不可不血食此好殺者之言也人不可血食神
明何爲而必須血食乎神如有靈尚須于食卽黍
稷維馨寧不飽乎虎林蓮池上人撰戒殺放生文

極陳因果之理廣宣大悲之教剔幽章顯援古證
今文義蔚暢情辭痛切可謂提醒夢囈砭鍼膏肓
矣而相國嚴公爲之撰序余友張孺愿復爲之梓
行上人精修梵行嚴持戒律道德醇至允足爲天
人師兩君子慧業文人佛門開士護翼大教敷揚
慈旨亦良可嘉尚從此而有一人不殺十人不殺
推而廣之而漸至于百千萬億人不殺上人與兩
君子之功德多于恒河沙矣

禮懺放生文

原夫本來誰無佛性若論理卽人盡菩提奈何衆
生從冥背覺逐妄喪眞自媒自賊劫家寶而不知
自性自迷褢衣珠而行乞五慾牽引三毒熾然陰
入處界隨在而積愆生死輪廻從業而感報自一
念以至萬念念念遷流自一生以至千生生生結
縛往來六道之中無非苦趣漂轉四生之內盡是
業緣張愚帆而投癡網懸茲歷劫之沉淪下寶筏

以度迷津全仗如來之拔濟某等言念衆生自無
始以來衆惡良多殺業尤重輕性命而恣戕殺永
斷慈悲取血肉而供噉吞肆行饕餮含靈抱識時
時千族以供一餐水陸空行往往半席而傷萬命
殺人一刀還人一刀略約現生積罪業而無筭噉
人一臠償人一臠總計多劫結寃對其何窮祇原
宿業輪轉多有前世之六親若究本性菩提盡是
當來之諸佛噉六親心亦何忍殺諸佛罪豈可原

言以魂驚思之毛竪某等是以皈命三尊力戒十
惡諸罪漸除乃脩懲夫惡業依戒止作遂倡會於
放生春寶勝如來之法贖性命於羣靈踵流水長
者之因行慈心於萬有用以少謝往愆遂解怨結
惟兹將來善果敬求諸佛證明言念慈悲道場虔
禮梁王懺法伏願十方賢聖普赦過而宥愆大地
凡夫盡放生而戒殺轉生死爲涅槃[illegible]趣變
閻浮爲華藏永免三災下情無任瞻[illegible]之至

鴻苞卷三十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與玄潤校

勸諭比丘文

沙門出家號爲佛子適有不持淨戒飲酒食肉自
招重業貽玷佛門者良可悲痛隆不揣敢以文奉
告酒名狂藥能使人生起昏沉增長放逸大則喪

失慧命小復傷殘色身故智論謂飲酒狂三十五
種失四分謂飲酒狂三十六種失種種破敗種種
罪愆悉從酒起降龍羅漢因醉酒而頓失神通壞
鷄比丘緣飲酒而盡喪諸戒在宿慧者緣此尚生
昏亂況根劣者寧不益長愚癡生昏亂則沉淪之
業日深長愚癡則般若之路日遠故如來立戒一
過酒器五百世感無手之報如一日飲酒五　百
世招地獄之殃智論四分所列可謂深切著明矣

至於食肉之罪尤重不可言夫六道循環同歸本性四生輪轉總屬含靈物之靈而巨者弗論矣卽塊然蠢質有生誰不貪生雖耿爾肖趣臨死皆知畏死楞嚴經云隨力強弱遞相吞食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噉盍輪迴不息生死之業難逃寃對相尋互噉之理不謬若論有生輪轉則今世衆生多有過去之六親再論眞性本同則今世衆生多是當來之諸佛凡人之他

心未通天眼未朗不知而殺食之或食過去六親或食當來諸佛可無大懼能不痛心食肉之人死墮惡道食肉之人永斷慈悲罪既莫先戒應居首是以大修行人寧渴飲烊銅不嘗麴糵寧飢餐熱鐵不噉衆生昔陶潛宅心沖澹以酒自外遠師何胤奉佛精虔以肉難逃入難在家人習以爲常爾比丘豈宜故犯夫僧者三寶之一至貴至尊佛法沙門不拜王者雖有罪不聽國王加刑良以其戒

律嚴淨德行崇高故爾奈何不自尊貴而甘心汚下以酒爲漿以肉爲糧沉湎昏穢大毀戒體是染衣波旬剃髮羅刹也所謂僧寶願若是乎豈不痛哉僧甫出家便期成佛論前阿而後苶總是眞如之覺體從發心而究竟無非本性之菩提詎獨不復沉乎諸有亦且不願處于二乘乃稱爲報佛之深恩始無負出家之初意今縱不能然又何忍飲酒食肉而玷清規汚三寶哉至如震旦大叢林沙

門乃如來說法之道場係四方善信之瞻仰遠近雲集緇素泉奔梯山航海或萬里而來朝哀金捧香恒累月而齋戒而爲本山佛弟子者乃偃然縱麴糵以昏性靈啗血味而饜口腹所謂偷佛飯盜佛衣在佛法中反害佛法無論佛之鑒觀有赫卽于汝本心何安汝寧謂伽藍之神無靈韋馱之杵不利耶殷鑒不遠則眞表天然之事可畏也又況一山而分人我失弘慈之風同室而結寃親犯等

之義見布施而力擴齊法門於市道釋戒衣而四服日諍訟於公庭自墮萬劫之靈廣作三途之業善惡之因不爽花果之報寧逃給孤園中向盡無漏羅漢阿鼻獄內今多破戒比丘惡既覩在世尤深罪亦比俗人加等思之毛竪言以恫心不肖久淪苦趣初發道心願以博地凡夫誓作佛門弘護誠覩他無非是己未自度先期度人不惜苦言敢告大衆伏願惕然警懼幡然悔悟亟改前非力修

戒行惡業既去種智斯圓不肖雖以僭妄獲罪所不辭也

放燄口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佛弟子屠隆謹齋戒薰沐上告諸佛菩薩座下竊念隆幼託儒門粗知章句遂弛負擔爰忝縉紳出有安車入有華廬生既享其逸樂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身無補于明時天資近慧徒能拈弄空文宿世多愆不得蚤聞佛法忘機少慮存心雖頗坦平任意觸情素行多違戒律非時非己罪或從色根而招濫貢濫刑業

多自嗔心而作飾浮華以驚世好工綺麗之辭修燕會以悅人廣殺衆生之命時時作過自陷迷塗種種積愆日深苦海近聞仙佛凡聖之理始切皈依更惕因果報應之權稍知洗滌願學道雖求悟脫而結習尤難頓除自怨自懲詎修持之不力隨懺隨犯覺舊病之猶存是隆之所以日夜矢一誠而首過叩三寶以痛心者也言念隆歷劫罪根之最深者莫如殺生衆生業報之最重者莫如餓鬼

故先修水陸經懺以度脫衆生續考燄口科儀以施食餓鬼竊照燄口者起于觀音化面然而現鬼王之形阿難告釋迦而修瑜伽之教凡此燄口皆因衆生宿業所致嫉妬陰賊設陷穽以害人掊刻慳貪嗜膏血以肥己生恣溪壑之情貪饕無厭久墮薜荔之鬼痛餒難堪身若藍靛髮若丹砂腹若車輪咽如針鋒五百劫不聞水漿之名六根門常帶飢渴之燄復有威明正直剛毅勇烈諡諸神趣

位諸冥官大力秉權尊榮貴顯而尚帶素因未免之食嗟乎以彼苦報之衆生反思隆宿業之深重恐墮斯報厥苦奚勝是用消取賤生之辰廣修施食之法欲以外結人緣救諸苦難內消已業豫植善根然非仰仗如來法力則衆生業重雖遇食而不得餐凡夫力薄即行施而何由廣爲此敬發虔誠哀告佛祖伏乞以光明陀羅尼法而攝受衆生以如來手印眞言而救拔苦惱化滴水爲酥酪浩若長河變斛食作須彌遍周沙界壇儀嚴護上窮有頂之天梵音弘宣下極風輪之際伊蒲淨飯盡四生六道咸飽滿以歡忻幢蓋香華令萬劫千回總超生于極樂隆不任激切皈依仰望之至

長水塔院記

余嘗與袁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泖塔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迴絶大地浮岡巍然矗立煙雲空翠間洪濤硤擊日夜撼其下川魚沙鳥芙蕖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答夕頃斷虹蜿蜒横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閣迴映閃爍陡作黄金相又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刹去余心

灑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蓋幽峭空曠離塵絶世足資高流棲遯詞人登覽洵雲間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泖者谷水也故秦由拳長水縣始皇時童謡告異野媪示兆旦一陷爲谷水而泖名焉每遇大水澄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井甃叉器皿故物往往浮出聞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與伊母空桑之談歷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有必壞大化遞遷儵

起儵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墮劫即大物不能延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爲露電空花眇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即吾今日之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安知不爲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螻蟻寸壤假蜉蝣刻漏馳蝸角之名嗜虫臂之血忘旦夕之命而營千載之圖及其聲銷影沉瞀焉一夢難以語知余覽泖之勝則蕭灑以樂而尋泖之故則淒

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浪喜浪戚往來于胸是發于浮想非眞性也是爲物所轉移者也然余之戚其起于樂乎有樂則有戚無樂何戚無樂無戚外境常移眞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于性凝然而寂㷀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有喜戚奈何不爲長水之壞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

執著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運無不至之期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不能離於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顧謂眞性不壞歷萬劫而無恙超諸有以獨存儒者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皆是物也而其間稱不壞者獨云釋氏釋氏者以無慾爲本以空寂爲宗以上乘爲歸以了義爲極不執于一不著于相不名眞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亦無喜亦無憂不執

于一故其幾圓不著于相故其道妙不名眞故離妄不逐妄故常眞不貪成故能成不怖壞故不壞亦無喜故不住于喜亦無憂故不住于憂萬物之變不嬈其和諸有之苦不滑其府不滑不嬈而觀照一而後去來如如觀長水之成一浮沫之聚也其壞一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余蓋學空于釋氏者而方爲由拳小吏性旣通脫不能俛而就世之纓

紼又于世味頗澹而業縛一官嘗俯仰意不自得未幾則空之矣幼事雕蟲一技于世味無所好而好此雕蟲小名又未幾而空之矣而識者顧又謂眞性無待于物凡有待于物者皆妄也子其有待耶其無待耶其得之自性耶其猶假物以勝之耶子欲空其官而假詞賦以勝之則官空又欲空其詞賦名而假釋氏之說以勝之則名空而苟非眞得之釋者深是未免有待也有待于物物在則勝

物過則遷此哀樂之所以未超也且子知空而不知不空之所以妙也吁嗟哉余之于此理其終身乎雖然余至此蓋亦幾有大悟焉而昔于癸卯發之是卯余助也塔始於唐觀符間僧如海所刱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某築藏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輟而大宗伯陸公樹聲倡緣爲置大藏劃腴田數十畝以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刹云寺僧某因袁馮二君請

記于余且謀刻諸君詩于石巷以迦屬予封內而
襄迦上之遊余實與焉遂不能辭宗伯公及袁馮
二君俱標韻玄朗深于禪學即文章又為天下巨
手皆非余之所能窺而余以淺俗吏強顏齒牟其
間中復間及禪宗語譬之運水河伯是皆可笑也
脫此以為守土者之事非以其人若言則可爾

起信論跋

我聞修佛者修信心成就夫大道圓明具足如百
千朗日懸于虛空云何衆生有信有不信信者若
以鉛磨鏡愈磨愈明不信者若以漆塗鏡漸塗漸
黑其說有二云何有二衆生自無始以來歷劫轉
遷流浪生死衆生有雖居流浪中其心常皈向菩
提若投種于地常勤澆灌漸次增長以多生皈向
故如來乘其種智一點即破得不退轉地衆生有

居流浪中其心常結縛世緣歷劫不解彌轉彌縛
善業日減惡業日增距如來覺路若適越北轅入
燕南轅彌行彌遠若一闡提墮三惡道雖復語以
大法狂而不信累劫沉滯終無悟脫亦可哀矣馬
鳴發大慈悲故作此論破邪歸正除妄求眞去執
著迈性空離垢涸得清淨以智慧治無明以精進
治退惰以勇猛治怯弱以平等治分別以不礙治
攀緣識即是智含識無智凡即是聖含凡無聖從

前昏迷回頭即悟如然慧炬照徹峕處如布津梁普度行客苦海盡化蓮臺恒河悉成黃金善哉馬鳴發此弘願長干義汝門卓錫新安特募會緣鋟此論以開衆生迷途汪伯玉司馬龍君善司理暨司馬弟仲淹仲嘉咸佛門弟子稱善知識助成勝事是故于此生夙植菩提種智蓮華會上我見諸公頂禮而爲上足

諭如果文

餘姚一女子如果文年十三童眞入道長齋奉佛能誦蓮華法華楞嚴諸經善習定靜慧性通利年逾四十疽發於乳晝夜呻吟不勝痛楚或問於彂光氏曰善女人童眞入道修持苦行不犯戒律云何中歲乃得惡疾如來云何不垂大悲彂光氏曰噫嘻凡夫無明種種如是修道之人現在宿過乃其宛債定業數不能逃亦有魔境爲諸佛世尊

試彼道力昔師子尊者既證聖果遇罽賓王以刀斷頭悟達國師戒行精嚴瘍發於膝宿負債滿道果圓成又諸魔試或逢水火或罹刀兵或遭謗毀或纓眷屬或絓名利或對宽家或縛恩愛或受凌侮或被捶楚或遇虎蛇或見鬼魅或困饑寒或嬰惡疾有道之人觀以空假持以弘忍內寶靈光永劫無恙四大一身委而棄之聚如泡沫散如水波於我何有任彼凌逼譬之伐毛剪爪不傷我體摧

枝落葉不傷我根我聞如是得全道力立證聖果云我修持堅久乃不蒙十方諸佛福德饒益何以故多難集我惡疾纏我凡夫之人毀道謗佛作諸淫慝號一闡提終身福利不逢魔事若作是念隨煩惱海悉斷一切善根作是見者永不成道於是如果聞言生大歡喜旋失痛苦痘亦旋愈得無生忍

補陀山靈應傳

補陀洛伽山東海觀世音大士道場也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尋聲救苦普度有緣道德威音慈悲願力不可思議其詳具余所修補陀志中山有兩住持一曰大智一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薰修苦行降心忍辱先人後已爲四方僧俗所歸真表雖領叢林大衆性驕汰驁悍不持僧律飲酒噉肉作過種種出入衙從作達官貴倨態好以微過撻

扶沙彌往往至重傷徒從訟之郡太守張公行郡丞龍君德孚勘問龍君爲人醇直好道廉而奉法慈而愛民退食亡他事事日夕據一蒲團煉神行氣三年不携其家獨與兩蒼頭俱所自奉飯一匙菜一盂而已稱四明賢丞時復奉監司它委勘金塘山及補陀衆鞫真表夜夢羣僧並來告真表過惡且屬君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君到山處分悉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爾輩祝

髮爲沙門居名山閒其中乃有毀破戒律飲酒噉肉者何出家之爲已往姑勿論自後敢有犯者佛法與國法咸無赦沓僧房揔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吳參將稍從旁止君乃取一部火之衆僧悉跨焉處分畢君乃輿至後殿拜禮如來甫拜下卽覺兩髀病軟不可舉移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如熾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胸間結一片大於

盂堅於石楚不可言猶以定力持之漸至昏憒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者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好官內傳佛旨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作三石牛齋官三石牛齋官者不省其云何君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某死矣力求懺悔某不知燬經之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道自贖卽有人送三石牛齋官劄子到固辭不受

大智亦力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城中死人纍纍並裸臥龍君亦在臥中獨不裸大智至心晳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甦若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並讀君燬經君曰燬經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捐俸齋萬僧衆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髺髻手執幢蓋遶君牀而

過者然有聲幢腳拂僮面僮驚起大呼君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睡十日矣赦除後如來實親傳口救訓戒龍君語及弟子隆弟子隆聞而感泣已復慄慄悚懼焉方病胸結甚危大智以手摩之極重漸解後患症脫諸藥莫療智師復以手納之師果德行崇高有道力者耶微師解援君殆矣君亦深德師師實活我隆家居聞君病海上夜夢浮海登一野廟空廊閒寂堂上一官人一童子捧小印匣香

爐隆入揖望之龍君也與之語笑而不答既覺大
疑之輒訊婦曰龍君病而余夢若此非吉徵也遲
遣人問疾海上明日隆且航海迎君相遇招寶山
下君病雖愈神氣猶慘慘解官之志决矣隆不敢
沮而亟成之嗚呼如來以大慈悲力普度閻浮以
大智慧燈遍照沙界曷嘗一日不威靈顯赫哉惛
愚無知人自為業力障蓋而不信耳雷霆震地聾
者不聞曜靈中天瞽者無見亦可哀矣世人悖道

謗佛作過萬千未聞悉被顯戮龍大夫奉道愛民
一犯玄律大罰輒隨之如響此何以故佛恕無知
罪分故誤龍君識法者其意良欲宣明大教檢制
僧徒非有它乃以奉道之故毀道尊經之故蔑經
則非無知矣罪近故矣且以名宰官臨佛道場敢
行毀蔑而不問則無佛矣是韋馱伽藍之必治也
慈父於它人之有過則笑而勸止之其意緩於愛
子之有過則怒而責治之其情切如來平等無分

別相然其於衆生善惡亦自有鑒別權實二教焉
以龍君生平奉道愛民則如來之愛子也不幸有
過始以威力懾服之既以慈旨濟度之伽藍之啓
請也如來之傳旨也牛畜官之行罰也鐵圍城之
示警也昭昭乎如大明當天慈恩之赦罪也靈音
之視誨也白毫光之現空也玉女幢之迸淋也又
昭昭乎如大明當天而龍君乃因而大悟立斷葛
藤皈心三寶如來之功德龍君大矣佛何嘗一日

不威靈顯赫哉是隆之所為日夜祇懼精進而不
敢退轉也嗟乎如來滅度以來佛道浸衰魔道浸
盛衆生纏縛於業力沉淪於苦趣大悲深用愍之
時章顯化以警惰覺迷津梁世界為末法衆生不
得不爾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
未有烈于此一事者是寧獨為一龍宰官哉或曰
燬蓮華經罪何若是重也曰唐宣律師曰妙法蓮
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覺皇大法奧義悉

於是備藏作昏衢慧燈苦海寶筏嫩經是毀法也能無重罰乎曰既得重罰又胡以卒釋也以生平奉道故曰龍君之嫩經以衛法翼教其意亦良善而不免罪罰何也曰凡夫之善力小而嫩經之罪罰大小不勝大也而卒蒙佛慈開釋轉罪爲福厭薄腥羶力修梵行則所賴平日善根不淺也向使它人犯此則有永沉阿鼻而已嗟乎是隆之所謂日夜祇懼精進而不敢退轉者也龍君語隆隆傳之以布告眞丹勸化愚俗其間脱有一語不合慈旨何所逃罪是又隆之所大懼也

補怛洛伽山寶陀禪寺碑

蓋聞大道圓通根塵兩遣上乘微妙能所雙忘般若非離神識神識之體皆融毗邪即是虛空虛空之名不立弘無緣之慈故能普度有情而不爲情遷通不言之教故能利導萬物而常超物表蓋無心而有作爲作爲乃合自然有意而爲擺落擺落同于繫縛衆生失覺而成迷譬之水結爲氷不離此水如來即迷成覺譬之氷銷爲水當體無氷若悟迷因則迷時何害覺性如住覺體則覺處亦是迷情當其迷也種種往來種種生滅萬刼如在夢鄉及其覺也何物非空何物非假一竊都無餘事是故迷竅猶存則覺路尚遠凡情已盡則聖果斯圓脩證云是成道實則何道可成解脱名爲出世摠之無世可出嗚呼至矣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地入圓通法門惟無聞而以衆生之聞爲聞聆聲遍于三界惟無苦而以衆生之苦爲苦慈悲普于

十方在淨土則同勢至而佐阿彌陀佛接引九品之賢在穢土則偕文殊而輔釋迦如來救度萬靈之苦補陀山者我大士行化說法大道場也東極震旦之隅就娑婆而立香界孤懸大海之外隔塵刼以聳蓮臺黃金瑞相表瓔珞之莊嚴白玉毫光現雲霞之縹緲三洲護法韋馱之杵如霜八部皈誠龍女之珠耀日善信焚香屢犯鯨鯢之窟華夷獻寶咸仰獅象之尊西天衲子覩聖蹟而結菴日

本沙門感惠風而卓錫霧棟煙窓殿影倒窺波影霜鐘雨鼓梵音下應潮音藏經佛像慈宮道念彌虔綸誥王言聖主名山作鎮開府雲間侯公與別駕商丘安公並道門之法器刺史姑蘇張公與郡丞武陵龍公咸宰官之儁流望叢林而悲仰修殿宇以欽崇爰推高僧眞語與彼禘德眞融同振宗風力與象教離濁世而得清涼在淨土又焉有五慾取香水以浣煩熱　壞刼亦不受三災則大士

說法之場亦何異彌陀立教之地哉偈曰一心無萬法萬法惟一心佛以了心故心了法亦了心法兩俱了佛土在何處心亦無去來土亦無穢淨三千及大千悉是清涼界云胡獨洛伽名爲三寶地心淨土亦淨淤泥即蓮臺心穢土亦穢伽毗是震旦永絶貪嗔癡三災云胡受師言住補陀補陀本無住但云有住者名爲衆生見我今不航海日日禮補陀

招寶山補陀寺重修觀音殿募緣疏

盖聞佛理之去障遣情以無緣爲聖果大道之積功除罪以有緣爲善因語果報則今生受享賴過去之善根語因地則將來福基藉見在之下種衆之所以世受輪廻不超生死者良繇人我障深形骸不剖慳貪業重結縛難除是以列聖拈性空之宗即此身非我有六度示檀波之行于長物乎何留破其慳貪即解其繫縛慳貪破永除業根繫縛

解漸臻超脫其始離人天有漏其究則聖諦斯圓是教衆生以施爲功德非如來有利于衆生也招寶山觀音寺乃往年因夷艘之外騷從洛伽而內徙稱叢林之勝地實選佛之名場峰勢上播巃極屹砥柱于神州山形下鎮龍宮妙莊嚴于大海寶珞香幢光映扶桑旭日晨鐘暮鼓響含蓬島洪波法語螺吹清水中之萬怯威音獅吼降海外之百蠻是宜沙門居士悉在皈依人王宰官咸知頂禮

自屢朝因之祝禧今兩宮尤切護法福利不淺道力宏深者矣第卜兆未協堪輿山海之朝拱或背殿向傷于偏昃常住之香火久衰識者屢謂宜更過客望而歎息茲住持眞海上人慨然欲改造殿堂以奉玉毫聖像并刱佛閣以貯金函藏經顧念事大工繁僧貧力薄是以普告四方之善信共結萬刧之良緣富而喜捨福乃愈崇貧而破慳功益無量將使山圍水遶形勝甲于海壖日照月臨香

火盛于震旦上報佛恩即一念立超諸趣下消惡業與衆生共免三災隆不勝歡喜和南之至

重建天井寺募緣疏

四明天井寺者古名刹也霊湫分五井以擅奇高接璦田玉界神龍依三寶而證聖宏開貝闕珠宮仙都遊夐雲霧常擁中峰磴道盤迴星漢平臨絶頂琪花瑤草凡夫之所不能名紺石丹泉塵𡏖之所不能致梵宇截彼山椒四季慈雲長縹緲寶藏通玆水府六時法雨自繽紛居士栖眞而結廬永斷魚樵之迹宰官禜雩而禱祀立救旱曠之災飲

蜥蜴於杯中李文靖之靈蹟偉矣立贔屭於祠下舒御史之豐碑兀然故昔人云寺以山而名龍以寺而靈良有以也奈何年深歲久殿廢基荒畫梁雕棟龍蛇蝕於風雨寶幢華蓋金碧委於泥沙白露侵大士之衣蛛網五雲瓔珞青苔繡如來之面蝸涎七寶琉璃空懸金欄架裟應眞殿未免荊榛涙說水晶簾幙龍王祠亦在蔓草香積止存破竈刳木尚繞流泉禪堂僅賸殘僧乞食頻歸暮雨悟興衰之理于露電聖諦深密不問消沉等起滅之義于空花神理窅萊何如寂寞山河大地運終亦墮劫灰古佛道場悟後皆爲陳蹟但尊泥洹須假莊嚴聳庸愚必繇妙相梵宮頹圮久動過客之輿嗟寶像傾欹曷起善信之瞻禮而五井僧傳慧者能參密義實主此山禀支遁之利根名理夙擅歷中峯之苦行心地頓開吟詩作偈臺雨雲光之花說法幡經頭點生公之石葢素業之宗工緇流之

彥秀也慨然以興教起廢爲功德以接物度衆爲因緣再葺琳宮重開淨界普勸檀福共積善基東渡錢塘中流一葦南捫台宕身世單飄匈塡貝葉寒山之句氷淸古吐青蓮船子之歌雪映擁煙霞於飛錫聊覽嚴壑之奇蹤飄寶花於振鈴并結龍天之勝果伏望大檀越皈依正法誓除有漏之情善知識延攬高僧參訂無生之理因而捐施資財助成殿宇以慧修慧累福德于層臺從明入明超

賢劫於彼岸公等之大智亦道民之上願也

補陀洛伽山記

東海補陀洛伽山者震旦國中第一大道場也釋
言海岸孤絕之地又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旃林華
嚴言善財第二十八叅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
圍繞說法葢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又云即梅岑
山乃梅子眞煉藥處東海甬句東竝海翁洲北界
山東登萊之罘接三神山十洲諸島安期美門飛
仙羽人咸在而洛伽佛道場遠標釋典開明宣揭

則自唐大中間梵僧來爇指感現始由明州城桃
花津六十里至候濤山下是爲海門東航海抵翁
洲洛伽山周圍百里四際無岸孤懸海中赤縣神
州不復記憶留在何處穢土刼濁邈焉隔絕雖屬
閻浮亦造物之所以別立清涼界也遠近諸山大
者如拳小者如栗三韓日本島國青螺一抹杳靄
煙際乍有乍無微風不動天鏡涵空澄碧萬里海
鳧鷗鳿低飛亂鳴驚颯下掠洪濤上舂銀山雪屋

簸蕩天地五鼓望日出扶桑巨若車輪赤若丹砂忽從海底湧起赭光萬道散射海水奇鮮煜雪晃耀心目吳淵頫謂空水弄影恍若鋪金僧伽黎衣尤極形容奇哉觀也山有潮音洞乃大士示現處洞上有穴如天牕仰窺日星頫瞰海島金沙細軟石罅深黑海濤日夜來嘯吼其下又有善財洞以善財二十八參得名巃巖峭齒表及中宵崖上珠泉欶滴不斷號菩薩泉北轉得磐陀石可踞坐望

海外又有龍女洞以龍女獻珠故有太子塔以元太子施捨故有紫竹林白華嶺蓮花洋以山所產故有栴檀嶺以佛香故有獅子巖以佛法無畏故有妙應峰圓通嶺以觀自在圓妙故有甘露潭以妙法洒心故有金剛窟以威音降伏故山上寶陀禪寺奉觀音大士其中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僧尼道流善信男女遠近累累亡不函經捧香搏顙繭足梯山航海雲合電奔來朝大士方之

峩眉五臺有加焉江津海浦風濤覆舟哀空侯酙波臣亡時亡之獨洛伽慈航乘潮穩渡開山以來絕不聞有顛危之險自非勝力默持慈心垂祐胡能然矣而衆生之朝禮皈依者往往示現靈蹟神光金身瑞相白衣縞帶紺目翠眉五雲幢葢七寶瓔珞香花勝變仙禽佛燈時時有之婬汙者望山而氷銷狡凶者瞻容而霰化慧根者頓悟而日朗迷眞者立徹而霧開寶石乞靈於梵衲金光睹異

于王人寶冠感瑞於蓬山蓮花戢武於哈剌唐宋累朝咸至信向至我　皇代益以尊崇今　上奉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印施藏經裝塑金像宣揚教典衍暢宗門穆哉盛矣夫大士於現在賢聖刧中爲觀自在菩薩于過去莊嚴刧中爲正法明如來佛果本其法身菩薩乃其權位據法稱尊道臻無上因權廣化普度衆生從聞思以入三摩智超般若本空寂以了二一相善得圓通尋聲捄

苦卓矣大悲隨念消災熾然弘願義各教深見聞之妙如響觀成機熟耳目之用盡融感而常寂所觀之相何嘗過以不留能觀之心亦泯故能各現身而說法處處皆通握一智以長存如如不動譬之萬波散派元無萬波千月分光止惟一月嗚呼虓猛獷猂王化之所不能伏而慈氏攝之蔽錮昏庸師儒之所不能誨而如來導之十方欽崇萬國蜂湧夫豈偶然之故哉

補陀觀音大士頌有序

夫理有去來宏通之機斯顯位有權實圓明之妙無方觀世音菩薩者古正法明如來也如來實相既已臻無上之尊菩薩應權乃退處大乘之號譬彼國王下儕上將猶夫宰輔出領監司行教則暫遜其權證道則無改其位何以故蓋如來體尊尊則下土多于敬畏菩薩地近近則衆生易以皈依而觀世音心珠朗耀齊妙覺以證三摩性海澄法

超聲聞以圓四智故善財徧參其妙法來諸聖之欽崇釋迦授記以圓通同文殊之廣化般若義深善得法門無漏仁慈觀熟偏於此土有情揭暗破昏高懸慧炬消災救苦普施津梁通十方三界爲一界毛竅帡響之悉聞合千百億身爲一身痛癢爬搔之必切流轉迷倒無不哀憐蠢動含靈咸所度脫雖犍連之救母不足喻其大悲即恒河之數沙不足酬其弘願人非人等因物而現自在之身

離慾離嗔隨念以著靈感之效威音伏衆刀兵水火潛形勝力降魔羅刹鳩摩拱手誦白衣之號則孕嗣充門挈紫竹之林則漂舫及岸百戰猛夫睹蓮花洋而魄褫九幽獄鬼洒楊枝水而魂甦凡夫苦行薰修頓叩香臺法座居士至心悲仰立見聖相圓光兜羅銀界琉璃簇七寶雕床華蓋金幢瓔珞映五雲錦帶西成道於天竺迦毘之種既巳星奔東顯化於洛伽娑婆之衆益巳泉涌偏厩陋壤

被功德者無涯愚媼村氓奉香火者恐後照深潭深潭皆月月止一輪爇寶鼎寶鼎皆香香無二性真妙莊嚴無復虗捐藏秘密不可思議者矣於是弟子敬薰沐和南作頌曰大哉法王子累劫行薰修想觀既成熟湔盡得無礙圓明了一切十方咸照徹刹那千手眼或億萬化身恒河沙世界悉歸掌輪中大千蟣蠓形亦如蠛蠓響所有微塵掌如來悉見聞所見亦非目所聞亦非耳由通妙明性而融耳目相隨物皆應現巍巍不動尊尋聲救苦難疾于激弩矢誓拔度衆生普徧娑婆土乘彼弘願力亡不得所須譬如汲海水盡兊益瓻罌咸令滿足去大海不減損願苦惱衆生一心歸命禮或誦阿唎耶或稱帝濕伐觀音肸蠁至拔汝出苦海

補陀洛伽山志序

夫泥洹之教西教也過去莊嚴古佛破暗滅冥覺迷極溺淶脉邈綿莫得考鏡矣迨自周始王瑕時世尊生于迦毗羅國離家淨飯修行彌樓遍歷苦行成無上道普度三界爲天人師入滅以來悉栴檀木香別性同分毘崙源泒殊波一然止教行天竺東土未聞西教東流則自漢明帝始帝感金人示夢日輪飛空傅毅釆史蘇之石函闢西方之聖

諦而摩騰法蘭首從月氏來集闕下馱經白馬獻像優塡王庋貫戚而下稽首十地皈依三寶霞蔚雲蒸踵蹌恐後則中國之知信向覺皇寔自漢明發之也觀世音菩薩者過去正法明如來寔與釋迦齊肩以聞思修入三摩地以大悲因地證如來果以聞思故號曰觀音以大悲故發弘誓願欲以普度閻浮衆生苦惱于是與釋迦同時應化授記釋迦圓通第一而退處菩薩椎位妙脫情塵智周

沙界事理無礙機相盡融三千大千中有億萬蟣蠓呈形形亡不見有億萬蟣蠓發聲聲亡不聞因物現身身惟一隨機說法法俱圓菩薩無身因物有身是名大身菩薩無法隨機有法是名大法有億萬物有億萬身而其究身物兩空求一身了不可得有億萬機有億萬法而其究機法兩空求一法了不可得不可得身是故有身以衆生身爲身不可得法是故有法以衆生法爲法衆生惟

其有身是以無身衆生惟其有法是以無法法與身融非法非身亦法亦身身與法融非身非法亦身亦法是故世音亦菩薩音菩薩音亦世音音者亦形形者亦音觀者亦聽聽者亦觀何以故衆生以眼觀形以耳聽音以眼觀形觀不隔垣以耳聽音聽不掩耳有障礙故菩薩形融於音音融於形耳融於目目融於耳觀融於聽聽融於觀觀亦非耳亦非目聽亦非目亦非耳耳遇音則聽遇形則

觀而要非任耳目過形則觀遇音則聽而要非任目形亦名觀音亦名觀觀無所觀音亦名聽形亦名聽聽無所聽無障礙故谷之受響因谷有響響不谷起鏡之受形因鏡有形形不鏡出般若現於萬緣不汨於萬緣萬緣行於般若不累於般若佛言圓通如是如是以圓通故是以華嚴甘露七寶林中白衣光藏慈悲靈感西來大聖清淨海衆天香妙香廣月宮中藏王慶信晶日八難西天洋海

清淨座立清涼寶海廣慶佇願寶楊慧德華嚴海衆吉祥海月清涼寶山寶陀大悲等隨時立號而佛菩薩梵王帝釋天身天大將軍毘沙門小王身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迦等亦隨物現身經言寶陀即補陀也震旦國中三大道場西峩眉以普賢北五臺以文殊而我東海補陀以觀世音西北距佛國不遠道法漸摩近而且易東海僻在深阻聲迹荒遐衆生久苦沉淪薰染五濁如來重愍之玆觀世音之開化補陀津梁娑竭良有以也顧峩眉五臺深峭雄拔秀甲齊州而補陀獨立大瀛海中孤絕處尤爲奇特善信航海朝謁大士肩駢趾錯無論中華即天竺梵僧亦往往單瓢隻屐間關而至殆無虛日而吾鄉士大夫顧反畏風波罕登涉者海上文人恒標勝靈區詫奇五岳託之竹素而補陀一志獨闕焉乃

使大道壅閼外道喧豗則何貴操管綴文者哉開府侯大將軍乃謀之兵使者劉公郡大夫龍公纂修補陀志晉取今　上本　聖母命頒賜藏經制勑御製序文乃元輔申公序贊冠諸簡端而圖繪山海巖洞殿宇形勝次第裒集古今名賢著作彙爲一書復遣使屬道民刪定乃爲稍削舊詩之俚謬增入時賢之合作者若干篇役以道民所自爲記頌韻語附焉三君子之闡揚教典開迪愚矇厥

功不細詎惟山靈海若欣豫亦如來之所印可也

雙寺遊記

滇涬子居京師遊于雙寺訪靜修上人靜修能詩少年警慧其師寶藏習苦行背立禪七年踵至潰爛流血不少休晚年遂有所悟時天雨雹頃之雨霽天朗月出氣候清和信步踏至西禪堂有二迦毗盧僧坐堂中滇涬子一見大喝以手連批其頰僧第笑了不為動滇涬子心異之坐而與語頗解漢音問之云自迦毗羅國出遊經烏思藏等十二

國至此所到者峨眉終南五臺數處且將由京師東行海上謁觀音大士為具言經過山川地險使人駭汗時有數沙彌在旁滇涬子叩之此沙彌好否僧對曰好連日叩之咸曰好好滇涬子曰何故俱好僧屈其指曰指俱好有好有不好便無是處滇涬子曰善又為以刃加頸狀而問之曰汝怖死否曰不怖曰汝所經過多虎狼否曰多怖之否曰不怖從袖中取出一銅器鑄如來小像數座其上

以口吹之發聲異常人毛骨爲悚曰虎至吹此物即掉尾去滇滓子令其再一吹僧固不肯曰近此戲不可數也夫此二僧者卽未察其詣悟何如乃其死生眞度外矣行而乞食不得卽數日餓小飲溪水畀之飯則食畀之錢則不受曰無所用之是夕宿雙寺質明訪辯勇禪師千佛山房[illegible]年老晝夜坐一榻不知自何年始問旁僧皆行脚不能對世廟時與西蜀趙閣老大洲陸尚書平泉善識

者謂其心地平穩業得自在力滇滓子叅之舉手而已與滇滓子爲寒暄常語會壹行脚僧告去師曰汝所誦經了未曰尚餘二卷未了師厲聲曰胡不了而後去滇滓子曰師動嗔心矣師不荅滇滓子曰吾知汝明日且死師徐曰當下卽死何待明日滇滓子曰善哉若師可謂了生死矣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夫出世者貴禪理貴其淸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實際貴淸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實際者薄出世法謂其空廓而亡當是皆末流之謬言非玄同之初旨也夫儒者以仁義禮樂治方內提日月而燭幽暗三才是模萬靈是鑄亡儒卽亡人道所關繫豈尠哉釋氏乃空一切悉取山河大地而幻之是儒者所駭然天下之道維空實兩端不

有其實空何繇存不有其空實何繇傳釋氏所守者靈明一竅靈明而內何所不具靈明而外何所不妄彼其眎震旦萬緣咸以爲本來之障而一切遣之妄去則眞來障徹則性露是能仁氏之寶也此似與天地萬物了不相關不知有爲之法從無爲起天地萬物惟其能空之而後能有之世之土苴黃屋浮塵三事乃足與辦荃宰大業卽上帝生物何者不倚虛空立恩之若忘畀之若棄而後元

氣淋漓而出之若炙轂儒者乘理觀化蕩煩滌翳跳于陰陽之外而立于冥寥之先然後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空爲實實之所爲不壞仲尼無意必固我空之謂也若儒者不枵其中而日以天地萬物膠其府縱衡瞀亂則桎梏之夫耳又何理焉故儒釋之不同者在世世出而其大原同也儒之用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儒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云眞空亦

稱妙有妙有者實也若纓紼煩躁而自同桎梏何名爲儒頑空斷見而淪於死灰何名爲釋余見佛子之徒之謬悠芻荒者往往以性空自詑而非薄儒者以爲拘執夫佛之寬衍何不容而非薄儒者彼其性空乎未耶而俗儒不達又或矜詡名實而詆訶西方大覺以爲偏枯與縛爲鬬吾怪其波流也自非精詣玄覽之士烏能究其指歸乎首山乾明寺故有觀音閣寺建唐開元間歲久且圯某重修之而剙豐碑山上乞不佞一言不佞謂儒以綱常名實宜教人人其誰不蒸蒸而釋用善權廣化開諭蠢愚含靈之屬尤奔走焉而離惡去垢惟恐後時即宜教淑人亦輔儒者之不逮世奈何欲以儒廢釋哉夫儒可廢釋則生人以來所經明聖豪傑非一手一足矣

五臺居士頌有序

我聞宗門妙悟詮十二大藏以超無生行門修證綜六度萬行以弘法忍蓋佛道圓通非悟不入故揭宗以燃慧炬覺路邈綿非行不至故標行以示津梁行解相應乃合禪那福慧俱圓斯臻聖諦若力勤苦行而罔契心靈則恐有漏止於天人倘妙解空宗而靡敦實際復恐虛見蕩為狂慧夫何近世之利根開士慧業文人往往說妙譚玄矜驚子

之上智綜教聚典炫慶喜之多聞騁辨才於吻角自謂是涅槃妙心馳機鋒於舌端云已得般若眞性懸摩尼之珠遇闇悉破奭金剛之杵亡堅不摧掀翻公案掃天堂地獄以為幻緣秣殺威儀划善惡因果以為妄作蓋云心珠在握則大千世界悉入掌輪性月當空則萬品秋毫咸歸朗耀區區功行不過須彌中之芥子大部洲之微塵耳理則固然譚何容易殊不知宏通頓悟果已證於覺皇了

義上乘身既登乎祖位者乃許作如是解耳若道未躋聖地輒恃見解為正宗身未離凡夫遂鄙福業為小果天堂地獄並如來所說而謂有識者蔑如善惡因果洵事理必然而云高明者弗取嗟乎如來之所謂宗以佛說佛本鄉人而譚本地風光境界甚眞敷揚妙法是智非識今學人之所謂宗以凡夫說佛已無錢而數它人財寶空華不實簸弄精魂是識非智智則超劫度世之靈梯識則生

死輪迴之業種也蓋學人盡掃行門單提宗印內境未必徹而外行多可疵乃曰正見在我即瑕纇而何傷機緣一來且頓悟而立證雄俊之士藉之以貢高奸狡之徒假之以躲閃此今人之所以喜譚宗也嗟乎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達磨折葦惠可傳衣佛之言宗實始於此是千聖之正法藏諸祖之無盡燈也而今之譚宗者乃流而為末法之弊如此既違能仁之大旨能無風輪之重懲乎湖五

臺陸居士天挺靈姿宿植種智羽翼大教砥礪學徒爲世界之梯航作法中之龍象謂法華以心悟而轉故衍毘耶之宗謂菩提以勝力而成故提檀郲之行舉宗該行行無蹉路繇行入宗宗非狂華理屬雙脩義存兩妙乃若爲末法衆生計與其有宗無行宗虛而福德反消寧若有行無宗行滿而心靈漸啓以故居士既明宗教尤重行門廣説人天多陳因果持梵網而嚴戒律誦波羅以示行檀

布金施產種福田於十方造塔寫經結善緣于三寶禮懺多之降魔摧伏外道效韋馱之護法折攝波旬不惟以功德度脫已身抑且以福善緣而開化愚俗慧燈普照于恒河法雲遍覆于大地使末法衆生咸悟正因不迷邪徑者悉居士荷擔之力也弟子隆素履多愆未能學頭陀而脩苦行根器暗鈍不敢附　言以譚空宗惟念善惡桴鼓報應之理甚嚴罪福影形天人之際可畏省歷刧波夷輕垢日向如來而懺除愆多生流浪沉淪力去凡情之驕慢廣庭或踈勿作隱慝于暗室浮議可忽罔招陰譴於神明去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滴而亦汚爲善如貧子之積脊粮即顆粒而不棄庶幾心行已徹或瞥爾而歸眞如其機緣未投亦藉玆而寡過乃當今之有居士亦猶佛世之有優塡披末法之荆榛著論理惑標禪門之榜樣弘法捄偏心既勤矣功亦茂焉于是隆爲之稽首作頌曰

脩佛無別徑在悟明心地心靈炯空洞纖塵俱不立卽心卽是佛卽佛卽是心天堂與地獄一切惟心造欲究毘盧宗雙脩資福慧慧如懸寶炬萬物俱照徹福如巨舟航負載濟大海機熟功力圓言下立了悟一棒與一喝大笑已冥契如墮千仭崖入牛角到斷又如死一番擘破虛空去是故貴宗智垢去鏡乃明水定心珠現累刧薰脩力得達彼覺路三歸及五戒六度與萬行昇濟神明域德義

惟靈梯是故標行門譚宗掃除行學徒之大病列聖舉宗案無上證道果夫豈無行者說行不說宗如脊行無炬索塗易顛錯說宗不說行揑服作空花幻影無實相若非大徹悟悟處轉成迷徒增我慢業居士拈雙脩行勤積諸行爲世頂門鍼從行入宗旨何理不可徹何義不可了一朝見本來乃與佛齊肩覺迷跂偏疾功德不思議

贈無盡燈上人序

佛法自釋迦文佛開化眞丹逵磨近迦正宗單提心印六傳至曹溪大鑑其後南嶽青原雲門臨濟曹洞潙仰諸宗支分派別莫不冥契一心紹隆三寶法法相傳燈燈相繼有絶必續有衰必興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云何名燈破暗滅冥十方朗曜故云何名無盡除妄還眞萬劫不壞故聖人妙明眞心一物不住而萬物咸通萬物咸通而卒

無一物一法不留而萬法悉歸萬法悉歸而卒無一法火焰之上不泊太末妙明之內不棲纖塵謂之眞常無有去來無有離合無有起伏無有生滅陰陽之所不能鑄氣數之所不能推劫火之所不能焚大水之所不能浸以其不妄也衆生爲迷眞常故有妄心爲有妄心故罹斷滅二六時間顛倒妄想萬劫萬滅第起一想卽是一生第滅一想卽是一死剎那而几席之前剎那而萬里之外剎那

而天人香花刹那而地獄枷鎖黏滯縛結紛亂愚
囂譬如泑土之泐於衝波燭燼之搖於飄風鴻毛
之燎於洪鑪輕霜之晞於朝陽有不速受變滅者
乎夫清虛如四禪四梵廣厚如大地山河而皆未
免墮劫者以其爲衆生之妄根所結也何況其中
之諸無常幻泡者乎何物爲妄妄者識神也衆生
妙明眞心爲情塵覆蓋故蕩爲識神簸弄翁熠使
人流浪輪轉胥是物也祖師掃空諸緣闡提心印

證明此心纖塵不立所謂淨洒洒赤躶躶者眞常
也眞常故無變滅也賓客有來去郵舍自如郵舍
不逐賓客而遷也浮雲有聚散虛空常住虛空不
逐浮雲而變也聖人所爲立于陶鑄之表超于浩
劫之外者此也或曰衆生迷倒塵緣背眞逐妄故
有變滅如其知之而盡除一切息念忘機歸于空
寂即是道乎曰不然迷倒塵緣則有有則結縛不
名爲道息念空寂則無無則頑空亦不名爲道所
謂眞常者眞空妙有也空而曰眞空非無也有而
曰妙有非有也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不留一法萬
法森然萬法森然一法安在是名無盡燈無盡燈
法師者余同社聞仲連方外友也精研教典明了
性宗余因仲連得侍師巾瓶聽其磬劾益今之慧
遠支公也師一見即索余一言爲贈余乃拈出師
無盡之義以相叅印余博地凡夫強作解人語無
乃鸚鵡之誦波羅蜜邪願師無悋開悟徹我覆蓋

夫放光普照者燈也非所謂自了者也

鴻苞集卷之三十一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應元允大校

漢武帝

漢武帝外傳載西王母降武帝靈蹟瓌奇文章雄麗不知何人所作當是漢時近代人爲之果有此事武帝不應晚而歎曰天下豈有神仙如外傳不

虛則史臣安得撰天下豈有神仙一語外傳之言實則史臣誣史臣之言眞則外傳必僞然當時若然無王母降臨一事而鑿空杜撰輝煌鋪張古之人不應敢於作僞一至于此以今觀於曇師之待王母其事灼灼則外傳之文定當不誣腐儒作史大氐夏虫之見著此一語以衛儒敎破世惑如張良仙去必書病卒淮南冲舉必書反誅此意耳黃帝之騎龍鼎湖周太子晉之接浮丘伯穆天子之西遊崑崙燕昭王之接羣靈武夷君魏子騫之燕曾孫太極眞人方諸青童扶桑神王清虛眞人之降南岳魏夫人又華陽茆叔申之宴魏夫人九華安妃紫微王夫人右英王夫人桐柏山眞人清靈眞人中候夫人昭靈李夫人太虛南岳眞人方諸青童南極紫元王夫人之降楊長史漢晉名臣劉寬郗鑒俱入仙府張道陵許遜俱顯拜天詔玉勑麻姑王方平降蔡經家上帝弄臣過邢和璞鍾

離權呂洞庭皆訪陳摶白居易故宅在蓬萊山李太白爲蓬萊仙卿歐陽修入神清之洞古今鑿鑿如此世之拘局儒者豈盡得而湮沒之哉

列仙傳補

歷代仙眞載在列仙傳眞誥群仙通鑑及諸道藏書詳矣惟我　朝仙眞未有傳記僅散見于稗官小說余恐璽蹟失傳玄風湮没漫考而記之名曰列仙傳補

周顛仙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混迹行乞舉止譎詭元末往來江楚間見人呼曰告太平

高皇帝定南昌顛仙謁於道左　帝歸建業顛仙亦來送之僧院肆侮緇流群僧訴　上上惡而欲除之顛笑曰公安能死我耶金刃水火安能損我一毛哉　上怒裸置石臼以缸覆之積薪舉火火滅發缸端坐無恙　上征陳友諒以問顛顛仰視良久曰天上無此人分可征也遂從　上行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顛漫言水怪見損人多　上惡其惑衆沉之水不能溺自此去不見後數年顛仙遣天池寺赤脚僧至京師見　上上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　上偶不豫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顛仙從廬山竹林寺遣送藥來　上服之病愈乃遣行人至廬山尋訪道士指曰顛方與天眼尊者在竹林寺對弈行人致　上命顛殊不爲禮侍立良久累請命顛乃引之觀内殿堂軒廡弘麗光曜非復人間顛與天眼尊者各以一詩寄　上使行返顧寺不復見矣

張三丰

張三丰號玄玄子又號邋遢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寓居鳳翔寶鷄縣之金臺觀修煉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軏山殮之臨窆復生以一小鼓留其家入蜀轉楚登武當山洪武二十四年　詔求之不得永樂中　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遍詣天下名山訪之不遇天順末或隱或見有問以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往來鶴鳴山半歲

失所在嘗至甘州張指揮家遺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甘肅總兵官王敬患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煆服之愈後葫蘆忽自震碎留楊氏小鼓雖戛大鏞不能混其聲後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舊煙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蓋自況也又一說張三丰名

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嘗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元時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啓敬同遊又與寶雞西關道士李白雲善又一說張三丰宋時人爲華州椽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訪陳摶先生遇呂純陽授以仙棗得道我　文皇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即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濙遍海岳訪求于秦中邂逅宣進　上意隨到見　上問之曰何爲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即是道上不悅曰卿有仙術爲朕試之張公即指一甕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捉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　上命擊破之使人各持破甕一片隨呼皆應　上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　上曰卿可更窮造化之道曰諾即走入柱中呼之復出　上歎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公復取水噀于中庭須臾變成巨川隔岸沙際橫一渡舟公

舉手招之登舟而去不知所之後　上患疾食不下始悟公言初公留一草與胡尚書　上服之病愈

冷啓敬

冷謙字啓敬湖湘人　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有異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貲助但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乃

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入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隱瓶中守者懼罪携瓶至　御前　上問之輒于瓶中奏對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

在張三丰嘗跋謙畫蓬萊仙弈圖曰蓬萊仙弈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中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中恭預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遊雪川與故宋司戶叅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覩唐李思訓將軍畫頓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筆法傳彩尤加纖細由此以丹青鳴當時於淮揚遇異人授中黄大丹出示平叔悟眞之旨頽然而悟至正間則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此卷乃至元六年爲余作也余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書

尹髼頭

尹髼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常乘黑驢遊燕雲間接命於眞定遇群盜奪其驢刃傷其身首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置棺中舁出生焚之尹密告舁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啟露竅穴少使呼吸其人憐

而許之及舉火空棺耳遊南都成國朱公見所佩元時牟皮度牒相與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正德初太監賴義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司寇閔公珪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毎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

對問官惟請死期略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

赤肚子

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至密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縷惟以氈方寸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長拳曲不舒人問之不答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子遽起隨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講論通夕而別　憲廟時又有王野樞封太玄眞人分宜曾有詩贈之又有麩子李在太和余從侄大山中丞奉　詔修太和曾訪之山中

雷髼頭

雷髼頭者名太雲不知何許人少爲書生好道術入沙門遊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蔽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于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

望之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荆王求見之固請曰願乞片言太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曰半歲王曰汝何許人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編戶遼東應役王懣然不悅大相訾詆欲殺之忽不見

呂疙瘩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遊於襄鄧河洛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詭且詈兢爲

之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爲結之如螺然
滿頭時人呼爲疙瘩一日履江水上弘治巳未於
隴右白日上昇

張皮雀

張皮雀名道修吳人父爲江西叅議少而好道後
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
法道修得之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
出則小兒群逐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

狗肉嘗有病瘧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
符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曰何物能治
疾耶途中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往往爲
人禱雨大著靈應以壽終化後人於松陵長橋上
見之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景和江右人道術甚高人不能測
太祖初駐滁陽道人詣軍門謁曰天下大亂非命
世之主未易安也其在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
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采煥發
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于幕下
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每令望氣以決休咎
言出必驗鄱陽之戰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
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
爲之力戰請爲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則彼衆
氣奪而吾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 上

定鼎金陵凡諸營建必令道士相地初徐武寧王
爲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
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
諷梁國公藍玉不忠後玉竟以謀逆誅一旦無故
自投於大中橋水死 上命求其尸不獲已而潼
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
正其投水之日也

程濟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爲四川岳池縣教諭相去數千里旦暮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將有兵起當預爲之備　朝廷欲以妖言罪之靖難師起使護軍北征　文皇濟江亡命不知所終

劉偉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

嚴而治純孝盛德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瘞其甥都御史韓公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問狀門者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遥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備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欵留不可即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何尚在曰我不死汝則要死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出門復攜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邦靖相繼死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王士能

王士能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入　國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少慕養生辭家走四方求名師無所遇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投之見老人披氈衣臥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五官手足皆如嬰兒能拜之不答因爲之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囊所盛類乾麪時取啖之掬飲澗水士能留數日所齎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與之苦

澁不能下咽乃拾山果野菜以充腹居三年勤苦不懈老人憐之曰子可以語道矣然子得之當出山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遂示以攝形煉氣之要學成辭出來居濟寧日不火食惟啗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已白髮被頷肌膚如童子少婦濟寧指揮王宣亦海州人往見問姓名大驚曰聞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實名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問以家事所言皆合宣有同官欲

授其術士能望見曰爾聲伎滿前日事安作非吾徒也其人大慙乃上疏言狀 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見 上賜寶鏹遣歸程敏政學士與之語多靜坐寡欲之說坐久瞑目閉息曰老僕無能爲 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近日乃與人接大敗吾事矣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吳楊循吉嘗問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

李福達

李福達關中人有仙術畜黃白聚徒頗衆爲撫按所奏 世廟時詔逮捕至京入見武定侯郭勛勛欲試其術一巨銅火爐以藥點之即成銀勛爲營解得免京師有段痴子者得其藥 上聞而索之點化以進藥盡賜死福達東遊吳會王元美兄弟陸文裕太史皆從之遊諸公宴之一日約與諸公

答席及期而往一室空無所有頃之敲壁門啓席設甚盛復有歌舞都雅諸公錯愕有竟不敢舉七箸者後不知所終

王威寧

王越字世昌安陸人登進士爲人英爽磊落有經略才以邊功封威寧伯後傳仙去蹤跡多在太和余任大山中丞嘗訪之不遇其子本晙作中丞年譜書云某月日訪故威寧伯王越于山中即日適

去本晙此語必有所據又豫章羅文恭洪先餘姚王文成守仁閔中林尚書俊吾鄉萬都督表皆相傳得道不死人往往有於山中見之者數公皆異人理或有然者以俟再訪

瓊笈考

崑崙山有五城十二樓玄圃臺積石瑤房閬風臺華蓋其下有翠水赤水其高出日月之上為天之中柱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野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火毯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奈冬生碧色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下有芝田蕙圃傍有瑤臺十二又崑崙有沙棠木黃華赤實其味如李食之使人不溺有紅玉之草食之醉三百歲河源出于崑崙是為西荒西王母居之又名龜臺金母元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金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衆眞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隸焉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雨上下有服水玉法又云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

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周穆天子乘八駿以黿鼉魚鱉爲梁渡弱水至崑崙見西王母西王母觴穆天子瑤池之上作白雲之謠西有金母東有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亦號東王公三界十方男子之得道者咸隸焉東海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東有鬱夷國金霧諸仙居之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煙霧滅歇戶皆

向北西有含明國仙人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鳥名鴻鵝色似鴻形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産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鴈萬歲一交生雛千歲銜毛學飛蓬萊山下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九氣丈人九天眞君宮俱以黃金爲屋白玉爲牀安期生別秦始皇留賜金璧脫玉舄置阜鄉亭報曰後千歲求我蓬萊

山下負局先生以磨鏡遊吳市後還蓬萊山初從吳山語人曰吾還蓬萊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愈人疾病又衛叔卿羨門子王方平麻姑常遊此山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色皆紫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通霞之臺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

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有草名濡奸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莎蘿爲經莎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群仙以爲龍鵠之轡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

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巒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烏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棙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歴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員嶠山一名環丘山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鵲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駮駱如錦扣之片片則蓊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紋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如白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煙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脩眉長耳餐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内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煙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

名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奎奐西有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舃之狀光澤可愛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航謂之文桂之舟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燿謂之蒼芝熒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

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䙺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有遙香草其華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採食之已上諸山俱靈人眞仙居止仙人修成大道而或功行未滿機緣未至未得昇於清微大

赤諸天且遊行海外仙山待功滿昇遷天界故與塵土隔絕凡夫俗人不得一至其地秦皇漢武雖復褰裳濡足竟不可得也海外又有十洲亦仙人所居又地下洞天福地甚多靈蹟神界隱閟不聞於人間人莫得而指數也中岳嵩高山在河南登封縣其山東爲太室西爲少室相去十七里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山海經曰太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禾

服者不眯又曰少室之山有木焉名曰帝休葉狀如楊枝黃花黑實服者不怒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移種於嵩高西麓有四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太清眞人宋倫下司中岳嵩高山神仙之錄又東郡沈猷采藥於嵩嶽見仙人冠謙之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

緱氏山頭至日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緱氏山亦名緱嶺近在嵩山之西也後子晉主治金庭洞天號爲桐栢眞人當是升緱嶺後奉上帝命理金庭洞天也少室山有少林寺有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留達磨面壁九年之蹟拭之愈顯二祖慧可至此求法於達磨侍立雪深至腰不去又至斷臂乃得其法今寺存立雪亭又有甘露臺胡僧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會善

寺唐有高僧晏公於此講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寺乏水遂送一泉以供僧汲西岳太華山在關中華陰縣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古語云華山對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山上手掌跡俱存山有芙容明星玉女二峯又有玉女洗頭盆周宣王時馮長字延壽授書爲西岳眞人掌西岳神仙

之籙又李翼爲西岳仙卿馬明生從安期生受金液神丹入華陰山中合金丹升天修羊公止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毛女乃秦皇宮人入華陰山中食松脂栢葉體生綠毛呼子先令仙人持二茅狗來與酒家媪俱騎升天乃二茅龍也呂洞賓於華山酒肆遇鍾離雲房隨入終南山授金液還丹大道又唐玄宗妹金仙公主于此山駕鶴上升陳圖南先生隱此山雲臺觀後蛻

骨于此至今尚在按希夷先是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謂希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棲令其閉目凌空馳風及張目已在華山石上希夷之睡乃五龍蟄法龍所授也希夷脫化張超谷漢張公超隱華山南能爲五里霧故此處遂有公超霧市又漢衞度世入華山尋父叔卿見叔卿與洪崖先生巢父許由大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博戲石上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州東嶽主召

魂東方萬物始成故主人生命之長短東有東岳西有酆都皆主掌人生死之籍東主岳帝西主冥官也云岱宗者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王者易姓受命必告成於岱宗也封泰山禪梁父封禪之文古帝王有七十二家藏之金匱玉牒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山峯有日觀秦觀吳觀周觀日觀者鷄鳴見日出海底秦觀者望見咸陽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

見齊地登山絕頂下視齊州九點黃河如帶小天門上有秦時五松秦始皇登山避雨松下封五大夫上山又名十八盤有百丈崖有丈人石山上有王母祠王母池有呂巖呂仙石像存焉有碧霞元君祠相傳碧霞元君者天帝孫女也今遠近士女焚香朝謁者日以千萬又馬明生遇太眞夫人攜至岱宗石室中其中金牀玉枕几有素書夫人時時與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明生執役勤肅夫

人後召安期生令授以金液大丹仙去又有泰山道士稷丘君章甫黃衣擁琴謁漢武帝又有泰山老父武帝登山見老父鋤於道間頭上白光高數丈北岳恒山亦名常山在北京眞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又爲玄岳杜光庭福地記稱常山爲總玄洞天山上有聚仙臺太史云北岳有五名一名蘭臺府二名列女宮三名華陽臺四名紫微宮五名太乙宮接山有

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道者採服之成仙中條山張果曾入恒山唐玄宗召見欲以玉眞官主降之固辭南岳衡山在衡山縣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衡山南岳軒轅黃帝乃以灊霍二山爲副漢武帝徙南岳之祭於廬江灊山承軒轅副義也衡山有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而峰之最大者曰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岣嶁回鴈芙蓉惟祝融爲

最高赤精子在顓頊時降于南岳芙容峰說徵言
經今芙容峰有傳經壇禹治水登衡山岣嶁峰血
白馬祭山神夢赤繡文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
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宮禹乃退齋
三月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道書云衡山爲朱陵洞天魏夫人華存授天人玉
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南岳夫人比秩仙公夫人
壇在南岳中峯之前巨石之上丹臺錄云魏夫人

爲紫虛元君治南岳眞誥云上眞司命南岳眞人
杜甫登南岳詩云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眞人
陳興明修道於南岳元陽宮眞人施存修道於石
廩峰西眞人徐靈期修道於衡岳上淸宮作衡岳
記敘洞府靈異仙人鄧郁之修道於衡岳紫蓋峯
石壇九仙宮郁之以丹財讓徐靈期上升郁之乏
財志願不移臺司奏少微星現南楚長沙分野武
帝訪知其故詔賜金帛子女命于南岳修內外二

丹二年餘就石壇升天眞人陳度修道於石廩峰
玉觀今有陳眞人煉丹臺誦經臺鬼裁石浴丹泉
風穴雷泓諸遺跡眞人張如珍修道於衡岳九眞
觀仙人張太空亦隱衡岳上淸宮修道後移元陽
宮仙人陳法明隱衡岳洞陽宮修道乃施眞人伏
鬼會眞之所又按唐杜光庭五岳記東岳泰山岳
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週迴二千里在
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爲佐命蒙山東山爲

佐理南岳衡山岳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
山周迴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爲儲副天台山句曲
山爲佐理中岳嵩高山岳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
一十二萬人爲五土之主山周迴一千里洛州告
成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爲佐命泰和山陸渾山
同佐理西岳華山岳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
人山周迴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
爲佐命西域山青城山峨眉山嶓冢戎山西玄吳

山同佐理北岳恒山岳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鎮州河逢抱犢山爲佐命玄朧山崆峒山洛陽山爲佐理三十六洞天按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寧德縣太山蓬玄洞天一千里在兖州乾封縣衡山朱陵洞天七百里在衡州衡山縣華山總眞洞天三百里在西岳常山總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岳嵩山司眞洞天三千里在中岳峨眉山虛陵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

州峨眉縣廬山洞虛詠眞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鄞縣劉樊得道會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會稽縣夏禹探書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盩厔縣太上所現壇西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洪州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圍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潭州醴陵縣傅天師所居石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

在舒州桐城縣九天司命武夷山昇眞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建州建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思眞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溫州永嘉縣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淦縣蓋竹山長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黃岩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眞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勾漏山玉闕寶圭洞

天三十里在容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州太虛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百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幕阜山玄眞太元洞天二百里在鄂州唐軍縣吳孟上昇處大酉山大酉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界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剡縣褚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洞天一百五十里在撫州南城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祈仙洞天三百里處州縉雲縣

黃帝上昇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大滌玄蓋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鍾山朱湖太生洞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艮常山艮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華山金華洞元洞天五十里在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紫蓋山紫玄洞盟洞天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七十二福

地按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觀乃許長史宅石磕源在台州黃巖縣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玉瑠山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所到郁木坑在吉州玉笥山玉采觀乃蕭子雲宅武當山在均州七十二洞君山在岳州青草湖中桂源在連州抱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居處沃州在越州剡縣天姥岑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

耶溪在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儷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郴州蘇耽上昇處鶩羊山在長沙縣許君斬蜃處洞眞壇在長沙南岳祝融峰洞宮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州南岳招仙觀上峰陶山在溫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應山在饒州北施眞人宅白水源在龍州

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張女眞修道處閤皁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行化處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眞君修道處東白源在洪州新建縣鍾眞人宅鉢池在荊州北王眞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洞庭湖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竇眞人上昇處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酆都縣陰君上昇處綠蘿山

在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潞州上黨莊周所居大面山在蜀州青城山羅眞人所居虎溪在湖州安吉縣方眞人修道處元晨山在江州都昌縣馬跡山在舒州王先生修洞淵法處德山在朗州武陵縣蕭眷先生居古名枉山鷄籠山在和州歷陽縣玉峰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洛縣四皓所隱處陽美山在常州宜興縣張公洞常白山在兗州中條山在河中永樂縣侯眞

人上昇處霍山在壽州雲山在朗州武陵縣四明山在梨州魏徵上昇處緱氏山在洛州緱氏縣子晉上昇處臨邛山在邛州臨邛縣白鶴山相如所居少室山在河南府連中岳翠微山在西安府終南太一觀大隱山在明州慈谿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天柱山吳天師所隱大若巖在溫州永嘉縣貞白先生修眞誥處嵊山在萊州嶗嵊山仙公會眞處西白山在越州趙廣信上昇處天印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公行化處金城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溫州仙喦山沃壤在海州東海縣三疎修道處又有十大洞天按第一王屋洞小有淸虛天周迴萬里王褒所理在洛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周迴萬里司馬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太玄總眞天周迴三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眞天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金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天廣二

千里甯眞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眞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羅縣屬修州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潤州句容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在蘇州吳縣第十括蒼洞成德隱眞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州樂安縣自五岳洞天福地而外九州名山不列

道書可以棲眞者亦尚有之北京燕山有石經洞隋大業間法師靜琬居此篆緣鑿石刻經一藏子孫相傳歷唐至遼金始完藏洞者七藏穴者三洞閉以石門穴鎭以浮屠累代皆有碑碣玉田縣陽雍伯作義漿飲行者有人遺之石子云種此生好玉後種成雙白璧娶北平徐氏共仙去眞定府恒山北岳巳見五岳記唐僧一行姓張氏造大衍暦精天文有道術聖僧也嘗匿北斗七星以救王媪之子謚大慧禪師大名府魏縣人也王梵志生於林檎樹癭中隋文帝時異人也黎陽人幽州上谷王次仲古神仙也始變篆籀之體爲隸書秦始皇命使召之不至且殺之使者至山致命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飛使者懼無以復命見殺鳥墮三羽使者得之以進今名落翮山在隆慶州噛父薊州人在西周市上與人補履久而不老南都古名金陵又名秣陵又名石頭又名建業實誌公與梁武

帝住石頭一日寶誌與武帝食魚膾武帝曰朕不食此巳多年上人何爲爾誌公吐之水皆活故金陵有膾殘魚又杯渡者神僧也嘗以杯渡水往來金陵鍾山仙洞卽道書三十一洞天石城洞在石頭西嶺下臨大江眞誥云此中有洞天也石頭城南三里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卽二祖慧可講經於罔阜感天雨花今名雨花臺牛首山有辟支佛足跡兜率嵓文珠洞辟支洞辟支塔舍利時見放光牛首山南五里至西風嶺東行有石窟如屋有懶融和尚禪定於此有百鳥獻花之異今名獻花巖後遇四祖牛頭大師傳法石頭城西晉長興年中長沙城河陸地生青蓮兩朵官司掘得一瓦棺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顱出生父老曰昔有一僧誦法華經萬餘部臨終瘞以瓦棺今寺名瓦棺寺又有瓦棺閣靈谷寺有寶誌公石像太平興國寺誌公瘞焉有道林眞覺大師塔塔中

銅鑄誌公像寶誌觀音大士化身也鍾山東有八功德水梁有胡僧曇隱寓錫於此乏水時有龐眉叟謂曰予山龍也措之無難俄而一沼沸出清冽甘美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有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後因三茅眞君得道於此更名茅山道書爲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山有三峰眞誥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古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牕林屋之隔沓衆洞相

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眞洞仙館也註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眞君在太湖包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禹藏靈寶五符處也又曰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世又曰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山生黃金也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又曰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眉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句曲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一山異名耳秦始皇出遊登

句曲歎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以往良爲常也羣臣稱壽讃樂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良常從此得名大茅君諱盈字叔申中茅君諱固字季偉小茅君諱衷字思和三茅君兄弟修道成乘白鵠各治一峰故號三茅峯左元放齊戒三月登山得入華陽洞門見三茅眞君授以神芝道經眞人楊羲學道於茅山感上相青童君太虛眞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大元茅眞人清虛裴眞人桐

栢王眞人紫陽周眞人中茅君小茅君苑中候荀中候紫光夫人南岳魏夫人右英王夫人紫微王夫人九華安妃靈照李夫人中候王夫人降授道要南岳魏夫人上昇過句曲茅叔申要宴陶弘景止於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後道成爲蓬萊都水監鳳陽府古鍾離國又名中都亳州苦縣乃老君誕生之地瀨鄉仁里曲渦水之陰也老君母無上元君爲益州洞仙李靈飛之配元君晝寢夢天開

數丈衆仙捧日日墜爲五色珠吞之有娠八十一
年至商武丁九年元君攀李枝從左腋降生老君
莊子生于蒙縣今蒙城縣是也莊子與惠子遊於
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今濠
梁有觀魚臺藍采和嘗登鍾離市橋酒樓乘雲仙
去漢淮南王安與賓客八公登山學仙道成共仙
去鷄犬俱上昇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也故此山
號八公山在壽陽上有淮南王煉丹之所有珍珠

泉咄泉人咄之則泉涌起降魔藏禪師卜壽州三
峯山結茅野人化佛菩薩羅漢天仙或放神光師
不顧十年曰野人伎倆有窮老僧不見不聞無盡
又李根得道隱壽春吳大文家談太尉王凌當敗
語洩爲凌所捜捕不得凌果族誅根七百餘歲兩
目瞳子皆方蘇州府古名姑蘇又名吳郡又名闔
閭城太庭山在太湖中一名包山漢書云下有洞
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脉貞行子一號甯

貞子夏禹時命宛委之神玄夷使者授禹玉書靈
寶五符治水眞文後禹藏眞文於太湖中洞庭山
林屋洞天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命仙人龍
威丈人入包山之洞見金城玉屋題曰天后別宮
太陰之堂於玉屋几上得素書一卷闔閭不識其
字使使問仲尼詐云赤雀銜書以授於王仲尼曰
吾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
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丘按謠言乃

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雀所銜非丘所知也余觀
左元放之入華陽洞龍威丈人之入包山洞可見
洞府靈區至人有路得達特以俗物穢濁故無由
自通耳湖上又有毛公壇或云毛萇修道於此虎
丘山有生公點頭石相傳生公說法石爲點頭故
名又王方平麻姑嘗過吳門蔡經家又有穹窿山
相傳赤松子食桂實石脂於此松江府古稱雲間
又名五茸城王可交華亭人擢舟入江遇綵舫七

仙人與之二粟食之成仙有靜安寺孫吳赤烏年中創寺刻碑今號赤烏碑雲間有船子德誠和尚得道於藥山禪師在華亭汎一小舟來往作偈數首略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釣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有一魚兮偉莫裁渾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秪看採芙容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宋太平興國間有道人姓仰名德聰結廬於

佘山之東峰有二虎大青小青爲侍天禧間趺坐而逝所葢石塔名聰道人塔常州府舊名句吳又名毗陵宋時劉混康有道術徽宗賜號葆眞冲和先生宜興舊名陽羡有張公洞其門三面皆飛崖峭壁惟正北一門可入嵌空邃碧泉水散流石乳融結有燒香臺仙人房玄武石風土記漢天師張道陵嘗修道於此又云唐白驢先生張果嘗棲隱於此又有善卷洞洞中寬廣可坐千人峭壁周圍

刻爲佛像有石柱高丈餘號爲玉柱善卷古讓天下隱君子也鎭江府古稱京口潤州北固南徐朱方江心有金焦二山金山一名浮玉山唐有裴頭陀于此開山得金賜名金山宋高僧佛印嘗禪栖此山建妙高臺焦山以後漢焦先隱此得名上有摩崖石刻瘞鶴銘乃陶隱居筆也鶴林寺在京口玄素禪師居之揚州府古稱廣陵又名維揚又名邗溝唐李珏廣陵人以陰德列名洞府金書節使

李珏與同名夢而以爲己也乃有仙童云此相公江陽部民非相公也有瓊花觀紫陽眞人張平叔嘗與一高僧同出神往揚州看瓊花通州狼山相傳山有白狼據焉以泗州佛法厭去之山上有僧伽大師殿又通州有呂四場呂純陽四度過之故名泰州古海陵地漢董永父亡貸主人錢葬父爲傭奴以償天帝織女求爲妻一月而織縑三百疋以償所貸事畢凌雲而去此地今𦆶繅絲井未有

海陵三仙徐神翁名守信爲天慶觀掃除人得道
周恪唐廿弼與神翁同時得道淮安府古名淮陰
又名山陽府城西有鉢池山乃王喬煉丹之處邳
州即古下邳黃石公坐圯橋上令張子房下而取
履因授以素書今有黃石公留侯祠僧伽大師於
泗州信義坊建伽藍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
一軀大師嘗獨處一室頂有一穴恆以絮塞之夜
則去絮香從頂出終于長安歸起塔臨淮號泗州

大聖萬迴師曰僧伽大師觀音化身也廬州府巢
湖上有四峰特起如四鼎相傳魏伯陽煉丹此山
丹成以白犬試之即僊去亦名四頂山有浮槎山
相傳自海上浮來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耆闍一峰
也梁武帝女爲尼於此山建道林寺霍山在六安
州南岳衡山之副也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遠阻江
漢乃移岳神於霍而祀焉又名天柱山左慈字元
放廬江人入天柱山得道安慶府古名皖城又名

龍舒潛山與霍山俱爲南岳之副錫則子在商湯
時於此山說長生經又崔文子於此山作赤丸黃
散已人疫天柱山與潛山連其峰最高道書爲司
玄洞天司空山在太湖縣乃二祖慧可傳衣鉢與
三祖僧璨之地山極高峻寧國府古名宛陵道書
云天師吳筠尸解于宣城陵陽山乃凌陽子明得
道處琴川在涇縣乃琴高控鯉遊處也池州府古
名秋浦又名池陽青陽縣有九華山舊名九子山

唐李白陋其名以山九峰如蓮花乃更名九華道
士趙知微結廬於九華山中秋霖雨知微呼弟子
登天柱峰玩月天色廓清皓月如晝月落方歸風
雨如初徽州府古稱新都又名新安郡城有問政
山乃聶師道真人成道處唐許宣平歙人隱於城
陽山南塢李白尋之不遇黃山有三十二峯二十
四溪十八洞八岩第四峯有泉溫沸如湯常湧丹
砂浴之能愈風疾世傳黃帝與容成公浮丘公合

丹於此故有容城浮丘二山名白岳山在海陽有天門五老峰三姑峰天柱峰紫霄峰展旗峰駱駝峰獅子峰碧霄峰玉屏峰香爐峰鐘峰鼓峰桃源洞雨君洞桃花澗棚梅菴乃北方玄天上帝成道之山也玄帝者淨樂國王之子國在海外西域炎帝時善勝后孕帝經十四月黃帝時產后左脇年十五辭王出家感紫虛元君授以無極上道且命曰子可越東海歷翼軫之野入一山擇衆峰之最

高者曰紫霄峰下而居之凡身修煉了義大通玄一默合萬眞洞會四十二年大得上道天花下雨仙樂自作帝拱立紫霄峰上五眞群仙導從甚盛帝乃斂圭登羽葢瓊輪朝赴天帝受北帝之靈符佩乾元之寶印後至商紂濁亂六魔爲殃帝斬馘掃蕩乘符鎭極永治北方廣德州古名桐汭靈山上有文殊嵓普賢臺羅漢洞菩薩顯化處也和州鷄籠山道書爲第四十二福地徐州古彭城籛

鏗得導引房中之術壽八百歲堯封之彭城中岳眞人王玄甫太清眞人彭宗俱彭城人浙江古吳越地杭州舊名虎林又名武林天竺峯有上中下三處葛仙翁於此得道又云寶雲山西爲葛嶺爲葛洪煉丹之所嶺上有葛仙翁墓洪字稚川晉人好道爲從祖葛玄弟子鄭思遠弟子又見仙人郭文舉于大滌山中悟道結廬西湖修眞著書號抱朴子飛來峰有西天僧慧理登此山歎曰此是中

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號其峰曰飛來呼猿洞西天僧慧理畜白猿於靈隱寺呼之卽出月明長嘯清音滿室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唐元和間性空大師來居慈山樂其山氣靈秀結菴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泉當遣二虎移來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參寥泉在西湖智果寺杭州守蘇軾與高僧參寥子泥

湖汲泉鑽火烹黄蘗茶得名紫陽洞乃丁野鶴仙翁全真於此作詩云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皆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其妻王氏守素亦遂著道士服奉丁遺蛻二十年不下山得道今洞中野鶴眞像儼然無恙孤山永福寺烏窠道林禪師居之與靈隱寺發光法師論法永明壽禪師在淨慈寺修禪又講西方淨土後一僧病故入冥見閻王禮拜永明禪師像甚勤以其生極樂

上品也大滌山在餘杭縣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校災福之所姜眞人主之與華陽林屋遂道暗通夾道中間一石若柱倒懸題石曰隔凡棲眞洞在大滌山前西天柱嶺上大滌先桂琛語弟子何法仁曰汝宜居西洞可以遯世戊眞石室洞在大滌中峰前郭文舉眞人登山採藥嘗洗藥於此又天師吳筠修煉於此天師旣尸解于宣城仍令門人藏書劒於此亦藏眞蛻焉吳筠先入嵩山授

道於潘師正唐明皇召見開陳人主多明教世務天子重之沙門嫉其見遇高力士共浮屠短筠於帝遂求還山乃東入大滌了道白茅洞晉人遇一道士衣巾爽麗自洞中出詢所自來曰吾白茅先生職此久矣遂得名伏虎巖郭眞君伏虎於此按晉書云葛洪何幼道偕訪之目擊而已各無所言長嘯而退郭文舉先隱華陽石室丞相王導引至京師周顗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邪曰我無

害獸之心故獸不害我懇求還山導不許遁入臨安大滌洞晉許邁字遠遊亦栖隱於此山上今有許邁升天壇及丹竈遺跡唐昭宗時仙人間丘方遠居大滌洞錢鏐奏號玄同先生天柱山在餘杭縣四隅陡絶聳翠参天爲道家第五十七福地九仙山在臨安縣相傳葛洪許邁左元放王詡之流俱煉丹于此徑山乃道欽禪師所居道欽遇鶴林素禪師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南行抵

臨安徑山遂住錫焉天目山在臨安高三千九百丈周八百里山有兩峰峰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如目天目山與湖州府安吉縣界其山乃高峰和尚開山內有高峰肉身元中峰和尚迷昧不通自誓獨立七日不悟當墜崖而死越七日忽覺性地開朗趙孟頫嘗師事之從遊說法甚衆方與衆立談忽雷雨大作倏然長逝山有中峰塔院又有藏雲塔中峰悟道亭又有斷崖塔幻住菴立玉亭皆中

峯遺跡也嘉興府古名檇李宋仙人馬自然徐彎俱鹽官人即海鹽縣長水法師注楞嚴華嚴經示寂楚眞如寺湖州府古名吳興又名霅川吳興東林沈東老好行陰德能釀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曰道人揖曰知公白酒新熟願求一醉盡數斗不醉與東老論長生言未來事並驗因劈席上石榴皮題詩於壁云西鄰已富云云乃洞賓也今吳興有回仙觀西塞山乃玄眞子張志和居處乘舟往來苕霅間爲浮家汎宅與顏眞卿甚善一日水上爲水戲其詩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文子即計然隱吳興餘英禺山今有計籌山於此昇仙唐封通玄眞人

鴻苞 卷之三十二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𠃔衍泠玄校

瓊笈考下

嚴州古名睦州唐施肩吾字希聖登進士第不仕自嚴陵入西山入道遇呂祖授金液還丹山有芭蕉源嚴陵瀨子陵釣臺桐君采藥于桐廬縣山結廬于桐下人問其姓名自號桐君今有桐君山金華府古云金星與婺女爭華故名又古稱婺州金華山皇初平牧羊爲道士將入此山道成四十餘年不歸兄初起尋得之問羊何在初平叱白石皆起成羊萬頭初起知弟成仙遂捨妻子留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日坐在立亾日中無影顏若童子之色初平後改號赤松子金華洞道經稱爲三十六洞天梁劉孝標棄官隱其中仙華山在浦江縣

一名僊姑山又名少女峰世傳黃帝少女於此上昇僊人馬自然在永康縣延貞觀指庭松曰此松巳三千年矣當化爲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皆化爲石今有松化石存焉孫遊嶽東陽人宋時遇簡寂先生陸靜修授以三洞經法茹芝却粒羽化授弟子陶弘景衢州府古名信安爛柯山晉樵人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對弈置斧於坐而觀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飢局終童子曰如斧柯爛矣質歸鄉里巳及百年無復舊時人矣仙人鄭去奢龍游崇仙宫道士得天師佩劒於石下處州府古名括蒼仙都山在縉雲又名縉雲山黃帝煉丹于此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縉雲故名青田縣有青田大鶴洞天乃葉天師居之郎葉法善也法善括蒼人年恬隱括蒼山得餌青蓮芝成道杜光庭唐仙人縉雲人紹興府古稱山陰又稱會稽會稽山初名茅山禹巡天下還

大越登茆山以朝四方羣臣執玉帛來朝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乃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曰會稽嚴青得服石髓法仙去介象得度世禁氣之術吳孫權時得道俱會稽人禹廟之西日中峯下有禹寺寺之後相傳爲禹陵陵有禹井有菲泉山之東北接觀嶺其上有磐石曰降仙臺下有茗塢淘沙徑山南曰茅現一名玉笥其別峰曰石傘曰香爐西北五里與宛委山相接宛委山上有

石匱壁立中有孔穴號陽明洞夏禹發之得赤珪如川碧珪如月又於中得金簡玉字之書悟百川之理乃黃帝先以靈寶五符與文書而藏之此山也又射的山有石室云是仙人射堂東高嵓有射的石遙望的的如射侯形圓如鏡天姥山在新昌縣東接天台赤城登此山者或聞天姥歌謠之聲道書爲第十六福地沃洲山在新昌縣與天姥對峙道書爲第十五福地晉高僧支遁字道林嘗居

此山與王謝諸公遊有養馬坡放鶴亭漢魏伯陽號雲牙上虞人入上虞山作神丹試白犬服之成仙作參同契寧波府四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峰凡二百八十有二迴合巑聳山正中曰杖錫寺石上刻四大字曰四明山心相傳葛稚川筆也右有石牕四面玲瓏如戶牖通日月星辰之光又名四牕四明山心稍北曰潺湲洞洞之下曰過雲巖雲縹緲不絕者二十里人經行雲中故

曰過雲南曰雲南北曰雲北天師劉綱與妻樊夫人同修道此山夫妻將昇天綱仕上虞令縣廳前一大皂角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今四明山上有樊榭丹竈遺跡存焉賀知章爲禮部侍郎秘書監夢遊帝居遂請於唐玄宗爲道士詔賜鑑湖一曲捨宅爲千秋觀後修眞得道今鑑湖上有賀監祠大梅山在府城西梅眞子隱此山石洞仙井藥爐丹竈

猶存又有眞人陶凱於四明得道阿育王山釋迦文佛滅度闍維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者以神力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塔閻浮提中計十有九處明州鄮縣塔之舍利蓋自劉惠達者入冥府令其往明州舍利塔懺悔惠達至無舍利塔拜禱數日忽聞地中有鍾鼓之聲拜愈誠懇地中忽湧出浮屠舍利劉惠達一云劉薩訶晉太康中并州人四明句章城中有啞女乃維衛佛化身

也奉化有布袋和尚乃彌勒化身也普陀落伽山在海中又名小白華山又名梅岑山有潮音洞磐陀石乃觀音菩薩道場明州舊號三佛地謂維衛彌勒觀音也雪竇寺僧智覺錢俶王時著宗鏡錄一百卷金峩山呂純陽曾訪寺禪師不在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寥寥曰莫道寥寥虛空也呂佳其對題詩於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個山童雙露腳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虛空也不著台州府古名赤城蓋竹山有竹如蓋故以為名中有洞名曰長耀寶光之天天台山上應台宿有石橋石橋以裏神界仙都夐絕幽闃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酒仙飯天台桐柏王子晉號桐柏眞人以此居應夷節隱桐柏觀修正一上清法授杜光庭光庭夢帝命作岷峨主司遂趺坐而化唐司馬承禎隱桐柏山號白雲子唐睿宗召見講治身治國之術見李太白曰此子可與神遊八極之表

紫陽眞人張用成字平叔遇劉海蟾得金丹術得道作悟眞篇台州人也麻姑巖麻姑訪王方平於此上有洞麻姑像存焉隱身巖有國清寺智顗大師居此作止觀論唐貞觀中豐干禪師謂太守閭丘胤曰寒山拾得即文殊普賢後身也閭丘至即訪之二人笑曰豐干饒舌隱身入巖中巖即隨合玉京洞在赤城山晉許遠遊嘗居此與王右軍書云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謂此

太清真人彭宗字法先周穆王時蒙杜冲真人授丹經五千文守一之道宗寶而修之日臻幽妙受書爲太清真人治赤城宮丹霞洞乃葛孝先仙公煉丹處桃源洞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山採藥遇二仙女即此括蒼洞在仙居縣名曰成德隱元之天按括蒼洞在台州仙居縣其實處州乃古括蒼地也温州府古名東甌吹臺山在府城南王子晉吹笙處華蓋山有容成洞名容成太玉之天仙嵓

山在瑞安縣大羅山之陽上有三皇井黄帝池爲道書第二十六福地宋真宗時開元觀羽士張無夢見真宗講謙卦徽宗時林靈素號金門羽客俱永嘉人鴈蕩龍湫在樂清縣景最深秀赤水山由鄞縣抵樂清縣山水色赤故名朱孺子三國時師仙人王玄真斸枸杞根類花犬煮食之仙去江西古豫章地南昌府西山有仙洞道書第十二天寶極玄洞天即此乃洪崖仙人乘鸞之所唐陳陶隱

此山修道嚴守牧豫章以陶操行高潔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采妓乃獻詩求去後人移仲陳圖南事非也野狐巖在百丈山後懷海禪師開堂有老人聽說法而去悟得超脫乃一老狐斃於山下矣洪崖山在西山旁乃洪崖先生得道處豫章又名洪州以此洪崖者或云即黄帝之臣伶倫也李八百洞在奉新縣仙人李八百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又動則行八百里故時人號爲李八

百度唐公房公房舉家飲李八百仙酒拔宅飛昇八百於漢州金堂縣三學山白日飛昇不知何時來居此洞又云卜居於高安之五龍岡西山之陽逍遥山金氏宅乃許旌陽真君修煉之地旌陽名遜字敬之南昌人句曲山遠遊君遺護軍長史穆皆真君再從昆弟也爲蜀郡旌陽令有神明之政授道於黄堂諶姆傳孝悌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以神劒斬蛟除害

豫章得免爲魚眞君功在萬世也眞君旣斬蛟謂
贑江百怪叢居慮爲後害乃鑄鐵柱二十在于城
南廓以鐵索直繞出長江以鎮蜃穴設讖云此後
一千二百四十餘年當有八百地仙出世以沙龍
之生塞爲驗弟子數百人却之不可化炭爲美婦
人以試之不爲污染十人而已其餘多自愧而去
眞君功德旣高上帝詔爲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
使司玄枵之野總領仙籍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

玉宵金丹仙眷四十二口拔宅飛昇鷄犬亦隨有
僕許大令與其妻市米西領舁歸不及車翻遺米
於地眞君奉蜀錦質信於諶姆諶姆制以爲殿帷
至是忽飛來故宅之上故後置觀名爲遊帷觀後
宋眞宗改曰玉隆觀又有鐵柱宮章江西岸有龍
沙建昌縣西津有炭市窯縣東有磨劒池延貞觀
有鎮蛟石西嶺名翻車嶺有生米鎮旌陽弟子吳
猛亦於此隨眞君上昇有女吳彩鸞於西山遇文

簫嫁焉又弟子施岑甘戰皆從眞君上昇饒州府
馬跡山皆仙人王遙煉丹其上有禮斗壇煉丹井
石藥臼遺跡王遙字伯遼袪邪治病有妻無子仙
去後人猶見之此山廣信府鬼谷山在貴溪縣世
傳蘇秦張儀師鬼谷子於此龍虎山在貴溪縣漢
天師張道陵修煉於此道陵字輔漢修煉九鼎神
丹在鶴鳴山感老君下降命天師攝邪歸正分別
人鬼蕩六天魔王授以正一盟威秘籙天師奉行

正一之化攝二萬六千種外道惡魔誅絕邪僞百
姓翕然奉以爲師又嘗栖止雲臺山閬阜山太山
遣使持玉冊授正一眞人之號以盟威都功等諸
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世世不
替天師又號虛靖天師南康府匡廬山周武王時
匡續字君平師柱下史老聃得道結茆於南嶂山
虎溪之上仙去之後周威烈王使使召之使者訪
其所隱空存靖廬使回奏以南嶂山爲靖廬山邪

人呼曰匡山又曰匡阜又曰匡廬山虎溪之名亦
至今不改楚康王懷王之後始皇滅六國康王弃
廬山得道今山中有康王谷後晉有慧遠法師居
廬山之東林修西方淨土教士大夫多從之遊名
白蓮社陶潛亦請入社後以無酒攢眉而去鐵柱
峰在廬山許旌陽與吳世雲乘鐵船二龍挾行戒
舟人瞑目勿視至紫霄峰茂林戛擊有聲舟人竊
視之龍即委去船墮於此虎溪在廬山下而屬彭

澤縣慧遠送客不過虎溪過則虎輒鳴號後送陶
潛陸靜修共話不覺過虎溪三人大笑後人即此
建三笑亭又有破頭山乃五祖弘忍大師事四祖
道信大師爲栽松道者後以年老轉託浣衣女子
再生傳法建昌府麻姑山三十六洞天之一乃麻
姑成道處有麻姑壇唐顏眞卿作記麻姑與王方
平同降吳門蔡經家南豐縣紫霄觀後有壺公巖
相傳壺公於此得道乃費長房之師也臨江府閤

皁山乃神仙之館漢張道陵晉丁令威葛孝仙皆
嘗修煉於此有凌雲峰漱玉泉投龍潭磨劍池會
仙橋著衣臺煉丹壇仙人石諸勝蹟玉笥山在新
淦縣名太秀法樂洞天本名羣玉山漢武帝於山
頂立降眞壇日夕祈禱天乃降白玉笥於壇上武
帝遣使取之飄風捲玉笥而去因封爲玉笥山又
天降白玉梁成觀故有玉梁觀蕭子雲居之觀之
東北有洞曰郁木坑子雲移居於此唐大曆初道

士謝通修入此山得遇蕭子雲梅福賜嘉禾五穗
松葉半斤令頓服之後竟仙去又有仙人王元芝
亦得道於玉笥山郁木坑仙人孔明丘駱法通吳
天印張法樞謝志空周仙用鄒武君謝幽巖楊元
中何紫霄輩十三人避秦二世亂同隱於玉笥山
遇洞天司命北酆落籍南宮鏤名遂授還丹之秘
得道先是一日有老人持一盆小鯉魚十枚蓄于
洞天後池後九人道成玉帝勑召九龍控馭乃先

所養之魚也九人仙去獨何紫霄遠遊不同九人留玉冊霞衣在飛仙石上以遺之紫霄後為地仙吉安府泰和縣玉山晉永嘉中有王子瑤修煉於此道成仙去唐名此山為玉山唐貞觀中又有匡智者與侄大郎修道於此山上有三壇上壇王子瑤中壇匡智下壇匡大郎瑞州府新昌縣黃蘗山有黃蘗禪師於此得道黃仁覽居瑞州府從許眞君得道明香眞人李八百之妹修道於華林山元

秀峰冲舉玄秀眞人王母第九子於此山成道袁州府萍鄉縣有洪陽洞乃葛洪嬰陽二仙所居故名贛州府寧都縣有金精山漢張金華女麗英生禀瑞相年十五入山得道長沙王吳芮欲聘之麗英乘紫雲昇于半空語曰吾乃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言訖而去因以名山福建古名七閩建寧府崇安縣武夷山彭祖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其所隱山名曰武夷山又云混沌初開有神曰聖姥母子二人居占此山後衆仙立為大姥聖母令人祀廟稱太元夫人是也又云天台山元靈老君華眞仙師遣第七仙子名扁仁乘雲駕鶴來栖此山令人號為控鶴仙人是也又云昔有魏王名子騫於此山得道有白石先生馬鳴先生等八人幷女子四人共十二人同詣此山謁魏王為地主求道得遇控鶴仙人各賜胡麻一合湯藥半合得道玄化又云秦始皇時武夷君置殽酒會鄉人幔亭峰上

約男女千餘人齋戒如期而往乃見虹梁跨溪飛梯四級至亭有幔亭綵屋金鳳翠旄設東西地席施綠油紅衾花食卓當中設一虛牀謂之太極玉皇座西設一虛牀謂之大姥魏眞座東設一虛牀謂之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茵紫霞褥空中呼鄉人為曾孫讚告男女孫分東西入就座太極玉皇大姥魏眞武夷君以次降臨又聞讚告命群仙作樂酒味甘香而醇百味珍奇而殊越酒罷又聞讚告

逑下山俄而風雨暴至各回顧山頂無復一物嗚呼下士凡民穢質得與上眞靈人共宴萬劫至幸矣眞靈所以不惜昭顯炫赫者政以聳動群愚與起道念如許太史拔宅飛昇遍別鄉里親故瓊旌寶節玉膏金丹飛劒遊帷降使傳詔仙童綵女紅霞紫雲可謂煜霅靈明非復弢光晦迹若乎道欲其晦迹欲其章恭玄聖有深意存焉不欲令後人疑爲荒唐杳冥而不信也而今之人猶然疑爲荒

唐杳冥而不信則亦無如之何矣按武夷山有三十六峰大王峰幔亭峰昇眞洞玉女峰昇仙峰試劒石仙船巖金鷄洞接笋峰天遊峰又有九曲南中諸山之最勝者也白玉蟾瓊州人修眞於武夷山政和縣有洞宮山其山重疊九峰狀如蓮花又謂之九蓮峰古有魏虞二眞人于此修煉丹成上昇因號魏虞洞天泉州府晉江縣有紫帽山山有金粟洞東有凌霄塔西有石鼓丹爐試劒棋局仙

掌諸峰唐元德眞人鄭文叔居之時泉人有客洛陽者邂逅一羽衣寄書與文叔歸而授書文叔遺以粟米半升還家視之金粟也宋寧宗御書金粟之洞四字刻石山中興化府仙遊縣[illegible]有何氏兄弟九人飲山上飛泉因而得道上昇俗呼何巖下爲何嶺又云何氏兄弟九人煉丹此山丹成各乘一鯉仙去故號山下湖曰仙湖俗名九鯉湖湖之右有九仙宮近世人多就而祈夢往往靈驗福

寧州有洪山相傳葛洪至此煉丹福州府寧德縣霍童山道書爲霍林洞天爲三十六洞天之首昔吳郡鄧元沛闕王元甫臨官褚白玉於此授青精飯白霞丹景之法改名仙遊山唐司馬承禎於此修煉駕鶴飛昇故又名鶴林又有高蓋山此山之別峰也徐眞君於此上昇徐本牧牛兒飯牛山椒聞天樂聲出林杪遂遇異人授燒煉訣有趙眞君遠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丹成與兄弟姊

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有七仙亭邵武府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出家參石霜居邵武山後因救龍行雨罪死龍報恩山下為泉號曰龍湖因號龍湖禪師汀州府連城縣有滴水巖舊傳定光佛住錫於此漳浦縣有梁山山有蓮花峰葛稚川嘗居之河南古名東都又名大梁又名洛陽古豫章地也開封府首山在襄城縣黃帝嘗遊此山採首山之銅以鑄九鼎即此黃帝至襄城之

野七聖俱迷問牧馬童子即此襄城也具茨山在新鄭縣黃帝登具茨山見大隗君又見黃蓋童子即此彰德府林縣黃華山即林慮山有栖霞谷橋順二子琮璋隱於栖霞谷清虛服氣餌飛龍藥得道鮑靚陳留人別見李根許昌人別見郭上竈以滌器役於汴州橋茶肆呂祖度之神秀大師尉氏人五祖弟子為北宗祖師衛輝府蘇門山在輝縣晉孫登隱此號蘇門先生阮籍往見之與論黃農

玄寂及商略終古嘿然不應意盡長嘯而退至半山聞嘯聲若鸞鳳又如數部鼓吹乃登嘯也今其上有嘯臺下有百泉登字公和河南府偃師縣緱氏山乃王子晉登仙之所登封縣有嵩山五岳之中岳已見前五岳記中獨嵩岳元珪禪師事尚遺故補記之按禪師伊闕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其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岳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

冠袴褶（徒頰反）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岳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

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泚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擧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之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

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

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雖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戻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

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

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僚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

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嶺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余因元珪論禪

而與人發明此一段大事或問余曰師言不生不滅吾亦見師生亦見師死何爲不生不滅曰吾身生理不生吾身滅理不滅曰何爲理不生何爲理不滅曰理先天地天地生理非始生理後天地天地滅理不俱滅周宣王時眞人宋倫洛陽人祝鷄翁洛陽居尸鄉人東漢人薊子訓至洛陽能分形以會公卿明崇儼洛州人爲唐高宗六月取雪南陽府汝州有崆峒山廣成子隱此黃帝就而問道

焉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黃帝由崆峒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此山接上有廣成廟崆峒觀又云在陝西平源府古涇原地考之終以此處爲是陰長生眞人新野人天台司馬子微懷慶府温縣人王屋山在懷慶府濟源縣西百里接山西絳州絳縣禹貢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是也王屋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又曰山空其中列仙宅之其内廣濶如王者之宮也黃帝陟

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大極眞人杜沖周昭王時眞人展先生降而授道沖身生玉英五臓堅潤授書爲大極眞人下任王屋山仙王按龜山白玉上經暨茅君内傳云大天之内有玄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之洞周迴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王褒所理褒爲清虛小有天王又唐大曆中王夏爲小有洞眞人又張平叔化後與劉奉眞相見於王屋山山之絕頂有天壇乃仙靈朝會之所山麓有陽臺宮乃司馬承禎修眞之所有寥陽殿有白雲道院八仙嶺有仙猶洞燕眞人丹成鷄犬皆仙去而猫獨不得飛昇至今在洞呼之即應陽臺宮東北有煙蘿子祠煙蘿子于此得道從此上有紫微宫天王殿三清殿通明殿紫微宫西有望仙坡乃披雲子修煉之處費長房汝南人許旌陽汝南人今汝寧府山東古齊魯地泰安州東岳泰山已見五岳記安期生瑯琊阜鄉人秦始

皇召見賜金璧千萬出阜鄉亭悉置去以赤玉舄一緉爲報曰後千年求我蓬萊山下王方平東海人今屬兗州府吳猛字世雲東昌府濮陽人馬明生青州府臨淄人登州府福山縣之界山泰始皇登山命李斯刻石紀功文登縣有煙霞洞咸陽王重陽祖師諱嘉遇呂純陽授以修眞口訣得道和光混俗人呼爲王害風以緣在東方出關抵登州文登縣謂人曰我嘗修煉此山煙霞洞中盍往觀焉人曰我等世居此未聞有洞相與鑿之果有洞洞口大書煙霞二字器具之朽者與玉池井尚在重陽度七眞寧海馬丹陽及其妻孫仙姑不二譚長眞王玉陽郝太古東萊劉長生栖霞丘長春並成眞人全眞之教大行即墨縣勞山山高峻絕登陟爲勞故名秦始皇登此山望海外蓬萊三島神仙記云樂子長遇仙於勞山又吳王夫差嘗東遊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穀城山在東阿縣張良受

黃石公素書云山下黃石即我也遼東丁令威成仙化鶴來歸今有華表山陝西古名關中又名咸陽函關乃關尹喜候老子授道德經處秦始皇時仙人茅濛字初成鍾離權字雲房漢成帝時劉根俱咸陽人西安府終南山太乙山一山而兩名太乙山一名地肺三秦記曰太乙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中有石室靈芝常有一道士不食五穀自言是太乙之精人齋潔乃得見之東華帝君王玄

甫于終南山凝陽洞以道授鍾離公鍾離公挈呂洞賓入終南山鶴頂授道有鍾離傳道集行於世唐圭峰禪師隱終南山與裴休溫造諸公講道長安昆明池西域胡僧請於池結壇祈雨七日縮水數尺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曰弟子乃昆明池龍也胡僧欺天求雨利吾腦命在朝夕宣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復詣孫思邈曰我聞昆明池有仙方若傳吾救汝龍曰此方上帝不許

妄傳今急固無吝俄頃奉方而至孫曰汝還無慮胡僧池水漲溢如故胡僧羞恚而死王維輞川別業在藍田縣有孟城坳華子岡茱萸泮辛夷塢木蘭砦諸勝右丞深於禪理龍首山乃秦漢隋唐建都之處臨潼縣驪山唐李筌遇神姥於此為授陰符經之義盩厔縣有方白山名德玄洞天老君于此行化為三十六洞天之一河上公授漢文帝道德經在郊州北今有望仙臺存焉藍田縣秦嶺唐

韓愈貶潮陽過此困雪遇韓湘仙子商州商山漢四皓隱此作采芝歌渭南縣倒獸山晉王嘉字子年隱于東陽谷鑿崖穴而居石季龍兵亂乃遷于倒獸山子年已得道作拾遺記華陰縣華山巳見五岳記鳳翔府仙人馬成子扶風人入蜀鵠鳴山成道郿縣太白山鍾西方金宿之秀有達磨洞世傳達磨亦嘗與神光和尚傳法于此漢中府仙人唐公房一云公昉城固縣人飲李八百仙酒舉家

仙去鞏昌府古名隴西天水兩當縣有鶖鸞山登眞洞乃張果先生登眞之所文始眞人尹喜仙人山圖青牛道士封衡俱隴西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有仙靈之蹟臨洮古名金城高偁玄暘竇誌俱金城人平涼府涇州有涇陽洞庭龍女嫁涇陽君子棄在水濱牧羊柳毅過而託寄書洞庭卽此又孫思邈亦皆被召入涇陽水府山西古名太原晉地也太原府五臺縣五臺山五峯高出雲表頂

皆積土平衍因謂之臺文殊師利道場又名清涼山冬夏常冰雪東華帝君王玄甫得老子之道由崑崙山移居五臺山紫府洞天多禪林佛寺四方僧徒如雲絳州絳縣太行山極高西北諸山多其肢脉又連澤州亦是太行山連河南懷慶府亦是太行山平陽縣中條山在蒲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桃花洞玄女洞張果隱中條山又唐仙人侯道華亦居中條山有王官谷唐司空圖字表聖棄官隱

此名其亭曰休休自號爲耐辱居士厓柱峰在平陸縣黃河中流其形如柱有三門旁有老君爐世傳老子煉丹于此漢王喬河東人爲葉令飛舄朔旦朝帝呂洞賓蒲州永樂縣人道書福地記云抱犢山在上黨東南與河南盧氏縣界玉匱云抱犢山東去恒山之南數百里趙翟字子榮上黨人也以惡病爲家人棄之山中遇神人哀而以松脂五升賜之服之疾愈身體輕強在民間三百餘年顏

如童子入抱犢山仙去汾州介山在介休縣地名綿上介子推不受祿與母偕隱其實仙去也今神仙傳有之湖廣楚地武昌府黃鵠磯紫荆山俱有呂祖仙迹羅公遠鄂州人襄陽府磨針澗在太和山北眞武修煉久之未契玄元函欲出山至此澗忽遇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問磨此何爲嫗曰欲爲針耳曰不亦難乎嫗曰功至自成眞武大悟卽返巖精修卒得上道嗚呼眞武夙稟上聖之姿積功

累劫之上猶必感悟磨針復持精力然後深入眞昇證聖超凡何況我輩下根方爲而輙望其成稍遲而卽怠其志何由而精進乎于此可痛省矣黃州府黃梅縣有五祖山一名東山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一智者見之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傳衣鉢與嶺南盧能是爲六祖四祖山亦在黃梅縣西北卽四祖大醫禪師道場荊川府當陽縣當陽山乃神秀禪師栖止五祖弟子

是爲北宗紫蓋山道書爲第三十三洞天梁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有道術平侯景入道岳州府君山在洞庭湖中堯女湘君湘夫人嘗居此故名又云黃帝煉丹於鼎湖中之君山白日乘龍上昇故號君山鼎湖卽洞庭湖也上有黃陵廟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君山則洞庭孤絕處也君山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旁有柳毅井傳書亭酒香山湘川記君山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爲東方朔竊飲此也又柳毅過涇陽爲洞庭龍女寄書與洞庭君後龍女遂嫁毅毅亦爲神洞庭故此處有柳毅祠又呂洞賓多遊湘潭岳鄂之間嘗題詩岳陽樓云朝遊碧海云云太浮山在澧州有石室青玉壇丹竈白鹿池十八洞相傳浮丘子學道浴丹之所長沙府洞陽山在瀏陽縣道書爲第二十四洞天唐孫思邈煉丹於此鵞羊山在府城北二十里道書爲七十二福地之一乃成少卿

昇仙之所有仙壇丹臺在焉衡山緱仙姑長沙人受度南岳魏夫人成道小潙山在醴陵縣卽道書第十三洞天也章仙山在醴陵縣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世傳臧眞人得道之所又大圍山好生上元洞天在醴陵縣傳天師所居衡州府衡山縣衡山南岳已見五岳記常德府桃源縣綠蘿山乃道書爲七十二福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山捨船

從山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忽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其中往來種作男女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便要設酒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來此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中人語云不可爲外人道也漁人出後人尋向所誌迷不得道路此陶元亮作桃花源記今有武陵縣即此辰州府出丹砂大酉山在府城西道

書爲二十六大酉華妙洞天山顛有善卷墓小酉山山下有石穴其中舊有書千卷相傳昔人避秦隱學于此委羽山乃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在武州司馬季主遇西靈子都授道理委羽山西靈子都太玄仙女也又黃庭眞人王探字養伯漢呂太后時亦遇西靈子都得道理委羽大有宮又劉奉林亦入委羽山修道永州府九疑山在寧遠縣南九疑山在衡永之間其山九峰皆參差相似望而可疑故名九峰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蕭韶桂林杞林紫陽眞人周義山於九疑山遇李伯陽授李氏幽經沈文泰九疑人得紅泉神丹法去三尸成仙九疑眞人韓偉遠授道於中岳宋德玄德玄周宣王時人服靈飛六甲得道偉遠得而成道今處九疑山雙襲祖刻志誦黃庭經悟道居九疑山漢末張禮正受西城王君虹景丹內外洞徹耶明身輕入九疑山兪靈璜授迴風之道守明之

法於南岳赤君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後仙去入九疑山何侯者堯時人隱蒼梧山夏禹時五帝賜藥一器一家三百餘口俱丹今爲太極仙人襄陽府均州太和山舊名參嶺近尊爲太岳山之絕頂中間曰天柱峰高出平地萬丈居七十二峰中玄帝於此冲舉按新都白岳與此太和竝是玄帝成道棲神現聖大道場此山峰巒雄秀宮殿偉麗仙都靈境參差合沓不可名狀別有

記我朝張三丰祖師亦修道于此有會仙館又陰長生眞人得馬明生太清金液神丹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後冲舉廣東古名南海又名嶺南羅浮山者二山合名也浮丘山浮在海水中而與羅山合故名羅浮山有洞通句曲又有璚房瑤室七十二所又有神禽玉樹朱草爲朱明耀眞之天名山略記曰羅浮山有阿育王塔三十二所浮丘山者乃浮丘丈人得道之地葛洪乞句漏令

將就句漏煉丹砂行至廣州爲刺史鄧嶽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煉丹又單道開亦得道此山道開嘗見石季龍與佛圖澄語不能屈也顏眞卿化後有人至羅浮山眞卿令寄書與子孫子孫得書大驚曰此先太師親翰也軒轅集得道於羅浮唐明皇亦嘗召見石杏林授度張紫陽後人見之羅浮山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白雲山乃安期生飛昇之地韶州寶林寺乃六祖禪栖又轉于大梵寺轉妙法輪弁受無相心地著壇經以明大法後又返曹溪故又爲曹溪心印曹溪即在韶州後又歸新州國恩寺示化達磨井在府城中梁時達磨祖師指其地謂人曰下有黄金民爭鑿之得甘泉而無金人以爲誑達磨曰是金未易以斤兩計也鮑靚爲南海太守後得道女妻葛洪曰鮑姑亦同洪仙去廣西古名八桂梧州府北流縣句漏山道書第二十二洞天葛洪請爲令欲就而煉丹砂乃不果

至留浮羅　潯州府白石山乃道書第二十一洞天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瓊州府瓊山縣人四川古名巴蜀又名益都杜宇爲屬主蜀嘗大水後鼈令者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禪位與之處西山得道成都府玉女山在簡縣李八百修煉於此有石乳房土人呼爲玉華池又云李八百于漢州金堂山白日冲昇臨邛鶴鳴山乃馬成子得胎元[illegible]氣之法修道于此後張道陵

亦居此山得道青城山在灌縣杜光庭記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前號青城山後名大面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有甘露芝草天池醴泉甯封先生栖青城山黃帝師焉授以龍蹻經即此也黃帝至青城山謁中黃丈人馬明生將陰長生入青城山授太清金液神丹老君授天師張道陵正一盟威治鬼法乃

于蜀山斬蕩萬鬼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會盟于青城山黃帝壇下使人處陽明鬼處幽暗挑丹筆曰吾筆所指鬼衆盡滅人鬼分治幽明異境不欲盡滅鬼類即與盟誓折石爲契王方平得道位西極西城眞人領仙士萬五千人鎭青城山九仙寶室之天陶弘景眞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眞人又漢武帝時王谷神栖于青城武帝封爲太素先生後控碧騾上昇又羅公遠煉丹于青城山

之西峰眞一子彭曉居青城山修道注陰符經有人見于山中立松栢之上飛去楊通幽授道于青城眞人劉無名入青城山遇青城眞人劉祈川不巳眞人令齋心七日而示其陽爐陰鼎胡剛子陰長生金液九變神丹劉得而修煉三年仙去李浩於青城山得爾朱先生授道作大丹詩百首行于世後不知其所終大面山亦時有仙靈栖眞成道吳郡沈羲學道於蜀中老君遣仙官薄延司馬季

主徐福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同時昇天陰文祥行七七俗多呼殷七七賣藥療疫應入口而愈種瓜釣魚如葛仙公術甚神鶴林赤杜鵑花敕花神令非時盛開所至現種種靈異後賣藥入蜀保寧府靈臺山在蒼溪縣一名天柱張道陵昇仙於此有麻姑洞順慶府金泉山在府城西唐女仙謝自然于此白日飛昇自然欲航海求蓬萊海邊有仙人指以求天台司馬

子嶽成道子仙山在廣安州漢馮緄之子馮眞人
修煉於岳門山一旦仙去別父母來晨白鶴飛翔
爲候父母登此山望之又名望子山重慶府酆都
縣東北平都山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王方平陰
長生俱于此得道昇仙翟法言夔州府雲陽縣人
唐玄宗時授神人寶笈靈文得道欲平雲安十五
灘以便行人十四灘神俱至獨一灘神後至乃一
女子陳貧民仰食挽舟灘不可平遂已雲安即雲

陽峩眉山在峩眉縣大峩山兩山相對如峩眉故
名又有小峩山與大峩山連又有中峩山亦名綏
山諺云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周成王
時有葛由騎木羊上綏山峩眉山登之有雷洞坪
有禁人語鐵牌恐風雷忽震轉八十七盤上娑羅
坪有娑羅花六月冰雪寒慄異常佛殿有銅鐵錫
三殿有白水寺黑水寺此山乃普賢菩薩道場也
西域千歲和尚寶掌云三峩高出五岳秀甲九州

震旦國第一山也黃帝至峨眉山北岩謁天皇眞
人受三一之道呼應臺在峨眉縣乃孫眞人謝唐
明皇賜武都雄黃處王喬犍爲人犍爲縣有北平
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上有白蝦蟇謂之肉
芝王喬得而食之仙去滇南雞足山去大理府百
里乃釋迦大弟子迦葉之所藏修又有華首門乃
迦葉禪定處又有傳衣寺釋迦佛一日拈起一花
示迦葉微笑遂授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并付衣

鉢故寺以傳衣名也益滇中爲西域西南之境故
釋迦迦葉傳道於此余因而稍考究西方佛國大
略西域天竺國一名身毒古七佛生焉釋迦牟尼
佛生于西方迦毘羅國姓刹利生有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乃淨飯王之子母摩耶夫人妻耶須公主
棄太子位修道於雪山六年成無上菩提子羅睺
羅亦出家得道爲佛法教主此外羅閱城南印度
東印度于闐罽賓疎勒康國烏萇烏那富樓乂曷

乾陁獅子焉耆大月氏小月氏越底延臨兒波羅
拘尸羅摩突羅比利摩伽陀迦摩羅提伽華氏毘
舍利波羅奈摩提那提中印度泰斯摩訶剌羅衛
和訶條舍衛迦維羅越那訶維摩竭陁諸國俱是
佛國秦佛惟謹自漢明帝得金人之夢遣使天竺
摩騰法蘭來而佛經始入東土自初祖達磨由天
竺踏蘆東渡而後西教東流自初祖以至六祖不
立文字見性成佛悟明心地謂之頓法名爲南宗

自神秀大師拂拭塵埃去垢修行謂之漸門名爲
北宗此後佛法大盛叢林道場殆遍震旦沙門居
士悉歸三寶而西方祖師亦往往現化東土如普
陀大士奉化布袋峨眉普賢五臺文殊赤縣神州
遂成佛國矣夫名山洞府仙佛栖託余則記之其
止於溪山秀美騷墨遊賞者在所略也余此書葢
專考玄神之靈蹤蒐緑韞之秘檢以輿起學道人
之志趣故不暇旁及也嗟乎余之機緣不知當在

何山片石乎精堅之久神當告我矣

鴻苞集卷之三十三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應元允大校

諸真

按古靈人上真多好密緯潛修跧光隱迹至證道度世不爲人知自非託之文字後世誰當識者如真誥南嶽魏夫人與長史楊羲言東嶽上真卿司

命君東宮九微真人金闕上相青童大君蓬萊右仙公賈寶安清虛小有天王王子登桐栢真人右弼王領五岳司侍帝晨王子喬青蓋真人侍帝晨郭世幹戎山真人太極右仙公范伯華少室真人北臺郎劉千壽墦冢真人左禁郎王道寧大梁真人魏顯仁岷山真人陰友宗陸渾真人太極監西郭幼度九嶷山侯張上貴岱宗神侯領羅酆右禁司鮑元節華山仙伯秦叔隱葛衍真人周季通陽洛真人領西歸傳淳于太玄潛山真伯趙祖陽句曲真人定錄右禁郎茅季偉鬱絕真人裴玄人白水仙都朱交甫三官保命司茅思和太和真人山世遺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北海六微玄清夫人北漢七靈右夫人太極中華右夫人紫微左宮王夫人滄浪雲林右英夫人上真司命南岳夫人八靈道毋西岳蔣夫人上真東宮衛夫人方丈臺照靈李夫人紫清上宮九華安妃朱陵北絕臺上嬪

管妃北岳上真山夫人西漢夫人長陵杜夫人凡男真二十三人女真十五人多不見於經傳世人所不曉南岳夫人始發之近世曇真所言蘇元君朱真君崔天妃毛夫人偶霞姆諸真人世人亦未之聞也由此推之清微之上大羅之宮列名仙籍相半雲輧而不爲下土所聞者亦多矣世之人行一善則惟恐人不知立一節則惟恐人不讚此仙凡之所以霄壤也

鉤玄

軒轅黃帝紀于時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戴勝顥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坐於少廣之山山海經亦云然不知此形貌乃西方白虎之神西王母使者非王母眞形也王母眞形天姿掩靄端正美麗如三十許姣好婦人豈有天眞靈人而虎首豹尾者乎此萬古傳訛之過也漢武帝外傳狀西王母得之

矣眞仙通鑑載太上老君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神農時爲大成子亦曰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葛稚川云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愚謂大道在人得之則爲有道道人人本具何必萬古只一老子乎稚川之言是矣陰符經乃黃帝受之玄女者其最要者曰天地反覆曰人發殺機曰機在目曰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葢其道在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後黃帝鼎湖乘龍上昇葢人主得道度世之始也老子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又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又曰致虛極守

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又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甯眞子在夏禹時降於商山教授九疇書又命宛委之神玄夷使者授禹玉書靈寶五符治水眞文今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卽禹藏眞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命隱者龍威丈人入包山之洞

于玉屋几上得素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以問仲尼詭言赤烏銜書即此也崔文子學道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子文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眞詮第一營靜室第二辦肯心第三屏衆緣第四學打坐又一產藥川源言元精之產於腎也元精者先天一氣在腎而不在腎從虛無中來二坤爲道爐言元精

之所以產也蓋元精雖產於腎非靜翕則不能生也三陽施陰受言元精之所以產由心氣下交於腎也四凝神入氣穴此正心氣下交也蓋息念而返神於心也五回光返照蓋神一向只照了外邊故有散走今則虛靜以返神於內將照外邊收拾回來也六胎息蓋回光返照神氣凝寂調息而息調息調則神愈凝神愈凝則息愈微息不以喉而如嬰兒之在母胎矣七採取心神下交於腎水黃

婆爲之採取而實無所採取身心大定也八火候心者神也神即火也氣即藥也以神馭氣即以火鍊藥也意到時即候本無候也九温養十月胎成之後一味冲和如龍抱珠如鷄伏卵也十結丹言身心合一神氣混融性情成片謂之丹成也十一脫胎鍊神還虛身外有身調神出殼修眞之能事畢矣太上日用經云一心內守調息綿綿漸漸呼出似有如無身是氣之宅心是神之舍意行則神

行神行則氣散神聚則五行眞氣結成刀圭關尹子曰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人道歌神御氣氣留形神一出便收來神入身中氣自回司馬眞人云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凡住有所則令心勞又言當知染色都由想爾想若不生終無色事又云以恬養智以智養恬勿以多智而傷於定又云雖非的有貪著浮游亂想亦盡滅除勿於定中急急求慧求慧則傷定坐忘銘常默元氣不

傷少思慧燭内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味絶林泉自降氣定眞息自長氣漏形歸厚土念漏神趍死鄉心死方得神活魂滅然後魄昌轉物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眞常不飲不食不寐是謂眞人坐忘曹仙姑云命蔕從來在眞息宮室虛閑神自居無心心卽是眞心動靜兩忘爲離欲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但看嬰兒處胎時豈解有心潛鼻計還眞集切忌分別若生分別盡屬意家又云湛然不動者謂之定定中覺靈者謂之慧譚景昇云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馬丹陽云心定念止湛然不動名爲眞心莫生念念是業根又云心不起氣不散如何是見性只那無心無念不著一物澄澄湛湛内外無物孤然只顯一性此乃是見性也晩年血氣衰敗可補常常無物便是補也又云道性雖無修無證塵心要日損日消長生云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丘長春

眞人云夫道生天育地輕清者爲天天陽也屬火垂濁者爲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學道之人知修鍊之術去奢屏慾固精安神惟煉純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爲仙如火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情遂慾耗精損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而爲鬼如水之流下也道人修煉眞心一物不思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鑑萬物乎本來眞性靜如止水眼悅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于無爲又云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鐵耳眞道養神僞道養形郝太古云若睡了一時死了一時尹眞人云修行人不生煙火假如煩惱則一死了也但常用好心便合道

又云但舉一念處爲滅一日十二時中無工夫人心上千頭萬緒便是千生萬死也若要絕生滅但舉一念先用覺照照破萬緣盡是虛假方於物境不能染住久久行持覺照亦忘心上自清淨清淨能生無爲無爲自合大道矣又云自已幻身尚不屬我惟一點眞性是自已的劉赤脚欲要學道學憨學癡又云識是生死種子又云自已光明若於萬緣萬境上散了一分無一分也又云休了更休

死了更死然後一切境上撼搖不動又云自已一身到天數盡尚只索捨何況他物又云俗念起以道念對又云神氣自然如子母相愛只爲塵情相隔不得相見若去了一分塵情有一分升降神得氣而靈氣得神而清王棲雲云澄心定意是眞功苦已饒人是眞行又云先要識破這個四大假合是虛幻之物任教恣意凌持耐何不得這個虛空的這個便是先天主人陳圖南曰飽食逸居汲汲

惟患衣食之不豐飢而食倦而臥鼾聲聞於四遠一夕輒數覺者名利聲色汨其神識酒醴膏羶昏其心志非世俗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飲納玉液金門牢而不可開玉戶閉而不可啓蒼龍守於青宮素虎服於西室眞氣運轉於丹墀神水循環於玉内呼甲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其室然後吾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履虛如履實升上若就下冉冉與祥風遨遊飄飄共閑雲出没坐至

崑崙紫府遍履福地洞天咀日月之精華玩煙霞之絕景看滄海以成塵指陰陽而舒嘯興若欲返則足躡清風身浮落景故其睡也不知歲月之遷易安愁陵谷之改移抱朴子記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上或在叢蓍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

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
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蛇有無窮之壽獮
猴壽八百歲變爲猨壽五百歲變爲玃玃千歲蟾
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
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
虎及鹿兎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變
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能變爲人
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

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史記龜策傳江
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支牀至後死家人移牀而
龜故生又記銅青塗脚入水不腐九光丹作之之
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
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
五色各一兩而異器成之又靈丹經用丹砂雄黃
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太一禹餘糧亦
用六乙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有岷

山丹法道士張蓋蹹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之其
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
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務成子丹法
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墼
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
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蔂汁及礬桃汁淹丹著不
津器中煉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柠木
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皆赤長生也又

有伏丹法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屬
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
必浮於水側綱而取之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
水上長居淵中矣又欒子常丹法以曾青鉛於砂
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又墨子丹法
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如鐵七攪之十日
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
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

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鷄子中漆合之令鷄伏之三枚如玉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又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淸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揑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揑之不出指間卽復銷之內淸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亦可分爲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

又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粭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白朮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卽枸杞天門冬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黃精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五芝者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峻巖間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氷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

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爲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鷄子之在㲉中也。卽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旣凝則應末服矣。木芝者松

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千歲之栢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以塗身入水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鷄子十二枝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懷其大根卽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得千歲麻母芝似蔴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凡此草芝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肉芝者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

書八字體重五月五日取之陰乾百日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名爲仙鼠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盡一具壽千歲又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卽服之卽仙矣又山中有如小兒臂紅白肥潤者肉芝也烹食之亦仙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源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佷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去門到山須六陰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鷄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之也雲母者石類也有五種率以向日看其色五色竝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

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黄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皛皛純白者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五雲之法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爲水服之巨勝一名胡麻槐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或問桎梏解脫之法抱朴子曰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

行跳脫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又餐石法赤龍血青龍膏作之川丹砂曾青水以石内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煑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

四季之月食鎭星黄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可以斷穀不死又山中無酒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鷄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氣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問不熱之道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氣或服玄

水之丸或服飛霜之散或問辟五兵之道曰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傍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臨戰時常細祝之或問隱形之道曰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或以玉粭丸塗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懐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

問堅齒之道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或問聰耳之道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燕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府猿據兎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曰能引三焦之昇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日熨之以陽光及燒丙

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苦酒煑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見矣又問避疫之道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為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作丹砂水法丹砂一斤內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熅之三

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鍊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惟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入山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嶽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嶽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嶽不以戊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嶽不以壬癸亥子之歲

十月十一月入北嶽又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十一月巳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巳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又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

凡人以此日入山皆有凶害與虎狼毒虫相遇也

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又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轉日者大吉以制日代日必死所謂保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所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亦水也酉亦金也水生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土克水故也所謂伐者支干下克上之日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又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鬬者皆陣列前行

凡九字常當密祝之又山澤辟蛇蝮之道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氣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氣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若有從人無論多少皆令羅列以氣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自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向日左取三口氣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捏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蛇可抑而捉弄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氣以吹之即愈不

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遥爲作氣呼彼姓名
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又涉江海辟
蛟龍之道涉大川者先當於水次破鷄子一枚以
少許粉𧜟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
波蛟龍也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河伯導前
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禁虎法直思吾身爲
朱鳥令長丈而立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又行
氣當知閉氣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後口

出吐也終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
吐則氣麄而傷肺矣眞誥清虚眞人曰濁生之下
道壞眞胥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乘
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
金棺葬狗也南岳魏夫人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
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要目
光不毀無異生人亦尸解也頭髮盡脱而失形骨
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其

人皆死適太陰權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沉脉散者
而猶五臟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
元權息太神内閑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
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
質成形反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眞人錬形於太陰
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
丈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鬭暖則心正矣
常能行之佳欲得延年當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

面向之口吐死氣鼻吸日精須鼻得嚏便止是爲
氣通亦以補精復胎長生之方也世有下土惡强
之鬼多作婦女以惑試人若有此者便閉氣思天
關之中衡輔之星具身神正顔色定志意熟視其
規中珠子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思七星
在面前亦可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
人也悟者便拜之不悟爲試不過若遇邪而謂眞
人亦是不過之例也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

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脉不浮外大洞眞經精景按摩篇曰臥起當平氣正坐先叉兩手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爲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畢又屈動身體中手四極反張側

掣宜搖百關爲之各三此當口訣臥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圓匝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頂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行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不垢都畢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消魔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嗽漏咽液亦無數須臾不寧之痾自即除也當時亦覺體中寬軟也消魔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徹所

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鼻亦欲得按其左右惟令數令人氣平所謂灌溉中岳名書帝籙太上籙渟法華經曰按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十七過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眞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强畢又咽液二七過常如此則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

閉目視存見五臟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了也石景赤字經曰常能以手掩口鼻臨目微氣久許府手中生液遂以摩面常行之使人體香紫度炎光內視中方曰常欲閉目而臥安身微氣使如臥伏令傷人不覺也乃內視遠聽四方令我耳目注萬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爲之乃見百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恒聞金玉之聲絲竹之音此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

方而內注視聽初爲之實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
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眥閉
氣爲之氣通輒止吐而復始恒行之眼能洞觀道
曰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
指摩兩目權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摩惟令數無
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
行入髮際中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目
自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於人中密爲之勿語其

狀紫微夫人曰夜臥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
畢以手按鼻之邊左右上下數十過微呪曰太上
四明九門發精耳目玄徹通眞達靈天中玄臺流
氣調平驕女雲儀眼童英明華聰晃朗百度眇清
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臓植根耳目自生天臺鬱
素杜梁不傾七魄澡鍊三魂安寧赤子攜景輒與
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當摧以流鈴萬凶消滅
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眞皇所祝群響敬

聽當數易櫛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
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燒香時勿反顧
忤眞氣致邪應也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
六丁令人所向如願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初
微呪曰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右爲隱月左爲日根
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太上九變十
化易新經曰若履淹穢及諸不靜處當洗澡浴與
解形以除之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

以清水一斛二斗於釜中煑之令一沸出適寒温
以浴形卽萬淹消除也既以除淹又辟濕痺瘡癢
之疾受洞訣施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常月
月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
日四月六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
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
十二日夜於清靜之室北向六再拜詣稽首跪曰
謹啓太上大道高虛玉晨太素紫宮八靈三元君

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真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夜入關九開之間上關太上玉皇真君乞得長生世上壽無億年時乘黃晨綠蓋龍轅上詣紫庭役使萬神侍衛四明畢勿令人知也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

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眄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自陳本懷心願畢因咽液三十六過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月十月十日夜於寢室存思洞中訣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其夕衛經玉帝玉女將太極典禁真人來

於空中而察子是也是其夜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也若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祝曰大洞真玄張鍊三魂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節度速啓太上三元君向遇不祥之夢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體門黃闕神師紫戶將軍把鉞搖鈴消滅惡津反

凶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卧必獲吉應東鄉司命曰夜行及冥卧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山居恒爾此為佳太虛真人南岳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共光相合會畢當覺心暖霞暉映驗良久乃祝曰太明育精內煉丹心光暉合映神真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聰察百關鮮

微面有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遣寶車來迎上登太霄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遣諸可欲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祝曰太乙鎮生三氣合真寶胎上景母玄父元生我五臓攝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鍊七魄朝和三魂右命玉華左嬰金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利津飛

行十天祝畢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爲太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魄長守長生神仙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足呂公口訣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卻行百步反足乃登山山精不犯人衆邪伏走百毒藏匿夜行常當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

鬼不敢爲害欲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絶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辰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恬昭罪氣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飛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成冶术

一斛清水潔洗令盛訖乃細擣爲屑以清水二斛合煮令爛以絹囊盛絞取汁置銅器中湯上蒸之内白蜜一斗大乾棗去核熟細擣令皮肉和會取一斗又内术蜜之中絞令相得如餔狀日食如彈丸三四枚一時百病除二時萬害不傷三時面有光澤四時耳目聰明三年顔如女子神仙不死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

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血擾濆飛越三魂失守神
彫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恣遇淫泆
而已將以安女宮女宮在申男宮在寅寅申相刑
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於目朱童之中女尸
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神虧正雖人不自覺
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於眼中流血於泥丸也至
其日雖至寵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
先師但修此道而修矣黃仙君口訣服食藥物不

欲食蒜及石榴子猪肝犬頭肉至忌都絕為上道
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中既令藥力不行又
討食一斤損算百日女仙程偉妻口訣服食勿食
血物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李少君口
訣道士求仙不欲見死人尸損神壞氣之極又學
道之士當先檢制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
日庚申甲寅之日常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
坐得不瞑者益善以眞朱筆點左目眥下以雄黃

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
微祝曰上景飛經朱黃散煙氣攝虎邪尸穢沉泯
和魂鍊魄合禮大神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
視長享利津祝畢又叩齒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
第二指躡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躡左目下各七
過當盡陰按之勿舉手也受朱黃之精寒尸鬼之
路引二景之薰遏淫亂之氣也此太極上法常能
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氣徹視

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又八節之日皆當齋戒謀
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愼不可以其日忿爭喜
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為重罪也上清眞人馮
延壽口訣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
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氣
無益於身按群仙通鑑無上元君乃玄妙玉女太
上老君之母也太乙元君老君之師金母元君即
西王母九天玄女黃帝之師雲華夫人敎禹治水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太古以來得道仙籍亞於龜臺金母南極王夫人西王母第四女名林字容眞一號紫元夫人右英王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申林一號滄浪雲林右英夫人紫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簪哀帝時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眞人十五女降句曲授道於眞人楊羲太眞王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度馬鳴生眞人曰髮宜多櫛手宜在面齒宜數叩津宜常嚥

氣宜精鍊對三光便溺及向西北泣損人年壽盛暑衝熱冷水洗手尚令五臟乾枯況沐浴乎燈燭而卧神魂不安卧宜側身屈膝不損心氣覺宜舒展精神不散舒卧招邪魅卧習閉口氣不失邪不入若張口久成消渴失血色又夜卧勿覆頭得長壽濯足而卧四肢無冷病葛稚川肘後方曰治暍死方取道中熱壓土以積暍人心下卽活舍利佛問佛云八部鬼神以何因緣生於惡道佛言以二種業一以惡故生於惡道二以善故生於快樂天神者先以車舉舍宅飲食供養三寶父母賢勝之人猶懷慳嫉故虛空龍神者修德行檀不依正念急性好瞋故夜叉神者好大布施或先損害後加饒益隨功勝負故在天上空中地下乾闥婆者好施有瞋獻伎樂故阿修羅神者志強喜施不隨善友所作淨福好逐幻僞作諸邪福故迦婁羅神者先修大捨高心凌物故緊那羅神者昔好勸人發

菩提心未正其志逐諸邪行故摩睺羅伽神者布施護法性好瞋恚故楞嚴經云是諸衆生求三摩提當斷五辛熟食發婬生啖增恚是食辛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福德日消魔爲眷屬復告阿難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神道上品爲大力鬼中品飛行夜叉下

品地行羅刹、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神智、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雖則身心無殺盜婬若大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言我已得聲聞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佛記是人永殞善根沉三苦海、般若經云斷三結名預流果、薄貪嗔癡名一來果、斷順下分五結名不還果、斷順上分五結永盡名阿羅漢果、令所有集法皆成滅法名獨覺菩提、永斷一切習氣相續名無上菩提

注三結者、一身見謂執有我故二戒禁取謂執持狗牛等戒爲生天因三疑謂不了諦於施無著是名貪薄於乞者生慈是名嗔薄施已回向菩提是名癡薄五結者一身見、二戒禁取三疑四貪欲五嗔恚上五結者一色愛謂色界愛二無色愛謂無色界愛三無明謂心不了四掉謂心躁動五慢謂心自高婆沙論云須陀洹初入聖流故名爲預流斯陀含名爲一來注雖斷欲界修惑六品有餘三品未斷尚更一度來生欲界中阿那含名爲不還注雖斷欲界九品惑盡從此上生色界更不還來受生欲界阿羅漢注有四義一者應供二者殺賊三者遠惡四者不生謂三界惑盡更不生也因聲悟道者謂之聲聞獨覺而不覺人者謂之辟支因十二因緣而得道者謂之緣覺楞嚴云善男子欲愛乾枯根境不偶純是智慧乾有其慧名乾慧地欲習初乾未與如來法流水接即以此心流入圓

妙妄想滅盡中道純眞名信心住寶藏論云若言其生無狀無形若言其滅今古常靈是以斬首灰形其無以損生金丹玉液其無以養生故眞生不滅眞滅不生可謂常滅可謂常生華嚴疏云是知若即念存有念即是常見離生即是斷見如來六通一神境通謂種種神變震動十方二天耳通謂種種聲音大小悉聞三他心通謂一切有情皆如實知四宿命通謂千萬劫皆知宿命五天眼通謂

種種色像無所不見六漏盡通謂斷障惑滿得不
退轉一大圓鏡智二平等性智三妙觀察智四成
所作智謂之四智化身應身法身謂之三身化身
者變化現身應身者應度世身法身者妙靈光身
不殺不盜不婬不飲酒不妄語謂之五戒。歸依佛
歸依法歸依僧謂之三歸佛法僧謂之三寶色蘊
受蘊想蘊行蘊識蘊謂之五蘊色蘊謂積聚虛假
受蘊謂領納貪貪想蘊謂取像奔馳行蘊謂微細

遷流識蘊謂熾然了別蘊結聚也眼耳鼻舌身意
謂之六根眼根謂喜怒相視耳根謂聽審相續鼻
根謂愛憎香臭舌根謂嘗味甘苦身根謂貪嫌澁
滑意根謂恒審思量色聲香味觸法謂之六塵色
塵謂形顯質礙聲塵謂反聞成迷香塵謂薰猶惑
知味塵謂鹹澹遷怒觸塵謂冷暖勞苦法塵謂萬
象紛紜以其內具故云根以其外感故云塵又眼
耳鼻舌身意爲六識色聲香味觸法爲六觸識者

妄生分別觸者感接招引六大地大水大火大風
大空大識大地大者堅凝質礙水大者潤下滋愛
火大者炎上生嗔風大者鼓篇躁動空大者不見邊
表識大者萬法本源十二因緣無明謂昏闇眞智
行謂流注不息識謂妄生愛染名色謂觀形定實
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布施者捨已
惠他持戒者三業無染。忍辱者毀譽風淸。精進者
勇猛無怯。禪定者妙絕諸緣。智慧者心珠圓徹。四

諦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苦聖諦者世間
果相集聖諦者世間因相滅聖諦者出世果相道
聖諦者出世因相五根信根念根精進根定根慧
根五力信力念力精進力定力慧力佛大弟子謂
之十力弟子十力者一是處非處如實力二知三
世報業力三知諸禪解脫三昧力四知衆生諸根
上下力五知衆生種種欲力六知世間種種性力
七知一切道至力八得宿命智力九得天眼能觀

一切力、十得漏盡智力、菩薩十地、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現前地難勝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歡喜地者證聖位故離垢地者身心清淨發光地者靈明見前焰慧地者妙解廓照現前地者通達眞俗難勝地者功行超越遠行地者隨方應化不動地者忍智自如善慧地者通力自在法雲地者大智圓明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肉眼見内暗外天眼内外俱明慧眼照了諸

相法眼觀機設教佛眼普觀法界四無畏法無所畏漏盡無所畏說障道無所畏說道無所畏四無礙詞無礙辯無礙法無礙義無礙四攝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佛有三世過去未來現在古佛有七佛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又有四禪天四王天四空天身口意謂之三業天道人道修羅道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謂之六道天地人謂之三界行往

坐卧謂之四威儀禪有五禪曰外道禪曰凡夫禪曰小乘禪曰大乘禪曰最上乘禪佛說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餓鬼食時如來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善十惡者衆生以十事爲善十事爲惡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婬口四者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是十者犯之則爲十惡戒之則爲十善華嚴經云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因又此上品十善

業道修入聲聞緣覺菩薩乘又上上品十善業道成就菩提中天有三十三天謂之帝釋又謂之天人世界有八山七海須彌山妙高山鐵圍山須彌山東有天下名東佛于逮西有天下名西瞿耶尼南有天下名南閻浮提北有天下名北鬱單號曰四大洲六天者六慾天胎生卵生濕生化生謂之四生鐵圍山在須彌山外此鐵圍山外復有一重大鐵圍山兩山之間極大黑闇無有日月光明中

間有八大地獄八大地獄各各復有十六小地獄欲界衆生有三種以善根有上中下上者六欲天中者人中富貴下者人中卑賤上分因緣天道果報中分因緣人道果報下分因緣修羅果報天之怨敵名阿修羅王住大海底須彌山側居光明城阿修羅有四種有鬼趣所攝人趣所攝天趣所攝畜生趣所攝修羅福業與天相近而心多邪曲近道爲難故在人道下餓鬼有三十六種阿難所度

餓鬼名曰焰口口中火焰咽喉如針畜生謂之旁生三劫者過去莊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五濁世謂劫濁衆生濁命濁煩惱濁見濁劫有增劫有減劫增劫人壽漸長減劫人壽漸短增而減減而復增謂之轆轤劫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當知輪迴愛爲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衆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爲因

愛命爲果由於欲境造種種業末世衆生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五欲者一財二色三食四名五睡六祖慧能爲南宗神秀爲北宗悟法修禪謂之宗門悔過行善謂之行門言下即了謂之頓門以漸拂拭謂之漸門悟法謂之禪修西方謂之淨土中阿含經云世尊言爲人潔淨無病從慈心中來爲人不淨從猪中來慳貪不恕已從狗中來狠戾自用從羊中來爲人輕躁不能忍事從獼猴

中來身體腥臭從魚鱉中來爲人短少輕蔑人故爲人醜陋喜瞋恚故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頑愚不教他故爲人瘖瘂謗毀人故爲人下使負債不償故爲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生麞鹿中驚怖人故生墮龍中喜調戲故身生惡瘡鞭撻衆生故人見歡喜見人歡喜故常遭縣官籠繫衆生故墮舍迦經云一月六日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奉持八戒一日一夜福不

可計四天王經云月六齋日使者太子及四天王自下觀察衆生布施持戒孝順父母雜譬喻經云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唐玄奘法師每月禮佛日正月初一平明時向南方禮佛四拜滅罪一百劫二月初九日鷄鳴時向南方禮佛四拜滅罪一百劫三月初七日人定時向西方禮佛四拜滅罪一百劫四月初八日半夜時向北方禮佛四拜滅罪一百劫五月初三日黄昏時向東方禮佛四拜

滅罪四千八百劫七月初六日黄昏時向東方禮佛四拜滅罪三百劫八月初八日午時向南方禮佛九拜滅罪三百劫九月初九日午時向南方禮佛九拜滅罪一千劫十月初一日午時向南方禮佛九拜滅罪一千劫十一月初三日黄昏時向西方禮佛九拜滅罪一千劫十二月初三日黄昏時向西方禮佛九拜滅罪一千劫一月齋戒念佛日初一日善惡童子神下界繫念南無定光佛一千遍不墮刀山地獄初八日太子殿下界繫念南無藥師琉璃光佛一千遍不墮鑊湯地獄十四日司命神下界繫念南無賢劫千佛一千遍不墮寒冰地獄十五日五道將軍神下界繫念南無本師阿彌陀佛一千遍不墮劍樹地獄十八日閻羅天子殿下界繫念南無地藏菩薩一千遍不墮拔舌地獄二十三日天大將軍殿下界繫念南無大勢至菩薩一千遍不墮毒蛇地獄二十四日察命司下

界繫念南無救苦觀世音菩薩一千遍不墮剉碓地獄二十八日泰山府君殿下界繫念南無盧舍那佛一千遍不墮鋸解地獄二十九日四大天王下殿下界繫念南無藥王藥上菩薩一千遍不墮鐵林地獄三十日大梵天王下界繫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一千遍不墮黒暗地獄維摩經云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永明壽禪師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

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上根上器由禪以得度中根下器由度以得禪維摩所謂淨土佛淨心也永明所謂淨土西方極樂國也西方極樂國有男無女無五濁惡業煩惱人悉從九品蓮花而生上品上生中品中生下品下生名不退轉地故曰淨土故曰極樂維摩詰示疾欲因問疾者衆廣爲說法明履道之身尚未免斯患況身無德而可保耶故因身疾廣明有身之患完眞宅靈捨色身而存

法身則無患矣闍夜多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又曰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大慧曰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莫道鬧處失多靜處失少不如將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鬧縛脫一束送放他方世界却好就日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鬧非得非失處畧提撕看是個甚麽又曰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大慧曰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學道此是無妄想中眞妄想也但放教自在又曰士大夫學此道卻須借昏鈍而入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又曰入得世間

出世無餘六祖壇經云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又曰不悟佛是衆生一念悟衆生是佛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又曰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天如和尚修淨土文云經曰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

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
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
勸進行者或問曰五濁惡世人皆有罪縱未造五
逆重罪其餘罪業孰能無之苟不懺悔消滅但只
臨終念佛能往生乎天如答曰亦得生也此乃全
籍彌陀不思議之大願力也那先經云如持百枚
大石置於船上藉船力故石不没水若無其船小
石亦没又曰稱佛之法必須制心不令散亂念念

相續一心一意心口相續如此方得一念滅八十
億劫生死之罪昭昭靈靈能鑒能覺此是識神此
非汝身一向認取此個識神是本來面目認賊作
子所以多生流浪不出輪迴楞嚴經云是諸衆生
若於本因貪物爲罪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爲怪
鬼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梟類酬足爲人叅合
頑類貪色爲罪遇風成形名爲魃鬼風銷報盡生
於生間多爲咎徵酬足爲人叅合異類貪惑爲罪

遇畜成形名爲魅鬼畜死報盡生於世間多爲狐
類酬足爲人叅合庸類貪恨爲罪遇蟲成形名蠱
毒鬼蟲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酬足爲人叅
合很類貪憶爲罪遇衰成形名爲癘鬼衰窮報盡
生於世間多爲蛔類酬足爲人叅合微類貪傲爲
罪遇氣成形名爲餓鬼氣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
食類酬足爲人叅合柔類貪罔爲罪遇幽爲形名
爲魘鬼幽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服類酬足爲人

叅合勞類貪明爲罪遇精爲形名魍魎鬼精銷報
盡生於世間多爲應類酬足爲人叅合文類貪成
爲罪遇明爲形名役使鬼明滅報盡生於世間多
爲休徵酬足爲人叅合明類貪黨爲罪遇人爲形
名傳送鬼人亡報盡生於世間多爲循類酬足爲
人叅合達類思按已上罪業展轉作受迭爲因果
愈積愈深所以世墮輪迴永無出期苟聞大道罪
業本空一悟而解立超彼岸蜒之觸慮轉碍豈知

纔一回頭何處不可飛乎傳燈云二祖可大師因三祖璨大師設禮而問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璨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未曾有經云一人詣佛白言我造殺業怖墮地獄願佛救度佛言汝造殺業者汝從何心而起罪相爲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起過去心者過去已滅心不可得若起未來心者未來未至心不可得若起現在心者現在不住心亦不

可得何以故心之自性卽諸法性諸法性空卽眞實性由是義故汝今不應妄生怖畏此人聞佛宣說眞實之法心大歡喜言希有世尊善說法界自性清淨我今得悟罪業性空不生怖畏法苑云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爲心但有名字名之爲罪福名字卽空還源返本畢竟淸淨是爲觀罪

性空翻破無明顚倒執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懺罪偈云罪無自性從心起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滅兩俱空此卽是名眞懺悔辯才曰前身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銷暗愚謂悟罪業性空萬劫之寃刹那盡了如未能然須以質直心對佛悲涕懺悔懺悔之後永不再犯懺而再犯轉重轉增

動靜體用

沈眉吾云離動無靜離境無修動而不動是爲至靜處境各當是爲大修不然而求之深山閒寂秪自偏枯何以得道此坐圜掩關道士所以不了也

眉吾又曰大學明明德在新民上做吾德既明以處民物自然各當處物各當是吾德之圓明融徹處有一毫不妥當吾德昏矣中庸盡人物之性政是盡吾性處置人物不得其所吾性則缺欠矣何

何必居位而理天下即居家而處眷屬不妥逆旅而處僮僕不妥此吾明德暗處盡性欠處故知離境無修行

眉吾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無適也無莫也佛氏與儒者皆有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義之與比此儒者之所有而佛氏之所無故佛氏治天下或未免窒礙愚謂儒佛本無二理未發之中與無適莫儒佛固皆有之至儒有儒之中節佛有佛之中節儒有儒之比義佛有佛之比義儒道大公順應故時措咸宜佛道湛徹圓通故應化常寂令佛理天下國家亦何所不辦哉謂淸虛自守而不可適於天下國家在辟支獨覺或有之非所以語大乘無上妙理也謂佛氏有體無用在宋儒持論自昔已然矣

眉吾又曰夫道無是非是在得也得則橫說亦是竪說亦是直說亦是倒說亦是說是亦是說不是

亦是不得則橫說亦不是竪說亦不是直說亦不是倒說亦不是說不是亦不是說是亦不是得則如舟人說舟車人說車不得則如胡人說漢漢人說胡嗚呼論精矣然亦有不得而說則是者鳩摩羅什譯經不謬於西教死而荼毗而舌不爛雖未必遂證聖果而知見若此萬劫固自不磨滅矣

鴻苞卷之三十四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　琰聘之校

胎息

抱朴子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

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氣當以生氣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氣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氣午後以至夜六時爲死氣　死氣之時行氣無益也蓋用氣者噓水水爲之逆流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卽止聞有爲毒虫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卽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氣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氣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氣強難閉又當禁忿怒多忿怒則氣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佛家亦云多思慮者修數息多滛慾者修不淨觀則數息之佛功

氏亦用之矣

丹經品目

紫府丹經秘方隱書藏瓊臺玉笈綠韞珠函有俗
人不聞其名者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
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
變化狀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
書七十卷皆老子所出也靈寶五符眞文乃玄女
授軒轅黃帝自然經乃廣成子授軒轅黃帝三皇
內文大字乃青丘山紫府先生授軒轅黃帝龍蹻

經乃雲臺山甯先生授軒轅黃帝五岳眞形圖乃
黃帝所寫西王母授漢武帝洞眞經乃天皇時通
玄天師始出洞玄經乃地皇時有古大先生始出
洞神經乃人皇時盤古先生始出天皇內文乃宓
羲時鬱華子始出又作元陽經人皇內文乃祝融
時廣壽子始出又作按摩通精經地皇內文乃神
農時大成子始出又作太一元精經又廣成子作
陰陽經道成經莊敬經乃少昊時隨應子始出微
言經乃顓項時赤精子始出九天眞靈三天寶符
乃帝嚳時錄圖子始出玄德經乃唐堯時務成子
始出通玄眞一經乃虞舜時尹壽子作玉書靈寶
五符乃貞行子命宛委之神玄夷使者授夏禹又
元始經妙樂經德戒經乃夏禹師季子作長生經
道元經乃商湯時錫則子作赤精經乃燮邑子始
出璇璣經乃周武王時育成子作廣化經乃周成
王時經成子始出天地人經乃齊涓子作六甲五

帝靈飛十二事靈光生經太陰六丁通眞逐靈玉
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
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
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
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
訣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
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乃西王母告
漢武帝太上靈寶度人經乃天眞皇人授黃帝通

玄眞經乃文子計然撰紅泉神丹法乃九疑仙人沈文泰所得山隱靈寶方乃角里先生授皇子期鴻寶萬年乃漢淮南王劉安作七星散方乃陳永伯得之淮南王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乃眞人李君授太極眞人杜沖九華丹經乃眞人展先生授杜沖靈飛六甲素奏丹符乃老君授太清眞人宋倫靈書紫文乃眞人鄧先生授西岳眞人馮長天關三圖飛行經乃靈人許君授玄洲眞人姚坦

八素眞經乃玄洲眞人姚坦授秦隴眞人周亮三皇內文九丹秘訣乃仙人宋君授太微眞人尹澄藏景錄形之道乃太元王女西靈子都授黃庭眞人王探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乃西陵子都授司馬季主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三十五篇乃神人授墨子太陽神丹經乃太眞王夫人授馬鳴生太清神丹經乃馬鳴生授陰長生九天太上道經乃太眞夫人石室中素書馬鳴生見而不敢發讀者芝圖十六首五行秘符乃王屋山趙陀子授紫陽眞人周義山黃素神方乃黃先生授周義山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錄右庚素文攝殺之律乃皤冢山上衛君授周義山太清上經乃沙野帛先生授周義山大丹隱書八稟十訣乃空洞金府甯先生授周義山九赤班符乃陰先生授周義山憂樂曲素訣乃岐山臧延甫授周義山天關三圖乃梁山南子成授周義山太清眞經

乃張子房授周義山李氏幽經乃九疑山李伯陽授周義山金液丹經九鼎神丹乃鶴鳴山陽安君授周義山黃素傳乃猛山青精先生授周義山隱地八術乃伊水洞室李子耳授周義山二九素女術乃戎山趙伯玄授周義山青要紫書乃陽落山幼陽君授周義山經命青圖上皇民籍乃司命君授周義山紫度炎光內視圖中經乃黑翟子授周義山金根經乃大帝夜候神童授周義山七變神

法乃大庭山劉子先授周義山黃氣之法太空之
術陽精三道之要乃谷希子授周義山素奏丹符
乃王子喬授周義山上元眞書乃太華山南岳赤
松子授周義山黃水月華四眞法乃九老仙都君
授周義山八素眞經太上隱書乃合黎山皇人授
周義山九眞中經乃黃臺萬畢先生授周義山白
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乃九氣丈人授周義山金
書秘字乃青眞小童君授周義山仙忌眞記乃丹

陵山蘘仲陽授周義山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及大
洞眞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眞虎文
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乃南極夫人西城眞人授
清虛眞人王褒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眞經乃西城
眞人授王褒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道
王籙乃廣桑山始暉庭大帝君授王褒五雲夜光
雲琅水霜乃南極紫元夫人華蓋上公授王褒玉
道籙字迴曜太眞隱書乃紫蓋晨夫人景眞三皇

道君授王褒寶同飛霄絕玄金章太極隱書乃上
清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君授王褒解形遁變流
景王經乃中皇玉帝授王褒生華寶曜瓊文琅書
靈暉上錄七晨素經乃龜臺九靈太眞上清夫人
授王褒上清玉章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
六合秘籍山海妙經悉是王褒主領虹景丹經乃
仙人慧車子授淳于斟九雲水強梁錬桂法乃剡
山山圖公子授太極仙侯張奉黃水雲漿法乃桐

栢眞人授明晨侍郎夏馥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
四部寶經乃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又王
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眞之經乃扶桑大帝君口告
茅盈者流珠丹法乃林屋仙人王瑋玄授韓崇食
日精法乃仙人介君授虞翁生服丹霞之道乃蘇
門周壽陵授尹虔子正一盟威秘籙乃老君授天
師張道陵又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
訣七十二卷老君亦授天師又三八謝罪滅黑簿

超度玄祖章老君亦授天師神呪經乃太上道君
授眞人唐平又神化神呪二經乃太上道君授道
士王纂按眞誥有苞玄玉籙白簡青經太素丹景
經消魔上靈經太上籙渟發華經丹字紫書三五
順行經寶神經太極綠經正一平經太上九變十
化易新經受洞訣施行太丹隱書神虎經又有八
素眞經九眞中經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除六
天之文三天正法三元布經道眞之圖黃素神方

四十四訣黃書赤界長生之要赤丹金精石景水
母青要紫書金根衆文玉清眞訣三九素語丹景
道精隱地八術白簡素籙得道之名紫度炎光夜
照神燭飛步七元天罡之經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天關三圖七星移度九丹變化胎精中記九赤斑
符封山墜海金液神丹太極隱芝玉珮金璫二景
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激月咀日以入天
門名曰玄眞之經乃元始天王皇天搏桑帝君授

西王母清淨經乃老君與眞人尹喜西遊龜臺爲
西王母說上清寶經三洞玉書乃西王母授度弟
子萬天之統龜山九光之籙乃元始天王授西王
母寶書四童散方乃西王母敕西城王君授茅盈
孝道明王之教眞僊飛舉之宗正一斬邪之法三
五飛步之術孝弟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乃黃堂
諶姆授眞君許遜紫錦之囊綠金之笈三元流珠
之經丹景道精經隱仙八術經太極錄景經乃上

元夫人命侍女宋辟非授茅中君固茅小君衷太
上寶文等經三十卷乃南極王夫人授清虛王母
寶神經乃紫微王夫人降與清靈裴眞人弇笈靈
籙玉胎瓊膏之方九天太眞道經乃安期生問太
眞夫人品目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眞經靈書
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眞虎文高仙羽玄等
經凡三十一卷乃淸虛眞人王褒授南岳夫人魏
華存玉清神虎内眞紫元丹章乃九華安妃降晉

眞人楊義所携上清玉霞紫暎内觀隱書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元共二卷皆三元八會之書乃九華安妃授楊義太平經乃老君授仙人于吉壟子隱形法靈寶衛生經乃青牛道士封君達所携中部法三皇五岳劾召之要乃左元放授南海太守鮑靚自然齋三元齋八節齋洞神齋持教齋塗炭齋并勸戒輪經四十五卷無量通玄轉神入定等經乃自然道士支道紀授葛仙公玄九丹金液仙

經煉氣保形之術治病劾鬼秘法三元眞一妙經乃左元放授葛玄洞玄大洞靈寶經及上清齋法二等并三籙七品齋法乃老君授葛玄清靜經乃葛玄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又總括上清靈寶諸部眞經集爲慈悲道場九幽大懺法一部十卷乃葛玄流傳天下太上金丹經靈寶自然五稱寶羅文三皇内文大有妙經金書玉光靈書紫文大洞

三十九章大雷隱書明錕圖籙符乃葛仙公授度弟子道微鄭思遠斷穀服食方三卷入山精思經十九卷乃仙公自著正一法文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乃葛仙公授鄭思遠西昇經乃王軌聽王遠知講說又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圖秘寶乃王軌摹寫封於石室以鎮山岳靈劒子算書大功如意丹乃許旌陽傳授弟子華山華陽洞天清經七十卷乃陶弘景與胡惠超共校龍宮仙方三十首乃

孫思邈得之昆明池龍宮又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論三十卷攝生眞籙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乃思邈自撰新科經戒九卷新科符籙十餘卷乃太上授寇謙之太上玉眞金光經乃上清眞人趙伯元授李順興神洲七轉七變儛天經乃上清眞人張仲逸授李順興長生眞訣赤符玉象金科靈文金丹火候青龍劒法乃老人授正陽眞人鍾離權上眞玄訣乃雲房先生授呂祖洞賓高上消災

經老君枕中經乃司命君家所藏靈寶符傳巨勝赤松散乃仙人韓衆授欒子長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乃中岳眞人王玄甫受之赤城霍山中九天太清道經乃玉清太素三元君命九天採訪使者授楊泰明正一紫虛都功等籙昇玄上清四事畢道及紫文素帶籍地騰天符乃應夷節得之龍虎山又八道望雲三元受事徊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夷節奉行甚勤寶笈靈文三科一日三

將軍秘術二日紫虛秘術三日太上正一盟威秘法乃眞人授翟法言鎮元策靈書乃葛稚川於羅浮山神仙降授之文舒虛寂得之仙都觀洞中日月交并之法乃鍾離公得之苦行眞人太乙刀圭火符之訣乃鍾離公得之李眞多還元抱一之道煉大丹不死之方乃異人授爾朱洞太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乃九天使者眞王授李雲卿又按抱朴子疏說道經有三

皇內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籙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十仙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眞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

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七圖觀卧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

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
百守攝提經丹壺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内經日
月厨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
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
地行仙經黄白要經八公黄白經天師神器一作氣
經枕中黄白經五卷白子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
禍經中黄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
一作時候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

經李君包元經黄庭經淵體經大素經華蓋經行
厨經微言三卷内視經文始先生經厤藏延年經
南闕記協龍子記闕一作關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
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
卷真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内記七卷舉
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
宮氏經眞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
中清記幼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綱經召命經

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黄山公記
王子五行要貞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
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
經黄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
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
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
登名山渡江海敕地神法三卷趙大白囊中要五
卷入温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

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宮舍法五卷斷虎狼禁
山林記召百里虫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
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
士奪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丘法立亾術練形記
五卷鄒公道要角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
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
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
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

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貞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

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曆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王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嗟乎人間世蜉蝣之徒求聚其篇目睹其策函尚不可得何況尋文了義以期修證哉

服食丹

佛氏明心見性不講還丹張平叔王重陽七真止修以神馭氣結丹黃庭不及五金八石葢人之生身本得先天混元真一之氣惟有生之後爲情塵所隔真氣不充剝心遺累先天漸長神氣相見子母相戀結丹土釜自然長生是還我本來面目五金八石乃身外之物何益吾身悟真篇云竹破須將竹補宜抱雞當用卵爲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

似真鉛合聖機薛道光曰竹器破矣以金石之類補之可乎若欲器完必以竹補之雞將雛矣以土石之類抱之可乎若欲雛生必以卵覆之參同契云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由斯以觀以法烹煉金石之藥名爲金液還丹服食得仙似無此理然考葛稚川抱朴子云左元放子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僊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

一卷余師鄭君偲公子翁又從偲公受之鄭君以授余二十餘年家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老子訣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虚自苦耳魏伯陽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以飼犬犬無恙人方可服凡丹數轉未足和合未至者猶有毒服之則暫死伯陽乃以毒丹與犬食之即死伯陽服之亦死一弟子服之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

生耳今服丹即死不如不服尚得數十年活乃不服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犬口中須臾皆活共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悔恨嗇如是則神藥服食成僊信有之矣要須知清心絕慾神氣充滿內丹結然後外丹成服之沖舉若濁世凡夫神人必不授以神丹方即偶得方亦必不告以口訣作之必無成即得訣作之而成服亦必不靈效有志大道者斷不可妄想希求僥倖也聞之大忠大孝大功大行人死而生天上帝每賜以神丹服之遂與天相畢如關眞君雲長生前未聞大道今為天人累世長在且又皈依佛門直超三界豈非死後得丹者哉不然英雄壯夫死後都不離鬼趣即義烈英爽大神皆然並有淪謝何獨關眞君乃得超三界哉余故曰世有大忠大孝大功大行人雖不修仙亦

仙也

按抱朴子云五穀猶活人人得之則生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五穀邪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萬物以自堅固也嗟乎若人內不必修清虚外不必積功行止力求得煉神丹方服之即仙則是仙道惟在黃金也夫仙者出

入淸都作賓上帝此何等地位而可容以濁世凡夫得方煉藥而遂成哉故曰必內丹結然後外丹成以此也即作丹之時一念邪穢立壞而不成矣神丹服時可以冲舉無疑然須精心潔行凝神積久神人親授以丹經教以丹法眞傳口訣臨文指解作之乃成斷非凡夫師授偏泥紙上遺文便可妄希靈藥也丹書藥物各目雖存神仙秘容此事多改其本名難可通曉至口訣秘義亮不盡在紙

上故也必也求之同類不遠矣

古來仙事又傳交接御女房中之術彭祖容成以此得仙彭祖曰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道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世傳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遂附會爲黃帝亦以此得道不知黃帝曾爲天子宮中有千二百女能不染不戀所以得道豈以房中之術得哉黃帝問以廣成子之道至道之精杳杳溟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不聞以房中御女得也彭祖所論數種傷人善矣至必云交接得仙而抱朴子亦云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

一兩人足以速死嗟乎古之長生者以對境忘情採陰補陽和適血氣有益無損因得却病延年事誠有之然淸淨好道君子必不汲汲講此也况不淺明其說十爲九敗積業耗精自取速死其流害可勝言哉蓋後世士大夫以其說無妨女色故樂於采納而情欲不遣速斃早亡以耳目覩記不少矣唉乾坤鑪鼎龍虎鉛汞益有淤泥蓮花之道存焉是故貴在不染大丹之法請問之上淸

靈真秘記

古今仙眞名號山川洞府宮闕神丹經冊符印衣
冠劍佩可以資傳開起信性者約畧蒐記於此軒
轅黃帝以天下旣理乃尋眞問道冀獲長生時有
甯子爲陶正得火法起五色煙能隨之上下道成
仙去徃流沙食飛魚蹔死二百年更生務光子餌
藥養性鼓琴得道赤將子輿不食五穀啗百草而
長年容成子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

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黃帝慕道乃造五城十二
樓以候神人訪道遊華山首山泰山蓬萊乃接萬
靈於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至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之地見牧馬童子問理天下北到洪隄
上具茨山見大隗君又見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七
十二卷適中岱見黃子中受九茄之方登崆峒山
見廣成子問至道授自然經一卷登雞山陟王屋
山開石函發玉芨得九鼎神丹注訣徃天台山授

金液神丹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王內文
二十卷南至青城山謁中黃丈人登雲臺山見甯
先生受龍蹻經事太乙元君受要記修道養生之
法於玄女素女授還精補腦之術如意神方玄女
又授陰符經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
日三月七日四月六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
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
日十二月十二日太上大道玉晨君以正月四日

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
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
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盻天下
有志節遠遊之心者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
方諸東華臺四望學道之人察其誠否羅酆山在
北方癸地山上有六宮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第
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名明晨耐犯武城
天宮第四名恬昭罪氣天宮第五名宗靈七非天

宮第六名敢司連宛屢天宮世人有知酆都六天
宮名百鬼不敢為害欲卧時常北向祝之三遍徵
其音而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
是吾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之宮名故得
長生敢有犯者太上當斬汝形第一宮云云六宮
念畢乃咏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天仙謂尹道全
眞太眞夫人六甲左右靈飛之符有十二事一者
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二者太乙混洞東濛之

文三者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四者太陰六丁通眞
逅靈玉女之籙五者六戊太陽招眞天光策精之
書六者六巳石精金光藏景録形之訣七者六庚
素招攝役之律八者六辛致黃水月華之法九者
壬癸六遯隱地八術十者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
虛威儀十一者丑辰戌未地眞曲素訣辭三五順
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央五嶽眞
形圖一者五嶽山符安鎮方嶽檄召萬靈太上眞

文也二者五嶽山蹝神仙倒影俯覛山川之蹝寫
其曲折盤薄在地之勢也三者五嶽山形取其峯
巒洞室之所在神芝靈草之所生高下丈尺等級
之數東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五嶽山骨取其
體之所像枝幹之所分上法星文下主人事之所
起也五者五嶽山水冗貫之圖取其泉液之所出
金寶之所藏地脉之所通也太眞夫人曰仙方凡
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胎瓊液

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
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
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金
母元君曰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
眞皇第二次仙號三天眞皇第三號太上眞人第
四號飛天仙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眞人第七號
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各有差降不可超
學又仙有五品鬼仙地仙人仙神仙天仙惟天仙

是金液太丹元君授老子九丹一曰白雪九轉還
丹二曰雌雄九轉還丹三曰黄華九轉還丹四曰
白華九轉還丹五曰丹華九轉還丹六曰五色九
九轉還丹七曰泥汞九轉還丹八曰金精九轉還
丹九曰九鼎極耀還丹此九丹得一則可以長生
保命君曰所謂尸解假形而示死非眞死也人死
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
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

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白日解者
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暮者爲地下主者王母上
元夫人降漢武帝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龍
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執彩旄之節
佩金剛靈璽戴天眞之冠咸住殿下王母上殿着
黄金褡襡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
髻戴太眞晨纓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可年三十
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絶世眞靈人也上元

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曜靈眸絶朗服青霜之
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狀頭作三角髻餘
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佩
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黄揮精之劍老子黄白色
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
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三五
手把十文王母降漢武命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
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

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
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大茆君
盈南至句曲之山南岳眞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
青童並從王母降於盈室頂之天皇大帝遣繡衣
使者冷廣子期賜神璽玉章太微帝君遣三天左
宮御史管修條賜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
君遣協神大夫叔門賜金虎眞符流金之鈴金闕
聖君命太極眞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鮑丘等賜

四節嶰胎流明神芝紫陽眞人周義山遇衍門子
授龍蹻經及三皇內文登王屋山遇趙佗子授芝
圖十六首及五行秘符又遇黃先生受黃素神方
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登嶓冢山遇
上衛君授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錄右庚素文
攝殺之律登嵩高山遇中央黃老君教以存洞房
之內見白元君登白雲空山遇涉野帛先生授太
清上經登峨眉山入空洞金府遇甯先生授大丹

隱書八稟十訣登岷山遇先生授九赤班符登岐
山遇臧延甫授憂樂曲素訣登梁山遇南子成受
天關三圖登牛首山遇張子房授太清眞經登九
疑山遇李伯陽授李氏幽經登鍾山遇高丘子授
經丹方二十七首登鶴鳴山遇陽安君授金液丹
經九鼎神丹登猛山遇青精先生授黃素傳登陸
渾山遇李子耳授隱地八術登戎山遇趙伯玄授
二九素女術登陽落山遇幼陽君授青要紫書登

霍山遇司命君授經命青圖上皇民籍登鳥鼠山
遇墨翟子授紫度炎光內視圖中經登麗名山遇
大帝夜候神童授金根之經登委羽山遇司馬季
主授石精金光藏景化形登大庭山遇劉子先授
七變神法登都廣建木遇谷希子授黃氣之法太
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登桐柏山遇王喬授素奏
丹符登太華山遇南岳赤松子授上元眞書登太
冥山遇九老仙都君授黃水月華四眞法登合黎

山遇皇人授八素眞經太上隱書登景山遇黃臺
萬畢先生授九眞中經登玄隴羽山遇玉童九烝
丈人授白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登扶廣山遇青
眞小童君授金書秘字登丹陵山遇龔仲陽授仙
忌眞記登空山遇白元君無英君黃老君授大洞
眞經三十九篇清虛眞人王褒子登陽洛山中
感南極夫人西城眞人授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
洞眞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眞虎文

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主仙道君命侍女范運華
趙峻珠王抱䕺等發瓊笈披綠韞出上清隱書龍
文八靈眞經二卷授君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
二升賜君東行渡啓明海滄登廣桑山入始暉庭
拜大帝授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道王
籙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長離山南極紫元夫人
華蓋上公授五雲夜光雲琅水霜次西行渡庚丘
巨海沉羽之津登麗農山紫盖晨夫人景眞三皇

道君授玉道籙字廻曜太眞隱書次北遊渡雕柔
玄海濟飲龍河䖘瓜津登廣夜山高上虛皇大道
王君上清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君授寳同飛霄
絕玄金章及賜太極隱書明寳珠絳和雲芝又登
閬風之野玄圃之宮中皇玉帝授解形遁變流景
玉經乃越欝絕濟弱河西詣龜臺謁九靈太眞上
清夫人授生華寳雁璀瓊文琅書靈墉上籙七晨
素經浮汗漫之河登白空虞山太素三元上道君

使繡衣命者西林藻授金眞玉光流金火鈴豁落
十元八景飛靈又使清眞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王
華使飛姬齋神策玉璽授君以爲太素清虛眞人
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
南嶽夫人魏華存幼而好道清齋三月忽有太極
眞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
神王景林眞人小有仙女清虛眞人王褒來降褒
曰聞子密緯眞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

君勅我授子神眞之道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
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寳文八素隱書大洞
眞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眞虎文高
仙羽玄第經凡三十一卷景林授夫人黃庭內景
經太極眞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青
童命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鐘暘谷神王命
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唳之簫清虛眞人命飛玄
玉女鮮于虛撫九合玉節太極眞人發排空之歌

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豕駕飈之詞嗟乎靈眞秘記非下土所聞諸眞所以不惜流傳人間世者政以聳勸朝菌之徒澄心去垢出離生死耳柰何世之盲愚業深障重終迷而不悟也悲夫

郁氏女

滇滓子爲青浦令好道邑距　曇師所居百里而近心向慕焉日夜望師下筏登堂視事退食燕坐無間也凝神逾年果蒙師引度偶有人來言邑中郁氏女得道蓋自爲女子時與其嫂登場望忽見女眞冉冉從空中降獨是女見之嫂與俱不見也自後鍾離公復數來始而引之遊地府數日後遊天界又數日語所謂經歷境象甚悉遂能辟穀出神後嫁張氏子不肯成婚而獨處一室師眞時時往來多神異事滇滓子令召女諸祖張某來見語悉與所聞合且云明府請郡舟過小人鄉如欲見之當令女來謁舟次滇滓子謝不可而部中士彭汝讓徐益孫郁承彬皆聰明好三氏學滇滓子遣三生往探之以香鑪一枚佛經一卷爲贈而槭以四語曰佛有三乘姑修何乘仙有五品姑修何品三子既見回報滇滓子曰女大不凡村氓女那得

白石相如大士手如兜羅綿出入變幻絕似有神通者出神久之還曰適從天門見放仙榜明府及其夫人名皆在濵滓子心始疑焉後張某從濵滓子求一美差濵滓子愈疑不與遂絕不爲通比濵滓子遷去問人云女已成婚不復以此爲事或云有物馮之或云其家僞爲之耳嗚呼漢武帝好神仙海上燕齊迂怪之士爭扼腕言有神仙文成五利聯袂接軫余讀唐小說呂用之輩誑惑高駢至

死不悟使濵滓子信好之過不暇深察其爲蠱政黠官寧有極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垂戒來者夫小人餙詐何所不至

重修冲虛觀募緣疏

竊惟大道以虛無爲宗蛻情塵而不染至眞以澄湛爲本歷壞刦而常存生成天地萬化不出其包籠樞紐陰陽羣有咸歸其陶鑄摠眞宮而無上至尊號曰三清握玅氣以極玄淨體永超五濁寶珠懸于元始巍巍萬古之眞王黍米現於浮黎赫赫千靈之教主太上誕育于元君益章玄德柱下留經于關尹大振宗風體清淨而去穢則飈輪羽駕

翺翔于太清祟嗜慾而喪眞則腐肉行尸沉淪于冥漠蒙當檢雲編霞笈則玄聖眞君羨仙籍之濟濟閱露薤霜根則王侯將相傷丘墓之纍纍故天上有檢察之吏升沉本之貞邪地下有司過之神修短因乎善惡迷人甘心淪墜而罔知哲士所以勤修而不懈也四明冲虛觀者迎東華之眞氣鼎建玄宮拱暘谷之神王闢茲仙館碧殿干霄瑞氣高籠帝座珊窓映日卿雲長護丹臺玉管金笙五

夜散靈音之縹緲龍旗鳳蓋九天下導從之紛紜是誠玄都最勝眞境無雙者矣乃邇者歷年滋久大教陵遲殿宇傾頹門垣倒塌紫府凄凉令威所以有華表之歎黃冠零落方平因而興滄桑之嗟鬱蕭彌羅之上玉樓金闕雖無藉下土之行宮而神州大地之中廢殿荒臺何以起凡夫之奉道善士覩勝蹟而發願欲肩大事因緣冥官假奇夢以示靈力賛玄門功德于是李生德豐首捐貲産建

議重修願事大工繁匪一人之獨任善緣勝事勸多士之同心富貴者宿本上根願益圓乎善果貧賤者多愆少行須急種乎福田隨緣而布施大海不却細流量力而助工太倉何辭稊米善登白籍永免千災名注丹臺立超三界隆不勝虔懇祝願之至謹疏

通玄觀重修三清殿募緣疏

伏以大道虛無幹延康之始劫至眞玄妙超龍漢之初年懸寶珠於當空晃朗而照八極結祖氣于太乙輪囷而造群生爲聖境爲眞境爲仙境並稱宸御之尊曰玉清曰上清曰太清各主神霄之教巍巍寶座盡萬天悉統于宗蕩蕩鴻名總千靈咸隸其籍混成有物立泰元神媼之先坱圠無垠在鬱蕭彌羅之上黃金爲殿白玉爲宮非玉非金苑

棟梁而九霞縹緲丹鳳爲車蒼龍爲御如龍如鳳承輦轂而元氣氤氳臨御而眞官擁扈雖眞官罕睹金容出入則神吏前驅在神吏止聞聖號是益析之則名有三清總之則尊無二上者矣虎林通玄觀之有三清殿也枕吳山之遂麓據神理之奧區仙芝靈藥地脈通乎三茆紺殿璚宮香火崇乎列聖江湖襟帶堂開白練之光日月吐吞亭借翠微之色累級層階曉出䆫中雲霧巍梁高棟夜窺

欄際星河睒座而竹樹蕭蕭景堪圖畫入耳而松風
颯颯韻比笙簧玄都城市清磬朝昏而發上方仙
府人寰紅塵咫尺而隔下界是以丹竈猶存每栖
羽客靈壇無恙時致飛仙茆君之鶴駕曾停鍇眞
人因而得道太霄之琅書累披郁法師習以昇眞
往牒可徵前聞不謬顧百代之玄風于今未艾而
三清之寶殿歷歲頗深若不及時修葺竊恐漸致
傾頹羽流沈君張君等身既隸于玄門心切欲力

興乎大教將稍修乎聖殿不得不廣募乎人緣而
小子隆以穢濁而慕清虛懼沉淪而希沖舉欽天
無倦奉道有年嘗策杖而徜靖廬每登殿而拜聖
像故俗題數語敬告諸君伏惟除慳去悋破彼凡
情悔罪謝愆修茲天福至心而喜捨量力以助緣
三千八百亦功行之一端七御九宸[illegible]而臨
汝謹疏

鴻苞　卷之三十五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琇聘之校

眞妄雙遣

楞嚴經云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
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
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又云根塵同源縛脫無

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
無性同於交蘆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
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溫陵釋云此總示妄結依根塵識起但妄識不立
則妄結自解是爲解結眞要所以學道務去情識
也經又云眞性有爲空緣生故如幻無爲無起滅
不實如空華言妄顯諸眞妄眞同二妄猶非眞非
眞云何見所見中間無實性是故若交蘆溫陵釋

云妄法既無眞亦不立若言妄顯眞眞還同妄矣
典曰前長行但破於妄今復恐捨妄取眞故重遣
之經又云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
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
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卽狂勞顛
倒華相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
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夫眞性無相有相卽妄眞性
無知見有知見卽妄眞性無爲有爲卽妄相也知

見也爲也均一妄也執而着之爲縛悟而空之爲
解縛者卽縛其所解解者卽解其所縛縛卽爲識
爲起滅輪廻解卽爲智爲無上菩提在一轉耳何
謂識多聞妄作浮游散亂逐念遷流是也是去來
生死種子何謂智正見正解圓通澄湛眞常普照
是也是如來涅槃正覺古人云善學道者轉識爲
智是也

無欲

海上一將門子年少貌偉精騎射而以他罪廢職
中丞王公謂之曰汝將種氣貌如此似可用何爲
置在閒局明發枝射命中者必用汝明日射連發
不中人咸惜之曰命也余讀路史夏王命羿射于
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削十
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發不中王謂傅彌
仁曰羿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故對曰若羿者

喜懼之爲災而萬金之爲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
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媿于羿矣王曰善吾乃
今知無欲之道矣有萬金之利蠱其前十邑之患
懼其後雖以羿之神射頓失其神況他人哉將門
之子之發而不中亦以是也智如巫臣夏姬之惑
破家亡族識如崔浩國書之禍股栗聲嘶至人足
垂二分揮斥八極而神色不變無欲故也

靈光

多記多言耗損神智不能了道是矣然陶通明傳學強識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其言曰寧爲才鬼毋爲頑仙故無學不究無物不解莊子南華洸洋閎肆辯倒江海簸弄入極能仁氏經典若楞嚴維摩精理持論籠罩萬象無論見解即文義雄暢有非後世辭藻之士可闚其萬一而悟性了道彼皆無礙何也夫超三界證大道不外此心之靈光而已修其真我養其靈光一旦證悟靈光所包何所不具靈光所發何所不周雖氣塞宇宙辯倒江海搡虛空爲粉碎挫大地爲微塵不過妙明中光芒發洩之最小者出而不耗動而不撓瞥而收之真我無恙此在大聖靈人則可不悟心地之人以強記爲博洽以辯說爲雄快以見解爲慧性祗有耗損而已

有無

人之戀外物者皆起于有之也從有生戀從戀生喜從喜生悲今夫浮雲之來不喜去不悲者無之也萬物浮雲然則心空而性見矣或曰萬物惡乎無曰公何以有之無常瞥三七尺非公有也即今日亦非公有也或曰無常既至身非我有則聞命矣今日非吾有何居曰公今日有之何以無常也

空不空

學道去斷常二見日逐無明作凡夫想常見也是生死輪回種子不去此見何由得超脫若惡凡塵力屏一切而使心如死灰是斷見也滯寂沉空亦無是處道經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動心既滅心何不空照心不滅心又何空空而不空道將來含古人云眞空妙有夫空而曰眞空非頑也有而曰妙有非實也

澄朗

吠光氏舟行淸溪見溪流澄朗上鏡毛髮下數游鱗一苔一石纖悉莫遁歎曰人心如溪流澄澈明朗無邪穢無隱伏人人見之豈非至人之心乎溪流有穢溪流不能爲之隱人心卽不能無少穢而明白洞達不爲匿藏亦何異溪流亦何害其爲至人之心哉一人忽進曰某言入于耳卽出于口有如含穢不吐不已此亦豈非同于至人之心乎曰此淺也非澈也汝口無藏語安知心無匿情至人表裏洞然至或妙理難言或機事宜寄卽不洩亦不害其爲澄朗也

心境

凡人除境不除心至人除心不除境身屏塊獨而識馳喧囂形閟一室而心役萬慮卽深山市廛爾此中虛空須洞不着一物則雖萬境在目總之泡影空花風雨晦冥雷電交作揚沙走石六合如鶩霎焉雲收電止太空虛朗自若一物不礙人心誠如太空何事不可爲何境不可涉哉故瞋人不可瞋不瞋之人可以瞋喜人不可喜不喜之人可以喜

消搖

高人名士往往以山川花木圖書古玩游神寄興託爲清高心苟超之則山川花木圖書古玩皆適也如其不超悉障也匈懷瀟灑遇物成趣偶然會心何所不適卽如登臨佳山水心神故自曠怡雖在湫隘囂陋之鄉匈中之佳山水亦無恙若中無自得而待外物以取適物在暫適物過轉悲何名消搖

知足

慾海無涯不有以節之何所底止家絫鉅萬擊鍾而食恨不掛一命之榮策名通籍身在朝列恨不登三事之貴拜相封侯大權在手恨不篆九錫之命黄屋左纛富有四海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欷歔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亦何饜之有故苟知足則任眞推分隨地皆可安閒苟不知足則過想妄求一生無非火宅榮啓期林類之徒帶索拾穗樂而行歌卓哉至人之識與天爲徒者邪

却見

康伯子通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月如愚潘洞見子鍾離子子鍾離子示以物而不能名子鍾離子曰大矣哉却見者也開之曰君典精神掩暎千古何故早世夫精神掩暎千古是乃君典之所以早世也

心神

溟涬子偶發一妄念顧私度如得罪神理何郎覺頂上有聲如霹靂遍體驚汗凛凛妄心旋失矣神明之速于桴鼓如此哉抑溟涬子之心神爲之也

形神

舟以載人亦以覆人人不得舟則水行必溺及岸則舟無所用形以棲神亦以礙神神不得形則靈光無托。神完則形無所用。

有我則形與神離離則礙礙所以凡無我則形與神合合則忘忘所以聖

鉛與金鎔則鉛亦金矣形與神鎔則形亦神矣飛昇之僊因身俱上夫清虛之表豈渣滓之形可居哉形神俱妙無復渣滓故也

形者色身也神者法身也形神俱妙則色身亦是法身獨完元神則法身全而色身可捨色身亦是法身者沖舉之僊是也法身全而色身可捨者涅槃之佛是也

虛無結爲形骸譬如水凝爲氷形體煉還虛無譬如氷銷爲水

心境

余每覩歌舞遊聲色覺此中前後漸異初時過輒喜過輒思久之過輒喜過則不思又久之過亦不喜亦不避如白雲丹霞然來固欣然去亦何戀馮京閉目不觀只爲此中打疊不淨故云聖人除心不除境。凡人除境不除心。

性物

人之好美器者見金玉而好見木石而好見彝鼎而好見圖畫而好人之好美色者見豐豔而好見纖妍而好見粧整而好見妖輕而好故見性者性定則一見物者逐物則遷定性則齊物逐物則亂性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圖書古玩之好聰明文士競趨之謂之賞鑒家今時獨吳中此風爲最盛最賢達者不免自少壯至老死終身沒溺於其中若飢食渴飲有不知此好者衆咸目以爲俗胡其大昧也夫瓦石可用何必金玉麤器可用何必精好時物可用何必三代以此取閒祇以增冗以此怡情祇以喪心即令積若丘陵。一朝蓋棺。此物不隨也。僮奴竊去子孫散擲一生心力蕩爲冷煙如其不然後人克肯世守勿失終將安歸胡其大昧也余生平絕無此好偶有所得應手失去得不問其所從來失不問其所從

往太空浮雲巳爾友人嘗爲余假某物余命之曰吾今日有吾六尺耳

清靜

凡人之一見而跳勃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溫潛簡重手采不露者必有道之士也譚景昇化書曰有保一器畢生無墊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雖然亦有火終日躁動而無我石沉重而頑枯者是得之北壯驪黃之外

識勝

有道之士齊貴賤輕利害了生死自其餘事乃古今稱俠烈者亦往往能之何以故虞卿棄相印以急故人侯嬴刎頸以送公子聶政決目於嚴仲豫讓吞炭於智伯田光伏劍於太子荆卿碎首於秦庭魯朱胥險於季布貫高畢命於趙王孔融破家於張儉押衙劾死於仙客彼皆一俠士之雄耳未嘗事學問聞大道而於死生利害得喪之際了然無疑兀然不動良以天植其性也烏不染而黑鵠不洗而白金石之爲剛也薑桂之爲辛也皆性也天性用事徒激於一時之意氣故未必當理使其得聞大道其所成就當何如哉聖賢取人務得中和粹美士如其不然與其得遝與闒茸者流寧得峭勁決烈者耳釋迦棄王位如浮塵宮嬪如臭穢淨飯留之而不能耶須牽之而不動二祖斷臂長春折足非天下之大勇能然乎以斬蛇逐鹿之雄

遇戚姬則餒拔山扛鼎之夫當虞姬則沮安所稱壯夫烈士哉學道者稟氣苟弱可以識勝

學道貴剛乎老子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又何說也吾所謂剛以任道也老氏所謂剛以凌物也吾所謂柔喪氣也老氏所謂柔葆和也剛以任道可有也剛以凌物不可有也柔而喪氣可無也柔而葆和不可無也

去智

夫丈夫之不如兒子也繁華之不如蓓蕾也飛禽之不如鷇雛也貴純氣之守也故曰穆忞隱閔純德獨存湫漻寂寞爲天下梟是故雲不族而雨草木不黃而落軒轅氏之尚智也遊於華胥登於化日軒轅氏之去智也嗟乎今之民也桔槔盈世矣如西日東流不可返矣

悟入

大之道散而爲日月星辰雨風露雷雲霞霜雪日月以爲天星辰以爲天雨風露雷以爲天雲霞霜雪以爲天而不知天之大不盡於此也地之道散而爲山川土石草木禽獸山川以爲地土石以爲地草木禽獸以爲地而不知地之大不盡於此也海之道散而爲江淮河漢陂塘洲渚江淮以爲海河漢以爲海陂塘洲渚以爲海而不知海之大不盡於此矣世尊之道廣大無涯而諸大菩薩及諸無陋大阿羅漢生我法中各以所見發心悟入三摩地如憍陳那五比丘以音聲優波尼沙陀以色因香嚴童子以香嚴藥王藥上二法王子以味因跋陀婆羅以觸因摩訶迦葉以法因阿那律陀以旋見循元周利槃特迦以反息循空憍梵鉢提以還見旋知畢陵伽婆蹉以純覺遺身須菩提以旋法歸無舍利佛以光極知見普賢菩薩以分別自

在孫陀羅難陀以明圓滅漏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以銷滅諸漏優波離以身心通利大目犍連以久成清瑩烏芻瑟摩以諦觀身心煖觸持地菩薩以塵銷智圓月光童子以修習水觀琉璃光法王子以觀察風力虚空藏菩薩以觀察虚空彌勒菩薩以識心圓明大勢至法王子以攝六根淨念觀世音菩薩以耳根圓照三昧斯二十五圓通悟處入處不同如此其於得道證聖一也學佛者所患不悟如其悟何途不入乎

見性

人之靈光聚則靈散則暗常人試静察焉少時一心内守神氣稍清從此修持豈不瑩徹柰何未幾而萬緣紛擾衆慾交攻矣喜怒哀樂酒色財氣功名富貴是非人我詩文交游入據方寸清者濁明者昏此心浮游四馳而無由見性矣法華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可謂提醒痛切矣

士大夫除富貴聲利而外最清者莫如讀書爲詩文而亦不免損心障性何也善讀書者窮源尋委以開發性靈不善讀書者闘奇務多而反耗昏心地研窮千古汎濫百家搜剔奇文雕繪綺語沂流忘源務華絶根只在出魚蠻惋上鑽求而全不向心性中理會譬如人久遊涉他鄉山水忘却本地風光散亂昏沉職此之故矣學道而不照管性靈豈惟諸子百家即聖經二藏皆障也

物性

廣桑子爲人疎而忘機直而好而折人過疎而忘機故不防物直而好而折人過故多招尤洞微生謂廣桑子曰直弦曲鉤古人所悲子以疎直困躬矣盍改玉乎廣桑子曰桂辛蘭香蔗甘蓼苦物之性也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以寒暑燥濕而變其聲哉洞微生曰雖然金以鍛精劍以磨銛馬以調良虎以養馴疇謂性不可改乎廣桑子避席曰敬受教

氣禁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南華經云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所天也故玄龜食蟒黃腰服虎飛鼠斷猿狼犼嚙鶴以小服大皆制以氣也何況至人知行氣之法以氣禁物者乎善行氣者能禳天災禁鬼神禁虎豹蛇虺悉令伏不能起以氣禁金瘡血即登止以氣禁白刃蹈之不傷刺之不入左慈趙明以氣禁水水爲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氣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氣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摝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此皆出抱朴子又曰欲求神仙在於寶精行氣欲行氣而不寶精則氣洩而不可行也行氣大要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

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自𦦨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氣當以生氣之時勿以死氣之時故曰仙人服六氣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氣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氣死氣之時行氣無益也行氣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氣強難閉也又當禁忿怒

妄離

大地山河妄結也人物花草妄形也喜怒哀樂妄情也生死聚散妄緣也一切逐物而起亦逐妄而滅故墮劫化人離妄故超劫世法小人妄中之惡君子妄中之善皆不離妄離妄其維修空乎空而不空無妄無離

頓漸

大悟大徹則頓門是若未也隨緣挨捱以漸而除力制强排爲病滋重夫頓必由漸乎朱儒論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一旦豁然貫通頓也真積力久漸乃頓也至人上智頓悟大法歷世恭修多生解悟至於今世而言下立了是亦有漸矣迷人謂道由頓悟匪從漸門苟不能頓遂付無可奈何亦大誤矣

觀空

心不可有物有物則牽牽則爲翳人耽博弈則所見無非博弈好淫巧器玩則所見無非淫巧器玩者結想千里遠不可致之物或有恍惚而至前者思所見邪色狐魅因而乘之呂蒙好易夢寐囈語見伏羲周孔此雖正念猶屬顛倒澄心定慮一念不起一物不著湛然觀空虛室生白靜中久之當有光景猶不可認著著之即墮邪道

修空

薛文清曰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太極乎又曰太極一圈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余謂儒者無物以其涉世尚涉於有佛氏出世乃極虛無故能超然立於天地萬物之外天地萬物從有而起從有而滅理乘虛空故亦無起亦無滅儒與佛皆修空惟佛空得盡

虛無

王衍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自臺郎以下皆雅尚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識者知其必亂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當時俗尚如此神州陸沉議者皆歸咎諸賢祖尚老莊虛無嗟乎何其謬也虛無大道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以無着為真常以有事為應迹常動常靜謂之攖寧詎有身當事任不順應善理而一於擺棄以為高耶即如老子遠涉流沙莊生曳尾塗中然後可以蟬蛻世務不以一切嬰心業在事任必留神擘畫意氣整暇乃不失消搖萬機嗓廢將為世道憂神明必亂以此求清虛不亦遠乎老莊之道寧當如是因噎廢食大道將為天下裂知道者辨之

空實

人心惟無一物者乃能應萬物無一事者乃能理萬事今夫日其光能遍大地山河而其中不容泥沙金屑故能無者能有能空者能實能寂者能感能靜者能動日著纖塵則咫尺不辯無物而後能照物也

不著

釋氏云衆善奉行諸惡莫作又曰不思善不思惡何也衆善奉行諸惡莫作修其行也不思善不思惡去其心也有其行積功德也無其心絕攀緣也心如虛空豈容有一物障礙風雷雲霧雖往來於虛空而虛空無恙以不著故諸惡衆善雖往來於心靈而心靈無恙亦以不著故不思善而行善不著於善也不思惡而戒惡不著於惡也不思善惡則無善可行無惡可戒也一思善惡則惡固吾累善亦吾障也

叅破

如來云若説是事諸天及人盡皆驚疑道德云下士聞道大笑之驚疑也大笑也何爲者哉於此叅破了道何疑不然口吐蓮花無益也

性命

葆性靈而常存者靈鬼是也固命蒂而不死者深山野人及龜鶴麋鹿是也單葆性靈者雖神通倏忽而苦于無所依憑未免投胎而奪舍單固命蒂者雖永壽長年而患于愚蠢不慧未免苟活而偷生均不可謂之了生死也是故性命雙修謂之眞人至若如來大悟性宗則雖不言命而命在其中萬劫不壞較之眞仙又有加焉故清靈善爽屋壞移居紫陽但以目四果之徒而不敢及如來上乘也

窮理

嗟乎今人寵心戾氣平居傲睨天地狎侮神明詆訶仙佛嘲笑清修岸然高視議論蜂起一旦疾痛臨身呻吟苦楚貪生怖死籲神明修齋醮無不爲已其始之高岸敢于毁仙謗佛謂無神明者亦何嘗有定見定力哉世人作過種種取快目前報應付之茫然神理日爲烏有及命盡業隨運去報至欲追悔而無及告世人而無從亦良可哀矣周文裹有一故人周老儒客死京師魂氣馮人遍會縉紳故舊賦詩如流言事悉驗謂文裹曰吾平生不信鬼誰知鬼到我文裹視爲人言此事惜乎當時諸公不能細問幽冥之事也嗟乎世人誰不爲周老儒哉身有形而必壞神無形而不滅此必然之理而儒者不能窮何名窮理哉世亦有詆篾仙佛神明至死不變者强直之氣似差勝他人然到頭無益祗飲恨下泉而人無由知矣

儒者亦有不信仙佛鬼神而顧名畏義砥行修身不作罪孽者特其見有不及耳神明未必深罪之也惟不信而敢於爲惡此則罪在不赦矣亦有自知罪惡深重畏惡神理而漫云無有者此則冒雨疾行閧雷掩耳愚亦甚哉則胡不急懺而速改也

鴻苞　卷之三十五　窮理

眞我

人之所以不得道者皆我之一字失也。人之所以爲惡者皆起于有我也。百年之中偶寓形爲人大海聚沫耳人苦不達便執此假合之形認以爲是我。我耳我目我手我足我口我腹我田我屋我衣我粟我金我玉我官我祿我奴我僕我得我失我利我害我榮我辱我是我非我毀我譽。於是乎計較生焉。疾妒興焉。爭奪起焉。貪吝行焉。形骸隔礙私妄深錮去大道之公日遠矣。殊不知百年之前何者爲我。百年之後何者爲我。聚沫之散曾不一瞬譬如人寄宿郵傳便認以爲自家室廬不亦大惑乎一旦形神離散身不能晒此身而外又孰爲我有然則此身非我此身而外又豈我乎吾有眞我一點靈光是也假我有壞眞我不壞靈光凝于形骸愈凝愈障無處尋覓假我銷融眞我自現。人之形骸有知覺者靈光知覺也人之形骸能運

動者靈光運動也人之形骸得住者靈光潤身也人死靈光散去形骸雖存無復知覺無復運動不須臾而散壞也由此觀之形骸爲我乎靈光爲我乎。仙佛修煉性靈大悟大徹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超世歷劫眞我長存。孔子之河目海口如仰如俯自肩以下不及禹三寸者今安在乎而說者謂孔子至今不死其所不死者何物。世人不求之眞我而沾沾焉執取假我認泡沫之影爲金石之交嗚呼夢也久矣

真心

夫修真之士所作靜功檢點覺照運用抽添皆本於心神乃云不得有心何也蓋人二六時中馳逐塵緣千思萬慮謂之識神此乃是生死輪廻種子將此思慮識神爲聖功作用認賊爲子何由得見本來祇益迷倒而已所以須掃空萬念大定大忘妄識既遣真心乃凝然後以此箇真心輕移默舉漸合至真故曰無心心裏施功又曰心入虛無行

火候

純心

上士修心中士修行下士修名修名者行未必善修行者心未必純身有善行不如心無惡念

降心

學道者凡庸之人不難於灰心而難於絶慾英傑之人不難於絶慾而難於灰心子房散千金募壯士椎秦皇博浪沙中從漢高於龍爭虎鬬之塲鴻門一謝意氣千古忽而回頭謝人間事却萬戶封飄然追赤松而去圖南有志經營天下一見藝祖知天命有屬遂寂莫枯稿於華山此二公者其氣何盛其心何易灰也此其所以爲大英雄終以了道者與一衲道人芥視萬物身外蕭然乃每在潇圃感慨世事雄心忽起按抑不住愧古人多矣學道先于降心旨哉

調心

廣桑子一日早起謂婦曰余今者調心心不動矣婦不荅頃之廣桑子冠冠差小以爲嫌婦笑曰君適言調心不動今嫌冠小者非君之心也邪廣桑子瞿然歎伏一冠且動其心譚何容易婦未聞道其言若此是禪機也豈具往因者乎

調心有三難

廣桑子曰、調心有三難。去熟難、治細難、除根難。何謂去熟難。廣桑子少好友、念至即友。少好詩若文、念至即詩若文。從少故熟。熟故難去也。故學道者熟處令生、生處令熟。以此哉。何謂治細難。廣桑子治嗔三年。其先治嗔、嗔過而後覺。覺而悔之。悔之復嗔也。其後嗔半而覺。覺未已、其後甫動輒覺。覺輒殺焉。而其後乃漸輕。即有大可嗔者、不復動念。

然或遭細微之事、忽動于聲色。夫有怨親以平等之法付之。有大利害以天命付之。有大戮辱以忍付之。故可不動。細微之事何反動焉。雖倏過不留亦云動矣。豈非以愈細者愈難治哉。何謂除根難。以石壓草、去石復生。根在故也。廣桑子初學道、于曇師驟而勇猛。慾念不起者逾年。遂自謂離慾矣。偶見一姣童而心悅之。然後乃覺此根尚在。向之不生、石壓之也。根苟在也、即終身不見、終身不動。

猶爲頑空。猶屬斷見。難矣哉。

心悟轉法華

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心迷妄緣則心不能超於萬物之上而萬物得以役吾之心是萬物轉也心悟眞性則萬物不得以障吾心而吾心常超乎萬物是轉萬物也趙州和尚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即此意也

養神

夫使耳聽目視手持足行者神也使形輕骨蛻凌空躡虛者神也通天地斥八極馭日月鞭風霆蹈水火開金石者神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香火如來者盡三界俎豆宣尼者遍九州關雲長之義烈也感婦竪司馬君實之誠格也動華夷此豈有智數勢力奔走驅使乎其間哉一神爲之潛通默運也英雄巨人欲經略世務整頓乾坤盍亦養其神乎虞舜所至成都成市周王發兵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郭子儀單騎見虜虜人悉下馬羅拜非神莫辦此矣英雄巨人身肩天下之任先去聲利次去身家次去性命方寸之所激切日夜之所經營一惟以結納豪傑救濟黔首盡忠國家爲事不知其他若雞抱卵若鷺守魚若豹隱霧若犀望月精神意氣與四海流浹手足指臂萬夫奔走蹌跟而莫知其所以然如是何事不集何

功不成矣若欲以智籠人則知於我者勝以勇降
人則勇於我者勝我一人之識見手足所運動能
幾何夫古英雄之成大事在計畫靈變筭無遺策
衆事萬全物莫能難卽如精誠醇白方寸恪然而
智術迂疎闇於機事能無敗乎夫智術迂疎闇於
機事者此庸人昏於利慾中多疵纇而然焉有號
爲英雄顧神養氣而暗昧謬昏者乎孔明高臥隆
中講寧靜澹泊之學固已培其神識養其靈機及

出爲劉氏馳驅其神筭雄略所向無前而其心逾
以冲寂一則曰謹慎二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此心體之所以無累而靈明之所以盎充當時智
謀筭畫之士誰復能出其範圍乎曹操天姿奸狡
詭譎權變大道不聞忠慤盡喪惟知賊害險殺籠
駕一世以取利慾宜淫侈雖極機械變詐如鬼如
蜮彼其時所籠駕者悉庸流衆人耳英雄巨人若
孔明彼豈得而駕馭蹂躪之哉操方自謂智數權

變天下無能當者而或値窮促智勇俱困狼狽危
皇瀕於死亡者亦不知其幾矣惟天命在操卒倖
而獲濟豈謂其智術萬全能推倒一世而自立於
必不敗之地哉當三國時田豐審配陳宫之智非
不深長而並困於數飄忽起伏之雄蜂涌飈鶩卒
以夷滅者不可勝計而獨一玄德屢蹶屢奮終濟
大業豈曰玄德之智計足以勝人哉生平之忠誠
信義寬仁大度爲四海所素歸也忠誠格天則神

鬼聽命忠誠感人則智勇奔走是英雄集大事成
大功之要領也豈世之庸流宵人所能及此哉然
是神也非臨時可以卒辦在平居之培養有素也
父母妻子之間飲食起居之際暗室屋漏之地嬉
戲顰笑之微皆不可不慎也孔子曰内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神定則
氣充氣充則神益王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胥
是物也士大夫欲養吾神氣寡慾二字盡之矣夫

慾者豈特飲食男女哉凡人情感于外而動于中一有所貪戀一有所住着即細微絲髮皆慾也慾心一萌則精氣洩耗而方寸靈明之地已障蔽而不徹擾動而不寧古云利令智昏此之謂也有道之士智以養恬恬以養智氣充神王何事不了出可以擔當世道拯物匡時入可以了道歸真離塵度世士何可以不聞道哉噫三代而下振世英雄知此者鮮矣

以神馭氣

人內媿則汗出心悲則淚下憂則氣青怒則面赤通乎此則可知以神馭氣之道矣西昇經云神能飛形此之謂也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了義

天下之物無有不無無無不有物虛則生何無不有物過則寂何有不無無而之有如水之凝爲冰有而之無如冰之銷爲水無而不無奚以言無有而不有奚以言有故先儒謂大易不言有無有無諸子之陋管商申韓䟦而求諸有者也釋老莊列窅而求諸無者也天下之患何者不從有起大地山河從有而凝胎卵濕化從有而結喜怒哀樂從有而萌是非利害從有而起貪惔執著從有而生爭鬭角逐從有而盛煩惱焦勞從有而煎憍盈忮惧從有而縛所謂火宅也則不得不以無救之以無救有如以清涼水止炎囂罔不灑然佛經云一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復如電應作如是觀張處度曰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皆明無也悟無則有遣有遣則累釋高人淸士所以醉心焉必也有無盡泯能所雙忘澄湛圓通斯爲了義

公虛

夫水之受刃也刃過而水不傷水虛也聲之度垣也垣實而聲不礙聲虛也日之照也玉皆糞壤無擇也日公也雪之墜也裀褥溷厠無擇也雪公也人礙形骸則實實故痛癢必知執形骸則私私故分別太晰必也捨形骸以養其公忘形骸以養其虛既公且虛大道來集公虛以遊世譬如浮雲之遊太空世之所不能難也

忘覓

師子尊者問於鶴勒那尊者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師子聞是言已即入佛慧夫至道要妙斷非心思意想強求力索之所能得也所謂有心妄心也所謂有用妄用也無心無用除妄也妄除斯與道冥也無心無用非同木石猶狗也無心而存心無用而用起是爲真心是爲妙用也修玄之學以忘爲本以覺照爲用張平叔云忘裏覓覓裏忘是無心之心無用之用也

玄覽

夫心無事者可以應事其中常在萬物之上者乃可以爲萬物下惟出世者乃能涉世提挈陰陽整頓乾坤經營王霸鼓鑄人物掀揭二儀照耀萬禩事業至鴻鉅矣若以性靈觀之太清浮雲也大英雄人超然玄覽亭亭霞表平居常有凌虛度世之心不以塵緣俗務爲纓紼强而後起迫而後應天地萬物臨於吾身乃出吾身爲之馳驅臨身即做

脱手即空外不束縛内不黏帶然後其中常玲瓏虛湛以吾閒暇之氣酬應勵勤膠膠秉玄德握靈樞而天下之事從容就理一朝塵境去我而靈臺泊如無事譬如雲霾蔽天風雷破山了不碍虛空之體暫然而過太清無恙其斯爲至人襲氣母而伴造化者乎後世人物卑卑方其貧賤時不堪悲凉坎壈日夜望富貴到手以信其眉頭外耀里閈内誇妻孥其建立庸陋無足觀宜矣間有志向差高欲挺身爲天下建一功立一節者而中乏超然之度境未臨前先取天下之事物而黏之胸中及其到手遂入在葛藤窠臼身墮苦海而尚欲爲苦海下筏昏沉瞀亂其何能濟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禹亦曰吾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蝘蜓大英雄人立於萬物之上而後能理萬物者如此後世張子房李長源二公庶幾近之其它名臣將相見此趣者少矣晉

謝安最號風流脱洒然觀其養望東山時妻以富貴爲言安捉鼻曰但恐其不免耳以此觀安身臥名山心懸好爵如鵜鶘之望魚獵人之守兔也烏能超然哉

疑參

學道要悟悟在參參在能起疑情古德云參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然此疑情只爲曠劫生死未明展轉流浪生旣不知來處死又不知去處此豈不是眞切起疑情處乎切切於生死事上疑着疑之不巳自然情念消心路絕知解泯能所忘不覺不知忽然明得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圓陀陀赤洒洒明晃晃大日輪照破萬暗無一暗不明金剛力斬斷千絲無一絲不斷直超三界獨立萬刧永永不生永永不死名爲了事丈夫設或久參而不獲悟只莫間以塵緣妄想只向生死機關上實疑實參但使眞參之心愈眞愈實久愈不退轉自然有個消息來也或曰學道忌情識種種起伏思量總謂之情識謂之流浪根因今曰疑曰參得非亦屬情識有違何思何慮之本體耶曰誤矣種種起伏爲塵緣起念妄心也故是流浪根因能疑能參爲大道起念照心也此乃菩提正覺古人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若不疑參剗心空寂與木石相似性靈豈有自明大道豈有自得之理哉

天如禪師云眞妄同源初無二體特因迷倒而有分別迷則依眞起妄如結水以成氷悟之返妄歸眞如消氷而爲水

去繫戀

晉王珣王珉捨宅爲寺唐賀之章捨宅爲千秋觀龎蘊沉家産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梵行裴休爲宰相而送子出家古佛往往棄國王之位而修無上之道匈中超然無所繫戀如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削閭閻以益第宅漁獵市利以增貲財爲錙銖之錢而破顔爭尺寸之土而連訟擁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目窮四部口吐蓮華何益哉吾鄉萬民望先生爲大都督督漕兩淮司國家權利最鉅而幅巾野服所居蕭然任滿東歸有四簏箱家人意其中必有所畜發之則乾菌荔奴之屬在焉後屏居虎林之西溪茅茨一椽僅盖風雨擁衲提鉢以遊民間人無識其爲故將軍者遇侮受辱恬然而去斯其於身家之念輕矣如是而學道庶乎襄陽居士非衣公之風哉故學道先須去繫戀

凝神

凝神于實久之則虛者實矣故太空可蹈也凝神于虛久之則實者虛矣故金石可游也

含光

人心之光彩外馳愈散則愈昏靈幾内含愈沉則愈朗故有奇言以驚世卓行以傾時精神掩暎籠罩而其中漆如智察萬里之外而幾昧寸睫之前有貌麗而氣愉行朴而言呐悶然嗒然世方以愚人相之而其中洞朗理無所不綜而真無所不悟譬如燃炬于空濶之處照不能丈尺移之蔀暗則一室皆明何况人心之靈光而藏之于内養之以昏久而瑩徹其爲精芒何限哉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處暗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此之謂也

形神

人之六尺能行萬里而不能蹈水跬步能登于仞而不能乘虛尺寸形骸閡之也出乎金石入乎重泉遊于太古翔于寥廓扶天地之闔辟日月之華則神也形合于神神合于虛所謂吾喪我也吾喪我復何閡哉

死心

余師金虛中先生遇衡岳王薛二真人授以玄關一竅大道臨別惟教以煉性死心先生來居虎林城中日雜處鬧市監衢花柳婬穢歷二歲餘心如死灰矣虞長孺邀與共飯適長孺隣家池決魚逸長孺惋惜問之至再先生曰何關汝事汝之心活如此奈何入道長孺弟僧孺津津譚詩先生曰學道須學癡學呆學拙混沌鴻濛乃與眞合子津津

譚詩是賣聰明釣聲譽也去道遠矣雲間袁長史訪先生先生曰公心如劣馬何以譚道爲長孺曾孺勤心苦行向道不爲不精專矣袁長史落落穆穆老而忘機猶皆以心活見訶何況他人哉司馬子微坐忘銘云心死然後神活魄滅然後寬昌古至人識之矣是誠吾黨對病之藥余拜而佩之終身

精專

學道之人精專且久無有不成者虫之呪子蟬之蛻殼精也犀之孕月蚌之胎珠專也繩之鋸木水之穿石久也精專且久凡物亦有成者鶴鹿之長年是也外道亦有成者釋氏所謂外道仙人之神足是也精魅亦有成者猿狐山鬼之通靈是也然鶴鹿雖壽人得而殺之不通性靈愚故也外道雖神慾得而嬈之不聞大道偏故也精魅雖靈至人

得而治之不行正道邪故也況聞大道行正事養性靈而精專且久何患不成哉雪山苦行始於淨居嵩嶺精修成於神姥不精不專不久侊倖而求速效非有志者也

提醒

人生一點靈光圓明閃爍照破十方譬如一顆明珠本體內外圓欒瑩徹無有纖毫滓垢只因墮在情塵中一向被喜怒哀樂酒色財氣是非人我富貴利名種種障蔽將這本來圓明閃爍底昏了日久障重愈障愈昏弄得黑漆漆相似然其本來圓明閃爍底何嘗減損了分毫只被情慾覆蓋一時不得透露譬如明珠被泥沙遮掩日夜增長堆積

此珠何由得發光彩然不過遮掩着乃其圓欒瑩徹本體自不曾虧損分毫一旦豁然覺悟將從前許多情慾障蔽倒掀撤過那本來圓明閃爍照破十方底依然顯露出來却與先前未曾受障蔽時相似譬如撥去泥沙明珠顯出還是舊時完完全全一顆物事只怕人昏迷終不回頭却不自知這種種是情慾是障我本來靈光底只管一向昏迷去情慾終身不去靈光終身不顯如人記不得我這顆明珠落在泥沙裏却也何由得出頭所以要人提醒

靈光本自圓明只被情慾障蔽障蔽一撤圓明自還所怕昏迷要在提醒然世間聰明人從遮里回頭覺悟底往往有之乃多有見得惺惺了情慾畢竟不去靈光畢竟不還何故以其一時戀着不能拋割也盖原來此箇靈光是多生以來交付我底此箇種種情慾諸緣也是多生以來與我作對底

染着得久心生愛戀一向迷而不悟者固無從覺便覺得此是障我靈光底死臭物事却還戀不能割譬如人從小與一班無賴賊子哄誘作伴去打刦鬬賭做喪身亡家底勾當一向迷而不悟忽然一日悟得這是一班歪人做喪身亡家事待要捨絕却只因從小與他們周旋得熟快活風流怎生割捨得下因循畱戀明知故犯此時則除是奮起大雄猛心一刀兩段便做得撒手自在底人

何以明諸般情慾是多生以前一向帶來底今夫嬰兒赤子天性純一未發無人教道却不知何由便曉瞋喜心生得失計較是非小物事喫底要底入手則喜笑不得則悲啼人稱賛它好便喜罵詆它不好便怒由此觀之這個諸緣却不是多生帶得來底所以一時難割多生帶來今生一刀兩段做箇無事撒手漢豈不快哉

覺悟

佛國淨土上帝玉清及仙都洞府皆離垢絶塵清虛自在純和鴻濛永斷一切苦惱一切塵勞此世界爲有形骸根塵情識結縛嗜欲黏帶貪瞋相競是非相軋人我相形利害相攻智紿愚衆暴寡強凌弱重重障礙世世沉淪所以禪家目之爲五濁惡世中間賢人秀民亦有菩薩仙真居之或憫衆生之迷陷而應身出家來作津梁或因微過而謫降而混俗了緣終返清淨顧念此衆生莫不有靈性莫不有善根惟一墮穢濁業識昏迷相引相牽入於苦海傭販者苦於惷愚而不學而聰明富貴之徒更易積過焉聰明而有爲惡之才何惡不至富貴而逞荒淫之欲何欲不宣世人之所謂幸君子之所謂大不幸也誠一覺悟刮垢湔非滌除玄覽五濁立超仙都淨土矣豈非天地間一撒手了事大丈夫哉

覺照

夫覺照者神聖之鏡也。萬物入心。一照即空。縈纏在前。一照即脫。煩惱乍起。一照即除。貪戀初生。一照即舍。垢穢始臨。一照即淨。烟焰方烈。一照即涼。慧從此生。病從此去。入道如箭矣。

覺照貴早

人生一喜心則神散。生一怒心則氣昏。是皆損其性靈。人以大地山河之故而橫生喜怒。吾猶以爲失輕重。何者。性靈至大。大地山河至小也。何況因一針一草而動心者乎。人於喜怒之後。徐而思之。某不足喜。某不足怒。了然明矣。當其喜怒卒臨。曾不能察。過而悔之。不亦晚乎。是故覺照之功貴早。

絮沾泥

語云英雄回首卽神仙古來抱瓌奇人雄心偉略其初亦常有志天下機緣不偶瞥焉掉頭一揑飛揚立返枯寂放而能收欛柄在我斯其所以為龍蠖大人哉人徒見灌壇避龍女素書起穀城南陽起臥龍三秦挾搦虱謂青雲之豪終薄層漢埋骨丘土閟影山阿此自枯槁相夫見一何拘攣乎安期生以長策干楚不合飄然投東海秦皇帝嘗招之長揖數語脫玉舄阜鄉亭而去東漢嚴光以足加帝腹止知故人不知天子亦無負狂奴本色然觀其譏切侯君房語曰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乃知子陵非碌碌隱者陶淵明生平漂志羲皇寄情麴糵頹然逸民之標及讀其荊軻篇沉激憤壯匈中片氣磊磊矣通明先生栖眞句曲樓居避喧有塵芥八荒之志乃承梁武顧問譚析國家大事至稱山中宰相陳希夷有志安天下見眞人受命中原有主墮驢一笑遂隱華山蛻骨雲臺登名仙府而梁胡陸法和泰山道士徐洪客咸抱英雄器略隨時卷舒矣余才中下無當於時然少年頗負意氣思以文章功業自顯嘗為小吏俠聲滿吳楚間中歲好道捨有歸空風波難之旋脫世罔薰爐茗盌兀乎枯禪矣而早時壯心鍛抹未盡每覽古人奇節瓌行不自知其意態之棹舉也暇中偶讀曹翰列傳至其詩云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為之慨然久之因蒐考古今英雄韻語以備覽觀纔一吾伊王處仲之唾壺何勝裂矣曹孟德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劉越石云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左太冲云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顏延年云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鸞羽有時鎩龍性誰能馴郭景純云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

知龜鶴年曹景宗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
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斛律金云勅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
羊張燕公云朝提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
郭元振云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
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李青蓮云明君
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弦醉金罍江
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

盡昨日破產今朝貧杜少陵云已喜皇威清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遂裹關山月萬國兵前草
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
鑑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
頓乾坤濟時了王右丞云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
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頭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
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

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高
常侍云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
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邯鄲城南遊俠子
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
不死岑嘉州云鳴笳疊鼓擁迴軍破虜平蕃昔未
聞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一持楞伽
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鍾草衣不針復不線兩耳
垂肩眉覆面李昂云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劒上

空流血劉長卿云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荅
君恩白舍人云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石聲龍門原
上土埋骨不埋名呂純陽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
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
書李昇云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纓重滯布衣輕誰
能世路趍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李鄴侯云不然
鳴珂遊帝都不然絕粒升天衢安能不仙復不貴
空作昂藏一丈夫李長吉云材官小臣公莫舞座

上眞人赤龍子芒碭雲瑞抱天廻咸陽王氣清如
水韓昌黎云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雕披馬前墮
韓魏公云危石盖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岳
武穆云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蘇長
公云大江東去浪陶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
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
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楊萬里云月在
荔枝稍上人行荳蔻花間但覺匈吞北海不知身

落南蠻顧阿瑛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
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高季廸
云風卷雙旌雪覆韉遠騎白馬出行邊兵馳空壁
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吳淵頴云孔融才疎不
足多袁紹衆盛空黃河代公土地仍同患毀國風
塵漫助戈世間壯士但老死凍鐵沉埋何處使千
秋萬歲金花虬恨不鑄得劉并州劉青田云萬里
玉關傳露布九霄金闕閃雲旗孫左司云天與數

書皆鳥跡家傳一劒是龍精李獻吉云客子過濠
追野馬將軍發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日
橫空冷戰場王新建云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
風鼓角揚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卷陣雲唐
應德云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陸子
淵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受紫貂裘王文安
云夜斬單于氷上渡曉馹番馬雪中騎王威寧云
忠臣報國心如火一夜西風吹作灰嗟乎調御乃

稱丈夫降伏斯歸般若雄心不降尚名結習毒龍
狂象害道何疑諸公軒舉籠罩一世若入靈山應
眞鉢中悉蠕蠕之物也余夢覺矣余之絮沾泥矣

佛道離妄

佛門禪師嘗謂道家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爲地水火風所使況念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日豈不能轉業耶此固佛法中議論原是如此但佛門弟子亦未深知道家道家所謂妄心是指其好長生者而言念好長生然後修煉者固誠有之以此成功終非了義故應爲佛祖師所呵乃若黃老祖師大道先際無始後際無終廓徹玄

通靈明虛湛爲體感而遂通徧周沙界爲用造用無方靈變莫測爲神如李清菴道德經會元曰須索向二六時中與居服食處回頭轉腦處校勘這個巍巍地活潑潑地不與諸緣作對底是個甚麼校勘來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處忽然摸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箇原是自家有底自歷刦以來不曾變此分明就是楞嚴圓覺底道理只因靈明既悟性徹形全自然長生不死初非先望長生而後修大道也然先望長生而後修大道者實有之乃是後來學道之徒貪着長生而後發願修行卽此貪着非妄心而何因貪長生苦志修煉亦遂能延年度世終是妄心成就有漏有壞去黃老之本旨遠矣然則謂後來學道者有妄心則可謂黃老祖師有妄心可乎後之學佛者不明來歷槩以道門是妄修妄證認道門爲異端外道則誤矣曇陽大師見觀音大士與金母元君在虛空中朝

夕相與甚客同心同道可知特大士道品尊於金母金母執禮恭謹耳若如後世佛弟子議論則是大士必以金母爲外道仙人避路不見矣此關係大道不淺余旣爲三教弟子不得不着論辨明此義不明良巳久矣噫

夢境

泥沙金屑同於障目是非善惡同於障心心無物則虛虛則道乃來集欲障亦剗理障亦剗心然後虛心之虛也徵於夢寐余剗心學道萬念俱遣偶取三教理欲纂成一家言仰觀三才俯讀百氏研精道味蒐而筆之夜以繼日余時以想因多夢寐而覺罷顧念業空諸有心如茭蘆而夢寐若此余知其故矣著書一念爲障也心其可有芥乎哉心

經曰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莊子曰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虛而無物也然佛道二藏皆至人所作極于充棟而都不聞爲障何也至人從虛靈吐出出而不思故順而不攖其光愈洩其照愈埋余惟研精以索之是故其氣易耗深思以搆之是故其神易罷夢境安得而不亂乎得少慧而好辯道家大忌知之而不能抑止是曇師之所以垂戒獨諄諄於大美無美至言無言也昔抱朴子謨內

外二篇蘇門先生不留一字古人之見處亦自不同如此大要余之所最宜節省者言語文字也

常思

百花開則必謝草木榮則必枯氣候煥則必寒昆蟲奮則必蟄萬形成則必壞皆不能逃乎陰陽五行之推盪故人之有生有無涯之慾生之有死乃必至之期忘必至之期逞無涯之慾朝盈萬事暮戢一棺慶甫出門吊巳在室俯仰今古英雄之流聰慧之士未有不知此者故人常思病則馳騁爭競之氣灰矣人常思死則經營煩惱之念銷矣從此進而求之又有不病不死法愚不能知請問之古至人

聞道

天下之事有至不可曉者有見其遠而不見其近有知其微而不知其顯有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有明於人而不明於巳崔浩能料敵人之成敗於數千里之外如指諸掌而不知國書之禍近在眉睫京房占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恭顯之難刀在其頸豈非見其遠而不見其近乎蔡中郎柯亭辯笛琴聲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乃不知董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島精督能鮓可謂洞機朗拔而乃不知周旋纂逆之爲禍本豈非知其微而不知其顯乎梁武英略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至其晚年困於一疾景唐文神武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至其末路以天下全力喪師遼左豈非能其難而不能其易者乎申公巫臣爲其君相策夏姬之事亦云明智絕倫矣而卒乃身竊夏姬以逃亾家覆宗爲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譚尚

不相能日尋干戈劉表貽書陳説禍福可謂袁氏忠臣表卒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陳叔寶之罪明於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之至爲叔寶之鬼所笑豈非明於人而不明於己乎故特達之智識昏於嗜慾障蔽不可不徹也精英之士志怠於成功晚節不可不持也博洽之夫道亡於多岐要領不可不總也才大之流禍生於所忽細微不可不謹也要在聞道而已

物化

腐草爲螢雀化爲蛤雉化爲蜃此爲造物所化者也齒落更生髮白再黑身生羽翼沖舉太虛此化造物者也爲造物化者我命在造物化造物者我命在我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有物以造之忽然而有有物以化之忽然而無陰陽代謝故生而無生不與物同生死而無死不與物同死物生而我不生無死之理物死而我

不死無生之心超出陰陽故

舟筏

形骸者以載神明亦以障神明障神明則形骸可厭載神明則形骸不可離人作無明有形骸故鬼沉幽趣離形骸故至人養成靈光圓明妙湛則山河天眼世界法身聚則成形極百千億散則成氣還歸虛無四大幻軀何有哉譬浮江海者不離此水未能舍舟及岸而登無所用筏如來投身餓虎至心苦行固無所顧慮亦以皮囊雖損神明無恙若凡夫形壞而神昏徒餇虎牙有苦而已何由超脫

嬰兒

夫聖人四肢百骸與衆人同爾乃云水不能溺火不能焦刃不能傷豈理也哉曰聖人神完而氣固形釋而體融利害不入其府生死不挂其匈四肢百骸渣滓化爲眞炁何傷之有虎狼咥人遇嬰兒則不食蓋嬰兒不知恐懼故物莫能害也何況聖人之虛藏於天而心冥乎道者哉人必心先受傷而後形從之矣

陰陽太極

滇涬子在顛上禱雨以夏六月暴赤日中從朝至晡者凡兩日士民哭而止之者千人僚友有來同坐者少頃而不勝其炎燠竄去明日遷城隍同暴神汗淋漓如雨而滇涬子心地清凉無少汗夜歸復拜于中庭達曙凡三日拜至五鼓雲合而雨滇涬子不罷不病又在青浦爲民禱晴以五鼓起徒跣至城隍祠後堂坐雨中大雨如注天明士民乃

覺環而哭之滇涬子怡然無所苦如是數日亦不病以今思之滇涬子非有所得者直以一念精誠遂能禦寒暑不爲所侵夫商丘開信范氏之至遂能從高臺投下形若飛鳥而不爲傷入水取珠入火取錦而無碍及知范氏之誕巳則水火不復可近矣孔子曰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又何怪矣夫一念精誠太極也寒暑陰陽也太極用事豈陰陽所能陶鑄哉苟能見性明心純乎太極則遂踸出陰陽之外爲天地間一逍遙自在人豈不快哉

大慧語錄

大慧禪師曰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眞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着力驀然鬧裡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大慧此語士大夫之津梁哉士大夫知此可以不離簿領不脫進賢而坐證大道不然雖居深山數十年何益之有

眞正大英雄

古今眞正大英雄事業無他調心而已英雄人能提三尺劍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將百萬衆摧堅陷陣橫行匈奴中弄羣愚於股掌驅風雲於嘯咤令行禁止而爲其所欲爲揮千金而不顧遞萬乘其若仇世並高之比于山斗抗疏人主之前批鱗折檻聲震海內龍驤虎攫自鑄偉辭至與日星並耀江河同流亦旣雄豪不凡矣而或尚憂樂得煎其府喜怒得滑其中遇甘境則生戀茹荼蓼則生悲一切是非人我怨親利害咸足動心直下與兒女子等爾故世所稱英雄皆麄才浮氣也世之英雄成一大功立一奇節天下頌之竹帛書之非不赫奕亦止此一事一節而已心苟不調二六時中舉心動念隱微之過不知其幾道人枯坐蒲團之上調心煉氣性地旣明則雖無一事可見一節可表而澄湛冲和其爲上善何限彼其睬世之英雄奚

翅一甝孵蝶羸哉嗟乎士大夫知此可以消折意
氣愼毋自滿高其舉趾矣

眞我

董穀曰唐虞迄今四千年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但聞其名而已更歷四千年則今之五經四書
寧有存者乎大化之中未嘗有聲臭而能久存者
也推斯以譚鴻荒以前聖賢湮沒而無聞者恐亦
不少矣劫終之後即孔子之名又能不灰滅乎然
則爲善何益也曰孔子雖灰其理不滅其理不滅
孔子何必其名之存是故學道者貴修其眞哉

與王季夏言

靜功人人難之雖大英雄初上蒲團亦復爾爾足下初機苦雜念難降且隨理捱去聽其起伏漸自有下落只取閉塞耳目斂神回光亦便勝勞勞擾擾時不可於念頭雜起時一味强撲撲而不已反能動火不如且罷功作隨順閑坐卧務令常常安閒整暇則藥自行神自王初服七丸且令藥勢徐行後得五丸須過五七日又服不宜太驟後反無服也

鴻苞 卷之三十七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朱之猷彥叔校

天如荅問

傅仲温問於天如禪師曰諸經教中或說空或說有或說不空不有何者爲的義耶曰當知吾佛常依二諦說法說法隨機不守一途方便若彼衆生爲名相所迷而着於有者說空以破之或不着有而復着於空者說有以奪之偏空偏有固非實法不有不空亦非了義若夫直示一心妙圓性體應以四義明之四義者當處即空全體即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空則不動不變不立一法有則隨緣變現諸法宛然研而究之前二義則空有對待尚涉名言後之二義則不容分別不可湊泊矣是即一眞法界如來藏心不可思議之妙也曰空曰有

總是隨宜說法故教外之傳要在忘知解絕思惟
超情見離能所獨弄單提眞參實悟又問禪學之
流有一聞而頓悟者有久參久修而不獲悟證者
其所參所聞之法有難易者耶又有謂時節旣至
其理自彰然則不勞參學但待其悟時之自至耶
曰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惟在心垢滅取證如
反掌汚染有厚薄修治有勤怠垢滅有頓漸所云
時至理彰是其參修功行旣成則心垢旣滅之時

至而悟證之非理自彰也非曰不參不修而有自悟
之時至也又問病藥曰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
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空實無
花病者妄執能作如是觀者内外諸病皆空又問
圭峯云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醒悟不由情臨
終能轉業其向道旣望情業未空倘無所醒悟又
無所處置臨終何所恃耶曰生死岸頭事不是臨
時處置底古德云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

來管取手忙脚亂所以古人盡是預前打徹其於
未徹以前則不容不處置凡參方問法下手做工
夫皆處置也旣徹以後生死涅槃視如昨夢隨緣
消舊業任運過時光世緣旣盡撒手便行矣天如
此等語提醒人人誠禪林慧炬也故備記之
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
看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個不得知只是不肯修
行下手做工夫來底只是未到千了百當田地過

在甚麼處過在不勇猛不精進不堅固不久長暫
時發肯心未幾又退了考其退道心底因緣有三
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各爲身口所累其次
有眷屬者爲眷屬所累有家火者爲家火所累這
三種累累殺天下人盡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
一世閙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
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痴造了無
量大小惡業只是不悟不悟者何不悟其身體眷

屬家火皆不是爾的如今向爾道三種不是爾底
爾尚未信山僧爲爾索性從頭説破爾家初來母
腹中投胎之時單單只是一個識神何曾有身體
來此個身體乃是父母赤白和合結成底一塊頑
肉本無知覺不知痛癢冷熱饑飽苦樂因爾一個
識神着在這一塊頑肉之中從此有知及乎出胎
之後索性認着喚作我身向道身非我有決不肯
信佛祖憐之乃苦口向爾道此非汝身此是精血

結成底臭皮袋不屬你管不由你差排以至生老
病死皆不由你處分你從生至死向這臭皮袋上
用了多少恩愛情義種種保養護惜醫治安排他
只如盛夏炎月有一壯漢忽於黃昏之際得個急
症死了死到半夜時分便覺臭穢逼人近傍不得
急急用棺材盛却盖却等不到鍾鳴天曉急急扛
出燒了縱是至親至愛底眷屬也不容停留矣以
此觀之昨日晚間猶是一個健漢今日早起便做

一撮骨灰知他一個識神又向何處去了如此急
變並不由你既是你身體合當由你管既不由你
管如何妄認他是你身徒爾遭他所累退却道心
你之眷屬亦然彼此拖個臭皮袋彼此不自由彼
此管不下無常到來彼此替代不得平日眼前彼
此被一種恩情纏繞喚作眷屬眼光一閉之後彼
此不相識了如何妄認他爲眷屬遭他所累退却
道心你之家火亦然眼光脚健之時計較經營慳

吝守護將謂百千萬年得它受用誰知一氣不來
一毫也將不去汝何妄認是你家火遭他所累退
却道心今日諸人既聞此話便合回光照破痛自
省悟於此三種累上莫認着莫戀着莫貪着安其
定分任運過時却須撥轉念頭向生死事上奮發
勇猛精進討箇分曉天如此等語咬破舌頭血淋
淋説出明白痛快大提醒人學人勿以言語粗淺
忽之世間華美文字不肖也曾看過來都只是浮

言浪語鉄圍叠嶂苦海增波何益人性地分毫爭
如這一段苦口喫緊俗話使人讀之心開目明毛
髮頓豎假若從此看破一切無常塵念頓灰道心
長進猛然叅取理窟靈光忽爾透露此時華嚴會
上何限逍遙三十二相爲法身天人大士爲眷屬
七寶蓮臺爲報土千生萬劫永脫沉淪豈不慶快
哉人人有此分只無柰爲情塵所迷剎那回頭請
細叅天如和尚口中老婆舌頭語

眞定

古人云凡人除境不除心聖人除心不除境又云
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案蓋言人性地旣徹縱令
涉境亦能轉境不爲境轉非爲心能不動便可無
所不做也是言不必除境不是要去尋境若着意
除境除卽是障若要去尋境尋更是障淸淨經云
制而無着放而不逸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眞定
也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故來
就喧天隱子曰若偏行諸事言心無所染於言甚

善於行極非今之人偏行諸事而言心無染者甚
多借六藝以文姦言不獨僞儒僞釋道亦有之卽
如色慾一節廣行淫事慾海無津而曰我迹雖如
此心不染色又如財貨一節巧取善奪富積丘山
而曰我迹雖如此心不染財誰其信之此不是錯
認了道理不過假借大法躱閃遮飾何益人毛髮
事祗招重業耳吾儕戒之

破妄

世界衆生皆依妄立妄如不生空於何有破妄發眞應化淨妙佛土在世出世已離執着若迷妄不盡猶難語眞元妄盡眞現無世可出

撤障

今夫鏡以墨塗之則暗而不見丘山以粉拭之則明而照萬物小明則小照大明則大照小照則見形骸矣大照則見鬚眉矣不見丘山者衆人是也見形骸者賢人是也見鬚眉者聖人是也鏡本明垢昏之人心本靈慾障之夫爲道亦撤障而已大慧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剝情

蛆生乎瞀亦死乎瞀人生乎情亦死乎情太極混混虛無寂寥形氣何有玄黃不立誰爲磔裂生此兩儀混茫胚胎墮于陰陽陰陽動靜乃分五行埏埴陶冶萬靈蒸出煌煌神明投彼幻殼眞乃投幻幻乃雜眞譬彼玄珠溷於沙礫百骸外障七情中起萬物紛迷嗜慾横生煽誘迷惑亡有紀極一眞失主乃爲幻使如艮子弟入亡賴黨久而相忘受

引被誘作亡賴事如鬼倀傅虎實爲虎殺迷不自悟轉爲虎役遇境卽住見物必貪經營無益力求難得煌煌靈明化爲識神如艮子弟而誤作賊聰明閃爍奔走馳騖思慮擾之憂樂汨之大水淹之大火焚之晝念迷倒夕夢亦如之人久爲倀忘其爲人艮久爲賊忘其爲艮形骸嗜慾以爲沙礫溷我玄珠曾不得出及幻軀敗障物暫離迷情不盡靈明罔超愈墮昏暗業力驅之隨彼推轉因業受報毫髮莫爽倖復投殼旋被障礙如狂子喪家皇皇奔走水陸舟車逆旅郵舍經過凡幾竝非其宅如漂舟入海氾氾蕩漾島嶼洲渚深淵淺瀨漂泊凡幾竝非及岸靈明受障欻弄亡極昏時爲業明亦非悟爲業叫墮福亦不了昏惑之中有淸有濁有邪有正有善有惡有賢聖豪傑迷情不盡同一不了故明者昭昭總爲昏使禍報旣終還歸于業萬劫千塵循環轆轤亡有解脫害我者形賊我者

情忘其爲害力求養之不悟是賊愛而寶之水漲必溺火炎必燃用久必傷勞極必敝造物陰陽得牢籠我至人悟此剝情剗識寂滅虛無歸于自然返于無極聰明旣絀窅然混沌混沌之中靈光乃現跳出陰陽脫離生死寓形爲人安能障我離形爲道還同虛空天地有終虛空不滅是爲至人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爲樂戕殺暴殄損人利巳凡夫以罪爲福至人視之以爲苦而愚人

視之以爲樂至人視之以爲罪而凡夫視之以爲福若知其爲苦則不耽樂矣若知其罪則不享福矣魚之在水也人以爲水而魚不知其爲水也蛆之在糞也人以爲糞而蛆不知其爲糞也至人之視凡人也亦猶人之視魚蛆也知其爲溺則一登即彼岸也知其爲苦則一返即樂土也故聖凡無他在迷悟之間也以人而視魚蛆則魚蛆迷也人悟也以至人而視凡人則凡人迷也至人悟也

人知愚之爲愚而不知明之爲愚人知迷之爲迷而不知悟亦有迷精神閃爍才思籤弄本自惺惺轉成憒憒是明而愚者也明于其甲或昏于其乙說時暫悟對境還迷是悟而迷者也釋氏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無論衆生造惡積業自取沉淪苟未悟性地則雖鉅儒文章豪傑功業作諸善事修諸福緣行高當世功滿人天而因屬有漏道非超脫皆謂之有爲法皆是識神生死之根塵劫之種如悟其夢泡去來無心應緣不留則雖有爲而亦無爲也若厭其有爲畏其無常遺棄事物逃於空虛則雖無爲而亦不超脫也膠有爲而住則落有有固累其淸虛厭有爲而逃則落空空亦戾於圓覺故非有非無常應常寂此大道也

解脫

輪廻之苦以人作輪廻之業也地獄之災以人作地獄之業也不能超凡以人不斷凡情也不離鬼趣以人不超鬼見也不出三界以人不脫三界之識也一切六道四生以著實也非想非非想以著空也悟此則可以解脫矣

知非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也。知非者道之進也。

了手

○者無極也道也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斯乃道之體也神也虛也混沌也溟涬也鴻濛也無始終無代謝無生滅者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含三爲一中具五十五數中○者乃其本體也太極一判兩儀生焉☾之動生陽也根乎陰也☽之靜生陰也根乎陽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生數一成數六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金

生數四成數九土生數五成數十此五行生成之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陽奇陰偶之數也一者奇數也二者偶數也三奇爲乾純陽也三偶爲坤純陰也乾神也性也坤精與氣也命也乾以純陽而在上坤以純陰而在下乃成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人生之初則然也陳上陽子曰一陽者本乾也因貪癡之後乾之一陽乃寄於坤之中爻實而成坎一陰者本坤也因錯亂之後坤乃破乾之全體乾乃虛其中而成離離汞也居東南方木也火也坎鉛也居西北方金也水也火炎木浮而在上爲主水降金沉而在下爲賓此乃人道也此爲世間法也此爲順五行也今焉火木雖存使之就下而反爲賓金水雖沉使之逆上而反爲主是謂之仙道也是出世間法也是爲水火既濟也是爲顛倒五行也故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丹又曰五

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仙道惟在逆脩也逆脩之事在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至於化神而又必還虛然後爲了手者何也無極立爲太極太極分爲陰陽陰陽散爲五行五行生爲萬物一落陰陽便屬形氣一屬形氣便有盈虛消息生死成壞所以至人修道至煉完精氣猶在陰陽五行代謝間必至化神而又還虛然後超出陰陽五行由太極而歸於無極而與混沌溟涬

鴻濛之初渾合無間矣斯乃爲至人了手之時也

慧業

謝康樂云得道須慧業文人理誠有之涪陵女子至心誦經修大智慧轉世爲黄庭堅夙植種智因果則然然文人之病在務浮華逞乾慧耗眞氣漏靈光以故聰頴之士顧反不如椎朴之夫往往了道彼外示椎朴内含靈明也文人得道度世代不恒有古今惟南華冲虚淮南曼倩稚川通明蕭子雲施肩吾陳陶顔魯公數公而已多知爲敗多言數窮是道家之大忌也

供奉

廣桑子與梅禹金氏季豹氏孺子氏泰符氏登天逸閣而望陵陽敬亭諸山禹金曰夫恬憺穆愉者道也李供奉豪逸簸蕩去道萬里司馬子微不云乎心死神活。魄滅魂昌乃許供奉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至人故不棄豪士乎廣桑子曰道不取寂。道不取靜。道若取寂。木石是道。道若取靜。麏麋是道。逸蕩所以歸穆愉也人亦何嘗有真逸蕩乎平居

洸洋自豪小利輒涎小害輒戰小快輒喜小觸輒瞋何逸蕩之有真逸蕩則恬愉矣太白狂客特立睥睨萬物不入其匈懷故可與了大道也。

宗行

人生乎情死乎情愛河者苦海也萬刧千生所以沉淪而不得超越者此情爲之障也故忘情絕念則返於虛無而可以了道可以超刦然大如來不曰大慈大悲乎不曰救苦救難乎不曰捐身以爲衆生乎上真不曰度盡世人然後上昇乎故知忘情非土木也。斷愛非殘忍也。有至情而能忘。有大慈而不着耳。能忘則雖普愛萬民億衆不礙虛空。

不能忘則雖眷睨一妻一子即屬情障佛法云不思惡。不思善。善且不爲。何況於惡。然則善亦不當爲乎。曰善不當爲豈遂爲惡邪。如來之意蓋善行當積。善念不可着也。身甫爲善而此中沾沾自喜自得安得而不障靈明損真氣也。心不思善兀然虛空而六度萬行無不修。三千八百無不積。成道必矣。禪林以悟明心地爲宗門以行善實際爲行門夫宗行何可分也

苦行

聰明之人往往謂學道在脫洒不在拘局在妙悟不在苦求余謂此乃聰明人掉弄口舌非實際語也夫所貴乎道正惟妙悟道而一悟欄柄入手何脫何拘何苦何樂如其未得必須內堅肯心外厲苦行蓋苦行可以消罪業增善智道乃可望豈惟常人雖古大聖靈人亦未有不從此中得者釋迦自離淨飯之宮遍參學徒盡歷外道然後抵雪山

而精修六年勤苦亦至矣乃入道證聖固非安處王宮燕坐得道也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數刧之勤苦至今乃得是又不止一世矣善財五十三參然後大悟達磨九年面壁然後見性釋惠可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乃得其法中峰禪師迷昧不通自誓獨立七日不悟當墜崖而死七日而明見心性馬鳴生隨神人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乃得

授太陽神丹李八百故為惡瘡以試唐公房令其三婢䑛之身䑛之妻䑛之無所不試過而後得度世之訣陰長生為馬鳴生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十餘年不懈同時共事者十二人悉久而歸去惟長生執禮彌肅乃授太清神丹經桓闓執役陶隱居辛勤十餘年乃先隱居而得道葛洪聰明絕世勤求二十年不悟晚乃遇鄭真人而授道丘長春求道數十年至飛石折足而不悔始得證悟真

誥云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嶓冢山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遂賜其神丹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朝夕拜一枯樹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生花花有汁甘如蜜有人教令食之即仙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伯出而指示得道中岳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天下之物未有不用力而倖得者况於大道而可以無心散漫僥倖而成哉莊生不云乎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養學

高邁疎朗之人易於擺落世緣少所黏帶而恒患條理不密乏檢點精嚴之功清約淡刻之士多能謹守繩墨不敢放逸而亦病器量不宏寡廣大茹納之德故嘗爲二語勿以拘局損其逍遙。勿以寬舒忘其檢律。金以煉而精。養以學而成。

學道堅精

夫道者通天徹地長養萬物亘古今詎常人所能擔當哉非死心硬脊梁鐵漢必不足以辦此一段大事鳥窠禪師坐禪鳥巢其頂恐驚鳥壞卵兀然不動至鳥卵出雛而後出定郝太古真人坐於沃州橋下不語常爲小兒輩戲累瓦石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汎溢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古至人修道勇猛堅精如此是爲鐵脊梁漢了道何疑今人學道操作輟心跨兩頭馬朝爲而夕欲其成坐此而心馳於彼若然而胡以得道乃猶諉曰道緣宿骨非力學所致嗚呼余每念及此事未嘗不痛哭拊膺也

學道患有住

廣桑子性好施頗自見德爲吏五載交遊親故暱
接廣桑子樂焉婦亦不倦婦之不倦難矣廣桑子
好施而自見其德其住於施也道之所大患在於
有住哉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此達磨之所以誚梁
武也

求眞師

玄門了道在了精氣神精吾精也氣吾氣也神吾
神也離吾心也坎吾腎也汞吾離也鉛吾坎也吾
鍊吾精吾鍊吾氣吾鍊吾神取吾之坎塡吾之離
採吾之鉛點吾之汞自是而結胎自是而出神自
是而混沌如錦自是而虛空粉碎若然大修行人
止須獨坐深山清虛高貴不求法財不依外護不
勞奔走不帶是非只一蒲團便足了道詎不美哉

修行人其誰不之願也然詳考古今列聖群眞論
殊不爾張紫陽云大藥不求爭得遇遇之不鍊是
愚癡又云須知大隱居廛市何必深山守靜孤又
未煉還丹莫入山山 內外盡非鉛此般至寶家
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又云休施巧僞爲功力認
取他家不死方又云只因彼此懷眞土遂使金丹
有返還又云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令人失笑薛
道光曰眞一之精造化在外又曰金丹者先天地

之一氣交結而成爲母爲君爲鉛故謂之虎也巳之眞氣後天地而生爲子爲臣爲汞故謂之龍也金丹自外來吞入腹中則巳之眞氣自下元氣海中湧起似風浪驀然湊之如臣之爲君子之爲母又曰金丹大藥家家自有不拘市朝奈何見龍不識龍見虎不識虎逆而修之幾何人哉陳上陽曰龍者離中之陰虎者坎中之陽降我家之龍則汞不致於外逸伏彼中之虎則能得彼之鉛華又云

此丹在人類中而有在市廛中而求所謂神州赤縣者乃大藥所產之處固非深山大澤所生亦非名山洞府所有故我師云靜坐一件是得丹之後事也薛道光曰此般至寶家家自有以其太近故輕棄之殊不知此乃昇天之靈梯也陸子野曰且道長生是何物唤子子孫孫因順去逆來永壽歟誰知上陽子曰金丹之寶人人有之家家有之愚者迷而不覺中常之士偶或聞之亦不信受反爲謗毀道光曰同類者無情之情不色之色子野曰二八相當者在於得人得人則藥物無虧耗鼎器無滲漏之患也又云汞是我家元有物鉛是他家不死方又曰作丹之要與生身同意但有逆順之不同耳上陽子曰眞鉛一物最不易尋貧者患無財有財患無地有地患無物有地患無侶道光曰偃月爐北海是也元始祖氣存焉又云龍不在東溟虎不在西山天上尚且無家中豈得有家家自

有逆而修之還丹可冀子野曰西華太乙夫人曰乾坤陰陽之門戶乾道男兮坤道女時人不識眞陰陽滋滋天地尋龍虎上陽子曰左爲我右爲彼彼居上而我居下彼欲動而我欲靜也又曰大修行人煉己純熟身心不動魂魄受制情慾不干精氣滿盈如驟富之家何處不有金玉待彼一陽初動之時先天眞鉛將至則我一身之精氣不動只於內腎之下就近便處起一點眞汞以迎之此謂

前行短也眞鉛旣渡鵲橋之東汞與鉛混合却隨眞鉛升轆轤三車山雙關夾脊上入泥丸遍九宫注雙日降金橋下重樓入絳宫治煉此爲游行自有方也此爲後須長也然後歸還黄庭神室交結成丹此謂歸來却入黄婆舍而嫁金公也此爲顛倒五行而逆修也子野曰陽精實坎中之金雖從外來本身内之物上陽子曰陽精雖是房中得之而非御女之術若行此術是邪道也道光曰首經

即白虎初弦之氣即非採戰圭丹之術若說三峰二十四品採陰之法即是誹謗大道九祖永沉下鬼自身見世惡報也又曰眞鉛眞汞不離日用之間顚倒修之大地俱成至寶也古歌云朝朝只在君家舍日日隨君君不知上陽子曰先天一氣旣自虛無中來却非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金石又曰吾所謂氣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氣之名須究

内外之道氣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之道也氣之在内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又曰獨先天地之精屬陽聖人修煉以爲丹者此也雲房老仙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又曰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趙中一云一身内外總皆陰莫把陽精裏面尋白紫清云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又曰若陽氣潛藏必難求之也直要有力者然後能求之紫陽眞人乃依馬

處厚之力王仲熙乃得富韓公之力石杏林以金丹大道授薛紫賢云可急往通都大邑依有力者爲之蓋虛無中來却不是從天上落底既不從天上落又非自已所有瑩蟾子曰内藥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外藥者有爲而有以爲也内藥則無形無質而實有外藥則有體有用而實無金碧經曰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正陽翁曰有無交入爲丹本上陽子曰大根法器既得師指半個時辰之用必先

煉巳持心方許行此半時之事若無煉巳之功却
下手于一時之中入恍惚杳冥之内求此先天一
氣之大藥豈不危哉何謂煉巳去色慾絕恩愛輕
財貨慎德行四者謂煉巳之大要長生劉眞人洛
陽三年煉巳也泥丸陳眞人酒肆淫房戲歷煉煉
巳也非特忘之要能降而伏之絕恩愛去執著對
境而不著境又曰財可以剏鼎可以惠人以財使
人必得其情則牟尼之珠無價之寶得矣希夷老

仙云若貪天上實須用世間財此寶世間有惟用
財以得其歡心又憑德行以濟之王重陽曰香從
臭裏出甜向苦中來上陽子曰人禀先天虛無杳
冥真一之氣而生者也則知母之復有母也則知
眞鉛之祖宗也又曰彼得知最卑下處有道存焉
佛祖云到這田地聖凡不敢一窺外魔潛覷不得
洞賓曰飲酒𪓟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又曰
六祖云長坐拘身是病非禪三藏師于曹溪大鑒

一日見僧結廬而坐藏即前呼之曰我西域最下
根者不墮此見馬祖南嶽住菴日唯坐禪讓禪師
故將磚於庵前磨祖曰何爲曰磨磚作鏡祖云磨
磚豈能成鏡師曰然坐禪豈能成佛馬祖言下頓
悟參同契曰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
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又曰偃
月法爐鼎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
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又曰欲作伏食仙宜用

同類者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陳上陽曰
聖人之道是用陰陽修之以出陰陽用世間法修
之以出世間又曰愚人或謂日月對望爲地所隔
彼豈知天之高遠而陰陽之氣有隔礙潛通之理
陳泥丸曰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到不方圓上
陽子曰有乃坎中之戊土内有先天眞一之氣無
乃離中之巳土中藏後天自然之汞無有巳性有
卽戊情若巳之性能奉戊之情則情之義肯戀性

之仁矣陳上陽曰此金在鴻濛混沌之先太極未
判之始元屬於乾故謂之乾金大劫欲交則諶報
混沌之德者至是以乾初交坤此金顚蹶踪驟奔
入坤宮謂之坤中金坤得此金内實而爲坎坎之
正位居于北方癸水之地是坎爲水金藏其中坎
謂之水中金水中之金爲先天之寶不能久居於
後天之坎因化爲兌兌或躍於北方之坎戸古居
西方之酉方則此金日生夜長酉之正位屬兌是

以此金主行丹道於兌之中故謂之兌金也煉丹
之士尋微索隱原始要終格物致知探其源流審
其根苗若煉金丹必求此金若求此金不求於乾
不求於坤不求於坎專求於兌兌之爲物乃坤月
同類是云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兌之爲妙代
坤行道故煉金丹除此兌金餘皆旁門不能成道
又曰大修行人叅煉九還金丹須明此金乃西方
兌中之金也先辯眞心求彼兌金立置堦墠常加

謹護隄防固濟以待此金之生水也所生之水尤
當推度而明辯之要知此水是先天之水耶是後
天之水耶若是後天則水混濁不可以煉還丹若
是先天之水又待其水之清而用之也又曰金與
水同名曰情木與火同字曰性情居西北性主東
南東南曰我西北曰彼金水之情自然而外來赴
木火木火之性乃内還而結金丹是爲金來歸性
初乃得稱還丹又曰立義設刑所以防其欺詐當

仁施德所以誘其歡心又曰河上乃愛河慾海之
𡣕姹女即自己陰汞之精何謂靈而最神以其功
能生人能殺人又能合丹當寂然不動之時一靈
内養忽感而遂通之頃奔驟如神境動情生禍從
色敗意念纔起汞逐火飛非彼黄芽之一陽不能
制服黄芽即先天之氣眞一之鉛煉此鉛氣以爲
根基其汞自不奔逸何哉陰陽配而使然也若物
無陰陽是違造化之天背生物之元故修丹者不

離陰陽以立根基倘眞一之氣旣還丹成熟則方跳去陰陽之外世之愚人不看丹徑謂修行者必居深山必先孤處必棄妻子必當辟穀必合無爲必要打坐以此爲道何其愚哉若也不用陰陽不究五行不辯金木不知龍虎不識鉛汞不明坎離只以無言烏可成道是以參同一書力救其弊道德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又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又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又曰夫佳兵者

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

其子旣知其子復守其母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物定基又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宜三才旣安又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

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又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又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翁葆光曰金骨秘要得遇之者皆夙有仙骨祖宗陰德累積深厚也然亦須有財力結丹友三人方能成就陰真君六五精微論曰欲學此道須假資財如無資財金丹卽不成也又須三人方可修煉涵蟾子曰世間之學道者多以女子首經動時相交採取淫泆之氣

以爲道猶如接竹點月不亦遠乎彼豈知採取要識清源和合要知時節方可成丹龍眉子詩曰有形生質皆非正無質生形始是玄涵蟾子曰九鼎乃九轉之義陽數極於九而言非眞要煉九鼎而後可以成仙也白玉蟾曰元來家裏有眞金前日辛勤枉用心既得長生留命訣結茆靜坐白雲深又曰離坎非心腎東西不肺肝趙緣督子曰王鼎眞人百章集云凡俗欲求天上事尋時須要世間

財若還少行多慳恡千萬神仙不肯來抱朴子云按董仲舒撰李少君實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故出仕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仙傳云鄧郁之與徐靈期結方外友遇至人得金鼎火符之術郁之以資財讓靈期成道而去郁之遂苦無法財徒此志不退梁天監初臺司奏少微星現南楚長沙分野武帝勅監軍採訪得之詔問所修答曰貧道修煉金液而缺丹財帝賜金帛子女於

南岳選其幽勝立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後於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就石壇升天又曰柰何世之學仙佛者不得正傳聞之莫不大笑雖信一緣不挂萬慮皆空只從事坐禪流於空寂斷滅而已豈知眞心中造化自然妙用名爲不空要成身外有身之道非依有德有力者不能成事又曰聞道之人所爲與俗無異所知與衆不同彼須參透仙佛之心難以悟人人莫知識凡言法財一項莫不

唾罵之孰從而信哉復有無行之弊子淺學之邪
徒執此說爲規利之柄貪身之圖穿鑿引援欺騙
財賄而終不知法財所用之的或曰燒煉金石草
木或曰天癸圭丹三峰採戰混元胎丹天庭至寶
有形有質并諸邪說穢行等類誑惑迷人不可不
鑒殊不知此乃自然之道先天眞一之氣自虛無
中來佛祖所謂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本無形質感
而成象是名玄珠豈邪僞之輩所能知此又曰鍾

離眞人云無心兀兀坐多年將謂神仙已有緣不
解龍吟幷虎嘯謂之枯坐又徒然呂眞人窒頭坯
歌曰又不見三衢趙樞密參禪作鬼終不識王鼎
眞人曰陰宗不識陽門戶只管人前作坐忘曹眞
人靈源大道歌云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
不然吳眞人證道歌云若將打坐作修行誤以禪
和空到老張紫陽悟眞篇敘云其中唯閉息一法
如能忘機絕慮卽與三乘坐禪頗同若勤而行之

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
用遷徙之法陳翠虛眞人紫庭經云惟此乾坤眞
運用不必兀兀徒無言無心無念神已昏安得凝
聚成胎仙又曰坐禪公案非無其事但此事在玄
珠已成聖胎已結之後若學道之人未得摩尼之
珠便學坐禪空其五蘊淨盡六根議論談說不著
於物此乃頑空無益於事終流於斷空寂滅而已
故上項公案祖師不取人要知禪中有大機大用

在其間豈專在於空坐而已哉又曰一點陽精秘
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玄關一竅爲學不識陰陽
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身內摸索而認彼昭
昭靈靈之識神以爲眞實轉轉差馳如鍾離云莫
執此身云是道卽忠國師云莫認自己作清淨法
身也崔公云是性命非神氣卽景岑禪師謂學道
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又無名子云尸解
投胎出神入定千門萬法不過修陽裏陰精之一

物而已卽瞶禪師謂丞擬移住處圓澤云三生石上舊精魂也蓋心性神同出而異名似是而非也卽永嘉所謂心意識是也其虛靈知覺明徹變通伏藏萬境呼吸千里可以逆料吉凶可以推測造化事來能明物來能應建功立業治國齊家萬物之靈無出於此故舉世之人俱認此爲眞實惜乎此靈寓於四大假合之身既不能返老還童遂不能留形住世及其疾病纏身平生所學都用不著

且待氣竭人亾身已敗壞此靈失所依附未免逼合鬼流生死無有了期此圓澤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故投胎奪舍坐脫立亾出神入定四果之徒皆爲陰鬼尚在輪迴中走而非純陽之金仙是以聖人不取奈何世人根器淺小莫測玄旨各隨所見而成差別致所無爲之人不信有爲之法執空之輩不知不空之妙豈明生殺之理不悟賔主之機又安識元精元神元氣之玄便認識此昭昭靈

靈之識神爲心爲性本來面目爲父母未生已前身者良可歎也若果是識神言語機巧則人人已具何用更修殊不知此乃遊魂爲變萬劫輪迴者安足以言圓陀陀光爍爍之寶珠金剛不壞之聖身也哉又曰復命篇云人有最靈物依稀在北辰又云悟來惟一物昧處隔千山又曰竟不知爲何物在内卽非心神魂魄精意氣涕唾津精淚血液在外卽非金石草木硫砞鉛汞此乃先天眞一之

氣自虛無杳冥中來又曰李衡眞人云莫若此事無人得我見世間無處無又曰古德云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眞趣之則聖果難證又曰太乙眞人破迷歌云行氣不是道呼吸亂營衛咽唾不是道津液非神水存想不是道畫餅豈能餌採陰不是道精竭命隨逝斷鹽不是道飲食無滋味辟穀不是道飢餒傷腸胃休妻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如何却是道太乙含眞氣又曰聖師之言

曰此道只在世間九天之上鉛汞已乾並無藥物
九地之下魂魄純陰不可成道惟人也立乎天地
之間禀陰陽之氣可成仙佛而不在乎無人迹處
也所以薛眞人和光混俗而了此事但百姓日用
而不知耳又曰凡見和光混俗之人必輕鄙之是
以仙佛多被毀謗又曰鍾離翁云生我之門死我
戶幾個惺惺幾個悟夜來鐵漢細思量長生不死
由人做又曰人本父母元氣而生非元氣所結之

藥不可補劉海蟾曰傳聞世人有金丹不在水不
在水元來只是在人間馬自然曰還丹還丹從此
識本在人身體外覓記說下手于中魄大笑教君
不合口元來只是這些兒往往教人天下走陳泥
丸曰朦朧只在君家舍日日君看君不知天來子
青龍歌曰要修行休惹債酒色財氣誰不愛常人
愛著損精神我若愛時無障礙我愛色與人別不
向洞房深處歇煙花堆裏隱神仙靈山會上尋迦

葉我愛財有道來不買佳人美貌才買個嬰兒并
姹女終朝清淨坐丹臺呂祖敲爻歌曰也飲酒也
食肉守定煙花斷淫慾色是藥酒是祿酒色之中
無拘束只因花酒悟長生飲酒帶花神鬼哭道力
人眞散漢酒是良朋花是伴花街柳巷覓眞人眞
人只在花街翫摘花戴飲長生酒景裡無爲道自
昌一任群迷多笑怪仙花仙酒是仙鄉只修性不
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

靈難入聖陶都水曰家家盡有長生藥時人取用
皆差錯嗟乎歷考往古聖師立言明道皆云大道
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內非精神氣液外非五金八
石一身所出謂之獨修一物專修性宗謂之萬劫
陰靈往往又曰家家有之日用不知所謂先天一
氣自虛無中來大天虛空宜有混元眞一之氣從
虛空而採取之不亦可乎乃聖師父曰九天之上
鉛汞乾枯並無藥物然則先天藥物在人身中有

明矣陰陽交會當求之坤宮然而復非三峰採戰邪徒穢行藥物何在採取何術即又非人揣摩猜度可得于此透過大道立成矣此大修行人所以汲汲求眞師也

修悟

或問滇浡子曰學人十生萬刼修行不超三界有刻下頓修立地成佛者何也曰亦修亦悟也修而不悟多生未免遷流修而一悟刹那便可了當

得一

夫披寶翳青擘英餐華日魂珠景照韜綠映廻霞赤童玄炎飈象斯以言乎含清而滌穢者也鎖骨動節漱液攪池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黄右黄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内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斯以言乎導滯而通關者也閉睫而存萬里收輪而聞金玉常居而修八霞手旋而採明映吐氣而習洞觀

密呪而呼流鈴和真而按山源致靈而却萬邪按祝而通天庭盐易而放流淫存炁而按三素雲受洞而朝太素三元君存日月而入明堂服三氣而令如綖祿玄精而塡腦宮者斯皆上真靈人之秘檢玄文也然以之固内通靈可也猶涉乎術也涉術則有待也夫大道者無爲也其來無影其去無形其前無端其後無倪不存而存不住而住立于玄冥而行于萬有出乎萬有而入乎太空不可以智得不可以力索其莫究乎其神潜乎其纖細乎法法可廢矣太上云得其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空有

夫有而一冥收者也空而萬法羅者也以冥冥有有合于空以萬歸空空統乎萬有合于空是故其情不塵空統乎萬是故其寂不槁至人馳尻輪而四部挈氣毋而六幕乘龍蹻鞭律令徙川岳奔神靈者空也遁乎杳眇之墟息乎恍惚之庭燭龍火之而不見章亥步之而亡極隷首布之而不得羲和追之而瞠後者有也夫窅而求諸空者以苫挈水以手摶虛者也執而求諸有者以石浮淵以肉飛天者也鹿園居士曰谷神不死谷神非有也不死非無也故曰有欲以觀其竅是照其有歸于無也無欲以觀其妙是照其無生于有也有無合一而出之不窮是玄牝之門而天地之根也老之兩覩卽佛之一照嗚呼居士之於道也深矣

定慧

戒生定定生慧妙湛圓明方證佛果定而不慧定屬頑空慧而不定慧屬情識或曰定自生慧何有定而不慧慧生於定何有慧而不定修定者滯寂沉空不求照了故有不慧末法禪僧多有之無始多聞不得正定未全道力若阿難多聞未免摩登幻攝首楞大定般若大慧雙修均等斯同如來

悟性

著萬有而膠膠擾擾以是名道則凡夫是道也離
萬有而冥冥杳杳以是名道則木石是道也性一
空而萬有自應即萬有而一性自空[illegible]如是悟
者得之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朱之猷彥叔校

智識

識神乃輪轉根因智慧乃菩提聖果原非有二衆
生迷而散漫智流爲識聖人悟而尋源識轉爲智
播弄蕩漾浮游亂想是識圓明澄徹眞常不離是

智逐物鑽研瑣碎支離是識虛心觀理籠統渾融
是智靜而死灰動而膠擾隨處染著是識靜而能
應應而常寂一切照了是智以意起解從見聞上
得是識以定發慧從根本中來是智籌利害審成
敗設權巧營事業造文字計人我恩仇分別想是
識洞邪正燭凡聖作眞觀悟頓密實修證泯空色
根塵平等法是智神采外露愈洩愈窮如焚薪爇
炬終歸暗滅是識靈明內含彌出彌燿如百千日

月放大光明是智執識爲智譬如認賊作子轉識
爲智譬如自悟家寶

横竪

繆索可以縶羊豕而不可以縶麒麟銀鐺可以鎖獼猴而不可以鎖虎豹鞭箠可以驅驢駒而不可以驅犀兕網羅可以張魚鼈而不可以張神龍造物之於物無而造之有而化之而有不制於造化陰以慘之陽以舒之而有不屬於陰陽真人云我命不由天大運推貫疇不謝哉至人超廣輪凋日月混沌之期至矣我跳而立一氣之上從容委蛇

旁睨萬形之壤是竪出三界者也呼吸而窮四部刹那而周沙界三千大千隻履而遊無形不覯無聲不聞是横出三界者也

内外藥

修眞之事有内外藥煉成已永謂之内藥修合服食之丹謂之外藥人十六歲以前謂之童眞元陽未破童眞入道止調合自身精氣神三寶便可了事歸眞無事外藥之助十六歲以後元陽走失四大一身俱陰無陽非服食丹藥何繇却疾延年返老還童而度世成道乎然是外藥並非五金八石乃人元同類之藥也蓋金石砂汞非我種類服以

固精氣還元神斷無是理竹破竹補抱雞用卵必須人元同類之藥乃易施功煉成同類之藥爲得人元然後安爐立鼎乃合地元藉以擒取先天一氣乃合天元三元既備大道成矣外藥之助可以補益身心然必有蒲團上靜功而後可以受補不然内性不定外藥無功也或曰子云五金八石非類之物不可修煉是矣然葛仙翁稚川言之甚詳何也曰此古至人成道之後金石皆可點煉皆有

益於人人未成道而欲煉之以補益還元何可得乎雖然人患虛不極靜不篤耳虛極靜篤性宗立矣性立而立命以採取先天一氣從虛無中來益有不必於人元之藥者蹊逕不同皆可適國是皆古至人已試之成法也

按周眞一云王道所撰龍虎經註疏其說外丹皆非以五金八石諸雜類爲藥材正取天地之精日月之華混合造化以成神丹此與陰眞人無質生

質是還丹之語正同王道註疏曰金液者稟天地自然之氣憑陰陽純粹之精附陰於月爲陰之主伏體中宮潛當戊巳爲至藥之父母豈有世間水銀及山澤五金八石比並於神藥之母哉神藥是度世延年之寶天地萬靈之祖世人甚難識之後學以諸類雜物製造金丹則金丹容易得成所云鉛汞二名者古人直說物象後人不解其意以朱砂便爲鉛以水銀便爲汞此乃以假物合爲眞名

亂其根本所以千舉萬敗終無成理又曰凡修金液先須認藥物根元次驗其火候進退陽升陰降不離子午之方日往月來必在卯酉二位用坎離而行水火使龍虎變作夫妻還日精於月窟則鉛內產砂戲朱雀於離宮則砂中生汞金由情也汞由性也情性相包夫婦相養自然而成金液也故人之情性不離於身丹之砂汞俱生鉛內情性於人非外物也砂汞與鉛非雜類也呂純陽云不見

九江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翻餌金石可太息古眞仙之語往往如此可以悟丹藥矣

毖清濁

富貴榮名酒色貨財歌舞聲伎滑神蕩志耗精傷身故名之曰毖昏庸之人馳焉高明者不惑也世有清士之數者了不關於方寸而惟留心詩賦山水圖書古玩自昔名賢皆然其爲物潔其爲好清較之前數者嗜愛洵天壤矣若究而言之亦毖也登山臨水曠望俯仰必思佳麗思佳麗必營樓臺營樓臺必及聲色朝風吟月必耽光景耽光景必

動才情動才情必生歡戀圖書古玩窮搜索費收藏罷精神長機械起貪恡發煙火故江總工辭賦不免浮華之譏謝靈運愛山水莫逃心維之禍元載蔡京賈似道皆知蓄圖書古玩焉謂之非毖不可也清濁雖微不同其爲喪心之物一爾夫靈臺湛然太虛明鏡豈容有一物之滓點哉余見近世名士相遇往往各以清裁賞鑒自負論三代漢唐彝鼎金玉魏晉法書精而考覈辯而眞贋譏議蜂

起舌為燥而不止竭精以購剖腹以藏若以為生民百年之事盡於此矣余竊笑之此何益於吾身毛髮逐外物而喪性靈亦大惑矣

返本還元

大道者本元也修道者返本還元也譬如我家一顆明珠失在他家一旦尋覓復還故處故曰先天言其在未生天地之先也天地未生之先此物已渾成具足人生而得此物此身賴父母而生此物在父母未生前已有元有而失之則以情塵物慾牿害之也至人知而修鍊還吾故吾遂超三界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復歸於四象四象復歸於兩儀兩儀復歸於太極太極復歸於無極此返本還元也老氏曰道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萬物復歸於三三復歸於二一復歸於道此返本還元也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虛者道也無極也本元也陳上陽子云精氣神三物順則成人逆則成丹何謂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謂逆萬物含三三歸二二歸一

知此道者怡神守形養形煉精積精化氣煉氣合神煉神還虛金丹乃成順則本元散走逆則返本還元噫其旨微矣

澄神養氣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氐天下事出於從容熟計深思徐出而應之常才可辦惟變起倉猝飄風迅雷神氣易撓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須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收歛精神

千金在槖輕視浪費一擲而盡惜而節之則差久彂而藏之則有餘人之精神光芒閃爍如鉛易流如火易發播弄揚露必竭而後已埋光塞兑沉默歛藏則神完而精固至人其幾矣然收歛亦大難哉内魔爲祟外境炫誘一事不檢則放佚一刻不照則昏沉平居稍悟遇境輒迷終日提撕瞬刻散失乍起乍伏漸耗漸滅身其餘幾必如龍抱珠如

雞伏卵如嬰兒入市一步一顧久之而熟返于自然渾成一片矣人生實難流光欻疾念之哉

實修實證

大道固至妙至玄學道在實修實證即如六祖本來無物誠無上菩提神秀拂拭塵埃亦學人切實功行上智利根一悟頓徹何有塵埃安事拂拭如其不然澄濁還清去垢求淨亦斷不可少研精日久定力已成本來靈光一日顯露佛氏有頓漸二門遲速雖殊揔歸正覺根非上智逐妄迷真未悟本來寧免塵垢不實勤拂拭而妄希頓悟曰吾無

物可名無塵可拭道在超悟不在精勤功缺行虧謂無礙吾心未登彼岸遽議捨筏以此求道適燕南轡末法以來去道彌遠每見世之聰明士大夫多聞彊記執着識神以爲正見稍窺頓悟之言輙附無物之旨鄙勤修而稱妙悟略實際而執玄虚以見解爲正覺以功行爲妄因吐飲千經椎破百氏口作津梁舌生蓮華儼眞如之慧天人之師而考其實際功行或大相矛盾權喜瞋恚是非人我

高於丘山而曰吾正知正見在千劫不磨一旦證入前因悉空見利則貪見色則淫欲海無津而曰吾除心不除境吾外權示行五欲而其中不染也乃復恃其狂慧傲然以無上菩提自居蔑視人天嘲侮周孔曰人天有漏報盡還來周孔人倫纏縛世法吾雖未證聖果固佛弟子故當勝之嗟乎此輩大道螟螣何能超越適自沉淪耳夫上知頓悟遲超無物狂慧聰明已墮情識遽自許上知固已

謬矣悟道以見解行道以躬行定見定力妙在雙修佛氏妙明圓通表裏瑩徹何理不悟何行不修學人參悟玄詮必合以六度萬行行解並臻見力俱定純備圓滿乃證聖入流心執虛見口吐狂華躬行背馳實際全少所謂見解尚屬影响何由得到覺路知見既正千劫不磨向涉人我久染恩仇一旦悟空摠之幻影理則良是吾謂前因之空恃在脫悟今之聰明辯才者方在人我恩仇而悠悠

忽忽何時悟乎未悟言悟罪莫大焉鳩摩羅什口能吞針乃可畜婦人其不能吞者不畜也夫口能吞針者心能不染也今之士大夫口能吞針乎凡人除境不除心聖人除心不除境夫聖人心不染境境去則去境來則來如片雲之過太清非謂此心遇境不亂而故求涉境也示行五欲若啖肥甘而曰我能不染安在其不染染曰不染是大誑語以如來澄湛圓明視諸天帝釋及世法中聖人固

誠相距萬里何者如來漏盡人天有漏如來圓通世法執着故也若今之士大夫粗解佛理能說經論輒小人天而蔑周孔曰我法中故自如此譬如黔婁范丹一空如洗驟入王侯之室見其金銀珠玉珊瑚瑪瑙大貝硨磲輒認爲實家蔑視富人亦大謬矣嗟乎世之聰明多聞談經說典者不少而貢高闌放往往無成帶業隕根良可痛惜吾黨㝵之

寶珠

嗚呼下士聞道大笑之往往謗爲地獄種子殊不知天堂大路斷從地獄門中過過地獄門而屹如山岳方名鐵漢方許昇天何也以其最難也假如名山洞府中自有一條昇天徑路有何難哉愚人不知謂下地獄種子云臭穢不淨嗚呼履清淨不名清淨涉臭穢而清淨是乃眞清淨也佛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汚泥乃生此花王重陽云香

從臭裏出甜向苦中來盡之矣以元始寶珠必從此個門中得也若清淨門中自可得寶只深山枯坐了事至人豈不深願之哉紫陽云未煉還丹莫入山又云靜坐一件是得丹之後事爲此也佛氏枯花示衆道家謂卽是此個門中余不敢信佛最上乘別有清淨法門徑造大道

道驗

金剛經云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相能障道故不取相學道之人惟貴虛明湛寂了然不住萬般祥瑞總不如無學道而有意希求靈驗取障生魔易墮邪見罔矣然自學人求道其心固不可着相而靈光所現得道者亦自不能無如來三十二相彼自不取着而學徒衆生未嘗不見也宣律師持律龍爲現身生公說法石

爲點頭跋陀翻經天降甘露雲光講道天爲雨華孰謂妙明中寂無光景哉惟得道者自有之而不自着所以爲妙龐居士偈云但有心無礙何愁神不通世往往有枯坐之流負高好勝久不聞道恥於叅問乃駕爲說道在平常不取光相金童玉女天堂仙府幢幡寶蓋有俱不是吁得道而不取相平常不得道者亦平常平常終身得道未耶儒者曰先事後得然何可不得也先事後得得而無得

妙矣先德云語証則不可示人説理則非証不了然不可取着切須記之

原道

夫跡崔嶺者耿培塿遊空洞者湫里巷泛絕溟者失蹄涔探靈寶者薄塵壒夫道坱圠而無垠寥廓而無始無形而形形無色而色色無聲而聲聲無生而生生無化而化化升非想之上而上上墜極陰之下而下下出四部之外而猶外入芥子之内而猶内孩天地駒億刼蟻萬物鑄靈人頓之八荒八荒不能受篤之列鈌列鈌不能馳倒之羲和羲和不能耀沉之太濛太濛不能暗潦不能浸焚不能然壘不能增抱不能損絕聰不能聞重離不能睹神巧不能雕妙捷不能掉而靈人之方寸有焉靈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踏日月而無影游金石而無碍非靈人也道也夫道在昭昭則高才顏士是道道在昏昏則愚騃賤氓是道道以無心得則悠悠忽忽者得矣道以有心得則剌剌促促者得矣昭昭非才顏也昏昏非愚騃也無心非悠忽也

有心非刺促也故古之人虛白以發光混沌以沉慧猛力以進筏剳心以忘機若狸狌之捕鼠若鵝鶘之守魚冀而似忘欲而似舍其神潛其性綏斯庶乎夫得道之人空空洞洞心琉璃矣晃晃朗朗智日輪矣希希夷夷形神合矣溟溟涬涬物我混矣能員能方能微能章能陰能陽能沉能翔變化同矣夫日月晝夜行而不罷雷霆大聲訇訇而不啞雲霞卉木絢爛而不湮大瀛海吐欱而不竭元

氣沕漠故也得道之人千年瞑坐塵栖其體一日而遊翔萬里身披藍縷口拾地殘或處玉堂登冢陽衣九霞而吸天漿終朝嗒然不聞聲欬一吐閎論金匱丹檢六合莫容握而收之石頑木枯聲銷影閟撤而放之萬神從行二儀稟令道何其大哉而靈人又皆寘之不寘則往往則道不傳故人學道則超天地不學道則蚊蚋等耳智者忘身以存道有鏡乎此矣

無住

諸有妄也性空真也真不離妄妄即是真除妄無真人心一向爲諸有妄緣纏縛迷真逐妄除去諸有心便清淨便是空若起心住淨淨亦是妄住空空亦是妄六祖云妄無處所着者是妄自性含萬法而亦無一法妄盡而空空盡而真性露此是般若此是澈盡此是了義此是無所住而生其心

涉世出世

許旌陽葛稚川先出世而後涉世者也范蠡留侯先涉世而後出世者也許由巢父始終出世者也軒轅黃帝以涉世爲出世者也軒轅所謂淤泥蓮花非大聖上根不能也安期生陳圖南皆有志經畧中原以機會不偶撒手回頭終踐大道諸葛孔明根器不淺使其高卧隆中度世何難不幸爲先主蓑出勞心竭精駈馳漢事竟以滅性天年至人塵視軒冕幻泡功名有以也

有爲無爲

許由遯天下去隱于箕山務光沉於淸冷之淵鮑焦爰旌目餓而立槁披裘公五月披裘而負薪林類帶索而拾穗曾仲連辭千金而蹈海陳仲子棄三公而爲人灌園四皓薄駟馬高蓋而茹芝商山嚴光辇伯陵輕漢爵祿而棲崖谷袁夏甫坐卧土室王君公隱于牆東管幼安滕穿木榻孫公和獨撫一弦近世杜五郎呂徽之諸君皆遯於空曠幽絕人跡不到之處凡所以悅耳目娛心志養性之具生人之樂無一有焉而寂寞偃[illegible]終其身此豈獨性與人殊哉盖必有所以易之也至人守眞味道與造化爲徒非分不處非力不食還元抱一潛靈而葆光神明宅焉上　帝眉焉名書上淸神遊紫府其爲榮華受享莫大焉又何有于人間之富貴福澤哉人以爲芳彼以爲臭人以爲珪璋彼以爲腐鼠非惟不好直無所用之也世人不知乃云

古高人隱士惡榮利好清苦甘心窮約槁於巖穴而已爾不幾於癡人說夢哉或曰夫無所爲而爲者眞大道也節士務爲名高庸夫競趨大利雖好修有爲也貪名書上淸神遊紫府而退處窮約亦有爲也顏子簞瓢屢空又以叅世彼知抱道而終耳又何爲焉淇滓子曰競利務名有爲也修道而求證道有爲亦無爲也　帝召桓闓陶弘景欣然當之　帝乃召闓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古修道之士曷常不舉舉求證哉不然彼其所爲棄榮甘寂勤身苦行何爲者也且子謂顏子之三十二而終爲叅世邪彼所謂乘理而遊於無窮者也

無思無爲

人行百里則罷日月晝夜行幾十萬里而不倦人大聲疾呼則瘖雷霆響震百里而不啞人剪一綵則以爲奇造物彫衆形而不以爲巧人有心造物無心也人有爲造物無爲也人而得無思無爲之理侔造化矣有朝屠城而暮析木者亦日月也有發長嘯而如數部鼓吹聲振崖谷者亦雷霆也是所謂純一氣之守也

無心無思

心以載道害道者心思以悟道障道者思聖人無心而道來居無思而道斯徹然則木石無心木石道乎禽獸無思禽獸道乎曰聖人無心而心靈其所爲無心者非木石也無思而思慮其所謂無思者非禽獸也無心無思者去其識也心靈而思慮者有其智也

借假修眞

人之形骸假也性靈眞也佛氏以此形骸爲泡沫無常置之不寶而寶性靈是已然必性靈完徹眞我不壞而後可棄置形骸如其未徹則必留形住世以修煉性靈性靈未徹而形骸早彫則此性靈無所棲泊不免散還造化而吾之與幻形相隨者獨有宿生業趣任造物之所遷流而昏瘖不能自主矣是故借假修眞形骸亦不可不寶也不然劉根之先治身病○曇鸞之借仙方於陶貞白何爲哉譬如借爐以煉金金成而後爐可棄此前人之所未發也乃若煉性留形長生久視此又仙家雙修並妙與佛氏之作用異矣

學道因緣

大如來皆從歷刼修行乃證上果學道共重宿根因緣乎曰宿根因緣譬如樹種種播華茂譬如屋基基立屋牢成道之易實由乎此然有志者勿論也夫大道人人本具個個圓成患志不立耳共志誠立勇猛精進即此精進便是機緣何問宿世哉唐李林甫盧杞元載皆仙眞謫降不可謂無宿緣而大權入手傾險驕淫恣行不道積業隕根自取淪墜誰能拯之根器雖淺者厲志苦行往往成就縱見在不成今日之功行即為未來之因緣矣詎前世無根今世又甘怠棄然則何時而得免遷流耶

坐禪

坐禪儀式佛氏備矣放舍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乃傳燈則云磨甎豈得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何也蓋坐禪攝心心定珠現故能入道身坐心馳求定反亂故不能成佛故宜心打坐不是身打坐知心打坐則行住坐臥皆坐功也

人我相

大慧禪師曰士大夫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旨哉斯言人生得此理以成性得此氣以成形形生神發以來性靈爲形骸所障天地萬物一體之念爲利欲所遮而人我生焉以耳目口腹四肢百骸爲我而思所以養之尊之榮之逸之快樂之以家人妻子爲屬乎我而思所以愛厚之以天地間長物爲我之所有而思所以畱之人有功能恐其壓

我而欲摧折之人有聲名恐其掩我而欲破壞之人有富貴恐其妨我而欲攘去之譽我阿我者有益於我雖不肖亦不覺雖覺之亦喜毁我敗我者雖賢亦不覺雖覺之亦惡銜秩從我過者我曲培其體進身從我援者我曲庇其人大權在我手生殺予奪可以舒布心胸發揚眉宇榮貴在吾身奔走承奉可以外光九族内誇妻子當其勉強行一二善事亦無非爲我它日富貴聲名地如其不自顧惜觸情任欲專爲身家犯天下之大惡而無忌梁冀田蚡林甫盧杞秦檜賈似道皆起於有我也李德裕文彦博人我未盡者也豈維是哉蘇軾黃庭堅輩慈祥寛裕蕭灑風流居家孝弟持身清約立朝耿亮的然君子路上人第天性疎宕而少方嚴修大節而不持細謹一與程朱議論不合伊川晦翁仇視之力排其人品心術夫大人何所不容而立門分黨如此所謂天地萬物一體之量安在

耶即二公人我相銷融亦未盡矣哥利王割裂釋迦首爲虔脫摩登伽幻攝阿難轉與提奬無人相我相斯其至矣哉

降伏其心

金剛經云降伏其心降猶降龍伏猶伏虎降龍非鎖鎖也伏虎非繩縛也以鎖鎖龍鎖挈則飛以繩縛虎繩解則跳豢之養之馴之狎之不飛不跳故聖人降伏其心非強制也識遣則心死心死則神活飛不離我跳不離我機應萬變而真常自如馴故也心之難降昏暗無明耳照之則降久而澄寂無所事照

學道已生煙發火降伏其心故不生煙火釋迦被寸寸割裂漠然不動今人一言一事小觸之輒動矣何以了道人之所以不能降伏其心者有兩端慾怒梗翳也人之怒者以怒爲英雄人之慾者以慾爲可樂怒英雄邪則不怒而得道爲大英雄慾可樂也則不慾而得道爲大可樂漸悟漸銷則照之道勝也富貴逼人白刃加首徒手而遇虎小舟而臨大風濤能不動心乎一針一草卒然不及檢點能不動心乎故至大者難降至細者亦難降

無畏

畏者害道之大者也貪生畏死者畏之大者也人貪生故畏死畏死故無所不畏虎狼亦畏蛇虺亦畏霹靂亦畏鬼魅亦畏水火亦畏刀兵亦畏畏則神亂神亂則氣耗何繇而入道乎維摩經曰能獅子吼降伏魔怨制諸外道又曰演法無畏猶獅子吼心經曰無有恐怖皆言無畏之得道也佛學曰恐畏之生生於不足無不足故無畏能說而不能

行亦所以畏也今能說而能行故無畏欲求無畏余以為其必繇戒乎戒精則無過則內省不疚無畏之本也伎倆有限不見踋無窮以戒得之也戒始於畏有畏所以成其無畏也戒謹恐懼洗心滌慮天神聖師時鑒觀汝畏也無過無疚內無不足所以無畏也乎居踈脫放逸形穢神慢不知儆畏一日震撼吾前鮮不驚怖無主矣

又禪家空觀假觀所以無畏也視四大猶空萬緣俱假此觀一熟太虛浮塵何怖畏之有

學道有魔

夫學道有魔何也大修行人入流證聖發立歸元則魔宮震動是故不利於魔魔乃欲來嬈亂邪正不兩立也學道者定力未成不能動魔研究精極迺漸發魔事魔事之來心如山岳不動不認彼何能亂

大道魔道

光明者天道也幽闇者魔道也平直者天道也紆曲者魔道也剛正者天道也邪媚者魔道也寛慈者天道也禍厲者魔道也清淨者天道也婬穢者魔道也人十二時中細察心迹天多於魔乎魔多於天乎則後日之究竟居然可知已一爝之火能焚巨薪一點之汙能穢淨業是故伐毛洗髓貴大雄氏之力

當國家事任機不密則害成是故不得已而用權術乎居光明顯白如日星麗天江河行地何以紆廻隱伏三疊九疑喜而陽怒瞋而強笑外親而內疎面譽而背毀墮行冥冥俙貌聏聏此與鬼狐何異哉凡人中好搖手躡足沾沾耳語者必非正人也

魔事

余以丈田詣郡造冊寓郡城隍廟夜飯罷入殿堂觀神像像高數丈廟須偉然徐行臺上玩月罷返室中解衣將臥忽頭岑岑瞋什牀上神氣去體死矣而心猶有知念此所謂無疾而終也邇來學達生死不恐怖符到即行赤洒洒無眷戀今且實際即老母妻孥在署中了不悲苦自幸臨時不亂差得力而暗中忽見大神長數丈立牀前乃作念吾數行盡神其取我若魔也如我正念何神即從屋上飛去刺刺有聲若風雨霹靂有頃而蘇詰朝頭猶微眩問侍者夜作何狀俱對夜一鼓屋上有聲甚厲人人聞之莫測所以古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余學道未有得魔從何與亦異矣

外道

梵志問道於佛佛曰放下着王樓雲大師曰念念盡忘此身亦捨何況其他大慧禪師則力詆勸人休去歇去及忘情默照以為外道邪師何也蓋如來之所謂休歇乃空諸所有念慮澄清外緣自遣雖一法不住而萬法皆行萬法雖行而又無一法邪師之所謂休歇乃死獦狚強將心抑制欲其定疊而此中轉不免搖漾隨歇隨起何由見性如來之所謂定慧虛明活潑靈光呈露照徹一切邪師之所謂默照沉空滯寂向鬼家尋活計愈照愈亂所謂差毫釐繆千里不可不辨也

煉睡魔

佛家謂睡一時是死一時故鍊睡魔亦不貼席號脅禪師乃大易則云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孟子拈出夜氣夫常人不勝昏擾氣以夜而淸道人日長惺惺神恐以夜而昏日長惺惺夜不昏睡澄朗瑩徹如大千日月萬古長明夫是之謂大覺常人爲事物膠擾慾怒煎熬神氣不勝罷耗而欲強制不睡祇益昏沉耳

眞諦

修眞之道在煉三寶三寶者精氣神也神太極也性也精氣二五也命也鍊精氣神其功在取坎塡離以復純乾之體而打成一片也神者元神非人思慮之神氣者元氣非人運動之氣精者元精非人淫泆之精元神元氣元精所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維知誘物化之後元神散而爲思慮之神元氣溢而爲運動之氣元精流而爲淫泆之精

去大道遠矣元精卽是元氣元氣者先天一氣有氣無質亦謂之元氣亦謂之元精情慾一動流爲交感淫泆後天有渣滓之物是精而非氣矣不待交感但慾心一動氣便流而有形便屬後天所謂先天一氣從先天虛無中來而吾以法採取之取眞鉛以乾我之眞汞也鍊精氣神者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神無方所無形質靈明圓湛本自虛無故必鍊精氣還神而又歸於虛無溟涬太

極無極然後了事精氣雖屬先天原來只是精氣一落精氣便有雕謝所以脩道者必須錬此二物歸於神合於虛獨完此太極無極之初然後乘理而行超出三界永無雕謝虛極靜篤以全神者了性也以神馭虛而修眞者了命也故謂之性命雙修至錬神還虛則精氣不用獨完一性然則名曰三寶其實只有一寶耳錬精化氣錬氣化神錬神還虛三錬字雖是工夫其實以元神之虛靜自然無爲而爲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始焉性命雙修終焉命歸於性超三界而長存者性也地仙之屬止知保錬精氣專修命宗不免速壞雖曰延年幾何至大覺金仙離垢去相除妄還眞大悟性地萬劫長存則以性兼命命不足言金丹大道性命雙修而了性尚有下學工夫徑了性而兼了命全是上達地位固自有間矣

虛無

天下萬形皆有壞維理爲不朽理行於有天地後立於無天地先天地有形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非形氣也理也萬物有軀殼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非軀殼也理也天地有混沌理無混沌萬物有彫謝理無彫謝使理有混沌則天地之混沌孰開闢矣使理有彫謝則萬物之彫謝孰生出矣形閡於實理集於虛故實有者生滅之因虛無者大道之本萬物知有軀殼不知有理以惡附實故速壞儒者知有理亦知有軀殼以善修實故形壞理存仙人以理留軀殼去實合虛故與天地齊年佛離軀殼而純理合虛而超虛故萬刼不壞天地猶有壞佛不壞者何也天地合虛無猶行於形氣之中佛超虛無乃立於形氣之上

心如太虛

天曰太空曰太虛曰太清不着曰虛不垢曰清是故浮雲掩之虛空自若浮雲去之虛空自若其來不辭其去不戀和風卿雲不知其所以喜迅雷疾雨不知其所以怒有億萬人感之而不自以爲德有億萬人憾之而不自以爲怨廓乎質大穆乎深遠是乃所以爲虛空而長久也人之一心七情實之五欲實之萬緣實之成敗得失實之是非善惡

實之未來而將迎現在而膠擾過去而留滯太虛乎哉所以速澈心如太虛道將來居曰善之在心何以衍心沙泥金屑同障目故

照忘

中峰禪師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慾無不泯之謂忘余曰存正念之謂照除雜念之謂忘劉秋潭曰當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照當照之時纖塵不立未嘗不忘是眞忘眞照也余增四字曰是不忘不照是眞忘眞照也萬念俱斷謂之忘忘則易昏所以貴照一靈不昧謂之照照則易散所以貴忘釋氏之止也定也寂寂也忘之謂也觀也慧也惺惺

也照之謂也渾沌希夷之中而眞性烱然不昧是知忘照原不相離

爲不執

一切有爲法不惟惡緣善緣亦妄世俗聖賢豪傑爲世立法種種作爲皆有執着一有執着便生得失一有得失便屬塵勞一屬塵勞便墮生滅一墮生滅便障真性佛皆妄之或曰一切世間無常惡業纏縛煩惱苦海火坑名爲妄緣是故當遣彼聖賢豪傑爲世立法種種善緣云何爲妄如佛慈旨皆一切妄與惡雙遣彼震旦衆生云何賴藉曰善緣非妄執故妄也世人認爲善緣逐緣生相逐相生執纏縛展轉揔屬無常名爲幻泡不妄何待悟而遣之隨爲隨遣爲而不爲是爲不執即是真常故堯舜可以爲佛佛可以爲堯舜